

道德经集释

〔汉〕河上公 〔唐〕杜光庭等 注

【上册】



中国书店

道德经集释

〔汉〕河上公 〔唐〕杜光庭等 注

(上)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经集释 / (汉) 河上公, (唐) 杜光庭等注.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5. 1
ISBN 978-7-5149-1191-6

I. ①道… II. ①老… ②河…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注释
IV. ①B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3244 号

道德经集释

〔汉〕河上公〔唐〕杜光庭等 注

责任编辑: 田野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32.5

书 号: ISBN 978-7-5149-1191-6

定 价: 98.00 元 (全二册)

出版说明

《道德经》，又称《老子》，相传为老子所著，是道教最重要的一部典籍，被称为“万经之王”。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道德经》分为道经、德经，共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上篇道经，第三十八章以下属下篇德经。《道德经》所传注本甚多，仅《正统道藏》就收录注本五十余种。

本次整理出版的《道德经集释》，以《正统道藏》中收录的注本为底本。原书繁体竖排，现改为简体横排，并加现代标点，异体字改为通行简体字，古今字、通假字保持原貌。因原书引文多以意述之，为保持体例统一，本书统一不加引号。

目 录

上 册

道德真经注

[汉]河上公	1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23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1	淳风第十七	23
体道第一	1	俗薄第十八	24
养身第二	3	还淳第十九	25
安民第三	5	异俗第二十	26
无源第四	6	虚心第二十一	29
虚用第五	7	益谦第二十二	30
成象第六	8	虚无第二十三	32
韬光第七	9	苦恩第二十四	33
易性第八	10	象元第二十五	34
运夷第九	12	重德第二十六	36
能为第十	12	巧用第二十七	37
无用第十一	14	反朴第二十八	39
检欲第十二	15	无为第二十九	40
猷耻第十三	16	俭武第三十	41
赞玄第十四	18	偃武第三十一	43
显德第十五	19	圣德第三十二	45
归根第十六	21		

2 道德经集释

辩德第三十三	46	顺化第五十八	79
任成第三十四	47	守道第五十九	81
仁德第三十五	48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82
微明第三十六	49	居位第六十	82
为政第三十七	50	谦德第六十一	83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51	为道第六十二	84
论德第三十八	51	恩始第六十三	85
法本第三十九	54	守微第六十四	87
去用第四十	56	淳德第六十五	89
同异第四十一	57	后己第六十六	90
道化第四十二	59	三宝第六十七	91
偏用第四十三	60	配天第六十八	93
立戒第四十四	61	玄用第六十九	94
洪德第四十五	62	知难第七十	96
俭欲第四十六	63	知病第七十一	96
鉴远第四十七	64	爱己第七十二	97
忘知第四十八	65	任为第七十三	98
任德第四十九	66	制惑第七十四	99
贵生第五十	67	贪损第七十五	100
养德第五十一	68	戒强第七十六	101
归元第五十二	69	天道第七十七	102
益证第五十三	71	任信第七十八	103
修观第五十四	73	任契第七十九	104
玄符第五十五	74	独立第八十	105
玄德第五十六	76	显质第八十一	107
淳风第五十七	78		

道德真经传

[唐]陆希声	109		
道德真经传序	109	道德真经传卷之三 ...	136
道德真经传卷之一 ...	111	道德真经传卷之四 ...	151
道德真经传卷之二 ...	124		

道德真经论

[宋]司马光	165		
道德真经论卷之一 ...	165	道德真经论卷之三 ...	186
道德真经论卷之二 ...	178	道德真经论卷之四 ...	198

道德真经注

[魏]王 弼	211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	211	十三章	219
一章	211	十四章	220
二章	212	十五章	221
三章	213	十六章	222
四章	213	十七章	223
五章	214	十八章	224
六章	215	十九章	225
七章	215	二十章	225
八章	216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	227
九章	216	二十一章	227
十章	217	二十二章	228
十一章	218	二十三章	229
十二章	219	二十四章	230

二十五章	230	五十章	252
二十六章	232	五十一章	252
二十七章	233	五十二章	253
二十八章	234	五十三章	254
二十九章	235	五十四章	255
三十章	235	五十五章	256
三十一章	236	五十六章	257
三十二章	237	五十七章	258
三十三章	238	五十八章	259
三十四章	238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	260
三十五章	239	五十九章	260
三十六章	240	六十章	261
三十七章	240	六十一章	262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	241	六十二章	263
三十八章	241	六十三章	264
三十九章	243	六十四章	265
四十章	244	六十五章	266
四十一章	244	六十六章	267
四十二章	246	六十七章	267
四十三章	247	六十八章	268
四十四章	247	六十九章	269
四十五章	248	七十章	269
四十六章	249	七十一章	270
四十七章	249	七十二章	270
四十八章	250	七十三章	271
四十九章	250	七十四章	272

七十五章	272	七十九章	274
七十六章	273	八十章	275
七十七章	273	八十一章	275
七十八章	274		

老子微旨例略

〔魏〕王 弼	277
--------------	-----

道德真经注

〔宋〕苏 辙	282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282
道可道章第一	282
天下皆知章第二	283
不尚贤章第三	284
道冲章第四	285
天地不仁章第五	285
谷神不死章第六	286
天长地久章第七	287
上善若水章第八	287
持而盈之章第九	288
载营魄章第十	288
三十辐章第十一	290
五色章第十二	290
宠辱章第十三	291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292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293

致虚极章第十六	294
太上章第十七	296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297
大道废章第十八	297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298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299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301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302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303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304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305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306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306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307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308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309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310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310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311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312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312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313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314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314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314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316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317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317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319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320
名与身章第四十四	320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321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322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322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323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323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324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325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326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327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327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328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329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330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331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331
治大国章第六十	332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333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333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333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334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335

古之善为道者章第六十五	336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336
天下皆谓章第六十七	337
善为士章第六十八	338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339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339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340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341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341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342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343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343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344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345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345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346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346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唐]王 真	349
进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状	349
手诏	350
叙表	350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一	352
道可道章第一	352
天下皆知章第二	353

不尚贤章第三	354
道冲而用章第四	354
天地不仁章第五	355
谷神不死章第六	355
天长地久章第七	355
上善若水章第八	356
持而盈之章第九	357
营魄抱一章第十	357
三十辐共一毂章第十一	358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358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358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359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359
致虚极章第十六	360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360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二	361
大道废章第十八	361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361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362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362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362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363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363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363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364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364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364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365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365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366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367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367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368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368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368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369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三	370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370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370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371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371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372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372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373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373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373
不出户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374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374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374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375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375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375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376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376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377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377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377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378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378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四	379
治大国章第六十	379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379
道者万物章第六十二	379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380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380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381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381
天下皆谓我大章第六十七	382
善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382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383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384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384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384
勇于敢则杀章第七十三	385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385
人之饥章第七十五	386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386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387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387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387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388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388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

[宋]陈景元	390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	390
老子论	393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396
道经	396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409
道经	409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422
道经	422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435
道经	435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446
道经	446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457
德经	457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473
德经	473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486
德经	486

下 册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505
德经	505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519
德经	519
 道德真经广圣义	
〔唐〕杜光庭	532
道德真经广圣义序	53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一	535
叙经大意解疏序引	53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	547
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	547
释老君圣唐册号	55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	562
释御疏序上	56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	574
释御疏序下	574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	582
释疏题明道德义	58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六	590
道可道章第一	59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七	597
天下皆知章第二	59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八	606
不尚贤章第三	606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61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九	619
天地不仁章第五	619
谷神不死章第六	622
天长地久章第七	624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	627
上善若水章第八	627
持而盈之章第九	63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一	635
载营魄章第十	635
三十辐章第十一	64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二	646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64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三	651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65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四	658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658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663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五	670
致虚极章第十六	67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六	676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67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七	683
大道废章第十八	683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68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八	692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69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九	702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702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70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	712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712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71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一	722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72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二	730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73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三	736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73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四	746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746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75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五	755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75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六	763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763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七	773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773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77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八	784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784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78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九	792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792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79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	800
疏老子德经	800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80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一	813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813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二	826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826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83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三	841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84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四	849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849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853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85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五	861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861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86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六	869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869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872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87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七	882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882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88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八	892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892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89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九	904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904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90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	913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913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91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一	923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923
治大国章第六十	92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二	933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933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93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三	942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942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94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四	951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951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95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五	958
天下皆谓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958
古之善为士者章第六十八	962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96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六	970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970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973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97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七	978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978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98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八	985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985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987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98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九	993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993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99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十	1000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1000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1003

道德真经注

河上公章句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体道第一

道可道，

谓经术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辉，灭迹匿端，不可称道也。

名可名，

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当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在石间，内虽昭昭，外如顽愚。

无名，天地之始；

无名谓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也。吐气布化，出于虚无，为天地之本始者也。

有名，万物之母。

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阴阳，有刚柔，是其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也。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妙，要也。人常能无欲，则以观道之要妙。要谓一也。一出布名道，赞叙明是非也。

常有欲，以观其微。

微，归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两者谓有欲无欲也。同出者谓同于人心。异名者，所名曰异。名无欲者长存，名有欲者亡身。

同谓之玄。

玄，天也。谓有欲之人与无欲之人，同受气于天。

玄之又玄，

天中复有天也。禀气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则生贤圣，得错乱浊辱则生贪淫。

众妙之门。

能知天中复有天，禀气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谓知道要妙之门户。

养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自扬己美，使显彰也。

斯恶已；
有危亡也。

皆知善之为善，
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人所争也。

故有无相生，
见有而为无也。

难易之相成，
见难而为易也。

长短之相形，
见短之相形也。

高下之相倾，
见高而为下也。

音声之相和，
上唱下必和也。

前后相随。

上行下必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以道治也。

行不言之教。

以身师道。

万物作焉而不辞，

各自动作，不辞谢而逆止。

生而不有，

元气生万物而不有。

为而不恃，

道所施为，不望其报。

功成弗居。

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夫惟不居，

夫惟功成不居其位。

是以不去。

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随，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长短，若开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变，无不动乱。

安民第三

不尚贤，

贤谓世俗之贤。辨口明文，离道行权，去质为文。不尚者，不贵之以禄，不尊之以官也。

使民不争。

不争功名，乃自然也。

不贵难得之货，

言人君不御好珍宝，则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也。

使民不为盗。

上化清净，下无贪人。

不见可欲，

放郑声，远佞人。

使心不乱。

不邪淫也。

是以圣人之治，

说圣人治国与治身。

虚其心，

除嗜欲，去烦乱。

实其腹，

怀道抱一，守五神也。

弱其志，

和柔谦让，不处权也。

强其骨，

爱精重施，髓满骨坚也。

常使民无知无欲，

反朴守淳。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思虑深，不轻言。

为无为，

不造作，动因循。

则无不治。

德化厚，百姓安。

无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

冲，中也。道匿名藏誉，其用在中。

或不盈。

或，常也。道常谦虚不盈满。

渊兮似万物之宗。

道渊深不可知也，似为万物之宗祖。

挫其锐，

锐，进也。人欲锐情进取功名，当挫止之，法道不自见也。

解其纷，

纷，结恨也。当念道无为以解释。

和其光，

言虽有独见之明，当如暗昧，不当以曜乱人也。

同其尘，

当与众庶同，不当自殊别。

湛兮似若存。

言当湛然安静，故能长存不亡。

吾不知其谁之子，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从生之矣。

象帝之先。

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者，以能安静湛然，不劳烦。欲使人修身法道。

虚用第五

天地不仁，

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

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

圣人不仁，

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之行自然。

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责望于其礼意。

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布，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却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

其犹橐籥乎？

橐籥中空虚，故能有声气。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言空虚无有竭时，动摇之，益出声气。

多言数穷，

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

不如守中。

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

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神谓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肾藏精与志。五藏尽伤，则五神去。

是谓玄牝。

言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藏于心。五气清微，为精神聪明，音声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五味浊辱，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雌也，主出入人口，与地通，故口为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

根，元也。言鼻口之门，乃是通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

绵绵若存，

鼻口呼吸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可无有。

用之不勤。

用气当宽舒，不当为急疾勤劳。

韬光第七

天长地久，

说天地长生久寿，以教喻人也。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天地所以独能长且久者，以其安静自然，施不求报，不如世人居处汲汲求自饶之利，夺人以自与矣。

故能长生。

以其不求生，故能长生不终也。

是以圣人后其身，

先人而后己。

而身先；

天下敬之，先以为长。

外其身，

薄己而厚人。

而身存。

百姓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佑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

以其无私，

圣人被人所爱，神明所佑，非以其公正无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人以私者，欲以厚己也。圣人无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

上善之人如水之性。

水善利万物

水在天为雾露，在地为泉。

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众人恶卑湿垢浊，水独静流居之矣。

故几于道。

水性几与道同。

居善地，

水性善喜于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于牝动而下人也。

心善渊，

水深空虚，渊深清明。

与善人，

万物得水以生，与虚不与盈也。

言善信，

水内影照形，不失其情。

政善治，

无有不洗，清且平也。

事善能，

能方能圆，曲直随形。

动善时。

夏散冬凝，应期而动，不失天时也。

夫唯不争，

壅之则止，决之则流，听从人也。

故无尤。

水性如是，故天下无有怨尤水者也。

运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满也。已，止也。持满必倾，不如止也。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揣，治也。先揣之，后必弃捐。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嗜欲伤神，财多累身。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夫富当赈贫，贵当怜贱，而反自骄恣，必被祸害。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不退身避位，则遇于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

能为第十

载营魄，

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当爱养之。喜怒亡魂，卒惊伤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伤人肝肺。故魂静志道不乱，魄安得寿延年也。

抱一能无离乎？

言人能抱一，使不离于身，则长存。一者，道德所生，太和之精

气也,故曰一。一布名于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正平。人为心,出为行,布施为德,总名为一。一之为言,志一而无二也。

专气致柔,

专守精气使不乱,则形体能应之而柔顺矣。

能如婴儿乎?

内无思虑,外无政事,则精神不去。

涤除玄览,

当洗其心,使洁清也。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事,故谓之玄览。

能无疵乎?

不淫邪也。

爱民治国,

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

能无为乎?

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治国者,布施德惠,无令下知。

天门开阖,

天门,北极紫微宫。开阖,终始五际也。治身之天门谓鼻孔,开谓喘息也,阖谓呼吸也。

能无雌乎?

治身当如雌牝,安静柔弱,治国应变,和而不唱也。

明白四达,

言道明如日月，四通满于天下八极之外。故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彰布十方，焕焕煌煌矣。

能无知乎？

无有能知道满于天下矣。

生之畜之，

道生万物而畜养之。

生而不有，

道生万物，无所取有。

为而不恃，

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

长而不宰，

道长养万物，不宰割以为器用。

是谓玄德。

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见，欲使人知道也。

无用第十一

三十辐共一毂，

古者车三十辐，法月数也。共一毂者，中有孔，故众辐凑之。治身者当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虚，神乃归之。

当其无，有车之用；

无为空虚。毂中空虚，辐得转行；舆中空虚，人得载其上。

埴埴以为器，

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为饮食之器。

当其无，有器之用；

器中空虚，故有所受。

凿户牖以为室，

谓作室屋。

当其无，有室之用。

户牖空虚，人得以出入；室中空虚，人得以居处。

故有之以为利，

利，物也。利形于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坏；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

无之以为用。

言虚空者乃可感受万物，故曰虚无能制有形。道者，虚空也。

检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贪好淫色，则伤精失明，不能视无色之色。

五音令人耳聋，

好听五音，则和气去心，不能听无声之声。

五味令人口爽，

爽，亡也。人嗜五味，则亡失于道味。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人精神好安静，驰骋呼吸，精神散亡，故发狂也。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妨，伤也。金银珠玉，心贪意欲，不知厌足，则行伤身辱也。

是以圣人为腹，
守五性，去六情，节志气，养神明。

不为目。
目不妄视，妄视则泄精于外。

故去彼取此。
去彼目之妄视，取此腹之养神。

猷耻第十三

宠辱若惊，
身宠亦惊，身辱亦惊。

贵大患若身。
贵，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惊。

何谓宠辱？
问何谓之宠，何谓之辱？宠，尊荣也。辱，耻辱也。还自问者，

为晓于人。

辱为下。
辱为下贱。

得之若惊，

得宠荣者惊，处高位如临危也。贵不敢骄，富不敢奢。

失之若惊，

失者，失宠处辱。惊者，恐祸重来。

是谓宠辱若惊。

解上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复还自问。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有身忧其勤劳，念其饥寒，触情纵欲，则遇祸患。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使吾无身，体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于天下；

言人君贵其身而贱人，欲为天下之主者，则可寄止不可托也。

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以托于天下。

言人君能爱其身，非为己也，乃欲为万民之父母。以此德为天下之主，乃可以托身于民上，长无咎也。

赞玄第十四

视之不见名曰夷，

无色曰夷。言一无彩色，不可得而视之矣。

听之不闻名曰希，

无声曰希。言一无音声，不得听而闻之矣。

搏之不得名曰微。

无形曰微。言一无体，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诘，

三者，夷、希、微也。不可致诘者，谓无色，无声，无形，口不能言，书不能传，受之以静，求之以神，不可诘问而能得也。

故混而为一。

混，合也。故三名合而为一。

其上不皦，

言一在天上，不皎皎光明，上下无穷极也。

其下不昧。

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暗冥。

绳绳兮不可名，

绳绳者，动行无穷极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黄赤白黑别也。非一声也，不可以宫商角徵羽听也。非一形也，不可以长短小大度也。

复归于无物。

物，质也。物当归之以无质。

是谓无状之状，

言一无形状，而能为万物作形状。

无物之象，

一无物质，而为万物设形象。

是谓忽恍。

言一忽忽恍恍，若存若亡，不可得见。

迎之不见其首，

一无端末，不可预待也。除情去欲，一自归之。

随之不见其后。

言一无影迹，不可得而见。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圣人执古之道，生一以御万物，知今当有一也。

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谓知道之纪纲也。

显德第十五

古之善为士者，

谓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玄，天也。言其志节玄妙，精与天通。

深不可识。

道德深远，不可识知。内视如盲，反听若聋，莫知所长。

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谓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举事辄加重慎，豫豫兮若冬涉川，心难之。

犹兮若畏四邻，

其进犹犹若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邻之知。

俨兮其若客，

如客对主人，俨然无所造作也。

涣兮若冰之将释，

涣者，解散也。释者，消亡也。谓除情去欲，日以空虚也。

敦兮其若朴，

敦者，质厚也。朴者，形未分也。内守精神，外无文彩。

旷兮其若谷，

旷者，宽大也。谷者，空虚。不有德功名，无所不包也。

浑兮其若浊。

浑者，守本真也。浊者，不昭然也。与众合同，不自尊。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

孰，谁也。谁能如水之浊，止而静之，徐徐而自清。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谁能安静以久，徐徐以长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此长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夫唯不盈满之人，能守弊，不为新成。守弊者，匿光荣也。新成者，贵功名也。

归根第十六

致虚极，

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藏清静，至于虚极也。

守静笃。

守清静，行笃厚。

万物并作，

作，生也。万物并生。

吾以是观其复。

言吾以观万物无不皆归其本也，人当重其本。

夫物芸芸，

芸芸者，花叶茂盛之貌。

各复归其根。

言万物无不枯落，反复其根而更生。

归根曰静，

静谓根也。根安静柔弱，谦卑处下，故不复死。

静曰复命，

言能安静者，是谓复还性命，便不死。

复命曰常，

复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知常曰明。

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则为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道之所常行，而妄作巧诈，则失神明而凶。

知常容，

能知道之所常行，则除情欲，无所不包容也。

容乃公，

无所不包容，则公正无私，众邪莫当。

公乃王，

公正无私，则可以为天下王。治身正则形一而静，神明千万，共凑己躬。

王乃天，

能王则德洽神明，乃与天通矣。

天乃道，

德与天通，则与道合同也。

道乃久。

与道合同，乃能长久。

没身不殆。

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纯备，道德弘远，无殃无咎，乃与天地同没，终不危殆也。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淳风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谓太古无名号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

其次，亲而誉之。

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

其次，畏之。

设刑法以治也。

其次，侮之。

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

有不足焉，

君信不足于下，下则欺诈于上。

有不信焉。

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

犹兮其贵言。

说太古之君，举事犹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也。

功成事遂，

谓天下太平。

百姓皆谓我自然。

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

俗薄第十八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之时，家有孝子，国有忠信，仁义不见。大道废不用，而恶逆生，乃有仁义可传道。

智慧出，有大伪。

智慧之君贱德贵言，贱质贵文，下则应之以大伪奸诈。

六亲不和，有孝慈。

六亲绝，亲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养。

国家昏乱，有忠臣。

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辟争权，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尽无欲不知廉，各洁己不知贞。故大道之世，孝慈灭，仁义没，犹日月盛明，众星失光。

还淳第十九

绝圣

绝圣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画象，仓颉作书，不如三皇结绳，无文而治也。

弃智，

弃智惠，反无为。

民利百倍；

农事修，公无私。

绝仁弃义，

绝仁之见慧，弃义之尚华。

民复孝慈；

德化纯也。

绝巧

绝巧者，诈伪乱真。

弃利，

塞贪路，闭权门。

盗贼无有。

上化公正，下无私邪。

此三者，

谓上三事绝弃。

以为文不足，
以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化民。

故令有所属。
当如下句。

见素抱朴，
见素者，当抱素守真，不尚文饰也。抱朴者，当见其质朴以示
天下，可法则。

少私寡欲。
少私者，正无私也。寡欲者，当知足也。

异俗第二十

绝学
绝学不真，不合道文。

无忧。
除浮华则无忧患。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同为应对，而相去几何？疾时君贱质而贵文。

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善者称誉，恶者谏争，能相去何如？疾时君恶忠直，用邪佞。

人之所畏，

人谓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绝学之君。

不可不畏。

近令色，杀贤人。

荒兮其未央哉。

言世俗之人荒乱，欲进学邪文，未央止也。

众人熙熙，

熙熙，淫放多情欲。

如享太牢，

如饥思太牢之具，意无足时也。

如春登台。

春，阴阳交通，万物感动，登台观之，意志淫淫然。

我独怕兮其未兆，

我独怕兮安静，无情欲形兆。

如婴儿之未孩，

如小儿未能答偶人时。

乘乘兮若无所归。

我乘乘如穷鄙，无所归就也。

众人皆有余，

众人皆有余财以为奢，余智以为诈。

而我独若遗，

我独若遗弃，似于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不与俗人相为，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纯纯兮。

无所分别。

众人昭昭，

明且达也。

我独若昏；

如暗昧也。

众人察察，

急且疾也。

我独闷闷。

闷闷，无所截割。

忽兮若海，

我独忽忽兮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穷极。

漂兮若无所止。

我独漂漂，若飞若扬，无所止也，志意在神域。

众人皆有以，

以，有为也。

而我独顽

我独无为。

似鄙。

鄙似若不逮也。

我独异于人，

与人异。

而贵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唯我独贵用道。

虚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孔，大也。有大德之人无所不容，能受垢浊，处谦冲。

唯道是从。

唯，独也。大德之人不随世俗所行，独从于道也。

道之为物，唯恍唯忽。

道之于万物，独恍忽往来而无所定。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经营生化，因气立质。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道唯窈冥无形，其中独有万物法象。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道唯窈冥，其中有精实，神明相薄，阴阳交会之。

其精甚真，

言道精气神妙甚真，非有饰也。

其中有信。

道匿功藏名，信在其中。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自，从也。从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以阅众甫。

阅，稟也。甫，始也。言道稟万物始生，从道受气。

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益谦第二十二

曲则全，

曲已从众，不自专，则全。

枉则直，

枉，屈也。屈己而伸人，久久而自得直己。

窞则盈，

地窞下，水归之。人谦下，德归之。

弊则新，

自受弊薄，后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之也。

少则得，

自受少则得多也。天道佑谦，鬼神益虚。

多则惑。

财多者，惑于所守。学多者，惑于所闻。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抱，守也。式，法也。圣人守一，乃知万事，故能为天下之法式。

不自见，故明；

圣人以其目视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视，故能明达。

不自是，故彰；

圣不自以为是而非人，故能彰显于世矣。

不自伐，故有功；

伐，取也。圣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于天下。

不自矜，故长。

矜，大也。圣人不自贵大，故能长久不危。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此言天下贤与不肖，无能与不争者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传古言曲从则全，正言非虚也。

故诚全而归之。

诚，实也。能行曲从者，实其肌体，归之于父母，无有伤害也。

虚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谓爱言也。爱言者，自然之道。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飘风，疾风也。骤雨，暴雨也。疾不能长，暴不能久也。

孰为此者？天地。

谁为此飘风暴雨者？天地所为也。

天地尚不能久，

不能终朝至夕。

而况于人乎？

天地至神，合为飘风暴雨，尚不能使从朝至暮，何况于人而欲暴卒乎？

故从事于道者，

从，为也。人为事，当如道安静，不当如飘风暴雨。

道者同于道，

道者，谓好道之人。同于道者，所为与道同也。

德者同于德，

德者，有德之人也。同于德者，所为与德同也。

失者同于失。

失谓自任己而失人也。同于失者，谓所为与失同。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

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

有不信焉。

此言物类相归也。同声相应，云从龙，风从虎，水流湿，火就燥，自然之数也。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跂，进也。谓贪权冒名，进取功荣，则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自以为贵而跨之于人，众共蔽之，使不得行。

自见者不明，

凡人自见其形容以为好，自见其所行以为人道，殊不自知其形丑而操行之鄙。

自是者不彰，

自以为是而非人者，众共蔽之，使不彰显。

自伐者无功，

所为辄自伐取其功美，即自失有功于人。

自矜者不长。

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长。

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

赘，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任治国之道，日赋敛余禄食为贪行。

物感恶之，

此人在位，动欲伤害，故物无有不畏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

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国。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谓道也。道无形混沌，而生万物，乃在天地之前。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寂者，无音声。寥者，空无形。独立者，无匹双。不改者，化有常。

周行而不殆，

道通行天地，无所不入，在阳不焦，托阴不腐，无不贯穿，而不危殆也。

可以为天下母。

道育养万物精气，如母之养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我不见道之形容，不知当何以名之，见万物皆从道而生，故字之曰道。

强名之曰大。

不知其名，强名曰大。高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故曰大。

大曰逝，

其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复逝去，无常处所。

逝曰远，

言远者穷于无穷，布气天地，无所不通也。

远曰反。

言其远不越绝，乃复反在人身。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大者，包罗天地，无所不容。天大者，无所不盖。地大者，无所不载。王大者，无所不制。

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八极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

人法地，

人当法地，安静和柔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有功而不置。

地法天，

天湛泊不动，施之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也。

天法道，

道法清净不言，阴行精气，万物自然生长。

道法自然。

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为轻根，

人君不重则不尊，治身不重则失神。草木花叶轻故零落，根重故能长存也。

静为躁君。

人君不静则失威，治身不静则身危。龙静故能变化，虎躁故亏夭也。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

辎，静也。君子终日行道，不离其静重。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荣观谓宫阙。燕处，后妃所居。超然，远避而不处。

奈何万乘之主，

奈何者，疾其时伤痛之辞。

而以身轻于天下。

王者至尊，而于其身行轻躁乎？疾时王奢恣轻淫，失其精也。

轻则失臣，

王者轻淫，则失其臣。治身轻躁，则失其精也。

躁则失君。

王者行躁疾，则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则失其精神。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者无辙迹，

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下堂，不出门，故无辙迹。

善言无瑕疵，

善言谓择言而出之，则无瑕疵过于天下也。

善计不用筹策，

善以道计事者，则守一不移，所计不多，则不用筹策而知也。

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

善以道闭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门户有关可得开也。

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

善以道结事者，乃结其心，不如绳索可得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

圣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欲以救人性命。

故无弃人；

使贵贱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圣人所以顺四时，以救万物之伤残。

故无弃物，

圣人不贱石而贵玉，视之如一。

是谓袭明。

圣人善救人物，是谓袭明大道。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人之行善者，圣人则以为人师也。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资，用也。人行不善，犹教导使为善，得以给用。

不贵其师，

独无辅也。

不爱其资，

无所使也。

虽知大迷。

虽自以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也。

是谓要妙。

能通此道，是谓知微妙要道也。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虽自知其尊显，当复守其卑微，去其雄之强梁，就其雌之柔和，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之游深溪。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

人能谦下如深溪，则德常在，不能离于己也。

复归于婴儿。

复当复志于婴儿，惓然无所知也。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虽自知昭昭明达，当守之以默，如暗昧无所见，如是则可为天下法式，其德常在。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人能为天下法式，则德常在己，不复有差忒。

复归于无极。

德不差忒，则久寿长生，归身于无穷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荣以喻尊贵，辱以喻污浊也。知己之有荣贵，当守之以污浊，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流入深谷也。

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足，止也。人能为天下谷，德乃止于己。

复归于朴。

复当归身于质朴，不复为文饰。

朴散则为器，

万物之朴散，则为器用。若道散，则为神明，为日月，分为五行。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圣人升用，则为百官之元长也。

故大制不割。

圣人用之，则以大道制御天下，无所伤害。治身则以大道制御情欲，不害于精神。

无为第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将欲取天下，欲为天下主也。而为之，欲以有为治民。

吾见其不得已。

我见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恶烦浊，人心恶多欲也。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

为者败之，

以有为治之，则败其质性。

执者失之。

强执教之，则失精实，生于诈伪。

故物或行或随，

上所行之，下必随之。

或响或吹，

响，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

或强惑羸，

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

或载或隳。

载，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为治国治身。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谓贪淫声色，奢谓服饰饮食，泰谓宫室台榭。去此三者，处中和，行无为，则天下自化。

俭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之矣。

不以兵强于天下，

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

其事好还。

其举事好还自责，不怨于人。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谓农事废，田不修。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天应之以杀气，即伤五谷，五谷尽，即伤人也。

善者果而已，

善用兵者，当果敢而已，不美之。

不敢以取强。

不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当果敢谦卑，勿自矜大也。

果而勿伐，

当果敢推让，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骄，

骄，欺也。果敢勿以骄欺人。

果而不得已，

当果敢至诚，不当逼迫不得已。

果而勿强。

果敢，勿以为强兵坚甲，以欺凌人也。

物壮则老，

草木壮极则枯落，人壮极则衰老。言强者不可以久也。

是谓不道，
枯老者坐不行道。

不道早已。
不行道者早死。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祥，善也。兵者，惊精神，浊和气，不善人之器也，不当修饰。

物或恶之，
兵动则有所害，故万物无有不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
有道之人不处其国。

君子居则贵左，
贵柔弱也。

用兵则贵右。
贵刚强也。此言兵道与君子之道反，所贵者异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非君子所贵重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谓遭衰逢祸乱，欲加万民，乃用之自守。

恬淡为上。

不贪土地,不利人财宝。

胜而不美,

虽得胜不以为美利。

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善得胜者,是谓喜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为人君而乐杀人,此则不可使得志于天下。为人主必专制人性命,妄行诛戮也。

故吉事尚左,

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阴道主杀。

偏将军处左,

偏将军卑而居阳位。

上将军处右,

上将军尊而居右位,以其主杀矣。

言以丧礼处之。

上将军居右,主丧礼。丧礼尚右,死人贵阴也。

杀人之众多,以悲哀泣之。

伤己德薄,不能以道化民,而害无辜之民。

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古者战胜，将军居丧主礼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贵德而贱兵，不得已而诛不祥也，心不乐之，比于丧也。知后世用兵不已，故悲而痛之矣。

圣德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道能阴能阳，能弛能张，能存能亡，故无常名。

朴虽小，天下不敢臣。

道朴虽小，微妙无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服，从于德化。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侯王动作能与天地相合，则天降甘露善瑞也。

民莫之令而自均。

天降甘露善瑞，则万物莫有教令之者，而皆自均调如一。

始制有名，

始，道也。有名，万物。道无名，能制于有名；无形，能制于有形。

名亦既有，

既，尽也。有名之物尽有情欲，叛道离德，故身毁辱。

天亦将知之。

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将自知之。

知之，所以不殆。

天知之，则神明佑助，不复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譬道在天下，与人相应和，如川谷与江海之相流通。

辩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能知人好恶是智。

自知者明。

人能自知贤与不肖，是谓反听无声，内视无形，故为明也。

胜人者有力，

能胜人者，不过有威力。

自胜者强。

人能自胜，除去情欲，则天下无有能与争者，故强。

知足者富，

人能知足，则长保福禄，故为富。

强行者有志。

人能强立行善，则为有志于道，道亦有志于人。

不失其所者久，

人能自节养,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气,则可以久。

死而不亡者寿。

目不妄视,耳不妄听,口不妄言,则无怨恶于天下,故得长寿也。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

言道泛泛,若沉若浮,若有若无,视之不有,说之难殊。

其可左右。

道可左可右,无所不宜。

万物恃之而生,

恃,待也。万物皆待道而生。

而不辞。

道不辞谢而止。

功成而不名有。

有道不名其有功。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虽爱养万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常无欲,可名于小矣。

道匿迹藏名,泊然无为,似若微小。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

万物皆归道受气也,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

可名于大矣。

万物横来横去，各使自在，故可名于大也。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

圣人法道，匿德藏名，不为满大。

故能成其大。

圣人以身率道，不言而化，万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执大象，天下往。

执，守也。象，道也。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移心归往也。

治身，则天降神明，往来于己。

往而不害，安平泰。

万物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家安宁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则身体安而大寿。

乐与饵，过客止。

饵，美也。过客，一也。人能乐美于道，则一居止也。一者去盈而虚，忽处如过客。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道止出入于口淡然，非如五味有酸咸甘苦辛。

视之不足见，

足，得也。道无形，非若五色有青黄赤白黑，可得见也。

听之不足闻，

道非若五音，有宫商角徵羽，可得而闻也。

用之不可既。

既，尽也。谓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既尽之时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

先开张之，欲极其奢淫。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先强大之，欲使遇祸害。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先兴之者，欲使其骄奢至危。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先与之者，欲极其贪心。

是谓微明。

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

柔弱胜刚强。

柔弱者久长，刚强者先亡。

鱼不脱于渊，

鱼脱于渊,谓去刚得柔,不可复制也。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谓权道也。治国权者,不可以示执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为政第三十七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以无为为常。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言侯王而能守道,万物将自化效于己也。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吾,身也。无名之朴,道也。万物以化效于己也,复欲作巧伪者,王侯当镇抚以道德。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

言王侯镇抚以道德,化民亦将不欲,故当以清静导化。

天下将自正。

能如是者,天下将自正定也。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论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养人性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气游衍，民得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

下德谓号谥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见，其功可称也。

是以无德。

以有名号及其身故。

上德无为

言法道安静，无所改为也。

而无以为。

言无以名号为也。

下德为之

言为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为。

言以为己取名号也。

上仁为之，

上仁谓行仁之君，其仁无上，故言上仁也。为之者，为仁恩也。

而无以为，

功成事立，无以执为。

上义为之

谓义以断害也。

而有以为。

动作以为己，杀人以为威，赋下以自奉也。

上礼为之

谓上礼之君，其礼无上，故言上礼。为之者，言为礼制度，序威仪也。

而莫之应，

言礼华盛实衰，盛伪烦多，动则离道，不可得应也。

则攘臂而仍之。

言烦多不可应，上下怨争，故攘臂相仍引也。

故失道而后德，

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后仁，

言德衰而仁爱见也。

失仁而后义，

言仁衰而义分明。

失义而后礼。

言义衰则施礼聘、行玉帛也。

夫礼者，忠信之薄，

言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也。

而乱之首。

礼者，贱质贵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不知而言知为前识。此人失道之实，得道之华，人之愚暗之倡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

大丈夫谓得道之君也。处其厚者，谓处身于敦朴也。

不处其薄，

不处身违道，为世烦乱也。

居其实，

处忠信也。

不居其华，

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华薄，取此实厚。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昔，往也。一，无为，道之子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静不动摇。

神得一以灵，

言神得一，故能变化无为。

谷得一以盈，

言谷得一，故能盈满不枯竭也。

万物得一以生，

言万物皆须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言侯王得一，故能为天下平正。

其致之，

致，戒也。谓下六事也。

天无以清将恐裂，

言天当以阴阳施张，昼夜更用，不可但欲安静无已时，恐发裂不为天也。

地无以宁将恐发，

言地当有高下刚柔，气节五行，不可但欲安静无已时，恐发泄

不为地也。

神无以灵将恐歇，

言神当有王相死囚休废，不可但欲灵无已时，将恐灵歇不为神也。

谷无以灵将恐竭，

言谷当有盈缩虚实，不可但欲盈满无已时，将恐枯竭不为谷也。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言万物当随时生死，不可但欲生无已时，将灭亡不为物也。

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言侯王当屈己以下于人，汲汲求贤，不可但欲贵高于人，将颠蹶失其位也。

故贵必以贱为本，

言必欲尊贵，当以薄贱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滨，周公下白屋。

高必以下为基。

言必欲尊贵，当以下为本。基犹筑墙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坚固，后必倾危。

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孤寡喻孤独，不谷喻不能如车毂为众辐所凑也。

此其以贱为本耶？

言侯王至尊贵，能以孤寡自称。言以贱为本，以晓于人也。

非乎！

嗟叹之辞。

故致数车无车，

致，就也。言人就车数之，为辐、为轮、为毂、为輿，无有名车者，故成为车。以喻王侯不以尊号自名，故能成其贵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贵，石多故贱。言人不欲如玉为人所贵，如石为人所贱，当处其中。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动，

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动，动生万物，背之则亡。

弱者道之用。

柔弱者，道之所常用也，故能长久也。

天下万物生之于有，

万物皆从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

有生于无。

天地神明，蜎飞蠕动，皆从道生，道无形，故言生于无也。此言本胜于华，弱胜于强，谦虚胜于盈满。

同异第四十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上士闻道，自勤苦竭力行之也。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中士闻道，治身以长存，治国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见财色荣誉，惑于情欲，而复亡之矣。

下士闻道，大笑之。

下士贪狠多欲，见道柔弱，谓之恐惧，见道质朴，谓之鄙陋，故大笑之矣。

不笑，不足以为道。

不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为道。

故建言有之：

建设也。设言以有道，当如下句也。

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若暗昧无所见知也。

进道若退，

进取道者，若退不及。

夷道若类，

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别，若多比类。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垢浊也。

大白若辱，

大洁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显。

广德若不足，

德行广大之人，若顽愚不足。

建德若偷，

建设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虚也。

质真若渝。

质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浅不明。

大方无隅，

大方正之人，无委曲廉隅。

大器晚成，

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琏，不可卒成。

大音希声，

大音犹雷霆，待时而动，喻常爱气希言也。

大象无形。

大法象之人，质朴无形容。

道隐无名，

道潜隐伏，人无能指名。

夫唯道，善贷且成。

成，就也。言道善稟货人精气，且成就之。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
道始所生者一也。

一生二，
一生阴与阳。

二生三，
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

三生万物。
天、地、人共生万物也。天施地化，人长养之。

万物负阴而抱阳，
万物无不背阴而向阳，回心而就日者也。

冲气以为和。

万物之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和气潜通，故得长生也。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孤寡不谷者，不祥之名也，而王公以为称，处谦卑，法空虚和柔也。

故物或损之而益，
引之不得，推之必还。

或益之而损。

夫增高者致崩，贪富贵者致患。

人之所教，

谓众人所教，去弱为强，去柔为刚。

我亦教之。

言我教众人，去强为弱，去刚为柔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

强梁者，为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从经教，尚势任力也。云不得其死者，谓为天所绝，兵刃所加，王法所杀，不得以寿命死。

吾将以为教父。

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为教戒之始也。

偏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至柔者，水。至刚者，金石。水能贯坚入刚，无所不通。

无有入于无间。

夫言无有者，道也。道无形质，故能出入无间，通于神明，济于群生也。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吾见道之无为，而万物自化成也，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于人。

不言之教，

法道不言，师之于身。

无为之益，

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于精神，治国则有益于万民，不劳烦也。

天下希及之。

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无为，无为之治，治身治国也。

立戒第四十四

名与身孰亲？

名遂身必退也。

身与货孰多？

财多则害身也。

得与亡孰病？

好于利则病于行也。

甚爱必大费，

甚爱色者，费精神也；甚爱财者，遇祸患也。所爱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费者也。

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于府库，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忧，死有掘发之患。

知足不辱，

知足之人，绝利去欲，不辱于身。

知止不殆，

知可止则须止，乃财利不累于身心，声色不乱于耳目，则终身不危殆。

可以长久。

人能知于止足，则福禄在于己。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故能长久。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谓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灭名藏誉，如毁缺不备。

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此，则无弊尽之时。

大盈若冲，

谓道德大盈满之君。如冲者，贵不敢骄，富不敢奢。

其用不穷。

其用心如此，则无穷尽时。

大直若屈，

大直谓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与俗人争，如可屈折也。

大巧若拙，

大巧谓多才术也。如拙者，亦不敢见其能。

大辩若讷。

大辩者，智无疑。如讷者，口无辞。

躁胜寒，

胜，极也。春夏阳气躁疾于上，万物盛大，极则寒，寒则零落散亡也，言人不当刚躁也。

静胜热，

秋冬万物静于黄泉之下，极则热，热者生之源也。

清静以为天下正。

能清能静，则为天下之长，持正则无终已时也。

俭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谓人主有道。

却走马以粪；

粪者，粪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治农田也。治身者却阳精，以粪其身也。

天下无道，

谓人主无道也。

戎马生于郊。

战伐不止，戎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还。

罪莫大于可欲，

好色淫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
富贵不能自知禁止。

咎莫大于欲得。
欲得人物，利且贪也。

故知足之足，
守真根也。

常足矣。
谓无有欲心。

鉴远第四十七

不出户，以知天下；

圣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见天下也。

不窥牖，见天道。

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人君清静，天气自正；人君多欲，天气烦浊。吉凶利害，皆由于己者也。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谓去其家观人家，去其身观人身，所观益远，所见益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

圣人不上天，不入渊，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

不见而名，

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圣人原小而知大，察内而知外也。

不为而成。

上好无为，则下无事，家给人足，万物自化也。

忘知第四十八

为学日益，

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文饰日以益多。

为道日损。

道谓自然之道。日损者，情欲文饰日以销损。

损之又损，

损之，损情欲也。又损之者，所以渐去之也。

以至于无为，

当恬淡如婴儿，无所造为。

无为而无不为。

情欲断绝，德与道合，则无所不施，无所不为也。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取，治也。治天下当以无事，不当劳烦也。

及其有事，不可以取天下。

及其好有事，则政教烦，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

任德第四十九

圣人无常心，

圣人重改更，贵因循，若似无心也。

以百姓心为心。

百姓心之所便，因而从之。

善者吾善之，

百姓为善，圣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百姓虽有不善者，圣人化之使善也。

德善。

百姓德化，圣人为善。

信者吾信之，

百姓为信，圣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百姓为不信，圣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

百姓德化，圣人为信。

圣人在天下怵怵，

圣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惧，富贵不敢骄奢。

为天下浑其心。

言圣人为天下百姓浑浊其心，若愚暗不通。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为圣人视听也。

圣人皆孩之。

圣人爱念百姓如婴孩赤子，长养之而不责望其报。

贵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

出生，谓情欲出于五内，魂定魄静，故生也。入死，谓情欲入胸臆，精神劳惑，故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言生死之类各十有三，谓九窍四关也。其生也，目不妄视，耳不妄听，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反是。

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

人之求生，动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

夫何故？

问何故动之死地也。

以其生生之厚也。

所以动之死地也，以其求生太厚，违道忤天，妄行于己。

盖闻善摄生者，

摄，养也。

陆行不遇兕虎，

自然远避，害不干也。

入军不被甲兵，

不好战以杀人。

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养生之人，虎兕无由伤，兵刃无从加也。

夫何故？

问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

以其无死地。

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营护之，兵兕不敢害。

养德第五十一

道生之，

道生万物。

德畜之，

德，一也。一主布气而畜养。

物形之，

一为万物设形象也。

势成之。

一为万物作寒暑之势以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德所为，莫不尽惊动而尊敬。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一不命召万物，而常自然应之如影响。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

道生于万物，非但生而已，乃复长养、成熟、覆育，全其性命。

人君治国治身，亦当如是也。

生而不有，

道生万物，不有所取以为利用。

为而不恃，

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

长而不宰，

道长养万物，不宰害以为利。

是谓玄德。

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见。

归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始者，道也。

以为天下母。

道为天下万物之母也。

既知其母，复知其子；

子，一也。既知道已，当复知一。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

既知其一，当复守道，反无为也。

没身不殆。

不危殆也。

塞其兑，

兑，目也。目不妄视。

闭其门，

门，口也。使口不妄言。

终身不勤。

人当塞目不妄视，闭口不妄言，则身不勤苦。

开其兑，

开其目，视情欲。

济其事，

济，益也。益情欲之事。

终身不救。

祸乱成也。

见小曰明，

萌芽未动，祸乱未见为小，昭然独见为明。

守柔曰强。

守柔弱曰以强大也。

用其光，

用其目光于外，视时世之利害也。

复归其明。

言复反其光明于内，无使精神泄也。

无遗身殃，

内视全神，不为漏失。

是谓习常。

人能行此，是谓习修常道。

益证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

介，大也。老子疾时王不行大道，故设言：使我介然有知于政事，我则行于大道，躬行无为之化也。

唯施是畏。

唯，独也。独畏有所施为失道意。欲赏善恐伪善生，欲信忠恐诈忠起也。

大道甚夷，

夷，平易也。

而民好径。

径，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从邪径也。

朝甚除，

高台榭，宫室修。

田甚芜，

农事废，不耕治而失时也。

仓甚虚，

五谷伤害，国无储也。

服文彩，

好伪饰，贵外华。

带利剑，

尚刚强，武且奢。

厌饮食，财货有余，

多嗜欲，无足时也。

是谓盗夸。

百姓不足而君有余者，是由劫盗以致服饰，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亲戚并随也。

盗夸非道也哉！

君所行如是，此非道。复言也哉者，伤痛之辞。

修观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国者，不可得引而拔之。

善抱者不脱，

善以道抱精神者，终不可拔引解脱。

子孙祭祀不辍。

为人子孙能修道如是，长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庙无绝时。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余庆及于来世子孙也。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道于乡，尊敬长老，爱养幼少，教诲愚鄙。其德如是，乃无不覆及也。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修道于国，则君圣臣忠，仁义自生，礼乐自兴，政平无修。其德如是，乃为丰厚也。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人主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应上如影响。其德如是，乃可以为普博也。

故以身观身，

以修道之身观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观家，

以修道之家观不修道之家也。

以乡观乡，

以修道之乡观不修道之乡。

以国观国，

以修道之国观不修道之国。

以天下观天下，

以修道之主观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子言：我何以知天下修道昌，背道亡？以此五事观而知之。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谓含怀进德之厚者。

比于赤子。

神明保佑含德之人，若父母之于赤子也。

毒虫不螫，

蜂蛰蛇虺不螫。

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赤子不害于物，物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无贵贱，皆有仁心。有刺之物，还反其本；有毒之虫，不伤于人。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坚固，以其意专而心不移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赤子未知男女之合会而阴作怒者，由精气多之所致。

终日号而嗑不嘎，和之至。

赤子从朝至暮啼号，声不变易者，和气多所致也。

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气之柔弱有益于人者，则为知道之常也。

知常曰明，

人能知道之常行，则日以明达于玄妙。

益生曰祥，

祥，道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长大也。

心使气曰强。

心当专一和柔，而神气实内，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为，则和气去于中，故形体日以刚强。

玄德第五十六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

万物壮极则枯老也，老则不得道也。

不道早已。

不得道者，早已死亡。

知者不言，

知者贵于行道，不贵于言。

言者不知。

多言多患，驷不及舌。

塞其兑，闭其门，

塞闭之者，欲绝其源。

挫其锐，

情欲有所锐为者，当念道无为以挫止之。

解其纷，

纷，结恨不休也。当念道之淡薄以解释。

和其光，

虽有独见之明，当和之使暗昧，不使曜乱。

同其尘，

不当自殊别也。

是谓玄同。

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谓与天同道。

故不可得而亲，

不以荣誉为乐，同立而哀。

亦不可得而疏；

志静无欲，与人无怨。

不可得而利，

身不欲富贵，口不欲五味。

亦不可得而害；

不与贪争利，不与勇争气。

不可得而贵，

不为乱世主，不处暗君位。

亦不可得而贱，

不以乘权而骄，不以失志为屈。

故为天下贵。

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屈，与世浮沉，容身避害，故为天下之贵。

以正治国，

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国也。

以奇用兵，

奇，诈也。天使诈伪之人，使用兵也。

以无事取天下。

以无事无为之人使取天下,为之主。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今也。老子言: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见知之也。

淳风第五十七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天下谓人主也。忌讳者,防禁也。令烦则奸生,禁多则下诈,相殆故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利器者,权也。民多权,则视者眩于目,听者惑于耳,上下不亲,故国家昏乱。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谓人君、百里诸侯也。多技巧,谓刻画宫观,雕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则化上,饰金镂玉,文绣采色,日以滋甚也。

法物滋彰,盗贼多有。

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近至,故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

圣人言:我修道承天,无所改作,而民自化成。

我好静而民自正,

圣人言：我好安静，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

我无事而民自富，

无徭役征召之事，民安其业，故皆自富也。

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常无欲，去华文，微服饰，民则随我质朴。

我无情而民自清。

圣人言：我修道真，绝去六情，而民随我而清。

顺化第五十八

其政闷闷，

其政弘大，闷闷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政教弘大，故民醇醇富厚，相亲睦也。

其政察察，

其政教疾隐，言决于口，听决于耳也。

其民缺缺。

政教烦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祸兮，福之所倚；

倚，因也。夫福因祸而生，人能遭祸而悔过责己，修善行道，则祸去福来。

福兮，祸之所伏。

祸伏匿于福中,人得福而为骄恣,则福去祸来。

孰知其极?

祸福更相生,孰能知其穷极也。

其无正,

无,不也。谓人君不正其身,其无国也。

正复为奇,

奇,诈也。人君不正,虽正复化下为诈。

善伏为妖。

善人皆复化上为妖祥也。

人之迷,其固日久。

言人君迷惑失正以来,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圣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

廉而不害,

圣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伤害人也。今则不然,正己以害人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圣人虽直,曲己从人,不自申也。

光而不耀。

圣人虽有独见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乱人。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

谓人君欲治理人民。

事天，

事，用也。当用天道，顺四时。

莫若嗇。

嗇，爱也。治国者当爱民财，不为奢泰。治身者当爱精气，而不为放逸。

夫唯嗇，是谓早服。

早，先也。服，得也。夫独爱民财，爱精气，则能先得天道也。

早服谓之重积德。

先得天道，是谓重积德于己也。

重积德则无不克，

克，胜也。重积德于己，则无不胜。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无不克胜，则莫有知己德之穷极。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莫知己德有极，则可以有社稷，为民致福。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国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气不劳，五神不

苦,则可以长久。

是谓深根固蒂,

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如树根不深则拔,蒂不坚则落。言当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

长生久视之道。

深根固蒂者,乃长生久视之道。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居位第六十

治大国若烹小鲜。

鲜,鱼也。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以道德居位莅天下,则鬼不敢见其精神以犯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非鬼神不能伤害于人,以圣人在位,不敢伤人,故鬼神不敢干人。

夫两不相伤,

鬼与圣人俱不相伤。

故德交归焉。

夫两不相伤,人得治于阳,鬼得治于阴,人得全人性命,鬼得保

其精神，故交归焉。

谦德第六十一

大国者下流，

治大国如江海者下流，不逆细微。

天下之交，

大国，天下之士民之所交会。

天下之牝。

牝者，阴类也。柔谦和而不倡也。

牝常以静胜牡，

女所以能屈于男，阴胜阳，以安静，不先求之。

以静为下。

阴道以安。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能谦下之，则常有之。

小国以下大国，则聚大国。

此言国无小大，能执谦畜人，则无过生。

故或下以取，或下以聚。

下者谓大国以下小国，小国以下大国，更以义相取也。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大国不失下，则兼并小国而牧畜之。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欲为臣仆。

夫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

大国小国各欲得其所欲，大国尤宜谦下也。

为道第六十二

道者，万物之奥，

奥，藏也。道以万物之藏，无所不容也。

善人之宝，

善人以道，为身之宝，不敢违也。

不善人之所保。

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犹能知自悔卑柔也。

美言可以市，

美言可以市者，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售善言美语，求者欲疾得，卖者欲疾售。

尊行可以加人。

加，别也。人有尊贵之行，可以别异于凡人，未足以尊道。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人虽不善，当以道化之。盖三皇之前，无有弃民，德化淳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欲使教化不善之人。

虽有拱璧以先駟马，不如坐进此道。

虽有美玉，以先駟马而至，不如坐进此道也。

古之所贵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不日日远行求索，近得之于身。

有罪以免耶，

有罪者谓遭乱世，暗君妄行刑诛，修道则可以解死厄，免于众耶。

故为天下贵。

道德洞远，无不覆济，全身治国，恬然无为，故可以为天下贵。

恩始第六十三

为无为，

因成修故，无所改作。

事无事，

预设备，除烦省事。

味无味。

深思远虑，味道意也。

大小多少，

陈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报怨以德。

修道行善，绝祸于未萌也。

图难于其易，

欲图难事，当于易时，未及成也。

为大于其细。

欲为大事，必作于小，祸乱从小来也。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大人终不为大，
处谦虚也。

故能成其大。

天下共归之也。

夫轻诺必寡信，

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难。

不慎患也。

是以圣人犹难之，

圣人动作举事，犹进退重难之，欲塞其故源也。

故终无难。

圣人终身无患难之事，由避害深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治身治国，安静者易守持。

其未兆易谋，

情欲祸患，未有形兆时，易谋止也。

其脆易破，

祸乱未至萌，情欲未见于色，如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为之于未有，

欲有所为，当于未有萌芽之时，塞其端。

治之于未乱。

治身治国，于未乱之时，当预闭其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从小成大。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从卑至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近至远。

为者败之，

有为于事，废于自然；有为于义，废于仁；有为于色，废于精神也。

执者失之。

执利遇患，执道全身，坚持不得，推让还及。

圣人无为，故无败；

圣人不为文华，不为己利，不为残贼，故无坏败。

无执，故无失。

圣人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无所执藏，故无所失于人。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从，为也。民之为事，常于功德几成而贪位好名，而奢泰盈满，而自败之也。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终当如始，不致懈怠。

是以圣人欲不欲，

圣人欲人所不欲也。人欲彰显，圣人欲韬光；人欲文饰，圣人欲质朴；人欲于色，圣人欲于德。

不贵难得之货；

圣人不眩晃为服玩，不贱石贵玉也。

学不学，

圣人学人所不能学。人学智诈，圣人学自然；人学治世，圣人学治身，守道真也。

复众人之所过。

众人学问皆反也，过本为末，过实为华。复之者，使反本实者也。

以辅万物之自然，

教人反本实者，欲以辅助万物自然之性。

而不敢为。

圣人动作因循，不敢有所造为，恐离本也。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为道者，

说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国者。

非以明民，

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诈也。

将以愚之。

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民之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必为巧伪。

以智治国，国之贼；

使智慧之人理国之政事，必远道德，妄作祸福，而为国之贼也。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不使智慧之人治国之政事，则民守正直，不为邪饰，上下相亲，

君臣同力，故为国之福也。

知此两者，亦楷式。

两者谓智不智也。常能知智者贼，不智者福，是治身治国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谓玄德。

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国之法式，是谓与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远矣，

玄德之人深不可测，远不可极也。

与物反矣，

玄德之人与万物反异，万物欲益己，玄德欲施与人也。

然后乃至大顺。

玄德与万物反异，故能至大顺。大顺者，天理也。

后已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江海以卑下，故众流归之，若民归就于王也。

故能为百谷王。

直以就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

欲在民之上也。

必以言下之；

法江海，处谦虚。

欲先民，

欲在民之前也。

必以身后之。

先人而后己也。

是以圣人处民上而不重，

圣人在民上为主，不以尊贵虐下，故民戴仰，不以为重。

处前而民不害，

圣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后，民亲之若父母，无有伤害之心。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圣人恩深爱厚，视民如赤子，故天下乐共推进以为主，无有厌之也。

以其不争，

天下无厌圣人之时，是由圣人不与人争先后也。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言人皆争于有为，无有争于无为也。

三宝第六十七

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

老子言：天下皆谓我德大，我则佯愚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夫自名德大者，为身之害，故佯愚似若不肖。无所分别，无所割截，不贱人而自贵。

若肖久矣，

肖，善，谓辩惠也。若大辩惠之人，身自高贵，行察察之政，所从来久矣。

其细也夫。

言辩惠者唯如小人，非长者。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老子言：我有三宝，抱持而保倚之。

一曰慈，

爱百姓如赤子。

二曰俭，

赋敛若取之于己也。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执谦退，不为倡始也。

夫慈，故能勇；

先以仁慈，故乃勇于忠孝。

俭，故能广；

天子身能节俭，故民日用广矣。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成器长谓得道人也。我能为道人之长也。

今舍其慈且勇，

今世人舍慈仁，但为勇武。

舍其俭且广，

舍其俭约，但为奢泰。

舍其后且先，

舍其后己，但务先人。

死矣。

所行如此，动入死道。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夫慈仁者，百姓亲附，并心一意，故以战则胜敌，以守卫则坚固。

天将救之，以善以慈卫之。

天将救助善人，必与慈仁之性，使能自营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古之善为士者不武，

言贵道德，不好武力。

善战者不怒，

善以道战者，禁邪于心胸，绝祸于未萌，无所诛怒也。

善胜敌者不与争，

善以道胜敌者,附近以仁,来远以德,不与敌争而敌自服。

善用人者为下。

善用人自辅者,当为人执谦下。

是谓不争之德,

谓上为之下也。是乃不与人争斗,乃是道德。

是谓用人之力,

能身为人下,是谓用人之力也。

是谓配天,

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极也。

是乃古之极要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陈用兵之道。老子疾时用兵,故托已设其义。

吾不敢为主,

主,先也。我不敢先举兵。

而为客,

客者,和而不倡兵,当承天而后动。

不敢进寸,而退尺。

侵人境界,利人财宝为进。闭门守城为退也。

是谓行无行，

彼遂不止，为天下贼，虽行诛之，不行执也。

攘无臂，

虽有大怒者，无臂可攘。

仍无敌，

虽欲行仍引之心，若无敌可仍。

执无兵。

虽欲执持之，若无兵刃可持用也。何者？伤彼之民罹罪于天，遭于不道之君，愍忍伤丧之痛也。

祸莫大于轻敌，

夫祸乱之害莫大于欺轻敌家，侵取不休，轻战而贪财宝也。

轻敌几丧吾宝。

几，近也。宝，身也。轻欺敌家，近丧身也。

故抗兵相加，

两敌战也。

则哀胜也已。

哀者慈仁，士卒不远于己。

知难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约而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人不好柔弱而好刚强。

言有宗,事有君。

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无德,心与我反也。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世人之无知者,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见于外,穷微极妙,故无知也。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希,少也。唯达道者乃能知我,故为贵。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被褐者,薄外也。怀玉者,厚内。匿宝藏德,不以示于人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知道而言不知,德之上。

不知知,病。

不知道而言知,德之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圣人无此强知之病者,以其苦众人有此病。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以此悲人,故不自病。云圣人怀通达之知,托于不知者,欲使天下质朴中正,各守纯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显著,内伤精神,减寿消年。

爱己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则大害至,畏死亡也。畏之者,当保养精神,承天顺地。

无狭其所居,

谓人心藏神,常当安柔,不当急狭。

无厌其所生。

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托空虚,喜清静,饮食不节,忽道念色,邪僻满腹,为此伐命散神也。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夫唯独不厌精神之人,洗心垢浊,恬泊无欲,则精神居之而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

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见；

不自显见德美于外，而藏之于内。

自爱，

自爱其身，以保精气。

不自贵，

不自贵高荣名于世。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见自贵，取此自知自爱。

任为第七十三

勇于敢则杀，

勇于敢有为，则杀其身也。

勇于不敢则活。

勇于不敢有为，则活其身。

知此两者，

谓敢与不敢也。

或利或害。

活身为利，杀身为害。

天之所恶，

恶有为也。

孰知其故？

谁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也。

是以圣人犹难之。

言圣人明德犹难于勇敢，况无圣人之德而能行之乎？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天不与人争贵贱，而人自畏之。

不言而善应，

天不言，万物自动以应时。

不召而自来，

天不呼召，万物皆自负阴而向阳也。

绵绵而善谋。

绵绵，宽也。天道虽宽博，善谋虑人事，修善行恶，各蒙其报。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天之罗网恢恢甚大，虽则疏远，若司察人善恶，无所失也。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

治国者刑罚深酷，民无即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若嗜欲伤神，贪财丧身，民不知所畏也。

奈何以死惧之？

人君当宽刑罚，人去其情欲，奈何设刑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

当除己之残刻，教民之去利欲。

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以道教而民不徙，反为奇巧，乃应王法执而杀之，谁敢有犯者？老子伤时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以刑罚者也。

常有司杀者，

司杀者谓天，居高临下，司察人之过。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者是。

夫代司杀者，是谓代大匠斫。

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斗杓运移，以节行之。人君欲代杀之，是犹拙夫代大匠斫木，乃劳而无功也。

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人君行刑罚，犹拙夫代大匠斫木也，必方圆不得其理，自伤其手。代天杀者，不得其理，反受其殃。

贪损第七十五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人民所以饥寒者，以其君上食税下太多也。

是以饥。

民皆化上为贪，叛道违德，故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为也。

是以难治。
是以其民化上有为，情伪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
人之轻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贪利以自危也。

是以轻死。
以求生太过，故人死地也。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也。

夫唯独无以生为务者，爵禄不干于意，财利不入于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使，则贤于贵生也。

戒强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人生含和气，抱精神，故柔弱。

其死也坚强。
人死则和气竭，精神亡，故坚强。

万物草木之生柔脆，
和气存也。

其死也枯槁。
和气散也。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以上二事观而知之，坚强者死，柔弱生也。

是以兵强则不胜，

强大之兵轻战乐杀，毒流怨结，众弱为一强，故不胜也。

木强则共。

木强大则枝叶共生其上。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兴物造功，大木处下，小物处上。天道抑强扶弱，自然效也。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

天道暗昧，举物类以为喻。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

言张弓和调之如是，乃可用也。夫抑高与下，损强益弱，天之道。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天道损盈益谦，天道以中和为上。

人之道则不然，

人之道与天道反。

损不足以奉有余。

世俗之人损贫益富，夺弱与强。

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

言谁居有余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唯有道德之君而能行之也。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

圣人为德施惠，不恃望其报。

功成而不处，

功成事就，不处其位。

其不欲见贤。

不欲人知己之贤，匿功不居荣名，畏天损有余。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

言水柔弱，圆中则圆，方中则方，拥之则止，决之则行。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水能怀山裹陵，磨铁销铜，莫能胜水而以成其功也。

以其无能易之。

夫攻坚强者，无以易于水。

故柔胜刚，

舌柔齿刚，齿先舌亡。

弱胜强，

水能灭火，阴能消阳。

天下莫不知，

知柔弱者久长，刚强者折伤。

莫能行。

耻谦卑，好强梁。

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人君能受国之垢浊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则能长保社稷，为一国之君主。

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

君能引过归己，代民不祥，则可以王天下。

正言若反。

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为反言。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以相和报也。

必有余怨，

任刑者失人情，必有余怨及于良人。

安可以为善。

言一人吁嗟，则失天心，安可以和怨为善也。

是以圣人执左契，

古者圣人执左契，合符信也。无文书法律，刻契合符以为信也。

而不责于人。

但刻契为信，不责人于他事也。

有德司契，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无德司彻。

无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道无有亲疏，唯与善人，则与司契同也。

独立第八十

小国寡民，

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国，示俭约，不为奢泰。民虽众，犹若寡乏，不敢劳。

使有什伯，

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贵贱不相犯也。

人之器而不用。

器谓农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征实夺民之时。

使民重死，

君能为民兴利除害，各得其所，则民重死而贪生也。

而不远徙。

政令不烦则安其业，故不远迁其常处也。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清静无为,不作烦华,不好出游娱。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无怨恶于天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去文反质,信无欺也。

甘其食,

甘其蔬食,不鱼食百姓也。

美其服,

美其恶衣,不贵五色也。

安其居,

安其茅茨,不好文饰之屋。

乐其俗。

乐其质朴之俗,不转移。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相去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其无情欲。

显质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信言者，如其实也。不美者，朴且质也。

美言不信。

滋美之言者，孳孳之美辞。不信者，饰伪多空虚也。

善者不辩，

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辩者，不文彩也。

辩者不善。

辩者，谓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浊其渊；辩口多言者，亡其身也。

知者不博，

知者，谓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博者，多见闻。不知者，失要真也。

圣人不积，

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也。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为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

既以与人，己愈多。

既以财贿布施与人，而财益多如日月之光，无有尽时。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生万物，爱育之令长大，无所伤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法天所施为化，功成事就，不与天下争功名，故能全其圣功。

道德真经传

吴郡陆希声传

道德真经传序

序曰：大道隐，世教衰，天下方大乱。当是时，天必生圣人。圣人忧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乱之术作，周之末世其几矣。于是仲尼阐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据三皇之质，以救其乱，其揆一也。盖仲尼之术兴于文，文以治情；老氏之术本于质，质以复性。性情之极，圣人所不能异；文质之变，万世不能一也。《易》曰：显诸仁。以文为教之谓也。文之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则雅言者详矣。《易》曰：藏诸用。以质为教之谓也。质之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识。深不可识，则妄作者众矣。夫唯老氏之术，道以为体，名以为用，无为无不为，而格于皇极者也。杨朱宗老氏之体，失于不及，以至于贵身贱物；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故务欲绝圣弃智；申、韩失老氏之名，而弊于苛缴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谓老氏之指，其归不合于仲尼。故訾其名则曰搥提仁义，绝灭礼学；病其道则曰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於乎！世之迷其来远矣，是使老氏受诬于千载，道德不行于当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历陈古今之变，先明道德，次说仁义，下陈礼乐之失，刑政之烦，语其驯致而然耳。其秉要执本，在乎情性之极，故其道始于身心，

形于家国，以施于天下，如此其备也。而或者尚多云云，岂不谓厚诬哉！昔伏羲画八卦，象万物，穷性命之理，顺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阴阳，推性命之极，原道德之奥，此与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观大《易》九六之动，贵刚尚变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统之以大，此与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导斯民以仁义之教；老氏亦拟议伏羲，弥纶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与夫子合其权也。此三君子者，圣人之极也，老氏皆变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变之机，探至精之赜，斯可谓至神者矣。而王弼以为圣人与道合体，老氏未能体道，故阮籍谓之上贤亚圣之人，盖同于辅嗣。岂以老氏经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圣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俯身历聘以天下为其忧，或藏名飞遁示世故不能累。有迹无迹，殊途同归，斯实道义之门，非徒相反而已。然则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处，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语，盖屈伸隐显之极也，二子安能识之哉！司马迁统序众家，以道德为首，可谓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绌老氏于第三品，虽其名可訛，而道可贬乎哉？於戏！老氏之术，见弃于当代久矣，斯数子者之由也。且仲尼亲见老氏，叹其道曰犹龙乎，从之问礼无间然，著在记传。后世不能通其意，是以异端之说纷然。盖述之者不穷其源，故非之者不尽其致。噫！斯传之不作，则老氏之指或几乎息矣。今故极其致，显其微，使昭昭然与群圣人意相合。有能体其道，用其名，执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术者，独太史公近之；为治少得其道，唯汉文耳。其他诡辞诡说，皆不足取。

吴郡陆希声序

道德真经传卷之一

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传：夫道者，体也；名者，用也。夫用因体生，而体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体本无用，则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体当用耳。以体当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无名，则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体也。夫以名求体，是物之变，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谓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则？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唯知体用之说，乃可玄通其极耳。然则体道者皇，顺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适物之变也。顺理适变，而下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为神，中得之为圣，下得之为哲，偏得之为贤才，无所得为众人。所谓无名者，道之体，动静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恶之元也。体为名本，故能离动静，原之则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恶，极之则万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为而无不为；行有名，故为之而无以为。皇者顺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静，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妙谓静以照理，微妙玄通者也。帝者适物之变，因其有欲而行以节文，故曰常有欲，以观其徼。徼谓动以照事，殊涂同归者也。所谓此两者，言始与母也，即无名有名之术也，同于体而异于用者也。玄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夫无名之术微妙玄通，有名之术殊涂同归，静以制变，动以归根，动静不殊，则事理玄会矣。夫事理玄会，则物不能累，故退藏于密，吉凶

与民同患，鼓天下不与圣人同忧，斯至神之蹟也。出则为众，入则为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传：夫人之所谓美恶，皆生于情。以适情为美，逆情为恶，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恶者未必恶，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则异，以殊异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恶相缪，美恶无主，将何以正之哉？在乎复性而已。向则情之所生，必由于性，故圣人化情复性，而至乎大同。所谓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犹难易之相成也。夫为治者，以情乱性则难成，以性正情则易成。所谓长短之相形者，美恶也。美恶之相夺，犹高下之相倾也。所谓音声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资，犹先后之相随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万物莫得遂性。圣人将复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因己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己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恶，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此之谓也。是以圣人体无名则无为而事自定，用有名则不言而教自行，使万物各遂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万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为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时之成岁功而不居其所。夫唯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经：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传：夫情所贵尚，则物徇其欲。徇则生伪，伪则生奸。故尚贤则争夺之心萌，贵货则盗贼之机作。夫唯以性正情者，不见贵尚之欲，从事于道而无奸伪之心。故圣人之治人也，散有余之货，所以虚贪盗之欲心。粪甚芜之田，所以实饥民之腹胃。不尚争能之贤，以弱其志意。不劳兵役之力，以强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于知，无欲于欲。虽有知其贵尚者，亦不果于所行，以兵不敢为也。为无为者，用有名而体无名，则天下莫不臻于治矣。

经：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传：道以真精为体，冲虚为用，天下归之，未尝盈满，万物宗之，渊深不测。得其用则可以挫俗情之锋锐，解世故之纠纷。得其体则可以上和光而不暲，下同尘而不昧。虽湛兮不可得窥，而绵绵乎若存。故前称或似，而后言似或。吾终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传：万物资天地而生，天地无取于万物也。百姓仰圣人而治，圣人无假于百姓也。犹刍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于刍狗也。夫唯无用则无私，无私则无恩。是以天地无恩而大恩生，圣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辞德于圣人，万物不谢生于天地。何以知其然

哉？吾观天地之间，犹橐籥之无心也。橐籥无心，故其声不屈，其气愈出。天地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为治不至多言。多言而无敬，则动而数穷矣。未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为抱道之实，保生之质，乃守中之术也。

经：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传：谷者象道之体，神者况道之用。体真用妙，应物不穷，故曰谷神不死。夫唯谷神不死，则可以尽天地之体用。玄者，天之体也。牝者，地之用也。体玄而用牝，圣人之术也，故曰是谓玄牝焉。夫玄牝之术，乃阴阳开阖，变化不测者也。开阖即阴阳之道，阴阳乃乾坤之本，故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乎不知所终极。其体而不亡，其用不劳，此谓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经：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传：天地生万物而不自生，故能长存不毁，恒久不已。圣人养百姓而不自养，故其教长久，与天地相似。是以不敢为天下先，则乐推而不厌；不敢有其身，则殁身而不殆。诚以其不私于身，而后能有天下也。

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传：从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谓之上善。夫水常处污下，不与物争，故万物莫不得其利，盖近于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此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渊回，其施与若水之润泽，其言语若水之信实，其为政若水之清静，其行事若水之任器，其变动若水之应时。夫唯常处污下，故人莫得而挫；夫唯不与物争，故物莫与之争。《易》曰：谦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经：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传：持大器而满盈，虽惧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极，虽忧之不如早退。揣势利而锐意，虽得之不可求保；贪金玉而满堂，虽有之莫能长守。贵而骄则得其祸，富而骄则益其过。骄生乎心，咎自于己，岂可怨天尤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身以全其归，让位以免其危。若四时之运，寒暑代谢而万物以成，岂非天之道乎！

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炁制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传：载，犹夫也，发语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营其始，抱其子，则神与形不相离矣。专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静之志，则性与炁如婴儿矣。洗心遗照，何思何虑，则道与德无疵病矣。爱民如赤子，治国如小鲜，人各自正，则可以无为矣。顺天应变，一阖一辟，物当自化，则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

耳目,圣人皆孩之,则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国。所谓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万物,畜养百姓矣。唯能生之而不执有,能为之而不矜恃,能长之而不宰制,则道之用被于物深矣,故谓之玄德。

经: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用。

传: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以无为其用,器者以有为其利。然则有之所利利于无,无之所用用于有。故车有辐毂以象天,室有户牖以象地,车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于空虚之处耳,岂非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之谓乎?至于埴埴以为器,实资于水火,而后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犹圣人成器长,必本于道德,而后教化之术可得而行也。是以埴埴之器,象之于人处乎天地之间,以明道器之际也。

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传:目不睹无体之礼谓之盲,耳不闻无声之乐谓之聋,口不食大道之味谓之爽。此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于外则迷于内,故圣人病之。圣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乎!欲之盛者,莫大于禽荒,作之则心若病狂。货之重者,莫甚于满堂,守之则行有所妨。将去其行妨,则如勿多藏;将治其狂病,惟克念作圣。是以为腹则知止足,不为目则不见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玄德。

经：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传：宠辱者，荣悴之恒情。若惊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充于内，则外物不能移，故宠辱之来，心未尝动，斯士之上也。如内不自得，外感于物，情存乎宠辱，得失皆若惊，此其次也。以心之所动异于震惊，故谓之若耳。夫高必以下为基，辱必以宠为本，故辱之与宠，犹响之寻声。福兮祸所伏，宠兮辱所倚。声发则响应，宠至则辱随。俗情趋末则惊辱而不惊宠，道心观本故惊宠而甚于辱。故曰宠为下者，言宠为辱本，所以偏可惊也。始言宠辱若惊，犹似齐至，后独以宠为下，而得失若惊者，明以惊宠为本也。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执有其身则有大患，故知贵其身者，乃贵大患也。嘻！贵彼大患，惑已甚矣。语常情之迷复，犹未及于贵身，故言贵患若身，讥其贵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谓吉者，富贵庆赏也，常患于失之。世之所谓凶者，贫贱刑罚也，常患于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则忧之矣，故天下之忧患莫大于吉凶。圣人以百姓心为心，故亦以吉凶为忧患。然忧患之本，皆由于身。世人执有我身，不冥于物，群分类聚，爱恶相攻，吉凶既生，忧患斯作。至人体道无己，与物皆宜，和光同尘，长而不宰，故虽与民同患，不与圣人同忧。若夫以得失动其心，物我存乎怀，则宠辱不暂宁，吉凶未尝息，安足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贵用其身为天下，爱用其身为天下者，是贵爱天下，非贵爱其身也。夫如此，则得失不在己，忧患不为身。似可以大位寄托之，犹不敢使为之主，而

况据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经：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传：视之可见者，色也。听之可闻者，声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万物皆有之，唯道在天地万物之间，非色声与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声声，故强名之曰希夷微。而复非诘责之可得，则混此三者，谓之为一。上有日月齐照而其光不皦，下与瓦砾同寂而其明不昧，绳绳然运行不绝，不可得而名之，虽千变万化，复归于无物。然道体真精，本非无物，但不可以视听搏执而得耳，故谓之无质之状，无形之象。言其状则忽然若无，言其象则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见其首；莫知其终，故随之不见其后。唯能执古无为之道，御今有为之名者，乃可以还淳反朴，复于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朴之性，斯乃大道之纲纪，教化之都要也。

经：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传：夫德用微妙，道体玄通，以其深隐难知，是以强为之象。其进也，豫然若涉川之无涯；其止也，犹然若畏邻之有知；其肃也，俨然若宾主之在观；其舒也，涣然若春冰之方泮。其质敦兮若材之尚

朴,其器旷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浑兮若水之处浊。斯皆善为士者道德之形容,故众人莫得而识也。孰能从世俗之混浊而澄静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发动之,使其教徐生乎?唯能深识玄妙消息盈虚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唯其德不盈,其道不倾,从其浊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观其生者,然后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取新而后化成也。

经: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传:致虚玄而妙极者,有德之用也。守静专而笃实者,得道之体也。其用无方,故万物并作;其体湛然,以观其复。雷在地中者,天地之复也;动在静中者,圣人之复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以圣人心为心也。故凡物芸芸,复则归于根;庶事靡靡,复则归于理。理者,事之源也。静者,动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人之情。情复于性,动复于静,则天理得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能穷天之理,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知天之命。故曰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也。自天命而观之,则万物之性可见矣。故曰天命之谓性,性命之极谓之至赜。然则性命之理,由赜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则入于颐矣。颐可以通理,通理之谓道,能修其道,则复于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谓教,故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然则继可传之教者,在于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颐之体深不可识,仁智则滞于所见,百姓则用而不知,故体道君子盖亦希矣。故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仲尼极言道德之奥，性命之颐也。夫道之所以为常者，以其善应万物，而万物不能累也。唯能知道之常，则能常善救物，而不为万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则谓之袭明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于法教者，则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唯能知夫常道明于善救，则如天地之覆载，无所私于万物，故百姓归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终身无吝也。

经：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

传：太古有德之君，无为无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谓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衰，仁义为治。天下被其仁，故亲之；怀其义，故誉之。仁义不足以治其心，则以刑法为政，故百姓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则以权谲为事，故众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谓之诚，言之可复谓之信。诚既不孚，言则不复，而犹贵重爽言，谓之诚信可乎哉？道德既隐，仁义乃彰。仁义不行，刑法斯作。而犹尊尚末术，谓之道德，可乎哉？圣人则不然，执古御今，斫雕为朴，功成而不执，事遂而无为，有法无法，因时为业，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则亲誉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经：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慧出焉，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传：夫老氏之指，执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理，盖不得已而为之者。后世不能通其意，乃谓不合于仲尼，在此与后章也。於乎！老氏之受诬久矣，吾今乃阐而明之。记不云乎，大道之行也，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诸身，不必为己。故奸谋不兴，乱贼不作，外户不闭，是谓大同。当此时也，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于我哉？下知有之而已，岂容行仁义于其间哉！大道既隐，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仁义为治，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百姓亲而誉之，而仁义始彰矣。由此言之，朴散为器，岂非大道废焉，有仁义耶？是以仲尼兴叹于禘宾，老氏垂文于道论，其指一也。夫圣人智周万物而不以饰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义，方此之时，人未知为智慧也。逮世下衰，争夺滋生，用智以行其奸，用慧以贼其义，然后智慧之术显而奸伪之迹匿矣。岂非智慧出焉，有大伪耶？是以两观之，诛少正卯，《春秋》之书楚子虔，然则仲尼之意与老氏何异？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大和，父子相亲，孰知慈孝？及为外物所诱，性化为情，情生而物或间之，则有离其天性者矣。圣人修道为教以顺天下，使父子交相爱，而孝慈之名显矣，故曰六亲不和有孝慈。是以瞽叟顽而舜称大孝，曾皙严而参称能养，斯必然之理也，岂老氏非之哉！至如飞龙在天，贤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间然。乃其君昏于上，民乱于下，然后亡身徇国之节著，拂心逆耳之言发，故曰国家昏乱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龙逢彰，殷辛亡而比干显，斯不得已而为之者，又岂老氏非之耶？学者能统会其旨，则孔老之术不相悖矣。

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传：夫圣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则反责于圣智，故或者乃谓绝而弃之，则可以利百倍矣。仁义所以和民，而民有因和得

怨者，则顾尤于仁义，故或者复谓放而弃之，则可以和六亲矣。巧利所以资人，而人有因资致盗者，则归过于巧利，故或者又谓绝而弃之，则可息夺歟矣。夫利害之相生，犹形影之相随，自然之理，不可灭也。或者睹世俗衰渐之事，不能达弊不新成之始，则谓绝而弃之，乃可以复于古始，是犹恶影者不知处阴而止，遂欲灭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道已久，举或者过差之论，皆谓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绝而弃之，故特云此三者以为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则不然，圣智者，成器之长也。仁义者，群伦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将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谓弊不新成，常善救物之道也。陈救之道，故令有所属，在乎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盖因而变之，渐而化之，即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矣。於乎！夫能见素抱朴，则木讷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则质直而好义矣。自此以反，其渐可知。老氏之术，焉有不合于仲尼者？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则绝仁弃义，岂老氏之指哉？

经：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不足，似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传：此章之深旨，与前章略同。夫圣人之学以为道，道胜则世治；俗人之学以为利，利胜则世乱。或者恶俗学之乱世，因谓绝之则无忧，遂使墙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老氏举其宗要，而论其失得，且曰夫人之应对均以一言。言唯则人谓之恭，言阿则人谓之

慢。然以慢为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为唯，遂为失礼之对。亦犹世之学者均于为学，学道则世以为善，学利则世以为恶。以利为道，反念则是，而不能以恶为善，遂为乱世之事耳。夫唯之与阿相较诎几，而善之与恶相远何如？今于至易之理，可致至难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老氏所以兴叹也。故历陈世俗之所失，正以有道之所得焉。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虽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则？世教既衰，祸乱方作，淫刑以逞，将及善人，荒乎未央。吁！可畏也。夫爵赏之庆，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飧太牢；遂其志也，如登台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辞之，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处之僂僂然如不足，若丧家而无所归也。夫世俗之人尚于智力，常若有所余焉，而有道之士复于愚弱，常若有所遗焉。夫岂如冥顽之人，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纯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显为明，而有道之士独昏昏然以晦用为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奸为能，而有道之士独闷闷然以知常为道。是以其静也淡淡然，若海之不可测，其动也颺颺然，若风之无所息。众人有为，莫不有所以，我独无为，似乎顽且鄙。故众皆逐于末，所爱哺其子；我独反于本，所贵养其母耳。夫所谓母者，道也。子者，一也。爱哺其子者，以嗜欲资其神；贵养其母者，以清静归于道也。

道德真经传卷之二

经：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传：夫虚空其德以容物者，唯真精之道是从事乎？然道之为物也，恍兮若有，惚兮若无，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谓其寂寥无形，不可为有而兆见万象，谓其千变万化，卒归于无物。虽恍恍惚惚，有无不定，窈窈冥冥，阴阳不测，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间。夫纯粹谓之精，自然谓之真，至诚谓之信。故至诚为之用，粹精谓之体，体用玄合则谓之自然，所谓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来今，道之为名，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阅众甫。众甫者，谓观阅众物之众甫者耳。吾何以知众物之名可阅乎？以此众物之名非常名，故其名随世而迁灭。唯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阅可名之名耳。夫唯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抚运应务，虽万物日作于前，而我故无为而治也。

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故诚全而归之。

传：曲成而不遗则事全，枉己以伸物则理直。少其欲则事自复，故洼则盈；静其浊则理自清，故弊则新；事归于理，故少则得；理

乖于事,故多则惑。圣人知道之纪,抱道之子,以理会事,以事会理,事理冥会,故可以为天下法则也。不自见而弊人,则事自明;不自是而非人,则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则事归于实,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则理得其当,故道可长。夫唯顺道之理,不与物争,则天下之事莫不从己。故能曲成万物而不遗微隐,乃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徒言哉!诚能曲而成之,则天下全而归之矣。

经: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传:老氏将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标而目之经曰:听之不闻名曰希。然则希言犹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时之运,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终则复始。夫飘风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其发作也勃焉,其霁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广大,犹不能久为此,则况于人世,其能久于非常乎?道德既隐,仁义不行,曲礼烦刑,不得已而为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礼,以时为大刑,期于无刑之指,乃欲执其一方,谓可行于百世,斯过矣。噫!飘风暴雨,有时而息;四时之常,未始有极。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从事于道,体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则同于道矣。从事于德,用德者也。虽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则同于德矣。从事于失者,既失于道德,又失于仁义,故失亦得之,则同于失矣。记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盖近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为之。苟得

已而犹为之，诚亦惑之甚也。

经：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传：跂于利者不可以立于常道，跨于欲者不可以行于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为治，无由也。故自见而蔽人，则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则理不彰；自伐其才，则治无功；自矜其能，则道不长。此四者与跂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论之，若弃余之食不足致饱，负赘之行亦孔之丑，凡物犹或恶之，有道者焉可以处也。

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传：《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则知混成之物，生于天地之先也。寂兮无兆，独立于万化之外而其体不改；寥兮无状，周行于万物之内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类，为万事之主。《中庸》曰：其为物也不貳，则其生物也不测。是以太极为大衍之始，混成为天下之母焉。其体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可谓无名，故字之曰道。夫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与之为字，则知其有名矣。寻其名未知所谓，究其用见其极大，因强名其用谓之为大焉。于其用则名为大矣，于其体则实已逝矣。名去实其远乎？曰：其去不远，在知其反。以名反实，以事反理，大施于家国，小施于身心，不能反躬则天理灭矣。故记曰：道不远人，人自远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须离，可离非道。故始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无名之道也。末所谓逝曰远，远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举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参天地之道，而赞万物之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为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静，以为体能静矣；然后法天之动，以为用能动矣；然后法道之无为无不为。既能无为无不为矣，然后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

经：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故重能为轻之本也。天下之动贞夫一，故静能为躁之主也。夫行迈之人终日靡靡，然而未尝远离其辎车之重载者，以衣食之资所在也。苟远而弃之，则必委困于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于道，虽外有纷华盛丽荣观之娱，而内常安处贞素，超然不滞。此以重为本，以静为主之术也。夫所谓万乘之君，以天下为重故也。如之何轻用其身，不顾天下，是犹远行之人弃其辎重，则危殆之机立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王之常道也。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天下之常情也。苟为人之主者，轻用其身，纵欲无已，虐用其民，不顾天下，则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惟率而去之，且将从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悯之，反覆兴叹曰：治身心者轻则失于归根，躁则失于贞一；治天下者轻则失其宁邦之本，躁则失其法地之君。於乎！万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静哉！

经：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善计者不用筹算，善闭者无

关键而不可开,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传:善行者以道,道大则德广,故无轨辙可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则实得,故无瑕类可指摘。善计者以度,度明则数简,故不用筹策而能为巧历。善闭者塞其兑,则心不生,故无关键而不可辟。善结者结以信,则心不离,故无绳约而不可释。故《记》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民哀;社稷宗庙之间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诚慤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者,皆圣人善救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弃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将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弃人,用无弃物,斯乃密用知常之术,故谓之袭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贵者莫如师,世之所爱者莫如资,然而善人所以为不善人之师者,正以不善人为善人之资也。苟无不善人为之资,则善人亦无以为其师矣。噫!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不知善之为善,斯尽善矣。今不贵其师者,不欲就众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爱其资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己之善也。虽知此不贵爱师资之言,大与当世迷谬,然其实为善救之术,乃要约之妙用也。

经: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传:夫天地之间,万物之用,雄强而雌弱,牡动而牝静,至于尊

卑先后,莫不如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为术,知弱胜于强,故以弱为用,知静胜于动,故以静为主。是以后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处前而民不厌,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强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则可以为天下溪矣。夫溪者,以卑为用也。夫唯能用其卑,则常德不去离。德不去离,乃可与道期,故能复归于婴儿,泊然若无知。唯能无知,则其心明白。虽知其明白,而守以玄默,故可以为天下式。所谓式者,可法而则者也。夫唯可法则,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则与道相得,故能复归于无极,而深不可识。虽不可识,则暗然日彰,故其道显荣。虽知其荣显,而守以溷辱,故能为天下谷。谷者,体实而用虚者也。唯体实而用虚,则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则可以复归于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於乎!大道废而有仁义,大朴散而为成器。圣人能用其器,故可以为群材之帅。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于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见制于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见其殆已。《记》曰:利与义,智与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经: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传: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圣人之天下也。故尧不能以天下与舜,禹不能以天下与启,此乃天下与舜与启,故尧禹亦因而与之耳。若天下不与,欲强取而为之,吾未见其有得之者,而况能执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犹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为之。苟非天下所与,强取为之,其功必败。苟非天下乐推,强执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则有随之于后者矣;有煦

之为温,则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壮为强,则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栽而培,则有因阙而堕之者矣。是故有强取而为之,则有强夺而有之者矣。是以圣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与之,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圣人无为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强取也,去奢者不执有也,去泰者不辞让也。《易》曰: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亦其指也。

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传:夫以道辅人主者,当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强于天下。何者?取强于人,人必恶之。天下之人恶之,则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强于人,人亦取胜于我。出乎己者,反乎己,是以其事好还复焉。凡师旅所居,农耕必废,则荆棘生于田亩,杼轴空于都鄙,重以杀害生民,感伤和炁,则必水旱洊臻,凶荒仍岁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则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强。何谓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虽果于三者,须不得已而后用,复果于济难而不止,犹不敢以取强焉,则是果而勿强矣。夫矜其能则好战,好战则不能安民;伐其功则易争,易争则不能和众;憍其心则生事,生事则不能阜财。三果不存,七德尽废,好胜弗已,怙力取强,亡之道也。於乎!物壮必老,兵强必败,自然之势,可不戒哉!且道以弱为用,而兵以强取胜,斯不合于道也,明

矣。不远而复，故无祇悔；不道早已，则无大败。《易》曰：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谓也。

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传：夫佳尚兵谋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犹或恶其意，有道者岂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阳而右阴，阳主德主生，阴主刑主杀。故君子平居，则以有德者居左，斯贵左也。即戎则以有勇者为右，斯贵右也。君子以好生为德，武人以多杀为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尝为起戎之首，故曰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以恬于见利，淡于欲胜为上，不以敢于勇进，嗜于多杀为贵。善在不战而屈人，不以战胜而为美，何也？凡战以多杀人为胜，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人亦将乐杀之，岂唯人将杀之，天亦将杀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乐杀人者逆天德。若使乐杀人者得志于天下，则天下之人几尽矣。天必不助，而况于人乎！且吉事则拱而尚左，凶事则拱而尚右。偏将军者，兵之佐，故居于左。上将军者，兵之主，故居于右。所以居于右者，居其上势也。居上势者尚于右，是以丧礼处之也。夫战而胜者，杀人多也。杀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战而胜者，则以丧礼处之也。前言不祥之器，后言丧礼处之，皆再叹其辞，恶杀人之甚也。

经：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传：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体也。夫无名之体亦谓之无名之朴，其体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为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朴，则万物莫不宾服。故山高则腓羊至矣，水深则蛟龙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犹不至，而况于众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气合，则膏露降于万物，万物均被其泽，莫有使之而然。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冲用之道，则德泽普于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谓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也。

经：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传：所谓始者，即无名也。夫唯无名之体，故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将游矣。故亦将知止，止其所也，游止其所，名止其实，事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则所谓名止其实，亦实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当则国治，名实不当则国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责名。名者，天下之纲，圣人之符。张天下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审其名以复其实，考其实以正其名，则是非之见若白黑。故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以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故曰名自命，则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随事正之。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故名者，圣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人主忧劳；人主忧劳，则官职烦乱。白之

顾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则人主无忧劳,无忧劳则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贞,因形而任,不制于物,无为而治,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观乎无穷,所谓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归;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诸天下之事,其归于道如此。

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传:知出于外谓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于内谓之明,如金水之内景。用弱以胜人之暴,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胜其躁,为有德之强。知足于利欲者,不亡其大业,故谓之富。强行于仁义者,可至于盛德,故谓之有志。动而不失其所恒,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为寿。

经: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传:大道之用,其犹鬼神之神乎?泛泛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后。为万物之母,故恃之以生。与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亲之至,故不谢厥德。以其大之极,故不称有功。慈育万类,长而不宰,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则可以名其朴为小。万物归之不为其尊主,若川谷之与江海,则可以名其道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厌,是未尝自尊。天下皆归圣人,圣人容之而不倦,是终不为大。圣人守无名之小朴,终不自以为大,所以为万物之所宾,卒能成其大。

经: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传：大象者，道也。夫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则天下万物皆归而往之矣。夫圣人视民如赤子，唯恐其伤，而况有事伤之乎？未尝有以伤之，则归而往之者，莫有受其伤矣。莫受其伤，则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乐可以悦耳，饵可以适口，则旅人为之留连，行客为之欢饕，虽即时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处。故《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也。夫执大象者则不然，不以欲乐示于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教之人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虽不足以听视，然用之不穷，酌之不竭，弥乎千万年而不可以既。

经：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传：夫圣人之渊奥莫妙于权实，实以顺常为体，权以反经为用，权所以济实，实所以行权，权实虽殊，其归一揆。老氏既以实导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权济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谓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而不过者也。夫欲除强梁，覆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歛张之术。术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张，喜其足则获其情，然可歛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不出门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极其张也，张则侈心愈益，故为众之所歛也。此术甚微而明，圣人所以密用也。至于将弱其志炁者，必且强其嗜欲，甚爱则大费，欲极则志衰。小用之于身心，大用之于天下。废兴与夺覆却相资，斯自然之理，以反为合者也。经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刚强，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实能制权也。《易》曰：巽以行权。又曰：巽称而

隐。夫巽之为象，风也。风能应四时，挠万物，而万物莫见其形。权能乘天机，适世变，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为义，顺也。巽顺可以行权，权行则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刚强，则义甚彰而用甚隐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犹诎伏殷纣，乃献漆沮之地，请去炮烙之刑。夫纣之贪心方炽，故文王请献之地，是足之令张也。纣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请去其刑，是歛之以正，此文王之权也。昔武王观兵盟津，曰纣之恶未极，于是还师二年，然后兴牧野之役。夫还于盟津，是足其张令极也。兴于牧野，是致其众之所歛，此武王之权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虽念殷人不胜其酷，需尽去纣而后受之，此文王之实也。昔武王以刚武之德，遽痛殷人之不胜其虐，遂亟诛纣而后取之，此武王之实也。伯夷叔齐辅文王之实，正武王之权，谓以臣伐君不可以训，将以整三纲于后世，故相率而弃武王，饿死于首阳。太公相武王之权，反文王之实，谓诛独夫纣，天下乃定，将以拯兆民于当代，故鹰扬而从武王，肆伐于大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业，将欲密救乱之权，显治安之实，于是休牛放马，倒载干戈，问《洪范》于箕子，迁顽民于洛邑，制礼作乐，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权反实之大者也。《易》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权实相济者也。於乎！圣人行权所以合乎道，小人窃权所以济乎奸。鱼脱于渊则不可行，权离于实则不可用。夫权之为物，国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显示于人，惧其窃以为乱也。故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在《易·乾》之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誉。子曰：天地变

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括囊无咎,盖言谨也。慎不害也。然则权之为用,圣人所难且慎也,可不谨乎,可不谨乎?

经: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传:道之所以为常者,以其体无名,故无为,用有名,故无不为。侯王能守此始与母之术,则万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也。德化既淳,天下清静,苟利欲之情将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质奠而正之,使无得动矣。夫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则同于道矣。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则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无为之心者,必有无为之迹。后世将寻其迹而忘其本,故为无为而至有为。故云无名之朴,亦将不欲者,将使心迹兼忘,则至于玄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会,则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于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为体,常名为用,而极之于重玄。此篇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而统之以兼忘。始末相贯,而尽其体用也。

道德真经传卷之三

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传：上德合道，不以德称，无以为而，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于德，有以为而，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为而无为也。下德之用，法乎无为，故有以为而为之也。夫仁者兼爱，皆有为而为，能无以仁为功者，上也。义者禁非，亦有为而为，能有以义为利者，上也。何则？若以仁为功则滞于为仁矣，若不以义为利则徇于非义矣。夫礼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于陈玉帛，尚往来，斯礼之末节也。今礼敬于人，人未之答，彼诚失礼之微者。我乃赧然变色，奋肱而引之，则失礼复甚于彼矣。夫礼所以防争，失之于末，则反以起争，斯乃世俗之常情，不达礼之大本故也。老氏举其失礼之甚，讥其起争之由，将使人反礼之本，复归于太一者耳。《记》曰：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故克己复礼而不尤于人。《易》曰：谦以制礼。又曰：谦，德之柄。苟能执谦之柄，复礼之始，则指撝而无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无为，自然合道，失于上德，法乎无为，故曰失道而后德耳。夫法乎无为，德业著矣；有为而为，仁功见矣；裁而利之，上义明矣；制而防之，上礼立矣。故曰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失于彼者得于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质衰于中，而祸乱之机兆，则制礼以防其乱，故礼居乱之首。大道之华发于外，而愚昧之情或，则崇智以导其愚，故智为愚之始也。前识者，智也。智为先见之明，而照于未形之理者也。然则仁义礼智皆圣人适时之用，所以与世污隆，随时升降者耳。故执古御今，则以道德为之本，礼智为之末。化今复古，则以礼制为其始，道德为其终。所谓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者也。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而酒之流祸生焉；仁义礼智非以为乱，而治之弊乱至焉。惑者不知利欲之为乱，乃欲

归罪圣智，因谓绝而弃之，则可以复于上古之治，一何过哉！一何过哉。故曰论礼于淳朴之代，非狂则悖；忘礼于浇漓之日，非愚则诬。在于寻流还源，去末归本，正礼义以反仁德，用有名而体无名，则自然之道不远而复矣。所谓大丈夫者，且将断此而不疑，安处于道德之本，不滞于礼智之末者耳。何为其然乎？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弊将若何？故去彼华薄，取此厚实，斯乃执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礼亦有之，祭天一献，贵质也。器用陶匏，贵素也。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筦簞之安而藁秸之设，皆贵本也，安可忽之哉！

经：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也。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传：夫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复其始，则万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虽天道之与神明，地道之与山谷，莫不以得一之故而能清灵宁盈耳。《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故侯王得之则为天下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唯其致之，不可恃之，故戒其无以此为也。苟恃其清灵宁盈，则必将裂发歇竭矣。於乎！万物恃其生，天理必灭。侯王恃其贞，贵高必蹶。特加贵高之言，将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而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贵为王侯，必以贱者为根本也。其所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为基址也。至于孤寡不谷，皆下贱之称也，而侯王以此自称者，此以下贱为本之谓也。穷极其致，

何以明之？夫士农工商具于民，然后有国焉；轮辕箱轴备于用，然后有舆焉。今指舆而数之，则皆轮辕箱轴耳，不见有舆也。指国而数之，则士农工商耳，不见有国也。然则士农工商，国之贱下者也，国之所以存，以贱下为本耳。故侯王当以贵自戒，不欲碌碌然如玉之贵异；当以贱下为本，故宜珞珞然如石之凡贱也。

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传：夫权也者，以反为动而合于正者也。实也者，以弱为用而制于强者也。天下之物皆生于有形，有形之物必生于无形。天下之事皆生于有兆，有兆之事必生于无兆。故知反之为动，必生于弱之为用，则动微之几，必生于静冥之理。然则几生于理，终归于理，权生于实，终反于实，此皆道之通变覆却相济者也。

经：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传：《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内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辟道而信，则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际，处道器之间，故闻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内，故闻道则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将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苟不为下士所非笑，则不足以为真精之道矣。然则为下士所非笑者，岂不以立言有云乎？夫体道者，与日月合其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与天地合其易简，而其用不可为典要，斯夷道若类

也。与四时合其运行，而其动必反于玄妙，斯进道若退也。常处卑下，而终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溷浊，而终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广德若不足也。生畜万物，而不显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复其性以御其情，斯质真若渝也。正乎内而行乎外，斯大方无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动万物而不事小说，斯大音希声也。事无事，莫睹其用，斯大象无形也。为无为，莫识其体，斯道隐无名也。夫唯善济贷于万物，而不责其报，是以万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闻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炁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传：夫真精之体，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万物生焉。夫阴阳相交而为冲炁，冲炁运化而成万物。然万物之生也，莫不背阴而向阳，冲炁行其中，所以和顺其生理也。圣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穷万物之理，然后知人之生也，亦以冲炁为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其始有精爽，谓之魂魄。魄者，阴也。魂者，阳也。阴阳化淳，而冲和之炁行乎其间，所以成形神也。故冲和之炁全，则神与形相得，神与形相得则为生。冲和之炁散，则神与形相离，神与形相离则为死。死者不可复生，散者不可复全，故必能养其浩然之炁，然后可以合于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盖圣人之所重也。圣人之所以重其

生者何？将以行道也。道也者，域中之所尊也。虽大包天地，细入毫芒，要而言之，在于身心而已。是以为道之人务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处众人之所恶。然则孤寡不谷皆众人之所恶，而王公自以为称者，将以损身心之强梁，而求益于道德者也。在《易·损》之为善，莫善于惩忿窒欲。惩忿窒欲则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则可以益于理矣。为益之美，莫美于迁善改过。迁善改过则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则可以损其事矣。所谓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损。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也。夫道以柔弱为用，不与物争，故物莫能与之争，所谓不损益之者也。强梁者以暴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尽其生理，所谓莫益之或击之也。吾知彼强梁为万物所恶，故以此柔弱为众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为用，而穿于石之至坚；炁以无形为体，而入于物之无间。是知有为之教本于事，以刚健为主；无为之教本于理，以柔顺为先。吾见水之攻至坚，炁之入无间，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有为之有损也。夫行多言之教，滞有为之事，则有为之有损也。行不言之教，通无为之理，则无为之有益也。多言之教，有为之损，举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则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信矣。

经：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传：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实则身见尊于当时，名亦扬于后世。苟以矫激为之，不足施于事实，则名虽闻人，身必弃于有道矣。货者，发身之资也。得所用则身以好施见重，货不为己而积。苟以贪冒得之，不能散于仁惠，则货虽满堂，身必薄于有德矣。得

窃名黷货之讥，而亡其修身约己之道，二者孰为病乎？故甚爱名者必生伪，则大伤其实矣。多藏货者必招盗，则厚失其资矣。故知足则不贪货，知止则不贪名。不贪货则不辱，不贪名则不殆。夫唯如此，则其名可以长有，其货可以久守矣。

经：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传：夫圣人道济天下，而犹虑一物不得其所，则成众务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于怀，则应万机而不穷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径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镌，陈至当之理而不文饰。夫如此，则物遂其性，人尽其能，天下之事不劳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胜耳。犹躁作者胜祁寒，静正者胜祁暑，非有心于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天下之动贞夫一，故清静可以为天下正也。

经：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传：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则守在四夷，诸侯则守在邻国，虽有甲兵无所用，虽有健马无所乘。百姓顺其教化，复于农桑，辟污莱以艺树，粪田畴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敦其亲矣。天下无道之时，天子则外攘四夷，诸侯则外侵邻国。故兵甲动于境内，戎马驰于四郊。百姓困于力役，失其本业，桑梓尽于樵薪，荆棘生于陇亩，民咸去其乡而叛其君矣。於乎！无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恶有三：心见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于人，故祸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炽，故咎莫重焉。然自非圣人不能无

欲，欲则不能无求，求而不知足，祸之甚者也。於乎！未有多求而多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则易供，故其求常足矣。

经：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传：夫圣人之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于天下，故当食而思天下之饥，当衣而思天下之寒，爱其亲以及天下之老，爱其子以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户而天下可知矣。夫圣人之治也，必反诸身心以合于天道，故己好生则知天道之生万物也，己成务则知天道之成四时也，己乐善则知天道之与善人也。天以悬象示其道，圣人亦以身心合于道，又安用窥牖而后见天道哉！夫不能反推于身心，而嚣嚣然自以天下为己任，劳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为了于天下之事者，吾见其不能为治矣。何者？夫天下之事，一日万机，不能秉要执本，而务治其末，则形神劳矣。夫神大劳则竭，形大劳则弊，形神俱劳则危殆及之矣。徒勤劳于末流，竟不得其万一，是以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故《记》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诚其意。故君子不诚无物，皆反推于身心之谓也。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见天象而能名命天道，则不为勤劳之事，而能成乎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此之谓也。

经：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传：夫为学者，博闻多识，以通于理，故日益。为道者，秉要执

本,以简于事,故日损。夫理明则事定,故学之日益,实资道之日损也。夫浊于乱政,静之可以徐清,故损之在渐,不可顿去,则损之又损之也。安于弊俗,动之可以徐生,故损之至乎无为,则能无不为矣。夫有为者,缘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事。有事则民劳,民劳则叛之。无为者,因物性而辅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则民逸,民逸则归之。夫圣人之心常虑一物失其所,将欲救弊乱之要,在于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在使其自来归之耳。故为无为,事无事,俗化清静,则民皆乐推而不厌。若有为有事,政烦民劳,则百姓望而畏之,故不足以取天下之心也。

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圣人在天下惻惻,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传:圣人体道无为,物感则应,应其所感,故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岂非以百姓心为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圣人亦应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辅之。苟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为善,则天下无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于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则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信矣。故圣人在天下,惻惻然应于物感,未尝少息,而其心浑然与天下为一,未尝自有所为。故仲尼之所绝者有四,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无不可,无为无不为。故百姓皆注其耳目于圣人,若婴儿之仰慈母,圣人视之唯恐其伤也。

经: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

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传：夫生必有死，理之常也。达生死之理，则能安其常。苟违其常，则越于生理。越于生理，则陷于死地必矣。然则知生有常理，不违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违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若乃爱其生，违理而存之则反失，恶其死，违理而避之则反得者，亦如之。何为其然？求生之厚，越于生理，是以动而乖常，则之于死地。故善摄生者则不然，知生有常理，则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则乐天知命而不忧其死。生死不能动其心，患难不能夺其志，则陆行遇挚兽而不惊，入军冒白刃而不耆，虽处患难与不遇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我无心害物，故兕虎无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容其锋刃。是知生理不存于中，则死地不见于前。仲尼曰：忠信则水火可蹈。盖近之矣。

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传：夫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势也。万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贵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为万物所仰，岂有授之爵位而后见尊贵哉！然道者真精之体，德者妙物之用。体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体。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禀其精谓

之生,含其炁谓之畜,遂其形谓之长,字其材谓之育,权其成谓之亨,量其用谓之毒,保其和谓之养,护其伤谓之覆,此之谓大道。既生之而不执有,既为之而不矜恃,既长之而不宰制,此之谓玄德。营魄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辞同而其理通也。

经: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歿身不殆。

传:天下万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唯无名乎!天下万物固有所生,生万物者,其唯有名乎!然则无名为天下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体用,用因体生,故复以无名为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为道之子,道为一之母。道谓真精之体,一谓妙物之用。既得其体,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复守其体。体用冥一,应感不穷,然后可以无为而治,故能歿身不殆也。

经: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传:兑者,嗜欲之所生也。门者,云为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则嗜欲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则云为之路闭矣。夫如此,然后可以无为无不为,故终身不复劳也。开其源而弗塞,则长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闭,则济其云为之事。如此则形神俱劳,终身不可救矣。知塞兑闭门之术,是见于微小也。挫嗜欲之锐,解云为之纷,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则物不能加,可谓强矣。见微小则事不能昏,可谓明矣。明者内景谓体也,光者外照谓用也。出应于事,反归于

理,是以用归体,故曰用其光,复归其明也。以用归体,则与道合。道用柔弱,嗜欲不生,故能驰骋云为,而不为万物所害。若嗜欲不除,强梁于事,事烦则害理,是自贻其灾殃。故能以见微守柔为用,即是密用真常也。

经: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饬饮食,资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传:老氏言,若吾嚣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于当世,则唯所行之务,务其苟合于当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将行于大道,则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于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犹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达,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径,是以崎岖迷惑,不达所趋。故圣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导民于邪路,终不合于大道焉。噫!入其国,其政教可知也。观朝阙甚修除,墙宇甚雕峻,则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游之娱矣。观田野甚荒芜,则知其君好力役,夺民时矣。观仓廩甚空虚,则知其君好末作,废本业矣。观衣服多文彩,则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观佩带皆利剑,则知其君好武勇,生国患矣。观饮食常饬饫,则知其君好醉饱,忘民事矣。观资货常有余,则知其君好聚敛,困民财矣。凡此数者,皆盗用民力以为夸毗,故谓之盗夸。盗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则盗用之云,阴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谓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经: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

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传：善建者以道镇国本，则深根固蒂而不可挺拔。善抱者以德怀民心，则无绳约而不可解脱。夫如此，则子孙享祚长久，故祖宗祭祀无辍绝也。故修道于身，则其德用淳真。修道于家，则其德行有余。修道于乡，则其德教久长。修道于国，则其德化丰大。修道于天下，则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观吾身心，身心能体于道，则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观吾家人，家人能睦于亲，则德有余矣。以治乡之道反观吾乡党，乡党能信于友，则德乃长矣。以治国之道反观吾国民，国民能遂其生，则德乃丰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观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无欲，则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国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之乃知耳。《易》曰：观我生，观民也。其是之谓乎！

经：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传：夫至人性含淳厚，情无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虿虺蛇经之而不蠹螫，攫鸟猛兽遇之而不搏据，虽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虽情欲未萌而阳德自作，虽终日啼呼而声无嘶嘎，皆以纯精不散，和炁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异于此乎？故能知婴儿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生为常理，德之大也；能顺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

灾，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动炁，炁能动志，以心任炁，炁盛心强，故心使炁曰强也。夫物之壮者必至于老，心之强者必至于暴，道以柔弱为用，故强壮者谓之不道，知其不道则可早已。《易》曰：不远复，无祇悔。此之谓也。

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传：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辩，谭道者以辩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辩说，取此心悟，塞其嗜欲之端，闭其云为之路，挫俗情之锋锐，解世故之纷纠，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尘而不昧，是谓微妙玄通，与物大同者也。上交于道而不谄，故不可得而亲昵。下交于器而不渎，故亦不可得而疏隔。淡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诱。卑顺不争，故亦不可得而陷害。处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贵宠。处卑而不污，故不可得而鄙贱。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为天下之至贵。

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传：夫正名则不滥，可以治国矣。奇谋则不穷，可以用兵矣。二者才足救患而已，非可久可大者也。将欲可久可大者，莫过于取天下之心。夫唯取天下之心，莫过于无事，及其有事，则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则多其禁忌避讳，将以治万民也。万民以其有事，不得安其业，故弥贫。百姓有欲，

则多其利用器具,将以助国家也。而国家以其有欲,不得静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以防奸宄,奸宄愈得以取之,故盗贼多有。此皆不塞其源而务壅其流,故其弊愈益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是知唯无事者,则可以取天下之心矣。故老氏举圣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专,其所举之言盖三坟之文也。老氏为周柱下史,遍观上世之遗书,故举其言以证其必然耳。《传》序云:弥纶黄帝。盖此类也。我无为则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则民复其业,故其家自富;我好静则人保天真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欲则人绝夸企之情,故其质自朴。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于富寿之域,吾未见其可也。

经: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耶。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迷其日固以久矣。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传:夫有道之君闷闷然以宽大含容为政,民皆乐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归于朴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聪明苛急为政,民皆失其业而丧其本,故缺缺然至于凋弊。则闷闷之政,世人为之慢政,而其民实乐;察察之政,世人谓之能政,而其民实弊。亦犹世之所谓祸者,莫不畏恶之,以其畏恶之,则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谓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则祸藏其间矣。虽祸福相因,莫知所极,考其善恶,岂无正耶!夫政宽民淳可谓正道,祸中生福可谓善训。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为奇袤,闻善训而不信,复为妖孽,斯至人之所叹也。是以圣人以大方为德而无所割正,以至廉为行而无所刿伤,以大直为心而无所肆讦,以天光为用而无所

炫耀，此所谓闷闷之政，岂同于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经传卷之四

经：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谓早复。早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传：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于嗇。嗇也者，俭约之至也。嗇于事则素约，于理则质，质以事天，则天降休佑，所谓诚则能著也。素以治民，则民跻富寿，所谓俭则能广也。夫唯能守质素，则速反淳德，是以早复也。早复者，斫雕成朴，化浇为淳，是谓重积常德。重积常德，则可以有为，故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则可以无为，故莫知终极。莫知终极，则殁身不殆，故可以有国者也。有国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于嗇，故嗇为有国之母焉。能守有国之母，则其道可长，其德可久。以为国本，则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掘。以为国命，则生长而不知夭绝，视久而不昏懵。

经：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传：夫治万乘之国若烹肤寸之鲜，虽调其水火，要在不挠之。挠之则鱼伤，鱼伤则糜烂于鼎矣。以道莅天下，亦若是已。虽和其政教，要在不扰之。扰之则民伤，民伤则溃乱于国矣。然则圣人之治天下，其要在于不伤人，如此则鬼神皆感圣德，亦不敢伤于人。今举以道莅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于明者莫如圣，害物于

幽者莫如鬼,故举其极睽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此之谓也。夫不伤之德自圣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盖欲反归于圣人耳。夫鬼以害物为神,今所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伤人故。鬼不能为神,所以不伤人者,以圣人不伤人故也。夫圣人不伤人,故鬼神亦不伤人。今既先举鬼神不伤人,故反言圣人亦不伤人。夫圣人者,岂唯致鬼神不伤人,亦使人不伤鬼神,人神相依,两不相伤,则幽明之感皆归德于圣人,故曰德交归焉。

经: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而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为下。

传:大国者,众国之所归。下流者,众流之所会。众流之所会,故为天下之交;众国之所归,故为天下之牝。牝之为言,以卑静自守,而为众牡所悦者也。夫牝之所以常胜于牡者,非以其柔且静、复能为物之下乎?然则雌静卑下之术,果可以胜躁动强梁者也。故大国之君得此术则取小国,小国之君得此术则取大国。大国下小国,是道之动,故曰或下以取。小国下大国,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国之意不过欲兼畜小国,以成其大;小国之意不过欲入事大国,以存其小。将使小大各得其所愿,则大国之君宜先下小国,小国之君必欣然而入于大国。夫如此,则真所谓天下之交牝矣。夫小国而下大国,不过自全而已,大国以下小国,则天下归之,是以大国宜先下也。

经：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传：道者广大包容，故为万物之渊奥。善人得道之用，若怀其宝。不善人赖道以全，故为所保护。夫美其言者可以市于众，尊其行者可以加于人，况道之微妙玄奥，无所不可。善人得以为宝，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则贵之，不善则弃之也。老氏以至慈为心，故举而叹之。夫不善之人，何弃之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则贵之，不善则弃之，则不善之人无复迁于自新之善，长见弃于世矣，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虽奉其合拱之璧，先以驷马之乘，徒遑遑而求贤才，不如安坐而进于此道也。然则自古及今，所以贵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为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诸远，则不可得矣。故求道不远，在知其反，能反诸身心，则求而斯得矣，岂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恶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体，得道之用，则解纷挫锐，攻坚胜强，而人莫与争，物莫能害，岂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记》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自非若此之善，又安足以为天下之至贵哉？

经：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传：夫体道之士微妙玄通，应世之为而本无为，应时之事而本无事，应物之味而本无味。其体虽大而朴甚小，其用虽多而要甚少，其术在于淡泊清静，不为万物所挠耳。夫唯如此则无欲，无欲则无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圣人能无私，

无私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众人则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则天下有怨，圣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圣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无怨矣。以德报怨，此之谓乎！《记》所谓宽身之仁者，盖以众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满天下无怨恶。曾谓圣人而有怨于物者乎？

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传：夫枢机之发，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动天地，天下之至难也。诚明之至，天下之至细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动天地者，必以慎言为要；将致悠久者，必以致曲为本。秉要执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于易者小者，而成乎难者大者，是以圣人终不为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轻于然诺者必寡于期信，由始多容易则终多艰难，故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己怨，与其言浮于行，不若行浮于言。如此者，虽圣人犹难之，而况于众人乎？夫唯其始不易，是以其终无难，故始不轻诺则终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经：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传：天下尚安则易持其盈，家国已危则难定其倾；奸心未兆则易谋消灭，恶状已形则难图泯绝；蘖芽尚脆则其患易破，枝干既成则其祸难挫；悔吝尚微则其忧易散，凶咎既彰则其孽难追。故圣人之为之于未有，则其恶不萌；治之于未乱，则害不生。是以圣人之治，

无知无欲，见其机，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犹豫为之防，早为之治，其犹植木始于毫末，足可搔而绝，及其合抱以至于不可伐；筑台起于累土，足可蹶而圯，及其九层以至于不可毁；远行始于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于不可还。《易》曰：履霜，坚冰至。此之谓也。

经：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传：夫位者，圣人之大宝。国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为之，取而为之者必败。大宝者不可执而有之，执而有之者必失。故圣人之享天下也，乐推而不厌，故无所取为。无所取为，故无败。圣人之据大宝也，功成而不居，故无所执有。无所执有，故无失。凡民之情则好于有为，有为则多事，多事故有败。故其从事于世也，常于垂成而败之。何为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始，虑其终，则莫若于少欲。少欲则少事，少事则无败。以其慎之于始，则能终无败事。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终如始。所以两举败与无败者，以明凡圣之相远。然则众人之所欲者，货色也。所不欲者，清静也。圣人则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贵难得之货。众人之所学者，事迹也。所不学者，无为也。圣人则学其所不学，所以反众人之所过。厚其所以然者，将以辅万物之自然耳。故不敢为，不敢执，是以能无败无失也。

经：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理，以其智

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传：夫古之善为道以治天下者，非以发民聪明，使益其巧智也，将以涂民耳目，使反于愚拙也。是何也？夫民之所以难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发其聪明，则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务塞其兑，闭其门，使无知无欲而已。苟发其聪明则奸诈渐作，奸诈既作则必为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奸愈生，令下而诈愈起，以至刑罚不足畏其意，杀戮不能服其心，于是乎天下大乱，此民以智知国之贼害也。苟能涂其耳目，则奸伪不生，而乱贼不作，民跻富寿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国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国之为贼，则绌聪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国之为福，则敦朴厚以镇之。是乃稽古之法式。能知稽古之法式，则是玄妙之常德。常德深远，与物俱反，然后天下各复其性，以至于大顺矣。

经：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传：《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之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谦为德而为百谷所归往，圣人以谦为德，故为天下所先上。圣人岂欲先上哉？天下乐推而不厌耳。所以言欲先上者，举圣人以劝众人耳。然则圣人之处先上者，岂争而得之耶！《书》曰：汝唯不争，故天下莫与汝争能；汝唯不矜，故天下莫与汝争功。此之谓也。

经：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正，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传：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广大，不显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为唯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为肖，则吾道之细也久矣，又安得称为大哉！《传》所谓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盖近之矣。然吾道虽似不肖，而其所宝可三，保而持之可以为治，则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矣。夫慈愍于物者，必能勇于拯救，所谓仁者必有勇也。俭约于用者，必能广于振施，所谓节用而爱人也。不敢先于天下，则必能成器用之长，所谓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也。今世之所谓肖者，则不然。舍其慈愍，而苟为勇义以陷物，则过涉灭顶矣。舍其俭约，而苟为广施以费用，则伤财害民矣。舍所以后其身，而苟欲先于天下，则犯上作乱矣。夫如此者，皆不合于道，自取灭亡者也。然此三宝最以慈为贵，夫慈于物则忧爱之矣。爱人者人亦爱之，忧人者人亦忧之。人忧之则助之，故以阵则行列自正；人爱之则保之，故以守则城池自固。是知天将救斯人也，必以慈爱赋之。人有慈爱则阵必正，守必固，是以慈爱为卫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之谓也。天将弃斯人也，则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则阵必乱，守必亡，是以凶德为蹶也。《语》曰：天厚其恶，恶厚将崩。此之谓也。

经：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传：善治士卒者，慈以爱人，不先犯物，故不为刚武。善于战斗者，唱而后应，不好凌敌，故不至威怒。善于胜敌者，不以利动，因势而取，故不为先举。善于用人者，卑身损己，与下者齿，故常为之下。用师则以和而克，故为不争之德；使民则悦以犯难，故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谓天道自然，其间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极。

经：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仍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传：老氏痛当世用兵，以好杀为本，故举古之军志以明不得已之征。夫用师之法，为主者以起戎为谋，为客者以应敌是务，进虽少渐近于杀，退虽多转近于生。故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犹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也。故将前趾于顺行则若无行可列，将奋臂而先登则若无臂可奋，将操其兵则若无兵将引。其敌则若无敌，常以慈爱为本，不乐杀人，人感其慈爱，争为之用，若手之救头，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敌于天下。夫无敌于天下者，是战而胜也。战而胜者必多杀人，多杀人者莫大之祸。夫如此，则近于丧吾所宝之慈矣。既多杀人，不慈甚矣，而曰几亡吾宝者，何也？我本以慈爱，不乐杀人，不得已而至无敌，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则为丧矣，犹未大失，故曰几亡。由此言之，则举兵相加，若胜负未定者，能爱其民则必全其胜矣。何者？夫爱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胜。始以爱民为本，终以哀死致胜，故曰哀者胜焉。

经：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传：老氏言，吾所言之言必有物，故甚易行，而天下之人昏于欲，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谓理也。夫唯天下之人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则知我者希矣。夫唯人所不识，而我独能有之，则在我者贵矣。是以圣人被褐以晦其外，怀玉以贞其内，经所谓质真若渝，此之谓也。

经：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传：明白四达，若不知者，其知尚矣。不知此明白四达者，其知病矣。夫唯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圣人所以不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经：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传：《易》曰：小人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履校灭趾，无咎。小人以小恶为无损而弗去，故恶积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何校灭耳，凶。此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之谓也。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恶者，心之过也。大威至而不可解者，身之祸也。圣人则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过，爱其身所以畏其祸，故能养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无以嗜欲褻之，则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生也。无以多事劳之，则不厌矣。夫唯人不厌神，是以神不厌人，则所谓知其心，有过则去

之,不自见能养其生也。自爱其身,有祸则畏之,不自贵能全其形也。若贵能全其形,若见能养其生,是教民以非道养生,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见贵,取此知爱。

经: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倓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传:勇于果敢,杀之道也。勇于不果敢,生之道也。此两者俱勇而所施各异。勇于敢则害物之命,勇于不敢则利物之生。然则天之所恶其勇敢乎?其强梁乎?勇敢者杀物,强梁者杀己。谁知天恶勇敢强梁者之故,能以巽顺柔弱为用乎?《书》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为德也。何以明之?天不与万物争而万物自伏,此善胜也;不与百姓言而百姓自信,此善应也;不与四时期而四时自至,此自来也。虽有三德,不为物先,然而垂象见吉凶,知之于未兆,福善祸淫不差毫发,可谓善谋者矣。故天之禁网虽恢恢然疏缓,而反道败德者未尝失之。《书》曰:为善天降之百祥,为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谓也。

经: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而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

传:天下之民常为利欲所陷,虽之于死而犹不止,如之何当世之君作为严刑酷法,趋欲以死惧之哉?若使民常惧死,吾得奇邪者杀戮之,则人当谁敢更为奇者?今虽得杀之,而为者不已,则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则作为严刑酷法,既不可以威众,则天下有罪

者,宜付之于至当。故圣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当之刑谓之司杀者。《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无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杀者以至当之理议讞罪人,而苟任其情自专杀戮,是犹代大匠斫朴矣。夫不善于斫而苟以代人,则必齧斤析指而功用不就,则所谓希有不伤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宫中之事,则有司不任,无代马走,无代鸟飞。此之谓也。

经: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也。

传: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后世什一而税,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税之多,则民不得不饥矣。古之在上者,无为无欲,是因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为有欲,是因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于难以致治也。民之生也,盖有常理,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过于理,过理生生,必得其死。是以轻至于死,由于生生。夫唯无以其生为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则贤于贵其生者远矣。

经: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传:夫生则柔弱,死则坚强,人与万物同归于此,是以圣人守柔弱,恶坚强。故兵强于众,则诸侯共加其国矣;木强于干,则枝叶共生其上矣。故强干大本常处于下,柔条弱枝常处于上。木犹如此,

况于人乎？况于国乎？

经：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以有余而奉于天下？其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见贤耶！

传：《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阳主升，阴主降。阳升极天则降，阴降极地则升。此则抑高举下，盖张弓之象也。天道盈虚，一章七闰，损日之有余，补月之不足。人道则不然，损其不足之民，而奉有余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为人道，损己之有余，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之士乎！在《易》损下益上曰损，损上益下曰益，以下为本也。是以圣人能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见贤于人，故天下谓之似不肖，皆损有余奉不足之旨也。

经：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传：夫溜之细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无物可以易之，则知柔弱胜刚强，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效而行之，故老氏举圣人之言以劝之，盖亦三坟之遗文也。能受国之垢污乃可为社稷之主，能受国之不善乃可为天下之王，斯言甚正而观之若反。《传》曰：山泽纳污，国君含垢。盖近之矣。

经：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传：夫上下相亲，民则无怨。民之不亲，大怨作矣。虽能和之，

其伤不复,既有余怨,安足以为善哉,必也使无怨乎?古者结绳为约而民不欺,破木为契而民不违,何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故圣人之心与百姓心犹左右契耳。契来则合而不责于人,故上下相亲,怨用不作。后世不能执左契以应物,而守常彻以轨民,用此求和,必有余怨。是知有德之君则司心契以无怨,斯得善矣。无德之君则司彻迹以和怨,安足以为善乎?夫天道无所私,唯善人是与。犹圣人执左契,唯以与物为心也。

经: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传:夫小国寡民,势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莅之,犹能使民虽有什伯之器,终不用之于戎事,故民乐其生而重其死,安乎土而不转徙。不远交以求援,故虽有舟舆,无所乘。不近攻以取利,故虽有甲兵,无所陈。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复结绳之约用之而不违。嗜欲甚寡,故甘其粝食,美其俭服。征税甚薄,故安其常居,兴其淳俗。与国比邻相望于远近,鸡鸣犬吠相闻于都鄙,如此其密迩也。然而无欲无求,各得其所,有以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者,治之极也。老氏所以陈道德之教,其志于此乎!

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传:信实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质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

华也。善于心者不必辩，本乎朴也。辩于口者不必善，贵乎言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则得也。博于事者不必知，多则惑也。圣人唯善是与，而无私利，故无所蕴积。尽以善为人，而已得善斯愈有也；尽以利与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生之畜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圣人之道，顺物之理，而不与物争，盖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经论

司马氏注

道德真经论卷之一

太史公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后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连体，不可偏举，今从本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名亦可强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谓名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所谓名者，苛察缴绕。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于无，故名天地之始曰无。万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于有，故名万物之母曰有。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徼，边际也。万物既有，则彼无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无不去，欲以穷神化之微妙也。无既可贵，则彼有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万事之边际也。苟专用无而弃有，则荡然流散，无复边际，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者，非有非无，微妙之极致也。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美善有迹，为众所知，非美之至者也。

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

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齐。不齐则争，争则乱，乱则穷，故圣人不贵。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用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

行不言之教。

其身正，不令而行。

万物作焉而不辞，

心之出也，物或未之。物至而应，无所辞拒。

生而不有，

存养万物而不取以为己有。

为而不恃，

圣人于天下不能全无所为，但不恃之以为己力耳。

功成不居。

不自满假。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不尚贤，使民不争；

贤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则争名而长乱，故老子矫之，欲人尚其实，不尚其名也。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

使民无利欲之心。

实其腹，

足食也。

弱其志，

不敢争夺。

强其骨。

尽力。

常使民无知无欲，

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其外，更有何欲？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众莫之应。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为之使至于无为。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深不可测，常为物主。

挫其锐，

锋角猛露，道所恶也。

解其纷，

事为烦乱，道所鄙也。

和其光，

辉华显赫，道所贱也。

同其尘，

污辱卑下，道所贵也。

湛兮似或存。

湛然不动，若有若亡。

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

言其先天地生，物莫能逾。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刍狗，祭祀之具也，未用则贵，已用则贱。天生五材，力尽而弊之，有似不仁。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橐，排也。籥，乐籥。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故虚而不可穷屈，动而不可竭尽。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能守中诚，不言而信。

谷神不死，

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穷，故曰不死。

是谓玄牝。

玄者，言其微妙。牝者，万物之母。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天地由之以生。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微而不绝，若亡若存，无物不用，而未尝勤劳。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

凡有血气之类，皆营为以求生，惟天地无为而自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亦不一用力。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众人之私小，圣人之私大。小之至者，父子乖离，不能保一身。

大之至者，蛮夷率服，享祚百世。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人恶卑也。

故几于道。

道无水有，故曰几。

居善地，

若水处下。

心善渊，
深靓。

与善仁，
润物。

言善信，
妍媸无隐。

政善治，
涤秽。

事善能，
任物圆方。

动善时。
随时凝泮。

夫唯不争，故无尤。
争者，事之末也。与物无竞，莫之怨恶，何过之有？故特美之。

恃而盈之，不如其已；
恃势恃位，恃才恃德，而自满者，不如无势无位，无才无德。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揣知物情，锐求进入，必将失之。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

四时更运，功成则移。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
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 善爱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伤。善治国者，任物以能，不劳
而成。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长谓下知有之，宰谓有所制割。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以其虚中受物，故能以寡统众。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埴，和也。埴，土也。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

礼至于无体，乐至于无声，刑至于无刑，然后见道之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爽，失也。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皆以外伤内。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腹内守，目外慕。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为士者以道德为上，爵禄为下。上荣也，下辱也。众人乃宠其辱，操之则栗，舍之则悲。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由有其身。

及吾无身，

归之自然。

吾有何患？

色声味货，身之大患也。众人乃贵之甚于身，皆徇外而忘内故也。

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

夫贵重天下者，天下亦贵重之；爱利天下者，天下亦爱利之。未有轻贱残贼天下，而天下贵爱之者也。故圣人之贵爱天下，所以贵爱其身也，如此则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视之不见名曰夷，

无色。

听之不闻名曰希，

无声。

搏之不得名曰微。

无体。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皆归于无。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道之升，万物以生，而不可见。道之降，万物以息，而未尝亡。

绳绳兮不可名，

绳绳，延长之貌，曰有曰无，皆强名耳。

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欲言无邪，则物由以成。欲言有邪，则不见其形。

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若有若无。

迎之不见其首，

无始。

随之不见其后。

无终。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古之道，无也。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道以无为纪。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识，故强为之容。
但言其外貌可见者。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
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

有道之士外貌皆然。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
夫惟不盈，是以能弊复成。

谦受益。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万物之动，必复归于静。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物出于无，复入于无。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物静则从天命。

复命曰常，

谁能违天。

知常曰明。

动静不失其时。

不知常，妄作凶。

违理而动。

知常容，
虚静则无不包。

容乃公，
无偏无党。

公乃王，
为天下所归往。

王乃天，
与天合德。

天乃道，
天法道。

道乃久，
无疆。

殒身不殆。
虚则无所违拒，静则无所侵犯，何危之有？

太上，下知有之；
莫知帝力。

其次，亲之誉之；
有迹。

其次，畏之；
强以威服。

其次，悔之。

威德皆亡。

信不足，有不信。犹其贵言。

犹当作由。欲尽复其言，必不能周。

功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大道废，有仁义；

道者涵仁义以为体，行之以诚，不形于外。故道之行，则仁义隐；道之废，则仁义彰。

知慧出，有大伪；

小人依善而为恶。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不能相忘于江湖，则濡沫之德生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圣智所以利民也，至其末流之弊，乃或假圣智以害民，故老子矫之云尔。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孝慈，仁义之本也。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巧于利民，圣智之本心也。盗贼乃窃巧以利己。

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有所属。

属，著也。圣智、仁义、巧利，皆古之善道也，由后世徒用之以
为文饰，而内诚不足，故令三者皆著于名而丧其实。

见素

任真。

抱朴，

存本。

少私

无我。

寡欲。

无求。

绝学无忧。

学之所以不可已者，为求道也。若弃本而逐末，则劳而无功，
不若不学之无忧也。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

唯则为恭，阿则为慢。在有道者观之，唯阿善恶同归于无，相
去无几。然恭则人喜，慢则人怒，善则受福，恶则致祸，怒集祸来，
将丧其身，亦不得不畏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耶？

荒兮其未央哉！

恭与善皆细行，聊以避害耳，未足以为大道也。大道广远，不

可量。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以外物为悦。

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孩，小儿笑也。

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

务于多得。

而我独若遗。

不有于物。

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其若晦，飘兮似无所止。众人皆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受乳哺于元和。

道德真经论卷之二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验也，皆所谓无状之状。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曲则全，

强直自遂，鲜不缺折。

枉则直，

涂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

洼则盈，

水息渊，木消枝，山杀瘦，泽增肥。

弊则新，

衣锦尚絅。

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一，少之极也。

不自见，故明；

晦然而日彰。

不自是，故彰；

稽于众，舍己从人。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功名永久。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没身不殆。

希言自然。

知道者不言而谕，故曰自然。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躁人多辞，必不能安固于道。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皆自得之。

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

自然相应。

信不足，有不信。

由其贵言。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心有所属，故不能两存。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皆外竞而内亡。

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盛饌之余，本虽美，更可秽也。本虽有功而自伐，更为疣赘也。或恶之，犹云或击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自成。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无与之匹，故曰独立。变化终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周行而不殆，

周行无所不至而不危。

可以为天地母。

能生大形。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然无形，不可得而定。

字之曰道，

取于无物不由。

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明王者不得以位自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守重静以为本。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不以为意。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君轻躁则臣不畏，臣轻躁则君贱之。

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善计者不筹算，

知其必然。

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

有武而不用。

为天下溪。

处卑而为众所归。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由德以归道。

知其白，守其黑，

白清洁，黑浊恶。

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材见于外则如器，各有所能。圣人因其所能，用为众官之长。

故大制不割。

因其自然。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为之则伤自然，执之则乖变通。

故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堕。

载，成也，此皆物自然之性。

是故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任物自然，但去此三者而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物极则反，故曰好还。

师之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明兵者凶器。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犹成也，功成则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明强者不得久。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兵愈佳则害人愈多。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若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

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此言兵之不祥。

道常无名，

不可指的。

朴虽小，

朴者，道之质。

天下不敢臣。

言其尊。

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守道，则物服，气和，民化。

始制有名，

圣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无言。

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虽以有名教民，亦务简要，勿令滋彰。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有为之教，比之于道，大小绝殊，然亦终归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自知自胜尤难。

知足者富，

常足。

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得所则安。

死而不亡者寿。
身没道存。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言无执。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
皆与之。

功成而不居，衣被万物而不为主。故常无欲，可名于小矣；
易足。

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
其大。

执大象，天下往。

道之见者谓之象，圣人执之，以为天下王。

往而不害，安平泰。

不以有为害之。

乐与饵，过客止。

众人凝滞于物。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
异于乐饵。

用之不可诿。

虚而不屈。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知微之明。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作，动也。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

兼忘。

无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道德真经论卷之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推至诚而行之，不自以为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慕德之名，循其迹而求之。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我无为民自化。无以为，犹言无用有为也。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有为之德，不修则废。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因民所利而利之。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制而用之。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

立制度以强民，民不肯从，则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后德，

道无形，德无迹。

失德而后仁，

鱼相煦以沫。

失仁而后义，

恩不能怀，必加裁制。

失义而后礼。

制其外貌。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忠信，礼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则巧伪横生矣。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世有亿度屡中者，人或谓之智，而多言数穷，未免于愚也。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赖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谓一也。

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离本失道，不常故也。

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邪，非乎？

不敢忘本。

故致数与无与，

式较轶轡，各指其名，则无复与矣。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反者道之动，

一阴一阳之谓道。

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

故建言有之，

古之立言。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
颡，丝节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直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物赖以成而不能有，故谓之贷。

道生一，
自无入有。

一生二，
分阴分阳。

二生三，
济以中和。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负犹背也，抱犹向也。

冲气以为和。
万物莫不以阴阳为体，以冲气为用。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

满招损，谦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

人之所教，亦我教之。

亦我教之，犹言我亦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为众教之父。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泰山之溜穿石。

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形之细者，无若微尘，然不能入无隙之物。唯无有乃可以入于无间。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知之者鲜。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得名货而亡身，与身而亡名货二者，孰病？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物成必毁，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者虽成若缺，虽盈若冲，故不弊不穷。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
动作。

静胜热，

无为。

清静为天下正。

虚静以观万物。

天下有道，卻走马以粪。

无求不争，舍外修内。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贪欲无厌，舍内竞外。

罪莫大于可欲，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常足矣。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得其宗本。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去本逐末。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至理不易。

不为而成。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去其浮冗。

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有为则滞阂于一隅，故无为则无不为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
使天下自归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强之则物不从。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随时因物，应变从道。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彼虽不善，吾自为善以接之，不失其善矣。彼虽不信，吾自守信以待之，不失其信矣。

圣人在天下，惛惛焉为天下浑其心。
浑其心，无所间别。

百姓皆注其耳目焉，
则而象之。

圣人皆孩之。
爱之如赤子。

出入生死，
出生地则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

言十人之中，大约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刚强以速其死者三，虽志在爱生而不免于趋死者亦三。其所以爱生而趋死者，由其自奉养太厚故也。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兕虎以喻强暴。处强暴之间而不见害者，以其柔顺不争故也。

道生之，

宗本无形谓之道。

德畜之，

气象变化谓之德。

物形之，

聚而成物，质性散殊。

势成之，

生必长，长必成，自然之势。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为之父母。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圣人道德洽于天下，其为人所推戴亦然。

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

及其成功，皆归于道。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始谓道也，道者万物之所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因道以立礼乐刑政。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不可忘本弃道。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光外烛，明内景。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径。

道本简易，由人之好凿，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失道之国，好察近而遗远，逐末而忘本，故视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实贫困。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取非其有谓之盗。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危亡将及。曾不自知，乃更矜夸，以为得意，服美不称，积实无厌，故曰盗夸。

盗夸，非道也哉！

所以有此夸者，岂非本欲行道，而更凿以致失哉？

善建者不拔，
深根固蒂，不可动摇。

善抱者不脱，
民心怀服，不可倾夺。

子孙祭祀不辍。
享祚久长。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
余当作睢。

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远。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
如一。

以天下观天下。
以古况今。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一知万。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言和厚之至者，虽伎夫所不忍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
不嘎，和之至也。

皆在其自然。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祥，善也。和之善者，可以益生。

心使气曰强。

志，气之率也。心动则气乱，气乱则昏，心不能制，故有悖暴之行。众人皆以气盛者为强，老子独以心能使气者为强也。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不用其壮，可以后亡。

知者不言，

得之于内。

言者不知。

求之于外。

塞其兑，闭其门，

不出入。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玄者极深，固者无外。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

守道故不动。

故为天下贵。

以正治国，
政者，正也。

以奇用兵，
兵家尚诈。

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出奸生。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
安而勿扰。

我好静而民自正，
正己而物正。

我无欲而民自朴。
虽赏之不窃。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责大体而已。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苛则无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
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天下无正祸正福。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非独祸福为然，邪正善恶亦常反覆，皆由物极则反。

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天下莫能知之。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刳，

刳，刮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皆不欲至其极。

道德真经论卷之四

治人事天，莫若嗇。

省嗇精神。

夫唯嗇，是谓早复。早复谓之重积德，

不远而复，不离于德，可以修身。

重积德则无不克。

念德不怠，庸可敌乎。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广运。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然后能保其国家。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母谓存神育德。

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治大国，若烹小鲜。

扰之则烂。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物各得其所，无妖灾。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寒暑风雨，变化生成。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圣人与鬼神合其吉凶。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民，神之主也。圣人不伤人，则神亦不伤矣。

大国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交犹归聚也，言大国所以为王霸，下流所以为江海，皆以此。

牝常以静胜牡，以其静为之下。

覆解牝之为德。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取取人，而取为人所取。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

畏天者保其国，乐天者保天下。

道者，万物之奥也，
妙万物而为言。

善人之所宝，
守而用之。

不善人之所保。
依于有道以自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美而言之，可以使人从教，若市之得物。尊而行之，可以使人信服，必不为人下。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所贵于道者，为其兼容敦化，若中者弃不中，才者弃不才，不得为有德。

故立天子，置三公，
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辅以师保其君。

虽有拱璧以先駟马，不如坐进此道。

拱璧，璧大如拱也。古者进物，必有以先之。宝用有尽，道用无穷。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有求而循道者，无不得。有过而从道者，无不免。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视小若大，视少若多，犯而不校。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故能无为而治。

夫轻诺必寡信，

故子路无宿诺。

多易必多难。

小人先易而后难。

是以圣人由难之，故终无难矣。

君子先难而后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豪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皆言防微慎始。

为者败之，

伤自然。

执者失之。

滞于物。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无成无亏。

无执故无失。

无丧无得。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圣人所欲者，不欲也，故不贵珍奇。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众人用心过分，更成赘疣，故人所学者在于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万物生成，皆不出自然，圣人但以辅之，不敢强有所为也。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去华务实，还淳反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奸诈乱政。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上下相欺。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王道正直。

知此两者，亦楷式也。常知楷式，是谓玄德。

知用智不若不用，非有精微之德，其孰能与于此？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复至于大顺。

物情莫不贵智，而有玄德者独贱之，虽反于物，乃顺于道。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

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满招损，谦受益。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言异于众人。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

俭，故能广；

约省则有余。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

成器犹成法也，为众教之父，故曰为成器长。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必为物所害。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仁者，众之所附。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人不忍伤。

善为士者不武，

以德服人。

善战者不怒，
我徂惟求定。

善胜敌者不争，
不战而屈人兵。

善用人者为之下。
得其欢心。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德与天合，自生民以来无以加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主谓以强兵为己任，客谓人加于己，己不得已而应之。

不敢进寸而退尺。
谦而不贪。

是谓行无行，
不行而自至。

攘无臂，
无臂而可以攘人。

仍无敌，
敌自服，不必仍。

执无兵。
不执兵而全胜。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宝。
宝谓三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辞直而不争者，为众所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易简。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精一。

言有宗，
体要。

事有君。
返本。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有知则知道矣。

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道大，故知之者鲜。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蒙以养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之如不知，则速怨。不知而强知，则招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弗畏人畏。

无狭其所安，
不择地而安之。

无厌其所生。
甘其食，美其服。

夫惟不厌，是以不厌。
不厌于物，亦不为物所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人不知而不愠。

自爱不自贵，
卑以自牧。

故去彼取此。

去外慕，取内乐。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人知此而避杀就活，是利也。亦有知此而更速死者，害也。岂非天之恶人如此乎？孰能知其意故哉？是以圣人于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任物自然，物莫能违。

不言而善应，
随其顺逆，应以吉凶。

不召而自来，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倓然而善谋。

倓，缓貌。不忽遽，而事无不成。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恢恢，大貌。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见利则忘生，是不畏死。

若使人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夫孰敢也？

奇，邪也。

常有司杀者杀。

天将去恶，必假手于一人。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者，希不自伤其手矣。

妄作凶。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
是以难治。

扰之故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求利所以养生也，而民常以利丧其生。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外其身而身存。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兵骄者灭。

木强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

亏盈益谦。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以贵抑贱，以富夺贫，以智加愚，以贤陵不肖。

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其不欲见贤邪？

圣人功德有余，故推以与人。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之言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故正言若反也。

含垢纳污，乃能成其大。

和大怨者，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重复。爱生安土。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不迁。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不争。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不相欺。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虽疏恶隘陋，自以为甘美安乐。

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
信近。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无求。

信言不美，
质直。

美言不信。
华巧。

善者不辩，

吉人寡辞。

辩者不善。

盗言孔甘。

知者不博，

一以贯之。

博者不知。

多岐亡羊。

圣人不积，

不私无物。

既以为人已愈有，

德智无穷。

既以与人已愈多。

损之而益。

天之道，利而不害；

春生秋成，以美利利天下。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不能无为，然辅而不强。

道德真经注

山阳王弼注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遍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遍举之明数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自然已足,为则败也。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智慧自备,为则伪也。

功成而弗居。

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贤，犹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贵者，隆之称也。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尚贤显名，荣过其任，为而常校能相射。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篋，没命而盗。故可欲不见，则心无所乱也。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
心广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

弱其志，强其骨。
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

常使民无知无欲，
守其真也。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知者，谓知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故人虽知万物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地虽形魄，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满以造实，实来则溢。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形虽大，不能累其体；事虽殷，不能充其量。万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锐挫而无损，纷解而不劳，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天怀其象，德不能过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人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若慧由己树，未足任也。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橐，排橐也。籥，乐籥也。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籥也。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愈为之,则愈失之矣。物树其恶,事错其言。不济、不言、不理,必穷之数也。橐籥而守数中,则无穷尽;弃己任物,则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为声也,则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守静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此至物也。处卑而不可得名,故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与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则不见其形;欲言亡邪,万物以之生,故绵绵若存也。无物不成,用而不劳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

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人恶卑也。

故几于道。

道无水有，故曰几也。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
唯不争，故无尤。

言人皆应于治道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谓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势必倾危。故不如其已
者，谓乃更不如无德无功者也。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势必摧衄，故不可长保也。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不可长保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

四时更运,功成则移。

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载,犹处也。营魄,人之常居处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处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无离乎?则万物自宾也。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专,任也。致,极也。言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则物全而性得矣。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任术以求成,运数以求匿者,智也。玄览无疵,犹绝圣也。治国无以智,犹弃智也。能无以智乎?则民不辟而国治之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天门,谓天下之所由从也。开阖,治乱之际也。或开或阖,经通于天下,故曰天门开阖也。雌应而不昌,因而不为。言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则物自宾而处自安矣。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言至明四达,无迷无惑,能无以为乎?则物化矣。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

生之，
不塞其原也。

畜之。
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难得之货,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

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宠必有辱,荣必有患,惊辱等,荣患同也。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

何谓贵大患若身?

大患,荣宠之属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谓之大患也。人迷之于荣宠,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由有其身也。

及吾无身，
归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无以易其身，故曰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宠辱荣患损益其身，然后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体不知为名，故不可致诘，混而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欲言无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

是谓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有，有其事。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虽今古不同，时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虽远，其道存焉，故虽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见之貌也。

犹兮若畏四邻，

四邻合攻中央之主，犹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睹，德趣不可见，亦犹此也。

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凡此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夫晦以理，物则得明，浊以静，物则得清，安以动，物则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难也。徐者，详慎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必溢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蔽，覆盖也。

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

言致虚，物之极笃；守静，物之真正也。

万物并作，

动作生长。

吾以观复。

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各反其所始也。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

归根则静，故曰静。静则复命，故曰复命也。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复乃能包通万物，无所不容。失此以往，则邪入乎分，则物离其分，故曰不知常，则妄作凶也。

知常容，

无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无所不包通,则乃至于荡然公平也。

公乃王,

荡然公平,则乃至于无所不周普也。

王乃天,

无所不周普,则乃至于同乎天也。

天乃道,

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极虚无也。

道乃久,

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有极也。

没身不殆。

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兕无所投其齿角,兵戈无所容其锋刃,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亲而誉之;

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其次,畏之;

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

其次，侮之。

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言从上也。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处不足，非智之所济也。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失无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进物也。

智慧出，有大伪；

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圣智，才之善也。仁义，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

二十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下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然则学求益所能，而进其智者也。若将无欲而足，何求于益？不知而中，何求于进？夫鸾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畏誉而进，何异畏刑。唯阿美恶，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为用也。

荒兮其未央哉！

叹与俗相反之远也。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众人迷于美进，惑于荣利，欲进心竞，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台也。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言我廓然无形之可名，无兆之可举，如婴儿之未能孩也。

傺傺兮若无所归。
若无所宅。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众人无不有怀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余也。我独廓然无为无欲，若遗失之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绝愚之人，心无所别析，意无所好欲，犹然其情不可睹，我颓然若此也。

沌沌兮！

无所别析，不可为明。

俗人昭昭，

耀其光也。

我独若昏；俗人家察，

分别别析也。

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

情不可睹。

飂兮若无止。

无所系絜。

众人皆有以，

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

而我独顽似鄙。

无所欲为,闷闷昏昏,若无所识,故曰顽且鄙也。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弃生民之本,贵末饰之华,故曰我独欲异于人。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孔,空也。唯以空为德,然后乃能动作从道。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

恍惚,无形不系之叹。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以无形始物,不系成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惚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远之叹。深远不可得而见,然而万物由之。其可得见,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信验也。物反窈冥,则真精之极得,万物之性定。故曰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自古及今，无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阅众甫。

众甫，物之始也。以无名说万物始也。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万物之始于无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二章

曲则全，

不自见，则其明全也。

枉则直，

不自是，则其是彰也。

洼则盈，

不自伐，则其功有也。

弊则新，

不自矜，则其德长也。

少则得，多则惑。

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一，少之极也。式，犹则之也。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听之不闻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然则无味不足听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言暴疾美兴不长也。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

从事，谓举动从事于道者也。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

得，少也。少则得，故曰得也。行得则与得同体，故曰同于得也。

失者同于失。

失，累多也。累多则失，故曰失也。行失则与失同体，故曰同

于失也。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言随行其所，故同而应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也。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物尚进则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

其唯于道而论之，若却至之行，盛饌之余也。本虽美，更可秽也。本虽有功而自伐之，故更为疣赘者也。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寂寞无形体也。无物之匹，故曰独立也。返化终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周行无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为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称可。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称最大也。

强为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大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之为名曰大。

大曰逝，

逝，行也。不守一大体而已，周行无所不至，故曰逝也。

逝曰远，远曰反。

远，极也。周无所不穷极，不偏于一逝，故曰远也。不随于所适，其体独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虽不职大，亦复为大。与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言道则有所由，有所由然后谓之为道。然则是道称中之大也，不若无称之大也。无称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无称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而王居其一焉。

处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顺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所以为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根，静必为躁君也。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輜重。

以重为本，故不离。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不以经心也。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轻不镇重也，失本为丧身也，失君为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

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无辙迹也。

善言无瑕谪，

顺物之性，不别不析，故无瑕谪可得其门也。

善数不用筹策，

因物之数，不假形也。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因物自然，不设不施，故不用关键绳约，而不可开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不造进向以殊弃不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故曰无弃人也。不尚贤能，则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常使民心无欲无惑，则无弃人矣。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举善以师不善，故谓之师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资，取也。善人以善齐不善，以善弃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

虽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于其道必失，故曰虽智大迷。

是谓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雄，先之属。雌，后之属也。知为天下之先也，必后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溪不求物而物自归之，婴儿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式，模则也。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复归于无极。

不可穷也。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此三者，言常反终后乃德全其所处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动也，功不可取，常处其母也。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故大制不割。

大制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

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

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覆，不施为执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于天下，况人主躬于道者乎？

其事好还。

为始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欲还反无为,故云其事好还也。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也。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犹济也。言善用师者,趣以济难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于天下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

吾不以师道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骄之有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言用兵虽趣功果济难,然时故不得已当复用者,但当以除暴乱,不遂用果以为强也。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壮,武力暴兴也,喻以兵强于天下者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故暴兴必不道早已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惑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

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愤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为无，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言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川谷之以求江与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犹川谷之与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胜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胜者，无物以损其力。用其智于人，未若用其智于己也；用其力于人，未若用其力于己也。明用于己，则物无避焉；力用于己，则物无改焉。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强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获，故曰强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获久长矣。

死而不亡者寿。

虽死而以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寿。身没而道犹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言道泛滥，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

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无欲之时，万物各得其所。若道无施于物，故名于小矣。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

万物皆归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为小，故复可名于大矣。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

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主若执之，则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

无形无识，不偏不彰，故万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言道之深大。人闻道之言，乃更不如乐与饵应时感悦人心也。乐与饵则能令过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视之不足见，则不足以悦其目；听之不足闻，则不足以娱其耳。若无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穷极也。

三十六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将欲除强梁，去暴乱，当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张令之足，而又求其张，则众所歛也。与其张之不足，而改其求张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国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

顺其自然也。

而无不为。

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将镇之无名之朴，不为主也。

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

无欲竞也。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焉，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故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也。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将明德之上下，辄举下德以对上德。至于无以为极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于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为之而无以

为,故有为为之患矣。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不能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弘普博施仁爱之者。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真而义理之者。忿枉佑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为矣。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直不能笃,则有游饰修文礼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责往来,则不对之间忿怒生焉。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岂足尊哉!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为载,地不能为覆,人不能为赡。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下此已往,则失用之母。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秽,虽竭圣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听彼所获,弃此所守,识道之华而愚之首。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事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诚焉,义其竞焉,礼其争

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故皆裂、发、歇、竭、灭、蹶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

各以其一，致此清、宁、灵、生、贞。

天无以清将恐裂，

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则清不失，用清则恐裂也。故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无用其功，恐丧其本也。

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耶，非乎？故致数誉无誉。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清不能为清，盈不能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贵，盈不足多，贵在其母，而母无贵形。贵乃以贱为本，高乃以下为基，故致数誉乃无誉也。玉石碌碌珞珞，体尽于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

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穷极。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有志也。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

建，犹立也。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进道若退，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类，

类，纳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执平以割物。其平不见，乃更反若类纳也。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无所怀也。

大白若辱，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后乃得。

广德若不足，

广德不盈，廓然无形，不可满也。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质真若渝，

质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大方无隅，

方而不割，故无隅也。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声，

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大象无形。

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凡此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成形，故隐而无名也。贷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贷之则足以永终其德，故曰善贷也。成之不加机匠之裁，无物而不济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异国殊风，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既谓之一，犹乃至三，况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损之而益，岂虚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我之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夫自然。举其至理，顺之必吉，违之必凶。故人相教，违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违之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强梁则必不得其死。人相教为强梁，则必如我之教人不当为强梁也。举其强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顺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违教之徒，适可以为教父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出于经。

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虚无柔弱，无所不通。无有不可穷，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无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

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身与货孰多？

贪货无厌，其身必少。

得与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随物而成，不为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大盈充足，随物而兴，无所爱矜，故若冲也。

大直若屈，

随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

大辩若讷。

大辩因物而言，己无所造，故若讷也。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躁罢然后胜寒，静无为以胜热。以此推之，则清静为天下正也。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唯清静，乃得如上诸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故却走马以治田粪也。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贪欲无厌，不修其内，各求于外，故戎马生于郊也。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同归也，虑虽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无在于一，而求之于众也。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得物之致，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为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务欲进其所能,益其所习。

为道日损。
务欲反虚无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有为则有所失,故无为乃无所不为也。

取天下常以无事,
动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统本也。

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动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则善不失也。

德善。

无弃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各用聪明。

圣人皆孩之。

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可冕旒充目而不惧于欺,黠纆塞耳而无戚于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竞以其明应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竞以不信应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应不敢异,则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夫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未有能使人无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则己以一敌人,而人以千万敌己也。若乃多其法纲,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歛歛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舍其所长而为其所短。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出生入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极，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极，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无生之地焉。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故无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兽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无所容其锋刃，虎兕无所措其爪角，斯诚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蜎蟪以渊为浅，而凿穴其中；鹰鹯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罾缴不能及，网罟不能到，可谓处于无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饵，乃入于无生之地，岂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求离其本，不以欲渝其真，虽入军而不害，陆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则而贵，信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势也。唯因也，故能无物而不形。唯势也，故能无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

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极之,亦至道也。随其所因,故各有称焉。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则害,不得不贵也。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

命并作爵。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谓成其实,各得其庇荫,不伤其体矣。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为而不有。

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谓之玄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善始之,则善养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则可以为天下母矣。

既知其母,复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兑,闭其门,

兑,事欲之所由生。门,事欲之所由从也。

终身不勤；

无事永逸，故终身不勤也。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不闭其原而济其事，故虽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为治之功不在大。见大不明，见小乃明。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

用其光，

显道以去民迷。

复归其明。

不明察也。

无遗身殃，是谓习常。

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于天下，唯施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言大道荡然正平，而民犹尚舍之而不由，好从邪径，况复施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朝甚除，

朝,宫室也。除,洁好也。

田甚芜,仓甚虚。

朝甚除,则田甚芜,仓甚虚。设一而众害也。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则皆邪也,邪则盗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窃位也。故举非道以明,非道则皆盗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

固其根,而后营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脱,

不贪于多,齐其所能,故不脱也。

子孙以祭祀不辍。

子孙传此道以祭祀,则不辍也。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则真,修之家则有余。修之不废,所施转大。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彼皆然也。

以天下观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顺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谓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赤子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毒虫之物无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作，长也。无物以损其身，故能全长也。言含德之厚者，无物可以损其德，渝其真。柔弱不争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

无争欲之心，故终日出声而不嘎也。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物以和为常，故知和则得常也。

知常曰明，

不皁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益之则夭也。

心使气曰强。
心宜无有，使气则强。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
含守质也。

解其分，
除争原也。

和其光，
无所特显，则物无偏争也。

同其尘，
无所特贱，则物无偏耻也。

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疏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可得而贵，则可得而贱也。

故为天下贵。

无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正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

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正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故曰其政察察也。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

言谁知善治之极乎，唯无可正举，无可形名，闷闷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极也。

正复为奇，

以正治国，则便复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

立善以和万物，则便复有妖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责。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以方导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谓大方无隅。

廉而不刳，

廉，清廉也。刳，伤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刳伤于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导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于物也，所谓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以光鉴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隐匿也，所谓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复之也。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犹莫过也。嗇，农夫。农人之治田，务去其殊类，归于齐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绥百姓，莫过于此。

夫唯嗇，是谓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谓之重积德。

唯重积德,不欲锐速,然后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谓之重积德者也。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道无穷也。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以有穷而莅国,非能有国也。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国之所以安,谓之母。重积德,是唯图其根,然后营末,乃得其终也。

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国则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则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则神无所加;神无所加,则不知神之为神也。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道洽则神不伤人,神不伤人,则不知神之为神。道洽则圣人亦不伤人,圣人不伤人,则亦不知圣人之为圣也。犹云非独不知神之为神,亦不知圣人之为圣也。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圣之为神圣,道之极也。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圣人不伤人,神亦不伤人。故曰两不相伤也。神圣合道,交归之也。

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归会也。

天下之牝。

静而不求,物自归之也。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以其静,故能为下也。牝,雌也。雄躁动贪欲,雌常以静,故能胜雄也。以其静复能为下,故物归之也。

故大国以下小国,

大国以下,犹云以大国下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则附之。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大国纳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后乃各得其所。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小国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归之。大国修下，则天下归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则大者宜为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

奥，犹暧也。可得庇荫之辞。

善人之宝，

宝以为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无所不先，物无有贵于此也。虽有珍宝璧马，无以匹之。美言之，则可以夺众货之贾，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则千里

之外应之，故曰可以加于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不善当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为道也。物无有贵于此者，故虽有拱抱宝璧以先驷马而进之，不如坐而进此道也。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以求则得求，以免则得免，无所而不施，故为天下贵也。

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小怨则不足以报，大怨则天下之所欲诛，顺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

难,是以圣人犹难之,

以圣人之才,犹尚难于细易,况非圣人之才,而欲忽于此乎?
故曰犹难之也。

故终无难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谋之无功之势,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虽失无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兴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说慎终也。不可以无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无而弗持,则生有焉;微而不散,则生大焉。故虑终之患如始之祸,则无败事。

为之于未有,

谓其安未兆也。

治之于未乱。

谓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当以慎终除微,慎微除乱,而以施为治之,形名执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败失也。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不慎终也。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好欲虽微，争尚为之兴。难得之货虽细，贪盗为之起也。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不学而能者，自然也。喻于不学者，过也。故学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其自然也。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诈，故难治也。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智犹治也。以智而治国，所以谓之贼者，故谓之智也。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也。当务塞兑闭门，令无知无欲，而以智术动民，邪心既动，复以巧术防民之伪，民知其术，防随而避之。思惟密巧，奸伪益滋，故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

德。玄德深矣，远矣，

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则不可废。能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

与物反矣，

反其真也。

然后乃至大顺。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久矣其细，犹曰其细久矣。肖则失其所以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细也。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陈则胜，以守则固，故能勇也。

俭故能广，

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唯后外其身,为物所归,然后乃能立成器,为天下利,为物之长也。

今舍慈且勇,

且犹取也。

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
相愍而不避于难,故正也。

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

士,卒之帅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战者不怒,

后而不先,应而不唱,故不在怒。

善胜敌者不与,

不与争也。

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为之下,则力不为用也。

是谓配天古之极。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

彼逐不止。

攘无臂，扔无敌，

行谓行陈也。言以谦退哀慈，不敢为物先。用战犹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也。言无有与之抗也。

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言吾哀慈谦退，非欲以取强无敌于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于无敌，斯乃吾之所以为大祸也。宝，三宝也。故曰几亡吾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抗，举也。加，当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胜。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可不出户窥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无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或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于荣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万物之宗也。君，万物之主也。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无匹，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也。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被褐者，同其尘。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清静无为，谓之居。谦后不盈，谓之生。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故曰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厌，

不自厌也。

是以不厌。

不自厌,是以天下莫之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不自见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

自爱不自贵,

自贵则物狎厌居生。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

必不得其死也。

勇于不敢则活。

必齐命也。

此两者,或利或害。

俱勇而所施者异,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孰,谁也。言谁能知天下之所恶意故邪,其唯圣人。夫圣人之明,犹难于勇敢,况无圣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犹难之也。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天虽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言而善应,

顺则吉，逆则凶，不言而善应也。

不召而自来，

处下则物自归。

涣然而善谋。

垂象而见吉凶，先事而设诚，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谋之，故曰涣然而善谋也。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诡异乱群，谓之奇也。

常有司杀者杀。夫司杀者，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为逆，顺者之所恶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杀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强兵以暴于天下者，物之所恶也，故必不得胜。

木强则共。

物所加也。

强大处下，

木之本也。

柔弱处上。

枝条是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与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则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无身无私乎？自然，然后乃能与天地合德。

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言唯能处盈而全虚，损有以补无，和光同尘，荡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圣人不欲示其贤，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以,用也。其谓水也。言用水之柔弱,无物可以易之也。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

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伤不复,故必有余怨也。

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

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后责于人也。

无德司彻。

彻,司人之过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八十章

小国寡民，

国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况国大民众乎？故举小国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言使民虽有什伯之器，而无所用之，当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使民不用，惟身是宝，不贪货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远徙也。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无所欲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实在质也。

美言不信。

本在朴也。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

极在一也。

博者不知。圣人不积，
无私自有，唯善是与，任物而已。

既以为人，己愈有，
物所尊也。

既以与人，己愈多。
物所归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动常生成之也。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顺天之利，不相伤也。

老子微旨例略

王弼撰

天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靡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故执大象则天下往，用大音则风俗移也。无形畅，天下虽往，往而不能释也。希声至，风俗虽移，移而不能辩也。是故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虽古今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所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则物不生，治不以此则功不成，故古今通，终始同，执古可以御今，御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谓常者也。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知常曰明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阅众甫也。夫奔电之疾，犹不足以一时周，御风之行，犹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是故叹之者不能尽乎斯美，咏之者不能畅乎

斯弘,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能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则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为之者败其性,执之者失其原矣。是以圣人以不言为主,则不违其常;不以名为常,则不离其真;不以为为事,则不败其性;不以执为制,则不失其原矣。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名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嗇,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形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所载,未足守也。然致同涂异,至合趣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定真,则谓之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俭嗇,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悞错之论,殊趣辨析之争,盖由斯矣。又其为文也,举终以证始,不述始以尽终,开而弗达,导而弗率。寻而后既其义,推而后尽其理,善发事

始以首其论，明夫会归以终其文。故使同趣而感发者，莫不美其兴言之始，因而演焉；异旨而独构者，莫不说其会归之征，以为证焉。夫涂虽殊必同其归，虑虽百必均其致，而举夫归致，以明至理。故使触类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应，以为得其义焉。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为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为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举秋毫，善听闻雷霆，此道之与形反也。安者实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实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实尊，而曰非尊之所为；天地实大，而曰非大之所能；圣功实存，而曰绝圣之所立；仁德实著，而曰弃仁之所存。故使见形而不及道者，莫不忿其言焉。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故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内，明侯王孤寡之义，而从道一以宣其始。故使察近而不及流统之原者，莫不诞其言以为虚焉。是以云云者，各申其说，人美其乱。或迂其言，或讥其论，若晓而昧，若分而乱，斯之由矣。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曰玄。妙出乎玄，众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谓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有德而无主，玄之德也。玄谓之深者也，道称之大者也。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是以谓玄则玄之又玄，称道则域中有四大也。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

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尝试论之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兹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翦华誉,弃巧用,贱宝货,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隐,虽极圣明以察之,竭智虑以攻之,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则乃愚智相欺,六亲相疑,朴散真离,事有其奸。盖舍本而攻末,虽极圣智,愈致斯灾,况术之下此者乎?夫镇之以素朴,则无为而自正;攻之以圣智,则民穷而巧殷。故素朴可抱,而圣智可弃。夫察司之简,则避之亦简,竭其聪明,则逃之亦察。简则害朴寡,密则巧伪深矣。夫能为至察探幽之术者,匪唯圣智哉?其有害也,岂可记乎?故百倍之利,未渠多也。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凡民生于形,未有形生于民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谓之圣,智不得谓之仁,则各有其实矣。夫察见至微者,明之极也。探射隐伏者,虑之极也。能尽极明,匪唯圣乎?能尽极虑,匪唯智乎?校实定名,以观绝圣,可无惑矣。夫敦朴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显尚,则修其所尚,而望其誉,修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誉冀利,以勤其行,名弥美而诚愈外,利弥重而心愈竞。父子兄弟,

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兴行、崇仁义,愈致斯伪,况术之贱此者乎?故绝仁弃义,以复孝慈,未渠弘也。夫城高则冲生,利兴则求深。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故绝巧弃利,代以寡欲,盗贼无有,未足美也。夫圣智,才之杰也,仁义,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兴此三美,害犹如之,况术之有利,斯以忽素朴乎?故古人有叹曰:甚矣,何物之难悟也!既知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有其治而乃乱,保其安而乃危。后其身而身先,身先非先身之所能也。外其身而身存,身存非存身之所为也。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为功之母而已矣。篇云既知其子,而必复守其母,寻斯理也,何往而不畅哉?

道德真经注

眉山苏辙注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而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在礼为礼，在智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况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则圆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

自其无名，形而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为万物，万物育而名不可胜载矣。故无名者道之体，而有名者道之用也。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入于众有而常无，将以观其妙也。体其至无而常有，将以观其微也。若夫行于其微而不知其妙，则粗而不神矣。留于其妙而不知其微，则精而不遍矣。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以形而言有无，则信两矣。安知无运而为有，有复而为无，未尝不一哉。其名虽异，其本则一，知本之一也，则玄矣。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言玄则至矣，然犹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则尽矣，不可以有加矣，众妙之所从出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声音之相和，前后之相随。

天下以形名言美恶，其所谓美且善者，岂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声音、前后之相生相夺，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为长，而有长于我者临之，斯则短矣。方且自以为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则后矣。苟从其所美而信之，则失之远矣。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当事而为，无为之之心；当教而言，无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长短之度，离于先后之数，非美非恶，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

万物为我作，而我无所辞。我生之为之，而未尝有，未尝恃。至于成功，亦未尝以自居也。此则无为不言之报，其为美且善也，

岂复有恶与不善继之哉！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圣人居于贫贱而无贫贱之忧，居于富贵而无富贵之累，此所谓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从去哉？此则居之至也。

不尚贤章第三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尚贤，则民耻于不若而至于争。贵难得之货，则民病于无有而至于盗。见可欲，则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乱。虽然天下知三者之为患，而欲举而废之，则惑矣。圣人不然，未尝不用贤也，独不尚贤耳。未尝弃难得之货也，独不贵之耳。未尝去可欲也，独不见之耳。夫是以贤者用而民不争，难得之货、可欲之事毕效于前，而盗贼祸乱不起，是不亦虚其心而不害腹之实，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今将举贤而尚之，宝货而贵之，炫可欲以示之，则是心与腹皆实也。若举而废之，则是志与骨皆弱也。心与腹皆实，则民争；志与骨皆弱，则无以立矣。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不以三者炫之，则民不知所慕，淡乎其无欲，虽有智者，无所用巧矣。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贵、不见，所谓为无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夫道冲然至无耳，然以之适众有，虽天地之大，山河之广，无所不遍，以其无形，故似不盈者。渊兮深眇，吾知其为万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万物之宗。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圣人能全之。挫其锐，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纷，恐其与物构也。不流于妄，不构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从而和之，恐其与物异也。光至洁也，尘至杂也，虽尘无所不同，恐其弃万物也。如是而后全，则湛然其常存矣。虽存而人莫之识，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道虽常存，终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谓无也，故曰此岂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则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无私，而听万物之自然，故万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结刍以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时适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夫岂恶之，亦适然也。圣人之于民亦然，特无以害之，则民全其性，死生得丧，吾无与焉。虽未尝仁之，而仁亦大矣。

天地之间，其独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排之有橐与籥也，方其一动，气之所及，无不靡也，不知者以为机巧极矣。然橐籥则何为哉？盖亦虚而不屈，是以动而愈出耳。天地之间，其所以生杀万物，雕刻众形者，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见其动而愈出，不知其为虚中之报也，故告之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不穷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谷至虚而犹有形，谷神则虚而无形也。虚而无形，尚无有生，安有死耶？谓之谷神，言其德也。谓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谓之玄焉，言见其生之而不见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玄牝之门，言万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绵绵，微而不绝也。若存，存而不可见也。能如是，虽终日用之而不劳矣。

天长地久章第七

天长地久，

天地虽大而未离于形数，则其长久盖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长久极于天地，盖以人所见者言之耳。若夫长久之至，则所谓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万物之外，故能长生。圣人后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处于众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与物竞生，而圣人与物争得，则天地亦一物耳，圣人亦一人耳，何以大过之哉！虽然，彼其无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则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盖道运而为善，犹气运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无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于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地也。空虚静默，深不可测，善渊也。利泽万物，施而不求报，善仁也。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

必流，善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也。遇物赋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节，善时也。

夫惟不争，故无尤。

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争也。水惟不争，故兼七善而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如长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锐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圣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后行，尚安有锐。无盈则无所用持，而无锐则无所用揣矣。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之运，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况于人乎？

载营魄章第十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魄之所以异于魂者，魄为物，魂为神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魄为物，故杂而止；魂为神，故一而变。谓之营魄，言其止也。盖道无所不在，其于人为性，而性之妙为神。言其纯而未杂则谓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则谓之朴，其归皆道也，各从其实言之耳。圣人性定而神凝，不为物迁，虽以魄为舍，而神所欲行，魄无不从，则神常载魄矣。众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

则神听于魄,耳目困以声色,鼻口劳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从之,则魄常载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载魄,使两者不相离,此固圣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长生久视,其道亦由是也。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神不治则气乱,强者好斗,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则气不妄作,喜怒各以其类,是之谓专气,神虚之至也,气实之始也。虚之极为柔,实之极为刚,纯性而亡气,是之谓致柔。婴儿不知好恶,是以性全。性全而气微,气微而体柔,专气致柔,能如婴儿极矣。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圣人外不为魄所载,内不为气所使,则其涤除尘垢尽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览万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观净秽,而无所瑕疵矣。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余以及人。虽至于爱民治国,一以无心遇之。苟其有心,则爱民者适所以害之,治国者适所以乱之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天门者,治乱废兴所从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开阖变会之间,众人贵得而患失,则先事以徼福;圣人循理而知天命,则待唱而后和。《易》曰先天而天弗违,非先天也;后天而奉天时,非后天也。言其先后常与天命会耳。不然先者必蚤,后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谓能为雌者,亦不失时而已。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内以治身,外以治国,至于临变,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达而能

之乎？明白四达，心也，是心无所不知，然而未尝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则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镜之于物，来而应之则已矣，又安得知应物者乎？本则无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万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虽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辐章第十一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竭知尽物以为器，而器之用常在无有中。非有则无无以致其用，非无则有有以施其利，是以圣人常无以观其妙，常有以观其徼。知两者之为一而不可分，则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视色听音尝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缘五色，耳缘五音，口缘五味，夺于所缘而忘其本，则虽见而实盲，虽闻而实聋，虽尝而实爽也。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圣人视色听音尝味，皆与人同，至于驰骋田猎，未尝不为，而难

得之货未尝不用也。然人皆以为病,而圣人独以为福,何也?圣人为腹而众人为目,目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尝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内者也。

宠辱章第十三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古之达人,惊宠如惊辱,知宠之为辱先也;贵身如贵大患,知身之为患本也。是以遗宠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谓宠辱?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所谓宠辱非两物也,辱生于宠而世不悟,以宠为上,而以辱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宠,则宠顾为下矣。故古之达人,得宠若惊,失宠若惊,未尝安宠而惊辱也。所谓若惊者,非实惊也,若惊而已。

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贵之为言难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难于履大患,不难于有其身。故圣人因其难于履患,而教之以难于有身,知有身之为难,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损,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为见,爱身之情笃,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变攻之于内,宠辱得失之交撓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达人知性之无坏,而身之非实,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尽去,然后可以涉世而无累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人之所以骛于权利、溺于富贵、犯难而不悔者，凡将以厚其身耳。今也禄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则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虽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复混而为一。

视之而见者，色也，所以见色者，不可见也。听之而闻者，声也，所以闻声者，不可闻也。搏之而得者，触也，所以得触者，不可得也。此三者，虽有智者莫能诘也，要必混而归于一，而后可尔。所谓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与物构，然后分裂四出，为视为听为触，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复混而为一，则日远矣。若推而广之，则佛氏所谓六入皆然矣。《首楞严》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谓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丽于阴阳，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虽在上而不皦，虽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数推也。

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绳绳，运而不绝也。人见其运而不绝，则以为有物矣，不知其卒归于无也。

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

状，其著也。象，其微也。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皆非无也。有

无不可名，故谓之惚恍。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道无所不在，故无前后可见。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古者，物之所从生也。有者物之今，则无者物之古也。执其所从生，则进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粗尽而微，微极而妙，妙极而玄，玄则无所不通，而深不可识矣。

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后动曰豫。其所欲为，犹迫而后应，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犹若畏四邻，

疑而不行曰犹。其所不欲迟而难之，犹然如畏四邻之见之也。

俨若容，

无所不敬，未尝惰也。

涣若冰将释，

知万物之出于妄，未尝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朴，

人伪已尽，复其性也。

旷兮其若谷，

虚而无所不受也。

浑兮其若浊。

和其光，同其尘，不与物异也。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则浊而不复清。枯槁之士以定灭性，则安而不复生。今知浊之乱性也，则静之，静之而徐自清矣。知灭性之非道也，则动之，动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谓动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于极，浊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弊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虚极章第十六

致虚极，守静笃。

致虚不极，则有未亡也。守静不笃，则动未亡也。丘山虽去，而微尘未尽，未为极与笃也。盖致虚存虚，犹未离有，守静存静，犹陷于动，而况其他乎？不极不笃，而责虚静之用，难矣。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极虚笃静以观万物之变，然后不为变之所乱，知凡作之未有不复者也。苟吾方且与万物皆作，则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

万物皆作于性，皆复于性，譬如华叶之生于根而归于根，涛澜之生于水而归于水耳。

归根曰静，

苟未能自复于性，虽止动息念以求静，非静也。故惟归根，然后为静。

静曰复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犹可言，至于命则不可言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圣人之学道，必始于穷理，中于尽性，终于复命。仁义礼乐，圣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义礼乐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徇其名而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后行之，君子也。此之谓穷理。虽然尽心以穷理而后得之，不求则不得也。事物日构于前，必求而后能应，则其为力也劳，而为功也少。圣人外不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应，此之谓尽性。虽然，此吾性也，犹有物我之辨焉，则几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谓复命。

复命曰常，

方其作也，虽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变坏。不常者惟复于性，而后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复性为明，则皆世俗之智，虽自谓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复性，则缘物而动，无作而非凶，虽得于一时，而失之远矣。

知常容，

方迷于妄，则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敌，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则虽仇讎，犹将哀而怜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无所不容，则彼我之情尽，而尚谁私乎？

公乃王，

无所不公，则天下将往而归之矣。

王乃天，

无所不怀，虽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犹有形，至于道则极矣，然而虽道外不能复进于此矣。

道乃久，没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尝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亲之誉之；

以仁义治天下，其德可怀，其功可见，故民得而亲誉之。其名虽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齐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则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诚自信，则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义，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

圣人自信有余，其于言也，犹然贵之不轻出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则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大道废章第十八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废，而后仁义见矣。

智慧出，有大伪；

世不知道之足以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也,而独称舜,无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响以沫,相濡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以巧胜物者也,于是驰骋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义所以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故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济物也,二者非以为盗,盗贼不得则不行。故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世之贵此三者,以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属之圣智,或属之仁义,或属之巧利,盖将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复其性,虽有三者,无所用之矣。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则圣智之大,仁义之至,巧利之极也。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

同。《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绝学无忧。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学求益，增其所未闻，积之不已，而无以一之，则以圆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纷然，不胜其忧矣。患夫学者之至此也，故曰绝学无忧。若夫圣人未尝不学，而以道为主，不学而不少，多学而不乱，廓然无忧，而安用绝学耶？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学者溺于所闻而无以一之，则唯之为恭，阿之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况夫善恶之相反乎？夫唯圣人知万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画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实，潜焉无是非同异之辨，孰知其相去几何哉？苟知此矣，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圣人均彼我，一同异，其心无所复留，然岂以是忽遗世法，犯分乱理而不顾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为，吾亦为之。虽列于君臣父子之间，行于礼乐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异也。其所以不婴于物者，其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圣人兼涉有无，无人而不可，则荒兮其未可央也。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怕兮其未兆，若婴儿之未孩，

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乐如春登台，嚣然从之，而不知其非。唯圣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动，如婴儿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无所归。

乘万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众人守其所知，各自以为有余。圣人包举万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若遗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

纯纯，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世俗以分别为智，圣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闷。

忽若晦，寂若无所止。

忽焉若晦，不见其津涯也。寂然无朕，不见其所止宿也。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圣人才全德备，若无所施，故疑于顽鄙。

我独异于人，儿贵食母。

道者，万物之母。众人徇物忘道，而圣人脱遗万物，以道为宗，譬如婴儿无所杂食，食于母而已。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无形也，及其运而为德，则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见也。自是推之，则众有之容，皆道之见于物者也。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惚恍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无之未定，惚恍而不可见。及夫有无之交，则见其窈冥深眇，虽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于成形，则真伪杂矣，方其有精，不容伪也。真伪既杂，自一而为二，自二而为三，纷然错出，不可复信矣。方其有精，不吾

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古今虽异，而道则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尝去，故能以阅众有之变也。甫，美也，虽万物之美，不免于变也。

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圣人之所以知万物之所以然者，以能体道而不去故也。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曲则全，

圣人动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于通而已。通故与物不迁，不迁故全也。

枉则直，

直而非理，则非直也。循理虽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洼则盈，

众之所归者，下也。虽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则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闷闷，若将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

少则得，

道一而已，得一则无不得矣。

多则惑矣。

多学而无以一之，则惑矣。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抱一者，复性者也。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皆抱一之余也，故以抱一终之。

不自见，故明；

目不自见，故能见物；镜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见自照，则自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争之余也，故以不争终之。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世以直为是，以曲为非，将循理而行于世，则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终篇复言之曰：此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夫所谓全者，非独全身也，内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归复于性，则其为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于自然，则简而中；非其自然而强言之，则烦而难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此所谓希言矣。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

而况于人乎？

阴阳不争，风雨时至，不疾不徐，尽其势之所至而后止。若夫阳亢于上，阴伏于下，否而不得泄，于是为飘风暴雨，若将不胜，然其势不能以终日。古之圣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穷。世或厌之，以为不若诡辩之悦耳，怪行之惊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故曰仁者之过易辞。志于仁犹若此，而况志于道者乎？夫苟从事于道矣，则其所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虽失于所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笃，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失惟知道，然后不以得失疑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丧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

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

譬如饮食，适饱则已，有余则病。譬如四体，适完则已，有赘

则累。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浊，非高非下，非去非来，非善非恶，混而成体，其于人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盖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寂兮无声，寥兮无形，独立无匹而未尝变，行于群有而未尝殆，俯以化育万物，则皆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本无名，圣人见万物之无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见万物之莫能加也，故强为之名曰大。然其实则无得而称之也。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自大而求之，则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则远不及矣。虽逝虽远，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之，则虽天地与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习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实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复性，则此三者人皆足以尽之矣。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故轻以重为根，躁以静为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行欲轻而不离辎重，荣观虽乐而必有燕处，重静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轻其身，则不足以任天下矣。

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轻与躁无施而可，然君轻则臣知其不足赖，臣躁则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辙迹，

乘理而行，故无迹。

善言无瑕谪，

时然后言，故言满天下无口过。

善计不用筹算，

万物之数，毕陈于前，不计而知，安用筹算？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于万物，如母之于子，虽纵之而不去，故无关而能闭，无绳而能约。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彼方执算以计，设关以闭，持绳以结，其力之所及者少矣。圣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归我乎？

是谓袭明。

救人于危难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转生死，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与之，使暗者皆明如灯，相传相袭而不绝，则可谓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

圣人无心于教，故不爱其资；天下无心于学，故不贵其师。圣人非独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圣人之妙，虽智者有所不谕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雄雌，先后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暗之及我者也。荣辱，贵贱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恶后，欲明而恶暗，欲贵而恶贱，物之情也。

然而先后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贵贱之深。古之圣人去妄以求复性，其性愈明，则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则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则其归愈大。盖不知而不为，不若知而不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争心止，则天下之争先者，皆将归之，如水之赴溪，莫有去者。虽然，譬如婴儿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见性者也。居暗而视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众明则之以为法，虽应万物，而法未尝差，用未尝穷也，故曰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复性者也。诸妄已尽，处辱而无憾，旷兮如谷之虚，物来而应之，德足于此，纯性而无杂矣，故曰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圣人既归于朴，复散朴为器，以应万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长，亦因其势之自然，虽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万物归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为之，则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为也。虽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况天下乎？虽然小物寡众，盖有可以力取而智夺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归则叛，不听其自治则

乱矣。

凡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阴阳相荡，高下相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随于后，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强之，或损而羸之，或载而成之，或隳而毁之，皆物之自然，而势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务得，乃欲拒而违之，其祸不覆则折。唯圣人知其不可逆，则顺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过而伤物，而天下无患矣，此不为之至也。尧汤之于水旱，虽不能免，而终不至于败，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阳在内，三阴在外，物之《泰》极矣。圣人惧其过而害生，故财成而辅相之，使不至于过，此所谓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圣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胜天下，虽或能胜，其祸必还报之。楚灵、齐湣、秦始皇、汉孝武，或以杀其身，或以祸其子孙。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师之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废，故田不修。用兵之后，杀气胜，故年谷伤。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强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决也。德所不能绥，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后以兵决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勿矜、勿伐、勿骄、不得已四者，所以为勿强也。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壮之必老，物无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尝壮，故未尝老，未尝死。以兵强天下，壮亦甚矣，而能无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以之济难，而不以为常，是谓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

朴，性也。道常无名，则性亦不可名矣。故其为物，舒之无所不在，而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虽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贱守之，则尘垢秕糠足以陶铸尧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则万物不宾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冲气升降，相合为一，而降甘露，吻然被于万物，无不均遍。圣

人体至道以应诸有，亦露之无不及者，此所以能宾万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圣人散朴为器，因器制名，岂其徇名而忘朴、逐末而丧本哉？盖亦知复于性，是以乘万变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江海，水之钟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归其所钟；皆道也，故万物宾其所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别为知，蔽尽为明。分别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尽则无复分别，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复性则非力之所及，故可谓强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则未尝不富矣。虽有天下而常挟不足之心以处之，则是终身不能富也。

强行者有志。

不与物争而自强不息，物莫能夺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变无穷，而心未尝失，则久矣。

死而不亡者寿。

死生之变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泛兮无可无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无不至也。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辞者，必将名之以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将辞物而不生。生而不辞，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为大之心，则小矣。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执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无，故谓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则有同有异。同者好之，异者恶之。好之则来，恶之则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恶，则有所利有所害。好恶既尽，则其于万物皆无害矣。故至者无不安，无不平，无不泰。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

足闻,用之不可既。

作乐设饵,以待来者,岂不足以止过客哉?然而乐阙饵尽,彼将舍之而去。若夫执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恶之乎?虽无臭味形色声音以悦人,而其用不可尽矣。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未尝与之而遽夺,则势有所不极,理有所不足。势不极则取之难,理不足则物不服,然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圣人之与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圣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医药巧于应病,用智如商贾巧于射利。

柔胜刚,弱胜强。

圣人知刚强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处。天下之刚强,方相倾相轧,而吾独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伤,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毙,此所谓胜也。虽然,圣人岂有意为此以胜物哉?知势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鱼之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胜物也,然方其托于深渊,虽强有力者,莫能执之。及其脱渊而陆,则蠢然一物耳,何能为哉?圣人居于柔弱,而刚强者莫能伤,非徒莫能伤也,又将以全制其后,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鱼惟脱于渊,然后人得制之。圣人惟处于柔弱而不厌,故终能服天下,此岂与众人共之者哉?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无所不为而无为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圣人以无为化物，万物化之，始于无为而渐至于作，譬如婴儿之长，人伪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变，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与天下皆靡，故其变至有不可胜言者。苟其方作而不为之动，终以无名之朴镇之，庶几可得而止也。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圣人中无抱朴之念，外无抱朴之迹，故朴全而用大。苟欲朴之心尚存于胸中，则失之远矣。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圣人纵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贵，勉强以求不失，盖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无为而有以为之，则犹有为也。唯无为而无以为之者，可谓无为矣。其下非为不成，然犹有以为之，非徒作而无术者也。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仁义皆不免于为之矣，其所以异者，仁以无以为为胜，义以有以为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义有上无下，何也？下德在仁义之间，而仁义之下者，不足复言故也。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于礼，圣人之所以齐民者，极矣。故为之而不应，则至于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相应，于是刑罚兴而甲兵起，则徒作而无术矣。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忠信而无礼，则忠信不见，礼立而忠信之美发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间，夫妇朋友之际，其外粲然，而其中无余矣。故顺之则治，违之则乱，治乱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发，故曰乱之首也。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圣人玄览万物，是非得失，毕陈于前，如鑑之照形，无所不见，而孰为前后？世人视止于目，听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万物之间，役智以求识，而偶有见焉，虽自以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乐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遗厚，采华而弃实，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见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宁而已，神知其灵而已，谷知其盈而已，万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为天下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致之言极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发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万物不得一未遽灭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极必至于此耳。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贵，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视之不见，执之不得，则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谓贱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耶？非乎？

昔之为此称者，亦举其本而遗其末耳。

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轮、辐、盖、轸、衡、轭、毂、辖会而为车，物物可数，而车不可数，然后知无有之为车，所谓无之以为用者也。然则天地将以大为天地耶？侯王将以贵为侯王耶？大与贵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为

天地侯王者，而或莫知之耳。故一处贵而非贵，处贱而非贱。非若玉之碌碌，贵而不能贱；石之落落，贱而不能贵也。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动，

复性则静矣，然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动之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无形无声，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世不知静之为动，弱之为强，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盖天下之物，闻有以母制子，而未闻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道非形，不可见；非声，不可闻。不先知万物之妄，廓然无蔽，卓然有见，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闻道，以为荒唐谬悠而笑之。中士闻道，与之存亡出没而疑之。惟了然见之者，然后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斯所谓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说，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陈者是也。

明道若昧，

无所不照，而非察也。

进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类，

或夷或类，所至则平，而未尝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如谷之虚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污，此则不洁不屑之士，而非圣人也。

广德若不足，

广大而不可复加，则止于此而已，非广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无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实建也。

质真若渝，

体性抱神，随物变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

大方无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声，

非耳之所得闻也。

大象无形，

非目之所得见也。

道隐无名。夫惟道，善贷且成。

道之所遇，无所不见，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见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则隐于无名，惟其所遇，推其有余以贷不足，物之赖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与物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则非一也。一与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是以往，而万物生。虽有万不同，而莫不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者，盖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恶，惟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贱寡小而贵众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称孤寡不谷，古之达者，盖已知之矣。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世以柔弱为损，强梁为益，不知其非也。故将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见强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强梁，妄之极也。人知强梁之不免于死，则知妄之不可为；知妄之不可为，而后可与语道矣。故曰吾将以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以坚御坚，不折则碎；以柔御坚，柔亦不糜，坚亦不病。求之于物，则水是也。以有人有，捍不相受；以无人有，无未尝劳，有未尝觉。求之于物，则鬼神是也。是以圣人唯能无为，故能役使众强，出入群有。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与身章第四十四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先身而后名，贵身而贱货，犹未为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况于名与货乎？然贵以身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亲，货之不足多，而后知贵身，知贵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与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则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齐有无，均得丧，而后无病也。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爱之甚，则凡可以求之者无所不为，能无费乎？藏之多，则攻之者必众，能无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天下以不缺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虚为盈，故盈必有穷。圣人要于大成而不恤其缺，期于大盈而不恶其冲，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穷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虽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劳；付物自然，虽拙而巧。辩而不讷，其辩必穷；因理而言，虽讷而辩。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辩而不讷，譬如躁之不能静，静之不能躁耳。夫躁能胜寒而不能胜热，静能胜热而不能胜寒，皆滞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静，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辩非讷，而后无所不胜，可以为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各安其分，则不争而自治，故却走马而粪田。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祸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为是，则戎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遇而足，故无不足也。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性之为体，充遍宇宙，无远近古今之异。古之圣人，其所以不出户牖而无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内为身心之所纷乱，外为山河之所障塞，见不出视，闻不出听，户牖之微，能蔽而绝之，不知圣人复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远而弥少也。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盖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劳而成之矣。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为学日益，

不知道而务学，闻见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为学者也。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为道日损。

苟一日知道，顾视万物，无一非妄，去妄以求复性，而性实无几。孔子谓子贡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去妄以求复性，可谓损矣。而去妄之心犹存，及其兼忘此心，纯性而无余，然后无所不为，而不失于无为矣。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见于外，而物恶之，故终不可得。圣人无为，故无事，其心见于外，而物安之，虽不取天下，而天下归之矣。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虚空无形，因万物之形以为形，在方为方，在圆为圆，如使空自有形，则何以形万物哉？是以圣人无心，因百姓之心以为心，无善

不善皆善之，无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尝渝也，可谓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尝变也，可谓德信矣。不然，善善而弃不善，信信而弃不信，岂所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哉？

圣人之在天下，惻惻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天下善恶信伪，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贼，不知所定。圣人忧之，故惻惻为天下浑其心，无善恶，无信伪，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观圣人之予夺，而吾一以婴儿遇之，于善无所喜，于恶无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恶者不愠，释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无生死，出则为生，入则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养者，生之徒也。声色臭味以自戕贼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尽，则所谓动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岂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则《易》所谓寂然不动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则有死，故生之徒，则死之徒也。人之所赖于生者厚，则

死之道常十九。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无，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道者万物之母，故生万物者道也。及其运而为德，牧养群众而不辞，故畜万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则不能自形，因物而后形见。物则不能自成，远近相取，刚柔相交，积而为势，而后兴亡治乱之变成矣。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形虽由物，成虽由势，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贵德，尊如父兄，贵如侯王，道无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后尊贵者，非实尊贵也。

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方无名，则物之所资始也，及其有名，则物之所资生也。故谓之始，又谓之母。其子则万物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圣人体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无不察也。虽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尝以物忘道，故终守其母也。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悦于色，耳悦于声，开其悦之之心，而以其事济之，是以终身陷溺而不能救。夫圣人之所以终身不勤者，唯塞而闭之，未尝出而徇之也。

见小曰明，

悦之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将大而闭之，可谓明矣。

守柔曰强。

趋其所悦而不顾，自以为强，而非强也。唯见悦而知畏之者，可谓强矣。

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世人开其所悦以身徇物，往而不反。圣人塞而闭之，非绝物也，以神应物，用其光而已，身不与也。夫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嗅，口之能尝，身之能触，心之能思，皆所谓光也。盖光与物

接，物有去而明无损，是以应万变而不穷，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袭而不绝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体道者无知、无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则无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民甚好径。

大道夷易，无有险阻，世之不知者，以为迂缓，而好径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货财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岂复饰末废本以施設为事，夸以海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

世岂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脱者乎？惟圣人知性之真，审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积，实无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实无所执而其抱有不可脱者，故至其子孙，犹以祭祀不辍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身既修，推其余以及外，虽至于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见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圣人以天下观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观身乎？岂身可以身观，而天下独不可以天下观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婴儿况之者，皆言其体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婴儿泊然无欲，其体之者至矣，然而物来而不知应，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道无形体，物莫得而见也，况可得而伤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后有形，有形而后有敌，敌立而伤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无与敌者，而曷由伤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无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无执而自握，无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余而非心也。

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

心动则气伤，气伤则号而嘎。终日号而不嘎，是以知其心不动而气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伤内也。复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应万物者也。其实一道也，故皆谓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则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气曰强。

气恶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则强梁甚矣。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气，不能听其自然，日入于刚强而从之，则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道非言说，亦不离言说，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兑闭门以杜其外，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治其内者，默然不言而与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可得而贵，

则可得而贱。体道者均覆万物，而孰为亲疏？等观逆顺，而孰为利害？不知荣辱，而孰为贵贱？情计之所不及此，所以天下贵也。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古之圣人柔远能迩，无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后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国为正，以用兵为奇。虽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唯体道者廓然无事，虽不取天下而天下归之矣。

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人主多忌讳，下情不上达，则民贫而无告矣。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利器，权谋也。明君在上，常使民无知无欲。民多权谋，则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业而趋末伎，则非常无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患人之诈伪，而多为法令以胜之，民无所措手足，则日入于盗贼矣。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见有所眩而不知也。盖福倚于祸，祸伏于福，譬如昼夜寒暑之相代。正之为奇，善之为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继，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圣人出于万物之表，而览其终始，得其大全，而遗其小察，视之闷闷，若无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体，以耳目之所知为至矣。彼方且自以为福，而不知祸之伏于其后；方且自以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其中。区区以察为明，至于察甚，伤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尽物，是以虽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则世俗所谓闷闷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凡物方则割，廉则刿，直则肆，光则耀。唯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谓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无以服人，苟诚有而能嗇，虽未尝与物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

则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敛藏其用，至于没身而终不试，则德重积矣。德积既厚，虽天下之刚强，无不能克，则物莫测其量矣，如此而后可以有国。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轻用之，一试不服，天下测知其深浅而争犯之，虽欲保其国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啬之可以有国，可以有国，则有国之母也。

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孟子》曰：尽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啬治人，则可以有国者是也。以啬事天，则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圣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内则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脱，虽以长生久视可也。盖治人事天，虽有内外之异，而莫若啬则一也。

治大国章第六十

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挠则鱼烂。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圣人无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无所求，内无所畏，则物莫能侵，虽鬼无所用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伤人耳。非神之不伤人，圣人未尝伤人，故鬼无能为耳。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伤者，由上有圣人耳，故德交归之。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国者下流，

天下之归大国，犹众水之趋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众动之赴静，犹众高之赴下也。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大国能下，则小国附之。小国能下，则大国纳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国下以取人，小国下而取于人。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凡物之见于外者，皆其门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奥，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见耳。夫惟贤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宝。愚者虽不能有，然而非道则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盖道不远人，而人则远之。今诚有人美言之，则可以为市于世；尊行之，则可以加

于人矣。朝为不义，而夕闻大道，妄尽而性复，虽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弃之战？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駟马，不如坐进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将以道救人耳。虽有拱璧之贵，駟马之良而进之，不如进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则得之矣。道无功罪，人患不知，知则凡罪不能污也。

无为章第六十三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圣人为无为，故无所不为；事无事，故无所不事；味无味，故无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盖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爱恶之情忘，则虽报怨，犹报德也。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由难之，故终无难。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难多而易少。至于难而后图，大而后为，则事常不济矣。圣人齐大小，一多少，无所不畏，无所不难，而安有不济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方其未有，持而谋之足矣。及其将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犹愈于既成也。故为之于未有者上也，治之于未乱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治乱祸福之来，皆如彼三者。积小以成大，圣人持之以无为，守之以无执，故能使福自生，使祸自亡。譬如种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盗，危坐而熟视之，盗将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为非为不成，非执不留，故常与祸争胜，与福争赘，是以祸至于不救，福至于不成，盖其理然也。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圣人知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终皆因其自然，故无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丧，方事之微，犹有不知而听其自然者，及见其几成而重失之，则未有不以为败之者矣。故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人皆徇其所欲以伤物，信其所学以害理。圣人非无欲也，欲而不欲，故虽欲而不伤于物。非无学也，学而不学，故虽学而不害于理。然后内外空明，廓然无为，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为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古之所谓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览于物之终始，故足贵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为明，则智之害多矣。故圣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将以愚之耳。盖使之无知无欲，而听上之所为，则虽有过，亦小矣。

民知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应之，而上下交相贼矣。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能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吾之所贵者德也，物之所贵者智也。德与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顺者小，而德之所顺者大矣。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

圣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盖下之后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天下皆谓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夫道旷然无形，赅然无名，充遍万物，而与物无一相似，此其所以为大也。若似于物，则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为大，故其运而为德则亦闷然，以钝为利，以退为进，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贵勇敢，尚广大，夸进锐，而吾之所宝则慈忍俭约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谓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之勇决为贤，而以慈忍为不及事，不知勇决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胜，其终必至于勇也。

俭故能广，

世以广大盖物，而以俭约为陋，不知广大之易穷，而俭约之易足，其终必至于广也。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世以进锐为能，而以不敢先为耻，不知进锐之多恶于人，而不敢先之乐推于世，其终卒为器长也。盖朴散而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自朴成器，始有属有长矣。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勇、广、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为众所疾，故常近于死。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以慈御物，物之爱之如己父母，虽为之效死而不辞，故可以战，可以守。天之将救是人也，则开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无所不慈，则物皆为之卫矣。

善为士章第六十八

善为士者不武，

士当以武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则死矣。

善战者不怒，

圣人不得已而后战，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杀人也。以我故杀人，天必殃之。

善胜敌者不争，

以吾不争，故能胜彼之争。若皆出于争，则未必胜矣。

善用人者为之下。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为用。诚能下之，则天下皆吾用也。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主，造事者也。客，应敌者也。

不敢进寸而退尺。

进者，有意于争者也。退者，无意于争者也。

是谓行无行，

无意于争，则虽用兵，与不用均也。

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

苟无意于争，则虽在军旅，如无臂可攘，无敌可因，无兵可执，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者几丧吾宝。

圣人以慈为宝，轻敌则轻战，轻战则轻杀人，丧其所以为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两敌相加，而吾出于不得已，则有哀心。哀心见，而天人助之，虽欲不胜，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复性而足。而性之妙，见于起居饮食之间耳。圣人指此以示人，岂不易知乎？人能体此以应物，岂不易行乎？然世常患

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尽,则听言而足矣;可以事见,则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尽,事不能见,非舍言而求其宗,遗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盖古之圣人,无思无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则思虑之所不及,是以终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众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贵矣。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圣人外与人同,而中独异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虑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则非知无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知则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之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谓大威也。人常患溺于众，妄畏生死，而惮得丧。万物之威，杂然乘之，终身惴栗之不暇，虽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诚知之，一生死，齐得丧，坦然无所怖畏，则大威燁然见于前矣。

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惟不厌，是以不厌。

性之大，可以包络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窍为己也，守之而不厌。是以见不出视，闻不出听，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无狭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狭也，则愀然厌之，欲脱而不得，不知有厌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无厌其所生。夫惟圣人不狭不厌，与人同生，而与道同居，无广狭净秽之辨，既不厌生，而后知生之无可厌也。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圣人虽自知之而不自见以示人，虽自爱之而不自贵以眩人，恐人之有厌有慕也。厌慕之心未忘，则犹有畏也。畏去，而后大威至矣。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勇于敢则死，勇于不敢则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

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侥幸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远，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恶之所从来哉？故虽圣人犹以常为正，其于勇敢未尝不难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难知，是以历陈之也。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不与物争于一时，要于终胜之而已。

不言而善应，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应者也。

不召而自来，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斲思，夫又谁召之哉？

绰然而善谋。

绰然舒缓，若无所营，而其谋度非人所及也。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世以耳目观天，见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祸，恶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网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终始，而尽其变化，然后知其恢恢广大，虽疏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民安于政，常乐生畏死，然后执其诡异乱群者而杀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杀者杀。

司杀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诡异乱群之人恣行于其间，则天之所弃也。天之所弃而吾杀之，则是天杀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天之所杀，而吾自杀之，是代司杀者杀也。代大匠斫，则伤其手；代司杀者杀，则及其身矣。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上以有为导向民，民亦以有为应之，故事多而难治。

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轻死。

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虽死而求利不厌。

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贵生之极，必至于轻死。惟无以生为，而生自全矣。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冲气在焉，则体无坚强之病；至理在焉，则事无坚强之累。

是以兵强则不胜，

兵以义胜者非强也，强而不义，其败必速。

木强则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强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

张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举下。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淡足万物而不辞，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其不欲见贤邪？

为而恃，成而处，则贤见于世。贤见于世，则是以有余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为辱，受不祥为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夫怨生于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见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虽和，而内未忘也。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契之有左右，所以为信而息争也。圣人与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为常，驰骛于争夺之场，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是以圣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复性。待其妄尽而性复，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责之而自服也。然则虽有大怨怼，将涣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无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则亦劳而无功矣。彻，通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道无私，惟善人则与之。契之无私，亦犹是也。惟合者则得之矣。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小国寡民，

老子生于衰周，文胜俗弊，将以无为救之，故于其书之终，言其所志，愿得小国寡民以试焉，而不可得尔。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则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之器，则财堪什夫伯夫之长者也。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事少民朴，虽结绳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内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所有为美，以其所处为乐，而不复求也。

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则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则为实而已，故不必美。美则为观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以善为主，则不求辩。以辩为主，则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贯之，则无所用博。学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

圣人抱一而已，他无所积也。然施其所能以为人，推其所有以与人，人有尽而一无尽，然后知一之为贵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势可以利人，则可以害人矣。力足以为之，则足以争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尝害，能为能争而未尝争，此天与圣人所以大过人，而为万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为书，与其所以为道之大略也，故于终篇复言之。

予年四十有二，谪居筠州。筠虽小州，而多古禅刹，四方游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黄蘗山，南公之孙也。行高而心通，喜从予游，尝与予谈道。予告之曰：子所谈者，予于儒书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闻道，儒者之所无，何若强以诬之。顾诚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汉之不相谙也，子亦何由知之？试为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孙子思，子思之书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顾所从言之异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恶，方是时也，孰是汝本来面目？自六祖以来，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盖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

者,六度万行之总目也。致中极和而天地万物生于其间,此非佛法,何以当之?全惊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后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无二道,而所以治人则异。君臣父子之间,非礼法则乱,知礼法而不知道,则世之俗儒,不足贵也。居山林,木食涧饮,而心存至道,虽为人天师可也,而以之治世则乱。古之圣人,中心行道,而不毁世法,然后可耳。全作礼曰:此至论也。是时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辄以示全,全辄叹曰:皆佛说也。予居筠五年而北归,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余年矣。凡《老子解》亦时有所刊定,未有不与佛法合者。时人无可与语,思复见全而示之,故书之《老子》之末。大观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题。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朝议郎使持节汉州诸军事守汉州刺史

充威胜军使赐绯鱼袋臣王真上

进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状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贵能下听,臣之至诚,贵有上闻。微臣性识庸愚,智虑寡薄,久从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贷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内,再领方州,无分圣主忧勤,不救生灵罢弊,胡颜尸素,久冒宠荣,夙夜兢惭,启处无地。臣每伏念筋力弩钝,无可以驱驰,身命轻微,不足以报效,退难补过,进实思忠,愿献刍尧,庶裨万一。至于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尽臣子之诚,冀报君父之德。惟《诗》也三百,义必在于无邪,惟经也五千,理必归于自正。伏惟皇帝陛下,体至道,为人君,以无事理天下,一自临驭,万国康宁,日月不照之乡,声教犹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罚措而得谓无冤,干戈戢而亦不复用,无为无事,虽休勿休,海内欢娱,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简,辄敢窃疏前件《论兵要义述》上下两卷。今离为四卷,并叙表等,不揆荒芜,用申恳款。伏乞圣慈昭鉴,俯赐优容,布问公卿,式明穿凿,然后退死沟壑,臣所甘心,沥血吐诚,伏待罪责,不胜惓迫,战越之至。谨差子将尚璿,谨具别封进上。谨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诏

敕王真、尚璿至省，所陈献具悉。卿职在藩条，诚存裨补，本乎道德之旨，参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兹述作，省阅之际，嘉叹良深。秋凉，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闻昔者庖牺氏作，承天地，理万物，犹以为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义感通。然则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画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朴潜消，则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载诞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将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谆谆然五千之文，殷勤恳恻，斯亦至矣。可谓启道德之根源，绝言语之枝叶，比之文章，则三辰昭回于天也，拟乎动植，则万物充盈于地也。论其教戒，则百行全备于人也。何谓礼者乱之首？乱犹理也，乱矣非礼则无以理之，故曰乱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备也。斯盖二柄兼行，两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废坠，故曰忘战则危，好战则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战也，不可忘也。自轩辕黄帝以兵遏乱，少昊以降，无代无之。暨于三王之兴，虽有圣德，咸以兵定天下，则三王之兵，皆因时而动，动毕而后戢，戢即不复用也。及至嗣君，或骄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贪，或矜或忌，乃为我师我旅我国我家，动必取强，用必求胜，载穷载黷，且战且前，或不戢而自焚，或无厌而取灭，涂万姓之肝脑，决一人之忿欲，毒痛海内，灾流天下。是以道

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废去,遂不得已而用之。夫圣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以其争夺也,不以其贪爱也,不以其报怨也。盖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谨无良,以威不逮,非用之于战阵,非用之于杀伐,非用之于田猎,非用之于强梁,此圣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甚恶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恶,岂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德者,人不归也。人不归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谓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务于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闻之创业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继体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圣人以必不必则兵戎可得而戢,众人以不必必之则战伐益兴。故道君非独讽其当时侯王,盖亦防其后代人君轻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举大道至德,修身理国之要,无为之事,不言之教,皆数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于殷之末代,征伐出于诸侯。当其时,王已失众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故极论冲虚不争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也。圣人先欲堙其源,绝其本,故经中首尾重迭,唯以不争为要也。夫唯不争,则兵革何由而兴,战阵何因而列?故道君叮咛深诫,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阴阳不测。是以道君强为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难知也,非难行也。况我国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圣裔而派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得而称也。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聪明天思,濬哲温恭,纘十叶之鸿辉,传千亿之命绪,阐皇道而育万物,弘帝德而贞百度,寂然不动,神而化之,戢干戈于方兴之时,却行阵于已列之地,无为无

事,上德上仁,贵五千之至言,贱百二之重险,结绳而理,大化克被于生灵,击壤之歌,至德亟闻于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习儒业,长无武功,睹升平于明盛之时,赖亭育于仁寿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圣人之言,甘心从鼎镬之诛,傲幸纳刍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经文,远有河公训释,中存严氏指归,近经开元注解,微臣狂简,岂敢措词?今之所言,独以兵战之要,采摭玄微,辄录《道德经》中章首为题,序列如左,各于题后粗述玄元皇帝圣旨。或先经以始其事,或后经以终其义。谬将臆度,用达管窥。既无百中之能,庶均万分之一。因号曰《道德论兵要义述》,词理荒鄙,尘渎宸严,无任惶惧战越之至。谨言。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禀二气而生,居三才之际,灵于万物者,谓之最灵。灵于最灵者,谓之圣人。圣人代天地而理万物者也。于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异于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为万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无迹可寻,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圣人之作有物,有物可睹,故曰常有欲以观其微。观犹示也。且乾坤之用,因无入有,是以同出异名,变化之理,因有归无,是以同谓之玄。盖天地之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是为一玄也。圣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复为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将明王者治天下,安万国,正师旅,孰不由于此户者也,故曰众妙之门。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将垂亿兆之祀,同天地之覆载,比日

月之照临,利将无穷,人受其赐,故王者得之可以适天下,诸侯得之可以安万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绩,士庶人得之可以知其所归。若好径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违易即险,而欲侥幸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标道非常道,指其殊涂而同归,末言众妙之门,明其百虑而一致,冠于篇首,诚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对恶之谓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为美者,此已知其恶也久矣,皆知善之为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则是非彼我存乎其间,是非彼我存乎其间,则爱恶起而相攻矣。爱恶起而相攻,则战争兴矣。夫战争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钺也。至于匹夫之相手足,虫兽之相爪牙,禽鸟之相觜距,皆争斗之徒也。然至于王侯之动,即无不用其金革矣。为患之大,莫甚于斯。故偃武修文,兴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无为,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无为之事,盖欲令潜运其功,阴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谓无为也。夫不言之教,盖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同此义也。夫王者无为于喜怒,则刑赏不滥,金革不起,无为于求取,则赋敛不厚,供奉不繁,无为于爱恶,则用舍必当,贤不肖别矣,无为于近侍,则左右前后,皆正人矣,无为于土地,则兵革不出,士卒不劳矣,无为于百姓,则天下安矣。其无为之美利,信如是哉!又万物作焉而不辞者,言

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无言辞也。又生而不有其恩，为而不恃其德，独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强，卑以自守，所以事业简易而长不离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贤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圣人之理，不伐其善，不显其长，上行其风，下承其化，既绝矜尚，遂无斗争，非谓其不用贤能而使人不争也。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资卿相之弼谐，内有后妃之辅助。此奚谓其不尚贤乎哉！必不然也。又难得之货，皆是远方异物，若在上贵之无餍，则在下之人供输无已，更相求取，非盗而何？盗贼既兴，兵革斯起矣。又珍物丽容，是人之所欲，而圣人达理，不荡于胸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乱也。是以圣人虚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实其腹者，怀忠抱信也。弱其志者，谦柔不犯于外也。强其骨者，坚固有备于内也。常使人无知无欲者，盖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为也。故此下文云为无为者，直是戒其人君无为兵战之事也。语曰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则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道冲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体道用心，无有满溢之志，长使渊然澄静，如万物之祖宗，则自然挫折锋铍之铍锐，解释纷扰之云为，故能和其光耀，降严威也，同其尘杂，舍垢氛也。然玄元深叹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犹下经云不德也。言天道与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责生成之报焉。王者既不责于人，则刑罚自然不用矣。刑罚不用，则兵革自然不兴矣。兵革不兴，则天下自然无事矣。故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言国君能调和元气，应理万机，如橐籥之用焉，终无屈挠之弊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其此之谓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养也。又虚空也。言神气游息于虚空之中，故得长存也。玄天为鼻，牝地为口，天根于清，地根于宁。此言人君长能固守清宁之道，以理其天下国家，则自然无动用勤劳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天长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运动不已，地宁而安静无穷，皆以其顺自然之化，无独见之专，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阳布阴，复不为主，故能长生也。是以圣人能则象天地之德，清宁冲虚，不敢为天下先，故能长先矣。又外其身者，谓不矜贵其身，则忧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长存也。又经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谓欤！若夫人君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既得亿兆欢心，蛮夷稽颡，自然干戈止息，宗庙安宁，故曰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谕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于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垫之灾，兵之乱也，有涂炭之害，故水治则润泽万物，通济舟楫，兵理则镇安兆庶，保卫邦家。若理兵能象水之不争，又能居所恶之地，不侵害者，则近于道矣。是以兵之动息，必当择利而处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将之心，必在清澈深净，故曰心善渊也。兵者类多凶害，故戒之曰与善仁也。夫军旅之政，失则为乱，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谋虑精微，故曰事善能也。凡兴兵整众，应敌救灾，必当其期，故曰动善时也。既上文具标七善不争之德矣，此又重云夫惟不争，故无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诲谕者，正欲劝其人君无为于上，不争于下尔。夫无为者，戢兵之源，不争者，息战之本。若王侯能明鉴其源，洞观其本，简其云为，息其争斗，则金革宁矣。臣又窃尝习读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奥旨，详研大归，未尝不先于无为，次于不争，以为教父。凡人之情，不能无争，唯圣人乃能无争。又争之徒众矣，今臣略举梗概，皆起于无思虑，无礼法，不畏惧，不容忍。故乱逆必争，刚强必争，暴慢必争，忿至必争，奢泰必争，矜伐必争，胜尚必争，违愆必争，进取必争，勇猛必争，爱恶必争，专恣必争，宠嬖必争。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则师兴于海内。诸侯有一于此，则兵交于其国。卿大夫有一于此，则贼乱于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则害成于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当先除其病，俾之无争，则战可息矣。战可息矣，则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于不争。且夫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语曰君子无所争，又曰在丑不争，争则兵，矧乎王者，岂固有争

乎哉！故下经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此所谓知终终之之义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赖也。且匹夫之徒，带三尺利剑，持数寸匕首，至有凭凌天子，劫胁诸侯，或邀盟于前，或请命于后，往往而得。矧乎当九五之位，全亿兆之师，尊居一人，下临万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锐实难。故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此道君又以时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为戒，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其王侯，令守彼谦冲，去兹奢泰，永言伊戚，无至自贻。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经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谓乎！

营魄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魄者阴之质也，一者阳之精也。此言人君常当抱守一气，专致柔和，使如婴儿之德善也。涤除玄览，欲其洗心内照，志无瑕秽也。爱人治国，能无为者，夫欲治其国，先爱其人，欲爱其人，先当无为。无为者即是无为兵战之事，兵战之事为害之深，欲爱其人，先去其害，故曰无为兵战之事也。天门者鼻息之谓也。欲其绵绵虽静，常令呼吸进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视听之谓也。欲其周流四达，而常若无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国，兼爱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此以上圣人顺天之道，以养万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辐共一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车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无而利有，因有而用无，故引之以为证。何者？夫五兵之属，亦当其无，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伤人，然后为用。故知兵者备之以为有，戢之以为无，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盖无之以为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养目也，视过则盲。五音所以养耳也，听过则聋。五味所以养口也，食过则爽。故圣王之理，常复众人之所过，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智为本，清静为根。若乃逐兽荒原，奔车绝𡿨，六龙逸足，万骑莫追，与雕鹗而争先，并熊黑而贾勇，日月亏蔽，旌旗纠纷，驰骋忘归，杀获无补，风雨恒若，宫室或空，谓之发狂，盖由此矣。故经曰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其是之谓乎！又人君所贵难得之货，则盗贼生，盗贼生则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妨，固其宜矣。是以圣人为腹者，贵其容受而无情也，不为目者，贱其触见而有欲焉，故曰去彼取此。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宠也，诸侯得国，皆承王之宠也。故因宠所以为贵，因贵所以生骄，因骄所以获罪，因罪所以蒙辱，是以圣人之得失，常若惊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贵下贱，自卑尊人，但好战恃兵，乘胜轻敌，必即祸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

为身患,外其身乃为身存,岂不至哉!是以贵其身者,适可以暂寄于天下,爱其身者,可以永托于天下也,故经曰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其是之谓乎!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称,所谓天之道,故可视而不可见也。希者依违之称,所谓地之道,故可听而不可闻也。微者精妙之称,所谓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虽清光运行,终不为皦洁以自显也。地虽宁静博厚,亦不为暗昧以自幽也。人虽生生无穷,终不为分别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陈之,则为三才,合而浑之则为一德,故曰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此以上又言万物因无入有,从有归无,惚有恍无,故云惚恍也。又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此言自三而复一,无始无终,从一成三,无终无始,故使人君执此上古无为之道,以治当今有名之物也。无为者亦谓无兵战之事也,有名者谓军国之务也。故能知始朴素之义,乃可为道之纲纪也。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为士者,谓上士也。所谓若圣与贤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称也。言圣人贤人,治天下军国,无不兢惧畏威,皆若临深履薄。其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邻,言慎之至也。俨兮若客者,经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也。涣若冰之将释,言合散

屈伸,尝无结滞也。敦朴者,质素之谓。旷谷者,深邃之谓。夫浊久徐清,安久徐生,皆顺自然之理。动静不失其时,言孰能如此,唯圣贤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满溢而骄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终无矜耀,乃得长,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迹也。

致虚极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虚太极,无私于覆焘,地之道常沉静博厚,无私于亭毒,则是阴阳各得其恒,故人与万物俱得尽其生成之理,故曰万物并作。复者其见天地之心,故曰吾观其复。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谓也。生生之理尽,故各复归其根本,以守其静。是则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言万物尽无大伤,各得复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谓得真常之道也。故圣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则是明白四达,无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纵其嗜欲,妄作不祥,兴动干戈,流行毒螫,则必有凶灾之报,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众,则可谓至公无私。至公无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则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与之适道。既可适道,自然能长且久,故得终竟千龄,必无危殆之患也。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下之人,但知其在上君而已,盖日用而不知是也。至于中古,仁德兼施,恩惠日及,是以爱而亲之,美而誉之,其事渐著。其次以义为治,小罪用刑罚,大罪兴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礼为治,礼烦则乱,诚丧欺生,是以

悔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饰词相诈,犹或贵言。悲夫!是以王者当宜成不居之功,守不败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谓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二

大道废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隐,下德有为,仁义之行,遂从此始。巧智小慧,大伪生焉。孝慈出于不和,忠臣生于昏乱,兹亦美恶相形之谓也。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绝有迹之圣,弃矜诈之智,则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于不仁,义生于不义,今欲令绝矫妄之仁,弃诡譎之义,俾亲戚自然和同,则孝慈复矣。又绝淫巧,弃私利,则兵革不兴。兵革不兴,则盗贼不作矣。然犹恐后代不晓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夫见素者,外其质野之容,抱朴者,内其真实之意。又思虑嗜欲者,人之大性存焉,可节也,不可绝也,故劝王侯令少之寡之,则国延其祚,人受其赐也。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臣真述曰：绝日益之学，则无忧矣。唯之与阿，善之与恶，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为恶邪，岂不甚惑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众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欲，常如对享太牢之饌，共登阳春之台，纵放其情，无央极哉！是以道君曰我独怕然静默，若婴儿之未有所知，又如乘其车乘，悠悠未有所止。此盖示人以谦卑退让之貌，不学众人矜夸炫耀，自言智慧有余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岂若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闷闷，忽忘若晦，寂而无所止，独顽似鄙，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盖欲劝君服道于身，以处无为之事，则兵革自戢，天下获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谓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气，从无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气，因有成形之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虽在窈冥之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万物始生，皆自于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谓柔顺屈曲之义也，非谓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圣人抱一者，唯抱此曲

全之道以为天下之法式也。又从不自见以下四节,皆不争之道也。故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则兵战自然息矣。故曰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以此曲全之道而归根于正静者也。治军治国之道,先此为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无为无事之谓。但使为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于自然之道也。又理国理戎,皆忌于繁促猛暴之政,故举飘风骤雨之喻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顺也,同于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踳跂阔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论躁竞之徒,举兵动众,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况自见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长。故圣人举此余秽之食,赘丑之行,总皆恶之,则有道者安得而处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极言道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名之名,无物之物,故曰强为之名曰大。凡言大者,无穷无际之谓也。且群方广大,道无不之。之犹逝也。逝而不已必远,远而至极必还,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无所不在,故为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经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此所谓能以众正,可以王

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于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则能事毕矣。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又静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谓君子者，通言天子与诸侯也。终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终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须崇备法驾，居其辎重之中，以谨其不虞也。辎重者，兵车营卫之具也。又言人君虽有离宫别馆，超然高邈，岂可以万乘之重自轻于天下。此又深戒其单车匹马，潜服微行之失。是以轻举则失于为君使臣之礼，躁动则失于为臣事君之义，岂可不畏哉！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其是之谓乎！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无辙迹者，行无行也。无瑕谪者，守中也。不用筹策者，战必胜也。不可开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无端绪也。此五善者皆圣人密谋潜运，不露其才，不扬其己，不显其迹，不呈其形，常欲令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是以国无弃人，人无弃物，此皆袭用明圣之妙道，以至是乎！又圣人不立德于人，不炫仁于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师资之义。然恐众人不寤至理，以为大迷，深论奥旨，诚为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为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猛气矣。又居至尊之位，处兆人之上，六军环卫，百司具存，不恶而严矣，不怒而威

矣。故常欲令守其雌静，如为天下之溪。溪者冲虚容受，藏疾纳污之地也。夫如是，则其德常不离于身也。复归于婴儿，言其守道怀德，其性还如婴儿，真常未散，使矫伪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又虽知其明白皦洁，要令常守拱默暗然之道，乃可为天下法式。夫如是，则其德无有差忒，复归于中正之极也。夫荣辱者相随之物也。人君能知其荣华倏忽而来，常思困辱袭其后者，则为天下谷。谷与溪义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复归于朴。朴者元气之质也。故圣人散朴则为器量，用人则为官长。大制者谓制天下国家也。夫制天下者，岂有细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吾已见其不得也。为之者，谓兴动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不可为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为之者，必败也，以此纵有暂执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随，有煦有吹，有强有羸，有载有隳者，皆祸福之倚伏也。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将欲立于中道，守之无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将相辅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赵高、白起、蒙恬之类，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强吞噬攫搏，焚诗书，坑儒士，血赵卒四十余万，其于所下之处，悉残灭之，使无遗种。始皇犹独鸱视天下，未足其心，虽天禄已终，而毒螫之余，仍相残害，不

经时而土崩鱼烂矣。是以胡亥弑于望夷,子婴戮于咸阳,扶苏死于长城,李斯父子糜溃于云阳,白起齿剑于杜邮,赵高取灭于宫闱,此皆事之还也。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且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十万之师在野,则百万之人流离于道路矣。加以杀气感害,旱疫相乘,灾沴之深莫甚于此。故善为将者,当须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不得已者,是圣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强之道,不伐其功,不乐杀人。恬淡为上,虽胜不美,此是果而勿强之义也。夫物壮则老,师曲之谓也。所谓早已者,言不道之师早当止已,而勿复进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师早图退止,岂有自焚之祸邪!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剑戟戈矛之类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饰犀利珍好者,适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阳为吉,右阴为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则当以恬淡为上。恬是安静。淡,无味也。言战阵虽胜,当须淡而无味,故曰不美。美之者则为喜乐于杀人也。且所杀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乐杀之?必也乐杀之,则王者何以得志于天下也。又古者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为所杀者皆吾人,安得不以丧礼处之乎!后代则不然,师徒所征之处,大抵成败相半矣。设有一胜,必先以大帛显书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将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为千,以千为万,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诈欺,且借以为势,务立其威。此则使人怨于显明之中,神怒于幽暗之处,故曰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如此为将,岂得谓以道佐人主乎!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朴者道之实，以其精妙微细，无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常能无为清静，则万物自来宾服矣。天地阴阳，自然和合矣。甘露时雨，自然降润矣。如是则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复制致万物之名。物既有名，则夫君臣上下，万物万事，无不各知其所止矣。故为君者知止于仁，为臣者知止于忠，为子者知止于孝，为朋友者知止于信，为夫妇者知止于义，为干戈者知止于戢，为赋敛者知止于薄，既各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于危殆也。譬如道在天下，用之为治，犹川谷之与江海，言其感应走集，昼夜朝宗，无时休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测度浅深，听言观行，人焉廋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于澄心内照，无我无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亚圣之称，言人自知之难也。夫嬴不及霸，始僭称皇，项未及强，而先称霸。然秦兼天下，楚伏诸侯，并吞则六国逡巡，叱咤则三军辟易。夫如是，适可谓有力而胜人者也。夫有力而胜人者，未尝不终为人所胜。若乃周家忠厚之德，岂不谓自胜者欤！且避狄爱人，从之者如市，观兵誓众，暗会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凌迟，诸侯力政，犹不敢为主，海内空位四五十年，斯岂不谓自胜者欤！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强大者

有道,则不战而克,小弱者有道,则不争而得。又知足之富,货财无数,人之道也。自强其志,乾乾不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非寿而何?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泛然盈满天下,可左可右者,谓万物无不从也,无不在也。万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长茂,亦所辞谢其恩。功成而不名有者,言圣人顺道而理,加以无心之爱,被以无情之养,故不为万物之主,自然常无所欲,此岂可名之为小邪!又万物悉皆归之,而圣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为万物之主,此岂得不谓之大邪!是以圣人常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明矣。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言王者执持大象,不失其道,则天下之人无不归往。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养之,使其通泰无害,则何异于置饮食宴乐于康衢之上,而悦饱行过之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军行师,皆以恬淡无味为上,自然无形无迹,故使视听者不可得而闻见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无尽无穷,故曰用之不可既。既,尽也,已也。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谦之义也。言治国治军者,必须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时人事,乃今固开张我者,莫将欲歛敛我乎?乃今固强大我者,莫将欲弱小

我乎？乃今固兴盛我者，莫将欲废黜我乎？乃今固饶与我者，莫将欲劫夺我乎？王侯若能始终戒慎若此者，可谓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胜刚强。此亦非谓使柔弱之徒必能制胜刚强之敌，直指言王侯者已处刚强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谦卑俭约，即永享其年，骄亢奢淫，即自遗其咎，盖物理之恒也。圣人犹恐不悟，下文又切戒之曰：鱼不可脱于渊。鱼喻众庶也，渊喻道德也。夫王者理人，当须置之仁寿之域，使鱼在深水之中，常无困涸网罟之患，则获其安乐矣。又先王耀德不观兵。兵者国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见于人。兵者战而不用，存而不废之物，唯当备守于内，不可穷黜于外者也。若示人于外，终有败绩之辱，岂不慎哉！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谓无名之始，道常者谓有名之初。故本初无字乃为一气之宗，亦既有名为万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阴阳皆自然和合，无所云为，故曰无为也。至于四时运行，百物成熟，故曰无不为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当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尽无为也，天下之利，知之即无不为也。夫天下之害，莫大于用兵，天下之利，莫大于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则物无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欲将作者，即当镇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以不欲为根。静而归根，常而复命，可谓复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复，即万物安得不从而正也。故曰天下将自正。经曰：我静而民自正。又《论语》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谓乎！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与道同体，所谓三皇之时，不可得而称也，故曰不德。下德者为道之用，所谓五帝之时，亲爱萌生，故曰有德。仁义礼者，兼而行之，所谓三王之初，防患救乱之功兴矣。若总而论之，将以理天下国家以及于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与三王盖殊事而同心，异路而同归者也。是以道德仁义礼，王者当兼而用之，亦犹五材相资，阙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盖以其干羽寝于两阶，金革兴于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优劣于下衰，跂及于前古。夫礼失则乱，救乱者必以礼。乱犹理也。言礼者理乱之首也。然道君之意盖欲其时王舍礼而行义，去义而成仁，除仁而尚德，违德而适道。故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是以去彼礼义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将以为王者之理化也。岂不至哉！故曰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君广引天地神谷及万物之得一者，观其指归，皆在于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无用其清宁以自安泰，当须常恐有裂发之变也。神谷无用其灵盈以自恃，当须常恐有歇竭之困也。万物无用其生成以自长久，当须常恐有绝灭之时也。侯王无用其贵高以自强大，当须常恐有颠蹶之祸也。故曰以贱为本也，非乎？夫不自强大则不争，不争则兵战自息，兵战自息，则长

保天禄矣。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万物动出芸芸，无不反归于根，故曰反者道之动。夫常物之动，动之于动，唯道之动，动之于静，故曰反者道之动。反犹复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静为心，以动为用，今反其动是复其静也，故曰反者道之动也。是以圣人慎其动而常处无为，深达归根守静之义，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后能不妄作，能不妄作故为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圣人必用柔弱之道以胜天下强暴之人也。又物犹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以圣人常处无为之事，归复于静，则万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为动作，故曰有生于无。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圣与贤，犹多品汇，凡百庶士，讵知等夷？故道君于此略举上中下三级，以明识道之深浅尔。文宣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则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讥。夏虫疑冰之谈，故有闻道大笑之说。故复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虽赫赫在上，常如暗昧也。进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虽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类，此言人君之德也，虽巍巍则天，常同众类，不自标异。夫如是，故虽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虚受纳污也。虽大洁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秽辱也。虽广大悉备，常若不足也。虽欲立德于人，又须常畏人知，故曰若偷也。虽体道真实，常若渝变也。大方无隅，宁见圭角。大

器晚成,不求速达。大音希声,必震蛰藏。大象何形,无状之状。道本无名,强为名字,作万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贷且成。夫人君执德,谦柔用晦,无为之若此,天下其孰能与之争?既无所争,则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气始生,生生不已,故有万物盈乎天地之间。又万物之出,莫不皆负背阴肃之气,抱向阳和之中。中而和者,乃得为人,故谓之最灵。既灵且智,是能知损益之义。乃称号其所恶者,盖欲自取其损,以冀其益尔。故曰物有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其是之谓欤!言人之教戒,亦当须取我此义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损益之道,但恃众好兵,暴强轻敌,必当摧辱破败,覆军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国家,祸之大者,莫过于此。是以云吾将以为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过于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谦虚清静,所谓自然之气也。至坚者刚强运动,所谓有为之徒也。夫柔静刚动,弱必胜强,故曰驰骋天下之至坚。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无为之理,则无所不入,故曰无有入无间。无为之事,亦所谓清静致理,无为戎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则人从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也。又经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圣人之治,无以加于是乎?又道君叹其当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禄位也，争者忘其身。货者财宝也，贪者轻其死。夫名疏于身，身多于货，虽甚愚者，犹必知之。及在得丧之间，与夺之际，则中智之徒尽未能免其惑也。故唯圣人能知战斗之可息，不争其名，知财货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终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长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圣人虽处万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亏缺，故其用也，终无弊败之忧。虽居至满之势，亦不骄其盈，常自谦虚，故其用也，永无穷困之厄。又直于其人，曲于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机微，用其质朴，故曰若拙。际其文词，绝其给佞，故曰若讷。且此上文数节详其大归，终本于清静之德，故引躁静相形，寒势相用之义以证之。夫清静者，无为也。无为者，亦谓无为于兵战之事，乃可为天下之长也。又经曰：我好静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皆此类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马，粪荆棘之田，非有道欤？四郊多垒，戎马生于其间，非无道欤？是以人君恣可欲于心，则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欲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则天下之人皆受祸矣。又人君所欲尽得，则天下之人悉罹于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为足，则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户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则天效地，恭己正南面，无为于上，垂拱而已，无不为于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贞，万物咸若，何必行而后知，见而后名，为而后成也。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为学者谓传习前王礼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为道者谓善闭七门，克持三宝，故曰日损也。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故曰损之。圣人之道，损有余奉天下，故曰又损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于无为矣。夫圣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无所云为也。又天下之利，知无不为，故曰而无不为也。又圣人为君，常无为无事，以百姓心为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则以赋税夺人之货财，及其有为也，则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则亲离众叛，国灭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圣人以百姓心为心者，盖所谓以欲从人之义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谓亦以道德教之，使之为善，故经曰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犹察也。圣人察天下常惻惻然，不停不息，而为浑同其心，皆使去恶从善，是以百姓悉倾注其耳目而视听圣人之恩意，而圣人咸子爱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抚天下之人，则为人之父母明矣。岂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罚

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动出为生，休入为死。十有三者，所谓四关之与九窍也。夫四关者，性命之源流。九窍者，嗜欲之门户。源流则动静存其节，门户则启闭有其时。顺之所以长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过于养，养过者复伤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摄生者，谓圣贤也。伏以道君谦不自言，故曰盖闻也。夫圣人之道，利而不害，物岂能伤？故虽之原陆，亦不畋猎而求遇兕虎以杀之，虽入军中，亦不被带甲兵而求杀其敌，是以终无角爪锋刃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尘，调养元气，存绵绵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真述曰：夫乾道无情而生，坤德无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势得化成，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尊德贵，皆自然受天之爵禄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于是王侯则而象之，言王者当宜生畜长育成熟养覆万物，而不失其时。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绝其宰割，息其斗争，夫如是，乃可谓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言王者必当守道育物，塞聪蔽明，则永无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见其微细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

道，必终得其强大矣。用其光，言耀德于外。归其明，谓体道于中。治国治军，无害于物，何殃之有？故曰袭常。袭犹密用也。言王者常当密用斯道而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独知行于大道，唯所施为之事，正当最可畏慎尔。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趋其斜径，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达，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虽甚扫除修洁，然而田野亦甚荒芜，仓廩亦甚空虚，而戎臣武将不限有功无功，皆被服罗纨，横带刀剑，属厌饮食，多藏货贿，专取不足之人，奉有余之室，此诚所谓盗贼之矜夸，岂可谓大道也哉！此盖道君深叹衰困之时，天下若此之过，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谓创业之主，以德升闻，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谓继体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脱也。此一章盖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传万祀之福，都不在历数时运、干戈强力以取之也。故经曰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子孙承继其位者，多至数万年，少亦数千岁。暨于三代，虽有辟王伤之，犹得八九百年，然后分崩离析，以丧其国。由是而言，岂有历数时运、干戈强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故经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岂

不谓然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气和，有如赤子之状，无机无虑，自诚而明，是以物莫能害。夫毒虫猛兽攫鸟者，喻凶恶贼害之人。言凶恶之徒虽有猛锐鸩毒之气，终亦不能伤于德厚之君也。又引号而不嘎，和之至者，夫五常毕备谓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谓之祥。言君人者当宜日自损，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气任力，故为强梁。《传》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气者不可久也。又强者为壮，壮者则老，师老为曲，义亦在兹。故戒之早止，令勿复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则知者必不言其机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者，兵之深机也。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者，兵之至要也。并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谓之玄同。故圣人之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非天下之所敌也。然而不敢轻天下之敌，是以远近者不可得而亲疏，惠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贵贱，故为天下之所贵重也。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国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以奇，奇者权也，权与道合，庸何伤乎？以无事取天下，无事者，无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讳者，以其

渔猎竭泽,禁止多门,财不足于人,利不流于下,下之弥贫,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权谋,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犹乱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荡上心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圣人云我无为而人自化,言无为兵战之事,则人安而从化也。我无事而人自富,言无赋役之事,则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静而人自正,言归根复命,而人自正也。我无欲而民自朴,言不为嗜欲所迁,则自朴矣。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为君之道,必当隐其聪明,宽其教命,常闷闷然,则民自朴素矣。若上有苛察之心,则其下之人必欺违苟免,不诚不信矣。又福倚祸中,祸藏福内,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来胜负之场,追随宠辱之际,将迎或异,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国,以至于天下,无大无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尔。又凡人之情但欣福来,罕忧祸至,且处祸之时,万虑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祸,故曰孰知其极。矧乃以正为邪,以善为妖,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于人,自守其廉,亦不秽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嗇犹爱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当以仁爱为宗,故曰莫若嗇。夫仁爱之道行焉,则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谓之重积德。重积德者,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故曰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母谓道也。谓

王者守国有道，自然根蒂深固，以享长生久视之福也。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四

治大国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国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鱼也，当以安静不挠为本。既以安静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阴阳大和。阴阳大和，则风雨时若。风雨时若，则百灵获安。百灵既安，则妖精之徒不能为变怪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兴，信顺之人，天地福佑，是以圣神协应，盛德交归焉，不亦宜乎！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极言王者常以谦下为德也，岂以兵革强力而求胜负于其间哉！夫大国小国之交，人事兼畜之义，考其情理，岂非各务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则大者宜为下明矣。凡谦卑之道，皆损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其是之谓乎！

道者万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圣人所以宝此道者，以其可保，保养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尽弃之耶！是以圣人立天子，置三公，务戢干戈，不用刑罚，美其言，尊其行，冀其迁善，理而化之，故为天下贵。何拱璧驷马而欲较其优劣哉！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为无为也。偃武不爭，故曰事无事也。含道存神，故曰味无味也。夫万国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咨嗟。王者之心，岂限大小，宁论多少，皆当以德绥之，俾无怨咎，故曰报怨以德。夫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则必有祸难之事生于其间也。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者，言人君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也。是以圣人防微以至于著，积小以成其大，若于已著已大而后为之，则不及已，故曰终不为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理固然矣。又简易之道，则易从也，慢易之失，则难生也。是以圣人犹难之者，重慎之至，然后能于万事万机竟无所难，故曰终无难。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败在人，始终有道，圣人以此不敢妄动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违，故曰易谋也。忽有奸宄作难，必当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细微之始，散之无难，故曰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此皆以先见先觉未萌未兆之前，欲早为之，恐其滋蔓，即难图也。又大树生于纤毫，高台起于覆簣，远行发于自迩，此三者皆明积小以至于大，由近以及其远，若循涯而俟之，则必至之期也。若过分而求之，则欲速之累也。故师旅之事不可为，为者必当自败也，干戈之器不可执，执者必当自失也。是以圣人无所为，无所执，故无以败，无以失，明矣。又世间之人皆从事多疑，临途好径，行师守国，多于垂成而自败之，此皆是

失其本末,迷于始终者也。故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责难得之货,学人之所不学,故曰复众人之所过。盖欲辅助万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终亦不敢专擅独见,有所云为者也。故曰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为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诈所藏也,将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难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何者?凡众庶之徒,恒性浅劣,智虑未发,狙诈先行,怨讟岂辨?于是非逆顺,宁知其抚虐。或蚁聚于州党,或蜂起于河山,一凶首谋,万人随唱,征伐之举,恒必由之。此亦非谓其用智治国,即为国之贼也。言其使众庶之徒多智,即尽能为国之贼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朴素者,乃所以为国之福禄也。若国君常能知此两者,即自为楷模法式,是谓与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远矣,欲令人君则之象之,自然与万物反其朴素,则天下之人必能至于大顺,故曰然后乃至大顺。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为谕者,盖欲其人君谦柔卑巽之极也。夫谦柔卑巽之极,乃得天下之欢心。得天下之欢心,然后得乐推而不厌。得乐推而不厌,则自然上下无争。夫不争之义,与天同德,美利万物,不言善应,周流六虚,不谋善胜,且天下之人孰能与不争者争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谓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宝之要，先举我大之文。夫大者道之体也。下士不知，故谓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详三宝之义，保而持之，故先开用舍之端，以明慈俭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谓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俭故能广者，谓以一人之俭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广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克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凶，汤武用之而以兵胜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罚皆措。及其桀纣舍之而国灭，幽厉舍之而身亡，秦嬴舍之而二代夷戮，项籍舍之而五体割分，汉武舍之而天下减半，曹公舍之而吴蜀鼎峙，故曰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夫言舍其慈者，谓去其慈爱于人，人无死力之报，乃以一人之胆烈，欲敌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舍其俭者，谓不知爱嗇，厚其聚敛，奢其宫室，加其师旅，财谷皆空，君孰与足？又经曰：后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常不敢为天下先，而终为天下先矣。故自黄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纣至于曹公舍之之验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善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体道之君，皆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又善战者不败，必以恬淡为上。既曰胜而不美，犹以悲哀丧礼而处之，何怒之有哉！又圣君德合天地，自然无争，故曰善胜敌者不争。夫王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用辅弼之臣，则比之股肱心膂，用将帅之臣，则跪而受钺，行而推毂，此必先得其心，后用

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不争之德，可以配天立极，故曰古之极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谦让，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举者为主，后应者为客也。且圣人之兵，常为不得已而用之，故应敌而后起。应敌而后起者，所以常为客也。进少退多者，是沉机密用，重敌之意也。故虽有敌至，我则善师而不阵。善师而不阵，即自无征伐矣，故曰行无行也。既无征行，即我之师徒抱义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纵有凶暴之寇，妄动而来，我师告之以文词，舞之以干羽，彼必闻义而退，自然无敌，故曰仍无敌。敌既退却，干戈戢藏，故曰执无兵。兵既戢藏，恐其忘战，故又戒之曰：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轻敌者谓好战于外，无备于内。与其无备于内，宁好战于外。好战于外，犹有胜负。无备于内，必至灭亡。夫圣人在上，诚无敌于天下，然以其时主理乱言之，则敌亦众矣。何者？《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讎。若然者即天下皆吾敌也。一国亦吾敌也，一乡亦吾敌也，一家亦吾敌也，一身亦吾敌也。故王者不遗卑小之臣，即得万国之欢心矣。公侯不侮于嫠寡，即得百姓之欢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欢心矣。士庶人不忘于修身，即得真实之欢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宝矣。吾宝者身与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凡言哀者，慈爱发于哀诚之谓也。若上存慈爱之心，不失使臣之礼，下输忠勇之节，尽得事君之义，即何向而不胜哉！故曰哀者胜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于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恳恻，于此前章已极言用兵重敌之义矣。犹恐后之人不能晓达，故于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谓，君者主守之谓。此谓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尔。故叹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则，法也。贵亦犹希也。今既不能见知于我，又不能法则于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圣人见暗于外，藏明于内，处而不出之义也，故曰被褐怀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盖有不知其所知，而强言其所知者，是人之病也。故知此妄知为病，则不病也。至于用兵之机，尤在于此，唯圣与贤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谓也。凡士庶人无所畏则刑罚至，卿大夫无所畏则黜辱至，侯王无所畏则甲兵至。又书云：不畏人畏。同此义也。又戒其为人上者，当以宽大居心，无令狭隘为体，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于治人。重于治人，人必乐推。人既乐推，又谁厌乎！故先为不可厌之事，然后得人不厌，故曰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夫圣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扬己露才以自呈见。圣人之仁固当自爱，安肯骄人傲物以为尊贵。是以去彼

自见自贵之大迷,取此自知自爱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于敢则杀章第七十三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为勇猛者,必好兵强于天下,而残杀其人也。若果敢而不为勇猛者,必务道行于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两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恶者,好杀之人也,圣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犹难之者,盖重戒之极也。夫圣人则天行道,无为而立事,不言而设教,在天下岂有争之者乎!既无所争,则何从而不胜,故曰不争而善胜。夫天从人欲,疾于影响,非善应欤!寒则夏至,热则冬至,非自来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谋欤!恢恢之网,人君象法也,宥过无大,非疏而何?刑故无小,非不失而何?又《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义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穷兵黷武,峻制严刑,则人必无聊也。人既无聊,则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无耻,其在兹乎!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则人必怀生而畏死,自然有耻且格。既有耻且格,而复有凶恶之徒忽为奇者,即吾得执而杀之。此谓用兵之徒作奇巧诈伪,而乱人惑众者也,则吾得执持而诛杀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恶,犹不得自专,故曰孰敢。常有司杀者,司杀者谓天网也。且王者万方有罪,当自责躬以俟天神自行诛殛也,岂可寄情迁怒,滥罚无辜?故曰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人之饥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赋厚，税重入多，由此凶饥，理固然矣。又言有为者，是人君好为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乡，一乡有兵以及一国，一国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乱靡有定。于是耕夫释耒而执干戈，工女投机而休织纴，齐人编户，太半从戎，子弟父兄，邻里宗党，同为锋侠，共作奸回，虽善诱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难治。夫人之轻死者，为君上营求之过厚，使下之人无聊，是以轻死。故叹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贤犹善也。此谓好积财以贵其生者也，非保道以养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极言柔弱之用，指陈生死之徒。臣愚窃稽其深意，都在于兵强则不胜之义。又下文云：木强则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者，盖又切戒其兵强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谓凶险之器，斗争之具，所触之境，与敌对者也。故兵强则主不忧，主不忧则将骄，将骄则卒暴。夫以不忧之君御骄将，以骄将临暴卒，且败覆之不暇，何胜敌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万之师而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统之业而丧九州，项羽忽霸而遽亡，新莽既篡而旋灭，苻坚狼狈于淮上，隋炀分崩于楚宫，此数家之兵，皆多至数兆，少犹数亿，无不自恃其成以取其败，此皆强则不胜之明验也。又兵者求胜非难，持胜其难，唯有道之君然后能持胜。向数君之败，皆由不能持胜之过也，岂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张弓之谕者，正在于损益之道尔。言侯王若能知此损益利害之要，则天下将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且成财者耕织之人也，破财者军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众，此其所以长损不足而奉有余也。若使化兵为农，损上益下，则自然无偏无党，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财正辞以佐佑人之义也。又圣人虽能变化两仪，而不恃其力，虽能生成万物，不处其功，盖欲阴德潜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见贤。见贤谓扬己伐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坚强者也。尝试论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极，土在水中，钻石流金，无所不克，万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刚强而有胜此，故曰其无以易之。是以道君深叹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复引圣人之言，受国之垢，与其不祥，此所谓百姓有过，在余一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诚兼此义言之，有似反倒，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于心，争胜逐利，背正为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愍之，树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余弊生焉，岂得为善也，故曰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持德信之心，行

不言之教,加恩于九有,恕罪于万方。夫契者德信之谓,又吉事尚左,无问智愚,皆同赤子,故曰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齐之以刑,导之以政,即不得尽善之道,故曰无德司彻。彻者有迹之谓也。言守其礼法之彻迹耳。又言人君若长能体道理国者,则天地灵祇必常隆其景祚也,故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为君之道,虽处大国之强,亦常须自为卑小,虽有众庶之力,亦常须自示寡弱。夫自为卑小者,且无矜大之过,不失谦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无恃赖之尤,不失隄防之备。设使国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长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则人各怀恋其生,畏重其死,既安乡土,宁远迁移。又馈饷不行,则舟车无所用,战争既息,则兵甲无所陈,自然人致太平,以复结绳之政。由是甘其食,美其服,止足存于衷也。安其居,乐其俗,风化行于时也。自然邻国对境,无相覬觎,诈伪不行,忠信为宝,不相姑息,俱无聘问之私,不怀隐欺,自绝往来之礼,故曰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为亲著五千之文,将传亿万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圣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优劣,论礼义之重轻,去彼薄华,居斯厚实,是以重标三节,将明两端。此盖同出而异涂,言行之深戒者也。夫诚信者不务谄谀,不矜捷给,无甘巧之说,绝诡饰之词,安得而美哉!夫善德善言,天之道

也。圣人奉而行之,岂容辩伪生乎其间。又曰圣人不积者,此言圣人非无积也,但以其财积而能散之,德积则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终欲重明圣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圣人所以贵之者,无为也。今此乃言为而不争,何也?臣以为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义尽在此矣。此盖不言有为与无为,而直言为者,欲其人君为无为也,又欲其无不为也,其义明矣。夫一家不争,即斗讼息矣。一国不争,即战阵息矣。天下不争,则征伐息矣。夫斗讼息于家,战阵息于国,征伐息于天下,此圣人之理也。故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其此之谓欤!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

碧虚子陈景元纂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阳。按道家经籍所说,则挺生空洞之先,变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为帝师,此则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论也。非其径庭之语者,举其大概,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应见于李氏,降生于商室,于商十八王阳甲之十七年,岁在庚申,寄胎托娠,经八十一年,极太阳九九之数。其母常逍遥李树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无果。母尹氏,名益寿。当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岁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生也。或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黄色,美眉,广颡,聃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渊,鼻有双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盖稟气至清,而受形特异。生于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涡水之阴。至纣二十一年丁卯岁,居岐山之阳。西伯闻之,诏为守藏史。武王克商,转为柱下史,历成、康之世,潜默卑秩。居周久之,见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岁,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輶车,徐甲为御,遂去周。关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阳公。著书九篇,说道德之事(或今《西升经》是。又庄、列所引之句或言)。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也。喜姿形长美,雅好典坟,善天文秘纬,仰观

俯察,莫不洞彻,虽鬼神之变无以匿。其情大度恢杰,不修俗礼,慈俭博爱,损身济物,入为东宫宾友,出补函谷关令。每望霄汉,有升虚之思。老子未至关时,喜登楼四望,见东方有紫云西迈,知有真人当过京邑,乃戒严,门吏扫路焚香以俟应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关。喜擎跽曲拳,邀迎就舍,巾栉盥漱,斋戒问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托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头请随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恶能随吾远适?夫流沙异域,犷俗难化,而何术可御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静心守一,千日清斋,炼形入妙,而后可寻吾于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谢。老子忽然腾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响萧寂,楼居清斋,屏绝童隶,诵经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释,骨肉都融。已而穷数达变之微,因形移易之妙,无不尽之矣。于是去家,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会老子。老子命喜为文始先生,俱游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时出关,化导西胡,至幽王时,却还中夏。故孔子适周,严事老子而问礼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是时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关。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受学于容成,问道于常捫,皆古之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为将军,封于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宫之远孙假,假仕于汉孝文

帝。假之子解，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自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士，世世有之。论之老子，本亦人灵，盖得道之尤精者也。时俗见其久寿，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称也。子者通号也。人受命自有通神达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经历救世之术，非至极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士直，圣人之余事也。老子恬淡无为，专以长生为务，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和光同尘，内实自然，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无为，故著书称微妙难识，道成乃去，是所谓博大真人也。且老子之子孙，祭祀不辍，而升于玉京。庄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为道之宗师者，使后世之人，信长生之可学，非神异而学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风焉。历代尊崇庙貌不绝。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诏赠老子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诏赠尹氏为先天太后，故为有唐圣祖焉。昔老子著书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经》者，当是关尹受书之后标题云耳。夫道者杳然难言，有物混成，强名曰道，以其通生万物，故训曰通。又道，蹈也。况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德之钦，有道则必有德。德，得也。内得于心，外得于物，得而不丧也，故物得以生，谓之德。有德则必全道，道德相须而不相离，故曰道德也。经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经可法之义。又经者，书之尊称也。今言《道经》上，《德经》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题之也。后之说者，故随文生义，言

道非德无以显，德非道无以明。道无为无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为，故在生化之后。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为众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经》居先，《德经》次之，上、下二卷，法两仪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阳之极数。是以上经明道以法天，下经明德以法地。天数奇，故上经三十有七章。地数偶，故下经四十有四章。此皆起自先贤，且仍旧贯。此经以重渊为宗，自然为体，道德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国。治国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治身则塞其兑闭其门，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渊之又渊，众妙之门，殆不可得而言传也。故游其廊庑者，皆自以谓升堂睹奥，及其研精覃思，然后于道，知其秋毫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辄依师授之旨，略纂昔贤之微，其如恍惚杳冥在达者之自晤耳。

老子论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其著书所以传道，其垂教所以救时。救时之弊不同，故迹之出亦异。其迹既异，故立言有不同。使后世之士于此异观，而以孔、老为殊训也。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时，会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则诸圣之书相为终始，固未尝少戾也。自三代之季，圣王不作，天下溺于文胜之弊，无以反其情性，而复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老聃氏生于周，以懦弱谦下为表，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故其去藏室而隐也。关令尹喜请著书，遂作八十一章，以畅道德之旨。其辞简，其理远，以深为根，以约为纪，以本为精，以末为粗，必欲使斯民复结绳之朴而后已。其所以扶教救时，可谓切至矣。不幸后世不见天地之全功，圣

人之大体，儒者若马迁氏，至谓学儒者黜老，学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扬雄氏曰：绝灭礼乐，吾无取焉。韩愈氏曰：坐井观天，其见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圣人之甚欤？盖道犹岁也，圣人时也。夏以生出为功，秋以收敛为德，一则使之荣华而蕃鲜，一则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岁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尧、舜、三代，礼乐制作，炳然大备，则夏之时也。当老子之时，礼文过度，若不敛浮华而归道德，圣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后德至，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者，谓天下莫尊于道德，而莫卑于礼，苟自礼反之于仁义，仁义复归于道德，其于治天下有不足为矣。所以黜仁义礼智，而皆以道德著书诏天下。后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初，浑沦而已，无形体之可见，无气质之可名，逮乎易变而为一，始有数矣。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究也，乃复归而为一，即其所生而归之也。如此变化往复，何有穷尽？故老氏著书九九篇，以明阴阳消息，祸福倚伏，天道往来，人事终始，无不备焉。孔子与老氏同时，皆著书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学不厌。老氏则绝学。孔子曰：必也圣乎！老氏则绝圣。孔子贵仁义，老氏弃仁义。孔子举贤才，老氏不尚贤。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国，国之贼。其立言大率相反，是岂故相乖背耶？盖孔子立道之常以经世变，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时弊，其势不得不然也。绝学则使己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损之妙。绝圣则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无惊愚明污之志。弃仁义，则无蹙蹙踉跄之私，使天下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同归于孝慈。不尚贤，则无儒、墨毕起之争，使天下无夸跂相轧之心。以智治国，国之贼，言浇伪多而智愈困，孰若政闷闷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庄周之

书,寓言十九,发明玄旨,多假孔、老相为问答,而传亦载其问礼之事,使其道异耶,何为有窃比老彭及犹龙之语,是必有名异而实同者。后世束教之士,以迹观圣人相去益远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万世之后,一遇圣贤,既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静之治。又以其所言发之,而为博大之书。使四海还淳,道德不废,抑何幸欤!抑何幸欤!

文康公葛邲次仲述

碧虚子陈君景元,师事天台山鸿蒙子张无梦,得老氏心印,有《道德经藏室纂微篇》,盖摭诸家注疏之精华,而参以师傅之秘文,义该瞻道物兼明,发挥清静之宗,丕赞圣神之化。熙宁中,召对便殿,因进所著。睿眷殊渥,宣附《道藏》,镇诸名山,四海学徒,典刑是赖。仲庚西蜀末褐访道东南,课习是经,垂髫逮白,义海重玄,望洋窃叹,幸窥纂微之要,若披云雾而睹日月也。第以世无善本,流行未博,敬就藏帙详加校正,募化善士,命工刊梓,以传不朽。上答玄元道祖立言开教之恩,次酬父师生成训迪之赐,普祈同志,潜心玩绎,因言会道,俱证无为,益衍真风,保安国祚,庶表林下野人报本之万一云。

皇宋宝祐戊午上元日,瞻山灵应观开山管辖住持观事臣杨仲庚拜手谨书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道经(上篇明道以常道为宗。常道者,虚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难言,非心口所能辩。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议。在人灵府自悟尔,谓之无为自然。今标道者,已是强名,便属可道。既云可道,有变有迁,有言有说,是曰教典,何异糟粕?尝试举扬,且从训释曰:道,通也。万物得之,无所不通。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为称。《说文》曰:一达谓之道。先贤令人体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义、礼、智、信,皆道之用。用则谓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随感应变,接物不穷,不可以言传,不可以智索,但体冥造化,含光藏晖,无为而无不为,默通其极耳。严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昼不操烛,为日明也。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烛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蕴发挥自此数言,实谓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体也。名者,用也。用因体生,名自道出。既标其名,即可称用。称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谓应用无方,支离其德也。严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显而非素真也。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庶,此真守

常名者也。

无名,天地之始。

无名者,指道而言也。万化未作,无以强名。及妙本之始既降,浑沦之朴将离,则易之太极生两仪也。严君平曰:无名无朕,与神合体,天下恃之,莫知所以变于虚无,为天地始,此体道者也。

有名,万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养万物。亭之毒之,如母养子。故曰有名,万物之母。夫大道杳冥,岂系乎有名无名哉?圣人约用立教,以明本迹同异尔。凡日新之道,皆曰无名,是故始万物者,为无名,成万物者,为有名也。严君平曰:有名者之为化也。尊道德,贵神明,师太和,则天地,故为万物母,此用道者也。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

欲者,遂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极也。微,边隅也。大道边有小路,曰微。又归也。夫虚无之道,寂然不动,则曰无欲。感孕万物,则曰有欲。无欲观妙守虚无也。有欲观微谓存思也。尝谓真常即大道也。无欲有欲,即道之应用也。道本无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上士知微知章,睹其未然,已尽其妙,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中士因循任物,见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万不同,真理难测,但现其边微耳。又解曰:夫人常体大道之微,守清静之要,复性命之极,不为外物所诱,则志意虚淡,可以观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极。严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驹犊者,无欲之人,复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贪遂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见边小之微,迷而不返,丧失真原。先贤或以

谓无欲者，体道内观化及群品无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从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应物，成济众务，见物所终，了知归趣。前以约身为说，后以化民为言，修身治国，理无不备也。

此两者同。

此两者谓可道可名，无名有名，无欲有欲也。俱蕴于寂然不动湛尔之源，体用未彰，善恶都泯，故云同也。

出而异名。

出谓从本降迹可道渐分，虽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别，贤愚有隔有变，万端寿夭存亡，其名各异也。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谓天者，自然也。言此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皆受气于天，禀性于自然，中和浊辱，形类万状，盖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谓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达冥默者，是谓有玄德也。

众妙之门。

谓道域也。夫大道旷荡，无所制围，无门无房，四达皇皇也。约身而论，出则同众人，入则为妙本，举教言则众真讲妙而出，群圣蕴妙而归，化导无方，湛然惟一，独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门耳。庄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斯亦谓众妙之门也。（有妙道然后万物生焉。生万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圣人乎！圣人之道，日新其变，应用无方，故曰常也。出处有迹，欲异而为，故曰可也。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美善生于妄情，以情之所好为美，情之所恶为恶，纵己妄情，非恶而何？以己之所是为善，己之所非为不善，纵己是非，安有美乎？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谓止于实当也。夫圣人岂无美善，盖有而不矜，同于无也。不矜则德全，同无则害远，德全害远，美善尽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为美，盖未尽善也。经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矫其治迹，窃而侮之，斯为恶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荣华扶疏，始于仲春，荠麦阳物，生于秋分，冬至之日，万物滋滋，夏至之日，万物愁悲，谓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恶，阴阳尚尔，况于人乎？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

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

此六事因矜美善动人有为。有为既彰，偏执斯起，残贼互生，物失其性，故结以圣人无为，而玄德不去。夫有无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于无，论无必生于有，故曰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于治埴，必难于治木。匠人易于治木，必难于治埴。彼此相易，则难就，各守其工，则易成，故曰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本不相形，见鹤而知凫胫之短，观凫而识鹤胫之长。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长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倾，名位不足，故有倾夺之心。若处高而不骄贵，故无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无高之者。若企羨交驰，则遁相倾覆，故曰高下之相倾。音

声之鸣,本不相和,是犹天籁自鸣自己。而世谓音律声气合成歌曲,以相和鸣,故曰音声之相和。前后之时,本不相随,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后。又如前后行步之迹,举足下足,何先何后,迁易相随,无有穷尽,故曰前后之相随也。君平曰:无以有亡,有以无形,难以易显,易以难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长,山以谷摧,谷以山倾,音以声别,声以音停,先以后见,后以先明,故无无则无以见有,无有则无以知无,无难无以知易,无易无以知难,无长无以知短,无短无以知长,无山无以知谷,无谷无以知山,无音无以知声,无声无以知音,无先无以知后,无后无以知先。凡此数者,天地之验,自然之符,陈列暴慢,然否相随,终始反覆,不可别离,神明不能遁,阴阳不能违。由此观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为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上古无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无为者,非拱默闲堂也。谓美善都忘,灭情复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无扰。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帅导,正容悟物,随时举事,因资立功,理契言忘之谓也。

万物作而不辞。

作,动也。圣人在宥天下,无事无为,故百姓耕而食,织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乐其性分而动,皆饮无为之化也。故圣人任之而不辞,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风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

万物自生,卓然独化,不为己有。群品营为,各适其性,不恃己

德。功成事遂，道洽于物，心游姑射之山，不居万民之上。此圣人之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圣人功同造化，使万物咸得其极，而忘名忘己也。不居者，不以位为己有，故民莫觉莫知，是以其道不丧，其德不去也。《鸿烈解》曰：楚将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君之德也。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陈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弗受。此功成不居之谓也。（知则善恶互生，高下之倾，不能逃也。难易对陈，长短之才，无由隐也。长短彰则争尚贤德，故次之以不尚贤。）

不尚贤，使民不争。

夫人君之谦下雌静，不矜尚己之贤能，则民之从化，如风靡草柔，逊是守何有争乎？经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静，大臣明，刑不避贵，泽不隔下，贤、不肖各当其分，则士无争矣。若人君依违，大臣回佞，虽尚贤求士，外忠内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则奸伪生而交争起。君平曰：盛德者为主，微劣者为臣，贤者不万一，圣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贤、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驽马、驿骝并驰于夷道，鸿鹄、鹑鷃双翼于青云，则贤、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难得之货，谓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静，民务耕织，藏金于山，捐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则民无贪盗之心矣。又解曰：骊龙

夜光之珠,金玉锦绣之玩,君王不贵,臣民无贪,盗贼于何而有?语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鸿烈解》曰:引神农之法,曰丈夫力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矣。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可欲者,谓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爱欲之心也。而日不见者,非远绝不见也,谓不以见为见,而为无为也。若乃人君见外物,而无可尚爱欲之心者,是不为色尘所染乱,则性原清静恬淡,而复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则使民心不乱,而淳朴之风可致矣。君平曰:世不尚贤,则民不趋,不趋则不争,不争则不为乱。世不贵货,则民不欲,不欲则不求,不求则不为盗。世绝三五,则民无喜,无喜则无乐,无乐则不淫乱。此自然之数也。《鸿烈解》曰:令尹子佩请饮楚庄王,王许之。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傅奕《音义》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乱,河上公开元御本作使心不乱,亦通。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

圣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后及于家国也。虚其心者,谓无邪思也。不役心逐暗泊,然内寂嗜欲,顿消神物,自定则其心虚矣。庄子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谓心虚,则纯白自生福庆留止也。

实其腹,

圣人道德内充,五神安静,憺怕自足,贪爱不生,故曰实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举心行事，当守谦静柔弱，则道全矣。

强其骨，

骨者体之干。夫淳和足则体润，精神壮则骨强，亦自然之理也。

常使民无知无欲。

圣人所以常修身虚心者，欲令百姓反朴守淳，恍然自化也。语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民虽有贵尚之知、饰伪之迹者，然已被其清静之风，淳朴之化，而自灰心槁体，不敢兴动有为之欲心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为无为，犹言行无为之道也。无为者，谓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则天理自全，全则所为皆无为也。物物无为，则贵尚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风大行，谁云不治？（尚己贤能则民从而争盗，纵此欲心，则乱生乎彼。唯圣人治之以虚冲，故次之以道冲。）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满。冲，虚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辞，又常也。言道以冲虚为用，夫和气冲虚，故为通用。王者得冲虚之用，故万乘遗其富。匹夫得冲虚之用，故环堵忘其贫。身在庙堂之上，心同岩穴之下，躬服刍牧之陋，不异轩冕之华，此深得冲虚之用，而不盈满也。君平曰：为冲者不冲，为和者不和，不为冲和，乃得冲和。冲以

虚为宅，和者无为家。能虚能无，至冲有余，能无能虚，常与和俱，斯真得大道，冲和之用而不盈满者也。中者所用在于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渊兮似万物之宗。

渊，深静也。兮者，深叹咏道之词也。明此冲虚之道，不亏不盈，体性凝湛，深不可测，故谓之渊也。夫不测之理，非有非无，难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体含万象，善恶斯保，动植咸归，故为万物之宗。

挫其锐，解其纷，

挫，抑止也。又折其锋曰挫。锐，铦利也，又进也。解，释散也。纷，多扰也。言铦利进趣功名之人，当念道冲虚，抑止贪妄，而不自见也。或僨僨奔驰，内外纷扰，能体道渊静，释缚解纷，湛尔澄清，以复其性。纷，河上公作忿，曰结恨也。谓阴贼瞋恚，忿恨牢结，若存道冲和，乃涣然冰释也。

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虚极之道，以冲和为用，其所施用，无乎不可。在光则能和，与光而不别。在尘则能同，与尘而不异。应物则混于光尘，归根则湛然不染，寻其妙本杳然而虚，约其施为昭然而实，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称也。象，似也。我观至道杳冥，冲用不测，匠成万物。今古常存道，既无祖无宗，谁敢言孙言子，仿佛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用道虚冲，则渊兮不满，和光同尘，故为万物之所宗。寻其宗而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草也。谓束刍为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弃之。言当用之时不甚爱，及乎弃之，亦不为憎也。故刍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于刍狗也。无用则无私，无私则无恩，是以天地无恩，而大恩生，圣人不仁，而天仁成。不仁者，谓无情于仁爱，非薄恶之谓也。故天地无情，视万物如刍狗，不责万物之报。圣人无情，视百姓如刍狗，不责百姓之报。盖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顺宁，阴阳交通，和气流布，怕然无为，万物自生焉。天地非倾心移意，劳精神，务有事，凄凄惻惻，流爱加利，布恩施厚，成遂万物，而有以为也。此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明王圣主，秉道统和，清静不改，一以变化，神明默达，与道同仪，天下应之，万物自化。圣人非竭智尽能，扰心滑志，损精费神，不释思虑，徬徨显显，仁生事利，领理万民，而有以为也。此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橐者，鞴也。谓以橐鼓风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大地之间虚空无为，生物无私，以喻圣人之心，虚廓渊静，应世不逆，若橐之怀风鼓之，以成器物，籥之舍声吹之，而调音律，应用不绝，而终不可屈也。以况圣人无私无心，而不事爱利也。君平曰：天地释虚无而事爱利，则变化不通，物不尽生。圣人释虚无而事爱利，则德泽不普，海内不并，恩不下究，事不尽成。何则？仁爱之为术也，有分，而物类之仰化也无穷。操有分之制，以授无穷之势，其不相赡，由川竭而益之以汙也。又曰：虬蝨动于毛发，则寐为之不安。蚊蚋

著于皮肤,则精神骚动,思虑不通。外伤蜂蛰之毒,则中心为之惨痛,未害于耳目,而百节为之不用。此言爱利存于胸中,岂得无屈挠纯和耗蠹血气乎?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多言者,谓多有兼爱之言也。多则施行难遍,故数穷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虚静,同橐籥之无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鸿烈解》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其书而舞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天地运处而无私,中含虚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夫大人以太虚为空谷,以造化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体用,岂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母养,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说者以山谷响应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怀豁无方,法太虚之广,存任神真,资造化之灵,自然形与道合,何死之谓乎?如是,则冥然茂养,物受其赐,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训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神谓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静虚空,以养其神,不为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触情耽滞,为诸境所乱,使形残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夫太虚造化,万类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谓之门。根

者，本也。天地虽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类，咸以虚空太和为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藏于心，五气清微为精神聪明音声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五味浊辱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与地通，故口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门，乃是通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劝人养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门者，示人炼形之术也。故形神俱妙者，方与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则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动无常，岂得言静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无根，故气聚不以为生，入无窍，故气散不以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无常，其浮动之物也。幽深雌静，湛然不动，其玄牝之谓也。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绵绵，不绝之貌。此结上养神炼形之义也。夫养神则深妙冥极，清静虚空，绵绵若存，感物而起，无有绝时。炼形则呼吸太和，导接血气，饮难终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节宣畅而不勤劳，此方可与天地同根，众妙共门也。（太虚其谷，造化其神，牝养万物，绵绵不死，故次之以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

标也。天以气象广覆，古今不倾，故称长也。地以形质厚载，终始永固，故言久也。结喻成义，在乎下文。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结义也。夫天所以长清,地所以久宁者,以其覆载万物,长育群材,而皆资禀于妙本,反其冲虚,复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长生也。又解曰:天地万物,卓然独化,咸禀自然,而不求饶益其生,故能长生,此垂诫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圣人无为,身在庙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载,而均养无私,大有处谦而不敢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乐,推而不厌,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爱之如父母,神明佑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万物,而圣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岂有自私之心乎?实无私也。无私故能长能久,以其长久,故如能成其私者也。李约曰:夫能不私于己,而私于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己之私已成矣。《鸿烈解》曰: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休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无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此明于为人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严君平本作以其无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无私邪。开元御本作非以其无私邪。互有其义,读者详之。(圣人后身外身,能公于己而私于人,善柔顺而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道经

上善若水。

上善者，标人也。若水者，举喻也。夫志人虚怀无欲，应变随时，不逆诸缘，处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圆凝释，深浅浮沉，顺道涵虚，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蕴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谓下文也。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静，散润一切。天无水则阳旱，地无水则尘飞。利泽万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过于水，去实归虚，背高趋下，壅之则止，决之则流，听从于人，故曰不争，此二能也。人之情恶，处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则就卑受浊，处恶不辞，令物洁白，独纳污辱，处众人之所恶，此三能也。几，近也。夫水利物，则其仁广大，不争，则其德谦光，处恶，则其量忍垢。举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贯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尔。又解曰：水为气母，王于北方，其数六。北方者，阳德之始，阴气之终也。生数一与道同也，道亦谓之一。道一者无一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无一之一为道之体，有一之一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几于道也。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至人所居，善执谦下，顺物自然，化及乡党，如水在地，善就卑

下,滋润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虚静,洞鉴幽微,湛然透彻,如水渊澄,波流九变,不失明静,故曰心善渊,此二善也。至人若与,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怀亲爱,如水膏润,善能升降,无不沾济,故曰与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诚信,不与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丑无差,流满辄移,行险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从政,善治于民,正容悟物,物自顺从,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涤荡群物,使无尘秽,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临事,善能任物,随器授职,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圆,能随形器,无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动静,善观其时,出处应机,能全其道,如水之动,善随时变,冬凝夏液,不差其节,故曰动善时,此七善也。

夫唯不争,故无尤矣。

唯,独也。此结上三能七善之辞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处语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静,不与物争,物既不争,安有尤过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独有不争之人,无所怨尤之者。(道体虚无,而水数一,唯至人用之,则几于道。又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满也。已,止也。夫执持盈满之物,而不知谦损者,必见其倾覆矣。慎其倾覆之祸,不如早图休止,此垂诫也。严君平作殖而盈之,谓积其财宝也。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揣,度也,又治也。锐,铦利也。言人但知铦利欲心,而贪趣富

贵，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僇恣，祸患之来，不可长保。君平曰：富贵之于我，犹登山而长望也。名势之于我，犹奔电之忽过也。言不可长保也。《鸿烈解》曰：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义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与人，不若焚之，无令人害。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以与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何以异于梟之爱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难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满室，徒为润屋，然而巨盗至，则负匱揭篋担囊而趋，虽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齿而焚身，鸡畏牺而断尾，禽兽尚如此，人何不思之？严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满室。

富贵而僇，自遗其咎。

遗，与也。富则人求之，故便欺物。贵则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来，非自与而何？君子曰：金玉之与身，而名势之与神，若冰若炭，势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秽也，利者身之害也。养神之秽，积身之害，损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败，得之以为利，失之以为害，则彼思虑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患生于我，不由于人。福生于我，不由于天。陆希声曰：持大器而满盈，虽惧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极，虽忧之，不如早退。揣势利而锐意，虽得之，不可永保。贪金玉而满堂，虽

有之,不能长守。贵而僇则得其祸,富而僇则益其过。僇生乎心,咎自于己,岂可怨天尤人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结义也。夫大功既成,显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高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猎狗烹,势使然也。惟体天道之盈虚,知进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满,理必伤生,与其锐心于富贵,不若抱一而无咎,故次之以载营魄抱一。)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道家以阳神曰魂,魂乐生,阴鬼曰魄,魄好杀,魂则游,魄则静。《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营者不定貌,故谓魂为营也。旧说载,乘也。营,魂也。又谓营,护阳气也。魂为阳精,魄为阴灵。阳精喜动游,故仙书有拘留之术。阴灵喜浮惑,故仙书有制伏之法。使其形体常乘载阳精、阴灵,抱守太和纯一之气,令无散离,永保长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岂离鑑乎?此教人养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术,当令心无散离。若无散离者,即是乘载魂魄抱守纯一之道也。能如婴儿乎?下皆以此义释之。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旧说曰专,一也,任也。气者冲和妙气,又自然之气也。夫人卓然独化,禀自然冲和妙气,气降形生,自无染杂。若乃专任冲妙,知见都忘,气自纯和,形自柔弱,不为众恶所害,是得婴儿之全和也。此教人养气也。今解曰:能如婴儿乎者,言人欲专气致柔之术,当如婴儿纯和,若能如婴儿纯和,即是得专气致柔之术也。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旧说曰涤,洗也。除,遣也。玄览,心照也。疵瑕,病也。人当洗涤尘垢,除遣五情,内外清虚,心照万事,瑕疵之病,莹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约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劝人治国。经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内外之事,能自省己躬,无疵瑕之病,即是涤除玄览之法也。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旧说曰治国者,爱民如赤子,临政不可苛虐,赋役不可伤性,务农简事,使民各遂其业,而安其生,斯无为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爱养万民,令不伤天性,治国务农,使无繁细,当能清静无为,即是爱民治国之术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天门者,自然之门也。自然生太极,太极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万物,万物生死由之而往来,故谓之天门。开谓散施,阖谓歛敛,开则生成,阖则衰灭。虽生万物,而未见其生生者,虽死万物,而未见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见其形,得不谓之自然乎?能体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气含阴阳。所为雌静,则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雌静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国者,当以雌静是守。旧说曰:天门者,北极紫宫之门也。天有北极,星在紫宫之内,宫内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门有开阖也。开则为泰,阖则为否,故春时青帝门开,余门皆阖,四时之例如此。且五运终始,历数之变,兴废不常,唯圣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静,则不为变动所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论者天门谓鼻、口也,开阖谓喘息

呼吸也。言人雌静柔和,则气息深远,绵绵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无为也。今解曰:天门开阖休王者,乃历数之常,唯能雌静谦下,故阴阳不能移,寒暑不能变也。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旧说曰明,谓慧照也。治身者虽有慧照之心,聪明通达,若无见闻。治国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达海内,当塞聪蔽明,能如无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谓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达。天下者,先须收视反听,常守无知,即是明白四达之原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言修身治国,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养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万物卓尔,独生圣人,岂有乎哉?群类各自营为,圣人何恃乎哉?物自长养,圣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极,是谓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抱一不离专气,致婴儿之和,和则物归如辐之凑毂,故次之三十辐共一毂。)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此明有无功用,相资而立。《周礼考工记》说:车盖圆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辐以象一月之数。夫月之县天,流行不息,车之辗地,运转无穷。是故车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犹三十辐共一毂耳。当其毂中空虚,轮得以转行。车中空虚,人所以载其上。故其空无之处,是有转行容载之用也。君平以谓太古圣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为,不事乎智巧。饮则用瓢,食则用手,万物齐均,无有高下。及至王者有为,赋重役烦,百姓罢极,上求不厌,贡献辽远,

男女负戴,不胜其任。故智者作为推毂,驾马服牛,负重致远,解缓民劳。后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毂,朱轮饰以金银,加以翠玕,一车之费,足以贫民,是以老氏伤创作之害道德,明为善之生祸乱也。故举车器室三事,说有无利用之相资,因以垂戒云。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埴,和也。埴,黏土也。谓工人范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无之处,是有盛受诸物之用也。君平以谓道德衰废之时,忧患攻其内,阴阳贼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齐起,五味将形,生熟不别,干渍不分。故智者埴土为器,以熟酸咸,遂至田猎奢淫,残贼群生,刳胎杀穀,以顺君心,雕琢珠玉,以为孟盘,朴散为器,一至于斯。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凿,穿也。半门曰户。门傍窗,谓之牖。门户窗牖,亦通称也。古者穴处,谓穿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为户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无之处,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谓人心既变,万物怨恨,虫蛇起,毒蠹作,禽兽害人,于是岩穴之中,不足以御患难,全性命,终天年。故智者作为居室,上栋下宇,穿窗候望,坚关固闭,开阖疾利,蜂蠹不得入,禽兽不得至,而后遂至华台危阁,阿房之殿,大关守险,筑城为固,士卒疲倦,死者无数。然而上世以为治,后世以为乱者,此乃有无利用相因之弊,盖在乎人尔。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无相资俱不可废,故有之以为利,利在乎器也,无之以为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为利也,必存其外,外资空用

而成。空之为用也，必虚其内，内借器利而就。故无借有以为利，而有籍无以为用也。无则同乎道，有则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无形也。道虽无形，必资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体也。器虽有体，必资无，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应用，道非器不能显功。亦如毂中有辐，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无以利有，因有以用无也。若夫治身，则神为存生之利，虚为致神之用，故无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无。无者虚静之谓，有者神明之谓也。神明则妙有，虚静则至无。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无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无也。（车器之设，用无而利有。用无是空，利有是色，故次之以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之设，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别尊卑之饰，斯则五色之用也。而后世为锦绣之丽，青黄悦目，逐物外迁，伤精丧明，不能彻视无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设，本以彰五行之声，金石丝竹，通天地之气，斯则五音之用也。而后世作郑卫之声，淫哇悦耳，耽营不已，荡性塞聪，不能冥听无声之声，非聋而何？五味之设，本以彰五行之和，盐梅调适，养人伦之损，斯则五味之用也。而后世有熊掌之嗜，刍豢美口，饕餮无厌，浊神秘真，不能内尝无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失也。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田猎者，国之常礼，以讲武事，示民时也。天子诸侯，每岁三田，一为干豆，祭祀宗庙也。二为宾客，交二国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时也。时之不田，则曰不恭。田不以时，则谓之暴天物。故

春蒐、夏苗、秋猕、冬狩，若不遵法度，驰骋逐境，禽荒无节，暴物伤农，登崖逾险，心神发乱，非狂而何？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金银珠玉，难得之货。人若贪取无厌，采求不已，则道行妨伤，而身多劳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调而天下聋，五味和而天下暗，田猎兴而天下狂，珠玉贵而天下劳，币帛通而天下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锥，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斩舌之钋，田猎狂惑之帅。利远方之货，天下之所以违也。贵难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数者，变而相生，不可穷极，难明而易灭，难得而易失也。殃祸之间，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贼，居之以自杀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训兆民也。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圣人谓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声色之外驰，养浩然之内景。腹者，受物养实其腹，则不逐物，故内全而神王，是以圣人法之而为腹也。目者，著色役乱其目，则逐物移，故外盲而精丧，是以圣人戒之而不为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内全也。（耽悦声色，则戮辱及之。不贵难得之货，而宠荣可待。故次之以宠辱。）

宠辱若惊。

宠者，谓富贵庆赏诸吉也。辱者，谓贫贱刑罚诸凶也。达道之士，以形骸为逆旅，生死如赘癰，不荣通，不丑穷，知轩冕之去来，外物之寄托耳，岂有宠辱系怀而惊怛哉？此言宠辱若惊，谓中人耳。中智之士，处安而虑危，得宠而知辱，故皆如惊。世俗趋末则惊辱，中智观本故惊宠，故曰宠辱若惊。

贵大患若身。

贵者，尊爱之称。大患者，轩冕宝货，外物养身之属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况尊爱他物乎？今世人谓轩冕宝货，可以资生，故贵之如身，而不知身与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贵也。

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

开元御本作宠为下。言人得富贵庆赏者恃宠而僣盈，则生祸。因宠获祸，则宠为辱本，故曰宠为下。河上公本作宠为上，辱为下。于经义完全理无迂阔，下文解之，其义详矣。皇甫谧本亦作宠为上，辱为下。言以得为上，以失为下也。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结义也。夫世俗据其富贵，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未达得失之非我，故皆惊惧也。中智之士，知祸福循环，譬如纠缠得其宠荣，必有悴辱，故戒之持胜，如失之惊也。《列子》曰：赵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忧色，谓无积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惧也。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此得之若惊也。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何谓者再问答张本，以起后义也。吾者泛举自称。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谓其有身也。且人之身，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全生之具，而贪生太厚者，动入死地，故大患随之。是由封执尘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为身，忘其心，不以心为心，冥乎造化，同乎万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则向之宠辱大患，何缘及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齐物论》子綦谓颜

偃曰：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夫遗照坐忘，尚诸患莫侵，况体合自然者乎？无者忘也，外也。或以无身为灭坏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

自无身而上，泛论士民惊执宠辱，致其大患也。自贵爱而下，专说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托之名耳。然寄托之说，实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者，则可复太古之风矣。陆希声曰：若以得失动其心物，我存乎怀，则宠辱不暂宁，吉凶未尝息，安足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贵用其身，以为天下，爱用其身，以为天下者，则是贵爱天下，非贵爱其身也。夫如是，则得失不在己，忧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托之，犹不敢使为之主，而况据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开元御本作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标宠辱之戒，后以寄托结成者，夫宠辱若惊，未忘宠辱，贵爱以为，未忘贵爱。故以辱校宠，则辱不如宠，以贵方爱，则贵不如爱。惊宠辱者，尚有宠辱介怀，存贵爱者，未为兼忘天下。故初则使惊宠如辱，后欲令宠辱俱忘，假寄托之近名，辩兼忘之极致，忘宠辱则无所复惊，忘身则无为患本，忘天下则无寄托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天下矣。弼注曰：无物以易其身，故曰贵，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无物以损其身，故曰爱，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然后乃可以天下付之也。正经今取《庄子·在宥篇》所引为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辅嗣、希声为优，疑开元御本校勘时以别

本增损,有失古意。(宠辱皆惊,未免撓拂其心。唯违者顺道无形,故次之以视之不见。)

视之不见名曰夷,

夷,古本作几,几者,幽无象也。《易》曰:几者,动之微。虽有此义,今存而不论。

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道之难状难说也如是,圣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视而见,故于无色之中,能色众色,因而名之曰夷。夷者,平也。谓漠然平夷无涯涣貌,在色而无色也。道非声不可以耳听而闻,故于无声之中,能声众声,因而谥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无击触之声,在声而无声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故于无形之中,能形众形,因而谥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无质碍,在形而无形也。唯至人以神视可见无色之色,而出于众色;以气听可闻无声之声,而出于众声;以心察可得无形之形,而出于众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应用强名,岂可以为实有,而得致诘责问哉?故当混合而冥为至一耳。君平曰:夫鸿之未成,剖其卵而视之,非鸿也。然其形声首尾皆已具存,此是无鸿之鸿也。而况乎未有鸿卵之时,而造化为之者哉?由此观之,太极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声端绪,而不可见闻,亦明矣。不以视视者能见之,不以听听者能闻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辩之,是故无形之形,天地以生,谓之夷,无声之声,五音以始,谓之希,无绪之绪,万端以起,谓之微。此皆先贤举其进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视听,冥其循

搏，混一都无，则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于九天之表，而不为明，存乎太极之先，而不为高，使其学者居上，与日月齐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没于九地之外，而不为暗，流乎六极之下，而不为深，使其学者在下，与瓦甃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绳绳运动，无穷无绝。生育万物，而道不属生，物自生尔。变化万物，而道不属化，物自化尔。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于道也。既而寻本究原，归于杳冥，复于沈默，斯乃道之运用生化之妙数也。故曰：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绳绳，接连不绝之貌，又无际也。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夫归于无物者，非空寂之谓也，谓于无形状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状，于无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是即有而无也。欲言无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无而有也。有无不定，是谓惚恍。惚无也，言无而非无。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尔。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夫道先乎天地，长于上古，湛然何来，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见其首。而又终古不息，后乎亿劫，寂尔常存，莫知其终，故随之不见其后。此使人廓其灵台，而法其道体也。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古道者，无形无名，天地之原，万物之宗也。即视不见，听不闻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执持上古无为自然之道，制御即今

有为烦挠之俗，归乎淳风，复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迁其德，是谓知道之纲纪也。（视听莫诘，恍惚无状，能执持古道以御今之有为者，其唯善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为士者。）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经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国而为士者，其德用渊微，神明远妙，智照望冥，精诚通达，是以体貌深厚，孰能知识者哉？故道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郑而人莫识，此乃古之善为士者也。

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远，难可知识，恐后世无以为师法，故强为说其容状，指陈表仪，谓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犹豫也。言有道之士，顺从自然，弗逆万物，不为福先，不为祸始，然而举事退藏，辄加重慎，虽履坦途，常忧没溺，有如寒沍之月，揭涉长川，其心豫然而疑难，恐沈于不测之渊也。

犹若畏四邻，

有道之士，常履虚无而不敢有为，故出处而深思犹然，而畏慎谨于去就，而虑幽明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邻之窃知，此戒之深也。

俨若客，

有道之士，俨然端谨，心无散乱，如宾对主人，曷敢造次？言无事无为也。如东郭顺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师仰之李舍光居于暗室，如对君父，故司马子微激赏之此，可谓能俨若客也。

涣若冰将释，

有道之士，外虽矜庄，内心闲放其智，智如春冰之释，涣然泮散，凝滞都亡。

敦兮其若朴，

敦者，淳厚貌。朴者，质素貌。又形未分曰朴。言有道之士，天资淳厚，质素未分，语默恬和，无文饰也。

旷兮其若谷，

旷者，宽大之称。谷者，含虚之窍。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不显，器宽大而含容，任善恶之去来，如空谷之应答而常虚也。

浑兮其若浊。

杂波流曰浑，不分明曰浊。言有道之士，内心清静，外杂波流，若浊水之不明，曷分别乎妍丑？已上七事，治国则民不识不知，复乎太古，修身则和光同尘，冥乎至道。

孰能浊以澄，静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渊泉，即其浊以澄，静之则徐复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离其德，当其安以久，而动之则徐全其生矣。旧说云至人外示混浊不异，凡流内本澄清，同乎道体，徐徐而登，假于清真也。复为学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迁，住于诸境，故勉

之令动别求胜法，逮及徐徐渐生，不住诸相，以至生生不绝也。一本作孰能浊以静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动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徐徐生之道者，善能谦以自牧，安其虚静，夫唯不盈者。再举独有至人，不矜恃盈满，故能常守弊陋，虽有新成之功，而能持胜不动，更求进向，复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圣人之深趣也。（善士师古，识量深微，敦朴空旷，得幽谷虚极之道，故次之以致虚极。）

致虚极，守静笃。

致，得也。言人能心无爱欲，得冲虚之道，参杳冥之极，复能常守清静，则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也。《西升经》曰：人能虚空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严君平曰：道德虚无，故能稟授。天地清静，故能变化。阴阳反覆，故能生杀。日月进退，故能光曜。四时始终，故能育成。释虚无则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静则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则阴阳不能以通，进而不退，则日月不能以明，终而不始，则万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无，实而归虚，心无所载，志无所彰，无为如塞，不忧如狂，抱真履素，捐弃聪明，不知为首，空虚为常，则神明极而自然穷矣。动作反身，思虑复神，藏我于无心，载形于无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变，内流而外不化，覆视反听，与神推移，上与天游，下与世交，神守不扰，生气不劳，趣舍屈伸，正得中道。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人生而静，天之性。今言致虚极守静笃者，使人修之，复于妙本也。非止于人，盖万物之并动，作者未有不始于寂然，而发于无形，生于和气，而应于变化。及观其复也，尽反于杳冥，而归于无朕，以全其形真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谓寂然至无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长。人复寢寐，故能聪明。飞鸟复集，故能高翔。走兽复止，故能远腾。龙蛇复蛰，故能章章。草木复本，故能青青。化复则神明得位，与虚无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宁气顺，血脉和平，此皆暂尔复静，犹能精神，况久归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谓草木植物之类也。或作云云，动作貌，众多貌，谓飞走动物之类也。以义推之，动植虽殊，咸归其根。虚者冲漠之谓，静者寂怕之谓，冲漠寂怕者，乃动植之根本也。且无者有之本，静者躁之君，动之极也，必归乎静，有之穷也，必复乎无。草木之根重，静处下，则长生。花叶轻，动居上，则凋落。物尚如斯，何况人乎？故圣人举喻，使民息爱欲之心，归乎虚静之本，则可以复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视不见而听不闻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尔。能悟之者，则行住坐卧不离乎虚静寂寞，而应变不迁，是得常道，而复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难如此。知犹悟也。悟常道者，神变无方，性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不知万物之为我，我之为万物，故能蹈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

此神合常道者也。其次则毓质不衰,颜如处子,住世千载,厌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则语默有法,出处合时,动与阳同波,光而不曜,静与阴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无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体为宗,则用常道为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达,此有渐之说也。既悟常道,当如上说。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变为妖,长生为诞,虚极静笃,为空旷归根,伤命为灭亡,不知强知,不识强识,举心伪,妄动作,皆凶,《易》所谓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应用万物,善救无弃,而无所不包容也。包容动植,于己无私,则襟怀荡然,而至公矣。至公无私,则德用周普,天下无不归往者矣。王,往也。人既归往,天将佑之,理同自然,于物无逆,是曰真人。而能出有入无,冥乎大通,久与道合,莫知穷极,则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世患莫侵,有何危殆?(致虚守静,归根复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大上,故次之以太上。)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谓太古之上,无名号之君也,所谓上德不德者也。其德无上可加,故曰太上。虽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称,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无为,其治无迹,随时举事,因资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谓帝何力于我哉?庄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亲之,誉之。

上德既衰，仁义章显，故天下被其仁者，亲而附之，怀其义者，誉而举之。庄子曰：及至圣人，蹇蹇为仁，踉跄为义，而天下始疑矣。疑则亲誉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尧闻其贤，举之登庸，因而禅位，此亲之誉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义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则禁令严，禁令严而民畏之。夫禁令虽严，而权诈为事者，民从其化，而为欺罔，民欺罔则侮上之深者也。《鸿烈解》曰：太上仁化，谓太上下知有之也。其次使不得为非，谓亲之誉之也。其次赏贤而罚暴，谓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谓诚，言可复之谓信。信全则天下安，信失则天下危。今既权诈聿兴，欺罔并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应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无差焉。王弼曰：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犹其贵言。

自亲而下已丧太上无为之化，不能复淳古之风，犹其贵重言教，执守陈迹，以为化方，虽然失道远矣，不犹愈于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乱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无为，故功业成而不有，憺默清静，故事务遂而忘知。民皆淳朴，无所妄为，谓我自然而然也。亲誉畏侮之心于何而有哉？旧说信不足，有不信，覆释畏之侮之，犹其贵言，覆释亲

之誉之，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覆释太上下知有之类乎？胶柱调弦，今不从焉。（太上无为，至德不显，及其仁爱亲之誉之，则大道废，故次之以大道废。）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即太古无为之道。废，犹隐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不淳，则大道隐废，至德不行也。然后仁爱渐生，义利浸长，故朴散以为器，斯则大道废有仁义也。庄子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此喻大道之世也。及其兼爱为仁，裁非为义，故仁义生乎不足，是犹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喻大道废有仁义也。

智慧出，有大伪。

夫敦恣隐废，则智慧出，智慧出，则大伪生，理势然也。庄子曰：马之真性，斲草饮水，翘足而陆，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智已此矣。及至伯乐治之，前有檄饰之患，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齐之以月题，马乃介倪、闾扼、鸢曼、诡衔，窃譬之智生矣。夫太古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飭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辩生矣。此所谓智慧出，有大伪也。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礼记》曰：大道之行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至仁忘亲也。忘亲者，抚诸侄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亲无有不和，孝慈于何而彰，如是则众之奉我亲，亦如我之奉众

亲矣。是以上下和睦，而亲亲相忘也。若在长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违于大顺，则六亲不和，而慈爱养亲之迹见矣。且圣人均平，则四海一家，游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此则君上无为，而苍生自化，于何而有抉目剖心之臣哉？是故瞽瞍顽而舜称大孝，鲁皙严而参称能养，夏桀立而龙逢彰，商纣亡而比干显，斯不得已而为之，非乐然也。（大道废而仁义彰，智慧出而大伪作，欲复淳风，在乎绝灭圣迹，弃去智诈，故次之以绝圣弃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圣者谓制度法象、功用陈迹之圣也。绝之者欲复其浑朴也。河上公曰：五帝画象，仓颉造书，不如三皇结绳无文之治也。智者谓权变谋虑、揣摩纵横之智也。弃之者欲归于无为也。经曰：以智治国，国之贼。夫不显功用陈迹之圣，不用揣摩纵横之智，则奸宄不生，祸乱不作，民如童蒙，专事农业，则利民何止乎百倍？庄子曰：去小知则大知明。又曰：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故须绝弃之民，始获其利也。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仁者爱物，则人亲之。义者宜物，则人誉之。而仁义之弊在乎亲誉，亲誉既行，则跂尚奔竞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则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绝而弃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复孝慈也。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巧者雕斫刻削机械舛铢之谓也。利者珠玉斗斛权衡符玺之谓也。夫机械舛铢权衡符玺之属，于小则能守备，于大则不可御寇。

今日绝弃之者，是犹擿玉毁珠、焚符破玺，使民朴鄙，而盗自止也。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属，继也。三者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言此三者虽欲不用，而复其淳古之风，然纪之为文，垂之为教，尚未明白于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难之者。别令有所属继，使群心涣然如冰之释，在下文。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见素谓守其纯素，不杂文饰，圣迹智谋，自然绝矣。抱朴谓归其朴厚，不徇矜夸，仁义之情，自然弃矣。少私谓守分至公，不好外美，而机巧自然绝矣。寡欲谓节俭制情，泊然安静，而浮利自然遗矣。夫圣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伤远，仁义之情，可以济急而不知违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圣人明而不显，知而不用，唯以见素抱朴为怀，少私寡欲为念，如是治国而民跻富寿复于古风，修身则槁体灰心嗒然丧耦矣。（圣迹绝则机智自忘，仁义绝则慈孝亲睦，斯由学者之弊，故次之以绝学无忧。）

绝学无忧。

夫道者杳然难言，岂学者可得而进，故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轮扁之伎，非不传也，盖无受伎之质也。况圣人之道乎？今之学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绝学，非谓其绝灭不学也，谓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学也。犹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夫离朱师旷，天生聪明，后之学者，或致眇塞性之长短，岂跂慕矜夸所能逮哉？去其跂慕，则无忧乐。盖禀其自然之气，得乎圣人之心，是以真曷足求而妄不足除也。世之务学而有忧者，垂首

刺股，所趣不过虚名，映雪聚萤，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宠辱皆惊，忧乐两陷，何其迷哉？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唯者，恭应也。阿者，慢应也。以名教言之，则唯恭而阿慢，以诚理论之，唯阿皆应声也。而世之执者，使变阿为唯，或以唯异阿，是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声，相去何远也。若忘世之执，则无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称。恶者，凶之名。学而履之者，善也。不学而悖之者，凶也。夫道杳然虚极，渊兮沉静，岂系学与不学哉？今为善者无近名，名极则害身，为恶者无近刑，刑极则残生，故善之与恶非道之实，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则相去奚异哉？唯其绝学者，虽有圣智，而不自知，况善恶唯阿乎？或说云：变俗学为真学，变阿为唯，变恶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辩，又何以异乎唯阿哉？古本作美之与恶，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置心妙道，绝学无忧，虽忘善恶于胸中，必顺唯阿于形外，善恶之戒，不敢不畏，其唯蕴道之深者乎？小夫则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恶而不去恶，厌溺世学，往而不反，荒废真性，未尝有中止之时。央，中也，止也。

众人熙熙，如飡太牢，如春登台。

熙熙，悦乐之貌。春台，时物之华。此举俞也。世人因学致伪，逐境失真，汨没于爱欲之波，熙熙悦乐，如饿夫之临飡太牢，志无厌足，驰聘乎轩冕之途，欣然观望，若游子之登赏春台，心迷不

反也。

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

怕，寂也，又安静无为貌。兆者，形状之初。孩，笑貌。乘乘，运动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静，无为虚憺，莫知其形状之迹，虽处乎嚣尘之间，观物之迁变，瞳然若婴儿之不能分别笑耦也。既而随世混迹，与物同波，乘众人之所乘，行不崖异，浩然都任，若无所归趣也。又解乘乘，若虚舟之东西，而无所归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翩翩，一本作魁魁。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系，触境如归，饔饕于富贵之间，谓其心有余乐矣。是以至人糝糠世务，缠缴绅修，知轩冕之去来，如寄故独忽之若遗忘耳。此乃心字沌沌而莫分，磅礴万物以为一，愚人之心，固欲辩其美恶矣。一本作纯纯者，质朴无欲貌。我愚人之心也哉，犹云我岂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实无分别，则至人之心隤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

昭昭，光耀自炫貌。夫世俗为学，而日益浮丽，自谓昭昭，光耀炫鬻才艺，是以至人智周万物，未尝矜夸，如同昏暗也。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若海，漂兮似无所止。

察察，严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闷闷，宽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学为政，制度严明，立法苛急，矜持有为，故民不聊生。是以至人体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宽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庄子曰：至道之极，昏昏默默，然虽昏默不分，晦冥难

测，而万物归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广纳，莫测其深，故曰若海。而又应变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扬，无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言至人容仪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静无所系繫，此壶丘子林之波流九变也。二义俱通，今从上说。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学业，不能无为，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饰其形，故独似顽鄙尔。夫至人出处语默非欲异于人，而自然与人异，何也？贵用其道尔。用道者，体与造化冥，故曰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说食，养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贵有欲以丧形，至人贵无欲以养神，故异于人。又曰：母，气也。世人嗜好滋味，而至人贵食和气，所以异于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尘为务，此篇何独彼我之说云云，曰此岂至人之本意哉，盖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尝有异，自是世俗动静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尔。（失礼之忧，因学而有。沌沌若昏，德容光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孔，甚也，大也。容，状也。从，顺也。至人冥于道者也。常道无名，唯德以显之，至德无本，顺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于诸相，岂可见邪？唯有顺道之容，仿佛是其状矣。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难言，故视听不能闻见，何物之可谓邪？今言物者，盖因强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从顺于道，道既无形，何从

之有？既无其形，又不可名，当何以为从乎？唯叩其恍惚者，则可以影响，其象罔耳。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无也，居无非无。居无非无，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有无不可测，复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气象。物者，神物，即庄子之所谓真君，今之所谓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谓其无邪，惚然自无形之中，恍尔变其气象，将为万物之朕兆也。谓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初，惚尔而化归于无有也。然而至无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阴阳不测，妙万物以为言者也。千变万化，无所穷极，经营天地，造化阴阳，因气立质，而为万类，治身治国，炼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窈，深远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见，又窈兮深远，冥兮寂墨，问者不知其体，应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蕴纯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伪，故曰真。其化应时，故曰信。犹鸟足之为跻蟠，人血之为野火，朽瓜为鱼，贤女为石，虽动植之类万殊，未有不精感而变信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于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阅，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来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虽不见，名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长年，故能阅度万物之本，始知其皆始于道，故阅之以成其形质也。又设问我何以知万物皆资稟于道，生死终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应变为治，清静无为，度阅万物之迁移，未有不资稟于道

者,以此也。(大德之人,从顺于道,顺道则曲全,故次之以曲则全。)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经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夫圣贤之士,博通古今,钩深致远,廓然见独,而蟠曲才能,未尝显耀者,欲远害全身也。聪达明察,功业显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则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与物逆,物来枉己,则屈伏以受之,彼必内省知非,则直自归之,故曰枉则直也。夫陵原川谷之变,高下不常,川谷洼下则水就而满之,陵原高峻则雨剥而颓之,人之谦下则众仰而归之,以致其光大,故曰洼则盈。人有贤才而能支离其德,弊薄其身,则众共乐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则新。夫少者简易之谓。《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经》曰:子得一,万事毕。多者博学之谓。《庄子》曰:文灭质,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则亡羊,学多方则丧道也。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经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谓太极也。太极即混元,亦太和纯一之气也。又无为也。圣人抱守混元纯一之道,以复太古无为之风,可以为天下法式。何以谓一,为无为也。经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庄子》曰: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以此可明矣。自曲则全下六事,尚有对治之迹,此云抱一无为,可以兼包之,故为天下式。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此四事,皆无为之识。夫圣人无为,何尝显见己之才能,则天下自然称其明矣。河上公曰:圣人虽明,不自见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视之,故能明达。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显见之意也。音训虽异,其旨略同。且圣人虚静,何尝自是而非人?盖彼我都忘,则天下自然称其是,而其德彰矣。圣人恬憺,何尝自伐?取其德美,则天下自然称其功业矣。圣人寂莫,何尝自矜?大其贤贵,则天下自然称其有道而长存矣。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鸿烈解》曰:赵简子死,未葬,中牟人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千丈,襄子击金而退。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夫圣人纯一无为,何尝有争竞之心哉?经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虫兽尚尔,况于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语,岂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诚有全德之美,而归之于身,此再三劝励之深旨也。(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伐则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贵其希疏而戒其不常也。言希疏则合自然。夫至人有问即应,接物即言,动静以时,故合自然。以谕风雨时若,则利乎万物,暴卒不常,则为害。飘,猛烈也。骤,暴

急也。从旦至晡,为终朝。自早及暮,为终日。夫山泽相通为此飘风,阴阳喷激作此骤雨,盖由阴阳失节,和气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长久也。以况于人,语言违戾,喜怒不常,其于纯和,宁不丧乎?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设问谁为此飘风骤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为也。夫形之大者,莫过于天地,气之广者,莫极乎阴阳。阴阳相击,天地交错,而为猛风暴雨,尚不能崇朝终日,何况人处天地之间,如毫末之在马体,况敢纵爱欲,任喜怒,暴卒无节,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从,为也,顺也。夫道,虚无自然、安静简易之谓也。言人为事,当从顺于道,希言爱气,永保天和,岂可若飘风骤雨而不久长也。然而顺道者,动与阳同波,静与阴同德,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出有入无,同于妙道。行乎德者,内全诸已,不丧精神,外济于物,泽及蒿莱,功成不居,同于上德。趣向失者,以嗜欲为乐,韁锁为荣,荼然疲役,而心不悔,甘乎死地,同于丧失也。

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气类相感有如此也。夫体冥妙道者,非但民之乐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丧失者,非但尸魄之欣乐,而失丧之徒亦得其人矣。盖各以类应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轻忽于德,故道亦不应,德亦无称,天下岂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希言寡辞,自然同道。道同德洽而无跨跂,故次之以

跂者不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者，举踵而望，又进貌。跨者，夹物也，又超略貌。夫饕餮冒进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宠荣，虽苟得之，有若延颈举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胜人，众共蔽之，使不得言，跨步夹物，心欲速达，何由得行乎？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曲则全，第二十二章，明圣人无为，不自矜伐，而未尝彰显。此章言小夫则不然，自见己之才美，贾炫而蔽人，其于事也，岂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其于理也，岂得彰乎？仁不济物，义不裁非，自取名誉，以为光耀，其于治也，岂有功乎？矜大己能，以压愚下，其于道也，岂得长乎？

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附形曰赘，疣之类也。已上自矜等行，其于无为常道，犹弃余之食，适使人恶，附赘之形，适使人丑。凡物尚恶之，况有道之士，曷尝屑身处之乎？（跨跂赘行，有道不处，其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眊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谓之有物。真道万派莫分，故谓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万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经曰：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庄子曰：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此皆标道之大体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寂者，无声。寥者，无形。既云有物混成，寻其形声，杳冥空洞，无象无质，故曰寂寥。夫大块卓然，无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犹言独化，况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独立。物虽千变万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尝迁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则冲和之气偏于太无，敛则纯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虚，应用不穷，故曰不殆。物无大小，皆仰于道，得之则全，离之则殒，生之成之，咸有所赖，故曰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夫大道无形，故视听莫闻，搏取不得。既无形声端绪，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称有物，则有体用。体用既彰，通生万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体极大，故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边际，唯道无穷。无极往，无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远，莫究其源，故逝曰远。虽远出八荒之外，而收视反听湛然于方寸之间，若鑑之明，应而不藏，故远曰反。反，复也。往而还复，没而复生，阴而复阳，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为天地之始，旷荡无不制围，万物得之则生，士民怀之则尊，故曰道大。天者颠而在上，运动不息，覆物无穷，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动，柔顺安静，厚载无穷，故曰地大。王者清静无为，化被万物，黔黎之首，不敢与天地道为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

大,谓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细入秋毫,或超象外,或处域中,自地而上,皆属于天,不必高远苍苍之谓也。天在地外,地处天内,王者人伦之尊,居九州之间,皆处于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参天地之道,秉万物之权,于四大之中,预其一焉。庄子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慎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当法象二仪,取则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静则与阴同德,所载无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变。将运刚健则与阳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复不可执天不移。将因无为,与道同体,其所任物,咸归自然,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圣人垂教之深旨,不必专事空言也。

(混成之道,是谓强名。强名四大,王居其一。王者以重制轻,故次之以重为轻根。)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夫草木花叶轻脆而居标枝者,则为风霜之所零落,根本坚重而处于深下者,则物莫能伤而长存。以况治身治国,当以厚重为根本。夫龙蛇蟠屈沉静,则能变化升腾,虎豹威猛躁动,故遭射猎夭亏。以况治身者,心安静则万神和悦,故无嗜欲奔躁之患。治国者,君无为则百姓乐康,故无权臣挠乱之忧也。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辎,屏车,又大车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未尝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辎车,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尔,况于至道,

岂敢须臾离乎？或以輜训静者，亦戒其静与重也。又解行迈之人，未尝远离其輜车重载者，以其衣食之资所在也。苟远而弃之，则有委困道途之患。以况君子，若离道之重静，以行轻躁其于身，患岂为细哉？

虽有荣观，宴处超然。

荣观，纷华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儆怕其心，不以纷华荣观为美，无为宴安，超然远寄，遗其骄侈，此亦守重静之旨也。一本作荣馆、燕舍者，谓不乐荣华之馆，宴安于小舍，而超然远适也。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奈何犹如何，伤叹之辞也。言为万乘之尊，处大宝之位，岂可不守重静，轻身纵欲哉？夫为臣而不镇重，则失其身本，而亡其职分。古本作轻则失本。人君不守无为清静，躁动扰民，则失其君位，而丧其天和矣。旧说曰：人君轻易烦扰，则民离散，谁与为臣？人臣饰诈干禄，躁求权势，坐招窜殛，不得事君。二义俱通。（重静之法，唯君子善行，故次之以善行无辙迹。）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疵。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善行者，顺自然而行也。《阴符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谓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夫无观无执，盖得之于心，则不出户而无辙迹也。善言犹庄子之卮言，酌中之言，日新之变，合于自然，涯分而无过溢之谈。如是则无瑕疵谪责之过也。善计者，谓守一无为，因任万物，使长短广狭、大小多少各尽其分，而不损其自然之材器也。庄子曰：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

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此贵夫无为而去其筹策也。《阴符经》曰: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此皆有为机变,休咎之学也。至人游心于物之初,任万物之自治而不为万物所役,计己之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筹策。善闭谓心无为也。心无为者,虽声色在前,而诸境不入于视听,此不用关楗而莫能开也。横曰关,立曰楗。善结者谓以道约事也。至人简易无为,善以道绳约贪纵,自然结缚情欲,而修然清静,无劳解释也。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密用曰袭。圣人谓能行五善之圣人也。夫圣人体合自然,心冥至一,故能刳狗万物为而不恃。因人贤愚就之职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无弃人。又能随其动植,任其材器,使方圆曲直不损天理,至于瓦甓稊稗,咸有所施,故无弃物。常善者谓蕴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鸿烈解》曰: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素而见曰:臣能呼?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于王,至于河上,而杭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杭来,故圣人之处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曰无弃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

善人者,谓有道之士也。经曰:立天子,置三公,此将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师。设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资取役,使以渐化导之。经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摄伏不善人,为资

给役用也。《鸿烈解》曰：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斋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礼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良贤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帟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军恐取吾头，遂还师。无技细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夫圣人虽游心于自得之场，不可不立其师资也。虽立师资，复恐贵尚其师，怜爱其资，泥于陈迹，不至远达，故再举不贵其师，不爱其资也。夫人虽因师发蒙，寻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独化。故伯乐不能御驽骀为骐驎，良匠不能伐樗栌为栋梁，将使人忘其企慕，然后可造至道之极。故列子师老商、友伯高而得风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此真忘其师资者也。圣人虽知小夫执滞，言教必以此言，大为迷谬，然而垂训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善行善言，所以救人、救物也。为师为资，所以知柔、知刚也。故次之以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雄，尊强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尊，显出人之先，纵之则强梁生，而祸患至矣。乃处身卑微，守其柔弱，谦退下

位，而天下归服，如水之流入深溪。既心字如溪，是能保其常德不离于身，去刚躁之欲心，复性归于婴儿也。婴儿者，谕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有道之士，心字如溪，则虚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渊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为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为法式者，是见其常德，无所差忒，将与道冥极也。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有道之士，虽为人所法式，当守卑辱，持胜自污，则天下归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是德充而无名，复归于道朴。朴谓隐材藏用也。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复于道朴，则浑沦窅冥视听无得，此乃体冥真理也。若于治道，则当散而为器。河上公曰：万物之朴散，则为器，用若道，散则为神明，流为日月，分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散，则为念虑。念虑一动，则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圣人就其材器，因其贤能，而用为百官之元长，故能人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伤也。陆希声曰：於乎！大道废，有仁义，大朴散而为器，圣人能用其器，故可以为群材之帅。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于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见制于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见其殆矣。（知雄守雌，谦德如溪谷之就下，知白守黑，自晦为天下之法式。法式施用，将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将欲取天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夫道无为自然也,虽秋毫之小而尚由之,况天下乎?今若不由其无为自然,而恃其果敢,将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纵有为者,非徒失道,吾必见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神器者,大宝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谓不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无为,任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宁也。不任无为自然而有所为者,犹拙夫斫木,虽加其工,所败多矣。故七窍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马力竭,岂非为者败之乎?而又执而不移,自谓圣治,非唯丧至理,亦将自失其真。

故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此八事,谓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诚心行其事者,有伪意而随之者,诚心则治,伪意则乱,治则自然,乱则有为也。或有响之为温,谓赞誉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为寒,谓毁訾致人之恶者。又解响温谀富贵,吹寒谀贫贱,犹春夏之长养,秋冬之肃杀,世事代谢,亦复如是。或有见强而扶之者,或有见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强者,或有抑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倾夺也。或有载而安之者,或有隳而危之者。自此已上,并是失于自然,专任有为,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弊也。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过当越分之谓也。是以治天下之圣君,知祸兮福

所倚，福兮祸所伏，舍乎有为，归乎无欲，去造作之甚者，复于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复于纯俭，去情欲之泰者，复于清静。虽甚、奢、泰之三名，乃无为自然之一体。因兹奢泰，致其为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将欲必败，强嬴倾夺，纵己奢泰，不若以道佐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经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以，用也。夫贤臣用自然之道辅佐圣君者，当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此用道辅佐圣君之术也。是以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岂可示强兵于天下？兵之兆在心。怀恚未发兵也，疾视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鬪攻战兵也，此四者鸿细之争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伤之，是谓兽穷即搏，故曰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师旅所居之处，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荒室露，荆棘乱生。又大军一过，诛戮无涯，生死之冤，感伤和气，阴阳凶变，必水旱继生。治身解则多事为师旅，烦恼为荆棘，嗜欲为大军，疾病为凶年，随义纵横，渊旨莫尽。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僞。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恶之。然而明王圣主，未尝去者，其所自来上矣。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与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药而死者，欲禁天下之医，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废，譬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是故怒咎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也。故以道辅佐人主者，当守雌静，不敢以兵强天下，不得已而应之，故曰善用也。果，勇也。言善用师者，勇于济难而已，不敢以兵刃取强于天下也。虽有果敢济难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懦其心，是谓善用者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言虽果敢济难止敌，然皆不得已也。但当以除暴为事，非用果以为强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壮极则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壮极则衰老。以喻用兵壮武则暴兴，暴兴则败矣。既败，则不得谓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则，而行不如早止也。故义兵主，应兵胜，忿兵死，骄兵灭。善用兵者，决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贪不骄，不得已而后应之，义在除敌救人，非恃力好战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佐主当以道德，不可以佳美强兵，故次之以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属，伤人形神，唯凶顽者乐为也。凡物尚或恶之，况有道之士曷尝处之乎？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天地之道，左阳而右阴，阳主德生，主柔弱，阴主刑杀，主刚强。故君子平居则以有德者居左，戎事则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叠而言，是经解经也。夫兵既主杀，主刚强，以伤害为用，是谓不善之器也。君子以无为自然为心，道德仁义为用，兵只可以为武备，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为上。

夫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故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尝为起戎之首，故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盖义兵以克定祸乱应敌为用，非贪土地、利财宝也。庄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斯所谓不战而善胜，恬憺为上也。又解不乱曰恬，夷心曰憺，事至而不动挠者，此治身之法也。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以共贵也。今不能以德怀来，而兴师用兵，杀伐求胜，岂有道者之所佳美哉？《列子》曰：赵襄子使家臣攻翟，胜之而有忧色，此贤主持胜也，故曰胜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乐杀人也。乐杀人者，非但人不归附，亦将有杀之者矣。此凶暴好杀之士，不可使得志于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纵行诛戮，天岂佑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

左为阳主生，故居常则尚左，吉也。右为阴主死，故丧礼则尚右，凶也。《礼记·檀弓》曰：夫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当复尚左。夫上将军专杀则处右，偏将军不专杀故处左，言用兵之道，同于丧礼。今上将军居右者，是以丧礼处置之也。

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夫义兵者不得已而战也。战胜，则杀人多，胜而不美，故悲哀而伤泣之。上将军居右，右位主丧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贵，唯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无名。）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

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包罗万有，贯穿毫微，虚中藏实，阳内含阴，所谓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无名。既而无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谓之朴。道朴微妙，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谓之小。夫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视，有聪可以役其听，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辩可以役其词，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诸有名，皆无为者之所役使，唯道朴无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执守无为之本，恍然在上，窅然虚怀，则外物不能累其真，嗜欲不能滑其神，万物将自宾，四民无不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无为则阴气降，地无为则阳气腾，两无为相合，则和气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经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从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无名也，即道常无名也。有名者万物之器用也。夫道始无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为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名器者，亦尽为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陈，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将知所止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哲，岂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将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将知之，随注解解释，义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道之在天下，无所不遍，上则清都紫府，下则瓦甃稊稗，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侯王能守清静无为，则上感和气，下得民心，本末相洽，无不被其泽矣。是犹川谷之流，与江海源通，顺则浸润万物，逆之则滂湃为沴也。（守道则万物宾服，能自知而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别之谓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是谓适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守之谓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谓自适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胜人者不常胜之道也。不常胜之道曰强。强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则胜，至于如己者则殆矣。自胜者常胜之道也。常胜之道曰柔。柔能自谦，物必推先，谓不胜而自胜，不任而自任，常安无殆，非强而何？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知足者谓止其欲也。欲心不侈，俭嗇自足，可谓富矣。强行者

谓勤而行之也。勤行必获,可谓有志节矣。庄子曰:曾子居卫,缁袍无表,颜色肿𡵗,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谓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所者谓天之所受寿夭、穷达、贵贱、贫富也。保其常理,安之于命,不以得丧动其怀,是能久矣。如是则当生不以生为乐,知修然而来,遇死不以死为忧,知修然而往,直顺命以待终,不残生以自丧,故曰寿也。严君平曰:不知人则无以通事,不通事则无以交世,不自知则无以知天,不知天则无以睹未然,不胜人则无以在上,不在上则无以为王,不自胜则无以自得,不自得则无以得人,不知足则无以知富,不知富则无以止欲,不强行则无以顺道,不顺道则无以得意,动作非任无以得和,不得和则无以久生,不久生则无以畜精神,精神不积无以得寿。故立身经世,兴利除害,接物通变,莫广乎知。人摄聪畜明,建国子民,达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仪,设化施令,正海内,臣诸侯,莫贵乎胜。人奉道德,顺神明,承天地,和阴阳,动静进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胜。治家守国,使民佚乐,处顺恭谨,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于昭昭之间,恬憺安宁,尊显荣华,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职,事上临下,成人之业,继人之后,施之万民,莫过于可久。天地所贵,群生所恃,居之不厌,乐之不止,万福并兴,靡与争宠,莫美乎寿。陆希声曰:知出于外谓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于内谓之明,如金水之内景。用弱以胜人之暴,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胜其躁,为有德

之强,知足于利欲者,不亡其大业,故谓之富强。行仁义者,可至于盛德,故谓之有志。动而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谓之寿。(知人则胜人,自知则知天,已而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泛然无系,得其道欤?故次之以大道泛兮。)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泛兮,无系著貌。夫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而直乎绳,圆乎规而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核。泛泛兮满乎太空,而无所系著者,其唯道之体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源,而无所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

恃,赖也。夫天恃道之阳气,而运转于上,地恃道之阴气,而安处于下,天地至大,犹恃赖道以为用,况万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无情,生育天地,其于万物岂有辞劳哉?而又大道无形,造物无物,万物虽有恃赖之名,寻其生也,卓然独化,物化而自生,故无因代辞谢之迹。圣人功业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报,故圣人以仁爱畜养万类,使各遂其性长而不宰。经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妙则无所不入,可以名其朴为小矣。一本作衣被万物,衣被为覆育也。

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

夫道覆载万物,无不制围,万物归之而无不不同,同之而不为主。庄子曰:不同,同之之谓大,大则无所不容,可名道为大。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圣人执道，自谦而称孤、寡、不谷，是终不为大也。万国归之，乐推不厌，是能成其大也。杜光庭曰：圣人爱民恤物，巨细申恩，若可名于小矣。任物遂性，归功于天，又可名于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风，被以清静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业可大，圣德可久，以其不为大，故能成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泛然无著，若云之无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随方随圆，不滞于常，物来斯应，鉴物斯广，不伐应用之心，利物虽多，不矜兼济之德，仁逮蠢动，未始为私，众善归宗，不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无自尊自伐之称，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大道泛兮，而左右逢其源，万物归之，其由执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执大象。）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畴之谓也。太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逮乎圣人设卦观象，吉凶明而变化生，故有得失进退也。夫鸿荒乍变，执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量材授职，不伤性分，故天下安而平泰矣。严君平曰：道无形，故天地资之以生。道无有，故阴阳资之以始。道无法，故四时资之为业。道无象，故万类资之以往。故大法无法，大象无象，大无不无，大有不有，为生于不生，为否于不否，故道无为而天地成，德无事而万物处，夫何为哉？不无不有，不为不否，道自得于此，而万物自得于彼矣。斯所谓天德而已矣。使道变化待有为而后然，则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后施功，则万物所蒙者鲜矣。斯

所谓有得失进退也,故下文云。

乐与饵,过客止。

此举喻也。夫音乐之和,人必为之少留,饌饵之美,客必为之暂止。乐之佚也,耳满而过焉。饵之饌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厌焉。夫法之初兴,民皆亲之誉之,及其弊也,则畏之侮之。庄子曰: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观而多责,此言法之用也。随世污隆,滞而久之,理必败矣。既败,岂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则奚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夫乐佚饌饌,则过爽随焉。大法一弊,则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无味,所谓信言不美也。清静无为,则民乐其性,故含哺鼓腹,而游乎混茫,则不知其所之矣。岂有和悦之声,甘美之味,审听咀嚼哉?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为,属于视听则穷矣。自然无为,而声色莫能究也。故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可既也。(无象之象,则无所执。无执,则用之不既。若执而有之,岂免歛张与夺?故次之以将欲歛之。)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此章先贤解者多端,皆不条理。其说或引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以明之者。或引国家权变为辞,近乎纵横之说,亦未可据。此乃与阴符天机合矣,在乎高识变通者密用

尔。陆希声曰：夫圣人之渊处，莫妙于权实，实以顺常为体，权以反经为用，权所以济实，实所以行权，权实虽殊，其归一揆。老氏既以实导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权济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谓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而不过者也。《鸿烈解》曰：齐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饵之。虞君好宝，晋献公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严君平曰：道德所经，神明所纪，天地所化，阴阳所理，实者反虚，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张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气之类，皆以活身。虎豹欲据，反匿其爪，豺狼将食，不见其齿。圣人去意以顺道，智者反世以顺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将起务顺其君。知此而用之，则天地之间、六合之内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则闺门之内、骨肉之间皆贼也。故子之与弟时为虎狼，仇之与讎时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虽亲不可信，非善虽近不可亲，此贤人之所嗟叹，而圣智之留心也。庄子称徐无鬼见魏武侯，先相狗马，然后劳君之神形，而结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张之权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则微明之旨见矣。

柔弱胜刚强。

夫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其道之理欤！就此而论权变之用，明矣。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国家之权谋，利物之大器也。夫鱼脱离于渊泉，则蚁能苦之，国家之权谋泄于下，则小夫得以玩弄，况奸雄乎？《阴符经》曰：天

有五贼，见之者昌。岂可轻以示人乎？又解鱼脱于渊，不可复得，权失于臣，不可复收。韩非曰：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渊之鱼也。古人难以直言，故托之于鱼。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国之利器，可不慎乎？《鸿烈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与，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制，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此鱼脱于渊，而利器移于下也。（歟张与夺之术，是谓微明。明则鱼脱于渊，微则入于常道，故次之以道常无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动，故曰无为。应物而动物，皆自用，故曰无不为。侯王若能常以虚为心，以无为身，持守而不挠者，万物将自从其化也。经曰：我无为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圣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从其化而欲动作背道者，圣人亦自宽宥，将以无名道朴镇抚之，使其清静无为也。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道本无迹，假淳朴以为言，而滞迹之流，执淳朴之有，而为后世之弊。圣人忧其弊之不救，亦将不欲存此无名之朴，则天下俯然自定，入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也。陆希声曰：首篇以常道为体，常名

为用，而极之以重渊。此篇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而统之以兼忘。始末相贯，而尽其体用也。（道常无为，是谓常道。常道应变，而无不为也。）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德经（下篇明德，以不德为元。不德者，忘德以应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内得于心，外得于物，常得而无丧，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谓之德也。本由蕴道故有德，有德而无名，道之深也。有德而有名，道之浅也。道有深浅，故德有上下。所谓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远矣，与物互矣。人不见其迹，则谓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离所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下德者，迹用渐彰，至一澡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称之，归美于己，虽其德不丧，已远于至德也，故曰无德也。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气之精微，神贯天地，明并日月，无思无虑，心自无为，忘功忘名迹，无以为用也，谓无用己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纵心所好，不违自然，任性所为，不逆万物，故无为而无不为。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下德降于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气之纯和，神配阴阳，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乐推，故曰有以为。古本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执守冲虚，应物临机，不敢造次，故曰无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仁者博施兼爱，皆可为也。可为而无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济乎群品，故言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无以为也。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义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亏，处于事类而无所不宜，故曰上义。有宜有利，故为之。其所为者，皆由裁非断割，而有以为也。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

攘臂，谓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礼者，履也，谓履道而行，辩上下，定贵贱，谦恭和柔，使无争心，斯礼之本也，故称上焉。玉帛交驰，威仪相答，擎蹠曲拳，进退顾揖，此礼之文也，故为末焉。庄子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古圣制礼，使人定心气，整容貌，故曰为之。然而中下之士，丧本崇末，曲说烦多，不能应答，故曰莫之应。此失礼之微者也。而有彪然作色奋臂，仍引指陈去就为争竞之端，又失礼之甚者也。老氏举浑沦分散，一至于此，在下文也。严君平曰：虚无无为，开导万物，谓之道人。清静因应，无所不为，谓之德人。兼爱万物，博施无穷，谓之仁人。理名正实，处事之宜，谓之义人。谦退辞逊，恭以守和，谓之礼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陈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

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之体,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状著,故随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体,德者道之用。离体为用,故失道而后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谓之德,有生必爱,故失德而后仁。仁者,亲也。亲爱物宜,故失仁而后义。义者,宜也。宜则谦恭,故失义而后礼。礼者,履也。履道成文,简直则易行,烦曲则殽乱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严君平曰:帝王根本,道为之元,德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义次之,义失而礼次之,礼失而乱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体,而世主之长短也。故所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务自然而务小薄也。夫礼之为事,中外相违,华盛而实亏,末隆而本衰,礼薄于忠,权轻于威,信不及义,德不逮仁,为治之末,为乱之元,诈伪所起,忿争所因,谓下文也。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夫忽道德仁义,而专以礼教为用者,岂非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义,而兼用礼教者,是礼之上也,则何往而不治哉?庄子曰: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此与乱之首义同。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夫修崇礼教者智也,智为先见,故曰前识。识既先物,安能忘怀,故以智治国国之贼,岂非道之华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识藏智,何思何虑,则反其质素矣。礼烦则乱,智变则诈,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无思，憺然无虑，行乎无路，游乎无怠，出乎无门，入乎无房，属其精神，偃其知见，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夫如是，则所处自然朴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务诚实，曷尝华绮诈伪哉？是故去彼礼义之浅末，取此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并作处字。（有妙道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谓之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曰下也。上下虽殊而各得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气也。元气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结为灵物，散为光耀，在阴则与阴同德，在阳则与阳同波，居玉京而不清，处瓦甃而不溷，上下无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内则曰灵府，升之心上则曰灵台。寂然不动则谓之真君，制御形躯则谓之真宰。卷之则隐入毫窍，舒之则充塞太空。《西升经》曰：子得一而万事毕，人能虚心待之一自归己。庄子曰：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又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纯阳之气也。且天得之，故能刚健运动，穹窿广覆，垂象清明，万物资始焉。地者，纯阴之质也。且地得之，故能信顺柔弱，盘礴厚载，安宁不动，万物资生焉。神者，妙万物以为言也。且神得之，故能通变无方，反覆不穷，正直灵响，应物无尽焉。谷者，溪之绝深者也。且谷得之，故能气运水注，盈满不竭焉。万者，数之大。物者，形之可见也。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灭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称。得之，故能永有大宝，无思不服，

而为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宁灵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冲一之谓。冲一失则凡物丧亡,在下文也。开元御本作其致之无一也,二字于义阙焉。此取古本为正。严君平本无万物得之以生,并下文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十四字,以人为万物之灵,侯王为人之君,故总而言之也。有之则文句备,略之则义未阙,于理亦通。

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无以者,致诫之辞也。天者,阳之德表君象,言天无以清,自恃若恃之,则失至明之道,致阴阳缪戾,纪纲弛绝,冲一不运,将恐有开裂之兆。且阳气之亢也,必为灾衰,冲和之散也,必致开裂。故《阴阳书》曰:天裂者,阳气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诫之辞也。夫地者,阴之德表臣象,言地无以宁,自恃若恃之,则失安静之道,致刚柔卷折,山川崩缺,冲一不守,将恐有发泄之应。且阴气之极也,必有水沴,冲和之消也,必致发泄。故《阴阳书》曰:地震者,阴气有余,臣道失职也。夫神者,灵变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阴阳不测者也。言神无以灵,自恃若恃之,则失至变之道,致祸生怪,祆祥勃兴,冲一不居,将恐有废歇之时也。故神失道则伤民,民被伤则反毁之,毁之无神,非歇而何?谷者,虚以待物者也。言谷无以盈,自恃若恃之,则失流润之道,致崩夷之忧,冲一不通,将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则系于邦国,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丧也。物有形质当任迁,言物无以生,自恃若恃之,则失顺从之道,致循逆生性,冲一散去,将恐有灭亡之期。王者贯三才而为主,统万物而有之,当谦以自牧,寄托群才也。言侯王无以贵高,自恃若恃之,则失

清静之化，百官失职，万民不归，致蹶败之虞，颠仆之祸。自此已上，虽叙天地等事，会归戒于侯王。侯王尚耳，况黎庶乎？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自此以下，结成其义也。夫贵者，岂自贵哉？必由贱者所奉，然后贵耳。此以贱为本也。高者，岂自高哉？必缘下者所戴，然后高耳。此以下为基也。

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邪，非乎？

孤、寡、不谷三者，皆人之鄙恶，而侯王以为称者，谦以自牧，不矜其尊也。岂非以贱为本邪？而云非乎，言实以贱为本耳。

故致数誉，无誉。

有道之君，忘名忘己，天下数誉，而不加劝，天下数非，而不加沮。恶识所以贵不贵哉？开元御本作故致数舆，无舆。言就舆数，则有轮棘箱轴群材之名。无有名为舆者，合之则舆矣。就国求之，则有士农工商万民之号。无有名为国者，合之则为国矣。忽群材舆何以成，弃万民国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爱民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显耀，碌碌如玉，冥心韬光，落落如石，此能守冲一之道，为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傅奕、徐铉取之。（得一贵高，以贱为本，自称孤寡，反复谦下，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

反者，复也，变也。虚静者，物之本。物之将生，先反复虚静之

原,及其变也,出虚静而动之,是先反而后动。故曰《易》复卦曰:刚反动而顺以行,是以出入无疾,此之谓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虚静为道之动,则柔弱雌静,实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有,一也。一者,元气也。言天下万物皆生于元气。元气属有光而无象,虽有光景出于虚无。虚无者,道之体也。《列子》曰: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又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是故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万物莫不独化也。严君平曰:天地生于太和,太和生于虚冥,是谓反复虚静之原也。(物之将动,先反乎虚静之原。能虚静动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闻道。)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静,恬憺寂漠,虚无无为,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闻乎道也,人观其迹,真以为勤行而实无勤行也。斯所谓天然县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也。则就藪泽处闲旷,吐故纳新,熊经凤骞,养形保神而已。及乎为世用也,则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此之谓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浊辱,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闻其恬憺无为,则大笑而非之,若不为下士所非笑,则不足以为上道也。严君平曰:鸛鹑高飞,终日驰骛,而志在乎蒿茅。鸿鹄大举,经历东西,而志在乎陂池。鸾凤翱翔万仞之上,优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览远

逝,棲息八极,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为娱。故无穷之源,万寻之泉,乃神龙之所归,而小鱼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鸿鹄虎豹之所喜,而鸡狗之所恶也。是以损聪明,废智虑,反真归朴,游于太素,轻物傲世,淖然不污,喜怒不婴于心,利害不棲于意,贵贱同域,抱德含和,大圣之所尚,乃上士之所务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陆希声曰:形而上者之谓道,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之谓器,正其形内者也。上士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闻道而信则勤行之。中士在微著之际,处道器之间,闻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微,止乎形内,故闻道则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将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识,苟不为下士所非笑,则不足以为真精之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将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见之差,被笑之状,谓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晤也。悟道之人,含光不耀,举措施为,有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进道若退,

上士颖达,不行而至,又况进乎?虽有圣功,进而不取,同尘接物,外若退败。

夷道若颡,

夷,平也。颡,丝之不匀者,乃织者之所弃也。夫上士襟怀坦夷平一,与物无际,支离其德,若丝之有颡,不为世用也。河上公本

作类，言大道之人，坦荡平夷，随类参同，不自分别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无为无事，心同虚空，高下莫测，有若深谷，无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洁白，而无所不到，虽瓦甃污溷之处，施而无择。有道之士，岂异于是？故处于浊世，纯白独全，而不杂染也。

广德若不足，

孙登曰：其德深广则通疏见远，遗略小节，智若不足。故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陆希声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广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阴德密行也。夫建立阴德之人，不显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窃耳。吴筠《元纲论》曰：功欲阴，过欲阳，功阴则能全，过阳则易改，此之谓也。

质真若渝，

渝，变也，色不明也。质真者，纯素之士动无文章，如五色之渝浅，光华不发也。傅奕《音义》云：古本作输。《广雅》云：输，愚也。或本作揄。董遇作摇。今依王弼、傅奕本作渝。

大方无隅，

开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砺名节，以作廉隅。此谓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和光

同尘,行不崖异,无隅也。

大器晚成,

备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琏,非一朝而可成,积习生常美,成在久也。

大音希声,

河上公曰:大音犹雷霆待时而动,谕爱气希言也。雷霆尚耳,况至言乎?陆希声曰:以不言之教,鼓动万物,而不事小说,斯大音希声也。

大象无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质朴无形容。夫有大法象者,无象而不应,曰大象能应众象者,不可以形定,故曰无形。

道隐无名。

道本无名,而强名曰道。今道又隐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谓灭迹匿端也。

天唯道,善贷且成。

贷,施与也。夫叹美独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冲和妙气施与万物,且成实而复于自然也。君平曰:道之为化也,始于无有,终于无终,存于不存,贷于不贷,动而万物成,静而天下遂也。陆希声曰:夫唯善济贷于万物,而不责其报,是以万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闻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上士勤行建德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者,虚之虚,无之无,自然之然也。混沌太无,冥寂渊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动出变化,则谓之浑沦。浑沦者一也。浑沦一,气未相离散,必有神明,潜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则有分焉,是故清浊和三气,噫然而出,各有所归,是以清气为天,浊气为地,和气为人。三才既具,万物资生也。严君平曰:虚之虚生无之无,无之无生无,无生有形,故诸有形皆属于物类,物类有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道之自然万物以存,故使天为天者,非天也,使人为人者,非人也。谷神子曰:夫道自然变而生神,神动而成和,和散而气结,气结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阴阳,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天地人共生万物。天施地化,人长养之。开元御注曰:道者,虚极之神宗。一者,冲和之精气也。生者,动出也。言道动出和气以生物,然于应化之理犹未足,更生阳气,积阳气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纯阳又不能生,更生阴气,积阴气以就二,故曰二生三。三生万物者,阴阳交泰,冲气化醇,则遍生庶汇也。三家之说,大同小异,今备存之。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负,背也。抱,向也。动物则畏死而趣生,植物则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质,周包于外,皮质阴气之所结,故曰负阴。骨髓充实于内,骨髓阳气之所聚也,故曰抱阳。充和之气运行于其间,所以成乎形精也。冲和之气盛全,则形精不亏,而生理王也。冲和之气衰散,则形精相离,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虚其灵府,则纯白来并,君子不动乎心,则浩然之气可养。纯白浩然者,冲气之异名。冲气柔

弱,可以调和阴阳,故曰冲气以为和。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孤、寡、不谷者,柔弱谦卑之称,乃流俗之所恶嫌,独大人君子取以自谓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贵耳。是法冲气之为和,损心志之强梁,而求益于道德也。

故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

夫物有能减损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如王公称孤、寡、不谷之损,故有尊贵之益也。俗物则惟好盈满,饕饕富贵,不知住止,而危败及之。《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夫物情之损,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损也。

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义教之者。如诸子百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则归乎圣人之教,其旨悖者,则变为纵横之学。纵横则陷于强暴,而不得其死矣。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柔弱属阳,生之徒也。强梁属阴,死之徒也。在上强梁则失群下之心而覆亡无日,在下强梁则为众之所加而颠蹶可待矣。不得其死,谓不得寿终也。老氏观俗之失道将以为后世法,知谦损柔弱者必吉,贪暴强梁者必凶,书之垂诫,以为教父。父,先也,本也。
(法一冲和以谦受益,去我义之强梁,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至柔者水,至坚者金石。驰骋,奔竞不息貌。水之流注如骏马

之奔竞也。水以至柔为用，而能贯穿金石，沉溺万物，故曰驰骋天下之至坚也。

无有，入于无间。

无有，道也。间，隙也。夫道混然之气，无有形质，故能包裹乾坤而无外，密袭秋毫而无内，与其有形，安得入其无间也。庄子曰：金石不得无以鸣，谓藏道气也。君平曰：有形铍利，不入无理，神明在身，出无间，入无窍，俯仰之顷，经数千里矣。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吾，老氏自称也。言虚无之道，柔弱无形，而无所不通也。王弼曰：无有不可穷，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无为之道，有益于物也。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稀及之。

圣人观天道之自然而谨身节用，飭容仪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为，则滞迹损物，既而无为，则利益甚多，故知清静简易之道，诚南面之至术，天下稀及之也。经曰：知我者稀，则我贵矣。文子曰：皐陶暗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乎言耶？师旷瞽而为大串，晋国无乱，政有贵乎见耶？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以为师也。（柔弱不竞，在乎无为，无为之益，唯身是亲，故次之以名与身孰亲。）

名与身，孰亲？

身为实，名为宾，舍实从宾，是谓倒置。《列子》曰：实名贫，伪名富。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而悠悠者，趋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可宾耶？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忧苦犯性也，逸乐顺性也，斯实之所系矣。名

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鲍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实者也。

身与货,孰多?

货,资财也。凡在富贵而乐其资身之具,未有不贪财货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虽有金玉满室,而无仁惠之心者,空得窃名黷货之讥,及至家亡身辱,所丧岂少哉?

得与亡,孰病?

夫虚名浮利,得之乎轻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达人较量谁者是病?庄子曰: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费,损也。夫甚爱名者,矫情伪行,致损神之患,岂谓小哉?多藏货者,贪满苟得,致灭身之祸,何尝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贪货财也。不贪货财,讵有戮辱之患?庄子称孔子谓颜回曰: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飧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吾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忤。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见之,是丘之得也。知止者,不贪名位也。不贪名位,终无危殆之忧。庄子曰: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甕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平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

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纒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曰: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无戮辱危殆之忧,可以长久也。(亲身则知足,疏名则不辱。知足不辱,道成如缺,太次之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败也。大成谓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于内者,故能包荒舍秽,支离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见其用,故得保完全而无困败之敝也。又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应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冲,虚也。盛德大业者,谦冲而不骄。富贵满堵者,虚俭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余,岂能穷匮哉?

大直若屈,

大直谓随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谓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遂以巧食宋国。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可谓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己能,故若拙也。

大辩若讷。

大辩谓智无不周也。因物所言而言之，而无壅蔽。若恃己言辩，则于物理有所不及矣。其于非法不说，非礼不言而已，无所造为，故若讷也。

躁胜寒，静胜热。

躁，动也。言春夏阳气发于地上，万物因之以生，物极则反，故夏至则一阴生乎其中。气动极则寒，寒则万物以衰。明躁为死本，盛为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败，持满不冲者必倾，有为刚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动，一进一退，而万物成遂，变化不可闭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阴之至也，地裂而冰凝，清风飏厉，霜雪岳岳，鱼鳖蛰伏，万物宛拳。当此之时，处温室，临炉火，重狐貉，裘毳绵，犹不能御也。及至定神安精，动体劳形，则是理泄污流，捐衣出室，暖有余身矣。静胜热者，谓秋冬阳气静于寒泉之下，否极则泰，故冬至则一阳生乎其中，热则和气发生也。万物因之以生，生托静而起，故知静为生本亦为躁。严君平曰：阳之至也，煎沙烂石，飞鸟绝，水虫疾，万物枯槁，江河消竭。当此之时，入沉清泉，出衣絺綌，游燕高台，服食寒石，犹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释意，托神清静，形捐四海之外，游志无有之内，心平气和，凉有余身矣。此言躁为死本，静为生根者，以况君王躁强则拒敌饰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国凋敝，是谓躁强则寂然而寒薄，寒薄则衰灭矣。静理则垂拱无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谓静理则煦然而人和，人和则隆盛矣。

清静为天下正。

此结明前义也。夫至清者在浊，而物莫能滑，至静者处动，而

事莫能挠。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则有不敝、不穷、若屈、若缺、若讷以对之，惟清惟静则可以持众事而为天下之中正也。庄子曰：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也。（外缺内全，是为有道，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德经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却，屏去也。粪，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时泰也。时泰则万民昌而宗庙显，宇内安而诸侯宾，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务本，户竞农桑，屏去走马之武功，而归治田之常业也。故天心和洽，群物乐康也。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郊，交也，二国相交之境也。天下无道，谓时否也。时否则百职废而主上忧，帑藏虚而水旱数，郡县盗起，强弱相陵，人皆失业，习尚战争，自然戎骇之马生于郊境，故阴阳隔闭，庶类凄怆也。

罪莫大于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爱之心，则非理贪求，火驰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纵情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为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也。

祸莫大于不知足，

祸，害也。夫可欲者于贪求之中，尚有数耳。不知足者，凡经历于目而无一可舍，满不知损，亡败及之，故祸衅之发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于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经目，犹有限也。天下之物，见与不见，咸欲得之，使尽在己，而靡有孑遗者，此无道之甚也。岂唯祸及一身，抑亦殃咎来世。夫罪者言人违于禁令，初犯其非名之为罪，道家悔过。经曰：初犯为罪，亦名为过，过言误也。犯过一千八十为祸，祸重于罪矣。犯过二千一百六十为咎，咎又重于祸矣。此三者皆无道之所为也。小则害身，大则丧国，得不戒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虽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谓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谓知足也。《高士传》曰：严君平与蜀郡富人罗冲相善。闻君平辟命不起而问之曰：何不往仕？君平曰：无能自发。冲即为备车马衣粮仆从。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余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余？冲曰：吾一席万金，子无甌石之资，而曰有余，谬矣。君平曰：吾尝宿于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昼夜汲汲，未有足时。今我以卜为业，不下席而钱自至，余钱尚有数万，上尘厚寸，不知所用，我有余而子不足乎？冲退而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马生于郊，祸咎之重大乎？（道无不在，何必远求，故次之以不出户。）

不出户，知天下。

夫圣贤之为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远也。不下庙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当食而思天下之饥，当衣而思天下之寒，爱其亲知天下之有耆老，怜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又何出户而知天下哉？

不窥牖，见天道。

夫人七尺之躯，四支、九窍、五藏、六府，赅而存焉。是以身之元气与天道相通也。人君守形清静，则天气高明而自正，人君纵其多欲，则天气昏暝而烦浊。人君者，与二仪同其德，日月参其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假窥牖望，而天道自明矣。严君平曰：是以圣人不出户，上原父母，下揆子孙，危宁利害反于己，故明于死生之说，察于是非之理，通于利害之原，达于治乱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纲，物得其纪，动知所之，静知所守，道德为父，神明为母，清静为师，太和为友，天下为家，万物为体，视彼如己，视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举，捐弃知故，绝灭三五，因而不作，岩居穴处，不杀群类，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终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谓以一体之中，法天地万物也。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失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聪明察物，求之愈远，知之愈眇。君平曰：稽之天地，验之古今，动不相违，以知天地之道毕于我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渊泉也。观天下不由身，观人不由家，小近大远，小知大迷，去家出户，不见天下，去身窥牖，不知天道，其出愈远，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视不听，求之于己，天人之际，大道毕矣。记曰：欲治天

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诚其意。故君子不诚，无物皆反，推于身心之谓也。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夫圣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观身，以内知外，所谓独悟也。不见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谕远，所谓冥览也。

不为而成。

圣人无为而化成天下，盖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不行而知，不见而名，盖因学悟，故次之以为学日益。）

为学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贤激起，则为学之士，博览多识，日益闻见，递相夸企，丧灭淳风，而不自知也。

为道日损。

夫道因为学日益，既益即损，而知子守母复初归根也。复初归根，先去智原，乘要执本，日损云为，渐入虚妙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夫损之者，无粗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恶，然后无细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恶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损其非，又损其是，故曰损之又损。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与道合，以至无为，已既无为，不与物竞，而任万物之自为也。自为则无不为矣。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圣贤行道，先修身心，然后及乎天下。上言治身以无为，此言治天下以无事。故圣贤之用心，常虑一物之失所，将欲救弊乱之要，在于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当以无事为术，无为为教，无欲为宝，自然俗化清静，民皆乐推而不厌也。若以有为有事，政烦民劳，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则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既益反损，损至无心，故次之以圣人无常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圣人体道虚心，物感斯应，感既不一，故应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使人人得其所者，岂非以百姓心为心乎？庄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此圣人无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圣人不违其性，应之以善。其性本善者，圣人固以上善辅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圣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迁其心为善矣。则天下无有不善者，此乃圣人顺物性为化终，不役物使从己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诚者，圣人不夺其志，应之以信。其信确然者，圣人固以大信辅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诚其信者，圣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发其诚为信矣。则天下无有不信者，此乃圣人能任物情，非爱利之使为也。

圣人在天下惻惻，为天下浑其心。

惔惔，忧勤貌，又不停也。浑者，无分别也。古之人君在天下也，虽治迹忧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虚淡，冥乎自然，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磅礴万物以为一，而无物不然。为天下之民，浑其心而同其欲，顺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劳神苦思，以事为事，然后能乎？陆希声曰：圣人在，天下愉然，应彼物感，未尝少息，而其心浑然，与天下为一，未尝自有所为。故仲尼之所绝者有四，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无不可，无为无不为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歛歛。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注，倾也，用也。圣人以无为德化，不逆万物之情，故百姓被其圣德，而各遂其能。明者为眡，聪者为听，皆倾注其耳目，以效圣人自然之法，而圣人冕旒垂目，黈纁塞耳，不劳身于聪明，不察物于幽隐，抚念苍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无常心则浑然，应变皆孩之，则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气，一气变而有物，故谓之出生。生之极也，变而无形，故谓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曷尝系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类也。生之徒，谓摄生者之类也。死之徒，谓趣死者之类也。十有三者，韩非曰：四支、九窍，十有三，动静属于生死焉。夫善摄生者，目不妄视，耳不妄听，鼻不妄嗅，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动静修然，诸恶莫犯，此乃长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乱于采

色，耳耽于淫声，鼻困于秽膻，口美于非道，手便于凶器，足捷于邪径，动静没溺，诸吉无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系此十三事矣。孙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类，顺理者寡，逆理者众，故十分之中，顺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顺生者鲜，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顺命者三耳。或解云：三业十恶，能制伏者，长生之徒。放纵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窍、四支，所论最长。

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为欲利所诱，唯贪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以滋九窍、四支，故举动谄谄然如将不得已，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于十三事也。

夫何故？

问世俗举动趣于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犹进生也。夫忘生薄己，则长生可冀，而进生厚己，则近于死地。且进生必先之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体乐性，以为久生之具。然而忘身贪货者，过求养生之物太厚，致其十三事滑乱，而速于死地矣。

盖闻善摄生者，

不自言摄生而曰盖闻者，谦之辞。摄，卫也。于卫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摄生者。

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不期而会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苍黑色，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摄生之人，内得于身，故诸疾不生。外得于物，故诸恶莫犯。欲利都忘，自然与吉会也。器之害者，莫甚于兵戈。兽之猛者，莫甚乎虎兕。故兵戈在前而不慑，是无所容其锋刃也。虎兕当道而不惊，是无所措其爪角也。故诸恶害其有情，而不损无心也。

夫何故？

问何故诸恶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无死地。

夫至人内不纵其欲心，而外无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无死地也。庄子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理者必明于权，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死则丧道，悟则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虚无之体。德者，自然之用。道体虚无，运动而生物，物从道受气，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养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

凡动植之类，皆本道而生，因德而养，物质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则随四时之势而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夫道降纯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气而养物之形，故万物无不尊

仰于道，而贵重于德也。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锡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贵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纯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气养物，物共贵之若母。万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贵若父母者，又非假于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摄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无不贯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谓生，函其气之谓畜，遂其形之谓长，字其材之谓育，辅其功之谓成，终其时之谓熟，保其和之谓养，护其伤之谓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蛸翘蠕动之物，得不尊之、贵之乎？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此结上生畜等八义也。言道生万物，若显其有，则收其仁矣。道养万物，若恃其为，则居其功矣。长育群材，成熟庶品，养覆动植，若矜其宰，则处其长矣。有是而退藏于密，可谓阴德深矣、远矣。（道生德养，资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始，道也，本也，无名也。母，养也，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内满宇宙，万物资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冲气，为道之子。道为真精之体，一为妙物之用，既得道体，以知妙用，体用相须，会归虚极也。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既知妙物之用,复守真精之体,体用冥一,应感不穷,然后可以无为无不为,故没身不殆矣。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此明绝欲守母之行。兑,悦也,谓耳目悦声色,鼻口悦香味,六根各有所悦。门以出入为义。夫耳目诸根乃色尘之所由也。若塞其爱悦之门,则祸患息而身不勤劳也。又解兑,目也。絨无厌之目,则诸境自绝。门,口也。杜多言之口,则众祸莫干。诸境绝则嗜欲之源塞,众祸息则云为之路闭。如是则恬憺安逸,终身不勤也。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开爱悦之源而弗塞,则嗜欲之情长矣。通云为之路而弗闭,则祸患之事济矣。如是,则忧苦危亡,终身不救也。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此谓防于未萌,治于未乱也。祸乱未见曰小,昭然独见为明。若知塞兑闭门之术,是见于微小也。挫嗜欲之锐,解云为之纷,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则物不能加,可谓强矣。见微小则事不能昏,可谓明也矣。

用其光,复归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主外,外照而常动,动为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内,内映而常静,静为己之体。智照出则应事,反则归理,是以用归体,故曰复归其明。此重释见小守柔之义,使息外归内也。

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遗，与也，贻也。若事理双明，体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内映，复嗜欲之未萌，而归子母之元，故无自与之殃，是谓密用常道也。（有始而有卒，知子而守母，塞闭悦爱，其介然有知者乎？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时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则行于大道也。大道者，无为清静、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为，施为简易，则导民于清静之域，施为烦挠，则引民于贪浊。独有所施为是可畏，畏其不合于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径。

大道甚夷，犹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达，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径，是以崎岖迷惑，不达所趣。故老氏病之，唯慎其所施之教令，畏其导民于衰路，谓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宫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芜，

草长曰芜。

仓甚虚，服文采，

青赤为文，色丝为采。傅奕云：采乃是古文绣字。

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

韩非作资货有余。夫入其国，其政教可知也。观朝阙甚修除，

墙宇甚雕峻,则知国君好土木之功,多游嬉之娱矣。观田野甚荒芜,农事失耕治,则知国君好力役夺民时矣。观仓廩甚空虚,农夫多殍饿,则知国君好末作废本业矣。观衣服多文采,质丧而贵华,则知国君奸淫巧蠹女工矣。观佩带皆利剑,刚强而竞鬪,则知国君好武勇生国患矣。观饮食常厌饫,烹肥而击鲜,则知国君好醉饱忘民事矣。观资货常有余,务多藏珍异,则知国君好聚敛困民财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聚敛无已,民力殫竭,非圣人之道也。

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权术,非理而阴取民也,故曰盗。既为盗矣,犹自夸大,故曰盗夸而非道也。所谓唯施是畏,其在兹乎?(知道而善行者,其德不可倾拔,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国者,先固其根本,而后营其标枝,故根深枝茂,则不可倾拔也。

善抱者不脱,

脱,失也。解,离也。善以道怀抱民者,百姓归附而不脱离。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脱失。

子孙祭祀不辍。

辍,止也。善以道建国抱民者,则子孙繁昌,享祚长久,世世祭祀,无辍止时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

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此五者，近修诸身而远及天下也。夫修道于身者，心闲性恬，爱气养神，少私寡欲，益寿延年，乃为真人矣。修道于家者，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贤，九族和睦，庆流来世矣。修道于乡者，尊老抚幼，教诲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长矣。修道于国者，礼乐自兴，百官称职，祸乱不生，万宝丰熟，则物充实矣。修道于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无为，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异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观者，照察也。以先圣治身之道反观身心，若吾身心能体于道，则其德乃真矣。以先圣治家之道反观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于亲，则其国有余矣。以先圣治乡之道反观吾乡党，若吾乡党能信于友，则其德乃长矣。以先圣治国之道反观吾国民，若吾国民能遂其生，则其德乃丰矣。以先圣治天下之道反观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无欲无知，则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陈五事，反观照察，是以知之也。经曰：不出户，知天下。《易》曰：观我生，观民也。其是之谓乎？（善以道立身植国，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欤！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德经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含，怀也。夫至人纯粹，怀德深厚，情复于性，憺怕无欲，状貌兀然，比于赤子。赤子者，取其纯和之至也。

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毒虫、蜂蛰之类，以尾端肆毒，曰螫。猛兽、虎豹之类，以爪拿按，曰据。攫鸟、雕鹗之类，以羽距击触，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丧偶如赤子之无心，故神全而物莫能伤也。严君平曰：夫赤子之为物也，知而未发，通而未达，能而未动，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为于不为，与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无用之用，闻无闻之闻，无为无事，无意无心，不求道德，不积精神，既不思虑，又无障载，神气不依，聪明无识，柔弱虚静，魂魄无事，乐无乐之乐，安无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与天地同。故蜂蛰虫蛇，无心施其毒螫，攫鸟猛兽，无意加其据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纯德。赤子未知喜怒，而举握至坚者，其真性专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阳德自动者，真精之气运行之所至也。以况至人虚心无情，气运自动，而诸欲莫干也。峻作，

古本为全作。王弼曰：作，长也。无物以损其身，故能全长也。《上清洞真品》曰：人之生也，禀天地之气为神为形，受元一之气为液为精。天气减耗，神将散矣。地气减耗，形将病矣。元气减耗，命将竭矣。故帝一回元之道，溯流百脉，上补泥丸。脑实则神全，神全则形全。形全者百关调于内，邪气亡于外，髓凝为骨，肠化为筋，纯粹不杂，长生可致矣。

终日号而不嗁，和之至。

号，啼也。啼极无声曰嗁，又声嘶也。赤子终日嗁啼，而嗁不嘶散者，天和之气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嗁不哇，和气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为贵，故用之为常道。知常不变，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备具曰和。夫人于身和则德充而合真，于国和则化周而祚永，处众和则合礼，行师和则有功，和之为义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庄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气无分别，故任气则柔弱，使心则强梁，又志能动气，气能动志，以心任气，气盛心强。庄子曰：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是心使气也。益生，使气失道者也。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壮也，必至枯老。心之强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为用，今以强壮为心者，谓之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无如早

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静默，了悟忘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辩，贵行而不贵言。谈道者以辩而不以心，丧道而不丧说。严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师旷有以别之，其所以别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尔，况妙道乎？庄子曰：智北游首音，三问无为谓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与此合。《西升经》云：道自然，行者能得，闻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闻，是以故谈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烦，不闻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识音以弦，心知其音，口不能传。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识音声悲，抑音内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兑，闭其门，

此与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异。彼则约道清静，以塞嗜欲爱悦之端，此则宗道无言，故兴损聪弃明之说。夫道无形，不可以目视，不可以口传，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议。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视缄口，而自然塞兑闭门也。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此已出第四章。彼则就道以论功，此则据人以明行。至人与天同心而无知，与道同身而无体，则进锐纷乱之心，于何而有，光尘分别之意，于何而生哉？

是谓玄同。

夫至人之游处也，显则与万物共其本，晦则与虚无混其根。故

语默随时而不殊，卮言日出而应变，是谓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上交于道而不谄，举世誉之而不劝，故不可得而亲。下交于器而不渎，举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疏。淡泊无欲，守分知足，不可得而利诱也。处卑不辱，在丑不争，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禄不能污，权势不能动，何得而贵宠哉？矢志不屈，居贫愈安，何得而贱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荣通，不丑穷，无天怨人非，无物累鬼责，故为天下贵。（不言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国。）

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为之君，用政教为治者，民虽不滥而凋弊日深，迹用既彰，安能长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谋用兵者，国虽不倾而祸乱日积，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夫有道之君，将欲取天下之心，为可大可久之业者，莫若无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政，河上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设问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以今时所见，可以言之，谓下文也。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忌讳，禁令也。夫君不能无为，而以政教治国，禁网繁密，民虑其抵犯，无所措手足。避讳不暇，弗敢云为，举动失业，日至贫穷。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利器，权谋也。君不能安静，而以智变为务，上下欺诒，则民多权谋，偷安其生，包藏祸心，日至昏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无事，而以机械为好，志在奢淫，则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异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无欲，而以刑法作威，民虽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则奸宄生，小则盗钩，大则窃国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

故圣人云：

老氏不敢自专其言，故举圣人云。或谓老氏为周柱下史，遍观上世遗书三坟古文，故举以证之。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者，治世之君自称也。言我无为承天，无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无事骚扰，节用俭嗇，民厚其业，其家自富也。我安静不言，憺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纯正也。我无欲冲虚，去华崇本，民无夸企，其性自朴也。苟有为有欲，而望致民于富寿之域，吾未见其可也。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河上公本又有我无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真，绝去六情，民自随我而清也。（治国化民，莫若无事。

无事则其政宽裕，故次之以其政闷闷。)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开元御疏曰：闷闷，无心宽裕也。淳淳，质朴敦厚也。言无为之君，政教宽大，任物自成，政无苛暴，故其俗淳朴，安于清静，而曰益敦厚也。古本作惛惛，王弼本作惛惛。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开元御疏曰：察察，有为严急也。缺缺，凋弊离散也。言有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绳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人凋弊而离散，动触禁网，畏而避之，由是风化日益残缺也。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

倚，因也。伏，藏也。夫闷闷之政，世谓之慢，而民淳淳，然实乐之。察察之政，世谓之能，而民缺缺，然实忧之。夫世之所谓祸者，莫不畏之，畏则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谓福者，莫不喜之，喜则僇矜，而祸藏其间矣。祸福相因，莫知其穷极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亏，此倚伏之数也。夫祸藏福中，有福而僇矜，则祸至。福隐祸内，有祸而戒慎，则福来。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静，任之以自然，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如是则祸福倚伏于何而有哉？

其无正邪。

祸福倚伏，岂无正邪？在乎有道之君无为无事，忘形忘物，而后正耳。若有心为正，其正必复为奇，有心为善，其善必复为妖矣。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鑑,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则奇谋譎诈生,故曰为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不善,则妖祥狂妄兴。故曰为妖,若任物之自正自善,则祸福无缘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矫真为正,逆性为善,而反为奇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来固已久矣。《西升经》曰:为正无处,正自归之,不受于邪,邪气自去,所谓为道自然助之。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方正断割于物,使物从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移,

廉,清。移,浊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化,不以己之洁扬彼之污,但使物知劝而洗除秽浊耳。古本作刳,伤也。言圣人廉以自清,而不刑物使伤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气耿直,自任不曲,而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于物,亦犹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谓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鉴照,复能葆蔽隐晦,不以己之强智燿耀于物,使之殒丧也。自此以上,皆闷闷之政,非察察之治也。(政宽则民福,治严则民祸,福祸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爱也。世俗则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圣人则爱神省费俭嗇而有余，故治人者无事无为，清静简易，省费民财，使仓禀实而知礼节，然后葆精爱神，蠲洁祭祀，粢盛丰备，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谓早服。

省费而不奢侈，俭嗇而爱精神，是能服从于道也。圣人于祸福未兆之前，常服从于道，是谓早服也。古本作早复。

早服谓之重积德。

夫节俭民财，爱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从于道，使人悦神和，故曰重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

夫重积德之士，可以临御百姓，四方向慕，无有不克伏者也。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无不克伏，则万物归化，道德无穷，故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夫道德无穷者，必能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乐推而不厌，可以为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颜三年，俗无疵疠而仍谷熟，其俗窃相谓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其或圣者邪？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所谓道德莫极，可以有国也。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有国之母，谓重积德也。德可以茂养百姓，百姓丰厚，则社稷

福祚可以长久矣。

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根，本也。蒂，花趺也。夫艺果木者，根深则蒂固，虽有大风，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实。故根深则枝叶荣茂，蒂固则花实不落，可谓长久矣。积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国养民者，植根于无为，固蒂于清静，社稷延远，故谓之长生，临御常照，故谓之久视。杜光庭曰：修道之士，畜神安体，积气全和，内固三关而祛万虑，百神率服，众行周圆，变化莫穷，享年长久，固蒂于混元之域，深根于无何之乡，与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固柢本也。（事天积德，可以有国，故次之以治大国。）

治大国，若烹小鲜。

夫治万乘之国，若烹肤寸之鲜，调其水火，使其自熟则全。若挠之则鱼伤，鱼伤则糜烂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则安。若扰之则民伤，民伤则溃乱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圣人以无为清静之道，临莅天下，冲和之气，遍于区宇，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故风雨时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虽有鬼神，不敢见其神变矣。《西升经》曰：所谓为道自然助之，不善于祠，鬼自避之，此之谓也。神者，灵变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民。

非其鬼无神变而歇灭也，是由人不作衅，则妖祥何缘而兴，人守常德，则神变无因而伤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伤民，圣人亦不伤民。

其鬼非无神变而不伤民，盖圣人无为清静，则鬼神感其明德，而自处其阴灵也。列子之言圣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天谷常丰，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疠，鬼无灵响焉。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两者谓圣人与神也。河上公曰：夫两不相伤，人得治于阳，鬼得治于阴，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归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归焉。杜光庭曰：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人为神主，主安则神享。圣人以道为治，既不伤人鬼，神感圣人之功，亦不害物，两者相悦，二德交归。（大国交归以静安小，故次之以大国者下流。）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国所以能为诸国帝者，以其谦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会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叠上文以生下义。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国善守雌牝柔静之德，故能摄伏天下雄壮之国，使其归己，盖以至静谦下不贪之所致也。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大国居于大而忘其大，故无小而不摄，在上而谦下，不以威武为用，故邻国柔服，咸为臣妾，是能取小国之欢心也。严君平曰：明王圣主之处大国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裹诸侯之国而无

所不畏，德包诸侯之力而无所不事，折节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诚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贤俊，耕织以裒畜积，结纵连横，以戒不虞，发仓散财，养老恤孤，振穷达困，显岩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简易，无为而处，诸侯虽有贪鄙残贼、骄矜恃力者，犹以威德之重，静而下之，则彼修身慎行，改过自新，割地献宝，县命杀身，请为子弟之国、蕃墙之臣也。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小国居于小而忘其小，故无大而不统，处下而恭谨，不以慢傲为事，故邻国抚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国之威权也。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故汤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此《周颂》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严君平曰：其处小弱也，因道而动，循德也无，行以舟舆，实以甲兵，忠顺诚素，尚朴贵耕，上下和集，亲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体，专一同和，可与俱死。大国之君，虽负众强，上权右势，左德下仁，心如饥虎，怒如涌泉者，犹以为得天之心，获民之意，将相诚信，邻人之助，发原泉之敌，扬不测之威，辱身厚体，竭诚县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静，则彼神感精喻，心释意坏，怒移祸徙，与我为诺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辞。以取者谓上以取下，抑损谦卑以得人之欢心也。而取者谓下而取上，顺奉廉慎而得事其威权也。斯乃互以义相取之也。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夫大国之君，崇谦卑尊，礼法修身，以下小国者，岂有越分贪欲之心，兼并畜聚小国之人哉？但执谦尊之义，以为常道也。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夫小国之君，存忠顺遵，制度修身，而下大国者，非有过分贪欲之心，泛入矫事于大国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

两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为下。

两者谓大国、小国也。夫小大止足，各当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扰，所谓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小国柔服，礼之常也。大国谦下，诚亦曲全。宜为下者，劝励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业业，所以致天下之交也。（大国谦下，蕴道之奥，故次之以道者万物之奥。）

道者，万物之奥。

奥，藏也，暖也，蕴也。夫道包括无外，万物资始，最深最奥，为庶品之根本，无有逃其术者。《西升经》曰：道深甚奥，虚无之渊，言道为万类之渊藪，无物不蕴藏也。以至圆盖之高，方舆之厚，日月之广照，动植之细繁，皆禀道之所育，暖然无不赖其庇阴矣。

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谓上士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炼质资神，超遥轻举，固守妙本，以为长久之宝也。不善人谓下士也。下士闻道而大笑之，及其连道悖德，履凶践祸，思欲返复元吉，复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释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则无往而不可,虽市井之机心,亦混然而同得矣。岂得与信言不美,淡乎无味同论哉?行之自尊,则无适而不胜,虽逆旅小子,亦知其丑恶矣。岂得与夷道若类,大白若辱为比哉?此举无言无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夺众货之贾,升稠人之上,又况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夫不善之人,矫妄之士,犹假美言尊行,可以悦众,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岂长为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遗弃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备,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海之大,万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无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谓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广治,置百官以临之,百官之长有三公焉。《尚书·周官》曰:其惟三公,论道经邦。三公谓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治阴阳,亲万民,广教化,此其职也。

虽有拱璧以先駟马,不如坐进此道。

杜光庭曰:两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璧,璧之大者也。駟马者,马四匹为乘,共驾一车也。古者诸侯朝于天王,会于大国,聘于小国,或遇于野,两君相见,皆有贄币之礼,以先货币为道,谓之为先。今三公当以论道为务,经邦为事,虽欲以駟马大璧献之于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于淫奢,无裨于治政,不若进之以无为清静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从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马为

夫？务学之士尚轻尺璧，而重寸阴，况有道之君乎？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

此道无为清静之道也。发问古之贵此道者何谓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夫道之微，始悟于身心之内，卒明于宇宙之外，妙则入于无间，舒则塞乎太空，体之则善于一身，用之则济于天下，虽不曰求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则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则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岂有罪累邪？设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过迁善，复此无为清静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责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严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得道之奥妙者，施为而无为，故次之以为无为。）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至人为无所为，任物之自为，物自为则无为而无不为，然至人之心曷尝动哉？事无所事，从物务之自事，物自事则无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尝劳哉？味无所味，随物气之自味，物自味则无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尝嗜哉？若夫心不动则虚明，虚明则众妙可观。身不劳则实厚，实厚则精神不亏。口不嗜则恬漠，恬漠则灵液不竭矣。又解味无味者不味，是非美恶之言，而味大道无味之言。经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也。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人之云为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为造事皆损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损天性则怨生，失自然则恶起。既怨且恶，祸乱之阶也。唯至人无为无事无味，能灰心槁骸，虽有有为之怨，咸以

无心至德报之。或问报怨以德,设有德者又何以报乎?曰世之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无心至德报之一也。陆希声曰:夫体道之士妙渊通,应世之为而本无为,应物之事而本无事,应物无味而本无味,其体虽大而朴甚小,其用虽多而要妙甚少,故术在于淡泊清静,不为万物所挠耳。夫唯如此则无欲,无欲则无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圣人能无私欲,无私欲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众人则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圣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圣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此之谓也。仲尼曰:行满天下无怨恶,圣人岂有怨于物乎?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难易大细,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恶,怨怒恩德,皆生于微渐,无不始于易而终成难,初于细而后成大。使图度其始易之时,则于终无难矣。营为于初细之日,则于后无大矣。若乃谋于己难,为于己大,则怨怒深而祸乱积,将欲释难解纷,不亦难乎?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夫艰难之事,必起于容易,当于容易之时图之。重大之事,必兴于微细,当于微细之时去之。事类实繁,不可具举,故以天下总言之也。严君平曰:大难之将生,犹风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时,慎之不来,在于皮毛,汤熨去之,入于分理,微针取之,在于藏府,百药除之,入于骨髓,天地不能变,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夫大事之将兴也,犹水之出于山也,始于润湿,见于涟漪,绵绵涓涓,流为溪谷也。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为难大之事,故多败丧。此引圣人终不为大者,慎微之至也。圣人不为难大之事,而无为无事,易简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业也。严君平曰:圣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显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隐,故能彰志,在万民之下,故为君王。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夫不三思而后言,轻易其许诺者,事众而信不可然也。不谋始而慎终,多易其行者,难积而变不可推也。可不慎欤?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夫以圣人之才之德,尚难于细易之事,况无圣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圣人终无难也。严君平曰:圣人心默而不动,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视,耳默而不听,动如天地,静如鬼神,不为而成,不言而行,进则无敌,退则不穷,身无纤介之忧,国无毫发之患也。(无为之安,必由简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经集释

〔汉〕河上公 〔唐〕杜光庭等 注

【下册】



中国书店

道德经集释

[汉]河上公 [唐]杜光庭等 注

(下)



中国书店

目 录

上 册

道德真经注

[汉]河上公 1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1

体道第一 1

养身第二 3

安民第三 5

无源第四 6

虚用第五 7

成象第六 8

韬光第七 9

易性第八 10

运夷第九 12

能为第十 12

无用第十一 14

检欲第十二 15

猷耻第十三 16

赞玄第十四 18

显德第十五 19

归根第十六 21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23

淳风第十七 23

俗薄第十八 24

还淳第十九 25

异俗第二十 26

虚心第二十一 29

益谦第二十二 30

虚无第二十三 32

苦恩第二十四 33

象元第二十五 34

重德第二十六 36

巧用第二十七 37

反朴第二十八 39

无为第二十九 40

俭武第三十 41

偃武第三十一 43

圣德第三十二 45

2 道德经集释

辩德第三十三	46	顺化第五十八	79
任成第三十四	47	守道第五十九	81
仁德第三十五	48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82
微明第三十六	49	居位第六十	82
为政第三十七	50	谦德第六十一	83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51	为道第六十二	84
论德第三十八	51	恩始第六十三	85
法本第三十九	54	守微第六十四	87
去用第四十	56	淳德第六十五	89
同异第四十一	57	后己第六十六	90
道化第四十二	59	三宝第六十七	91
偏用第四十三	60	配天第六十八	93
立戒第四十四	61	玄用第六十九	94
洪德第四十五	62	知难第七十	96
俭欲第四十六	63	知病第七十一	96
鉴远第四十七	64	爱己第七十二	97
忘知第四十八	65	任为第七十三	98
任德第四十九	66	制惑第七十四	99
贵生第五十	67	贪损第七十五	100
养德第五十一	68	戒强第七十六	101
归元第五十二	69	天道第七十七	102
益证第五十三	71	任信第七十八	103
修观第五十四	73	任契第七十九	104
玄符第五十五	74	独立第八十	105
玄德第五十六	76	显质第八十一	107
淳风第五十七	78		

道德真经传

[唐]陆希声	109		
道德真经传序	109	道德真经传卷之三 ...	136
道德真经传卷之一 ...	111	道德真经传卷之四 ...	151
道德真经传卷之二 ...	124		

道德真经论

[宋]司马光	165		
道德真经论卷之一 ...	165	道德真经论卷之三 ...	186
道德真经论卷之二 ...	178	道德真经论卷之四 ...	198

道德真经注

[魏]王 弼	211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	211	十三章	219
一章	211	十四章	220
二章	212	十五章	221
三章	213	十六章	222
四章	213	十七章	223
五章	214	十八章	224
六章	215	十九章	225
七章	215	二十章	225
八章	216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	227
九章	216	二十一章	227
十章	217	二十二章	228
十一章	218	二十三章	229
十二章	219	二十四章	230

二十五章	230	五十章	252
二十六章	232	五十一章	252
二十七章	233	五十二章	253
二十八章	234	五十三章	254
二十九章	235	五十四章	255
三十章	235	五十五章	256
三十一章	236	五十六章	257
三十二章	237	五十七章	258
三十三章	238	五十八章	259
三十四章	238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	260
三十五章	239	五十九章	260
三十六章	240	六十章	261
三十七章	240	六十一章	262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	241	六十二章	263
三十八章	241	六十三章	264
三十九章	243	六十四章	265
四十章	244	六十五章	266
四十一章	244	六十六章	267
四十二章	246	六十七章	267
四十三章	247	六十八章	268
四十四章	247	六十九章	269
四十五章	248	七十章	269
四十六章	249	七十一章	270
四十七章	249	七十二章	270
四十八章	250	七十三章	271
四十九章	250	七十四章	272

七十五章	272	七十九章	274
七十六章	273	八十章	275
七十七章	273	八十一章	275
七十八章	274		

老子微旨例略

〔魏〕王 弼	277
--------------	-----

道德真经注

〔宋〕苏 辙	282
道德真经注卷之一	282
道可道章第一	282
天下皆知章第二	283
不尚贤章第三	284
道冲章第四	285
天地不仁章第五	285
谷神不死章第六	286
天长地久章第七	287
上善若水章第八	287
持而盈之章第九	288
载营魄章第十	288
三十辐章第十一	290
五色章第十二	290
宠辱章第十三	291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292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293

致虚极章第十六	294
太上章第十七	296
道德真经注卷之二	297
大道废章第十八	297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298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299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301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302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303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304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305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306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306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307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308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309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310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310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311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312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312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313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314
道德真经注卷之三	314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314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316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317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317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319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320
名与身章第四十四	320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321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322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322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323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323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324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325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326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327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327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328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329
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	330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331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331
治大国章第六十	332
道德真经注卷之四	333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333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333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334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335

古之善为道者章第六十五	336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336
天下皆谓章第六十七	337
善为士章第六十八	338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339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339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340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341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341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342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343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343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344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345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345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346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346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唐〕王 真	349
进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状	349
手诏	350
叙表	350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一	352
道可道章第一	352
天下皆知章第二	353

不尚贤章第三	354
道冲而用章第四	354
天地不仁章第五	355
谷神不死章第六	355
天长地久章第七	355
上善若水章第八	356
持而盈之章第九	357
营魄抱一章第十	357
三十辐共一毂章第十一	358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358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358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359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359
致虚极章第十六	360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360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二	361
大道废章第十八	361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361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362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362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362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363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363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363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364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364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364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365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365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366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367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367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368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368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368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369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三	370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370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370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371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371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372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372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373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373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373
不出户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374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374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374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375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375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375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376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376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377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377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377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378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378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之四	379
治大国章第六十	379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379
道者万物章第六十二	379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380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380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381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381
天下皆谓我大章第六十七	382
善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382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383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384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384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384
勇于敢则杀章第七十三	385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385
人之饥章第七十五	386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386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387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387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387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388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388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

[宋]陈景元	390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	390
老子论	393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396
道经	396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409
道经	409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422
道经	422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435
道经	435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446
道经	446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457
德经	457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473
德经	473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486
德经	486

下 册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505
德经	505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519
德经	519

道德真经广圣义

〔唐〕杜光庭	532
道德真经广圣义序	53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一	535
叙经大意解疏序引	53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	547
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	547
释老君圣唐册号	55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	562
释御疏序上	56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	574
释御疏序下	574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	582
释疏题明道德义	58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六	590
道可道章第一	59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七	597
天下皆知章第二	59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八	606
不尚贤章第三	606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61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九	619
天地不仁章第五	619
谷神不死章第六	622
天长地久章第七	624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	627
上善若水章第八	627
持而盈之章第九	63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一	635
载营魄章第十	635
三十辐章第十一	64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二	646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64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三	651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65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四	658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658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663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五	670
致虚极章第十六	67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六	676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67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七	683
大道废章第十八	683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68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八	692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69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九	702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702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70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	712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712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71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一	722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72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二	730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73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三	736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73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四	746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746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750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五	755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75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六	763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763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七	773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773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77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八	784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784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78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九	792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792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79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	800
疏老子德经	800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80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一	813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813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二	826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826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83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三	841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841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四	849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849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853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85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五	861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861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86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六	869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869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872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87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七	882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882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88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八	892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892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89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九	904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904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90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	913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913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91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一	923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923
治大国章第六十	928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二	933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933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93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三	942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942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94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四	951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951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95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五	958
天下皆谓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958
古之善为士者章第六十八	962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96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六	970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970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973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975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七	978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978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982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八	985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985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987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989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九	993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993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99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十	1000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1000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1003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德经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国安静，易为维持，及将倾危，则难守御。衰心未兆，易谋消灭，恶状已形，难图泯绝。孽芽寻脆，易为破除，枝干既成，难乎掊击。悔吝几微，忧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灾莫追。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为之于未有，

为谓修除也。夫家国未倾危，衰心未萌兆，若预为之防，则未然之祸曷由而有？

治之于未乱。

治者，救也。夫孽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无巨恶之害矣。严君平曰：未疾之人易为医，未危之国易为谋，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祸易忧也。何以效之，曰任车未亏，僮子行之。及其倾覆也，颠高堕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掊也，一指摩之。及其为飞鸿也，奋翼凌云，罾缴不能连也。胎之新乳也，一绳制之。及其为虎也，执群兽，食牛马，剑戟不能难，罗网不能禁也。故涟漪之流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为神龙，积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恶不止乃至灭亡。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此三者喻不见几慎微以致后患也。患不预防，恶不渐杜，其犹

植木乎？初生于毫末，可拔而绝之，及其合抱也，本据乎阴崖，梢侵于阳岭，青青百寻，郁蔽日月，恶可伐哉？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筑台起土于一畚，可蹴而圯之，及其九层也，耸百仞之高，拟丘陵之大，恶可毁哉？此明积习而成也。又如远行之人始于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长川渺弥，峻岭巉巖，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恶可还哉？此明远行不止也。《易》曰：履霜坚冰至，此之谓也。九层，古本作九成。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夫有为之于分外则废败自然，有为之于欲利则废败精神，然而执有好名患至身失，执勇好敌祸来国失，良由不能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夫事之所败，败于有为，不为何败之有？意之所失，失于有执，不执何失之有？是以圣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心，自然无为，无执，无败，无失。庄子曰：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为者败之之证也。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几，近也。言世俗之人，虽从务于善事，皆有始而无卒，先勤而后惰，功崇近成不能戒慎，乃复亡败也。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此重申戒劝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则所为无不成矣。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难得之货，谓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为忧，圣人以不欲为乐。圣人贵清靖节俭，世俗贵贪浊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圣人之所以欲，故视金玉如遗土也。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世俗损天真以务外学，而失分内之真性。圣人守自然而不学，保分内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学为过，圣人以不学为真学，故曰复众人之所过也。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圣人以不欲不学为教者，以佐万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异端，恐失其大本也。（持之无败者，审其未兆未乱之征，无失宗法，辅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为道者。）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古之善为道治身化民者，自修胸中之诚，使道洽于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亲誉莫间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诈萌生，将以导斯民于质朴，而复自然也。此说古之有道，以劝于今也。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则奸宄生焉。虽有法令而无所畏，故曰难治也。庄子曰：上诚好智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毕

弋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智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罟之智多,则兽乱于泽矣。智诈渐毒颀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于大乱,罪在于好智。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夫人君任用智诈之臣治国者,必以权谋蠹政为事,致民扰乱,是国之贼也。经曰:智慧出,有大伪。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国者,则必以无为简易为事,致民安静,是国之福也。经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又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杜光庭曰:君犹表也,表正则影端,表邪则影曲,正则人随而正,邪则人从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谋之臣,则权令兴,用忠厚之士,则风教淳。人化淳和,国乃丰泰,此为福也。

知此两者,亦稽式。

两者谓用智与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蠹民,为国之贼,以致亡身丧家,是以为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泽民,为国之福,以致荣乡显族,是亦为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谓考古法式。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深也,冥也。人君当知福可任而贼可去,致黔首于富寿,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夫圣人之玄德，深不可知，远不可窥，然观其迹，似与物违戾，究其理，则与民同归，然后入于自然之境，而无所不然者，谓之大顺矣。严君平曰：愚智之识，无所不克，清天宁地，为类阴福，众世莫见，故曰玄德深矣，不可量测，远矣，不可穷极，与物反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尧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畴教尔为此言？儿童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曰：古诗也。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此谓玄德深远，乃至大顺也。（善为道者，不逆于寡，德量深远，如水朝宗，故次之以江海为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开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变盈而流谦。地道用谦，则百川委输而归往。圣人用谦，则庶人子来而不厌。严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积德累仁加恩惠以怀之也，又非崇礼广逊饰知巧以悦之也，又非出奇行变，起权立势，奋武扬威以制之也，清静处下，虚以待之，无为无求，而百川自为来也。百川非闻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归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道而趋之也，然所以贯金触石，钻崖溃山，赴江海而无还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观之，卑损之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伤，智力不能取，不战而强，不威而武，默然无为，与万物市譬。夫溪谷为卑，故能达而不穷，江海处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圣人谓能体江海之下流者，将欲处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满必招损。故言则谦柔，名则孤寡，而盛德日崇，大业弥固，自然为物所推举于上矣。

欲先人，以其身后之。

将欲首出庶物，必须身谦言巽，退在人后者，盖谨身顺道，不我先物，故能为物所推让于先矣。

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

圣人临大宝之位，居至极之尊，劳一身而逸万民，薄眇躬而厚庶物，民皆忻戴，犹以为轻，处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悦随，安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夫有道之君，群生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推崇为主而无厌倦，以其谦伪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谦德化下，下皆化而为谦退也。故圣人常以虚为身，以无为心，心形既空，物孰与争？陆希声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之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谦为德，而为百谷所归往。圣人以谦为德，而为天下所先上。夫圣人岂欲先上哉？天下乐推而不厌耳。（江海居下流，圣王处谦卑，俗尚强梁，以雌静为不肖，故次之以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虚无广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无所象似，犹如不贤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夫独我道虚无广大，不为下士所信，故以不贤也。若贤而使人称美之，不待于今亦以久矣。若为人所称美，其道岂足为大邪？庄子云：老子谓士成绮曰夫巧智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此乃老氏不以贤美为贵久矣。传所谓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宝，保而持之。

虽我道虚无，无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倚执持，实为修身治国之至宝，谓下文也。古本作持而宝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为珍宝，执持不舍，何所不适。河上公本作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开元御疏曰：夫体仁博施，爱育群生，慈也。节用厚人，不耗于物，俭也。不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为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圣人以慈为行，勇于济物，仁者必有勇，不惧之谓也。俭约其用者，必能广于赈施，所谓节用而爱人也。不敢先于天下，则必能成器用之长。《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此所谓大道似不肖也。李约曰：自下行成而升高业就，故得为天下君长也。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今世俗则不然，所谓肖者，则与道反矣。皆弃舍慈仁，将为勇

义,负气轻死以陷物,则过涉灭顶之凶矣。不能爱嗇节用,复为奢泰,贪求广费,敛掠不足,必致伤财害民,则反招匮乏之患矣。既而饰智以惊愚,修身以明污,好处物先,耻居人后,进无谦退之心,动有刚强之志,纵而不止,则犯上作乱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长之术,乃致丧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夫三宝之中,慈最为贵,故偏叹美也。夫主将用慈,则抚养士卒,可无敌于天下矣。且慈兵入于敌境,不践果稼,不穴丘墓,不残积聚,不焚室屋,则人人悦之,若孝子之见慈亲。归降者,若强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则何必陈兵野战而后胜,重门击柝以为固哉?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夫天道福善祸淫,善人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经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所以天将救助之者,以其主将能用慈仁卫护士卒人民也。(道大似乎不贤,慈俭诚如不武,故次之以善为士者不武。)

善为士者不武,

士,将士也。夫善为将士者,体慈仁,用德义,诛暴乱,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战者不怒,

夫善临战阵者,虽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应敌,非乐杀人也。以悲哀泣之,丧礼处之,岂凭怒而好战哉?

善胜敌者不争,

夫善胜者,在德不在争,师克以和,和则善胜,不以利动,因势

而取也。如鲁仲连之吟啸，熊宜僚之弄丸，善胜者也。

善用人者为之下。

善用人者，以谦不以力，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故用辅弼之臣，则比之股肱心膂，用将帅之臣，则跪而受钺，行而推毂，先之以德，而后用其力者也。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

夫善为士、善战善胜、善用人者，常柔弱不争，谦以自牧，物竭其能，人尽其用，岂非不争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犹天之无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时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极致者也。（不争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用兵有言：

老氏痛当世用兵以好战为本，故举古之军志以明申诫。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兵以先举为主，后应为客户。圣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应敌而后起，所以常为客户也。进少而退多者，是沈机密用重敌之意也。虽有敌至，我则善师而不阵，自无征伐矣。又用师之法，为主者以起戎为谋，为客户者以应敌是务，进虽少渐近于杀，退虽多转近于生，故不敢为主而为客户，不敢进寸而退尺，犹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也。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

夫行师在乎止敌，贵乎不争，虽止敌，不行杀心也。既无杀心，即我之师，徒抱义以守，故行无行也。又将奋臂先登则若无臂可

奋,以其恶杀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纵有凶暴之寇妄动而来,我则告之以文德,示之以义兵,彼必闻义而退,自然无敌,虽有仍引之威,而无敌可引,故曰仍无敌。敌既远退,干戈戢藏,虽有执持之仪,而无兵可执,故曰执无兵。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宝。

几,近也。宝者,身与位也。轻敌谓好战于外,无备于内也。好战于外,犹有胜有负,无备于内,则必至灭亡。夫圣人在上,诚无敌于天下,然以其时有理乱言之,则敌亦众矣。何者?《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讎。若然者,则天下一国,亦吾敌也。一乡一家,亦吾敌也。故王者不遗小臣,即得万国之欢心矣。公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欢心矣。志士不忘修身,即神悦而天乐矣。然后可以全吾所宝耳。云几丧吾宝者何哉?我本慈爱,不乐杀人,不得已而至于无敌,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则为丧矣。所亡未大,故曰几丧。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抗,举也。夫两国举兵相加也,哀者,慈爱发于衷诚之谓,则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爱之心,不失使臣之礼,下输忠良之节,尽得事君之义,则何向而不胜哉?(兵戒轻敌,其言易知,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经曰:为无为事。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并是无为,分内简易之道,言则不繁,行则不劳,是易知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恶滑滑，但见边徼，多惑于有为，好攻乎异端，不能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至于虚无之道，黠暗而不知，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释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百家之言，言虽殊途，而同归于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为宗本矣。万绪之事，事虽异趣，而同会于功。成功而遣事，故事以无事为君主矣。此以不言无事为教，岂不易知易行邪？严君平曰：夫圣人之言，宗于自然，祖于神明，常处其反，在言默之间，甚微以妙，归于自然，明若无见，聪若无闻，通而似塞，达而似穷，其事始于自然，流于神明，常处其和，在为否之间，清静柔弱，动作纤微，简易退损，归于无为。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夫独无知之下士，好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闻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谓似不肖也。严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为也，又非世之好败恶成、喜祸乐患而不我从也。天性与我反，情欲与我殊，智者蹈于情欲，终世溺于所闻，神气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则我贵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疏阔矣。得是道者，万物尊之，故曰则我贵矣。开元御本作则我者贵，言法则我者贵矣。严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见，其聪不我闻，是以深言反而受谤，大行远而得毁，独见之明，不用于世，独闻之聪，见羞于民，事顺神

明者，不合于俗，功配天地者，不悦于众。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褐，裘也，贱者之服。玉洁润而比君子之德。夫圣人内蕴道德，喻怀玉也，外无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内虽昭旷，外若愚昏，珠藏蚌胎，玉蕴石间，天下莫能知，则我道贵矣。（凡暗妄知圣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圣人禀气纯粹，天性高明，内怀真知，万事自悟，虽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气昏浊，属性刚强，内多机智，而事夸大，实不知道而强辩，饰说以为知之，是德之病也。庄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圣人真知妙本，洞达杳冥，是以六通四辟，上下无常，恍然无心，释然无累，而又常患。世俗妄执强知之病，动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叹息。此明圣人慈心，独能病患。世俗有此强知之病，其于圣德，何病之有，则是真知不病，而强知病矣。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圣人者，能知无知达道之机，损聪弃智，实无世病。慈仁哀悯，能病众生之病者，以其自无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众生之病哉？庄子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此先能正己，然后能正群生，犹圣人不病，以其病病也。

(强知失道,触冒致灾,灾数至而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国威,则大威至矣。大威谓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夫人立身,以畏为本,若以小恶为无伤而不畏,积之盈贯,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严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为善,当是之时,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乐高安大,负威任势,忘忧失畏,不求于己。故忧于身者不恐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诫于近者不悔于远。

无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习也。所居谓所处也。言畏慎之人,凡居处当择善邻,无习恶友,清净自守,卑退自持,灾祸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慎之深也。开元御本作狭者,谓宽其所居之处,不可强梁自处,在乎和光容众,不迁于物也。旧说曰神所居者心也。人当忘情去欲,宽柔其怀,使灵府闲豫,神棲于心,身乃存也。

无厌其所生。

厌,恶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厌恶其道,当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则可永保元吉。若纵其欲,厌道慢德,祸不旋踵矣。旧说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谓神也。神明托虚好静,人能洗心息虑,神自归之。若嗜欲黷神,营为滑性,则神气散越而生亡。故劝令无厌所生之神,以存长久之道也。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夫独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安有厌恶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佑,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爱而不厌恶

也。开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书·大禹谟》舜命禹践位之词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惟精惟一，可以允执厥中也。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夫圣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省己心原，自知善恶。澡雪涤除，使尘垢不入其舍，是之谓自知也。既而体道渊默，昼夜勤行，不贾炫才能，爚乱于物，恐其违理失当，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爱不自贵。

圣人葆爱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纵嗜好，厌恶息惰，伤于至理，亏损形神，是之谓自爱。若乃贪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娱，自贵而贱物，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静自守，岂畏慎于细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见自贵之僇纵，取此自知自爱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道，天道不厌恶于人，是故威罚外消，生道内足也。（不为为恶，务于勇杀，故次之以勇于敢则杀。）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德经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刚决为勇，必果为敢。夫刚毅之人，无所畏忌，见威不惧，必果无回，恃其凶顽，便施诛戮，故曰勇于敢则杀。夫怀道之士，谨于去就，检身知退，静顺柔和，弗敢有为，不忍杀伤，故曰勇于不敢则活。

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两者谓敢与不敢，杀与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以慈为实，而不乐杀人也。死者人伦之荼毒，含生之类皆恶之。勇于果敢者杀之道也。勇于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义守而不变，是未明天地杀生之权也。今曰或利或害者，是于杀活有所未定邪？夫人为不善于显明之处，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于幽闲之所，鬼得而杀之。此虽大圣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悯救也。若乃宥而赦之，必有反报之祸。夫有可以杀而杀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杀而不可杀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为祸者，有杀之而为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恶，而人孰知其故。若非体真造化，安知祸福之端，利害之元，虽有圣人之明，犹难于勇敢之事，况非圣人而敢私心杀活哉？故犹难之也。严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计策外驰，射身相非，与天异意，与地异心，奋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变为亡虏，或以匹夫转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为福，或生之而为祸，或杀之而为福，或杀之而为贼，二者深微，莫能穷测也。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夫天道自然平施,不逆万物,而万物自专之,岂与人校其敢与不敢,杀与活哉?然而人自服从者不与物争,而能善胜者也。所谓胜物而不伤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应,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祸淫之应,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来。

天道高远,又无言教,何尝呼召万物,而万物皆背阴向阳,春生秋贵者,阴阳生杀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谋。

开元御本、河上公本并作殫然。严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无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报之,行凶者以凶祥报之,其于人伦生杀之威,象纬行度之轨,未尝差忒,岂非善能谋画者也。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张自然之罗,故曰天网。纵太虚之宽,故曰恢恢。四达皇皇是谓疏,幽明难逃是谓不失也。(勇敢则杀,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畏死有二义,达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静,天之性,乐生恶死,人之常。耕而食,织而衣,安其居,乐其业,养生葬死,此世之常礼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无枉滥,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则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

无为，禁网繁密，民不聊生，盗窃为非，欺诒生乱，小恐惴惴而怀惊，大恐漫漫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诛之令恐惧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畏死亦有二义，养生谨慎之人畏天死而修德也，造恶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矫法也。且人之自然也，舍哺而熙乎憺怕，鼓腹而游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将至，此顺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动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则偷安其生，而兴奇变奸诈之心以矫其法令。奸诈生而祸乱作，则主司者得专执而杀戮，斫其奸诈绝踪，谁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杀者杀。

河上公曰：司杀者谓天居高临下，司杀人之过。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言天鉴孔明无所不察，何须椎相铤断深严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养人也，厚爱人也。至南宫丹篆赏善而司生，北宫黑簿纪过而主死，天地万神司察善恶，以惩以劝，俾其革恶而迁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夺算，毫分无失，如阳官之考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虚危之间，主人功过年寿，所谓天之司杀也。纠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恶焉。人君以善教人，动怀慈恕，其不善者，天之司杀当自杀之。天网宽大，疏而不漏，违天反道，于何逃罪哉？

夫代司杀者，是谓代大匠斫。

夫主司荷察，专任刑法，以代造化生杀之权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斫，稀有不伤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斯木，岂唯残材毁扑，抑亦伤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杀之权，而轻肆其刑政，不惟悞害良民，抑亦斯丧和气。夫天道高明，人识近蔽，用近蔽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缪误，而失自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惧于饥，故次之以民之饥。）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夫民者，国之本也。政令烦则赋敛重，民贫乏则国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资下而立，君税取多则上下同饥，剥下盈上则君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宪，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税也，输国之赋。什一之税，务在其轻。赋重则民贫，赋轻则民足，民足则国泰，民贫则国危。理在酌中，法无太酷，所以铸刑书而物怨，作丘赋而邦贫。齐侯以重敛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皎然目君宜鉴焉。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有为则政烦，无为则简易。易则易从，烦则难治。夫上有击鲜玉食之厌，则下有腐糗糟糠之美，网密令苛，故难治也。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政令烦苛，赋敛重大，而民亡本业。亡业则触法犯禁，轻就死地，以其各求养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惧，逆白刃而不惊者，故曰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也。

夫贪生趋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独有外形忘生者，处皂隶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虽世事嶮巇，亦陆沈而安隐，是有以异乎贵生者也。贵生，益生也，又自贵也。自贵其生者，谓身欲安逸，口

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声，若不得，则大忧以惧，以至乎过贪分外而轻入死地也。（民饥则精神散而轻死，足则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气，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气散，真一之精竭，形亏神亡，故百骸坚强也。

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万物草木生也，则天地之气流乎内，阴阳之液润泽乎外，故春条青青而可结，夏叶敷荣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则天地之气消散乎内，阴阳之液干燥乎外，故秋实丹黄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识，此举无情。无情者，以气聚散为荣枯。有识者，以道存亡为生死。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开元御疏曰：草木生则柔脆，死则坚强，则知人为坚强之行，是人死之徒，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类也。严君平曰：阳气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结也。阳气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阳气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药也。柔弱和顺生长之具，而神明阳气之所托也。万物随阳气以柔弱也，故坚强实死之形象，柔弱润滑生之徒类也。

是以兵强则不胜，

玉真曰：夫兵者，凶险之器，斗争之具，所触之境与敌对者也。兵强则君逸而将懦，将懦则卒暴，以逸君御懦将，懦将临暴卒，且败

覆之不暇，何胜敌之有哉？故桀、纣以百万之师而倾四海，始皇以一统之业而丧九州，项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灭，苻坚狼狈于淮水，隋炀分崩于楚宫，此数家之兵皆多至数兆，少犹数亿，无不恃其成以取败，此皆兵强不胜之明验也。又兵者求胜非难，持胜其难，唯有道之君乃能持胜。向数君之败，皆由不能持胜之过也。

木强则共。

开元御疏曰：木本强大，故处于下，枝条柔弱，共生于上，盖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故也。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夫木之强干大本常处于下，柔条弱枝常处于上，木犹如此，况于人乎，况于国乎？（生气存则柔弱，柔弱者谦之道，天道好谦，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

开元御疏曰：天道高远，非喻莫明，故举张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

开元御疏曰：夫弓之为用，当合材定体，令弛张调利、抑高举下者，为架箭之时准的也。损有余与不足者，为发矢之时远近也。如此则命中矣。次结归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阳主升，阴主降，阳升极天则降，阴降极地则升，此抑高举下张弓之象也。天道盈虚，一章七闰，损日之有余，补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来，则岁功成矣。人君当法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故举亏盈益谦，欲令称物平施尔。严君平曰：夫工人之为弓也，无杀无生，无翕

无张，制以规矩，督以准绳，弦高急者宽而缓之，弦弛下者摄而上之，其有余者削而损之，其不足者补而益之，弦质相任，上下相权，平正为主，调和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举下，损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开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损益，而哀多益寡也。在《易》之损下益上曰损，损上益下曰益，以下为本也。䷨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损下益上，遂变而为损。䷩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夫在否卦，而损上益下，遂变而为益。此圣人设卦观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余奉天下，虽有道者。

此设问答，详解其义。问曰：谁能同天道下济以恤于人，减损有余之爵禄，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圣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圣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贵加人也。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其不欲见贤。

夫圣人者，圆通为智，因物为心，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岂以己所施为，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处其位哉？夫惟不恃不处，故能为群材之帅也。（天道益寡损余，抑高举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过于水。）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极者，莫过于水，而贯金石攻坚强，无有能

胜之者。又为人壅止决流,处方置圆,坎险高下,污渎百数,以其柔弱之性,终无以移易之。

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灭火,阴之制阳,舌柔而存,齿刚则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闻也。而乃各师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叹息,故引圣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圣人言者,三坟之遗文也,或老氏谦辞。言人君能含受垢秽,引万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无以汝万方,则民仰德美而不离散,可以常奉社稷而为主矣。《鸿烈解》曰: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王击之。王俯而泣,涕泪沾衿,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此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一也。帝王立国,左宗庙而右社稷,宗庙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备粢盛为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为天,故有国必先社稷,而王者为之主也。

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

人君能谦虚用柔,受国不祥,则四海归仁,六合宅心,是谓天下王矣。传曰:山泽纳污,国君含垢是也。《鸿烈解》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祸且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谁为

君乎？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命。岁饥，民必死。为人君而欲杀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寡人之命固已尽矣，子无复言！子韦再拜曰：敢贺君！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岁。臣请伏于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国不祥，为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则为君主，尚刚强，则招祸咎。圣人受垢恶，永保元吉。世俗乐美荣，终致灾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众恶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和大怨，必有余怨。

国君不能无为谦弱，民乃多欲好争，遂使轻生殉死之徒，攘臂于道术，而国君设教立法以绳之，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以和报其怨而翻济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无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兴，虽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余怨。是犹代大匠斫木，稀有不伤手矣。若乃以无心至德报之者，几乎造物哉！

安可以为善？

夫圣贤本以刑政和报其怨恶，奈何奸诈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则安可以为善哉？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陆希声曰：古者结绳为约，而民不欺，破木为契，而民不违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圣人之心与百姓心，犹左右契耳。契来则合，而不责于人，故上下相亲，怨用不作。李荣曰：古者圣人刻木为契，君执其左，臣执其右，合之以为信。不复制以法律，故不

责于人。不责，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彻，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谓中古之君，无文书法律，但刻契合符以为信约，而民自从化，故称有德也。无德谓远古之君，德大无名，物皆自然，穴处巢居，各安其分，其君无思无虑，朝彻见独，不为不恃，道冥德渊，无契可司，但司其通彻而已，故称无德焉。此杜光庭说也。旧说以彻为迹，或谓作轨，法以通人则凋弊生，故曰无德也。今取杜说为长。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道无私，惟善是与，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会，何用司契而责于人哉？此复太古之风也。（和怨则怨未尽，息怨则无为，无为则在小而不贪，故次之以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长也。器，材器也。夫国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贵贱不相犯，由君之无为，故民资业丰盛，材器伟奇，而无所施用，此至治之极也。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君无为则德化淳，民质朴则不轻死，崇本弃末，耕食织衣，各恋旧乡而不迁徙，虽轩皇几蘧之治，不足过也。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剡木为舟以济水，斫轮为舆以通陆，盖适远之用也。今论守道之君，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不相侵夺，不相贸

易,有舟有直,弃而弗用。庄子曰: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此之谓也。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甲兵所设,本以讨逆臣、御乱寇而已。君既无为,下乃守职,百姓不挠,四境帖然,则甲兵无所陈设也。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开元御疏曰:古者书契未兴,结绳纪事。《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兴,诈伪日渐。今将使人忘情去欲,归于淳古,故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夫君上无欲而民自朴,嗜好不生,民乃知足。虽蔬食藜羹而饱满淡味为甘,葛衣鹿裘而温凉无文为美,茅茨蓬革而风雨不侵为安,南炎北沍而水土任适为乐。自然俗无夭伤,土无札疠也。

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邻国相望,言郡县相接也。鸡犬相闻,谓民丰境近也。民至老死,言无战敌而寿终。不相往来,犹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此可以同赫胥、尊卢氏之风也。(民各知足则信实而不华,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实之言,淡乎无味,其犹水也。淡则能久,不美者以其质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犹醴也。甘则易绝,不信者以其华也。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善于心者贵能行,不辩者本其素朴。辩于口者贵能说,不善者滞于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夫知者谓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谓少则得也。《西升经》曰:了得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谓博通物务,攻异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谓多则惑也。庄子曰:文灭质博,溺心是矣。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积者,蕴聚也。圣人道济天下,不蕴德以自高,积而能散,不蓄财以自润。既不滞功于外,亦不聚智于内,二者俱通,故曰不积。庄子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夫圣人所以不积者,演道德以为人,人受其益而圣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好恶,而鑑之明未尝少减,此喻内智也。分财利以与贫,贫受其赐而财愈多,如井任汲普蒙利润,而井泉清彻不竭,此况外功也。开元御本二句并作既以与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阳也,故好生而恶杀。春夏生育之,秋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夫圣人之道,在所施为也。所为顺理,不与物争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绝辩忘言,强名复泯,还归妙本也。)

右老氏经二篇,统论空洞虚无、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阴阳、圣人侯王、士庶动植之类,所谓广大而无不蕴,细微而无不袭

也。约而语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为教之宗,叙体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无为无不为陈教之旨,叙用而适乎道。故体用兼忘,始末相贯也。下之首章,明有德无德为教之应,因时之浇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为教之用,任物之华实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时任物而不逆不争,是有其元德而大顺于造化,复其常道而入于妙门者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

唐广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德真经广圣义序

序曰：《珠韬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迹行教，远近有四。其一，历劫禀形，随方演化，即千二百号，百八十名散在诸经，可得征验矣。其二，此劫开皇之始，运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为造化之本，为天地之根，播气分光，生成品汇，自五太之首逮殷周之前，为帝王师，代代应见，即郁华、录图、广成、尹寿，因机表号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归，云纪龙师，时迁数革，鸟官火运，川逝风移，步骤不同，浇淳渐变，虽揖让斯在，而干戈屡兴。阪泉有翦戮之师，丹浦有专征之旅。智诈行而大朴隐，仁爱显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寝薄。陶唐以耄昏厌位，虞舜以历试登庸，忧轸万方，服勤庶政。老君号尹寿子，居于河阳，以《道德真经》降授于舜。经之旨也，道以无为居先，德以有称为次，亦犹三皇之书，言大道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之义，节兼爱之仁，损俯仰之礼，挫铄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谄诈之谋，使人复朴还淳，以无为无事为理。舜虽力而行之，窜凶举相，明目达聪，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静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汤之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道既隐，玄化不流，礼乐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阳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诞生于亳，即今真源县九龙井，太清宫是其

地也。或隐或显,潜化羣方。当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经授关令尹喜,尹传于天下,世得而闻焉。其四,将化流沙,与尹喜期会于西蜀青羊之肆,示现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经》自函关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鸿儒硕学诠释笺注六十余家,则有:

节解上下(老君与尹喜解)、内解上下(尹喜以内修之旨解注)、想尔二卷(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汉文帝时降居陕州河滨,今有庙见存)、严君平指归十四卷(汉成帝时蜀人名遵)、山阳王弼注(字辅嗣,魏时为尚书郎)、南阳何晏(字平叔,魏驸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晋时人)、颍川钟会(字士季,魏明帝时人)、隐士孙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时人)、晋仆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为四卷)、沙门罗什(本西胡人,苻坚时自玉门关入中国,注二卷)、沙门图澄(后赵时西国胡僧也。注上下二卷)、沙门僧肇(晋时人,注四卷)、梁隐居陶弘景(武帝时人,贞白先生,注四卷)、范阳卢裕(后魏国子博士,一名白头翁,注二卷)、草莱臣刘仁会(后魏伊州梁县人,注二卷)、吴郡征士顾欢(字景怡,南齐博士,注四卷)、松灵仙人(隐青溪山,无名氏年代)、晋人河东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张凭(字长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萧衍(注道德经四卷,证以因果为义)、梁简文帝(萧纲作道德述义十卷)、清河张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静(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号大孟,作经义二卷)、梁道士孟智周(号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窦略(注四卷,与武帝、罗什所宗无异)、陈道士诸粲(作玄览六卷)、隋道士刘进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并作音义)、唐嵩山道士魏征(作要义五卷,为太宗丞相)、法师宗文明(作义泉五卷)、仙人胡超(作义疏十卷,西山得道)、道士

安丘(作指归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简要义五卷)、法师韦录(字处玄,注兼义四卷)、道士王玄辩(作河上公释义一十卷)、谏议大夫肃明观主尹愔(作新义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远(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岳道士薛季昌(作金绳一十卷,事数一卷)、洪源先生王鞞(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诀二卷)、法师赵坚(作讲疏六卷)、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贾至(作述义十一卷,金钮一卷)、道士车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荣(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兴(作注义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道士张惠超(作志玄疏四卷)、龚法师(作集解四卷)、通义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张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讲疏六卷)、汉州刺史王真(作论兵述义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谱策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讲疏六卷),即今所广疏矣。所释之理,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滞空有。或溺推因果,偏执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归空寂。莫不并探骊室,竞掇珠玑,俱陟钟山,争窥珪瓚,连城在握,照乘盈怀。敷弢则光灿缣缃,演畅则彩文编简。语内修,则八琼玉雪,雰霭于丹田;九转琅膏,晶荧于绛阙。尽六气回环之妙,臻五灵夹辅之功。忘之于心,息之于踵,得无所得,而了达化元矣。语品证也,则摆落细尘,超登上秩,游八外而放旷,指三境而跻升,蹈太一之位矣。而总内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伦。我开元至道昭肃孝皇帝,降神龙变,接统象先,戡内难以乘乾,咨中兴而御极,无为在宥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劳辙迹,具茨大隗,自得朋游。廓八溟为仁寿之庭,普万寓为华胥之国。至

道至德，超哉明哉，钦若尊经，本朝家教。《象》《系》不足以拟议，《风》《雅》不足以指陈。横亘古今，独立宇宙。虽诸家染翰，未穷众妙之门；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属想有归，躬注八十一章，制疏六卷。内则修身之本，囊括无遗，外即理国之方，洪纤毕举。宸藻遐布，夺五云之华；天光焕临，增两曜之色。固可以季仲《十翼》，辉映《二南》。若亲禀于玄元，信躬传于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万古而不刊。则《大风》、《朱雁》之歌，诚难接武；《典论》、《金楼》之作，讵可同年。但以疏注之中引经合义，周书鲁史，互有发明，四始漆园，或申属类。后学披卷，多懵本源。辄采摭众书，研寻篇轴，随有比况，咸得备书，纂成《广圣义》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燭火不休；巨泽溥天，而灌浸不息。诚不知量，粗备阙文。

天复元年龙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一

叙经大意解疏序引

将释此经，大分二段。先明制疏，后解正文。今初述制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钟想妙门，以大道为天地原根，老君乃玄元圣祖，二经敷演，绵历岁年，说自舜朝，传于周代，诠注疏解六十余家。言理国，则严氏、河公杨铉自得。述修身，则松灵、想尔逸轨难追。其间梁武、简文、僧肇、罗什、臧、陶、顾、孟霞举于南朝，任、黎、二张星罗于西蜀。其余祖述，互有否臧，未尽发挥，孰窥堂奥？以开元十一年躬为注解，下诏曰：在昔元圣，强著玄言。

义云：诏者，勅命之书也。在天子为诏、为诰、为勅、为制。在

皇后、太子、诸王为教、为令。皆君命于臣、上命于下之词也。曰者,《字林》云:曰者,从口,出言为曰。亦云张口吐舌为曰。《说文》云:曰,词也。从口乙声,象口出气有声,而成言词也。故云曰。昔者,往也。在者,存也。元者,始也。圣者,灵通之德也。《书》曰睿作圣是也。强者,力取也。著者,述作也。玄者,深妙也。言者,词也。谓老君为道化之宗,元弘睿圣之至德,阐微妙无名之道,为强名演畅之词,将以恢振玄风,化导于代。理深义奥,故谓玄言。居万圣之先,故谓元圣矣。

诏曰:权舆真宗,

义云:权舆,始也。真者,纯正不杂也。宗,尊也。

诏曰:启迪来裔。

义云:启,开也。迪,进也。通,达也。来,谓将来也。裔,嗣续也,边也。谓此《道》《德》二篇垂于万代,传范后王,广化人天,永敷秘妙也。

诏曰:遗文诚在,精义颇乖。

义云:遗,留也。谓老君玄化既毕,上登九清,所著真经遗留于代,百王所仰,万古常存。诚,信也,信为不刊之典也。精者,纯粹深奥也。义者,经之文理也。颇,甚也。乖,爽也。谓此经玄奥精纯之理,世所未穷,虽百家诠注,尚甚乖爽。谓下句也。

诏曰:撮其指归,虽蜀严而犹病。

义云:撮者,采结之谓也。指者,趣向也。归者,义理会聚也。蜀严者,仙人严君平居于蜀肆,作《道德指归》一十四卷,恢廓浩瀚,为时所称。蜀都杨子云昌言于汉朝曰:蜀严道德沈冥。言其识量

深厚，玄德隐微，非常俗之所知，而犹病耳。当时以为道德之说，文止五千，《指归》之多将及数万，演之于世，谓为富赡广博，议之于理，伤于蔓衍繁丰。故云虽蜀严而犹病也。

诏曰：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

议云：摘者，采撷分判也。章者，裁断音句也。句者，言之所绝也。自，从也。河公者，河上公也。太极葛玄仙公《道德经序诀》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即今陕州黄河之侧，有河上公庙。路左有汉文帝望仙台存焉。时人不知公之姓名，常见织履为业，居于河上，故号河上公尔。或略者，圣旨以为道德尊经并包万法，围制三才，理国理家之宗，修身修道之要，无所不摄，无所不周，而河上公分为八十一章，局于九九之数，有失大圣无为广大之趣，故云自河公而或略也。

诏曰：其余浸微，固不足数。

义云：其余者，言自蜀严、河公之外五十余家注义也。浸，远也。微，细也。数，计也。严虽犹病，可以议于重玄。河虽或略，亦足明其至妙。自外诸家浸远微细，不足比方，固非圣旨之所计数也。

诏曰：则我玄元妙旨，岂其将坠！

义云：我者，皇帝自谓也。玄元妙旨，谓二经玄妙之旨也。圣旨叹道德隐奥之文、上下玄妙之趣，未有了达。解释之人自蜀严、河公之后，注疏者去圣逾远，述道益疏。岂可坠废湮绝，而不弘畅于代矣。

诏曰：朕诚寡薄，常感斯文猥承有后之庆，恐失无为之理。

义云：朕，我也。古人相谓皆呼人曰卿，称己为朕。庄子云：云将鸿蒙，皆自称朕是也。自秦始皇制法，以天子一人自称曰朕，其余臣庶不得复僭而称焉。寡者，道未广也，薄者，德未丰也，圣旨自谦之词也。每仰感此经，恐玄理抑绝，不得人皆开悟，而我绍圣祖之玄荫，居万寓之至尊，安可使无为之文壅而不流，道德之训晦而不显也。有后者，谓老君垂裕，光启圣唐是也。且夫弓冶之子尚不失于箕裘，折薪之家或虑旷于负荷，况睿德光于尧禹，圣文迈于古先，固当润色玄玄之功，使炳焕于千古也。

诏曰：每因清宴，辄扣玄关，随意所得，遂为笺注。岂成一家之说，但备遗阙之文。

义云：圣旨以万机之暇，深入玄关，扣寂求音，探真远妙，以契合希微之理。圣文释冲寂之文，得自神襟，谐于祖训矣。笺，表也，解也，注释也。尚以谦德，不欲同吕氏、丘明自为一家之述作，但备众人所注解未了之义尔。

诏曰：今兹绝笔，是询于众公卿臣庶、道释二门。

义云：绝笔者，经理既畅，制述已周，释笔罢书，是谓绝笔。如昔仲尼自卫反鲁，因鲁史而修《春秋》，自隐公讫哀公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褒贬行事至哀公十四年戊午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焉。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夫麟凤五灵，王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今注经既终，乃下明诏，将以官一行圣作，博问群贤。绝笔之

义虽同，非因感叹之事，是表圣德谦让，问于王公卿佐，逮于道释二宗，旁求辨博之才，更俟发明之理也。

诏曰：有能起予类于卜商緘疾，同于左氏渴于纳善。朕所虚怀，苟副斯言，必加厚赏。

义云：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论语·八佾篇》云：子夏问于夫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诸家所注，云此诗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闵庄姜之诗也。其下一句逸也。比喻庄姜有盼倩之色，而能以礼自持，喻如绘画绡绣，先以五彩分布，荫映成文，然后以白色分别其间，乃能一一彰显分明也。夫绡刺之成文为绣，画之成文为绘。此夫子喜子夏闻绘事后素之言，即知以盼倩美色须以礼自持。故云礼后乎。夫子乃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盖喜卜商明了夫子言《诗》之意，故云能起发我言《诗》之旨也。左氏者，左丘明也。夫子著《春秋》，丘明传之。经有所误，则丘明正之。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春秋》之得丘明，若良医针疾矣。圣旨延佇群才，共畅玄理，若仲尼之于子夏，《春秋》之俟丘明，不拒直言，唯在进善，以虚怀徯望，以厚赏访求，明圣情采纳之至也。赏以劝善，亦以报功也。

诏曰：且如谏臣自圣，幸非此流。

义云：谏臣自圣者，《尚书·冏命篇》云：仆臣谏，厥后自圣是也。贤良在用，固无谏佞之臣。英叡垂乾，岂有自圣之失？诚非此流也。

诏曰：悬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讳，咸可直言。

义云：悬市相矜者，昔吕不韦为秦丞相，封万户侯，威望之盛，冠于海内。聚宾客著书，书成悬于市曰：有增减一字者，赏千金。号曰《吕氏春秋》，大夸于时。今圣旨注述既成，下访才彦，开直言之路，垂不讳之恩，则悬市矜夸，诚为小道矣。不韦后得罪始皇，窜之于蜀也。

诏曰：勿为来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义云：不德者，谓失无为之德也。玄经奥旨，演畅既周，再垂博采之言，乃下奖延之诏。则九围之外，八极之中，孰不仰感圣明，朝宗至道矣。暨明年，乃御书四石幢注经，立于左街兴唐观、右街金仙观，又诸州节度使、刺史各于龙兴观、开元观形胜之所，各立石台，以传不朽。又寻御制此疏，宣布寰瀛。勅曰：道德五千，实惟家教。理国则致乎平泰，修身则契乎长生。包万法以无伦，冠六经而首出。宜升《道德经》居九经之首，在《周易》之上。以《道德》、《周易》、《庄子》为三玄之学，仍以《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明经例，赴举其老君传内，析出韩非，不令同传。

上来述制疏之由已竟，向下入解正文于中。大分为二，一者先解疏题，二者入文科判。今初也，先解疏题曰：

《老子道德经疏》者，疏题即经题也。向下当辩所言疏者，疏决开通之义也。谓经含众义，玄妙幽深，虽诠注已终，而文义未尽。故述此疏，开通幽赜，疏决玄微，分释意义，令可会入，故谓之疏。亦云疏者，条也。条理经义，令人易晓。或云钞，钞以抄集为名。或云记，记以纪录为目。此盖随时立名，皆是包括义理之义也。疏

释题训者，释以销解为义，言将疏决经文，先当销解经目。题者，训视之首，凡经籍记传、史策篇章，先标首目，视之可会，总以此义，名之曰题，即标举纲领之意也。训者，教言也，随文训解之义，谓六书不同也。大凡文字之兴，云篆初凝，传于天上，仓颉象迹，兴于人间，大体有六：一谓象形，日月字是也。二谓指事，上下字是也。三谓假借，行虽字是也。四谓形声，江河字是也。五谓会意，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反正为乏是也。六谓转注，考老左右字是也。制文字六意不同，形声、假借、转注等意，以成文字，须以训之，乃明其义理。《尔雅》有释训，《毛诗》有诂训，即其类也。

疏御制者，向来已明所作疏文，明御制述作之。圣即谓玄宗皇帝也。乃太上老君三十六代孙，睿宗第三子，大唐之第六帝也。龙文表圣，日角标奇。叶太平之符，应壬辰之运。母曰昭成顺圣太后窦氏。以则天垂拱元年乙酉八月五日戊戌生于东都。生而聪明睿哲。及长，宽仁孝友，好学善属文，英武果断，尤工楷隶，兼善骑射。三年闰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阁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封临淄王，居于兴庆里。景龙二年，出为潞州别驾。是时州境日抱戴月重轮，逐鹿渡河，赤龙据按，嘉禾合穗，黄龙乘城，仙洞自开，童谣累应，黄龙再见，赤鲤腾波，李树连理，神蓍翹立，寝堂瑞气，壶口紫气，伏龙疑山，巨人留迹，夏禹表气，圣人金桥，及神人传庆，凡一十九瑞，编于史策。唐隆元年入诛韦后，平内难，迎睿宗即位。至开元元年，自相国平王登极，在位四十四年。天宝十四年传位皇太子。宝应元年壬寅崩，年七十八岁。御者，临制之称，如御寓、御天义也。制者，作造之谓，如制礼作乐之言也。

上来释疏题已竟，次入正文。将释下文，约疏大料二段：一曰

总标宗意，二曰开章释文。总标中又分为二：一者所诠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二者能诠之教，即经之一字也。解释具在，向下经题中当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经国理身之妙，莫不尽此也。昔葛玄仙公谓吴王孙权曰：《道德经》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宜遵之焉。就此门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别。

第一，教以无为理国。经云：绝圣弃智，人利百倍；绝仁弃义，人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云：爱人理国，能无为乎？又云：我无为而人自化。

第二，教以修道于天下。经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又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执大象，天下往。

第三，教以道理国。经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又云：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第四，教以无事法天。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

第五，教不以尊高轻天下。经云：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云：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又云：圣人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六，教不尚贤、不贵宝。经云：不尚贤，使人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人不为盗。又云：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第七，教化人以无事无欲。经云：常使人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理矣。又云：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

人自朴。又云：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第八，教以等观庶物，不滞功名。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为而不恃，功成不处。

第九，教以无执无滞。经云：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第十，教以谦下为基。经云：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又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又云：大国宜为下。又云：善用人为下。又云：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以上皆本天子而言）。

第十一，教诸侯以正理国。经云：以正理国。又云：以智理国，国之贼，不以智理国，国之福。又云：民之难理，以其智多，是以难理。

第十二，教诸侯政无苛暴。经云：理大国若烹小鲜。又云：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十三，教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经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又云：兵强则不胜。又云：善胜敌不争。又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胜而不美。

第十四，教诸侯守道化人。经云：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第十五，教诸侯不玩兵黷武。经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胜。又云：祸莫大于

轻敌。又云：善为士不武。又云：攘无臂，执无兵。又云：不争之德。

第十六，教诸侯不尚淫奢，轻徭薄赋，以养于人。经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又云：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第十七，教诸侯权器不可以示人。经云：鱼不可脱于泉，国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第十八，教以理国、修身、尊行三宝。经云：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则全，守柔则胜。经云：曲则全。又云：柔胜刚，弱胜强。又云：柔弱胜刚强。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又云：强梁者不得其死。

第二十，教人理身无为无欲。经云：常无欲观其妙。又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养气以全其生。经云：致虚极，守静笃。又云：专气致柔。又云：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我独异于人，而贵求于食母。又云：绵绵常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恶。经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师。又云：挫其锐，解其纷。又云：上善若水。

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积德为本。经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又云：

君子终日行，不离輜重。

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于道。经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又云：勇于不敢则活。

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弃功名，不耽俗学。经云：绝学无忧。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成功不居。又云：为道日损。又云：名与身孰亲。

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贪世利。经云：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又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又云：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绝浮竞，不炫己能。经云：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又云：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又云：广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声。又云：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务荣宠。经云：宠辱若惊。又云：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经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又云：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又云：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与俗反。经云：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又云：明道若昧，进道若退。

第三十一，教人出家养神则不死。经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脱。

第三十二，教人体命善寿不亡。经云：死而不亡者寿。

第三十三，教人修身外身而无为。经云：后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

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虚心而会道。经云:虚其心,弱其志。

第三十五,教人处世和光于物。经云:和其光,同其尘。又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怀玉。

第三十六,教人理身绝除嗜欲,畏慎谦光。经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又云: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第三十七,教人裒多益寡。经云:以有余奉不足。又云: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第三十八,教人体道修身,必获其报。经云: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又云:以其无死地。

举此三十八别,以明经之大意所诠之法。然则此经大则包罗无外,细则入于毫间,岂止三十八门便尽其要?为存教义,泛举大纲,比之秋毫,万分未得其一也。《礼记》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若为君之无道德,如瞻视之无两目。若为臣之无道德,如胸腹之无五藏。理家之无道德,如尸僵而无气。由是论之,道之于人不可阙矣。其若离言教,绝指陈,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传,道之极矣。

上来总标已竟,向下开章释文。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

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

疏：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内号也。义曰：前明所说之教，次释能说圣人。能说圣人，所谓老子。老子，即太上老君也。太上，谓证果尊位。玄元皇帝，谓显册鸿名。内号，谓真经共所标载。今就老君位号之中，分为三十段，以解名号之由起也。

第一，起无始者，所言老君也。老君生于无始，起于无因，为万道之先，元气之祖也。无光无象，无音无声，无色无绪，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弥纶无外，故称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万化之父母，自然之极尊也。

第二，体自然者。大道元气，造化自然，强为之容，即老君也。虚无为体，自然为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葛玄仙公《序诀》云：老子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是也。

第三，见真身者。老君乃无生之至精，兆形之至灵也。昔于空洞之中，结气凝真，强为之容，体大无边，相好众备，自然之尊。上无所攀，下无所蹶，处虚空之中，如日月之光也。

第四，应法号者。老君挺生空洞，变化自然，智慧无穷，圣德周备。形既莫测，号亦无边。在天为万天之主，在圣为万圣之君，在仙为万仙之总，在真为万真之先，在星为天皇大帝，在教为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号，或显百八十名，或号无为父，或号万物母，与大道而轮化，为天地而立根。浩浩荡荡，不可名也。约而言之，凡有

十号,即降生之后,空中十方圣人赞十号是也。具降生段中所解。

第五,启师资者。老君将显明大教,布化万方,乃曰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乃师事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审道之本,洞道之元,生于亿劫之前,为道气之祖也。天尊为五亿天之主,亿万圣之君,亦生亿劫之前,为道气之根本也。所以道君为老君之师,天尊为道君之师。二圣既立,乃曰老者,处长之称,君者,君宗之号。以老君天上天下,历化无穷,先亿劫而化生,后亿劫而长存,天天宗奉,帝帝师承,故赐以太上老君之号。三圣相师,乃垂教尊卑之本矣。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 畜万物而不以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以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以为老,覆载天地、雕刻众形而不以为巧,在太极之先而不以为高,居六极之下而不以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以为久,是也。

第六,历劫运者。老君生于万物之首,起于无始之前,经历劫运,甚为久远。劫者,天地成坏之名,阴阳穷尽之数。阳尽则生阴,故为大水。阴尽即生阳,故为大火。阳极于九,故云阳九。阴极于六,故云百六。小则三千三百年,次则九千九百年,大则九九大数八十一万年,为劫终。老君长生行化,经此劫运不知其数矣。《西升经》云:上世始以来,所更如沙尘,动则有载劫,自惟甚苦勤,是也。

第七,造天地者。老君乃天地之根本,万物莫不由之而生成。故立乎不疾之途,游于无待之场,御空洞以升降,乘阴阳以陶埏。分布清浊,开辟乾坤,悬三光,育群品,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运行,四时得之以代谢,五行得之以相生。故于九万九千九百九

十九亿万气之初，运玄元始三气而为天，上为三清三境。即始气为玉清境，元气为上清境，玄气为太清境是也。又以三清之气，各生三气三境，合生九气，为九天。第一郁单无量天，第二上上禅善无量寿天，第三梵监须延天，第四寂然兜术天，第五波罗尼密不骄乐天，第六洞元化应声天，第七灵化梵辅天，第八高虚清明天，第九无想无结无爱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气，气为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为三十六天。则四民三界，上极三清是其数也。初下六天为欲界。第一太黄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是也。次十八天为色界。一虚无天，二太极天，三赤明天，四恭华天，五曜明天，六皇笏天，七虚明天，八端靖天，九玄明天，十极瑶天，十一元载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极风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黄天，十六无思天，十七上揲阮乐天，十八无极昙誓天是也。次四天为无色界。一霄度天，二元洞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是也。此二十八天名为三界。劫运所及，阴阳所陶，气有穷极，人有岁数。则初第一太黄皇曾天人寿九百万岁。一天加一倍，凡二十八天，年寿之数极于一千二百七万九千七百七十五万五千二百万岁。下至日月所交，四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亿气，一气三千里也。此上又四天，名为四种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贾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不生不灭，无年寿之数，无沦坏之期，大劫之交，灾所不及。向下诸天诸地，随劫沦灭，劫运再开，混沌复判，则此天之人承太上所命，下化人间，教世行法，一如此劫之初，三皇继理矣。又上三天为三清境。一曰大赤天，二曰禹余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大罗天，包罗诸天，极高无上。玄都玉京镇于其

巅，三尊所处，万圣朝轩，为极道之域，成化之根也。既分诸天，即以三十六天滓阴之气，下为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禀命于老君矣。其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亿之殊，皆三十六天之气所生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亦与上天相应。日月分精，玄照其间，则天文地理、六甲五行、阴阳变化，皆老君运玄妙之机，生之成之，行之化之矣。故曰道者万物之宗元，天得以清，地得以宁，物得以生，神得以灵，海岳得之以安镇，王侯得之以太平，道士得之以神仙，枯朽得之以发荣也。太上老君乃阴阳之主首，万神之帝君，元气之父母，天地之本根，先王之师匠，品物之魂魄。陶冶虚无，造化应因，衿带八极，载地悬天，游驰日月，运走星辰，呼吸六甲，吒御乾坤，改易四时，推移寒温，驱使风雨，奋鼓雷云，分别玄黄，历数虚盈，君臣父子，礼义备矣。是知阴阳虽广，天地虽大，非道气所育，大圣所运，无由生化成立矣。

第八，登位统者。老君大圣之功，生化天地，运育万物，岂复有品位名称哉？然上有元始之尊，次有道君之圣。老君次道君之位，演化立功，既以三气运行，万天周布，众法显著，玄功克明，乃登证极道之果，居三尊之位。绍嗣太上之任，为法王之尊，上总羣圣，中理众真，下制诸仙，而统摄三十六天，三十六地，七十二君，星辰日月，岳渎万灵，阴阳变化，一切神明，主领天上天下，地上地下，五亿天界，有情无情，有识无识，有形无形，皆太上老君之所制御焉。由是常在太清境太极宫丹台紫阙玉堂之中，有三大仙、九太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卿大夫、千二百仙官、二万四千灵司、七万仙童玉女、五亿天丁神王并罗卫云街、巨虬师子、金翅孔雀、凤凰灵兽、天

马麒麟，备卫左右。老君时亦上朝元始，疏奏罪福，中谒玉宸，赏校九宫，下统三界生死之簿，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仙官灵洞，福食之曹，无幽无隐，莫不仰隶之焉。或下理九天，在太微勾陈六星中，号天皇大帝曜魄宝所，以秉三使六把九枢机，统摄万一千五百二十物，秉持仙篆，主领神人、真人、仙人、圣人、贤人、行人，悉系之焉。但见百亿天王拜手在前，谘求风雨水旱、丰俭逆顺、生死善恶之事焉。游行万方，以玄道化，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极之宫也。

第九，随机赴感者。老君极圣洞真，总领万化。化随方出，降德屈身。自亿劫之初至混沌之始，历羲娲一十八氏、三纪、五十八统、一百八十九代，代为国师。及神农之后，或为国主，或为师君，或为宾友，或为人臣，乃有郁华、录图等号，以道德妙旨更相发明。所谓应物无择者，道也，赴感随机者，圣也。常以经图戒律应化一切，分形应感，无量无边。而老君体端寂无为，凝然常住于太清之宫也。

第十，演上清者。老君于上三皇时，人尚淳朴。以龙汉元年号玄中法师，以上清圣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开度人天也。

第十一，传灵宝者。中三皇时，老君以赤明元年号有古先生，降《灵宝真经》一十二部中乘之法，开化一切，救度兆人也。

第十二，出洞神者。下三皇时，人心朴散。老君以开皇元年号金阙帝君，出《洞神经》一十二部小乘之法，开度万品也。

第十三，垂文象者。伏羲之时，人已浇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浊元年号郁华子，下为师，说《元阳经》，教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制嫁娶，叙人

伦焉。

第十四,示好生者。神农之时,人食禽兽,茹毛饮血。老君以清汉元年号大成子,下为师,说《太上元精经》,教以化生之道,播百谷以代烹杀,和百药以救百病,尝桑得禾、柳得稻、榆得黍、槐得豆、桃得小麦、杏得大麦、荆得麻。五谷既登,兽禽免害止杀,所以长善除恶,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无疾苦,五谷养性,人无宿业。其利人也大矣。

第十五,教陶铸者。祝融之时,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汉元年号广寿子,下为师,说《按摩通精经》,教陶铸为器,以变生冷,人保其寿焉。

第十六,制法度者。自下三皇以后,伏羲以前,未有典礼,鸟兽同羣。老君以道开化渐渐生心,辩形食味,参以五行,广施经法,劝化兆人矣。

第十七,作形器者。自伏羲之后,老君示以世法,制礼乐,以叙尊卑,造衣章以明贵贱,作宫室以代巢穴,为舟车以济不通,置棺槨以代衣薪,造弧矢以威不顺,立刑狱以戒凶暴,造书契以代结绳。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耒耜杵臼之利,重门击柝之规,并老君教于时君,以化于物也。

第十八,崆峒演道者。黄帝时,老君号广成子,居崆峒山。黄帝诣而师之,为说《道戒经》,教以理身之道。黄帝修之,白日升天。

第十九,衡岳授经者。颛顼时,老君下为师,号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微言经》,教以忠顺之道。

第二十,江滨应化者。帝喾时,老君下为师,号录图子,居江

滨。授帝《黄庭经》，教以清和之道。

第二十一，姑射宣真者。唐尧时，老君下为师，号务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离合经》，教以廉谨之道。

第二十二，传道德者。帝舜时，老君下为师，号尹寿子，居河阳。授舜《道德经》，说孝悌之道。此上下二经，出于兹焉。

第二十三，教理水者。夏禹时，老君下为师，号真行子，居商山。授禹《戒德经》，说勤俭之道。又授灵宝五符，檄召神鬼，浚九江，通河海，决百川矣。

第二十四，述长生者。殷汤时，老君下为师，号锡则子，居潜山。授《长生经》，说恭爱之道。

第二十五，寄胎慧者。老君愍时凋弊，欲反神降生。以殷第十八王阳甲十七年庚申之岁，托孕于玄妙玉女。就此门中，分为五别。一曰大道应化，托孕人间，乘日精为五色之象，以明阳德也。二曰乘九龙之车，凝结变化，五色玄黄，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龙阳精之华也。三曰处胎寄慧，与俗不同，八十一年极太阳九九之数，然后乃生。四曰玄妙玉女感梦之后，因而有孕，容颜益少，神气安闲，八十余年，悦豫无比，以明圣人降迹之异也。五曰玄妙玉女所居之室，四时和畅，六气调平，冬无凝寒，暑无烦燠，祥光照室，灵风满庭，众恶不侵，万灵潜卫。八十一年，不觉为久。当殷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岁降生也。

第二十六，显降生。就此门中，又分一十七段。一曰老君降生，迥异凡品。虽依圣母之孕，乃剖左腋而生也。二曰老君生，登行九步，步生莲华，陆地开敷，大彰神异。三曰老君降生之时，日童

扬辉，月妃散华，七元流景，祥云荫真，四灵翊卫，玉女捧接。圣母因攀李树，忽尔降生矣。四曰老君降生之时，九龙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见在亳州真源县太清宫中也。五曰老君降生之后，即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代间之苦，何足乐闻。六曰老君降生者，为念时浇朴散，大道不行，委迹生神，以救于世。七曰老君以众迷难晓，正道难宣，降生之时，故显现祯祥，令物信悟。八曰老君欲明妙道，须在修功，示有炼丹，以劝修习，今亳州宫中有炼丹井、炼丹桧并存焉。九曰老君教人习道，内外俱修。既炼金丹，又习真气。今有虚无堂在亳州宫中，乃习气之所也。十曰老君明此妙道，修之必得升天，示彼功成，轻举而去。今亳州宫中有鹿迹桧，即老君乘白鹿升天之所。其树见在。十一曰老君降生年代，即殷武丁九年庚辰岁二月十五日也。今详殷周以子月为岁首，二月即今之十二月丑月也。十二曰老君降生郡国，即古之楚国之分苦县，因城为名濂乡，因水为名曲仁里，九井之西灵溪之侧。其县本名苦县，汉魏以来名谷阳县。乾封元年，改为真源县。中和二年，升为赤县。十三曰老君降生之后，九日之中，身長九尺，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蹈五把十，美眉方口，双柱三漏，日角月渊，具大圣之相也。十四曰圣母玄妙玉女，老君降生之后，圣母乘八景玉舆，羣仙侍卫，白日升天。大唐追尊为先天太后。今有宫在真源县太清宫之北，一宫在楼观升天台上。十五曰老君升天之后，历代帝王钦慕真迹。汉桓帝、隋文帝皆崇修宫庙，命文臣刊碑以旌道德。故汉有边韶碑，隋有薛道衡碑，于今并在。十六曰圣唐受命之年，亳州旧宅枯桧再生，以彰子孙兴昌，享无疆

之祚。其树见在，号再生桧。十七曰真源旧里累降树祥，甘露乍垂，卿云时布，或真容显现以弭妖凶，或云雾凝空以护宫宇，或神鸟衔箭，或瑞雪骤飞，或神龙跃九井之中，或文字显三桧之上。代代昭验，载在简书。汉桓帝时感梦老君，修祠宇之日，卿云见在其上。隋文开皇五年，卿云白鹿，现于祠庭，帝遂修崇庭宇。武德三年，枯桧再生，其年卿云现于其上。上元元年，枯桧树于木枝上有朱书乾元亨利贞字，重重分明。太极元年，卿云现于其上。天宝七年，凤凰集于虚无堂上。宝应元年，有紫云属天，神光夜照。明日，龙见九井之上。大历三年，卿云现于宫上，甘露降于桧树。会昌二年，甘露降于庭树。咸通十年，徐州逆贼庞勋欲领徒据太清宫，老君应现，有黑气遍川，贼徒迷失道路，其日败灭。中和广明之际，黄巢侵逼宫宇，纵火焚烧，阴云升现，雨降火灭，贼徒奔溃。又逆贼遍地，白刃围逼亳州。其日黑气大雪，贼徒殒仆冻死，解围而去。又黄巢余党攻围亳州，神鸟绕城衔箭，有黑气自宫中而来。贼党惊奔，解围而去。中和二年，敕吏潘稠奏，自黄巢入关之后，一十八度凶徒侵逼宫宇，攻围州城，皆有祥异，贼遂奔散。远近户口，多就宫避难，并获安全，请移县就宫安置。敕旨不允，遂升为赤县。光启元年七月，九龙井中五云成盖，高千丈，以来如此现者三度。汴州画图闻奏。此之符瑞，皆载于国史矣。

第二十七，彰圣号者。老君琼胎寄慧，八十一年诞圣之辰，生而白首，圣母为之立号，以示世人。于此门中又分五段。一曰圣人降迹，与俗不同。圣母欲谓为老，又是初生，欲谓为子，又乃白首，两字兼称，因立老子之号焉。二曰道与俗反。夫老者，长年之称。

子者,幼稚之号。世人先幼而后老,老君先老而后幼,欲明摄迹还本也。三曰老者考校众圣为名,子者以孳生万物为义。所以老君为万物父母,众圣祖宗,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为老子之号。老子二字起于此时,老君之号先于亿劫,非此一时。四曰圣人垂名,反终归始,老者终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后终,老君先终而后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还婴,故号老子。五曰委迹和光,以循于世者。老君以生而白首,故号为老子者,男子之通称。亦如孔子、孟子、庄子、列子等以姓为号。老子、鹖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为号。《序诀》云:老子之号始于无数之劫,杳杳冥冥,眇邈久远矣。斯乃不以降生而老为号,乃以长于亿劫之前,故以老为号尔。夫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前,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诀》所证也。今考详众说,既不以因生立号,即是老君,历劫垂教,应代表形,常现老容,故有老子之号尔。

第二十八,明胄胤。《老子本记》及诸家史册皆云生于李树之下,指树以为姓,斯理为当矣。今按大唐天潢玉牒即云颛顼之后,生大业,大业生媧,媧娶有乔氏之女,感月光贯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翳之后代为士师。至理征避桀之乱,遁居伊侯之墟,食李实乃改为李氏。此言咎繇之后,以理狱为功,遂姓理氏。其后子孙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难,遂改里为李。征生利贞,当殷汤之时也。利贞生昌祖,昌祖仕陈,为大夫,因居苦县。昌祖生明,明为陈相,葬濂乡之北,立庙,因有相城。明生庆宾,庆宾生灵飞,一名虔会。庆宾灵飞皆白日升天。所言陈国,乃古之陈国,非周时所封胡

公满之国也。今按汤至阳甲一十八王,二百五十余年。自李征至虔会,五世相承,年代相类,当此之时,太皞之时已为陈国。及周封舜后,当是此陈。既灭,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灵飞之妻玄妙玉女,感日精之梦而生老君,此一说也。又按《本记》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树曰:此我姓也。因遂姓李。故隋内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载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是也。又《楼观先师传》云:老君既因圣母攀李树,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说,经传备载,今并明之,以彰国姓宗绪矣。圣母者,按《玄中记》云:李灵飞当殷之时,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庆宾年百余岁,常有少容,周游五岳诸山。一旦于所居,云龙下迎,白日升天。灵飞感父飞升之异,深隐不仕,内修其道,以天水尹氏之女为妻,居于濂乡。其妻尝因昼寝,梦天开数丈,众仙人捧日出于其处。良久见日渐小,从天而坠,化为五色之珠,大如弹丸。梦中得而吞之,因即有孕。八十一年,容色益少,常若处女。灵飞亦百余岁而升天。既诞生老君之后,即有五色云舆迎之升天而去。又《李氏大宗谱》云:李氏之姓,其先黄帝之后,姓公孙,曰轩辕。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之妃方雷氏曰女节,感台光贯日而生少昊,曰青阳氏。少昊次妃名修房,生大业。大业之妃名扶始,感白云覆己而生皋繇。皋繇生伯益,伯益一名翳。帝舜封之于嬴,因姓嬴氏。翳妃姚氏生若水,若水生昌贵,昌贵生景仆,景仆生仲行。仲行为周成王诸侯,谥曰非公。至宣王赐姓裴氏,裴氏之孙庭坚有女,贞洁不嫁,居楚国濂乡曲仁里,因食李实而有孕。历八十一年,安愈无苦,常有神明潜卫其身。以周惠王之时二月十五日,因攀李树,生于左肋。生而发

白,左掌中有玉印字,右掌中有七十卷经字,左脚下有救字,右脚下有治字。生而能言,问父何在。母曰:吾贞洁不嫁,今则老矣。吾因食李实而孕,汝无父也。吾以处女而孕于汝,恐为乡里所笑。欲饮药而去之,神人告吾,不令吞药,及今八十年一矣。因食李而生,李即汝姓也。既生而老,号曰老子。老子作七十二经以记天地鬼神之名,述无为长生之道。娶天水尹氏之女,生子名贞利。当定王之时,此一说也。今详尹喜是康王大夫,昭王时为关令。老君已度关授经,此即年代县殊,先后差爽。虽谱书所载,恐非真的。然李姓所起,今亦载得姓之由也。又《玄妙玉女元君传》云:老君在天为众圣之尊,先亿劫而行教,以无为常存之道化于天人。长于亿劫之前,为万圣之君长。故天尊、道君赐其真号,号曰老君。即在五太之前,历劫有此号矣。虽代代应见为帝王师,而未有降世诞生之迹。乃于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于人间为天水尹氏之女,嫁李灵飞为妻。老君乃乘日精,驾九龙,化为五色流珠,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胞托孕,历八十一年。因攀李树而生老君,诞于左肋。当孕之时,神灵卫圣母之身。既生之后,玉女捧接,祥云满庭,日童散晖,月妃掷华,众圣来集。老君乃指李树曰:此吾姓也。在代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阳。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阳。七名元,字伯始。八名显,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号,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眇眇,从劫至劫,非可悉记。老君有九变,以法太阳变化生育之功。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故为圣中之圣,真中之真矣。圣母在天,即号玄妙玉女。既降育大圣,即为太一元君。元君乃授

老君化世行教之旨，内修九室三一之门，万善万恶之戒，百病百药之诀，虚无清净之规，九丹饵炼之品，将以示世人，有师资授受之法。而太上大圣为万化之主，岂复待师受禀学乎？受道既毕，即有天乐骇空，流云霭野，千乘万骑，五帝上真，拥九光八景之舆，迎圣母元君归于玉清之上，至今为太一元君。国朝尊为先天太后。具在前解，详诸家所载。圣母本起，即玄妙玉女，为老君之母，证太一元君事迹为胜。国朝所尊，云母益寿氏为先天太后，是宗谱所明。道经之中未睹其事，所言降生年代，以殷武丁时为是。自余诸说，舛误不同，前后差谬，今则载而不取也。

第二十九，兴帝业者。老君道包万有，泽被诸天，貽厥孙谋，光膺大宝。是以三十一代孙高祖神尧皇帝光宅天下，奄启我唐矣。所以天潢流瑞，源出于上清，琼海澄澜，润涵于万寓。德明皇帝佐尧翊舜，兴圣皇帝握纪乘时。始辉映于唐虞之间，复恢拓于秦梁之野。比夫后稷古公之德，文昌武发之兴，卜代卜年，帝枝帝叶，固无让于姬周矣。

第三十，册鸿名者。乃向下明，乾封元年，册尊号也。

向来所解老子两字，泛举三十门，以彰应迹垂号也。

释老君圣唐册号

夫所言太上者，统教之尊名，证圣之极果也。太者，大也。上者，高也。太者，大也，无大于太上者。高也，无高于上。乃修因证果，极位之称也。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圣，圣之极位升为太上。太上者，六通万德，无不毕

备,绍法王位,统临万圣,即得居此尊。名亦如代间皇帝,代代绍位,皆得称之。自元始天尊之后,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上高皇帝皆极此位。而太上丈人、高皇帝虽兼有尊极之名,而不行教。其传祚行教,为万天之主,唯道君、老君耳。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至道高妙,不可言诠。约妙与深,以玄为证,言深妙玄远,以明道体,故谓之玄元者,初也,始也,祖也。《尔雅》云:肇道根源,万物宗祖。处世出世之法,皆为之本始。故谓之元皇者,大也,谓大道也,道大曰皇。《尚书序》曰:三皇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于道也。德大曰帝,道德兼称,故云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谓为皇帝。秦始皇既一统天下,垂法后代,上采三皇之尊名,下取五帝之美号,兼而称之曰皇帝焉。《尚书序》曰:五帝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内号者,隐号也。老君千名万号,不可备穷。以当时天下所称,谓之老子。亦乃道尊德贵,不可斥名,天上人间咸称曰老子,是则以老子之内号也。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乃老子三十三代圣孙,大唐之第三帝太宗文皇帝之第三子也。承平嗣极,握纪垂衣,耀仙李之灵葩,展升平之盛礼,回銮苦县,谒圣真源。表大孝于奉先,赞玄元于圣号。以乾封元年太岁丙寅二月二十八日下诏曰:东台大道混成,先二仪而立称。至人虚己,妙万物以为言。粤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暨乎姬周之末,灵应无象,变化多方。游元气以上升,感日精而下降。或从容宇宙,吐纳风云,或师友帝王,丹青神化。譬阴阳而不测,与日月而俱悬。属交丧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训,垂范将来。虽心齐于太虚,而理归于真宰。若夫绝圣弃智,安排寡欲,

寂寞杳冥之际，希夷视听之表，淡尔无为，宛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执大象而还淳，涤玄览而遣累，邈乾坤以长久，跨陶钧而亭育。至矣哉！固无得而名也。况复大圣所资，克昌宝祚。上德所履，允属休期。朕嗣膺灵命，抚临亿兆。总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寝兴祗惕。尽孝敬于宗祧，罄怀柔于幽显。行清净之化，承太平之业。登介丘而展采，坐明庭而受记。飞烟结庆，重轮降祥，鹤应九皋，山称万岁。越振古而会休征，冠帝先而为称首。大礼云毕，回舆上京。迂驾濂乡，躬奠椒糒。仰瑞栢以延佇，挹神泉而永叹。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弥切。宜昭元本之奥，以彰玄圣之功。可追上尊号曰玄元皇帝。仍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当县宗姓特给复一年。冀敦崇远之情，用申尊祖之义。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主者施行。又永淳二年癸未十二月四日，下诏曰：君崇于道，宅紫微以垂衣。臣修于德，罄丹心而作砺。若使上守于义，下尊于礼，名教所以垂淳，忠信由其渐薄。在昔胥庭连陆，娲燧伏羲不宰而天下化。轩项尧舜禹汤文武，至公犹行，深仁尚积。及秦居润位，奢泰之渐聿兴，汉袭霸图，玄默之风已替。遐观魏晋，近鉴周隋，代益器浮，人逾僭侈。穷百王之弊俗，极千年之否运，以承大乱之后，方开大圣之期。既逾交丧之辰，必兴交泰之绪。我高祖神尧皇帝受鑪宫之景命，荡轡野之妖氛，重悬日月，一匡宇宙。太宗文皇帝披图汶水，杖钺参墟。降斗极之神兵，涤怀襄之巨浸。张四维而安赤县，劳百战而徇苍生。声教遐覃，隄封远亘。缅惟洪业，无得而称。朕以寡昧，忝膺丕绪，未尝不孜孜访道，战战临人，日慎一日，三十四载于今矣。况下安则上逸，时弊则君忧，虽身处九重而

情周万姓。建本之怀愈切，抑末之念遽深。今庶绩虽凝，而淳源未洽。朕之绵系，兆自玄元。常欲远叶先规，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属想华胥，载劳寤寐，所冀内外寮案，各竭乃诚。敦劝梨萌，俱崇简质。旧染薄俗，咸与惟新。凭大道而开元，共普天而更始。宜申霈泽，广被绂埏。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净之风，佇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

释御疏序上

疏：玄玄道宗，降生伊亳。

义曰：玄，深妙也，亦不滞也。宗，主也，尊也。言太上老君为深妙道之主也。老君既不滞有，亦不滞无，因果两遗，粗妙双遣。先天后劫，尊为教主，故云玄玄道宗也。降生伊亳者，自上而下曰降。言老君居三境之天，为大道之主，愍鉴下土，降化人间，运大慈心，分形表瑞，乘九龙之驾，化旭日之精，下入玄妙玉女梦中，因而托孕寓生于世。示见同凡，有出生之相，为立化之首，故曰降生。此明表应化迹也。伊亳者，伊即伊侯之墟，是老君祖征避桀难之所。其地在苦、相二城之间也。亳者，亳社之地，古谓之亳，后乃殷墟。殷自汤受命，至第十九王盘庚，八度迁都，方都于亳，即殷之都也。或云陈国者，即太皞之后所居，谓之陈墟，在宛丘之侧也。按禹别九州，苦县是豫州之分。武王伐纣，既有天下，乃封舜之后胡

公满于陈。此即古有太皞之子孙，已为陈国。舜后亦已为胡国。胡小而陈大，胡在沈蔡之间，陈在今颍川。武王尊舜之德，追奖其后，故迁之于陈。此陈国自胡公满之后，历春秋时，凡四十余世，为楚子所灭。汉祖灭秦，改陈为淮阳郡。郡大县小，郡管于县，故有阳夏、宁平、若、柘四县隶为淮阳。后汉章帝改淮阳为陈郡。或云楚国者，楚以熊绎为始封之君，都于荆。陈自淮之阻，其地连楚。春秋，楚子灭陈，因而县陈，故亦属楚，遂为楚地。或云楚国，或云楚县，或云陈郡。春秋之日，郡小县大，以郡属县，故云楚县。秦并楚县，置三十六郡，郡大县小，以县属郡。或云谯国者，今老君旧宅太清宫东北四十里有谯城是也。或云相人者，宫侧有古相城也。或云苦县亦春秋统郡之县也。故苦县城在濉水东，基址存焉。其苦县后改为谷阳县。大唐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封禅东岳，回驾幸老君旧宅，封册尊号，改为真源县。中和三年癸卯，亳州刺史潘稠上表于成都行在，以太清宫累有应见，自黄巢大寇之后，一十八度寇孽侵犯，皆有迅雷烈风震击其贼，或颠沛而失道，或因至败亡，侵宫宇不得，远近居人就宫避难者数千户，皆保安全。请移县就宫安置。奉勅移县就宫，必恐褻渎，所奏宜不允。遂升真源县为赤县，以太清宫在部内故也。仍差使臣斋御词修斋告谢。虽时代迁贸，名号不同，其于处所由来一耳。后汉桓帝梦见老君，特诏陈相边韶，于生处旧宅修祠立碑。祠侧有李母庙，祠内古有虚无堂，堂之前有三桧及余桧千株、九龙井、炼丹井、升天鹿迹树，古迹依然。左带灵溪，右环涡水，其地显敞，寔惟胜所。又濉水在宫西，以水为乡名，故为濉乡。或为厉乡，文字讹也。其宅累代帝王每加修饰。隋

开皇六年，文帝勅内史舍人薛道衡立碑修庙。唐天宝七年戊子，改为太清宫，以汴州节度使为宫使，亳州刺史为副使。国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圣真容，并列侍于老君左右焉。

疏：肃肃皇祖，命氏我唐。

义曰：肃肃，尊严庄敬也。皇，大也。祖，初也。老君乃大唐尊严之祖也。命氏者，氏族也，言得姓之由也。我唐者，言唐之立极，自圣祖垂裕，乃老君裔孙也。始因老君诞生，指李树而为姓，李氏之姓始于指树，已具在前解义中。故云命氏我唐也。《薛道衡碑》云：感日再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昔京房吹律而定其姓也。

疏：垂裕之训，无疆之祉。

义曰：裕，福善也。无疆者，无边广远之貌也。祉，福也。老君垂善应之福，流广远之裕，光启帝业，聿兴我唐也。训，教也。

疏：《长发》远祥，系本瓜瓞。

义曰：《长发》，商诗篇名也。浚哲维商，长发其祥。祥，善也。言商家之德，久发见其祯祥，契布五教，宽大之德，始有王天下之萌兆。历虞夏之世，而汤有天下也。系，本也。系者，单丝联续之貌，不绝之象也。言圣系天枝，长发不绝也。瓜瓞者，《文王之什·绵绵篇》也。绵绵者，瓜绍也，瓞爬也。瓜本实继先，一岁之瓜，必小状似瓞，故谓之瓞，绵绵然若将无长大时，兴者以喻后稷矣。后稷，帝学之胄，封于邰。其后公刘失职，迁居豳，于漆沮之地，历世亦绵绵然。至大王而益盛，得其民心而成王业。举殷周之二代兴业久远之事，以明老君垂裕久远，方兴我唐业，将明受命建国，非一朝一

夕人事之所能，乃积德传裕，其来甚远，乃能奄有天下，如殷周之兴也。

疏：其出处之迹，方册备记。

义曰：方，谓方所也。册者，编竹为之，长尺有二寸，以记邦国之事。《春秋序》曰大事书于册，小事简牍而已是也。出处者，出谓在朝，即老君伏羲之后代为国师，或为藏史，或为柱史，或为太史儋，或云伯阳父，咸显明于朝廷也。处谓隐逸，即老君西导流沙，东巡碧海，幽演传经等是也。虽晦名隐世，其行藏之迹，化导之事，国家正史简册之中，及诸子史道经之内，无不具纪也。《易》曰或出或处是也。

疏：道家以为玉晨应号，

义曰：道家者，按太史司马迁著六家之说，先黄老而后六经，道家居先，最为通美。马迁曰：阴阳者繁而致惑，儒者博而损虑，墨者苦而伤性，名者华而少实，法者酷而少恩，唯道家之教为大道焉。以其清虚无为，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以大顺，与时推迁，应物变化，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实易行，其辞难知。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此所谓道家也。《淮南子》曰：道家者，理性情理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宁德而安贫。圣贤之所贵，家国之所赖。故曰道家也。玉晨者，即太上大道君之别号也。《老君本纪》云：或号天尊，或号太上，或号大道，或号老君。即明玉晨君亦老君之应号也。太上虚皇常居紫琼宫，在玄都玉京之上，亦名紫晨宫，亦名玉晨宫，

即玉晨道君，乃老君之应号尔。

疏：马迁谓之隐君子，

义曰：马迁者，司马迁也。迁字子长，河内温人，中山王相司马喜之孙、太史令谈之子，颍项之裔。生于龙门，年十岁诵《古文尚书》，年二十，游江淮、九疑、禹穴之间。仕汉为郎中，使西蜀。父卒岁余，为太史令而作《史记》。迁尝因言李陵非罪，枉害其妻子，遂为人所谮，下狱受腐刑。《西京杂记》云迁发愤而作《史记》，先达称有良史之才。叙屈原、贾谊，词旨抑扬，盖一代之伟才也。桓谭《新语》曰：迁修《史记》未行于代，其后外孙杨惲题为《太史公》。或为谈为太史令，迁继为世官，而身受腐刑，恐辱先人，我同太史家走使之人耳，故题为《太史公》也。迁为中书令卒，有集二卷。《史记》云：老子或隐或显，二百余年，西入流沙，不知其终，盖隐君子也。子者，有道之称。古人称师为子，如孔子、列子是也。君子者君师也。《礼记》云为学者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为君为师，其德光大，故谓之君子。又解云：有德有道，虽在众庶之中，为人所敬，则为君子。寡道鲜德，虽居高位，亦谓之小人。故道比于君，德比于师，然后谓为君子。凡世之人，理犹若此，况玄元老君为道德之主，帝王之师，号曰君子，不亦宜乎！潜龙卑秩，故谓之隐也。

疏：而仲尼师之。

义曰：仲尼者，孔子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殷之后也。按《史记·殷本纪》云：帝尝之妃吞燕卵而生契，为尧司徒。有功，封于商，赐姓曰子。契裔孙汤名天乙，亦名履，灭夏而为天子。至

汤孙三十七代,其王名帝辛,号之曰纣。无道,周武王起兵灭之,封其庶兄微子之子启于宋。宋闵公有子弗父何,长而当立,让其弟厉公。何生宋父周,周生胜,胜生正考父。考三命为宋正卿,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莫敢余侮。三命益恭,故《春秋》美其德焉。考父生孔父嘉,别为公族,遂以孔为氏。或云:吞乙卵而生,后赐姓子,以子配乙,为孔字乙,即燕也。此两存焉。或以滴溜穿石而为孔姓。此尤不经,今所不取。孔父嘉为宋司马,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皋夷父生防叔,防叔奔鲁,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即孔子之父也。孔子居鲁国阙里邹乡。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戊申十月十三日庚戌生,至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庚申岁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初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欲与诸侯落之,召昭公、孟僖子、仲孙阅为介,遂如楚。三月,过郑。郑伯劳之,僖子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四月,楚子享公于新台。九月,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苟能礼者从之。二十四年,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礼者,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载武、宣,三命兹益恭。其恭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殁,必属说(南官敬叔也)与何忌(孟懿子也,皆僖子之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以定其位。故何忌、敬叔师仲尼。仲尼谓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敬叔言于鲁君曰:孔丘圣人之后,将达者也。受先臣之命,属臣必师之。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

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车乘赍之,臣请与往。鲁君与车一乘、二马、二竖子,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朝廷之度,观明堂四门之墉,有尧舜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负斧戣,南面以朝诸侯之国。叹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将去周,老君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窃仁者之号,送子以言。凡当世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之非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也。为人臣者,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自周反鲁,道弥尊,远方弟子之进者盖三千焉。孔子叹曰:自南宫敬叔之乘吾车也,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几废矣。今《礼记》所引吾闻诸老聃,皆是孔子师老君,得礼之要也。

疏:繡经中其太漫,

义曰:繡,帑乱取也。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以老君曾为藏史,因而问焉。老君不许,于是繡六经以悦老君,老君曰:太漫,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君曰:仁义,人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老君曰:噫!几乎后言。夫蚊蠱啮肤,则通夕不寐。今仁义惛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此斥孔子不宗大道,而循有为也。

疏:问礼叹乎龙德。

义曰:孔子问礼于老君,而语老君以仁义。老君曰:夫乌不日黔而黑,鹤不日浴而白。黑白之别不足以为辩,名誉之劝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孔子归,三日不谭。弟子怪而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与汝处于鲁之时,有人用意也,浩如飞鸿者,吾饰意以为弓弩而射之,未尝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及而顿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鱼之没于九重之泉者,吾饰意以为钩缴而投之,未尝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见龙,则不能知也。夫龙者合则成体,散则成章,乘乎云气,养乎阴阳,游乎泰清,吾不能逐也。吾今见老君,其犹龙乎?使子口张而不能喙,舌出而不能缩,形穷神错而不能知所居。余又何规老聃哉!

疏:在周室久之,

义曰:老君自殷武丁九年庚辰生于楚国苦县,至纣二十一年丁卯居岐山之阳,号鬻鬻子。风伯前驱,彭祖为从,以观西伯之化。西伯闻之,征为守藏史。作《赤精经》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礼贤好义,凤集岐山。故《礼记》云周之兴也,鸞鷟鸣于岐阳,即此时也。遂以岐山为州之名,凤翔为府之号,乃其事矣。老君所居去凤翔城北一十八里。唐既受命于其旧所,置启圣宫也。武王克殷,老君号育成子,作《璇玑经》,武王师之。成王时号经成子,康王时号郭叔子,仍为柱下史。潜龙卑秩,以佐于周。至昭王二十五年,度关西化流沙。自武丁庚辰年,至昭王癸丑年,二百一十五年,即司马迁所言老君在周二百余年是也。

疏:将开导西极。

义曰：《本相经》云：昔妙梵天王为贪快乐，不修功德，下生鬬宾为烦陁力王。复好畋猎，杀害无道。故老君以昭王时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术，而度之焉。又西戎杂俗，好淫多杀，皆学邪幻之法，好事邪神。老君乃往，历化八十一国胡王，及九十六种邪法外道等也。故云开导。开即开悟，导即化导也。西极者，在中国之西，乃流沙八十一国等也。

疏：关令尹喜请著书，

义曰：尹喜者，天水人也。明习五经、天文纬候、阴阳之书，无不恢博。仕周，康王时为大夫。至周昭王二十四年，知有圣人西度，请出为函谷关令。遂遇老君传经。就此门中分为八别。一曰示见祯祥者。昭王之时，天理星西行，入昴东南，真气状若龙蛇，而西度汉，融风三至，紫云浮关。尹喜见之，请出为关令，以候老君也。仙公序曰：尹喜宿命合道，预占见紫云西迈，知有圣人当度是也。二曰托试尹喜者。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君乘青牛薄板车，徐甲为御，以来度关。云吾家在关东，田在关西，明日当腊，天寒取薪耳。喜再拜称弟子，曰：今日见君，乃圣人也。愿少留焉。又谓之曰：竺乾之国有古先生，吾欲升就。皆寓托他事，以试尹喜。三曰：传授道德者。《道德序诀》云：老君谓尹喜曰：尔应为此，宛利天下，弃贤世界，传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其月二十八日中时授《太上道德经》，则是以昭王癸丑年五月壬午去周，十二月二十五日度关，二十八日授经。自殷武丁庚辰年生，至纣二十一年丁卯文王受命，凡一百八年。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又一百七年。通前二百十五年，乃西度关。《史记》云老子在代二百余年，乃

人流沙是也。四曰示见神通者。老君御车人徐甲本是枯骨，曝露草中，老君因见哀之，以太玄生符投之，遂化为人，随老君周游二百余年。老君约云日雇百金，往至大秦、安息，以黄金并偿之。甲至关悦一妇人，不欲随老君西去，遂作牒诣喜，以讼老君，索日雇之直。老君谓甲曰：尔本枯骨，我以太玄生符救尔，所以为人。今还我符，当偿尔金也。言讫，符从甲口中出，甲复化为枯骨。喜见之惊怖，为叩头请谢，愿乞恕之。老君又以符投之，甲乃复旧。尹喜见此神变，弥加勤敬也。五曰同还楼观者。喜为关令，即函谷关也。在陕州桃林县南十二里，今有故关墟。大唐天宝元年壬午正月七日，老君于丹凤楼降见，告陈王府参军田同秀，出天宝灵符，云在函谷古关尹喜旧宅，敕道士及内臣往求之于枯桑下，有紫云白兔之瑞，掘获石函，得天宝灵符于其地，大赦天下，改桃林县为灵宝县。于其地置灵符观，御制御书碑铭，今存焉。尹喜以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经，后乃与老君同自函关归盩屋，终南山之阴，尹喜所居之宅，宅即喜结草为楼，观星望气之所。其宅尹喜升天之后，相传谓之楼观。周穆王招隐士杜冲与喜弟軻居之，有老君车板及支革树。秦汉累朝谒板，始皇墨迹皆存焉。六曰升入太微者。老君与尹喜说经，及授九丹诸诀毕，以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于喜宅南山上，升入太微。《西升经》云：说经毕，忽失老君所在。斯须馆舍光炎，五色玄黄，喜出中庭叩头曰：愿神人复一见示，以一要得以守元。忽见金人存亡恍惚，老少无常，重谓喜曰：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众垢除，万事毕。吾道之要也。七曰约会青羊者。老君将升太微，谓尹喜曰：千日功成，求我于蜀青羊之肆也。喜遂称疾弃位，除垢止

念,静心守一。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入蜀见老君于青羊之肆也。其青羊肆在成都县西南五里,前临大江。古老所传,常有灵应。以中和二年壬寅,僖宗皇帝驻蹕在蜀,因获灵砖篆符瑞。喜动行朝,皇帝驾幸其所,致礼瞻敬,勅置青羊宫。其砖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灾六字。自获砖之后,明年收复长安,后年驾回京阙矣。八曰俱化西极者。尹喜三年之后,千日功成,以丁巳年入蜀,于青羊肆见老君。老君与喜自蜀川乘云驾,游天水,升三洞,历九天,然后西化流沙八十余国矣。中和二年九月十二日,以获砖符瑞,下勅曰:昔者,圣祖玄元皇帝与弟子文始先生讲真经于楼观之台,约后会于青羊之肆,共乘云驾,俱化流沙,仙记传闻,地图标载。自周昭泊于此日,历数约二千年,景象寂寥,踪基牢落。今因翠华巡幸,玄貺昭彰,珠光跳跃于庭前,灵篆申明于树下,砖含古色,字验休征。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祲符乃见。足表玄穹降祉,太上垂祥,将歼大盗之兵戈,永耀中兴之事业。宜摸勒文字,告示诸道及军前,仍于其地赐内外行库钱。置青羊宫,以旌符瑞。编付史馆者,即流沙西化,益彰明验矣。著者,表记也,亦述作之谓也。今详此经,乃帝舜时说,已曾授舜,今重授喜,非时著述也。

疏:于是演二篇焉。

义曰:于是者,发句之端也。演者,广畅之理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经也。《王子年拾遗记》曰:老君居景室之山,与世人绝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鸣鹤,或著羽衣,共谭天地之数。所撰书经垂十万言。有浮提国献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时出金壶器中有黑汁,状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

化人伦之始。老君所撰经,皆写以玉牒,级以金绳,贮以玉函。及金壶汁尽,二人乃欲剖心沥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说九变、长生等经,有百万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约六千卷,皆经国之微言,济生之大用,则非止道德二篇而已。今明此二经,是函谷间所授尹喜之经耳。

疏: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尽此。

义曰:道生德畜,为化之本也。一切之法,因道而生,故云源也。亦喻泉源能流其水,无有穷竭。罔,无也。言此经所载法源化本,无所不尽而无穷也。

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

义曰:文子《通玄真经》曰:道德者,匡邪以为正,振乱以为理,化淫败以为朴淳,德复生,天下安宁。此道德之理国也。道德务者,百祸不能罹,险阻不能危,刑罚不能加,谤讟不能随。代悖而不谬,代泥而不污,人惑而不疑,人欺而不诈,人善而不悦,人惧而不怖。内存其真,外和其人,享无穷之寿,而上宾于天。此道德理身也。

疏:理国则绝矜尚,弃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

义曰:文子问老君曰:理国之本如何?老君曰:本在理身也。未闻身理而国乱,身乱而国理者。夫理国者静以修身,全以养生,则下不扰。下不扰则人不怨。为理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勿夺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就;去就之本,在于无为。夫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期,阴阳和,非有为也。正其道而物自然化也。此乃绝矜尚,弃华

薄,无为不言之旨也。下经首章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是也。上经第二章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也。教者,训教于人,可以垂训于永久也。《论语》云:子以四教。《诗序》云教以化之是也。《易》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言教者,以教于人。而世之众教皆以有执有为为本。今老君此教以无为不言为化,故为众教所尊,理道所贵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

释御疏序下

疏: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

义曰:少私寡欲,虚心实腹者,上经第十九章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经第三章云:虚其心,实其腹也。及上所引经文,并解在正经中,向下当辩。务者,总事之名也。君子有常务,《论语》云君子务本是也。

疏: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义曰:要谓机要,旨谓指归。此经乃理身之指归,理国之机要。可以言述,固得而言也。

疏:及乎穷理尽性,闭缘息想,

义曰:《易》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者,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又解云:穷理者,极其玄理。尽性者,究其真性。玄理真性,考幽洞深,可以神鉴,不可以言诠也。闭缘息想者,随境生欲,谓之缘;因心系念,谓在想。于此门中分为四别。一曰意随善境而生善欲,谓之善缘。

二曰意随恶境而生恶欲，谓之恶缘。三曰心系善念，而生善想。四曰心系恶念，而生恶想。虽同因境所起，分为善恶。夫初修道者既闭恶缘，又息恶想，以降其心，心澄气定，想念真正，稍入道分，善缘善想，亦复忘之。穷达妙理，了尽真性，想缘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穷理尽性，闭缘息想也。

疏：处实行权，

义曰：处者，居也。实者，真谛、玄微，所谓妙本之道也，大乘之趣也。权者，因事制宜，随俗立教，谓中乘之道以诱开悟，亦犹理国理身之旨。先资权教，后入大道。实教者，上经第三十五章云：执大象，天下往。又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又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也。权教者，上经第三十六章云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是也。

疏：坐忘遗照，

义曰：坐忘者，隳肢体，黜聪明，遗形去智，以至乎大通，谓之坐忘。至道深微，不可以言宣，止可以心照。既因照得悟，其照亦忘。故曰坐忘遗照。此皆大乘之道也。

疏：损之又损，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传者也。

义曰：为道之人遗粗达妙，损之又损，渐入玄微，玄之又玄，即阶真趣。下经第四十八章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上经首章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也。此乃得之于玄，会契之于无为，非文字能诠，非言句能述。老君曰：道若可献，则臣献于君。道若可传，则父传于子。斯固非可言传也。损者，毁灭之谓也。玄者，深微之谓也。

疏：其教圆，

义曰：行有五教，分为五别。一曰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初教也。二曰见素抱朴，虚心实腹，渐教也。三曰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半教也。四曰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则无不理，满教也。五曰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终，大道无变，圆教也。合此为教，五者俱备，万行总包，故曰其教圆。圆者，圆通一切，道无不在之谓也。

疏：其文约，

义曰：约，限也，省也。不出二篇，包罗万法，不曰约乎？

疏：其旨畅，

义曰：畅，通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不曰畅乎？

疏：其言迩。

义曰：迩，近也。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曰迩乎？

疏：故游其廊庑者，自以为升堂睹奥。

义曰：廊，步廊也。庑，堂下也。奥，内也，西南隅谓之奥。言世儒之士、习道之人，始睹此经，自谓穷理尽性，以极玄微耳。

疏：及其研精覃思，然后知其于秋毫之端，万分未得其一也。

义曰：沉研钻极，考情运思，探道之奥，极道之源，笺注诠释，以求圣人之旨，所得之理逾少，圣人之意逾深。郭象曰：秋毫之端细矣，又未得其万分之一也。秋毫者，兔秋所生之毛也。端者，末也。

疏：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义曰：此引上经第二十五章，以证妙道之名也。有物者，无中之有，恍惚之物也。混成者，天地未分，谓之混沌。天包于地，混混无端，天地浮载于水中，积聚于气内，谓曰混元。以其道气化生，分布形兆，乃为天地。而道气在天地之前，天地生道气之后。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庄子曰：大道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吾者，老君自称也。混成之状，恍惚之象，先天先地，混然独立，名号未彰，言语路绝。所以老君强为立字，字之曰道，强为立名，名之曰大。其道广博，包裹天地，贯穿万物，故名大道也。

疏：故知大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语其通生也。

义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在太极之表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故谓为虚极之妙本也。以其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故言其通生也。道者，通也。虚者，至无也。极者，至高也。妙者，至玄也。本者，化源也。

疏：庄子曰：太初有无，无有无名者，未立强名也。故经曰：无名，天地之始。

义曰：庄子姓庄，名周，宋国蒙邑人也。当赵文王、齐宣王、梁惠王时，师长桑公子，受其微言，隐于抱犊山，服大丹升天，署位为太极韦编郎，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师涓子，居世时为漆园吏，著书三十三篇，皆言大道放旷无为之理。大唐天宝四载四月，封为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真经》。此则引第十二《天地篇》也。太初者，未见气也。有无无有无名者，无有故无名号也。此名未立强名之

道以前,大道无名,强而名之,谓之道。强名之初,天地之始也。

疏:强名通生曰道,故经曰:有名,万物之母。

义曰:道,通也。通以一气生化万物,以生物故,故谓万物之母。母,茂养之称也。经云者,指此经首章之词也,引此首章以证大道之名尔。

疏:庄子又曰:物得以生谓之德。

义曰:《庄子·天地篇》之文也。虚无不能生物,明物得虚无微妙之气而能自生,是自得也。任其自得,故谓之德也。

疏:德,得也。言天地万变,旁通品物,皆资妙本而以生成,得生为德。

义曰: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万物资道妙用各得生成,无不遂性,故谓之德。旁通者,周遍之谓也。品物者,众物也。资者,取也,用也。妙本者,道也。

疏:故经曰:道生之,德畜之。

义曰:此下经第十四章文也。引此正文,重明道德生畜之义,用合庄子物得以生之理。此明有以无为本,无以有为用。道德相须,为上下二经之目也。

疏:则知道者德之体,德者道之用也。

义曰:真实凝然之谓体,应变随机之谓用。杳冥之道,变化生成,不见其迹,故谓之体也,言妙体也。庄子曰其来无迹,其去无涯,无门无旁,四达之皇皇是也。因此妙体,展转生死,生化之物,任乎自然,有生可见而不为主,故谓之用。此妙用也。庄子曰昭昭

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是也。

疏：而经分上下也，

义曰：冥冥之道，上也。昭昭之德，下也。大圣说经，本无道上德下之别，而诠释之家，强为笺解，言道非德无以显，德非道无以明，道无为无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为，故在生化之后。道居先，故处于上；德居后，故处于下。由是分上下二经，亦犹天清而居上，地浊而处下尔。

疏：先明道而德次之。

义曰：妙无生妙有，由精以至粗。次者，亚也，先后之谓也。

疏：然体用之名可散也，

义曰：精粗先后，可两言之。体精而为本，朴也；用粗而为末，器也。故言散尔。

疏：体用之实不可散也。

义曰：同契乎无，故不可散。散者，分别之谓也。虽因用而有分别，在生化终始，倚伏相须，诣理源实，故不可散。言万形之殊，含妙道也。

疏：故经曰：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义曰：妙体妙用生于妙无，是同出也。由精而粗，是异名也。混而为一，是同谓之玄也。

疏：语其出则分而为二，咨其同则混而为一。

义曰：分而为二者，体与用也。混而为一者，归妙本也。庄子曰：巍巍乎，其终则复始也。

疏：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

义曰：体用虽异，是何散也。相资而彰，不可散也。

疏：则上经曰是谓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于德，又曰常德不离。

义曰：《道经》之中明此德者，则明道资于德也。

疏：下经曰失道而后德，又曰反者道之动，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

义曰：《德经》之中明此道者，则明德宗于道也。

疏：是其体用互陈，递明精要，

义曰：道资于德，德宗于道，是互陈也。互者，交也，差也。陈者，布也。互观其理，皆达精微，斯所谓不可散也。

疏：不必定名于上下也。

义曰：外分道德之殊，而经有互陈之义，不可以《道经》为上，《德经》为下。今异之者，强而异之，非玄理精要之旨也。

疏：经者，径也，

义曰：习道之蹊路，登真之径门。左丘明曰：经者，不刊之书也。精要之道，由径而通。

疏：又常也。言通径常行之道也。

义曰：因经通道，斯道常明。故曰常也。因凡悟仙，自仙极果，垂文永劫，普度无穷，太平长生，皆由兹教。故云通径常行之道也。

疏：每惟圣祖垂训，贻厥孙谋。

义曰：每，数也。惟，思也。训，教也。貽，与也。厥，其也。谋，图也。数思者，虔奉之义也。虔奉圣祖老君垂教之旨，与及圣孙，《诗·文王之什·文王有声篇》云：貽厥孙谋，以燕翼子。言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大其成功，而传国于子孙。言玄元圣祖垂此无为清静之训，以及我唐子孙，与此帝图，传弘道化也。

疏：听理之余，伏勤讲读。

义曰：天子垂拱南面，以听天下之政。理亦政也。听政之暇，讲读二经，亦犹乙夜观书之义尔。临文曰读，演义曰讲。既宣其文，复讲其义，遂为注疏焉。伏勤者，寻绎不辍之义也。余，暇也。

疏：今复一二论疏。

义曰：论，评也。讲畅真义，评考玄微，一二敷陈，盖得其理国修身、无为清静之旨也。

疏：其要妙者书不尽言。

义曰：要，精要也。妙，玄妙也。精要玄妙，非书可传。理绝于言议之间，故云书不尽言矣。《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盖无言之言，穷理之理，庶乎神洞幽赜，了悟忘言，此故非文字可论评也。

疏：粗举大纲，以裨助学者尔。

义曰：粗，不精也，粗也，略也。裨，益也。助，佐也。纲，弦绳也。网之上下有弦绳以总之，故张罗网者整其纲，犹衣之举领耳。《淮南子》曰：举其纲，万目张。斯乃总众目之称也。举其大纲，众目可见矣。言此疏可以佐益讲学之人，开广其闻见耳。窃惟天章焕赫，揭日月以齐光，圣藻精微，与乾坤而并运，深入自然之室，宏开众妙之门。竦昆阗于词峰，濬沧瀛于义海。滞邪者望风而悬解，

忘返者悟教而知归。真祖阐至妙于前,睿孙赞玄微于后。二圣垂作,万古无伦,而犹申裨助之言,示谦冲之训,益明圣旨矣。

疏:凡六卷。

义曰:凡者,凡例之言,泛举之谓也。《春秋序》曰:发凡以言例也。上下二经,疏各三卷,亦粗明一生三之意。六者,阴数也。三者,阳数也。三以象乾合乾为坤,离之则为阳,合之则为阴,言此疏包天地乾坤之要,穷阴阳变化之微,故成六卷尔。又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

释疏题明道德义

义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内号也。释解已具前篇。《道经》者,此经两卷,上经以道为目。夫化道羣生,贯穿万法,居众法之首,故三皇尊其道焉。为万教之先,故大演虚其一焉。故一者道之数,道者一之本。下经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极虚通之妙致,穷化济之神功,理贯生成,义该因果。纵之于己则物我兼忘,荡之于怀则有无双绝。道与德有相资相稟之义,故云《道德经》也。今于道德义中分三门解释。一者释名无名,方了玄教。故经云虚无常自然,强名字大道。所以道义主无,理物有病,德义主有,理世无惑。故臧玄静云:道者,通物以无为义。今就明之,道有三义。一理也,二导也,三通也。理者,理实虚无,以明善恶。导者,导执令忘,引凡入圣。通者,通生万法,变通无壅。上经法阳象天数奇,故

三十七章也。老君说经,本亦不执上经为道,下经为德。昔贤相承分判,故有道先德后。其间经文互相明证,具如序中矣。次道衰而后有德,德衰而后有五常,是明道德为众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经》居先,而《德经》次之也。今依名释道,即前序所谓道也,通也,理也。夫道德双释分三门者,一释名,二明体,三明用。释名第一,道德玄绝,自应无名。开教引凡,强立称谓,故寄彼无名之名者,宣彼正理,令识名之无名,方可了达玄教。强名道德,其义者何?臧玄静曰:道以通物,以无为义。德者不失,以有为功。道无则能遣物有累,德有则能祛世空惑。今明道三义者,理也,通也,导也。德三义者,得也,成也,不丧也。所谓理者,理实虚无,言一切皆无,故云道在一切有。解云理者,兼通善恶。善道亦名道,恶道亦名道,善恶性空,不乖此义。但恶道称道,其意不然,正以徒类称道,非关就理为释。若言随事近理,此说不妨。所谓通者,谓能通生万物,变通无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所谓导者,导执令忘,引凡入圣。《自然经》云:导末归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有三义,所谓德者得于道果。《太平经》云:德者,正相得也。所谓成者,成济众生,令成极道。此就果为名,亦资成空行就因者,经云熟成之。所谓不丧者,谓德不失也,故云不丧。《太平经》云常德不丧是也。此六义者,互可相通。《西升经》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道中有德义者,《升玄经》云德等无等,等无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义。道有成义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复长之成之。道有不丧义者,既言常道,常即不丧也。德中又有理义者,《生神经》云感应理常通,应既是德,故得有理义也。德有通义者,河上公云:德,一也。一至布

气而畜养之。德有道义者,谓有开导之德,《论语》云道之以德是也。此就通门,则如前解矣。但道之言通,通无所通而无所不通,德之言得,得无所得而无所不得。故能忘己忘功,生物成物。今就此科更分五别。一依名释者。前义也。二因待释者。明非德无以言道,非道无以言德。道德相待,强立假名,故离道无德,离德无道,道是德义,德是道义。经云长短相形是也。三所表释者。道德为教,正表不道不德之理,所以说道则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则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为道德之义。四无方释者。正一德名有无量义,如因迹有成,并其义也。道无不在,名何言属,故谓无方以释其义。五无释为释者。既以不为名,亦以无义为义。故自然之义,名无所有。原其所由,即是无义。义曰:道者,因生以立称;德者,从教以言名。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有德故称道,有道故称德。德义取有体无为言,道义取无通有为说。《陆先生经》云:虚寂为道体,谓虚无不通,寂无不应也。臧玄静云:智慧为道体,神通为道用也。又云:道德一体而具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说言有体无体,有用无用。盖是无体为体,体而无体,无用为用,用而无用。然则无一德非其体,无一用非其功。寻其体也,离空离有,非阴非阳,视听不得,搏触莫辩。寻其用也,能权能实,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小。体既无已,故不可思而议之。用又无功,故随方不示见。今不异此,但知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不异异者,经云道生之德畜之也。不同同者,《西升经》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

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今更举七义以通释。

一、本迹者。本则为道,迹则为德。本为道者,以大智慧源常寂真身为体。迹为德者,以上德之君太上应身为体。

二、理教者。理则为道,教则为德。理为道者,悟说正性为体。教为德者,悟说正经为体。

三、境智者。境则为道,智则为德。智理为道体,理智为德体。

四、人法者。人则为道,法则为德。人为道者,以本迹二身为体。法为德者,以理教二法为体。

五、生成者。生则为道,成则为德。道以应气化生万物,以应气为体。成为德者,德以成就众生,法教为体。

六、有无者。无则为道,有则为德。无则为道,以因地空观果地空智为体。有为德者,以因地有观果地有智为体。

七、因果者。果则为道,因则为德。果为道者,以果地万德为体。因为德者,以因地万行为体。以上七义,互相交错。二而不一,一而不一。是知道德为正体,非果非因,非本非迹。不本不迹,而开本迹,欲明显本由迹。不果不因而开因果,欲令修因趣果。其余五双,不言自显。明义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既能理无,亦能理有;道是不无之无,既能理有,亦能理无。惑者谓玉貌金容,道为实有。今明道是虚无,此即理于有感。河上公云:道者,空也。王辅嗣云:道者,无之谓也。惑者或谓常道乃至上德,实是虚无。今明是以有德,此则除其无病,故经云杳冥中有精,此是一往相翻,闻名遣病。及其进悟,义则更深。明道之为无,亦无此无,德之为有,亦无此有。斯则无有有无,执病都尽,乃契重玄,方为双绝。故经云

仙道无不无、有不有也。此则道必资于德，德必禀于道。老君说经，亦不执言上卷为道，下卷为德。二经文义互相包含，后贤相传，强分其义，是则《道经》含德，《德经》含道，圣旨序内已具举明。至于五千余言，亦不确定其数。文质相半，义理兼通，不可局字数而妨文，剪文势而就数，皆失其大旨也。司马迁云五千余言，则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删文约数，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辐字为三十以满五千字，此又胶柱刻舟，执迷不通也。经字诸家所解，凡有四义，一由二径三法四常。一由者，三世天尊、十方大圣因由经教，证圣成真也。二径者，开通道理，导达众生，为学者津梁，登真径路也。三法者，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轨法羣生，楷模众圣也。四常者，妙理深远，冥寂玄通，万代百王不刊之典也。具兹四义，总称为经。或结气成文，凝云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紫字琼章，龙书凤札，劫初降世，劫末归天。或刻玉镌金，竹木缣纸，流传演化，篆隶随时。虽复粗妙不同，皆玄圣之真诀，为理病之良药，乃出世之妙门。假使代变时移，金销石化，而此经垂教，常布于人天，万劫长存，故云经也。故题曰《老子道德经疏》卷上之上。夫此二篇玄微，五千幽奥，统包万法，冠冕众经。而所说年代及过关时日、降生先后、宗趣指归，诸家所说未为准的。今别演四门以祛所惑。

第一，重明降生者。老君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长于上古而不为先，生于末代而不为后，况亿劫之前即弘道化，岂复待胞胎诞孕而谓之生邪？今言降生者，盖表迹人间，示有始也。托形圣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此按经诰前后，降生有三，一以

上和七年庚寅之岁九月三日甲子,生于北玄女国天冈灵镜山李谷之间,圣母曰玄虚之母。当生之时,三日出于东方,九龙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为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为长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阙后圣九玄帝君。今详考其时,亦是劫运之前,朱灵上和,前劫之年号也。二以殷武丁庚辰岁二月十五日卯时生于陈国苦县濂乡,圣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师,后位为元君。详此,即是亳州降生年月也。据皇甫士安《长历》所证甲子,仙公云,太岁丁卯下为周师。此即纣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为周西伯之师,自武丁九年庚辰至纣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关,一百七年。通计二百一十五年。司马迁云二百余年是也。惑者妄云平王、定王、幽王、厉王时老君降生,此皆曲说,信为谬矣。何者?若幽厉平时生,即不得与文王武王相见矣。三、以老君自楼观与尹喜辞诀,当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约会于蜀青羊之肆,遂即降生于蜀,乃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千日之后到蜀,重见老君之时也。三度降生,此义为定。

第二,过关年代者。老君以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关西化,与关令尹喜相遇,因授以道德二经。授经既毕,即以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于楼观与喜相别,升入太微。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入蜀,访寻老君,乃于青羊肆相见。戊午年入流沙,即此过关年月也。何者?尹喜为康王大夫,到昭王时为关令,与老君相见。若据臧玄静云,幽王时西出陇关,即与出天宝灵符,故关处所不同矣。况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已灭,年内又无癸丑,此为误也。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关,此又与尹喜不得相见,亦为误矣。又云平王四

十三年癸丑度关,此又在尹喜之后,年代悬远不同,皆误说耳。今详按今古,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关为定,年代相合,可无疑焉。

第三,说经时节者。《葛仙公内传》云:黄帝时,老君为广成子,为帝说《道德经》及五茹之法。又《应号五圣图》及《纪圣老君内传》云:老君舜时号尹寿子,居河阳,说《道德经》,教以孝悌之道。舜行之,退身让物,尊道贵德,天下之人从而化之。所以举十六族,窜四凶,达四聪,明四目,外抚百姓,内亲九族,得道于苍梧之野、九疑之山。又诸家所引皆言周昭王时癸丑之岁,于函谷关为尹喜作道德二篇上下经焉。《史记》亦云老君为关令尹喜著书五千余言。又《王子年拾遗》云:老君周时居景室之山,常与五老人谭天地造化之事,著书十万言,后删其繁芜,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汉文帝上下二经章句,谓帝曰:余注是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成玄英法师解曰:传三人者,务光、羨门子、高丘子是也。以此详之。庄子云:汤伐桀,后让位务光,务光不受,抱石自沈于清泠之泉。汤时务光既死,即授经在桀之前也。足明此经非是周昭王癸丑年及景室山中所著。又按《黄帝书》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全载此一章,则是黄帝时说经,所以黄帝著书,引此一章尔。又按年代推之,若是昭王时函关著经,至汉文帝时,未及一千年,则与注经以来数不同,益明此经是黄帝时及帝舜时说为定矣。且帝舜在位六十余年,一百一十二岁传位于禹,禹子孙相承十七帝,四百七十一年,为汤所伐。汤子孙相承二十一代,三十三王六百四十四年,为周所灭。周自武王至赧王,子孙相承四十一代,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九年,为秦所并。秦昭襄王四十九年丁未,灭

周,历始皇终子婴,共四十五年,为汉所伐。汉自高祖、惠帝、吕后至文帝元年,相继二十八年。自舜至此凡计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则明说经在黄帝时,注经在舜时,非是函关特为尹喜著此五千文明矣。颖鉴之士,宜详之焉。

第四,宗趣指归者。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符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蒯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曠、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佑、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诸家稟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又此经以自然为体,道德为用。修之者于国则无为无事,自致太平;于身则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驾景,久视长生。于国失道德则必败亡,于身丧道德则致沦灭。故在乎上士勤人抱之为式也。又《道德玄序》开元二十一年颁下,其所分别,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则上卷从第一迄第九章以无形无名为宗,明春道;从第十迄第十八章,无知惚恍为宗,明夏道;从十九迄第二十七章,以有精有信为宗,明秋道;从二十八迄三十六章,以凝重清静为宗,明冬道。其下卷自第一尽第九章,明仁德;次第十尽十八章,明礼德;从第十九尽二十七章,明义德;从第

二十八至三十六章,明智德;从三十七尽四十五章,明信德。仁以履虚抱一,礼以不恃不宰,义以柔弱和同,智以无识不肖,信以执契不争。其大旨亦以玄虚恢廓、冲寂希微为宗体,强名则有五有四,契理则无执无为。而谭讲之家执文则多舛谬,古今所释独学,则或不周。今广引众文,穷其指当,明者详采,则可明年代先后、宗趣是非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六

道可道章第一

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万化之宗源。○义曰:此者,斯也。章,明也,分判科段,使义理彰明。《说文》曰:乐歌竟为一章。章字从音从十,谓一至十数之终。谓书言章,盖因风雅凡有件段,皆谓之章焉。明者,皎净之义,显出之谓也。妙本者,道也,居经之首,明道之由。由,从也。起,兴也。万者,数之大也。化者,应变之谓也,言万有变化从道而兴也。宗,主也。源,本也。万化既从道而兴,则知道为万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诸法,如水之源流,注无竭也。

疏:首标虚极之强名,将名众妙之归趣。○义云:首者,元也,始也。《尔雅》云:初哉首基,始也。标者,举也。虚极,妙本也。强名,道也。此章先标可道为体,可名为用。末篇归众妙之门,摄迹归本。趣,向也,复归向于大道之本也。就此门中分为七别。一曰可道可名者,明体用也。义云:体用者,相资之义也。体无常体,用

无常用,无用则体不彰,无体则用不立。或无或有,或实或根,或色或空,或名或象,互为体用,转以相明,是知体用是相明之义也。体者形也,肤也;用者资也,以也。二曰无名有名者,明本迹也。义云:本迹者,相生之义也。有本则迹生,因迹以见本,无本则迹不可显,无迹则本不可求,迹随事而立以为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老君谓仲尼曰: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迹出于履,以迹为履而复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为末也。三曰明有欲无欲者,明两观也。义云:观者,所行之行也。以目所见为观,音官。以神所鉴为观,音贯。悉见于外,凝神于内,内照一心,外忘万象,所谓观也。为习道之阶,修真之渐,先资观行,方入妙门。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观行为修习之径,谓有欲归于死,无欲契于生也。是观其生死,归趣不同矣。四曰同出异名者,明朴散而为器也。义云:大朴者,道也。道散为神明,流为日月,分为五行,生为万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也,形而下者曰器也。五曰同谓之玄者,明成器而复朴也。义云:神明、日月、五行、万物有形有器,皆合于道,故云复朴也。六曰玄之又玄者,辩兼忘也。义云:为器之时必存其朴,复朴之后此朴亦忘,乃契于道尔。故谓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朴俱忘也。七曰众妙之门者,示人行出了也。义云:器朴两忘,了然契道,复归生化之始,众妙之门也。人与万物同稟于道,有为有欲则失道伤生,除欲守和则归根复本。是谓知道要之门户也。了出者,出世也。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

义曰：道者，至虚至极，非形非声，后劫运而不为终，先天地而不为始。圆通澄寂，不始不终，圣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寻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强名为道也。

疏：道一字，标宗也。

义曰：经首道之一字，标举为宗也。

疏：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

义曰：标宗一字，是无为无形，道之体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体用，体则妙不可极，用则广不可量。故为虚极之妙本也。

疏：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义曰：散为万物，不拘一方，故用无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万物皆资道化，故不在遍举。高而无上，无不包容，大也。高而无上，不滞于上，大而无外，不滞于外，逝也。逝，往也。穷于无穷，无所不通，远也。虚心守一，道复归之，返也。返，还也。此引《道经》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证此义。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谓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注：道者，虚极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称。用可于物，故云可道；名生于用，故云可名。应用者无方，则非常于一道；物殊而名异，故非常于一名。是则强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疏：名者，称也，谓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标宗也。

义曰：名者，正言也。标宗一字，为名之本。可名二字，为名之

迹。迹散在物，称谓万殊，由迹归本，乃合于道。是知道为名之本，名为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

疏：可名者，言名生于用，可与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则曰清，在地则曰宁，在神则曰灵，在谷则曰盈。得一虽不殊，约用则名异。是不常于一名，故云非常名也。

义曰：无用则道凝，有用则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确实安静，神得道变化不歇，谷得道盈满无亏。此引下经第二章以明其义。名散无极，是为非常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

疏：无名者，虚极妙本，未立强名也。妙本之始，无有无名，从本降气，开辟天地。天地相资以为始，故曰无名，天地之始。

义曰：大道吐气，布于虚无，为天地之本。始无有无名者，《庄子·天地篇》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言泰初者，无之始也。无既无名，不可诘之以名。混漠寂寥，邈为化主，元气资之以为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无名。天地始无名无氏，然后降迹，渐令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气象立矣。

疏：《易》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生万物。按《尔雅》云：权舆，始也。

义曰：太极者，形质已具也。形质既具，遂分两仪，人生其中，乃为三才也。《尔雅》者，周公所造，以教成王，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通诂训之指归，辩同实而殊号者也。成九流之津梁，涉六艺之铃键，学览者之潭奥，擒翰者之华苑也。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言中古者，亦五帝之后，三王之间。故《易·系》曰作《易》者其在中古乎。

有名,万物之母。

注:无名者,妙本也。妙本见气,权輿天地。天地资始,故无名也。有名者,应用匠成,茂养万物,物得其养,故有名也。

疏:有名者应用,应用匠成,有强名也。万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资人用。由其茂养,故谓之母也。母以茂养为义,然则无名有名者,圣人约用以明本迹之同异,而道不系于有名无名也。

义曰:万化者,举其多也。品物者,众物也。众物之中,道无不在,秋毫之细,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万物。万物道存则生,道去则死,含养之至,不曰母乎?大道无异无同,无本无迹,强立言教,而本迹彰矣。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注: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性之欲。若常守清静,解心释神,反照正性,则观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遂欲而动,性失于欲,迷乎道源,欲观妙本,则见边徼矣。

疏:欲者,性之动,谓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无欲,正性清静,反照道源,则观见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则性为欲乱。以欲观本,既失冲和,但见边徼矣。徼,边也。

义曰:夫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即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于中,即虎尾可履,而况于人乎!此无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视听,劳心虑以为理,视听逾迷,为理愈乱,可谓见边徼矣。无欲者神合于虚,气合于无,无所不达,无所不通,与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通,可谓观其妙矣。观者外以目周览,内

以神照微。目览则辩乎有无,神照则契乎冥寂矣。人生而静,天之性者,《乐记》篇之词也。言性本清静,无欲无营,为物所感,因境生欲,感于外而动于内,得不慎其所感哉!故圣人制法以检其邪,制礼以检其乱,制刑以检其过,制乐以检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务善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注:如上两者皆本于道,故云同也。动出应用,随用立名,则名异矣。

疏:此指上事也。两者,谓可道可名,无名有名,无欲有欲,各自其两,故云两者。俱禀妙本,故云同出。自本而降,随用立名,则名异也。

义曰:夫一气分而万化生,形兆立而万有作。三者之变,各而两之,有出于无,斯之谓矣。道显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谓。有欲之机,兴于此矣。是迹从本而生也。若摄迹者,弃欲忘名,复归妙本,于道忘道,于名忘名,是谓还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沦滑,能返乎物初,可与言乎至道矣。

同谓之玄。

注:出则名异,同则谓玄。玄,深妙也。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论则名异,是从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论则深妙,是摄迹以归本也。归本则深妙,故谓之玄。

义曰:有欲无欲之人,同受气于天地。禀中和滋液则贤圣而无为,禀浊乱之气则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虑,澄欲含虚,则摄迹归本之人也。人能修炼,俗变淳和,则返朴之风,可臻太古矣。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注：意因不生，则同乎玄妙。犹恐执玄为滞，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无欲于无欲。能如此者，万法由之而了出，故云众妙之门。

疏：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等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升经》云：同出异名色，各自生意因，令不生意因，是同于玄妙。无欲于无欲者，为生欲心，故求无欲。欲求无欲，未离欲心。既无有欲，亦无无欲。遣之又遣，可谓都忘。

义曰：夫摄迹忘名，已得其妙，于妙恐滞，故复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吻合乎道。有欲既遣，无欲亦忘，不滞有无，不执中道，是契都忘之者尔。

疏：正观若斯，是为众妙。其妙虽众，皆出此门。故云众妙之门也。

义曰：众妙门者，天门也。天门者，万法所生之总名也。无有也，言万物出乎无有，入乎无有，聚散隐显，故有出入之名尔。徒有其名，实无其门。故谓之无为之门，则无门也。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是归于妙道矣。正观者，因修之渐，证道之阶也。前所谓目见者，为观（音官）览之观也。神照者，观（音贯）行之观也。道以三乘之法，阶级化人，从初发心至于极道，舍凡证圣，故有一十四等观行之门。小乘初门有三观法。一曰假法观，谓对持也；二曰实法观，谓心照也；三曰遍空观，入无为也。中乘法门观行有四。一曰无常观，二曰入常观，三曰入非无常观，四曰入非常观。大乘门中观行亦四。一曰妙有观，二曰妙无观，三曰重玄观，四曰非重玄观。

圣何门中复有三观。一曰真空观,二曰真洞观,三曰真无观。以此观行,修炼其心,从有入无,阶粗极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于无为之门尔。无为有为,可道常道,体用双举,其理甚明。今于体用门中,分为五别。一曰以无为体,以有为用。可道为体道,本无也;可名为用名,涉有也。二曰以有为体,以无为用。室车器以有为体,以无为用,用其无也。三曰以无为体,以无为用,自然为体,因缘为用。此皆无也。四曰以有为体,以有为用,天地为体,万物为用,此皆有也。五曰以非有非无为体,非有非无为用,道为体,德为用也。又于本迹门中,分为二别。以无为本,以有为迹,无名有名也。以有为本,以无为迹,互相明也。万物自有而终,归于无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无有可质,固亦讨论理绝,拟议道穷,而设教引凡,示兹阶级。然在于冥心感契,渐顿随机,不可滞教执文,拘于学相。澡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七

天下皆知章第二

疏:前章明妙本生化,入两观之不同。此章明朴散异名,因万殊而逐境。逐境则流浪,善化则归根。故首标美善妄情,次示有无倾夺,绪以圣人之理,冀速还淳之由。○义曰:夫悠悠众趣,蠢蠢羣生,涉境起情,去道逾远。圣人悯其忘返,启此妙门。前明两观之殊,自无而入有。此标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倾。能知逐境之非,不随流浪之变,则可以言虚心实腹之渐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注：美善者，生于欲心。心苟所欲，虽恶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己之所美为美，所善为善。美善无主，俱是妄情，皆由分执有无，分别难易，神奇臭腐，以相倾夺。大圣较量，深知虚妄，故云恶已。

疏：天下者，举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己心所甘美者为美，己身所履行为善。故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共相倾夺，竞起是非，皆由兴动于欲心，所以递成乎美恶。圣人知美恶无主，俱是妄情，妄则不常，故云恶已。已，语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者，庄子云所美为神奇，所恶为臭腐是也。

义曰：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众；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为是，而莫能为；皆知不善与恶为非，而莫能改。圣人叹之，故云恶已，不善已。夫载仁伏羲，抱道守谦，忠孝君亲，友悌骨肉，乃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为。反于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况于修无为之道乎？故可叹也。妄者，非真实之义也。因境起念，随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为妄矣。神奇臭腐者，《庄子·北游篇》黄帝谓知曰：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之一气耳，圣人贵一也。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学，九流异名，递执是非，互生臧否。理身理国者，能无为任物，一以贯之，臭腐神奇，自然无二矣。

故有无之相生，

疏：此明有无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无而有，凡俗则以无生有；无不自无，因有而无，凡俗则以有生无。故云相生。而有无对

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执,亦如美恶非自性生,是皆空,故圣人将欲救其迷滞,是以历言六者之惑。

义曰:老君叹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执,滞此幻情,故明此义,以祛其执。夫执者,着也。执有即斥无,执无即斥有,执难即斥易,执易即斥难,执短即斥长,执长即斥短,执高即斥下,执下即斥高,执后即斥前,执前即斥后。有此执故皆非究竟,故经云执者失之。但无偏执,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观之门矣。

难易之相成,

疏:此明难易法空也。此以难,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难。亦如工者易于木而难于埴,陶匠易于埴而难于木。故云难易于成。若同其所难则无易,同其所易则无难。难易无实,妄生名称,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两忘,则难易名息,亦如美恶无定故也。

义曰:夫难因于易,非易无以知其难,易因于难,非难无以彰其易。循环倚伏,递为之用。审而明之,于难无滞,于易无执,即可以语其齐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伎之称也。陶者,和土为器也。各擅其伎则为易,更而使之为难也。

长短之相形,

疏:此明长短相空也。以长故形短,以短故形长。故云长短之相形,亦如凫胫非短,以鹤之长,故续之则忧,鹤胫非长,因凫胫之短,故断之则悲。见短长相形,犹如美恶,既无定体,是皆妄情。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

义曰:夫物之形也,有短长之相。事之兴也,有难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无之变。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见,则长者不得不

长,短者不得不短。有无难易,亦在兹乎?滞之则为执,通之则为道。惟有道者能无滞尔。鳧鹤之喻亦《庄子·骈拇篇》之辞也。谓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损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

高下之相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两名,互相倾夺。故称高必因于下,又有高之者;称下必因于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则所高非高,又下则所下非下。如彼代间,凡诸名位递为臣妾,亦复无常,是皆空故,故无定位。

义曰:夫高下之设,名形势位,性智才业,万殊之中,皆有高下,则不独拘于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则无倾夺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称;妾者,女子之卑称。卑伏于人,故称臣妾。疏指名位之说,盖以广戒群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倾夺,则保其始终。若弃卑而慕其尊名,厌下而图其高位,不安素分,祸败随之。故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不戒乎?

音声之相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谁总彼众声,则能度曲。如代间法皆和合成,即体非真,是皆空。故将欲定其美恶,岂云达观之谭?

义曰:夫天地噫气而众籁作焉,律吕合和而众乐生焉。声之作也,美恶随之,故有安乐怨怒、哀思愍懣之别也。然此别者,人事强而随之,政化因而应之。于达观之士,忘其善恶矣。随变责实,谓之妄情。美恶都忘,方为达道。达道之士虽天地之大,万物之殷,

犹无有也。《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于物，而形于声。声相应故成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故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感，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心，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为惇鬯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递相凌谓之慢。郑卫者，乱世之音，比于慢。桑间濮上者，亡国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也。唯君子能知乐。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不知声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者，几于礼矣。子夏对魏文侯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安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傲假骄志。四者害其德，非正声也。《春秋》晏子对齐景公曰：先王之济五味，以和五声，以平其心，以成其政，声亦如味矣。一曰气须气以动也，二曰体舞象文武也，三曰类风雅颂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六吕者，夹钟、林钟、仲吕、应钟、南吕、大吕也。律主于阳，吕主于阴也。七音，武王伐纣所制也。自午及子，制七日为七音。八风，八方之风也。东方曰明庶，东南曰清明，南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西北曰不周，北方曰广漠，东

北曰融风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成也,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后几于道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赐诸侯理国之道。以音而知理乱,故吴公子季札历听三代古今之乐,而知其兴废也。修身之士,闭视反听,以听无声,然后可与言道矣。

前后之相随。

注:六者相达,递为名称。亦如美恶非自性生,由是妄情,有此名故。

疏:此明三时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为前后?则前后之称,由相随立名。名由妄立,谁识其神?过去未来及以见在,三时空。故旋旋迁改,亦美恶无定名也。

义曰:前后之别,生于变动也。不变不动,谁后谁先?既有相随,乃分前后。达观之士,混尔都忘。世间之法,彰其别尔。投足者,举步之谓也。步之举也,孰后孰初?明于此者,乃绝前后之竞矣。老君怜悯世俗流荡不还,争起妄情,忘其中道,历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阴非阳,无偏名也。处天地之间,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而反乎道本。虽尧桀之殊,生死之变,是非之别,寿夭之异,荣贱之隔,哀乐之感动,古今之递代,皆忘之也。不知尧桀之殊,忘美恶也。不知生死之变,忘有无也。不知是非之别,忘难易也。不知寿夭之异,忘长短也。不知荣贱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乐之感动,忘音声也。不知今古之递代,忘前后也。处乎无是之乡,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后之

别,忘变动之机矣。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注:无为之事,无事也。寄以事名,故云处。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疏:是以者,说下以明上也。夫饰智诈者,虽拱默非无为也。任其素者,虽终日指挥而未始不宴然矣。故圣人知诸法性空,自无矜执,则理天下者当绝浮伪,任用纯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则不扰,岂非无为之事乎?言出于己,皆因天下之心,则终身言未尝言,岂非不言之教邪?

义曰: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谓之圣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曰得道之圣,太上老君诸天大圣是也。二曰有天下之位兼得仙之圣,伏羲、黄帝、颛顼、少昊、尧、舜是也。三曰有天下之位而无得仙之圣,殷汤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升天矣。四曰博胆之圣,无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礼乐,垂范百王,而无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五曰有独长之圣,而无博胆之名,亦不具上众美者,谓伯牙、师文为鼓琴之圣,子卿、绥明能碁之圣,钟期、延州知音之圣,韩娥、秦青讴歌之圣,龚叔、文挚智洞之圣,离朱、师旷视听之圣,张芝、钟繇草书之圣。今经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圣也。理天下之圣,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为哉?所谓处无为之事也。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顺四时之行,君无为于上,物自化于下,可谓行不言之教也。理国如此,则人安其居,乐其俗,与道合矣。

万物作而不辞。

注：令万物各自得其动作，而不辞谢于圣人也。

疏：作，犹动作也。辞，谓辞谢也。言圣人善化，无事无为，百姓不知，爰游爰豫，各自得其动作，而不辞谢于圣人。故击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圣功也。

义曰：圣人之于万物也，万物自古而固存，岂待为之而后存哉！物各自得其生育动作也。爰游爰豫，《太玄经》之词。言上既无为，其下自遂，故闲暇也。击壤者，壤，土也。《庄子·马蹄篇》云：赫胥氏之时，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论衡》曰：尧之为君，荡荡乎，人无得而名。有年五十者，击壤于路，鼓腹而游，歌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此众庶之忘圣功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

注：令物各遂其性，不为己有，各得所为而不负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犹当日慎一日，不敢宁居。

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圣人不以为己有。令物各得其营为，圣人不恃为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济日远。犹宜慎终如始，不敢宁居。此圣人自忘其功也。注云日慎一日，《尚书》文也。

义曰：夫圣人处物不伤于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圣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处至顺也。夫功者，王功曰勋，辅成王业若周公也；国功曰功，保全国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劳，以劳定国若夏禹也；理功曰绩，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也。生成万物者玄功也，其功深远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无为之功也。日慎一日，以具疏解。言圣人有反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隳其功，故日加畏慎，

不敢宁息尔。宁，安也。慎，谨也。圣人无为，其功广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于上，地宁于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宁，是太平之谓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注：夫唯不敢宁居而增修其德者，则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

疏：彼圣人者，稠直如发，慎终如始，本末不衰，未尝宁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义曰：夫唯者，发句之语也。谓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圣人威加四夷而不为有，泽被万物而不为惠，功济天下而不为己，德冠四海而不为主，忘怀于至道，合志于虚无，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天下乐推而不厌。故其德不去矣。王者不妄于喜怒，则刑赏不滥，金革不起矣。不妄于求取，则赋敛不厚，供亿不繁矣。不妄于爱恶，则用舍必当，贤不肖别矣。不妄于近侍，则左右前后皆正人矣。不妄于土地，则兵革不出，士卒不劳矣。不妄于万姓，则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无为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发者，《诗·小雅·都人士篇》之词也。言情性密致，操行正直，如发之本末无降杀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八

不尚贤章第三

疏：前章明万殊逐境，善化则归根。此章明贵上不行，无为则至理。首标不尚绝矜徇之迹，次云圣理示立教之方，结以无为，明化成而复朴也。○义曰：夫圣人为理，贤人辅之，鱼水相资，安得不用？上自三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开国建功，仗贤为本。不尚者，矜徇夸眩之行也。贤人用则人自理，矜眩用则怨争兴。不尚矜夸自无怨争，不贵乎丽容珍货则人无贪求，乃合乎圣人虚心实腹、无知无欲之尚矣。

不尚贤，使民不争。

注：尚贤有迹，徇迹则争兴。使贤不肖各当其分，则无争矣。

疏：尚，崇贵也。贤，才能也。人君崇贵才能则有徇迹，徇迹则失真，失真必是尚贤之由，徇迹起交争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无为，使云自从龙，风常从虎，则唐虞在位，不乏元凯之臣，伊吕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当其分，人无覬觎，则不争也。

义曰：徇迹者，矫妄之谓也。尚贤之旨既兴，矫妄之人必至。何者？贤难知也，诈而疑信，佞而疑忠，岂易辩哉？经云智慧出有大伪，是则上好智，下应之以伪，上好贤，下应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无为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静，则佐理之贤，则为其用矣。乃云龙风虎之谓也。云从龙，风从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辞。九五飞龙在天，能广感众物，故叙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

从虎,各随其类,自相应感。以况帝王升九五之位,万国来庭。云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此言水是阴,若流于地,必就湿处,火是阳,若焚于薪,必就燥处。言此二物无识无情,为气相感,尚犹如此。又龙是水畜,云是水气,龙吟则景云起。虎是威猛之兽,风是振动之物,虎啸则谷风生。此二物是有识有情,与无识无情者因气类同,亦相感如此。况圣人降世,飞龙在天,圣贤相须,万物交感,故广陈其事尔。唐尧在位者,帝尧号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勋,帝嚳之子,母曰庆都,帝嚳之次妃,感赤龙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尧。幼有圣德,十六岁,以唐侯即位。七十年,都于冀,年八十六。知子丹朱不肖,明扬侧陋,广求有德,遂举舜而历试之,聘以二女,用观其德。二年,禅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尧崩。尧寿一百一十七岁,葬于济阴成阳里中。谥法曰:诒善传圣曰尧。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后,乔牛之孙,瞽叟之子,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孕,生舜于姚丘,因为姚氏,名重华。以孝闻举用,历试二年,乃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尧崩,舜年三十而征用,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服丧三年,为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于苍梧之野,寿一百一十二年。命禹嗣位,葬于九疑之零陵。舜以其子商均不肖,不传位于子。舜既入苍梧不返,二妃望之,苍梧九峰处处相似,不知求舜之处,望皆疑之,泣竹皆斑,故号其山为九疑。《书》云舜陟方乃死,史云舜登遐,盖言舜升于高远之处,而遂不回。《道学传》云:尧为太微真君,舜为太极真君。《九疑山记》云:舜时降于山中。此乃皆证位高真,差肩大圣,是则得道登遐,而为神仙明矣。昔鱼鳧游于湔山,飘然飞翥,望帝居于石纽,遽致超腾。轩皇升龙于鼎湖,

夏禹乘颿于镜水。《庄子·大宗师》云：狝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所以神农司于南极，殷汤莅于北玄，武丁位为紫府，阳甲位为苍元，文王位为太虚，武王位为太平，康王位为少华，穆王位为九元，汉景位为太一，汉文位为通玄，八帝位为八魁，汉武位为玄成。此皆理国之君，登真得道，上列真官之任。则尧舜登仙，固其宜矣。元凯之臣者，即八元八恺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猷、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肃，敬也。懿，美也。宣，遍也。元，善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鼓、檮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人谓之八凯。齐，中也。渊，深也。允，信也。笃，厚也。恺，和也。此十六族，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尧不信用，举舜为尧臣，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高辛帝之后，八元其苗裔也。乃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也。举八恺使主后土，乃揆百事，莫不时叙，地平天成。高阳颛顼之号，八恺其苗裔也。及桀、禹，咎繇、益之伦也，咎繇字庭坚是矣。禹作司徒，五教在宽，禹在八元中矣。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恺中也。内平者，内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举十六族而天下理，外内和平。此《春秋》文公十八年莒仆弑其君而奔鲁，季孙行父使史克引此事以谏鲁宣公也。伊吕者，伊即伊尹，生于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为相，以辅太甲，谓之阿衡。其先伊挚佐汤立社稷，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孙太戊。三臣之勋，著于殷朝也。吕者，太公望也。姓姜字子牙，钓于磻溪，获大

鱼剖之，得玉璜，中有兵钤，子牙习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畋渭滨，其繇曰：非熊非罴，唯王者师。遂畋，获子牙，载之以归。后以兵谋，佐武王克殷，肇兴周业。初封于吕，或封于甫。故《尚书》穆王之时有吕侯，或云甫侯是其后也。太公既克纣，乃封国于齐。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霸，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太公之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埭。后桓公小白为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遂迁齐康公于海上，乃夺其国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师、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之南，以拱卫帝座，起文昌，抵太微。天阶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类，则君臣和，法令平。从上台至中台十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间相去半度，拆则为奢，狭则为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匀而明白吉，摇动变色为凶。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乱。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师者，师范一人，仪刑万国。太傅教以德义，太保保卫其身，太尉掌武统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谓斯三公，上应三台也。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尚书》云伊尹佐殷为阿衡也。觊觎者，希望也。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注：难得之货，谓性分所无者。求不可得，故云难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无，既失性分，宁非盗窃？欲使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则难得之货不贵，性命之情不盗矣。

疏：人之受生，所禀有分，则所禀材器是身货宝，分外妄求，求

不可得，故云难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聪明，且失天真，尽成私盗。今使贤愚袭性，能否因情，既无越分之求，自轻难得之货。皆得性分，谁为盗乎？故庄子曰：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又解云：以人君不贵珠犀宝贝，则其政清静。故百姓化之，自绝贪取。人各知足，故不为盗矣。

义曰：人之生也，禀天地之灵，得清明冲朗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圣贤则神智广博，愚昧则性识昏蒙。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谓孔子曰：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偶，谓气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气为天，浊气为地，和气为人。于和气之间有明有暗，故有贤有愚。愚欲希贤，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庄子·骈拇篇》之词也。夫贵富所以可饕，犹有尚之者，若乃无可尚之迹，则人安其分，将量力受任，岂直决已效彼，以饕窃非望哉？人君不贵珠犀宝贝之货，下息贪人，人各自足，斯可谓不为盗也。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注：既无尚贤之迹，不求难得之货，是无可见之欲，而心不惑乱也。

疏：希慕聪明，是见可欲。欲心兴动，非乱而何？今既不崇贵贤能，亦不妄求越分，则不见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乱也。

义曰：希慕，羡慕也。性识有限而羡慕聪明，是为越分，名之为欲。又修道之士初阶之时，愿行未周，澄炼未熟，畏见可欲，为境所牵，乃栖隐山林，以避嚣杂。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诱，终日指挥，未始不晏如也。所谓小隐于山，大隐于廛。未能绝欲，恐境所牵，仍

栖遁山林，以避所见。及其澄心息虑，想念正真，外无挠惑之缘，内保恬和之志，虽营营朝市，名利不关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损于修真乎？

是以圣人之治，

疏：说圣人理国理身以为教本。夫理国者，复何为乎？但理身尔。故虚心实腹，绝欲忘知于为，无为则无不理矣。

义曰：天真皇人谓黄帝曰：未闻身理而国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别，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知理身则知理国矣。爱其民，所以安国也。吝其气，所以全身也。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销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气难养而易浊，民难聚而易散。理之于无事之前，勿追之于既逝之后。子勛之焉。

虚其心，

注：心不为所欲所乱，则虚矣。

疏：夫役心逐境，则尘事汨昏；静虑全真，则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则心虚矣。庄子云：虚室生白。谓心虚则纯白自生也。故曰虚其心也。

义曰：惟道集虚，虚心则道集于怀也。道集于怀则神与化游，心与天通，万物自化于下，圣人自安于上，可谓至理之代矣。虚室生白者，《庄子·人间世篇》之词也。室者，心也。视有若无，即虚心也。心之虚矣，纯白自生。纯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内观经》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黄，非长非短，非圆非方，大包天地，

细入毫芒,制之则止,放之则狂,清静则生,浊躁则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难伏,惟在于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见,因道以明之。善恶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灭,因心而生。习道之士,灭心则契道。世俗之士,纵心而危身。心生则乱,心灭则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赏,悬吉凶,以劝人者,皆为心之难理也。无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为也。制心者,令不乱也。正心者,令不邪也。净心者,令不染也。虚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与言道,可与言修其心矣。

实其复,

注:道德内充,则无矜徇,亦如属厌而止,不生贪求矣。

疏:腹者含受之义,足则不贪。欲使道德内充,不生贪爱,故云实其腹。注云属厌而止者,《春秋传》阎没、汝宽谏魏武子之词也。欲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则足,而不贪也。

义曰:夫心者,嗜好无穷,腹者含受有足。心无穷故虚之,腹有足故实之。心虚则众欲不生,腹实则贪求自止。怀忠信,抱质朴,可谓德充于内矣。《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名也。天子有史官,诸侯有国史,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孔子述经,左丘明为传,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鲁隐公元年,太岁丁巳岁星在降娄,当晋鄂侯二年、卫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三十五年、齐僖公禄父九年、楚武王达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陈桓公鲍二十三年、燕

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岁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历周一十四王，鲁一十二公，行事当晋定公午三十一年、卫出公辄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郑声公胜二十年、齐简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头曼三十六年、陈闵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吴夫差十五年，乃《春秋》获麟绝笔之年也。其书凡三十卷，三十五万二千二十五言，十九万四千五百九十字本，十五万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晋征南将军杜预字元凯注。阎没、汝宽谏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舒为政，以其子戊为梗阳大夫，今晋阳也。冬，梗阳有狱，戍不能断，以其狱上于献子。讼人之太宗以女乐为赂，魏子将受之。戊谓魏子二大夫阎没、汝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之贿，贪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惟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他人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止。是以三叹。魏子辞梗阳之贿。献，谥也。疏云武子，则武子名黶，谥曰武。阎没、汝宽二大夫谏武子之言，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腹则易足，心则难满。欲其息贪，不受梗阳之赂。小人腹饱，犹知厌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纳谏，所以兴也。

弱其志，

注：心虚则志弱。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

心虚则志弱矣。

义曰：《诗序》曰：在心为志。夫心之所起为志，所行为事。心既柔弱，则无险躁纷竞之事，皆处和平矣。事和平，则为理之本矣。

强其骨。

注：腹实则骨强。

疏：骨者体之干。既其道德内充，常无贪取。不贪则腹实，腹实则骨强也。

义曰：弱其志，则廉柔不犯于外；强其骨，则坚固有备于内。为道之者筋骨坚强，百疾不能侵矣。腹实则骨强，和气充也。理国者政清则民静，费省则力丰。民静者，志弱之谓也；力丰者，骨强之谓也。

常使民无知无欲，

注：常使人无争尚之知，无贪求之欲。

疏：圣人所以虚心实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无争尚之知，贪求之欲，令其自化尔。

义曰：贪求则争起，有知则事兴。争欲既无，清静自化矣。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注：清静化人，尽无知欲。适有知者，令不敢为也。

疏：无知无欲者，已清静矣。则使夫有知者渐陶淳化，不敢为循迹贪求，而无为也。

义曰：下化于上，犹风之偃草，淳和普洽，则皆返无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注：夫于为无为而人得其性，是则淳化有孚矣。

疏：夫得其性而为之，虽为而无为也。且绝尚贤之迹，不求难得之货。人因本分，物必全真，于为无为，复何矜徇？既无声而无臭，人固不识而不知，淳风大行，谁云不理？

义曰：无为之理，其大矣哉！无为者，非谓引而不来，推而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馱，泥用橇，山用橐，夏渎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谓为也，乃无为矣。圣人之无为也，因循任下，责成不劳，谋无失策，举无遗事，言为文章，行为表则，进退应时，动静循理，美丑不好憎，赏罚不喜怒，名各自命，类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于己，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苇臣辐辏，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无声无臭者，《诗·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难知。耳不闻声音，鼻不闻臭芳，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自信而顺也。不识不知者，《诗·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诚实，贵性于自然，不尚贤贵货，即合于此矣。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疏：前章明贵尚不行，无为则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无为。首标道冲，示至虚之宗本。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释纷。结以象帝之先，欲令尽知其趣尔。○义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穷，广包天地，细入毫发，淡然自得，无亏无盈，行之于身则光尘混一，运之于内则纷锐和平。绵乎亿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万法之内，惟道可宗。故为万有所归趣矣。趣，向也。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注：言道动出冲和之气，而用生成之功，曾不盈满。云或似者，于道不敢定言。

渊兮似万物之宗。

注：渊，深静也。道常生万物而不盈满，妙本渊兮深静，故似为万物之宗主也。

疏：冲，虚也，谓道以冲虚为用也。夫和气冲虚，故为道用。用生万物，物被其功。论功则物疑其光大，语冲则道曾不盈满，而妙本深静，常为万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尔。他皆仿此。

义曰：道常谦虚而不盈满，冲和澄淡，处乎其中，深玄寂静，为物之主。故物失冲和之道必致害亡，人失冲和之道则至死灭，君失冲和之道则政扰民离，臣失冲和之道则名亡身辱。是以知冲和之道，万物恃之以安，为万物之宗矣。语其及物之功，则光明远大；求其妙本，则深静常虚。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仿，准效于此，不敢定言也。

挫其锐，解其纷。

注：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铍利，释散纷扰。若俗学求复，则弥结矣。

疏：挫，抑止也。锐，铍利也。解，释散也。冲虚之用，物莫之违，故铍利之心，多扰之事，念道冲和，自抑止释散矣。此则约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学求复者，《庄子·缮性篇》云缮性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言铍利纷扰，因欲而生，故念道则挫解，俗学则弥结矣。

义曰：理国用冲和之道，则无铍锐之情以伤于物，无劳扰之事以伤于人。不伤于物，则万国来庭，四夷向化，兵革不起，怨争不兴，不尚于拓土开疆，凌弱暴寡矣。不伤于人，则使之以时，赋役轻省，家给人足矣。理身者解纷挫锐，外无侵竞，内抱清虚，神泰身安，恬然自适矣。约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资于道也。《庄子·缮性篇》云俗学以求复其初者，言人既理性于俗矣，而欲以俗学复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学则弥结者，铍锐之心，纷扰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则拘于俗学，弥加结固，不可解也。俗学者，徇俗之学，非日损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尘。

注：道无不在，所在常无。在光在尘，皆与为一。一光尘尔，而非光尘。

湛兮似或存。

注：和光同尘，而妙本不杂，故湛兮似有所存也。

疏：道之冲用，于物不匮，在光则与光为一，在尘则与尘为一，无乎不在，所在常无。冲用则可混光尘，妙本则湛然不杂。故云似或存也。

义曰：冲和之道散被群生，泛然坦然，物无不在，可谓和光同尘矣。光者，明净也。尘者，混乱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标异，与众同也。匮，乏也。道虽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冲虚，常不乏绝。故云常存也。

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

注：吾不知道所从生，明道非生法，故无父。道者，似存乎帝先

尔。帝者，生物之主宰。象，似也。

疏：吾者，老君自称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见至道冲用，生成万物，寻责所以不测由来，既无父道之人，故莫知道为谁子。生物必资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辅嗣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见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见物象，故谓之象帝尔。

义曰：帝者，万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冲用，能生万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圣，岂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设此疑似之词，用晓迷方之俗尔。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义也。帝出乎震，《易·系辞》也。震，东方卦也，少阳之气，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东宫少阳之位，御极为出震之期，盖取象天地生育万物之始也。兆见曰象者，无形曰气，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万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复在象帝之先，言其高远也。然夫至道不终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强为之容尔。《易》曰：帝出乎震，万物生也。齐乎巽，万物洁齐也。相见乎离，圣人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万物致养也。说言乎光，万物所悦也。战乎乾，阴阳相薄也。劳乎坎，万物所归也。成言乎艮，万物终始也。夫万物出乎震而终乎艮，终而复始，循化无穷。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复先于象帝，故能为生化之主，天地之元也。人君体道用心，志无满溢，泉然澄静，以御万方，外无铄锐之争，下绝纷扰之事，和天光而烛物，含尘垢而居尊，其无为之化，可齐乎象帝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九

天地不仁章第五

疏：前章明妙本冲用，在用而无为。此章明偏爱成私，偏私则难普。首标刍狗万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穷，明用虚而不挠。结以多言数穷，欲令必守中和。○义曰：夫以仁为仁则有执，不以仁为仁则无私。帝王之视群生，犹天地之视万物。万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为功。羣生爱居爱处，帝王不以为惠。任妙气以鼓舞，任玄化以生成，乃为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穷。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荣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钺。未若不以仁为仁之大也。运彼冲和，守其清静，为理身之要妙矣。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注：不仁者，不为仁惠也。刍狗者，结草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尝试论之曰：夫至仁无亲，孰为兼爱？爱则不至，适是偏私。不独亲其亲，则天下皆亲矣。不独子其子，则天下皆子矣。是则至仁之无亲，乃至亲也。岂兼爱之乎？

疏：仁者，兼爱之目也。刍，草也。谓结草为狗，以用祭祀也。庄子曰：师金谓颜回曰：夫刍狗之未陈，巾以文绣。及其已陈，则庖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结草为狗，不责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为仁恩。故云不仁也。则圣人在宥天下，视彼百

姓亦当如此。注云弊盖之恩者,《礼记》孔子云: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不独亲其亲,《礼运》文者也。

义曰:古之祭法有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笾豆之间,故有刍狗之设矣。《庄子·天运篇》孔子西游于卫,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鲁人也,小孔子三十岁,二十九而发白。孔子曰:自吾有颜回也,门人日益。回以德行著名,居四科之首,孔子所以称其贤也。三十二而早死,孔子哭之恸,故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实,不幸短命死矣。回,颜路之子也。回问师金:夫子之行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乎!颜回曰:何谓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篚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行者践之,樵者爨之而已。将复收于篚衍,必反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陈之刍狗,聚弟子而宝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是亦将邻乎行者之践、樵者之爨也。惜哉!夫犬以吠守,今刍狗无吠守之用。天地之视万物,圣人之视百姓,亦如刍狗。不责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为仁。不责其报,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于狗也,有弊盖瘞埋之恩。今于刍狗,亦无此恩矣。明圣人以兼爱为仁也。弊盖者,《礼记·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君之路马死,埋之以帷。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与之席,无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于土也。不独亲其亲者,《礼运篇》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泛爱于物,推公而行,不为偏爱也。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

注:橐者,鞴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风,笛之运吹,皆以虚而

无心,故能动而有应。则天地之间生物无私者,亦以虚无无心故也。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注:橐籥虚而不屈,挠动之而愈出声气。以况圣人心无偏爱,则无屈挠之时,应用不穷,可谓动而愈出也。

疏:橐,鞴也,谓以皮囊鼓风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刍狗万物者,为其间空虚,故生成无私,而不责望。亦由橐之鼓风,籥之运吹,常应求者于我无情,故能虚之而不屈,挠动之愈出声气。以况人君虚心玄默,淳化均一,则无屈挠,日用不知,故动而愈出也。

义曰:橐乃皮囊以鼓风,籥乃竹管以运气。橐鼓风无籥不能运,籥运气无橐不能鼓。两者相须而行,以明天地为橐,五气为籥,含虚运动以生万殊,而无屈竭矣。人君虚心用道,臣佐体君行化,如天地运五气以不竭,则政无屈挠,四海和平也。动之愈出声气,言无穷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周被万品。日用不知者,《易·系辞》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百姓日日赖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盖道冥昧,不以功为功,故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注:多言则不训,故数穷屈。兼爱则难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

疏:多言者,多有兼爱之言也。多有兼爱之言,而行则难遍,故数穷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怀虚应,抱守中和,则自然皆足矣。注云

不训者，训，答也。谓空有其言，而行不训答者也。

义曰：多言多败，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谓或不应，故有穷屈矣。理国多言，谓政令。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则谓数穷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驷马不追，况多言之失，宁无辱乎？夫言者，离坚合异，反白为黑，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于国不烦其政令，于身不招其耻辱，爱气希言，守德于中，行不言之教，斯为美善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疏：前章明兼爱成私，偏私则难普。此章明至虚而应，其应则不穷。首标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辩玄功之母物。结以绵绵微妙，示虚应则不勤劳也。○义曰：神者，阴阳不测之谓也。虚而能应，感而遂通。或以谷养为言，养神则契乎不死。或以响应为说，应物则如神不穷，玄牝则吐纳元和。炼神炼气，形气长久，天地齐灵，绵绵永存，长生之道也。

谷神不死，

注：谷者，虚而能应者也。神者，妙而不测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应声莫知所以，有感则应，其应如神。如神之应，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虚而生物，妙用难名，故举谷神以为喻说也。

是谓玄牝。

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应物，冲用无方，深妙不穷。能母万物，故寄谷神玄牝之号，将明大道生畜之功也。

疏：谷神者，明谷神之应声，如道之应物，有感即应，其应如神。

神者不测为名，死以休息为义，不测之应，未尝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应，深妙难名，万物由其茂养，故云是谓玄牝。

义曰：谷神之义，响应若神，分为三别。第一谓谷神之含虚，有声则应；道之体无，修之则得。第二谓神无形，有祈则赴感；道无象，修之则长存。第三谓响在谷，无声则不应；道在身，不修则不成。不死者，非谓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谓养身，解之则为死生之死。一谓养神，则长生不死。二谓响应无休歇，为休歇之死。夫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元和之气，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应，以养于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气从鼻而入，其神曰魂，上与天通。地之五味从口而入，其神曰魄，下与地通。言人食气则与天为徒，久而不已，可以长生。阳炼阴也。食味则与地为徒，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阴炼阳也。老君令人养神宝形，绝谷食气，为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门、天地根也。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注：深妙虚牝，能母万物。万物由出，是谓之门。天地有形，故资稟为根本矣。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应，应物由出，故谓之门。天地有形之大者尔，不得玄牝之用，则将分裂发泄。故资稟得一以为根本。故云是谓天地之根。根，本也。

义曰：非独人资玄牝运气，乃得长生，天地之大，亦须资道气运养，乃能清宁无改矣。下经云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天地失道，尚有倾沦发泄之变，况于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注：虚牝之用，绵绵微妙，应用若存，其用无心，故不勤劳也。

疏：绵绵者，微妙不绝之意也。虚牝之用，应物无私。微妙则称其若存，无私故用不勤倦尔。

义曰：天地任气自然，故长存也。人鼻口呼吸，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无有，不当烦急劳倦也。理国之道，政令所行，亦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所以政宽则民怠，令猛则民残。能以清宁之道以理天下，人无动用勤劳之事，则下民亲附，祚历延长，绵绵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长永也。故云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也。

天长地久章第七

疏：前章明谷神虚应，虚应即不穷。此章明天地无私，无私故长久。首则标天地以为喻，次则举圣人以转明，结以无私成私。盖将欲劝勤此行。○义曰：前章明玄牝运气，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标天长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圣人之理亦当体天地之用，则人安国宁。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长久。圣人无私用道，万物归矣。

天长地久。

注：此标天地长久者，欲明无私无心，则能长能久。结喻成义，在乎圣人后身外身、无私成私尔。

疏：此标章问也。天以气象故称长，地以形质故称久。

义曰：老君将明天地长久之义，以教理世之君。故于章首自举其问。天以气象者，列子云：天积气也，无处无气；地积块也，无处无块。积气为象，象虚也；积块为形，形实也。《易·系辞》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上象下形，故能变化，孳生万物也。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长且久者，以其资稟于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尔。

疏：前句标问，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覆载万物，长养群材，而皆资稟于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长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养万物，不自饶益其生，故能长生。

义曰：老君将明此长久之义，自设其问，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乌有先生、东郭主人之例也。立理发问，因自答之，以显其事尔。为前句既问天长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运元和冲用之气，生育群品。群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长久。若恃其功，则功细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广功大，万物归宗，而天地长久也。人君理国，当法天行化，任物无为，众庶熙熙，自臻平泰。理身无劳心役虑之事，无矜名徇欲之功，神安于中，气和于内，如此则国祚长远，身寿遐延，亦如天地无私，乃能长久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注：后身则人乐推，故身先。外身则心忘淡泊，故身存。

疏：是以圣人效天地覆载，必均养而无私，故推先与人，百姓欣赖，为下所养，故身先也。不自矜贵而外薄其身，天下归仁，则无畏害，故身存也。

义曰：理国不矜贵以有为，不劳人以自奉，所谓后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其生无爵，不有其位也，其死无谥，不多其功也。其实不聚，其名不立，天下乐推，万

物欣戴,可谓后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代之衰也,其君则不然。恣身之欲而役于人,殫人之力以奉其己,人劳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谓失外身后身之道也。岂若碎琥珀之枕,焚雉头之裘,罢一台之费,却千里之马,德垂当代,名光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嗜荣爵,外其身也,不为躁进,后其身也。如此,则身存而德充,德充则人服,可谓身先身存矣。反于此者,道远乎哉!

非以其无私邪? 故能成其私。

注:天地忘生养之功,是无私而能长且久,是成私。圣人后外其身,是无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

疏:天地所以长久,圣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无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长久先存之私己乎?

义曰:圣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无独见之专,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为天下之先,故能处人之上,不为天下之贵。故能享祚久长。所以亿兆宅心,夷蛮稽顙,干戈止息,宗庙安宁。此之为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为私,故成此光大。理身则德充人服,道契神明,享寿长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逐欲,成此大私也。《灵宝经》云:居世之人,贪欢逐欲,前乐后苦。何哉?极而逸乐,而坠于三涂也。学道之士,绝利忘名,寒栖炼行,终得仙道,先苦后乐。何者?积其功行,升乎九天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

上善若水章第八

疏：前章明天地无私，生成则能长久。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无尤。首标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尽七善之利物。结以不争，劝守柔以全胜也。○义曰：夫水之为德也，柔弱平和，居顺处下，随时壅决，任器方圆，流作泉源，散为雾露。凡物失之则死，得之则生，击之无伤，执之无有，所以不及于道者，水有形而道无形也。虽有形为碍，其于利物之德，谦冲之用，近于道矣。老君举水为喻，以劝修道之人，欲令体七善三能，修身理国，兼以不争之德，故无尤过之事矣。

上善若水。

注：将明至人上善之功，故举水性几道之喻也。

疏：上善，标人也。若水者，喻也。至虚怀，于法无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

义曰：上善之士体道修心，应变随时，纵横利物。老君欲显上善之德，以劝后学之人，以水与道相邻，故举水为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为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泊栖岩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为喻，以道为法，以上士为能行之人也。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疏：水性甘凉，散洒一切，被其润泽，蒙利则长。故云善利。此一能也。

义曰：甘者，水之味也。凉者，水之体也。水为气母，王于北方，以润下为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咸，其数六。北方者，阳德之始，阴气之终也。生数一，与道同也。道亦为一，即无一之一，水亦为一，即有一之一也。无一之一为道之体，有一之一为道之用。则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类，皆资润泽而得生成，以能润故耐生万物。故处三能之首也。

疏：天下柔弱莫过于水。平可取法，清能鉴人，乘流值坎，与之委顺，在人所引，尝不竞争。此二能也。

义曰：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经》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过于水。重举水德，以劝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则不流，法以平恕为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静能鉴物，故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清且静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则逝，值坎泽则止。东西南北，随引所行，不与人争，无所不可。校量众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之二能也。

疏：恶居下流，众人恒趣，水则就卑受浊，处恶不辞，此三能也。

义曰：人之性也，徇常者众，谦顺者寡，好居上位，恶处下流。唯夫水也，处下不争，居污不辱，比前之德，前德为胜，故为三能也。

故几于道。

注：几，近也。

疏：利物明其弘益，不争表其柔弱，处恶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贯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尔。

义曰：以前三能，故近于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谦冲之心，

体含垢之行，则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务及物，柔以制性，处浊顺俗，委迹谦光，则神仙可冀矣。

居善地，

注：上善之人处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润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则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谦顺，几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义曰：此明处下乐卑，为安国存身之道也。天以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浊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陈，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则水顺下而处卑，同至人之谦德矣。

心善渊。

注：用心深静，亦如水之泉渟也。

疏：至人之心善于安静，如水之性湛尔泉渟。水静则清明，心闲则了悟。泉，深静也。故云心善渊。

义曰：此明澄静清虚，为洁己洗心之术也。臣心如水，臣门如市，斯之谓欤？

与善仁，

注：施与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润品物也。

疏：至人弘济，常以与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润泽，无心爱憎，故云与善仁。

义曰：此明润泽品物，为博施济众之行也。既以与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亦斯义矣。

言善信，

注：发言信实，亦如水之行险，不失其信矣。

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实，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岂殊坎险？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险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之词也。

义曰：此明信实无欺为真常审谛之教也。行险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国长民，率身从道，言必信实，可以动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恶之词，兴于一室之中，应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

政善治，

注：从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涤群物，令其清净也。

疏：政，正也。至人于事，动合无心，正容悟物，物因从正，正则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涤群物，令其清净。故云善理。

义曰：此明真正化物，为革凡成圣人法也。正容悟物者，《庄子·田子方篇》子方名无择，侍坐于魏文侯。文侯师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数称溪工之道，文侯以为溪工子方之师也。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耳。称道数当，故无择称之。无择之师，东郭顺子也。其为人也，人貌而天虚，缘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心意也销。无择何足以称之。此所谓物之失道，东郭顺子正其容仪，心冥于道，物睹自悟，邪志尽销，亦可谓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

事善能，

注：于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圆随器，不滞于物。

疏：至人圆明，于物无碍。凡有运动，在事皆通。通则善能，是

名照了。如彼水性，决之为川，壅之为池，浮舟涵虚，无所不为，是善也。

义曰：此明因机任物，为变应圆通之用也。水以方圆任器，壅决随时，故能习海浮天，且广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贤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职，可以无为而理，臻乎泰宁之治矣。

动善时。

注：物感而应，不失其时，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疏：至人之心，喻彼虚谷。方之镜象，物感斯应。如彼水性，春泮冬凝，与时消息，故云动善时。

义曰：此明出处从时，为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阳和，层冰释散，冬有寒沍，流水坚凝，水之顺时也。理国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时，因物之性，则至理矣，则保生矣。

夫唯不争，故无尤。

注：上善之人，虚心顺物。如彼水性，壅止决流，既不违迁于物，故无尤过之地。

疏：尤，过也。至人善行，与物无伤，虚心曲全，未曾争竞。波浪颓靡，委顺若斯，曾不违迁于物，故无尤过之地矣。

义曰：不争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无争。为争之者，其事众也。乱逆必争，暴慢必争，忿恚必争，奢泰必争，矜伐必争，胜尚必争，违悞必争，进取必争，勇怯必争，爱恶必争，专恣必争，宠嬖必争。王者有一于此，则兴师海内。诸侯有一于此，则兵交其国。卿大夫有一于此，贼乱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则害成于身。皆起于无思虑，愆礼法，不畏惧，不容忍，争乃兴焉。故争城者杀人

盈城，争地者杀人满野。必当察起争之本，塞为争之源，无不理矣。语曰：君子无所争。又曰：在丑不争。下经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不争之德，何过之有哉？虚心者，虚心无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适也。颓靡者，放旷无滞也。波流者，《庄子·应帝王篇》云：变化颓靡，世事波流，无往不同矣。委顺者，委心顺道也。体兹七善，遵彼三能，国泰长生之要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无尤。此章明凡俗溺情僇盈故有咎。首标持盈揣锐，示具难保。次云金玉富贵，戒在贪求。结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处也。○义曰：前章举水为喻，显明修学之行。此以持盈为首，更彰贪带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将至人之美尔。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注：执持盈满，使不倾失。积财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疏：持，执也。盈，满也。已，止也。言人心贪爱，求取无厌，执守保持，更令盈满。积财为累，悔吝必生，故圣戒云不如休止。

义曰：持盈之喻，凡有四义。一者坚持欲心，至于盈满。二者保持世财，至于盈满。三者执持恶行，至于盈满。四者持权恃禄，至于盈满。大凡知进忘退，不念善道，执滞不回，以至盈满者，皆当有报。欲心盈满者，得羸疾伤生报。世财盈满者，得攻劫侵夺报。恶行盈满者，得刑危残害报。权禄盈满者，得倾覆沦灭报。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报必验。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注：揣，度也。锐，铦利也。揣摩锐利，进取荣名，富贵必僞，坐招殃咎，故不可长保也。

疏：揣，量度也。锐，铦利也。凡情滞溺，贪求荣利，故揣量前事，铦锐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长保也。

义曰：夫王者锐于开疆拓土，则人怨国亡。人臣锐于贪利图名，即身危祸及。纵或苟得，安能长久？况进无所补，退有忧患，故云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注：此明盈难久持也。

疏：假使贪求不已，适令金玉满堂。象既有齿而焚身，鸡亦畏牺而断尾。且失不贪之宝，坐贻致寇之忧，以其贾害，岂云能守？此覆释持盈也。

义曰：假令明能揣度锐解，贪求金玉珍奇，满堂润屋，必致攻夺之害，岂能保而守之乎？况人生有限，情欲无厌，既不救其死亡，岂能保乎金玉？象有齿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晋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弊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弊，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注：贰，离也。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无坏，亦无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

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迓安。无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注:浚,取也,言取我财以自生。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悦,乃轻弊。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弊故也。鸡断尾者,春秋周景王子朝之傅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叹曰:牺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硕。今自断其尾,使己不全,冀免为牺之用。鸡之保其身也如此,况于人乎?贪利而忘其身,智不及鸡矣。不贪之宝者,郑人有得玉,献于子罕曰:此宝也,将以献之。子罕曰:汝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若取玉,俱丧宝矣。不如两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辞曰:负且乘,致寇至。负者,小人之事也。负担于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舍负担而乘车,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窃盗之人,思夺之矣(以下原阙)。

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猎犬烹,势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脱祸,文种固位而丧身,此之谓矣。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暑往即寒来,春荣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体盈虚于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绝粒以优游,疏广解印而高尚,固无上蔡、华亭之追痛矣。况乃居九五之位,临亿兆之人,光宅万方,廓庀四海,而不守持盈满堂之戒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一

载营魄章第十

疏：前章明纵欲溺情僇盈，故有咎。此章明养神爱气不杂，则无疵。营魄以下至涤除，戒修身所以全德。爱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为君。结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义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锐之非。抱一则神全魄安，揣锐则盈而必覆。至于致柔玄览之妙，爱人理国之规，同大道生畜之功，显匡翼玄深之德。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魄则阴虚，魂则阳满。言人载虚魄，常须营护复阳。阳气盈满则为魂，魂能运动则生全矣。一者，不杂也。复阳全生，不可染杂，故令抱守淳一，能无离身也。

疏：载，初也。营，护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虚象魄。然既生则阳气盈满虚魄，魄能运动则谓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则光生。故《春秋》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言人初载虚魄，当营护阳气，常使盈满，人则生全。若动用不恒，败散阳气，复成虚魄而死灭也。庄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复阳。故令营护虚魄，使复阳生全也。抱守淳一，不令染杂，无离乎身，则生全矣。此教养神也。

义曰：载，运载也。言人之身，神气所居，魂魄所舍，以身运载，如车载物。《西升经》云：身者，神之车也。既以喻车，固当运载矣。虚魄者，阴气有象，人之形也。阳气无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

阳气未附,则块然无知,如顽石枯木。阳气既降,即能运动,故以形为魄。魄属阴也。以神为魂,魂属阳也。凡人有纤毫之阳气未尽,不至于死;有纤毫之阴气未尽,不至于仙。所以炼阴气尽,即超九天而为仙,仙与阳为徒也。炼阳气尽则沦九泉而为鬼,鬼与阴为徒也。故当保守阳魂,营护阴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为基。今人守道,拘制能无离乎?虚象者,形质始具,谓之虚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则光生。《天元经》云:月本阴气,有象而无光。日者太阳之精,常循黄道而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阴之精,其状也圆,其质也清。禀日之光而见其体,日所不照则谓之魄。常循黄道东行,或出黄道表,或入黄道里。行有迟疾,其极迟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极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迟则涉疾,疾则复迟,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则四百一十七分,则迟疾之终也。终而复始,每月朔与日同度,谓之合朔。月疾而日迟,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渐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里,故不见月。日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间,以观其明,故形圆而光满。月望而晨见东方,谓之侧,行迟也。月晦而夕见西方,谓之眺,行疾也。《天对》曰:冲其光如日,日光不极谓之暗虚。暗虚值月则月蚀,值星则星亡。日月朔望行于中道,则值暗虚而蚀。日月各周圆三千里,径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郑伯有为政,驪带杀之。郑人相惊曰:伯有至矣。或梦伯有介曰:壬子,余将杀带。明年杀段。于是,壬子,驪带卒。明年公孙段卒。郑人益惧,或问子产曰:

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人生阴曰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匹夫匹妇强死，而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伯有三世执其政柄，而强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产立其子良止以抚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复阳者，《庄子·齐物篇》之辞也。以其利患生祸，阴结遂志有如此者也。盖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籁之旨尔。淳一者，淳和也。不杂者，除垢止乱，无令杂也。老君明此营魄守一之旨以教人养神也。《上清隐书》有郁仪奔日、结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内讳，想五帝形服，来降于己，乃吞日月之华，得其道者与日月同寿。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气变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灵、幽精，乃密咒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气变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除秽、臭肺、非毒，乃密咒制魄，各有存念呪术，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轻举。此太上营护虚魄、度世长生之道也。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注：专一冲气使致和柔，能如婴儿无所分别矣。

疏：专，专一也。冲气，冲和妙气也。人之受生，冲和为本。若染杂尘境，则冲气离散，神不固身。故戒令专一冲和，使致柔弱，能如婴儿无所耽著乎？此教养气也。

义曰：婴儿未知，孩偶答对，专任冲和之气，外无染杂，内无思虑，随气柔弱，故冲气不散。守道之士，当如婴儿无染杂思虑，使神不离身。《西升经》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爱神，爱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真，长久长存也。又曰：神爱人，人不爱神。

是以老君教人养神养气也。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注：玄览，心照也。疵，瑕病也。涤除心照，使令清静，能无疵病乎？

疏：涤者，洗也。除，理也。玄览，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为起欲心，当须洗涤除理，使心照清静，爱欲不起。能令无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

义曰：心之照也，通贯有无，周遍天地，因机即运，随境即驰。不以澄静制之，则动沦染欲。既滞染欲，则万恶生焉。万恶生则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涤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静则无疵病。《西升经》曰：生我者神，杀我者心。故使制志意，远思虑者，是谓教人修其心也。

爱民理国，能无为乎？

注：爱养万民，临理国政，能无为乎？当自化矣。自上营魄皆教修身，身修则德全，故可为君也。

疏：爱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伤性。理国者务农而重谷，事简而不烦，则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此无为也。能为之乎？

义曰：生民者，国之本也。无为者，道之化也。以无为之化爱育于人，国本固矣。政虐而苛，则为暴也。赋重役烦，则伤性也。使之不以时，则妨农也。不务俭约，则贱谷也。此教以理国也。为君之体，以道为基，以德为本。失道丧德，何以君临？此老君教以理国之要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注：天门，历数所从出。开阖，谓理乱。言人君应期受命，能雌柔守静，则可以永终天禄矣。又解云：《易》曰一辟一阖谓之变，言圣人抚运应变无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门开阖，亏盈而益谦矣。

疏：修德可以为君，为君须承历数，即天门者，帝王历数所从出也。开谓天受，阖谓废黜。天降宝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为雌乎。

义曰：修爱民理国之事，为垂衣南面之君，犹须恭己奉天，以顺历数。历数者，谓受命之历，五运之数也。舜命禹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天禄永终，谓历数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宝爱之，谓之宝命。自天而授，故谓受命于天。《易·系》曰圣人之大宝曰位是也。天门开则降非常之瑞，或黄星动彩，赤伏表符，紫气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贯月，火电绕枢，然后稟岳降贤，诞星命辅，以佐佑之。故应天顺人，拯物除害，而承历数以有天下也。及乎临御失所，刑政乖宜，众叛亲离，兵交祸起，逆乱生于下，气象见于上，日宝天开，山崩川竭，灾凶蜂起，而国亡矣。是天门阖也。一辟一阖之谓变者，《易·系辞》云谓开闭相循，阴阳递至，倚伏之义也。亏盈而益谦者，《易》谦卦辞，亏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退，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其盈也，盈既亏灭，谦则受益，倚伏之势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临人，当以雌静柔和、无为清简之政顺膺天数，以牧万方矣。又《易·系》云阖户谓之坤。坤，阴也。阖，闭藏也。凡物先藏而后出，若室之开阖其户，故云阖户也。辟户谓之乾。乾，阳也。辟，吐生也。在阳则舒，阳能吐生万物，若室之开其户也。亦解阖为暗昧，辟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庄子·大宗师》曰不逆寡，不雄

成，谓不恃其成，而处物先，当守雌静以化也。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注：人君能为雌静，则万姓乐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犹须忘功不宰，故云能无知乎。

疏：帝王既受历数，临御万方，若能守雌静，则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达天下，功被于物不以为功，所谓忘功若无知者，故云能无知乎。

义曰：明白，惠照也。惠照之心，照无远近，焕然四达，无所阻碍。其照如此，当息念忘心，不滞于见，犹若无知。或矜其有知，则有所执而失道也。人君负独见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今忘功息照，亦犹黈纆塞耳，以闭其聪，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

生之畜之。

疏：下经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谓人君法道清静，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济，令物各尽其畜养。故云生之畜之。

义曰：道以通生万物，故云生之；德以畜养万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体德，任物生畜，各随其分，各达其情，咸得所宜，物无失所矣。法，则也。效，学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养之，遂生而不以为有，修为而不恃其功，居长而不为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谓深玄之德矣。

疏：物得遂生，圣忘功用。遂生则生理自足，忘功则功用常全。斯乃无私而成私，不宰而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

君不以为己有也。为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动为，而不自负恃为己功也。长而不宰者，居万民之上，故云长；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谓深玄之德矣。

义曰：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内照，爱人理国，动法天时，雌静平和，收视返听，体道生物，顺德养人，生物而不有其功，为政而不恃其力，视听四达，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国兼爱之道，顺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辐章第十一

疏：前章明养神爱气不杂，故无疵。此章明利有用无，相资而功立，故乾坤为大易之韞。辕厢成，用无之质。标器室以为喻，存利用之结成尔。○义曰：爱气养神则尚乎清静，用无利有则在彼相资。资，取也。车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无以为用也。车以运载，器以成受，室以居止，必资外有而用中无，故能成有用之功尔。乾坤为大易之韞者，《易·系》辞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则易道无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韞积之根源，与易为州府奥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也。亦犹轮毂辕厢为车之质，辕厢毁则无以见车，将明利用之因，故举三物之喻。理国者民存则有国，民散则国危。理身者神存则有生，神逝则身灭。利用之道，实相资也。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注：此明有无功用，相资而立。三十辐者，明造车共一毂，因言少总众。夫辕厢之有共则成车，车中空无乃可运用。若无辕厢之有，亦无所用之车。车中若不空无，则辕厢之有皆为弃物矣。

疏：辐三十贯于一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当其空无，方有车之运用，明无者有之所利也。

义曰：毂总众辐以成轮，车总众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车之中空无之所尔。向无轮毂不得成车，今得成车，又虚中而运载，以喻人君内资辅相之谋，外委诸侯之助，乃能有国，如三十辐之辘一毂也。既有国矣，能虚心体道，则天下化成，如车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资百体之设，内仗五气之和，如辐之辘而成于人。既为身矣，能虚心体道，则元和潜运，而致长生矣。此明有无利用，互得相资也。

疏：夫道者何？至无至一者也。故能鼓动众类，磅礴群材，适使万殊区分，成之者乃一象也。

义曰：道之真一无色无声，众类群材资之以立。动者五灵毛羽鳞甲昆虫之属也，植者草木之属也。类者，状也。材者，质也。动植材类亿万不同，是万殊也。物虽万殊而长养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尔。经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万殊之物，可谓少者多之所宗也。

疏：众窍互作，鼓之者一响。原天下之动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离于至无至一者也。

义曰：众窍者，《庄子·齐物篇》南郭子綦谓子游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謦者，叱者，吸者，叫者，号者。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然则众窍之声大小万殊，所鼓之者一风而已矣。观天下之动用者，《易·系》曰圣人以见天下之动者，言圣人有其微

妙，以见天下万物动用，明天下万物生成，皆稟于淳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离于至无至一者也。

疏：且就车而论，则辕厢有质，车中空无也。车中空无，乃可运用。若无辕厢之有，则空无之运用息矣。车中若不空无，则辕厢之数皆为弃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

义曰：此覆释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辕厢之有，以成车中之空无也。

疏：万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粗喻之用无，明至无之利有尔。

义曰：万化流通皆稟道用。若无万化，道用不彰，亦犹辕厢为车之用，乾坤为易之韞也。车者常器，人所见焉。假此为喻，以喻妙道，故云粗喻也。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注：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为瓦缶之器者也。

疏：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书》云范土曰陶，此云陶匠范和粘土，烧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虚以用盛受物也。

义曰：和土为器，亦彰因有而用无。凡曰器用其形，万殊大小不同，方圆各异，或巧或拙，或贱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无之处尔。范土曰陶者，《尚书》之辞也。舜侧微之时，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是也。《列仙传》云：陶公与弟子师门，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升天矣。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注：古者陶穴以为室宇，亦开户牖，是故云凿尔。

疏：凿，穿也。门傍窗谓之牖。古者穴居，故《诗》云陶复陶穴，

谓穿凿穴中之土,以复覆其上,故云凿尔。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取其室中空虚,所以人得居处。庄子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蹊,谓争路也。《尔雅》宫谓之室。

义曰:《毛诗·文王之什·绵绵篇》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处于邠,以德化人,归之者众。狄人侵之,公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曰:狄人之所好者,欲吾之土地也。吾闻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遂策杖而去之。逾梁山而邑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焉。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妇居谓之家,未有寝庙,亦未有家室也。笺云:诸侯之臣称公曰君也。复者,复于地上。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窯也。此言其在邠创业之时尔。邠者,所封地名也。《易·系》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盖取诸大壮。以制造宫室,大壮于穴居野处之时,故云大壮。《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宫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后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黄帝之间也。《庄子·盗跖》谓夫上古之人夏棲木上,冬拾杼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宫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当其无,有室之用。妇姑勃蹊者,蹊,路径也;勃,戾怒也。《庄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则妇姑争路而行。妇合顺于姑,以为孝敬,今乃争路忿怒,是室中隘狭,无所往来以容其私,则反戾而斗争也。此谓室隘狭不空,则妇姑争路。心壅蔽不虚,则嗜欲交侵。《尔雅》曰宫谓之室,

室谓之宫，大小异制也。今则礼有降杀，圣人所居为宫，通众所居为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论语》皇侃疏云：堂之内隔为内外，分为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入室者，则堂为通称，室在堂内，复为分别矣。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注：有体利无以无为利，无体用有以有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将明至道之用约形质以彰，故借粗有之利无，以明妙无之用有尔。

疏：有之所利，利于用，用必资无，故有以无为利也。无之所用，用于体，体必资有，故无以有为用也。

义曰：夫道之无也，资有以彰其功，无此有则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资道以禀其质，无此道则物不生矣。物非道则不能生成，道非物则不显功用。亦犹车器室三者，皆取其因无以利有，因有以用无也。

疏：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系辞》文也。

义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虚无为，故处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禀质流形，故处乎下也。显道之用，以形于物。物禀有质，故谓之器。器者，有形之类也。圣人法道之用，制以为器，画卦观象以制文字，剡木为舟，刻木为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制以宫室，结为网罟，服牛乘马，负重致远，铸金为兵，揭竿为旗，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为器物尔。皆《易·系》所称。此乃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用。凡万物从无而生，众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后形，道在形之上，形

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谓之道，自形而下谓之器。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夫道者无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极，无故长存。世人修道，当外固其形，以宝其有，内存其神，以宗其无，渐契妙无，然合于道，可以长生尔。

疏：自无则称道，涉有则称器。欲明道用，必约形器以彰。虽借喻于三翻，终用无于一致尔。

义曰：至一至无，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约器明道，复借喻于车器室等谓三翻也。其用于无，皆一揆耳。圣人之理天下也，悬赏罚，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无端默为政，冲静率人，不言兹化，万物自理。虽有赏罚之科，制度之设，教令之行，上下之别，而不用之，亦可谓假其有而用其无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经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达妙门，不执言教，亦此义欤！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利有用无，相资故功立。此章明染尘逐境，驰骋即发狂。首标色声滋味，戒伤当所以为病。次云畋猎贪货，明逐欲所以焚和。结以圣人去取，示全真保性之要尔。○义曰：前章明利有用无。此章戒用之太过。色声之所以养耳目也，过之则盲聋。食味所以养身也，过之则为病。况复驰骋贪货，甚于三者之伤耶？且耳目口之所急待之以养命，不可去也，尚欲损而去之，驰骋贪货非性命之急，而欲害甚于声色味，而不能去，是迷之甚矣。老君明此，

使内去外损,以为理国理身之要旨尔。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注:目悦青黄之观,耳耽宫徵之音,口啖刍豢之味。伤当过分,则坐令形骸聋盲尔。

疏:五色谓青黄白赤黑,音谓宫商角徵羽,味谓甘苦酸咸辛。爽,差也。目视色,耳听声,口察味。伤当过分,则不能无损,故坐令形骸聋盲,爽差失味也。

义曰:五音者,按汉刘向曰:宫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发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五色者,按王叔师曰:皎皎练丝,得蓝则青,得丹则赤,得麤则黄,得皂则黑,而为五色也。目不见五色谓之盲。五色之设,本以彰五行之象,别尊卑之饰。玩而滞之,匪曰盲乎?耳不闻五声,谓之聋。五音之设,本以通天地之气,彰五行之声。悦而滞之,不曰聋乎?口不辩五味谓之爽。五味之设,本以彰五行之和,以养于人。美而耽之,不曰爽乎?姚信《士纬》曰:五音成而郑卫作,五色成而绮縠生。伤当过分,内以致疾;滞而不已,外以害德。虽不伤于视听,无废于饮食,其于滞著不移,亦同乎病也。《易》颐卦辞曰慎言语,节饮食,斯亦戒之旨也。《春秋》富辰谏周襄王曰:耳不能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昧,盲也。理国者滞于一隅,民必壅阏而成衅。理身者滞于一隅,气必愤薄而构病。所宜戒哉!

疏:又况耽滞代间声色诸法,不悟声色性空,岂唯形骸之有聋盲,此亦智之聋盲尔。

义曰：夫目悦妖丽之色，耳耽郑卫之声，口嗜珍鲜之味，则心有滞著不通，而流遁忘返。大则忘天地四时之序，次则违尊卑礼乐之伦，小则生侵袭怨争之祸。惟国惟家，皆失理矣。则自古及今，以色以声亡其家国者众矣。岂独末嬉、妲己、褒姒、丽姬而已哉！味之起争，亦有羊羹解鼃之祸矣。羊羹者，《春秋》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华元乐莒帅师以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将战，华元杀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预。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宋师大败。郑人囚华元，获乐莒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羽外，告而后入。见羊斟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牂奔鲁（叔牂，斟字也）。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小雅》所谓人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矣。解鼃者，宣公四年，楚人献鼃于郑灵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子公（名宗）、子家（名归生）将入见。子公之食指动（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鼃，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为难。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潜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子家权不足以御，子公惧潜而从弑，故书首为恶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初称畜老，仁也；不讨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于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实子公染指而成斯祸尔。复有滞金石之音者，不能听无声之声。耽

玄黄之状者，不能见无色之色。嗜甘辛之味者，不能知无味之味，自丧真道，以掇死亡矣。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注：驰骋代务，耽著有为，如彼畋猎，唯求杀获。日以心斗，逐境奔驰，静而思之，是发狂病耳。

疏：此言耽滞声色之人驰骋欲心，亦如畋猎，但求杀获，欲心奔盛，逐境如驰。静而观之，是心发狂病。

义曰：畋猎者，国之正礼也。时而行之则为礼，不时而溺之则为乱。亦犹人之四肢百体，屈伸动静得其宜则合于礼，违之则为狂矣。礼，天子诸侯每岁三畋，一为乾豆，祭祀宗庙也；二为宾客，交二国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时也。时而不畋则曰不敬，畋不以时则谓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俟农隙以讲武事也。獾未祭鱼，网罟不施于川；豺未祭兽，置罟不通于野；鹰隼未击，罝罗不张于林。修祭禽之礼，展三驱之仁，顺天时也。天子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猕；仲夏教茂田，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猕；仲冬教大阅，遂以狩。大司马以掌其事，山虞泽虞以供其职，盖以教武事、示民时也。则有不遵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时，十旬不返，驰骋莫已，遂为发狂。人怨国危，失礼致祸也。况人之心驰骋，逐境争奔，外溺声色，内伤神气，发狂于身乎？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注：性分所无，求不可得。妄求难得，故令道行有所妨伤。

疏：难得之货者，言人身材器为货。难得之货即性分所无，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矫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伤道行。

义曰：材器者，性分之货也。珠珍者，世间之货也。性分所无之货，矫窃即行伤。珠珍难得之货，贪求则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彼天常矣。人君贪求珍异，则下怨民残；理身贪求珍异，则行伤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倪者，天然之分也。庄子曰：始卒者若环，莫得其端，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齐，岂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疏：腹者含受而无分别，目者妄视滞于色尘。无分别则全和，故谓之滞色尘则伤性，故不为也。

义曰：不为目者，以其妄见妄视，滞于色尘，伤性乖和，圣人不取。为腹者，怀质朴，抱忠信，餐元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圣人之为。何者？目之视也，圣人为之方，故制礼经以检之。目无淫视，将入户，视必下，视瞻无回。其乘车也，立视五辔，式视马尾，顾不过毂，不妄指，不妄视，斯谨戒而敬慎也。不敬不慎者，理国则伤政，理身则伤性，圣人所以不为之矣。色尘者，有形可见为色，有染而不可见为尘。尘细色粗，皆妨于行。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内；次除其尘，灭心忘外。尘者染之于心，关之于念，即名为尘，故六根所起则为六尘。染六粗尘净犹有六细尘，染六细尘净复有六轻尘，染六轻尘净方契于道。见于无色，闻于无声，味于无味，入于无形，了于无为，乃谓之证道果也。

故去彼取此。

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视之目。

疏：彼目妄视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义曰：腹者容受而无情，故取之。目者触见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睿圣为本，理国之道，清净为基。其逐兽荒原，奔车绝𪔐，六龙逸足，万骑莫追，与雕鹗以争先，共熊罴而贾勇，日月亏蔽，旌旗纒纷，畋猎忘归，杀获无已，风雨恒若，宫室或空。此谓之发狂也。若复贵远方之物产，贪无用之土疆，嗜菽酱而讨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马，关塞有不归之魄，边城有怨旷之魂，天下流亡，户口灭耗，赫赫宗社，几陷寇讎。青史具书，百代为戒。曷若去彼取此，遵老君之明诰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三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疏：前章明染逐尘境，驰骋则发狂。此章明宠辱皆惊，贵身故为患本。首两句标宗以起问，次十句因问以明理，故贵下假寄托以结成。○义曰：驰骋贪货既戒于前，宠辱大患故明于此。凡情得宠则喜，遇辱方惊，殊不知宠有辱随，辱为宠末，祸福倚伏，宠辱循环。圣人了知，故宠辱皆惊，弃而不取。若外身抱道，方免宠辱之来。徇世贪荣，难逃福祸之至。非独爵位为戒，亦以天下为忧。故桎梏绂冕而糠粃亿兆。或不获己而处其位，则执谦为本，雌静为心。故申寄托之喻，用明安危之旨尔。

宠辱若惊。

注：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未忘宠辱，故须惊也。

疏：若，如也，言宠辱之惊相如也。夫操之则宠，舍之则辱，言人不能心齐荣辱，矜徇功名，执权既以为光宠，失位自惊于卑辱，光

宠则矜徇，卑辱则惊嗟。故陈戒使其若惊，欲令齐其宠辱。

义曰：圣人睿鉴，得丧混同，尚以死生为一条，岂复宠荣而辱惧，故戒之曰得宠亦惊。此则宠辱齐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惊者，宠为辱本，安得无惊。且人君富有天下，尊继百王，告类上玄，君临万有，亦当馭朽自戒，纳隍轸忧，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人臣之遭遇也，九迁三接之泽既已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长毂朱轮，气压伊臯，权倾卫霍，亦当夙兴夜寐，履薄临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貽覆餗矣。故令尹三已而无愠，考父三命而益恭，达其理也。夫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苟能达道，则富贵贫贱、宠辱得失无所惊也。《易·系》曰：吉凶与民同患，《正义》谓非独凶者人之所忧患，吉者亦人之所忧患也。何哉？既得其吉，又患失之，此亦宠辱若惊之旨尔。

贵大患若身。

注：身为患本，故矜贵其身，即如贵大患矣。此答云贵身如贵大患，而乃云贵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贵身即是大患，有贵即身是大患，故云贵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两句正标。

疏：贵，矜也。若，亦如也。身者祸患之源。夫耽玩声色，矜竞荣华，皆为有身，遂成患本。即贵其身者，复何贵乎？贵大患矣。即身是患，等无有异，未能无患，只为有身，即此贵身同贵大患。若能无患，亦复忘身。是知患犹贵生，身为患有，故云贵大患若身。

义曰：夫至人顺道，忘患忘身，内忘肝胆，外遗耳目，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此即有身亦犹无也，岂复忧其患乎？所以世人之身，内则饥渴苦恼，昼夜相攻，外则风寒暑湿，循环相害，

疼酸痛痒,声色繁华,嗜欲是非,利名得丧,六情中挠,万境旁牵,皆为患本矣。《西升经》曰身为恼本,痛痒寒温,意为形思,愁恼忧烦,吾拘于身,知为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是也。患随身立,身存则患生,宠与辱偕,宠极则辱至。老君恐世人不晓,故两举以明之,将细指陈,复下句发问矣。《列子·天瑞篇》云: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儿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婴儿,神专志一,德充气,和,善莫偕也。其在少壮,血充气溢,欲盛心侈,德殆衰矣。其在老耄也,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方于少壮,气已间矣。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反其极也。此四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惟得道者反之矣。理身之士,其自勖焉尔。

何谓宠辱? 宠为下。

注:前标宠辱如惊,恐人不了,故问何谓宠辱。夫得宠则僇盈,无不生祸,是知宠为辱本。故答云宠为下。

疏:前标宠辱若惊,恐人不晓,故设问云何谓宠辱,自答云宠为下。所以明宠为下者,夫恃宠则僇盈,僇盈即生祸,因宠获祸,则宠为辱本,故知宠为下也。

义曰:老君恐人未晓前义,举问欲以重明,既立问者之词,乃为对答之理。云宠为下者,辱因宠至,宠是祸阶,世人视宠以为荣,圣人观之以为下也。恃宠僇盈者,《春秋》隐公四年,卫公子州吁恃宠而好兵,其臣石碚谏卫庄公曰:臣闻爱子教之义方,不纳于邪。僇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夫宠者不僇,僇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鲜矣。公不听。明年,桓公立,州吁弑桓公,卫人杀州吁焉。是则因宠获祸,可谓宠为下矣。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注:宠辱循环,宠为辱本。凡情感滞,惊辱而不惊宠,故圣人戒云:汝之得宠,当如汝之失宠。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宠而惊惧也。故结云是谓宠辱若惊。

疏:得则为宠,失则为辱。若惊者,夫宠辱循环,宠为辱本。代间众生得宠则忻喜,得辱则惊惧。圣人戒云祸福循环,譬之糾缠,宠辱无定,岂可独惊?辱来既惊其祸患,宠至亦惊其僇逸,其惊相若。故结云宠辱若惊。

义曰:得宠不惊,得辱则惧者,常情也。宠至而惧其僇逸,辱来而知其祸患者,君子也。得宠而惊,日慎一日,即无祸患之辱矣。得宠不戒以僇以矜,必有危亡之辱焉。人君恃天之宠,不恤于人,则景命迁革矣。人臣恃君之宠,持权傲下,则刑悔将及矣。缠,索也。糾,结也。糾缠相循之貌也。

何谓贵大患若身?

注:恐人不晓即身是患本,故问也。

疏:恐人不晓,故设问以明。

义曰:亦如何谓宠辱之义。世人得宠而不思其辱,故辱至则惊。老君欲戒于恃宠之人,故重自发问尔。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注:身相虚幻,本无真实,为患本者,为吾执有其身,痛痒寒温,故为身患。

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为吾执有身相,好荣恶辱,辩是与非,不得则大忧以惧,心神内竭于贪欲,形体外劳于奔竞。茶然疲役,

非患而何？

义曰：荼，疲役也。吾，我也，指名身也。身相既有患累随之，势利相高，故好荣；防虑亡危，故恶辱。若夫强干人事，妄辩是非，得则懦侈以恣情，失则忧惊以损性。损性则心神内竭，恣情则奔竞外劳。或憔悴江滨，或栖惶泽畔，形疲心役，为患深焉。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离形去智，了身非身，同于大通，夫有何患？

疏：无身者，谓能体了身相虚幻，本非真实，即当坐忘遗照，隳体黜聪，同大通之无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荣辱之途泯，爱恶之心息。所谓帝之悬解，复何系于大患乎哉？故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庄子承答舜问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者也。

义曰：无身者，非顿无此身也，但修道之士能忘其身尔。《业报经》云：众生苦恼，常为有身，生死轮回，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除。太上曰：妄想颠倒，皆从心起。强生分别，系念我身。触境生迷，举心皆妄。以此流浪，沦乎生死。但当定志观身，尽皆虚假。既知虚假，妄想渐除。妄想既除，内外清静。自悟真道，谓之忘身。既忘其身，患累息矣。庄子曰：适来者，夫子时也，时自生耳。适去者，夫子顺也，理当死耳。安时处顺，忧乐不入。此达人之忘身也。幻者，假妄变化之谓也。真实者，契道之谓也。坐忘遗照者，安坐忘身之谓也。外忘万境，内息一心，心若死灰，形如槁木，不知肢体之有，不知视听之用，隳肢体黜聪明，遗形去智，以至于大通。通无不通，泛然无主，此达人之忘心也。颜回得之以告于夫子焉。如

此,则天地之大,吾不知也;日月之明,吾不有也。何荣辱爱恶之可滞哉?帝之悬解者,性命之情得矣,宁复系于大患乎?则无身无患,养生之要也。委和者,《庄子·知北游篇》承答为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顺也。言天地结气而生,气上气下曰顺尔。若身是汝有,美恶生死当制之由汝。今气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气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结而自成,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然中也。达此则近于道矣,何大患之可忧乎?

故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

注:此章首标宠辱之戒,后以寄托结成者。夫宠辱若惊,未忘宠辱贵爱,以为未忘贵爱,故以辱校宠,则辱不如宠;以贵方爱,则贵不如爱。惊宠辱者尚有宠辱介怀,存贵爱者未为兼忘天下。故初则使宠如辱,后欲令宠辱俱忘,假寄托之近名,辩兼忘之极致。忘宠辱则无复惊,忘身则无患本,忘天下则无寄托之近名也。

疏:言人君自矜贵其身,以为天下之主者,贵身则凌人,人故不附,可暂寄尔。

义曰:夫人君自贵其身而为天下者,必自尊自大,作福作威,以临于人,以肆其欲,穷华侈之饰,极奢丽之求。外则残物虐人,穷兵纵武,内则瑶台琼室,酒池肉林。敛天下之怨嗟,资一身之逸豫。尊其名号,深其沟隍。赏有台榭陂池,宿以妃嬪嫔御。不知人之离心离德,而欲为万世之基,沦灭不暇,若暂寄于天下尔。

疏:若自爱其身以为天下之主者,爱身则慈人,慈人则推乐,故可托身于万人之上,长为之主矣。

义曰:夫人君自爱其身而为天下者,必以恭以谦,以俭以约。

谦恭则怨敌不起,俭约则嗜好不行。无怨敌则人安,无嗜好则人富。如此内睦九族,下亲万民,远怀近悦,上下交爱,却千里之马,惜十家之财,菲饮食,卑宫室,外无征伐,境无劳人,享祚久长,可以永托于天下。

疏:然此一章首惊宠辱,结以寄托者,欲明惊宠辱不若忘宠辱,存贵爱不若忘贵爱,寄托天下不若忘天下。故为大患,为吾有身。惊宠辱则未能无我都忘,则百虑一致,矜有则万殊争长。故忘宠辱则无所复惊,忘身则无为患本,忘天下则无寄托之近名。然后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无为无不为,不德为有德矣。

义曰:身为患本,宠辱由身而生,能忘其身则忘宠辱矣。忘宠辱者宠至不喜,时之来也,辱至不惊,时之去也。不充诎于富贵,不陨获于贫贱,非至达之士,孰能与于此乎?忘身者身与道合,升为云天,与道无为,当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于此哉?忘天下者游心淡漠,冥神虚无,任物自自然而然,不以汨其虑,无私而天下理。然后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气无所滞,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功盖万国而不自已,化贷品物而不为有。无名无称,使物自遂。立乎不测而游乎无有,与万物为体而归乎虚无。故黄帝得之以登天,太皞得之以升玄,此圣人忘天下而至乎道也。太上之君、下知之臣解在十七章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四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疏：前章明贵身为患，令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无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于色声，次六句寻责必归于无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难测，后四句结引古以证今。○义曰：前示忘身忘患，为修证之基。此表非色非声，宣至道之妙。既视听之不得，乃混一以指。名虽皦昧难窥，随迎不睹，执之以理身理国，为成化之根源矣。

视之不见，名曰夷。

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视不可见。以其于无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

注：希者声之微也。道非声，故听之不闻。以其于无声之中独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搏，执持也。微，妙也。道无形，故执持不得。以其于无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视之者以色求道，听之者以声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声色形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谓之无。乃于无色之中能应众色，无声之中能和众声，无形之中能状众形，是有无色之色、无声之声、无形之形，故谓之夷、希、微矣。夷者，所谓

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声之微妙也。搏者，执持也。

义曰：目之所视者，但见平易而不能见道，道无色也。耳之所听也，但惟希寂而不能闻道，道无声也。手之搏也，但惟微妙不能得其形，道无形也。以神视之，见无色之色；以气听之，闻无声之声；以慧照之，识无形之形。而众色之具，众声之和，众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独能应众色，和众声，状众形，故强名之曰希夷微尔。道不可言，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强为之容，而非道也。庄子曰：无视之以目，而视之以神，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能以微妙而合于道矣。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注：三者将以诘道，道非声色形法，故诘不可得，但得夷希微尔。道非夷希微，故复混而为一也。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诘，责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难名，色声形法，焉得诘责？欲以色声形诘，但得夷希微尔。谓夷希微，则三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声形等，则夷希微复混同为一矣。

义曰：夷希微三者，假标以名道，亦皆无也。三者凝化为三境，次为三界，下为三才，明为三光，于身为三元，于内为三一，皆大道分精运化之所成也。混而为一，复归于妙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宝君之祖气所凝，其色青黄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气，乃诸天之祖宗，万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统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统九真，无色界四天以统九圣。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冲虚真经》云：清浮之气为天，浊滓之气为地，冲和之气为人。谓之三才也。

三光者,太阳之光为日,太阴之光为月,日月之余光为星辰,谓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脑为泥丸宫,以主上元;心为绛宫,以主中元;脐下为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尊神各统阴阳,万二千神气以养于人。三一者,上元所主谓之元一,中元所主谓之真一,下元所主谓之正一。三一元神主运气固精,宝神留形。上清有回风混合,修三一之道。昔黄帝以宁先生所教,诣峨眉山,谒天真皇人,以受之,遂精思千日,与三一上真,统三万六千神,乘黄龙而升天矣。天浮于上,地结于下,人生其中。三者互相生化,未始有极。列子云:天积气也,地积块也。日月者,气中有光耀也。三一乃有中之无,三元乃无中之有,以有无相感,而为精神气。三者共生于人,故世人得之则生,失之则死。神者天之阳气所生,人之动静对答、运用计智是也。精者地之气,百谷之实,五味之华,结聚而成是也。气者中和之气也。道一妙用降人身中,呼吸温暖以养于是也。三者混合而成于身,是谓混而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于上非上,在上亦不明,于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质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则明,在下者则昧。惟妙本恍惚,不可定名,则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

义曰:其为明也,必皦然在上,谓积阳也。其为暗也,必昧然在下,谓积阴也。阴阳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则有形有质,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处于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阳也;处于下不昧然而暗,

道非阴也。故曰非阴非阳，而能阴能阳，不可以定相睹，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宁，是能下也。阳得道而能动，是能明也。阴得道而能静，是能昧也。故为天下之至赜。《易·系》曰：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万事之至极精妙，谁能参与于此也？

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注：绳绳者，运动不绝之意。不皦不昧，运动无穷，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复归于无物矣。

疏：绳绳者，运动不绝之意。妙本生化，运动无穷，生物之功，强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寻责不得，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复归于无物。

义曰：道惟妙本，生化万殊，运用生成，绳绳不绝。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无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为有，是无物也。物者象也。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注：是谓无形状之状，无物质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无。无有难名，故谓之惚恍。

疏：状，形状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无形质，而万化资稟，品物流形，斯可谓有无状之形状，有无物之物象，不可名之为有，亦不可格之于无。无有难名，故谓恍惚。

义曰：道以生育，动植成形，故能于无状之中成其形状，无物之中作其物象。谓其无也，则状象资生；谓其有也，则杳冥难睹。非

无非有,为恍惚焉。恍惚者,非有非无之谓也。《易》乾卦彖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品类之物,流布成形也。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注:无始故迎不见其首,无终故随不见其后也。

疏: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随之者不得其后。无首则无始,无后故无终。无始无终,故非随迎所得。

义曰:至道独立,无始无终,既非前后可穷,莫得随迎之所,故曰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生于末代而不为少,先万物而不为始,后亿劫而不为终。由此而言,岂随迎得也。况充塞天地,周遍虚无,无处无道,无往无来,不今不古,何者为始,何者为终,固非先非后矣。凡物有往则随之,有来则迎之。道无来往,非随迎可求矣。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执古无为之道,以御今有为之事,则还反淳朴矣。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无为道化以化人。故戒云今能执守古之所行无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为之事,则不言而化也。

义曰:御者,制也。古之化者无为无事,今之化者有体有名。无为故易理,有体故难化。若今之帝王执用古之大道无为以理,自速太平也。玄古之君,上德不德,是为无为也。季叶之化,约名约器,是有为也。以无理有,庶可向方。以有制有,乱兹兆矣。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谓道化之纲纪。

疏:前云执古之道,将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无为而理,当抱守淳朴,爱清爱静者,是知为

理道之纲纪。

义曰：恐帝王难于用古，不遂执行无为，故重举斯文，再加勉励。能知无为易化，古道易行，弘之在人，岂惟浇淳之异？理道纲纪，其在兹乎？故曰引其纲，万目张，引其纪，万目起。理身理国，亦犹此欤！爱清爱静者，《太玄经》之辞也。理国执无为之道，民复朴而还淳。理身执无为之行，则神全而气王。气王者延年，神全者升玄，理国修身之要也。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疏：前章明妙本无象，则在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首标古之五句，明善为所以微妙。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难明。孰能下两句，表进修之徐生。保此下终篇，结证成而不滞。○义曰：将明前章执古之妙，再叙古之为道之人德行周深，广加喻说，或豫兮犹兮而畏慎，或俨兮涣兮而卷舒，或敦兮旷兮而深广，或浑兮静兮而清浊。随机应变，其德如斯。人能体而用之，必无盈满之失矣。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注：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为事者，于彼微言妙道，无不玄鉴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识知矣。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为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达，体道了言，涣然无滞，而其宇量冲邃，不可识知矣。

义曰：士者，指古昔有道之人也。有道之人行道之行，凡有所立，在野在朝，皆谓之士。刻意尚行，离世异俗，此山谷之士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此平世之士也。语大功，立大名，正君臣，明

上下,此朝廷之士也。就蓺泽,居闲旷,钓鱼避世,此江海之士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理,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者,为道之士也。前之五士,其用可测,其事可涯。唯为道之士,道微妙,应变玄通,其用冲寂,难以智察,无不无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是不可识也。

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注:夫惟德量难识,故强为容状,以明之下文也。

疏:夫惟善士,虽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发于天光,德量难窥,故强为容状,且求委顺之迹,将以引化凡愚。

义曰:善为道之人,正其身而人化,正其行而人随,睹其德容,物自开悟。德宇泰然而定,其所发明者,天光也,非人曜矣。天光自发,则人见其人,物见其物。物各自见而不见彼,则德宇泰然而定,不可窥量。示委心顺物之方,为化俗引凡之行。故庄子承答舜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顺也。

豫若冬涉川,

注:豫,闲豫也。善士于代间法如涉冬川,众人贪著故畏惧,今我不染故闲豫。

疏:豫,闲豫也。若如冬川,喻代间爱欲所以陷溺众生。善士虽处代间,不为爱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闲豫。所以闲豫者,冬冰坚壮,无陷坠之忧尔。

义曰:疏解以闲豫无忧,冬川可涉,坚冰不能陷,爱欲不能侵,以喻善为道之人。此圣旨也。夫豫之言疑也,犹豫皆疑难之象尔。

乱流而渡深曰厉，浅而揭，由膝以上为涉。冬月涉川，寒沍侵骨，将为涉者，固亦疑难，冷既伤心，冰仍痛足。至人睹世俗贪求之事无益于身，如冬涉川，有疑难也。且代之爱欲，逐境生迷，万绪云蒸，千途蜂起，功名声色，争先锐进之心，厚利丰财，竞起贪求之迹。或烹燔取乐，或伤杀恣情，投身于爱欲之川，随流不返，溺性于漂沉之浪，有去无归。岂独冰痛为难，抑且报应明验。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速营求，有水陆邀劫之报；凌抑于人，有忿争刑网之报；上网于君，有诛殛丧家之报；下虐于民，有召寇起讎之报。况于伤生害己，破国亡家之甚乎？至道之人，知此为忧，故设涉川之喻，斯为至戒，信可宝焉。

犹若畏四邻，

注：犹豫，疑难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闲豫，及观行事甚疑难。如今代人惧邻戒也。

疏：犹，疑难也。夫善士无爱欲，故多闲豫。及难其行事，举动施为，恐不合道，故多疑难。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邻之知，而加戒慎。

义曰：犹，犬也。垆右之人谓犬为犹。亦云古有良犬，其名曰犹。言犬随主行，必豫于其前侦逻，疑有善恶，须复来报其主，故云犹则多豫。狐则多疑，故言狐涉河冰，听其下流水声绝，然后敢渡。今北人渡河冰，见有狐迹，则车马于冰上无所陷矣。此则犹豫皆疑难之象也。且常人不知修道，恣欲任情，无惧无疑，动貽陷溺。为道之士知爱欲而不为，若冬将涉川，有凝沍之忧，畏居将为事，惧邻里之闻知。既暗室不欺，每属垣为戒也。此为道之行也。夫人为恶于幽暗者，鬼神知之。为过于明显者，邻里知之。得无戒慎矣？

《论语》曰：毋与汝邻里乡党乎！此言十家为邻，五邻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也。

俨若客，涣若冰将释，

注：虽则俨然若客，无所造为，而不凝滞于物，涣然若春冰之释散。

疏：善士于爱育无所造作，如客对主人，但俨然肃敬尔。虽于爱欲如客对主，而为善之行不凝滞于物，涣然若春冰之释散，无留碍尔。

义曰：俨，肃敬也。涣，散也。释，解也。出门如见大宾，言主之敬客也。俨兮其若客，言客之敬主也。宾主尽敬，各慎礼容，世之常也。至人静默，戒慎检身，常如对主之恭，固无肆情之欲。为善不滞，散释变通，若泮春冰，岂复胶固矣。

敦兮其若朴，

注：虽涣然冰释，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质朴无所分别矣。

疏：敦，敦厚也。朴，质朴也。言虽不滞于物，而绝浮竞，其德行敦厚，若质朴无所分别。

义曰：至人也，外虽散释通变，纵横顺物，内则温柔敦质，凝寂其心，故无纷竞之伤，自得恬和之趣。

旷兮其若谷，

注：其德量旷然宽广，无不舍容，有若彼空谷矣。

疏：旷，宽也。言善士怀道抱德，宇量旷然，宽大于物，悉能含受，如彼虚谷，无不包容。

义曰：德既敦实，量乃宽弘，善恶无所不容，是非固当无挠，旷

然吞纳若虚谷焉。

浑兮其若浊。

注：和光混俗，若浊而清。

疏：善士心照清静，而能容物，和光同尘，不自殊异，浑然如浊，物莫能知。

义曰：水之清也，能鉴物之善恶，而物亦测水之浅深。及其秋潦，乍兴浊波，初鼓澶漫也，牛马莫辩汹涌也。深浅难知，望之茫然，诂可揭涉？至人和光接物，混迹随流，不显其机，有同浊水，其容可见，其迹难窥。人君理国乘时，在于明德，不为察察之政，示以淳淳之方，使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斯为道化，善莫大焉。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注：孰，谁也。孰能于彼混浊，以静澄止之，令徐徐自清乎？

疏：因上文云若浊，便举水之澄清，以况善士之心无挠，则自然静止。故云孰能于代间爱欲混浊之中，而以清静道性静止之，令爱欲不起，亦如水之浊而澄静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谁也。

义曰：至人外示混浊，将明不异于常。内本澄清，固亦常同于道。亦犹水之浊也，而清明之体常存。心之清也，浑浊之尘不杂。若世人能澄其尘染，净彼心源，如水可以徐清，自入至人之境。老君愍世之耽欲，念俗之浇浮，争投迹于爱欲之津，竞锐意于利名之浪，浑是非之浊，溺生死之河，不务竞修，谁为拯拔？演兹法喻，用救迷途，善趋澄炼之门，冀速清虚之道。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注：谁能安静于此清以久，更求胜法，运动修行，令清静之性不

滞于法，而徐动出也。生犹动出也。

疏：此教法无滞也。谁能以清净之性静止爱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于此清，而以久滞，滞则非悟，未名了出，当须更求胜法，运动精修，为道既损之而又损，按行亦次来而次灭，则清静之性不滞于法，而徐徐动出也。

义曰：大道好生，诱人垂法，千门炼性，万行修心，因悟乃修，因修乃证。修证之理，泛举其纲，则有吐纳元和，咽漱云液，茹松食栢，绝粒饵芝。或隐朝上清，密伺玄斗。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阴鼎阳鑪，五华九转。或素文丹篆，檄召鬼神，金钮青丝，质盟天地，则有正一道德，升玄洞神，灵宝明真，三清众法，并革凡登道，证品升真。又有奔二景，朝五辰，据极攀魁，骛纲飞纪，吞日咽月，制魄拘魂，八道望云，九真受事，升玄卧斗，方诸洞房，左右灵飞，阴阳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真，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黄阙，绛景朱婴。紫虚南岳之篇，青童东海之诀，内视五藏，下制六天，导引吞符，御风养气，腾举之道溢于真经。或修励一门便可得道，遂能拔玄祖于长夜，飞我身于太虚，瞬息而历九陔，那惭若士，顾面而周六合，岂让鸿蒙？而世之大迷不能耽味，即曰神仙之事非积学可求。又云得道之人皆有寿限，运终数尽还至沦滑。殊不知得道者自仙登真，从真证圣，登圣极果，与道合真，无寿考之期，无终尽之数，斯须而经亿劫，指掌而越万天。《文选》曰：少别千年，暂游万里。《步虚词》云：八天如指掌，六合何足辽。皆其事也。但修之既契，即忘其修，旋修旋忘，无所滞著，即为妙矣。夫法者，所以诠道也。悟道则忘法。言者，所以观意也，得意而忘言。若滞于法，则道不能通。

滞于言，则意不可尽。故令于法不滞，转更增修，于言不滞，旋新悟入。次来次灭者，《西升经》云：子能按行，次来次灭。此喻小乘有为之法，以教初门。既得其门，渐以中乘之法，以熟其行。既熟其行，乃以大乘之法，令忘其执，则目凡而得证，累证而阶圣，虽仙真圣果二十七品，而所修之行不可执滞。斯谓徐生徐清、次来次灭之旨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当须无所执滞。若执清求生是谓盈满，将失此道。故云不欲盈尔。

疏：滞法安清，是名盈满。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当须无所滞著，得无所得。今复滞清求生，是伤盈满，盈满则妨道。故云不欲盈。

义曰：能明次来次灭之法，是得徐清徐生之要。保此要旨，不滞满盈，当契下句之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满之人，故能以新证之行为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滞著。

疏：夫能无欲凝滞，以至无为，于法无住，不盈满者，常以新证之法为弊薄，更求胜致，不以为新成而便滞著尔。

义曰：既了旧法，又证新法。谓自小乘入中乘道也。中乘之道或权或实，犹滞于修。又舍此权实有修之门，求入大乘无为之趣。若执于修著，不悟无为，是曰新成。还为盈满，故当损之又损，阶粗入妙矣。其于国也，则古之圣主贤臣，谓之善为士者，玄通道德，德

不可称。犹复如冬涉川履冰为惧，畏邻表戒，若客无为，通变从民，屈伸不滞而冰释，含容若谷，怀抱朴素。以训人政昏昏而外浊，心明明而内照，无满溢骄盈之变，守弊薄不新之规，祚必延洪，人其清泰。淳古之迹，复何远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五

致虚极章第十六

疏：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此章明守静之人必归根而复命。复命为知常之要，守静是致虚之由。文相次以转，明理同归于用道，故知常则明了，行道乃久长。○义曰：保道运修，前章得徐清徐生之用，致虚内守。此章明归根复命之常。虽公正以为王，必法天而体道，体道则久，故无殆危矣。

致虚极，守静笃。

注：虚极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禀虚极妙本。及形有受纳，则妙本离散。今欲令虚极妙本必致于身，当须绝弃尘境染滞，守此雌静笃厚，则虚极之道自致于身矣。

疏：虚极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禀虚极妙本，是为正性。

义曰：虚极者，妙本之道也。人之受生，禀道为本。所禀之性，无杂无尘，故云正也。既生之后，其正迁讹，染习世尘，沦迷俗境，正道乃丧，邪幻日侵。老君戒云修道之士当须息累欲之机，归静笃之趣，乃可致虚极之道尔。笃，厚也。

疏：及受生之后，六根受染，五欲奔竞，则正性离散，失妙本矣。

义曰：禀道之性，本来清静。及生之后，渐染诸尘，障翳内心，

迷失真道。六根者，一曰眼根，能见诸境。二曰耳根，能闻诸声。三曰意根，能生攀缘。四曰鼻根，能辨香臭。五曰舌根，能知诸味。六曰身根，能生诸恼。以此六种，生诸罪因，展转相生，障弊真性。喻如草木，结花吐实，相生不穷，寻其所起，不离六种，如根生物，名曰六根。五欲者，眼欲诸色，耳欲诸声，鼻欲诸香，口欲诸味，心生众欲。障弊五情，烦恼萦缠，皆由此起。内心悦慕，谓之爱。外境著心，谓之染。因境生心，谓之欲。制止不已，谓之奔。意想交侵，谓之竞。正性流散，随念生邪，以生邪故，乖失正本。

疏：欲令虚极妙本必自致于身者，当须守此雌静笃厚性情而绝欲，无狭而不厌，则虚极妙本自致于身。

义曰：随念生邪，既云失道，欲其妙道却复于身者，当须守雌柔贞静之行，笃厚恬和之性，以制其情。情者，末也。性者，本也。自性而生情，则随境为欲。自情而养性，则息念归元。归元则五欲不生，六根不动，无厌其气，无狭其心，则妙本之道自致于身矣。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德经》第三十四章之词也。《西升经》曰：心之虚也，则和气归。

疏：亦由水之流湿，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来，如《春秋》致师之义。

义曰：水流湿，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词也。言水火二者无情之物，而以形气相感，水流其地，先就于湿，火焚其物，先就于乾。无识无情，犹感应如此。况虚心静虑，而不能致道乎？固可不求而道自至也。致师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国人大临，楚庄退师。郑人修城。围之，三

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王既而许之产。潘尫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敖郕之间，楚庄乃求成于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欲单车挑战，示不欲和，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麾累而还。乐伯曰：致师者，左射之以藪，代御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斩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乐伯左射马，右射人，逐不能进。时魏錡、赵旃有憾于晋，请使于楚，皆欲晋败。彘子又不设备，战于邲，晋师败绩焉。以此致师，师必成敌。亦犹以静致道，道必可求也。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注：老君云何以知守此雌静，则能致虚极乎？但观万物动作云为及其归复，常在于静，故知耳。

疏：此明守静笃必致虚极之意。夫万物万形动作不同，观其归复常在于本。

义曰：物虽动作万殊，必复归其本。人能虚心念道，道必集其虚，故戒令虚心，以念于道也。

疏：《易》曰：雷在地中，复。复者，反本之谓也。故静则归复，动则失本。

义曰：《易》复卦《象》曰雷在地中复者，雷是动物，复卦以动息为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动息之义，以复其本也。万物并作者，动也；以观其复者，息也。当息而动，当动而息，则失其本矣。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注：又云所以知万物归复常在于静者，为万物花叶芸芸，生性皆复归于其根本。或有作云云者，云云，动作也。言夫物芸芸动作者，及其归复，皆在于根本尔。

疏：此举喻明观复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气而生也。今观万物花叶芸芸，乃其生性，皆复归于其根而生。

义曰：芸芸，茂盛貌也。百草众木，芸芸茂盛，及其枯落，则各归其根，而更生茂盛动作也。归根，复息也。物理皆然矣。人禀道而生，本源澄静，既生于世，利欲所牵，妍丑盛衰，富贵贫贱，万途千虑，劳性役神。或转地回天，有非常之势；或立功懋绩，有不世之名；或扛鼎拔山；或伸钩索铁；或轻车肥马；或高盖朱轮。权倾于许史金张，荣迈于五侯七贵。芸芸之盛，固不可偕。及其数极势移，俄为丘垅。此以归其根而静矣。若能厌弃荣禄，了悟浮华，虚心谷神，静虑思道，岂不能致道哉？

疏：虚极妙本，人之所禀而生也。今观性欲熙熙，能守静致虚，则正性归复命元而长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释之。

义曰：熙熙，佚乐之貌也。人之情欲熙熙，如华叶茂盛也。茂盛则不久枯落，熙熙则必致伤生。故令去欲闭情，以复于道。云云者，或为众多之貌尔。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注：花叶者，生性归根则静止矣。人能归根至静，可谓复所禀之性命也。

疏：物归根则安静，人守静则致虚。木之禀生者根归根，故复命之人禀生者妙本。今能守静致虚，可谓归复所禀之性命也。

义曰：物以茂盛为动作，凋落为归根；人以逐欲而动则迁情，息

念而静则合道。迁情则流遁,合道则还元。所以静而致道者,是复归所禀妙本之性命也。

复命曰常。

疏:能守雌静笃厚,以致虚极妙本。致虚则复命,可谓得常矣。

义曰:去情欲守冲和,复契章首致虚守静之教,则得其常矣。

知常曰明。

注:守静复命可谓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穷凶必然矣。

疏: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谓无恒。不恒其德,穷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义曰:常者,垂久不移之义也。天地日月得常,而清宁久照。人君理国得常,而贞正无为。人能守常,则终始不易。故常者,道德之纪也。去欲守静,复命得常,可谓照明了达矣。反于此者,乃是妄作非道,故致灾凶。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常也。处不得中,进退不定,虽在恒中而乖恒体,实可耻恶,故曰或承之羞。《彖》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知常容。

注:知守真常,则心境虚静,如彼空谷,无不含容。

疏:知常曰明,明则鉴物,物来必应,无不含容。故曰知常容。

义曰:恒常其德,即有所容,此反契前《彖》词之义也。得常体道,玄鉴无遗,应物顺常,含弘光大也。

容乃公。

注：含容应物，应物无心，既无私邪，故为公正矣。

公乃王。

注：能公正无私者，则为物所归往。

疏：能含容应物，乃公正无私，则天下归往，是为王矣。

义曰：知常顺道，故能公正，而为王也。有道之人，不言而自化，不召而自来，故天下归往也。王者以物归往为义。

王乃天。

注：群物乐推，如天之覆，则与天合德矣。

天乃道。

注：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疏：惟天为大，惟王则之。其德同天，而无不覆，故曰王乃天。

王德如天，则无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

义曰：以物归往，乃可配天。子育万方，告类上帝。法天广覆，法地无为。王以法天，天以法道也。

道乃久。

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殁身不殆。

注：同天行道，则终殁其身，长无危殆之事。

疏：言守静致虚，归根复命，其德如此，可以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乃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泽之如雨，望之如春，故终殁其身，复何危殆之事，故曰殁身不殆。

义曰：此教人君积德之谓也。人君虽承平御极，握纪临人，若乖道德，岂能长久？所以先虚其心，次守其静。虚静致道乃复于常，而能公正无私，人所归往，应天合道。行道化人，道化大行，天下欣戴，故能运祚长久，不殆不危，如日之照临，如天之覆育，如雨之润泽，如春之温和，虽终歿其身，盛德不泯。如今之歌咏尧舜，鼓舞羲农矣。戴之如天，就之如日者，尧之德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六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疏：此章上论淳古之风，下逮浇漓之俗，欲明失道之渐，将辩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静则致虚，此章示无为则复朴。朴散则亲誉遂作，无为则谓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专此不言之教。○义曰：太古上古无事无为，君任自然，人怀大朴。太古者，乃天地之初也。列子云：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故有形生于无形。则天地之前有太易，未见气也；有太初，气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质之始也。通谓太极，故云五太者，即太古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混沌，言万物相浑沌而未分判也。既而浑沌分判，轻清为天，重浊为地，而上下分焉，阴阳定焉。人禀天地阴阳冲和之气，居于天地之中，日月照之，气象成之，阴阳辅之，寒暑循之，与天地并号为三才。则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迭理其化，司牧于人，此谓上古也。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而展转生化。初以道德，次则仁义，故亲誉畏侮，恩信不孚，须资复古之风，冀返淳和之化。《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王欲以狄师伐郑，富辰谏曰：太

上以德抚民，无亲疏也。其次亲亲，以相及也。言先亲以及疏，推恩以成义尔。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为之迹，故人无得而称焉。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谓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时生育之义，不知何以称其德，是故云下知有之。

义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至高至大，以表其名。上古之君无有谥号，行淳厚之化，以化于人，任物无为，不言而信，不施典法，以荡物心。故臣下知其上有君，而不闻其教令。其卧居居，其起于于，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山无蹊隧，泽无舟梁，耕而食，织而衣，四时自行其上，万物自行其下。至德玄远，不可名称，故曰太上。或云上古太古之君者，昔有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陆氏、丽连氏、轩辕氏、赫胥氏、无怀氏、昊英氏、尊卢氏、葛天氏、阴襄氏、祝融氏、列山氏、伏羲氏、神农氏，皆结绳无为之代。黄帝乃垂衣裳，造书契，有作有法，渐以化民矣。三皇者，以道理人，无制令，无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帝。所以三古异宜，步骤斯变矣。太上之化，不其远欤！

其次亲之誉之。

注：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见故亲之，功高故誉之。

疏：太上之君歿，黄帝尧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亲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誉之。亲誉生前人之迹，矫徇为后代之患。

义曰：誉，褒美也。矫，妄也。以身从物曰徇也。歿，死也。谓前太古上古之君相次死歿也。作，起也。黄帝者，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也。姓公孙氏，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母有乔氏，曰附宝，见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黄帝生焉。神农德衰，蚩尤暴横，诸侯侵伐，黄帝修德，振兵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天下尊之，立为天子，曰黄帝焉，以代神农之位。师广成子于崆峒山，问理国之道，取天地之精，以养兆民。造书契，服牛马舟车，杵臼宫室，弧矢调律吕，铸鼎制琴。其所居有缙云之瑞，或号缙云氏，以云纪官。礼乐既作，其臣大挠造历，容成造算，仓颉造文字，风后造五兵，而万虑兴焉，名迹显焉。帝乘飞龙周游四海，名山大川，皆有其迹。于是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龙垂胡髯而下迎之，黄帝乘黄龙而升天。其大臣同升者七十二人，其小臣有攀断龙髯而堕，抱帝之弓而号，故号曰鸟号弓。其升天处，今在虢州阌乡县皇天原，亦名鼎湖是也。帝尧睦九族，亲百姓。师务成子，定岁时，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师尹寿子，以孝德彰闻，代尧为天子，其解具在第三章中。言黄帝尧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亲其德而誉其功，乃真亲真誉也。非黄帝尧舜使民亲誉，而民自亲誉之。后代则不然，覬觎前迹而有矫亲矫誉，所以矫窃之患生之矣。

疏：故《庄子》曰：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尧舜之间。何也？以其迹存乎千岁之后故尔。

义曰：亲誉之迹起于黄帝尧舜，千载之后人慕其迹，而生矫徇。《庄子》庚桑楚谓其弟子曰：夫尧舜又何足以称扬哉？以其揖让相

禅,而后世法也。且举贤则人相轧,任智则人相盗,固不足以厚民。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昼为盗,日中穴坏。大乱之本,必生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此言尊贤任能,遂至大弊,更相蚕食,起自唐虞之间。人矫徇不休,失其真性,故至于大乱也。

其次畏之侮之。

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则驱以刑罚,故畏之。怀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疏:黄帝尧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迟,严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议罪而求功,上赏奸而生诈,相蒙若此,可为寒心。

义曰:尧舜既歿,三王继之。三王者,夏殷周也。夏禹姓姁名文命,高阳氏之孙也。母曰修己,于石纽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鸡子,吞之而孕,生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为治字。禹父鲧为尧治水九年,绩用不成,舜殛鲧于羽山,举禹代父,使之治水,通九江,濬百川。百谷既同,四海无壅,手足胼胝。凿龙门,辟伊阙,濬九河,所经者七百余国,乘四载而奠名山大川,靡不周遍。其为人也,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师真行子,得太上灵宝五符,檄召鬼神,移山寨川。治水既毕,天锡玄珪,以告成功。舜遂禅位,作九鼎,立九州。五岳名山,皆刻石科斗篆文,以表其高下。在位四十一年,年一百岁。子孙十六代,都平阳,起癸亥终己巳,四百八十七年。禹既禅位,自以德不及尧舜,去帝称王,即三王之一也。其后夏桀无道,殷汤以诸侯起兵伐桀,而代其位焉。殷汤,契之后

也,黄帝十七代孙。子名履,一名天乙,佐夏征葛伯有功,开三面之网,归其仁者三十六国。夏桀暴虐,天下叛之,汤征桀于鸣条之野,放之于南巢,有白狼之瑞。师锡则子,以伊尹为相,大旱七年,以身为牲,天乃大雨,四海美之。在位十三年,年一百一十九岁。子孙二十一代,三十王,都于亳。起庚午伐桀即位,终乙酉年纣灭,周兴,共六百五十六年。三王之二也。其后殷纣无道,断朝涉之胫,剖比干之心,置炮烙之刑,剝剔孕妇,天下叛之。周西伯以丁卯年霸于邠岐,武王以己卯年嗣位,至乙酉年代纣于牧野,克之,遂兴周业,而代殷位焉。周后稷之后,姬姓,后稷名弃。母曰姜嫄,帝窖之元妃,出野见巨人之迹,悦而践之,感而有孕,期年而生,以为不祥,弃之陋巷,牛马避之,迁于冰上,蜚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而养,因名曰弃。为儿时吃,好相地之形,善耕农,帝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封于邠,号曰后稷。其十世孙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戴之。亶父娶大姜,生季历,季历娶大任,生文王昌,昌为西伯。殷纣疑其贤,囚于羑里。其臣闳夭求有熊之马、有莘之女、异方珍怪,以献于纣。纣赦西伯,赐以弓矢斧钺,得专征伐。师老君于岐山之阳,鸛鷖为瑞。天下之人归周德者,三有其二焉。西伯以丁卯年受弓矢之锡,当纣二十一年也。武王以乙酉年克纣,正位,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于华山之阳,倒载干戈,示不复用。有乱臣十人,而天下大理。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孙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终赧王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三王之三也。五霸者,在三王之内,诸侯之间,以兵服四方,为盟会之主,内扶天子,外威诸侯,以礼乐征伐权于当代,不及于王,故

谓之霸。夏之霸者，有昆吾，黄帝之后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豕韦，帝尧之后也。周之霸者，有齐桓，僖公之庶子，名小白，鲁庄公九年立，管仲相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襄王之时也。晋文公者，献公之子，名重耳。母曰狐姬，以鲁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公四年避骊姬之祸，奔于齐，历曹、卫、陈、楚、郑、秦诸国，凡十八年。秦伯以师纳之于晋，周襄王加九锡，赐彤弓、彤矢、圭瓚、柎鬯，得专征诸侯，教民二年，欲用之。子犯请教之以义，于是出定襄王，入务利民，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礼，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言其能任礼智，征伐以取霸。盛兴兵得众盟谓之霸。霸者，把也，谓把揽英雄，以致强大也。夫仁义礼智，征伐之道也。严刑以束人心，峻法以钳人口，法愈细而民愈乱，网愈密而罪愈多，祸起而不知，奸生而不悟，上下相诈，故或畏之，或侮之。有道之士见其危迹，为之悚栗，所谓寒心也。《冲虚真经》孔子对商太宰曰：三皇善因时，顺物而理。五帝善任仁义，彰善而成功。三王善任智勇，智以决之，勇以行之。五霸善任机权，因势以制宜，托机以成务，而犹检之以礼，约之以信。礼信或亏，即霸道隳矣。

信不足，有不信。

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疏：此覆释畏之侮之。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为君信不足于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尔。

义曰：言著而不欺曰信。赏及无功，罚及无罪，则为不信。教令失信，民得欺之矣。形曲则影邪，源混则流浊，上行下效，其应若斯。《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郑，及栎，郑大夫子良曰：楚晋不务

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陈郑服也。此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犹其贵言。

注：亲之誉之者，犹君有德教之言，故贵其言，而亲之誉之也。

疏：此覆释亲之誉之也。百姓所以亲爱君之仁善，称誉君之功业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贵重君之言而称誉之尔。古犹字与由字通用。

义曰：君教令不一，民畏侮之。君教令仁善，民亲誉之。《书》曰：民靡常怀，怀于有仁。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讎。故贱其苛暴之令，而贵其仁善之教。犹者，尚也，从也。古文或少，故通用之。

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

注：功成而不执，事遂而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谓我自然而成遂，则所以太上下知有之也。

疏：此覆释太上下知也。夫淳朴不残，孰为牺樽，道德公行，亲誉焉设。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适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为自然合尔，不知所以亲誉报施也。

义曰：首标太上之化，次述浇淳不同，末以此句覆释太上无为之理。当太上之代，窳地为樽，抔（抔，步侯反）水而饮，不亲其亲，不子其子。上有生成遂长之功，不矜于下。下见物得其所，不知上化所为，以为自然而然也。淳朴不残者，《庄子·马蹄篇》曰：淳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情性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梁书》

刘香答沈约曰：古者彝器皆刻木为鸟兽形，凿顶及背，以出纳酒。魏朝有人于鲁郡野中耕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塚，得二樽，形亦为牛。乃知皆古牺樽之制也。夫太古上古之时，大道之行，上德不德，人知其上有君长焉。中古之时，大道既隐，仁德可见，恩惠及人，故有亲誉之美焉。下古之衰，道德皆隐，教令郁兴，信义漓薄，其上失信，下则以不信应之。故见其峻令则畏之，闻其失信则侮之。老君所戒，欲使后代帝王弃礼智之末迹，慕道德之古风，遗功忘名，复归大朴矣。亲誉者，有仁爱之迹，则亲之；有美善之迹，则誉之。报施者，上加其恩曰报，下立功劳曰施。《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使狄伐郑有功，富辰谏王曰：报者倦多，施者未厌。言施功劳也，有劳则望报过甚也。此为周王怨郑，使狄伐之，狄有功而王欲以其女为后，大夫富辰谏王之辞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周易》之辞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七

大道废章第十八

疏：前章明步骤殊时，道存故淳朴不散。此章明风俗颓靡，道失则仁义遂行。秃施髡而病求医，虽云由愈数米炊而简发栉，何其伤性。故直举八句，将以明其积弊，冀速返于淳古也。○义曰：前以淳朴渐散，浇薄继生，原其浇薄之由，乃彰道德之废。步者安徐于皇化，骤者趋急于帝功。俗靡风颓，仁兴义作，执仁义而饰性，立刑赏以训人，亦由既秃而加髡求妍，已病而求医望愈矣。《淮南子》曰：数米简发，烦而不察，有为之甚也。何异乎以膝搔背，以踵解结

矣。能明四者之非,可致还淳之望也。髡,发也。頹,坏也。靡,倾也。栉,梳也。

大道废,有仁义。

注:浇淳散朴,大道不行,曰仁与义,小成遂作。濡沫生于不足,凋弊起于有为。然则圣人救代之心未尝异,而夷险之迹则不得一尔。

疏:大道废者,代俗浇漓,人民浮竞,玄风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无为之事,故云废也。

义曰:废者,陵替不行也。皇道帝风,陵頹已远。兴王图霸,谄诈交驰。时既迁讹,情惟浮竞。玄深宴安之风日以泯灭,穆和清静之化日以销平。大道不行,斯为废矣。《礼运》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也。浇,沃也。漓者,水入地也。淳古之质如水沃地,散不可收,故云浇漓也。

疏:废则有兼爱之仁,裁非之义,整躔于其间矣。

义曰:整躔为仁,强行兼爱之貌也。踳跂为义,诈立裁非之貌也。皆局促其状,勉强其容,非广大也。去道日远,圣迹已彰,仁义不真,礼乐离性,徒得其强饰之形表,皆非自然真一之诚心也。

疏:故庄子曰:道隐于小成。小成谓仁义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谓之小成。

义曰:大道既隐,上德亦隳。仁者自仁,义者自义,不能混然同化,各成一名,方之于德,固以小矣。况于大道乎?道隐小成者,《庄子·齐物篇》南郭子綦谓子游曰:道于乎隐而有真伪,言于乎隐而有是非,道于乎往而不存,言于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

于荣华。此谓小成,仁义之道也。荣华,窜句之辞也。执言滞教,故为隐。故有儒墨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以此纷纭,莫能质定,乱由是而作焉。

智慧出,有大伪。

注:用智慧者,则将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则有大伪矣。并窃符玺,可不信然?

疏:智慧出者,谓后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检俗,制典以诘奸,恐其不信,作符玺以信之,恐其不平,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盗符玺,并窃斗斛,则夫智慧之作法,适足侈大其诈伪,故云有大伪矣。

义曰:智,心慧也。慧,识解也。检,束约也。诘,责也。符,信也。玺,印也。道德隐而仁义行,仁义兴而智慧用。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而人愈乱也。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其上矣。钩饵网罟罾罟之智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罟置之智多,则兽乱于泽矣。智诈渐毒,颀滑坚白,解诘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好智矣。法,则也。谓立法则以束于人也。典,常也。奸,诈也。谓作常法以诘责奸诈也。符者,刻文相合以验,若金虎竹使兵信之符也。玺者,天子曰玺,诸侯曰印,上下等差以为信也。斛之所起,起于圭。六十四黍为圭,十圭为抄,十抄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五斗四升曰斛,所以量物也。智慧之人,设此符印斗斛之法,将以限量拘制,以验其盗,安知不为大盗之积者乎?田常矫仁义于齐国,一旦弑其君而窃其国,传十二世。齐之符玺斗斛,圣智之法,皆田常有之,是则智

慧作法而生此大伪。其后窃国者，往往因田氏之法焉。王莽窃之于汉，司马宣王窃之于魏，梁武帝窃之于齐，隋文帝窃之于周。岂若焚符破玺而使民朴鄙，掊斗折衡而使民不争，弹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可以议于道乎？

六亲不和，有孝慈。

注：父子夫妇兄弟，六亲也。疏戚无伦，不和也。各亲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也。

疏：六亲者，父子兄弟夫妇也。夫大同之俗，无自私之亲。及乎上下不和，冤恩斯起，则有扇枕温席，人谓之孝。

义曰：大道之世，天下为公，无非亲也。浇末之代，六纪有辩，孝慈彰也。有不慈则慈者著焉，有不孝则孝者显焉。天下为公，则大同之俗也。冤，屈折也。恩，惠爱也。扇枕温席者，宋有刘苞字孝，尝三岁而孤，其伯父悛等皆显贵，苞见之常泣，母陈氏疑其畏惮而怒之。苞曰：自悲早不识父，今见诸父相似，心中悲尔。因歔歔，母亦悲恻。苞奉其母，夏则扇枕，冬则温席焉。孝者，事亲之名。《礼·祭统》曰：孝，畜也。《释名》曰：孝，好也。《谥法》曰：至顺曰孝。总而言之，则事亲之道恒畜在心，尽其色养，中情悦好，承顺无违之义也。《尔雅》曰：善事父母为孝也。

疏：出顾入复谓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为家。上承下绥，自然之分，视人如己，不独亲其亲，则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视之犹己，不独子其子，则天下之幼皆可慈也。孝慈之名，复何所施乎？

义曰：《礼运》篇云：仲尼仕鲁，与于蜡宾，事毕，游象魏之观，见

祭礼之不备。睹象魏之旧所，喟然而叹。弟子言偃问焉，仲尼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夫老有所终，世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此则扇枕温席、出顾人复无所施矣。人尽亲也，何偏名之有乎，矜恃也哉！

国家昏乱，有忠臣。

注：太平之时，上下交定，何异名乎？昏乱之日，见危致命，有忠臣矣。

疏：忠者，人臣之职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今佞主之人获进，规君于昏，使生祸乱，则有见危致命，蒙死难以匡社稷，而获忠臣之名。

义曰：谏正曰忠。《春秋》曰：忠，社稷之固也。为臣事君，以忠为本。事亲孝者，则事君忠矣。阿谄曰佞，不明于理曰昏，上下不理曰乱。夫佞臣在侧，君鉴不明，不能退佞进贤，陷己于昏乱。昏乱既作，纷争生焉。外有寇敌之侵，内有萧墙之衅，所以良臣效命，排难扶危，或生著功名，或死节王事，忠臣之目，由斯立焉。向使唐尧为君，虞舜为臣，上得临御之宜，下尽弼谐之道，则忠臣偏美，何所显哉！

疏：若夫道化大行，无为清静，思皇多士，尽是夔龙，彝伦攸叙，无非作义。

义曰：大道之化，玄风广行，上既无为，下自清静。《诗》曰：济

济多士，文王以宁。多士，众臣也。夔龙，舜佐也。《尚书》曰：夔作典乐，八音克谐。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龙为纳言，出纳王命。彝，法也。伦，等也。攸，所也。叙，次也。义，理也。《书》曰彝伦攸叙，言舜得良臣而典法不失其正也。

疏：然后忠孝之名息，淳朴之道兴，则于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颓弊之极也，焉得不返之于淳朴乎？

义曰：颓，堕也。弊，替也。四者，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也。道废智生，家争国乱，而四者是显。因颓弊之极而立其名。大朴坏隳，淳风讹替，德衰道丧，可胜言哉！所以大道既隐，下德有为，仁义用而巧智兴，小惠成而大伪作。忠臣名著于昏乱，孝慈事彰于不和。弊极风颓，所宜反朴。反朴之谓，详具在于下章。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疏：前章明风俗颓靡，失道而仁义遂行。此章明绝弃多门，还淳则盗贼无有。首六句且绝矜诤之迹，次三句将明立教之方，后四句示行门之由趣。○义曰：道废俗讹，偏名遂立。将复朴素，须绝偏名。既前章四者不行，则此章三者宜绝。孝慈自复，盗贼不生，乃尊朴素之风，除私欲之患，天下之利其何博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注：绝圣人言教之迹，则化无为；弃凡夫智诈之用，则人淳朴。淳朴则巧伪不作，无为则矜诤不行。人抱天和，物无夭性，是有百倍之利也。

疏：圣者，有为制作之圣。智者，凡俗矜诤之智。制作之圣则有迹，矜诤之智则非真。失真是生巧伪，逐迹坐令丧本。故皆绝弃

之，而全其淳朴。天和既畅，矜徇不行，是人有一百倍之利也。

义曰：无为之圣，内明之智，应物周遍，随时感通，比之圣智，杳冥无迹。制作之圣，矜徇之智，既有其迹，人往迹存，以所存之迹，非应变之具，执而用之，去道愈远。何者？圣智设法，所以守国也。大盗至矣，则圣智之法并其国而窃之。其故何哉？若不盗其圣智之法，则无以取其国。是知圣智设法，本以守国，智诈极矣，乃翻为盗国之盗资也。老君戒之，忘圣则为理，涉迹则为乱。能忘其有迹之迹，弃其矫智之智，则淳朴复而巧伪息矣。人复怡和，无伤无夭，俗臻朴素，无怨无争，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注：绝兼爱之仁，弃裁非之义，则人复于大孝慈矣。

疏：前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此章云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谓玄同，民无私亲，悉皆慈孝。故理至则迹灭，事当而名去矣。

义曰：六亲不和，则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则淳朴之化复行。淳素既行，人皆慈孝，可谓无私亲矣。斯则绝名迹之仁义，复玄同之孝慈。无私亲者，是不独亲其亲也。

疏：今六纪废绝则孝慈名彰，若绝兼爱之仁，弃裁非之义，江湖无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复于大孝慈矣。

义曰：六纪者，亦曰六亲，是君臣父子夫妇也。六者和则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则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众，则孝者显其名；不慈者众，则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仁义制于其间，而昭其名迹。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风，弃名迹之仁义，则民复于皆孝皆慈矣。鱼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何者？

相响相濡,言其相爱矣。相忘于江湖,各得其适,岂俟濡沫之小爱乎?偏孝偏慈,濡沫之谓尔。《庄子·天运篇》老子谓孔子曰:子以仁义之道行之于世,乱莫大焉。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岂若使天下无失其朴,放风而动,总德而立,又奚桀桀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矣。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鱼相濡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人相仁爱不如相忘于道术矣。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注:人矜偏能之巧,必有争利之心。故绝巧则人不争,弃利则人自足,斯不为盗贼矣。

疏:绝巧者,绝雕琢非法淫过之巧。弃利者,弃徇财兼并干没之利。夫盗贼者,生于羡慕不足。今绝巧则人不争,弃利则人自足,人各自足,复谁为盗贼乎?故云无有。

义曰:雕琢淫过之巧工既不当,虽巧奚为?则卫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叶,徒云悦目,终曰荡心,所宜绝也。徇财则妨行,兼并则夺人,干没则欺诈。有一于此,非盗而何?斥而弃之,循分而足矣。何盗贼之有乎?又修道之人,宜绝心内嗜欲之巧,身外浮华之利,六情锐进之巧,六根耽著之利,则三元清净,六贼自无矣。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注:此三者但令绝弃,未示修行,故以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属著,谓下文也。

疏:三者,谓绝圣弃智一也,绝仁弃义二也,绝巧弃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绝弃,未有修行,故以为此三者于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属著,谓下文见素等是也。

义曰：圣智绝弃则人享其利，仁义绝弃则皆复孝慈，巧利绝弃则民无盗贼。三者既绝既弃，将示修真复古之方。故云此为未足属于下文。属，著也。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注：见真素，抱淳朴，少私邪，寡贪欲矣。

疏：欲求绝圣弃智，则常见真素。

义曰：同乎无欲则谓素朴，素朴则民性得矣。无知无欲则合真素，真素合则圣智之迹绝矣。

疏：欲求绝仁弃义，则怀抱质朴。

义曰：淳质敦朴以守其心，则兼爱之仁裁非之义绝矣。

疏：欲求绝巧弃利，则当少私邪，寡贪欲。

义曰：私邪不汨于性，贪欲不起于心，则淫奢之巧、专冒之利绝矣。

疏：三绝虽于文不足，四行则修身有余。将欲禁邪于中心，故必取资于内行。

义曰：圣智仁义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拯物，执之末以妨道。故奸诈盗窃因而生焉。绝而弃之，可复真素。真素已复，乃资内修。显四行于结成，为真道之要妙矣。夫有迹之圣作，则矜诈之智生。仁起于不仁，义出于不义，孝彰于不孝，慈显于不慈。能绝有迹有为，自复至慈至孝。斥淫巧则私利息。私利既息，盗贼不生，然后凝旒于朴素之乡，杜念于私欲之境，人登富寿，国致遐长。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荡浮华，翦锐进之情，锄耽著之本，六贼不作，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视何远。此行人修之效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八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疏：前章明绝弃多门，还淳则盗贼无有。此章明畏除俗学，若昏故独异于人。首一句标门以示绝，次七句举喻以明理，又一十七句格凡圣以对辨，后两句论独行以结成。○义曰：绝日益之学，以务恬和。除浮华之事，则无忧患。举唯阿恭慢之譬，将喻绝与不绝之理尔。绝与不绝，皆出于心。唯之与阿，皆应于口。绝则契冲静而归道，不绝则溺智见而丧真。唯则恭谨而无尤，阿则傲慢而招罪，同出于心口而吉凶异焉。人之所畏者，畏招罪与丧真，而不能绝知见而恭谨。既知之矣，不可不畏。此劝勉于绝学也。众人行反于道，圣人故独异之，弃太牢之滋味，闲春台之心目，除明察之弊，去有以之为，绳绳闷闷，内袭气母，如婴儿之行，以含乎至真也。

绝学无忧。

注：绝有为俗学则淳朴不散，少私寡欲故无忧也。

疏：绝学者，绝有为之俗学也。夫人之禀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学，伤性则多。若令都绝不为，是使物无修习。今即乃绝有为过分之学。

义曰：绝者，除断之义。老君将令后代之人渐慕淳和，断绝妄习，故有绝学之文。有为俗学者，谓俗间有为之学也。自三代以下衎衎焉，终以赏罚为事，则天下之人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故悦于明者，是淫于色也；悦于聪者，是淫于声也；悦于仁者，是乱于德也；悦于义者，是悖于理也；悦于礼者，是助于诈也；悦于乐者，是助于淫

也；悦于圣者，是助于艺也；悦于知者，是助于疵也。此八者学之大也。安其所禀之分，则无过求之悦矣。若所禀之外越分过求，悦而习之，则致淫悖之患，而伤其自然之和，乱其天禀之性矣。若令都绝，又失所修，但任真常，于理为得。

疏：庄子所谓俗学而求复其初者尔。若分内之学，因性之为，上士勤行，未为不绝，故曰绝学无忧。

义曰：《庄子·缮性篇》云俗学求复其初者，谓世间之人已治性命于俗矣。而欲以俗学复性命之本，则愈非其道也。斯为蒙蔽之民，去道远矣。曷若无以知为而任其自知？虽智周万物，而恬然自得矣。分内者，谓因其性分而任其真素也。夫任真，智则智矣，矫于分外则为诈也。任其真，礼则礼矣，矫于分外则为乱也。任其真，忠则忠矣，矫于分外则佞矣。任其真，仁则仁矣，矫于分外则谄也。任其真，义则义矣，矫于分外则盗也。任其真，信则信矣，矫于分外则诬也。矫于分外则失而多忧，任于分内则真而无惧，故曰绝学无忧也。上士勤行者，守真朴不妄为也。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注：唯则恭应，阿则慢应，同出于口，故云相去几何。恭应则善，慢应则恶，以喻俗学绝之则无忧，不绝则生患，只在心识回照，岂在相去远哉？

疏：唯，恭应也。《礼》曰先生召无诺，唯而起。

义曰：唯者，声谨而貌恭。应，应答也。先生，父兄师长也。召，呼召也。父兄之召，若应之以诺，尚虑迟回，闻命即往，故唯而起也。《论语》曰：有酒食，先生饌。注云：先生谓父兄也。从先生不得越道，与人语言恭谨而从之。其义皆同于恭谨也。

疏：阿，慢应也。《汉书》曰不诘何，诘谓何问也。此举喻也。唯之与阿，同出于口，唯恭则善，阿慢则恶。学之绝否，只在于心，而绝之则无忧，不绝则生患。同出于口，故云相去几何。只在于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学无学，学相皆空，于知忘知，不生分别，则唯阿齐致，善恶两忘。

义曰：此明恭应慢应同出于口，而善恶异焉，绝学不绝，同出于心而忧乐异焉。不绝则忧心役虑，绝学则志泰神和。学无学者，日损之谓也。《化胡经》曰：文始学无学，能伏于闾雄。言以无为之道，能伏强犷之俗也。《西升经》云：吾学无所学，乃能明自然。《德经》云：学不学，服众人之所过。此皆绝除之旨也。能知此旨，则学相皆空矣。夫世间万法，无非有为，有为之事皆当灭坏，故皆空也。唯无为无事，清静恬愉，内合真常，外无分别，以此则唯阿齐其一致，善恶以之谓两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注：凡人之所畏者，慢与恶也。善人之所畏者，俗学与有为也。皆当绝之，故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与恶也。夫慢则为过，恶则被嫌。被嫌则人所弃薄，为过则物多尤怨。以况有为俗学增长是非，若不畏而绝之，是皆违分伤性，故不可不畏而绝之。

义曰：慢与恶招过，人知畏之，而不知俗学增长是非，动生尤悔而不畏也。故有道之士畏于俗学越分伤性，弃而绝之，愈于俗中之人畏慢之与恶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若不畏绝俗学，则众生正性荒废，其未有央止之时。

疏：荒，废也。慢恶为过，俗学失真，是皆可畏，故当弃绝。若不绝而弃之，则正性荒废，其未有央止之时。

义曰：央，中也，亦旦也，止也。俗学者，明则生苛察，智则生是非，邪则生荒淫，妄则生夸诞，少则生企慕，多则生疲劳，勇则生纷竞，艺则生优劣。恶胜己而求胜，慕多闻而求多。苦忘劳神，役心损性，是乖于真素也，故曰失真。既乖真素，则荒废正性，如彼美土本无秽杂，而蒿兰荆棘滋蔓于其间，荒而秽之，伤土真性。俗学荒人真性，亦如草之滋蔓，故云荒也。《春秋》曰无使滋蔓，难图也。蔓草不可除，是其义矣。

疏：《诗》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学伤性，无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

义曰：俗学之长触类而生，若不绝除，方将日益，故荒乱渺然，殊未央止也。《周诗·小雅·庭燎篇》云夜未央，央，旦也。未央，言夜未巨央也。俗学不绝，未可尽也。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注：众人俗学有为，熙熙逐境，如临享太牢，春台登望，动生贪欲也。

疏：熙熙者，情欲淫动之貌也。此明不畏绝学之人也。夫俗学有为，动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终身。若馁夫之临享太牢，恣贪滋味，冶容之春台登望，动生爱著。

义曰：冶容者，《易·系》云冶容诲淫，言女之容色夭冶而不精意其行，动生淫佚，况春台登望乎？熙熙，和悦之貌也。俗学之人动溺其性，熙熙自悦，不觉为劳，然而逐境牵情，是非相扰，吉凶得

丧由此而生。则有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繁华忽其满志,富贵乐其当年。五鼎列食,厌太牢之盈味;众芳悦性,喜春台之纵目。至有燕姝洛艳,楚舞吴歌,八音聒其聪,五色熏其鉴。乐则乐矣,终复如何?其或泰往否来,福终祸起,变熙熙之乐为惴惴之忧也。仲尼谓颜回曰:昔吾以乐天知命之不忧,今乃知乐天知命忧之大也。圣人犹若此,况于常乎?岂若纵神于自得之场,适性于忘知之境乎?

疏:太牢者,牛羊豕也。

义曰:《礼器》云:太牢而祭,不必有余。言称牲之大小也。又云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秋》吴征鲁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谓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牺牛谓全色也,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牵生求得即用,无所择也。牛谓一元,大武将祭,必系于牢,刍之三月所养,必有其式,以备不常。如《左传》麋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饗庙,开冰告朔,皆用之,谓之柔毛。孟春食麦与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备三牲,则牛曰太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刚鬣是也。礼,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犬彘,谓其皆祭礼所用,非祭而杀,是曰无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养牺牲,故通谓之牢矣。

疏:春台所以为爱著者,谓其卉木滋荣,禽鸟鸣匹,阳和陶然,易淫荡也。故《邠诗》云:春日迟迟,采芣祁祁,女心伤悲,迨及公子同归。

义曰:筑土曰台,又曰因高为台。言升高肆望也。夫春之气也,天地絪縕,万物交感,和风舒暖,阳景迟迟,登台肆目,煦然荡矣。仓庚既鸣,春之候也。采芣,生蚕之时。芣,幡蒿也。祁祁,众多

也。伤悲感事之苦也，春女感阳而悲生，秋男感阴而思起，此固阴阳常理，物化使然也。迨，始也。及，与也。思归嫁于公子，故言同归。礼，二月为匹偶之月，女心伤春，思匹配也。《邠诗·国风·七月篇》之辞也。仓庚，笺云鸢黄也。

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注：我独怕然安静，至于贪欲，略无形兆。如彼婴儿未能孩孺也。

疏：我，老君自称言也。我畏绝俗学，抱道含和，独能怕然安静，于彼代间有为之事，情欲等法，略无形兆，如彼婴儿未能孩笑，无分别也。孩者，别人之意。庄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谁。

义曰：怕兮者，安静无为之貌也。兆，形状之初也。老君见代之人物变化云为，驰骋利名，耽营俗学，留连情欲，凋丧天和，皆归于空，非为了出，乃教其冥视听之域，绝思虑之源，令若婴儿无所分别，不知不识，深含玄虚。婴儿者，未分别于人。孩者，有分别也。万事无形兆，忘怀之至也。《庄子·天运篇》老君谓子贡曰：三皇五帝之理天下不同，舜为天下也，使人心竞。故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此言心竞者，有分别也。既有分别，和气将离。五月能言，时渐急也，自此物多大落也。《家语·本命篇》曰：人生三月而微眴，然后目能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期而生腴，然后能行。三年间合，然后能言。今五月而言，和散而浇急也。

乘乘兮若无所归。

注：至人无心，运动随物，无所取与，若行者之无所归。乘乘，

运动貌也。

疏：乘乘，运动之貌。众人动生耽著，常有所求，故若有所归往。我本无心，怕然安静，乘流则逝，值坎则止。若彼行道之人，无所归趣，不汲汲也。

义曰：众人耽著所求者，趣于俗学，有求胜之心，耽其世欲，有营为之念，运动心虑，奔逐所求，故若有归也者。若无心不著诸见，悠悠自得，何所滞焉？喻如水也，决之则流，壅之则止，不与物竞，亦无所求，故若无所归也。

众人皆有余，

注：耽著尘务，矜夸巧智，自为有余，以示光大也。

而我独若遗。

注：常若不足，有所遗忘也。

疏：众人俗学耽著，矜夸巧智，是法皆执，自为有余。我独损之，未尝凝滞，心无爱染，故若遗忘。

义曰：众人矜夸俗学，以立功名，巧智相高，财利相胜，于彼世法各言有余矣。老君忘心息智，无滞无矜，恍惚任心，若遗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

注：我岂愚人之心，遗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纯纯，故若遗尔。

疏：言我于诸法中体了无著，故若遗忘。岂则若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纯纯，质朴无爱欲，故若遗忘尔。

义曰：老君为化物之本源，乾坤之宗主，万智周备，圣德玄通。而示以无心，而混合乎道者，所务世人淳朴其志，以反浇漓，收视灭听，以归道德尔。非谓本来所禀，愚冥而若遗失也。

俗人昭昭，

注：矜巧智也。

我独若昏。

注：自韬晦也。

俗人家察，

注：立法制也。

我独闷闷。

注：唯宽大也。

疏：昭昭者，自矜炫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无所分别也。察察者，于教立法，以绳下也。闷闷者，无心宽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炫，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绝俗学与有为，故圣人畏绝若昏默也。

义曰：上惟君后，下及兆人，徇俗学之心，忘大朴之本，理国则昭昭矜其圣智，察察申其典章，圣智愈作而政愈烦，典章益明而人益弊。老君昏昏默默，不化而自行也。庄子曰：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昏昏者，韬光；默默者，不言也。

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

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绝于俗学，似无所止著也。

疏：绝学行人忽忽无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爱染，于法无住，故似无所止著尔。

义曰：晦，昧暗也。寂，虚静也。既绝俗学，不矜其智，不著有为，不住有法，不止于有，不滞于无，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

众人皆有以，

注：众人于代间皆有所以，逐境俗学之意者也。

我独顽似鄙。

注：顽者，无分别。鄙者，陋不足。而心实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尔。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学，常有所以，耽滞逐境，未曾休息。我于代间独无分别，有所鄙陋。顽者，无分别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实了悟，故云似尔。众人熙熙下，皆对明也。

义曰：世之众人，动循俗法，皆执有为，故云有以。以者，为也。老君内了万法，深洞道源，外示昏愚，若似顽鄙。下经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亦此旨也。自众人熙熙下，六番圣行以对俗学是俗，明其必须绝除而宗大道也。

我独异于人，

注：人有情欲，我无爱染。人与道反，我与道同尔。

而贵求食于母。

注：求食于母者，贵如婴儿无营欲尔。故上文云如婴儿之未孩，下经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如此所以独异于人也。先无求于两字，今所加也。且圣人说经，本无避讳，今代为教，则有嫌疑。畅理故义不可移，临文则句须稳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几。又司马迁云老君说五千余言，则明理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为定格也。

疏：此两句结成也。我独异于人者，异于不绝俗学之凡人也，即上对明诸与凡人异。凡人爱染有为，我独遗忘情欲，人于诸法分别，我独等无是非，故云异于人。

义曰：首标绝学两字，恐人未能顿明，相次对持，凡有十一别。

一者绝学无忧,不绝学则多忧。二者唯则恭应而为善,阿则慢应而为恶。三者善则人所尚,恶则人所恶。四者众人有太牢春台之美,我则守淡泊婴儿之行。五者众人有所趣,我则无所归。六者众人矜有余,我独若遗忘。七者俗人昭昭而明,我独昏昏若暗。八者俗人察察立法,我独闷闷宽大。九者众人有所止,我独无所著。十者众人皆有为,我独若不足。十一者众人耽荣味,我独餐元和。此十一者与俗对持,即明俗学可绝,而无为可习也。故疏云众人有爱染,我独忘情欲,众人于诸法分别,我独无是非,所以异于人也。

疏:老君戒人守朴全和,少私寡欲,绝视听之耽著,杜声名之奔竞,令如婴儿但求食于母尔。故云而贵求食于母。

义曰:如婴儿之行,无外所牵,但知求食于母,而无纷竞之累也。此圣旨所解,今详其理。母者,气也。人之禀象,因气而生,气为茂养,故谓之母。十一门中,皆明有为之学无益于身,习道之人俱令弃绝,行与俗异。故云独异于人。俗学既已绝除,唯饵气餐和,归根复命,是所行之法尔。《黄庭经》曰:人皆食谷与五味,我食太和阴阳气。又曰:百谷之实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乱神明胎气零,那能反老得还婴。何不食气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黄宁是也。《家语》云:食气者,神明而寿。理无疑矣。大约理国则在于守静默,除淫苛。人君服道而鹑居,臣下崇德而弘道。前则修身之旨,此乃理国之规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九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疏：前章明畏绝俗学若昏，故独异于人。此章明从顺至道甚真，则能阅众甫。首标孔德两句，明德人之顺道。次道之为物下十句，畅妙本之精真。自古下五句辨应用之名，结生成之德。○义曰：前以俗学为滞对持，示弃绝之门。此明至道非常恍惚，表棲真之所穷，众甫之本始，惟至道之可依尔。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注：孔，甚也。从，顺也。设问甚有德之人容状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虚极之道是顺也。

疏：孔，甚也。从，顺也。容，状也。欲明行人所以顺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状若何。言甚有德之人容状，唯虚极之道是顺也。

义曰：道无名也，唯德是显之德无本也。自道而成之，至人能顺于道，德乃彰矣。故云甚有德之人，唯能顺于道。夫帝王君临天下，资顺道以居尊，统御域中，必抱道而立极。故《尚书·尧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顺考古道也。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注：此明孔德所从之道，不有不无，冲用难名，故云恍惚。

疏：此明虚极妙本为物形状，即孔德所从之道也。虚极妙本，强名曰道。道之为物，其运动形状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无，难为

名称。欲谓之有则寂然无象，欲谓之无则湛似或存。无有难名，故谓之恍惚尔。

义曰：恍惚者，不无不有，非有非无。谓之有焉，乃随迎不得；谓之无也，乃应变多方。

义曰：道者，虚无之称也。以虚无而能开通于物，故称曰道，无不通也，无不由也。若处于有，则为物滞碍，不可常通。道既虚无为体，无则不为滞碍，言万物皆由之而通，亦况道路以为称也。寂然无体也，而天覆地载，日照月临，冬寒夏暑，春生秋杀，万象运动，皆由道而然，不可谓之无也。及乎穷其动用，考彼生成，岂见其所营为，岂知其所运化？不可谓之有也。乃是无中之有，有中之无，不得指而定名，故谓之恍惚尔。

惚兮恍，其中有象。

注：惚，无也。恍，有也。兆见曰象，自无而降有，其中兆见一切物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无也。恍，有也。兆见曰象，妙本无物，故谓之惚。生化有形，故谓之恍。斯则自无而降有，其中兆见一切物象，从本而降迹也。

义曰：自上而下谓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虚无。虚无之体清浮在上，欲生化品物，运道神功，于妙无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下降于人间，兆见物象，妙无为本，妙有为迹，本则淡然常存，迹乃资生运用。由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类皆道之子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

注：物者，即上道之为物也。自有而归无，还复至道，故云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为物，谓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见物象，修性返德，则复归无物。无物即道也。

义曰：物是妙无之本，象为妙有之迹。既从本而降迹，则是道生万法。循迹归本，则万法复宗于道。言自妙有却归妙无，无始无终，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离妙本，自有归无，还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摄迹以归本也。

义曰：自道所禀谓之性，性之所迁谓之情。人能摄情断念，返性归元，即为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归无。情之所迁者有也，摄情归本者无也。既能断彼妄情，返于正性，正性全德，德为道阶，此乃还冥至道也。冥者，契合也。妙物为道，故云摄迹归本。此乃摄有用之迹，归无为之本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注：恍惚有无，杳冥深昧也。虚极降生，修性返德。摄迹归本，妙物存无。杳冥深昧，不可量测。含孕变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义曰：初则妙本降生，自无而显有。次复摄迹还本，自有而归无。明此二句强为终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复存，执有则必无，执无则必有，两边为滞，不悟中道之门。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真甚信。则明妙道常在不始不终，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又就生成门解之，则恍惚之象者，清虚之气也，在上为天。恍惚之物者，厚浊之气也，居下为地。杳冥之精者，冲和之气也。此三气交感，而为人

焉。人者,三才之中最灵之智,用天法地,无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气而生。若失性任情,则离本而湮灭;若修性返德,则得道而超腾。其冲和之气稟于身中,修之则存,甚真甚信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注:杳冥之精,本无假杂,物感则应,应用不差。故云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杂,变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遍被群有,物感必应,曾不差违,故云其中有信。

义曰:被,及也。差,爽也。违,失也。道之至也,微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无喻。去此之外不名为道,岂有诸法可假杂乎?可谓真矣。垂变化之功,功无不在,彰感应之,用用不可穷。故为至精至信也。《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万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应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阅众甫。

注:阅,度阅也。甫,本始也。言至道应用,度阅众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疏:阅,度阅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本冥真精之信,始终无极,今古不渝。

义曰:渝,变也。杳冥真道,化育群情,物有始终,道无今古,常为物本,而道本无为也。

疏: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宁之类,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应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真精

之信，度阅万物本始，令各遂生成之用也。

义曰：前解云天覆地载，日照月临，皆道与之用也。天清地宁，谷盈物生，皆道与之名也。此名此用，则今古不移，至信至精，则古今常在。不称功于万有，各被其生成，但著用于群情，群情岂睹其终始？为化之主，玄哉妙哉！

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令万物皆禀道妙用生成故耳。

疏：又详质云，吾何以知万物本始皆资禀于道，道必度阅之，令遂其生成之用而然哉？答云：以此。以此者，以此甚真甚信。凡今万物，皆禀妙用生成，故知之尔。

义曰：道之生育万殊，度阅众类，为物之本，为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宁，万物以之生，日月以之明。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以其甚精甚信，今古不移，物禀道生，道为物本故也。然则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帝王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万灵，首出庶物，安静以象地，被袞以象天，职官以象四时，明赏罚以象秋夏，而能体道清净，法道无为，抚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众生知道为本始，各舍末而归元，知道为祖宗，慕还淳而复朴，洪图克固，玄化克昌矣。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疏：前章明从顺至道甚真，故能阅众甫。此章明抱一为式，不争则所以曲全。首六句示诚全之行，是以下两句标圣行以明，次四句覆释曲全至弊新。夫惟下结不争必全而归尔。○义曰：前既彰明妙道广弘生化之功，此则标示全和，教以修行之行。曲枉洼弊，

皆因谦而益光，抱一为法，将明少能统众。弃自见自是之迹，除自矜自伐之非，克致诚全，孰于争者？

曲则全。

注：曲己以应务则全。

疏：曲者，委曲从顺也。言人能委曲从顺，不与物逆，则可以全身，故云曲则全。

义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心之理也，必在乎道。得道则心理，失道则心乱。心理则谦让，心乱则交争。谦让则曲己而顺物，交争则饰躬而非过。曲己顺物者不与物逆，物亦顺之。曲己全人，人必全之。不与物争，乃全身之道也。《尚书》曰：万方有过，在余一人。余一人有过，无以汝万方。此帝王曲己责躬之道也。

枉则直。

注：枉己以申人则直。

疏：枉者，受屈于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曰直。言人虽不与物逆，物来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惭愧而自修整，则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则直。

义曰：得道之心不与物逆，物来枉己，己能受之，彼必知惭，及自修整者。如廉颇蔺相如同仕于赵，颇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于国而居相如之下，吾所耻也。涂见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车以避之。其从者怪而问之曰：相国不畏强秦而惧廉颇，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轻赵者，畏吾与廉将军耳。吾若与廉将军相遇，两虎即斗，势不俱全。赵国之危，秦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国耳，岂私于身乎？颇闻之，负荆肉袒而谢焉。此乃彼必

惧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于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晋卿韩献子厥告老,其子穆子无忌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云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人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诗》曰: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己心也。正曲为直,正人曲也。三和为仁。德正直三者,备为人也。如是,则明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韩起朝献子,遂请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为公族大夫焉。

洼则盈。

注:执谦德则常盈。

疏:洼,坳下也。盈,满也。此喻说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满,人守撝谦,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则全则直,满盈也。故云洼则盈。

义曰:地道变盈而流谦者,谓丘陵川谷之属也。高者渐下,则下者益高,是故变其盈者而流布谦者也。盈则被变,高不可恃也;谦则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则就之以致盈满;人谦下,德则归之以致光益矣。撝谦者,指撝揖让,无非谦谨,不违法度,动合卑柔,德乃归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能枉洼者,皆谓下其心也。则全则直则盈者,皆谓益其德也。理国之君,纳污含垢,下士礼贤,远近归之,国乃昌大也。

弊则新。

注:守弊薄则日新。

疏:弊,薄恶之谓也。曲枉洼等,皆自处弊薄也。能处弊薄,人

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则新。

义曰：薄恶之处，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今我取之，自处薄恶，则为众人所叹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学人之所不学，安人之所不安，乐人之所不乐，为人之所不为，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为，无非谦静淡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谓德行日新矣。

少则得，

注：抱一不离，则无失矣。

多则惑。

注：有为多门，则惑乱也。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注：圣人抱守淳一，故可为天下法式。

疏：谓少自取也。夫少自取者则无失，故云得多。自与者必争，故云惑。修身既尔，修道亦然，当须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广求异门，则招乱惑。故亡羊必因岐路，丧生谅在多方。是以圣人抱一不离，可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义曰：廉士可以分财，言其自取必少也。自取其少者无贪心，无贪心者人不争，人不争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则争起，为人所夺，反乃失之，故惑矣。此举喻以明修道也。修道之法则有万殊，其致道者在于守一尔。守一不失者，理身则得道，理国则无为。无为化物，物自宁泰。故圣人抱一为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多其门。多其事者，万虑营营以害一生，生能无伤乎？万人弯弧以射一鹄，鹄能无中乎？多其门者，玄教万途，丹经万卷，以一人之心兼累圣之道，形疲于外，神乱于内，故去道愈远。

矣。理国多事者,晋政多门,故诸侯不附;秦纲烦密,故四海心离。一国三公,自然难理;十羊九牧,诂可化人。亡羊者,叹于多岐;丧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见故明,

注:人能不自见其能,常曲己以应务,则德全自明矣。

疏:此覆释曲则全也。言人能不自见其美,常委顺于物,则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故明。

义曰:自见不美,必有争尚之心,故不能委曲顺物矣。能委曲顺物,不自见己美者,是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则形全,形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神全之人表里无隔,洞见八极,则不自见之明,其明广矣。

不自是故彰,

注:人能不自以为是,而枉己申人,则其直自彰矣。

疏:此覆释枉则直也。言人能为物受枉,不自申说,以己为是,是必无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

义曰:自是其事者,必有执著之心,故不能枉己从屈矣。能枉己从屈,不自执是其事,故直显而益彰也。夫直彰则善彰,善彰则德彰。德彰之人,则万物归之。德益光大,则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

不自伐故有功,

注:人能不自伐取,则其功归己。

疏:此覆释洼则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当为谦让,则人不与竞其功。归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

义曰：自称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贪竞之心，则不能坳下守谦矣。坳下守谦，不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人荷其惠，物受其赐，善功所及，孰不悦随？则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颜回曰：愿无伐善。《尚书》曰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此之谓也。

不自矜故长。

注：人能长守弊薄，不自矜炫，则人推其长。

疏：此覆释弊则新也。人能守弊薄，不自矜炫，则人必让，善行能益长，故曰故长。

义曰：矜，恃也。自恃己长之人，必有夸炫之心，则不能自处弊薄矣。能处弊薄，则人必共推而美之，则其不矜恃之美益长矣。《尚书》曰：尔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是也。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注：不与物争，谁与争者。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顺不争。柔弱既胜于刚强，谦虚自归于是直，则天下人物谁能与不争者争乎？故云莫能与之争。

义曰：夫好争之人故非道矣。不争之德，德之大焉。前举曲全、枉直、洼盈、弊新四者，为因修之行，覆明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四者，彰果应之功。行四行之人谦虚柔弱，不与物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而得故明、故彰、故有功、故长四善之报矣。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注：古有曲全之言，岂虚妄哉！贵能曲者，则必全理归之。

疏：此引古以结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岂虚有此言而

无实者哉！若能曲顺不逆者，信有全理归之于己尔。故云诚全而归之。诚，信也。

义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顺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圣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于天下。天下既理，圣人不自见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万物归宗于圣德。圣人谦顺而处之，则曲全之德自然归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效，信实非虚。但人君抱一撝谦，归根安静，必显诚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疏：前章明抱一为式，不争故所谓曲全。此章明契道忘言，执滞则自同于失。首一句标宗以明理，次五句举喻以申教，故从下理喻结成。○义曰：夫言教不繁，必契自然之道。风雨为暴，固非长久之资。希言将渐于忘言。举暴戒令其息暴，息暴归静，道必应之。信不足，则民违应之以不信。天为暴而不久，风雨岂能常？贵夫忘言之言，渐契自然之理尔。且器莫大于天地，权莫重于神明，暴雨飘风尚不能久，人君恃尊怙贵，侮荡寰区，信非久长之道。夫何故哉？秦皇并吞四海，平一九州，豕畜黔黎，草视甿庶，深宫复道，自侈自尊，纵暴为昏，极奢极贵，祚倾运减，曾不崇朝。项籍叱咤中原，吞噬六合，无君于其上，无敌于其前，乌江之败亦不旋踵。老君戒其强暴，令守无为自然之至道云尔。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诠道，不可

都忘。悟道则言忘，故云希尔。若能因言悟道，不滞于言，则合自然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执滞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执滞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渐，则明因言以论理，不可都忘。悟理则言忘，故云希尔。若能因彼言教悟证精微，不滞筌蹄，则合于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义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执言滞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执。既得理矣，不滞于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庄子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筌者以竹为之，取鱼之器也。蹄者，以绳为之，取兔之器也。鱼兔既得，则筌蹄可忘。若执筌蹄，乃非鱼兔矣。若执于言，又非教意矣。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注：风雨飘骤则暴卒而害物，言教执滞则失道而生迷。

疏：飘风，狂疾之风也。骤雨，暴急之雨也。夫风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润物。若狂疾暴急，则害物而不久。

义曰：此风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风、暴急之雨，理身理国，于教为喻。其别有三，何者？风之散物，雨之润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于物也。气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总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于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齐民也。若政严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则民散而国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执滞局守，则于教不行，于道不通矣。

疏：以况言教所以论理者，若执言滞教，则无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风雨不可飘骤，言教不可执滞。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举

飘风骤雨之喻。

义曰：夫执滞于言教，则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说。能明筌蹄之用，则无封执之迷，亦无飘骤之害，而彰散润之德。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注：天地至大，欲为暴卒则伤于物，尚不能久。以况于人，执言滞教，则失于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疏：孰，谁也。设问云谁为此飘风骤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为狂暴，尚不能久，况于凡人执滞言教，而为卒暴，不能虚忘，渐致造极，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义曰：老子欲明飘风暴雨不久之义，以喻理国修身之人。恐人未晓此意，托以发问，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为狂暴之事，尚不能终日。人君统临邦国之大也，而为狂暴，必伤于民。修道之士而为狂暴，必伤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纵心，狂猛躁急以为政，执言滞教以修道，了无通变，但局一隅，而能致国泰身安，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从事于道者，

注：故从事于道之人，当不执滞言教。

疏：从，顺也。虚极至道，冲用无方，在物则通，未尝凝滞。故凡人欲体斯妙而顺事者，不当有所执滞尔。故云从事于道者。

义曰：大道圆通，物感则应，由谦和柔顺可以致之君。君刚狠躁戾之人，如飘风暴雨之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执道以理民也，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性无不顺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浅之应，由人感通尔。如下文焉。

道者同于道，

注：体道者悟道忘言，则同于道。

疏：顺事于道之人，故谓之道者。谓能顺事于道，则不凝滞。

了悟言教，一无封执，可与道同，故云同于道尔。

义曰：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淳朴素朴，此六者道之形体也。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静者，道之鉴也；柔弱者，道之用也；淳朴素朴者，道之干也。行此六者，谓之道。人行与道同，故曰能顺事而不滞，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于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体道忘功，则其所施为同于道用。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谓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谓之德。谓体悟之人顺事于道，岂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济苍生。苍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为，同于道用。故云德者同于德。

义曰：德为道用，故次于道。所谓大行之大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于代则恩及生灵，功济邦国，上未阶于至道，下复越于仁义，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谓之德。有德及物，邻于道乎？苍者，广远之色，众同之貌。庄子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远而视之，则有色象；近而观之，与庶物同。言庶物资道而生，有情无情，有识无识，动植飞走，皆曰苍生矣。

失者同于失。

注：执言滞教，无由了悟。不悟则迷道，故曰同于失。

疏：失者谓执滞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鱼兔也。今滞守筌蹄，则失鱼兔矣；执滞言教，则失妙理

矣。失理则无由得道，自同于失也。故云失者同于失。

义曰：取鱼之器曰筌，以竹为之。取兔之器曰蹄，以绳为之。取鱼则器包其身，故谓之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则绳束其足，故谓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鱼兔，执筌蹄以为鱼兔，失之远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无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执言教以为道，亦失之远矣。夫至虚至静，方能集道。滞言束教，何以契真？至虚以忘言，至静以忘教，不可执矣。经云执者，失之是也。

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诸挹水，阳燧引火，类族辩物，断焉可知矣。

疏：此明气同则应也。故虎啸风起，鹤鸣子和，性殊则肝胆楚越，道合则夷夏同人。以类相从，物无违者。故同道则道应，同失则失来。

义曰：夫习静则道降，积功则德充，气之相从，其来尚矣。故弹宫则宫应，弹角则角应者，声相感也。枯桑动而天风，暑雨降而础润，气相感也。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有情感于无情也。铜山崩而钟应，类相感也。葭灰缺而晕亏，事相感也。鹤鸣子和，性相感也。积善余福，积恶余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济，胡越不患于异心，势相感也。流湿就燥，无情感于无情也。《西升经》曰：行善善气至，行恶恶气至。同于失者，固当矢之矣。肝胆楚越者，性分异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子千里同风，小人隔陌异俗，此之谓乎？

疏：犹方诸挹月而水流，阳燧照日而火就尔。故云同于道者道

亦得之。

义曰：东海方诸之间有巨蚌焉，长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诸。取其壳以柔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则得水焉。阳燧者，范金为器，其形若杯，或类镜焉。以玄纁洁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则得火焉。此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气类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祭法尚洁，必以方诸之水、阳燧之火荐于神明焉。物之无情，犹资感应，况人之最灵，道之通变，而岂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信不足，有不信。

注：执言滞教，不能了悟，是于信不足也。自同于失，失亦乐来，是有不信也。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体了证理忘言，谓于信悟不足而生惑滞。既生惑滞，则执言求悟。执言求悟，则却生迷，倒是有不信应之。故云有不信也。

义曰：道既无形无状，在精感而致之。但云精感，则人无由可悟，故广叙应感之事，以劝于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应，然后能推诚于道尔。能推心笃信，静默恬愉，道岂不应哉？所以不应者，由世人不能静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则执言局教，疑者则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无感应，是有不信也。其有初则锐精于习道，中乃懈惰于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弃。不能专精勤久，而谓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行之勤久，玄鉴非远，宁无应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御下，推诚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诚之君，下无不信之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契言忘执滞，则同于失者。此章明自见自是矜伐，则物或恶之。首二句举喻示难求，次四句明虽求亦不得。其于道下将申戒劝，令有道之人不处尔。○义曰：上文以不信不足，于道有不信之疑。此复跨而求行，跂而求久，自是自见，自伐自矜，去道逾远。喻如除食赘行，岂可致玄同之道乎？故有道之人不处于此，修真之士以斯为戒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注：跂，举踵而望也。跨，以跨挟物也。以喻自见求明，明终不得，何异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

疏：跂，举踵而望也。跨，以跨挟物也。此举喻也。夫延颈举踵，欲求远望翹跂则危，故不可立。以跨挟物，物必为碍。挟物为碍，必不可行，亦如众生自见自是等也。故跂则不立，跨则不行。自见则不明，自是则不彰。断可知矣。

义曰：以足指蹶地谓之跂，暂有延望或可为之，而希久立，斯为难矣。延颈举踵者，陈后《长门赋》望幸之辞也。跨挟于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怀疑于道，暂兴一念，便望有成，无冥心淡寂之功，无隳体黜聪之渐，而欲振衣汗漫，接轸崆峒，亦如跂立跨行，欲希长久尔。

自见者不明，

注：露才扬己，动而见尤，故不明。

疏：夫自见之人，失之殷鉴，露才扬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动则

见尤，物无与者，己之事业终于昧然。故云自见者不明。

义曰：圣人之明也，精神四达，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犹泛然若无，不以为有也。凡人以己之见，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扬其片善，以此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己非人，直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为是，且欲大夸诸己，而以出众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为怨府。人所不堪，众毁日闻，故难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

义曰：圣人之行也，内修其本，外抑其末，属其精神，偃其知见，漠然无为而无不为，犹怕然若虚，不以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蔽人之善，锐于出众，务于矜夸，以此为是，其可彰乎？

自伐者无功，

注：专固伐取，物所不与，故无功也。

疏：夫谦者德之柄，让者礼之文，苟失斯道，无从而行，况自专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让则争功，斯滥矣。故云自伐者无功。

义曰：圣人之业也，操天为盖，无不覆也。以地为车，无不载也。四时为马，无不使也。阴阳为御，无不备也。而犹因自然之用，不以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内怀专伐，外无谦让，以此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齐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传》曰高止好以事自为功，且专，故及于难也。《春秋》赵简子与郑战，为郑人所击，踣于车中，失其蜂旗，公孙龙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郑师，取蜂旗，郑师大败。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

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卫太子蒯聩为右，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卸良曰：我两鞬阵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简子不让，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无功也。

自矜者不长。

注：矜炫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长矣。

疏：盛德若愚，昔贤通议，矜炫名器，丑行则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诮。自矜虽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长，故云自矜者不长。

义曰：圣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谋而当，不虑而得。其为乐也不欣欣，其为忧也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而犹超然不居，不以为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长，缘丑饰非，炫耀名器，以此为长，其可久乎？盛德若愚者，《史记》云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论语》云回也终日如愚，斯之谓矣。胥，相也。

其于道也，曰余食赘行。

疏：余食者，残余之食也。赘行者，疣赘之行也。残余，食之秽；疣赘，身之病。以此自见自是等行其于道，而论之如残余疣赘，人所共恶也。

义曰：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于修道。比之于物，如残余之食，取之于身，如疣赘之病。疣者，结病也。赘者，余肉病也。亦如余食，为众所恶也。

疏：谓为赘行者，自见自是等，为德行之疣赘，故云赘行。《春秋》曰人将不食吾余，《庄子》曰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

义曰：累仁为德，景迹为行。自见自是，非累积之仁。自伐自

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于德行，愈于疣赘之病乎？不食吾余者，《春秋》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飧之。祁侯之三甥雅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祁侯不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若噬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祁侯曰：人将不食吾余。言自害其甥，必为人所贱也。对曰：若不从三臣之言，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伐申还，遂伐邓。十六年，复伐邓，灭之。即庄公十六年也。附赘悬疣者，《庄子》外篇曰：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言物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骈赘皆出于形，性非假物也。于众为多，故曰侈也。侈，多也。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注：自见等行于道，而论是曰残余之食、疣赘之行。凡物尚或恶之，故有道之人不处斯事矣。

疏：此自见自是等既如余食赘行，凡物尚或恶之而不为。故有道之君子，不处身于此事。

义曰：累仁为德，习善为行。有道之士修行累德，及其证果了出，乃复忘之，以合乎大通，而归乎无有。况四者之弊，如附赘余食，岂肯安而处之哉！此四者，理身处之，则隳德伤性；理国用之，则拒谏矜己，乱政害民，亡之本也。岂余食疣赘，毫芒之丑，而可比方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一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疏：前章明自见自是，于道为余食赘行，末云有道不处。此章明大曰逝，赞道乃先天混成，终令法道自然。首标有物混成六句，将明妙本之缘起，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表强名之由绪，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终篇，教以法道自然，无为清静尔。○义曰：在昔三气未分，一元未立，形质犹隐，恍惚莫穷，混然首出者，惟虚极之妙本尔。泊乎孕神布化，天地生焉，万物育焉，生之成之，故为化母。然后定以名实，显其功用，或大或逝，或远或返，包三才而运气，首四大而居尊，递为宪章，以施法度，方复混融不宰，默体自然，宣大道冲用之功，功成复归于道本也。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寂兮寥兮者，道之质也。独立而不改者，道之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可以为天下母者，道之功也。吾不知其名者，道之无也。字之曰道者，道之有也。强为之名曰大者，道之体也。大曰逝者，道之微妙也。逝曰远者，道之深玄也。远曰返者，道之常存也。道大天大地大王大者，道之统三才也。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者，此明王为最灵之首，当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当法天行道，契乎自然也。故疏云申戒人君用道法天，而当宗清静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将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寻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

疏：有物者，有妙物也，即虚极妙本也。将欲申明强名所由，不可即称道，故云有物尔。言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众象，寻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曰先天地生。

义曰：道之起也，无宗无祖，无名无形，冲而用之，渐彰于有。其初也示若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物之物，无名之名。天地未立，阴阳未分，清浊未判，混沌圆通，含众象于内而未明，藏万化于中而未布，不可以名诘，不可以象言。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九天经》曰：天地未有而先有道气，谓之玄元始三气，而生三清。三清各生三气，合为九气，而成九天。自此而分，方有圆清方浊之别，阳日阴月之异，三才于是乎生焉，万类于是乎立焉。众经之中，皆明此理，斯则先天地生者，大道也。其五太之次，具在第八卷中，解之太上下知章矣。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叹有物之体寂寥虚静，妙本湛然，故独立而不移改，物感必应，应用无心，遍于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义曰：寂寥者，无之谓也。无声可闻，无色可见，无形可执，无象可求，无名可称，无法可拟，故云寂兮寥兮也。独立者，道一无侣也。周行者，道气旁通也。不殆者，在高非高，在大非大，无穷无竭，玄妙常存，不危殆也。殆，危也。

可以为天下母。

注：有物之体寂寥虚静，妙本湛然常寂，故独立而不改，应用遍于群有，故周行而不危。而万物资以生成，被其茂养之德，故可为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遍于群有。群有之物，无非匠成。万物被其茂养之德，故可以为天下母尔。母以茂养为义也。

义曰：于至无之中而妙气旁通，生育万物。万物非道无以生成，以其生物，故为天下之母。然道之生成于物，有形有类，皆从道生，故不拘于天上天下。今言天下者，举其大也。而道之生化，无所不生矣。《字林》云：茂养于物，故谓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注：吾见有物生成，隐无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体，强名之曰大也。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体。老君云妙本生化，应用莫穷，寂寥虚静，不可定其形状，先天地生，难以言其族氏，故云吾不知其名。但见其大通万物，欲表其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

义曰：夫名物者以其体，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无名之物矣。唯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辟，而道在其先也。运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后有天地万物也。以此功深用广，无形无状，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老君取其通生万物之美，字之曰道。道者，通生之谓也。道之为通也，无所不通。《西升经》云：夫道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细，道亦居之。庄子云：道在稊稗，道在众物，无不在也。故有形有生者，道皆居之。失道则死矣。

疏：见其包含无外，将欲定其至无之体，故强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后字者，以其字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后名，是以从本而降迹焉。

义曰：夫物有体，则能包含于物。故大能容小，外能藏内者，物

之常也。今道无体而能包含万物者,以其无体之体,体大无边也。以其体大,因体立名,故名曰大。大者,无不包也,无不容也。有形无形,皆在道体之内矣。凡物先名而后字者,礼,男子生三日,以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有事于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见其夫。入门,升自阼阶,妻抱子出自升阶,父执之右手,孩而名之,抚其首焉。二十而冠,谓之成人。冠适子于阼阶,以著代也。醺于客位,有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缁布,次以皮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礼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则先名而后字,取其自小而成大也。人伦之道,始则有终,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复终也。《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问名于申繻(大夫也),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唐叔虞、鲁公子友是也。以德命为义,文王昌、武王发是也。以类命为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于物为假,如伯鱼生,有人馈鱼,因名曰鲤是也。取于父为类,若子同生,与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国,以国则废名。不以官,以官则废职。不以山川,以山川则废主。不以畜牲,以畜牲则废祀。不以器弊,以器弊则废礼。不以隐疾,故名终将讳之。故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功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具教二山也),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氏族者,《春秋》隐公八年冬,公子无骇卒,公子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谓取旧官旧邑为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无骇即公子展之孙也。夫道也,先字而后名,言道无所始,亦无所终。示用降迹,故字

曰道，妙体广远，故名曰大。无始无终也，而此名此字，其强立焉。大道之妙，名言路绝也。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注：妙用无方，强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则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远不及矣。若能了悟，则返在于身心而证之也。

疏：夫滞于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职生覆而不能形载，地职形载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无定方，虽强名曰大，而复不继于大。

义曰：天下之至通者，道也。滞于一方者，天地也。夫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皆天之所运也。天运气广大焉，生物周普焉，能覆而不能载，能清而不能浊，能上而不能下也。地布气周遍焉，载物广厚焉，能载而不能覆，能浊而不能清，能下而不能上。日主昼而不能于夜，月主夜而不能于昼，春职于生而无长养收藏之功，夏职于长而无收藏发生之力，秋主于成而无生长闭藏之用，冬主于藏而无生长肃杀之效，风职于散而不能于润，雨主于润而不能于散。若此局于一方者众矣。唯大道能覆载照临，能生成发育，能寒暑散润，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今能古，能圆能方，能清能浊，能短能长，无不可也，无不能也，故用无定方。虽名曰大，而不拘于大，此可谓天下之至通乎！

疏：自大而求之，则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则远不及矣。自远而求之，则复返在人之身心矣。故云远曰返。庄子曰：大道于大不终，于细不遗。

义曰：求之于大则弥大矣，故曰逝而往也。求之于逝则弥远矣，故曰远不及也。求之于远不离乎身，故曰返也。人之起居运

动,上下屈伸,不离于道,道岂远乎?于大不终者,《庄子·天道篇》老君谓士成绮曰:夫道也,于大不终,于细不遗,故物备矣。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仁,其孰能定之?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秋毫,形之小者也。物之至大道复大之,其大无极,故不终也。物之至细道之在焉,故不遗也。道无不在,何足以测之哉?匪一方之可拘,岂四者能诘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载。王大能法地,则天行道,故云亦大。

疏:因强名曰大,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颠玄在上,垂覆万物。地能凝静于下,厚载万物。王能清静无为,而化万姓。此三大也者,吾道一以贯之。

义曰:天之清也,积气于上,体乎纯阳,运动不息,刚健而文明,故次于道也。地之浊也,积形于下,体乎纯阴,寂然不动,柔顺而安贞,故次于天。王之正也,总二气之柄,居万灵之首,顺阴阳之序,法天地之宜,仰观俯察,顺考古道,清以则天,静以应地,故清静其化,无为其心,而齐于三大也。此三大皆局于一方之德,无圆通冲用之能,故我妙道通贯三大,而为之主矣。一以贯之者,《论语》仲尼谓曾参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颠,顶也。玄,远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注:王者,人灵之主,万物系其兴亡。将欲申其鉴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以警王,令有所法,谓下文也。

疏: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约所见

而言,则天地自为限域,亦不在域中矣。夫遗语以存玄理,亦不必曲生异义。申文以防疑难,众说皆未尽通。

义曰: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大约有四。其一生化之域,二气之内,阴阳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气之外,妙无之间也。其三妙无之域,居妙有之外,絪縕始凝,将化于有也。其四妙无之外,谓之道域,非有非无,不穷不极也。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无生有,分别二气而天地生焉。天地之中而万兆形列,而君王统焉。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后有王也。则四大之名递相统摄,自无人有,自有归无,终始包含也。况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此既递相法象,则四大互相统摄矣。

疏:今明域者名也。名为体域,物无名外之体,故曰域中。若举道名,则道在其中矣。举天名则天无遗体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为人灵之首,有道即万物被其德,无道则天地蒙其害,故特标而王居其一,欲令法道自然。

义曰:圣旨以名为体域者,则包统众义,复为妙焉。此亦以道为名体,外包天地,天地之中以王为首,其义同也。夫王者有道,则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甘露降,醴泉出,河不满溢,海不扬波,景星见,卿云生,神龙游于沼,麟凤来其庭,四气调和而为玉烛,万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无道,则天返时为灾,地返物为妖,人返德为乱,沴气咎征时见于上,物妖形怪或出于下,星亡日斗,冬雷夏霜,天裂石贯,川竭山崩,事兴于人而气感于天,是天地蒙其害也。王之为大,系天地之安危,岂可不抱自然而法天,任无为而体道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人谓王也。为王者先当法地安静,既尔又当法天运用生

成。既生成已，又当法道清静无为，令物自化。人君能尔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也。

疏：人谓王者也。所以谓人者，谓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静，则天下归往，是以为王。若不然，则物无所归往，故称人以戒尔。为王者当法地安静，因其安静，又当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当法道清静无为，忘功于物，令物自化。人君能尔，则合道法自然。

义曰：道职生成，天职包覆，地职厚载，而乾坤之象著，品物之形列。王居其间，行道之化，顺天之时，法地之宜。民则安静而自理，生化而有常，清静而无扰，合大道自然之理也。

疏：言道之为法自然，非复仿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难，以道法仿于自然，则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升经》云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则以道为虚无之孙，自然之子，妄生先后之义，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

义曰：疑惑之人不达经理，乃谓大道仿法自然，若有自然居于道之上，则是域中兼自然有五大也。又以道为自然之子，无为之孙，皆为妄见，故具下文以解之。塞源拔本者，《春秋》昭公九年，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潁。以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故也。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迓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废坠是为，岂如弁髦，因而以敝之。先王居橐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之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

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谓宣子曰:文之霸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王有姻丧,使赵成如周吊,且致閭田与祴,反颖俘。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晋人礼而归之也。

疏:且尝试论之曰:虚无者,妙本之体。体非有物,故云虚无。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谓强名,无非通生,故谓之道。约体用名,即谓之虚无自然道尔。所以即一妙本,复何相仿法乎?则知惑者之难,不诣乎玄键矣。

义曰:键,关键也。此明大道以虚无为体,自然为性,道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为三,合而言之,混三为一。通谓之虚无、自然、大道,归一体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后优劣之殊也。非自然无以明道之性,非虚无不以明道之体,非通生无以明道之用。熟详兹妙,可谓诣于深玄之关键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二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疏:前章举域中称大,终令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静为君,以戒身轻天下。首两句标宗以示义,次两句举喻以却明,又四句伤人君之失道,末两句述轻躁以为戒也。○义曰:前以人君为理,体道法天。今示重静之文,戒轻与躁,将明重静之益,举喻以申词,又述轻躁之伤,垂文而深叹。夫至人修道,圣主垂旒,必重慎为先,安静为

本。以重静为国，则俗和而化行。以重静保身，则道通而神泰。若其轻而守器，躁以处身，君轻躁而民无所遵，心轻躁而神无所保。神散则身逝，民溃则国危。固为深戒矣。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注：重者制轻，故重为根，静者持躁，故静为君尔。

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叶轻，花叶禀根蒂而生，则根蒂为花叶之本。故曰重为轻根。夫重则静，轻则躁，既重为轻者根，则静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轻之功，静有持躁之力。故权重则属鼻之纆斯举，心静则朵颐之求自息。

义曰：重者，安静而合道。躁者，轻浮而丧真。举喻则花叶为轻，根蒂为重，花叶轻则易败，根蒂重则难伤。此比于行也。若夫重静于国则民安，重静于身则神泰。故政将乱也，积德以镇之。心将躁也，积和以制之。可谓得制轻持躁之术，无朵颐贪婪之消。所以周勃以严重而蒙顾托，邾庄以弁急而委炎炉。惟君惟臣，此乃明戒。朵颐者，《易》颐卦初九之辞也。言人之开发言语，咀嚼饮食，皆当动颐。君子观此颐象，故谨慎言语，裁节饮食也。先儒曰：祸从口出，患从口入。宜慎于颐也。初九朵颐，言阳处于下而为动，始不能使物赖己而养，在自动以求养，是躁求损己，是以凶也。颐，养也。颐者口之枢机，故曰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得不戒哉？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輶重。

注：輶，车也。重者，所载之物也。轻躁者贵重静，亦由行者之守輶重。失輶重则遭冻馁，好轻躁则生祸乱。

疏：君子者，谓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輶，

屏车也。重者,所载之物也。此举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静,犹如行者之不离辘重。行者若失辘重则无所取给,必遭冻馁。人君若好轻躁,则臣下离散,必生祸乱。故云终日行,不离辘重也。

义曰:人君之重静也,则事省而理,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怀自然,抱真朴,而天下泰矣。人身之重静也,则和气积心,虑平视听,不惑于外情,欲不撓于内,而寿命延矣。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注:人君守重静,故虽有荣观,当须燕安而处,超然不顾。

疏:夫人君好重静,则百姓不烦劳。若高台深池,撞钟舞女,以为荣观,则人力凋尽,乱亡斯作。故戒云虽有荣观,当须燕尔安居,超然远离,而不顾也。

义曰:荣观,华盛也。若人君饰荣观于耳目,竭人力于淫奢,丽色冶容,以荡其志,则国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台荣观之盛,当忽之而不顾,勿以荡心也。燕,安也。超,远也。虽有荣观,其可乐之乎?高台深池者,《春秋》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齐景公疥,遂瘖,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二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公悦,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祝,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王也(五君,文襄灵成景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

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僻违,纵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艾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避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福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市当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弗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若病,夫妇皆诅。呪若有益,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违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悦,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己责。十二月,景公畋于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从谏修德,而疾速愈,遽能畋猎也。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注:奈何者,伤叹之词也。天下者,大宝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从欲,轻用其身,令亡其位乎!

疏:天子提封百万,出赋六十四万,出戎马百万疋,兵车万乘,天子是为万乘之主。奈何者,伤叹之词也。天下者,大宝之位也。夫万乘之主,四海必同,当令子孙千亿,本枝百代。善建则无为偃化,善抱则有截归仁。奈何承此重器,耽乐是从,以身充欲,沦胥以

败。是以一身之欲，而轻大宝之位，甚可伤叹。故曰奈何。

义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类上帝，承统昊天，谓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万人，谓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内也。万井者，井田也。方里为井，百万井则辟十万里。出戎马百万疋，兵车万乘，舆赋之多，富有四海，故云万乘之主也。齐大司马田穰苴为兵法，有车乘之赋，其法起于步，人举一足曰跬，跬三尺也，两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为亩，即其地广六尺，长百步，六百尺为一亩。亩者，母也。既长百步，可植苗稼，有母养之功，曰亩也。百亩为夫，夫者农夫也。《王制》云：上农夫食田百亩也。三夫为屋，并而言之，则长百步，广三百步，谓之屋者，言人一家有夫妇儿，三百具则为家，为屋也。三屋为井，一屋长百步，广一里，则三屋之地方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间有遂，水纵横相通，为井字。何者？亩广六尺，长百步，用耜耕之。耜广五寸，两耜为耦，耦广一尺，长沮桀溺耦而耕是也。亩广六尺，以一尺耦耕，垆为畎以通，水流畎然，因名畎也。而夫田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深四尺，谓之沟，取其遂相通，如井字。故谓之井田。十井为通井之，其地长一里，广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土一人，徒二人。十通为城者，地方十里，谓之城。言兵赋一乘，成也。城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千乘之国，则其地千城，出土一万人，徒二万人也。万乘之国，地方万城，出兵车万乘，士十万人，徒二十万人。此司马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万顷，出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万乘之地，甲士三万，步卒七十二万人。《王制》与《司马法》不同，故两存之。大宝之位者，《易·系》云圣人之大宝曰位。言大宝可爱者，天下之位也。位是有用之

地,宝是有用之物,以居盛大之位,能广用无疆,故称大宝。何以守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宝之位,当须保守之,以仁爱为心,道德为体,重静为用,俭约为基。令四海同文,万方述职,天枝帝叶,传于子孙。善崇建于根蒂,善抱守其淳朴,使天下慕其仁而归之。不可以耽乐畋游,荒禽惑色,敛天下之力以养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运穷祚灭,众叛亲离,以天下之大,而一身轻失之。如夏癸、殷辛、周赧、汉献,以万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伤叹之曰奈何也。

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注:君轻易则人离散,故失臣。臣躁求则主不齿,故失君。

疏:夫君多轻易,则必烦扰,烦扰则人散,谁与为臣。故云轻则失臣。此戒人君也。

义曰:人君怀轻易之行,不重静其心,或畋猎为荒,或巡游不息,或朝令夕改,或变法易常。事多则政烦,政烦则人困,人困则兵戈四起,户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谓也。则如夏后洛汭之畋,十旬不返;隋炀辽东之役,百万沦亡。盖此谓也。

疏:为人臣者,当量能受爵,无速官谤。若矫迹干禄,饰诈祈荣,躁求若斯,祸败寻至,坐招窜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则失君。此申诫人臣也。

义曰:谤,诽也。干,求也。诈,诳也。窜,逃也。殛,杀也。申,重也。人臣贪荣躁进,乱侮国常,大则有诛殛之凶,小则有窜逐之戾。非天作孽,自失其君。况习道之人怀轻躁之行,则恬和虚寂之旨,安所容其窥伺哉?申者,重戒之也。窜三苗、殛鲧之例是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三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疏：前章明重静为君，以诚身轻天下。此章明言行无滞，欲令常善救人，守重静，理国在无为善行，言贵乎忘遗。首标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善人下畅兼忘之训，虽知下结妙要之首尔。○义曰：前垂轻躁之戒，乃君臣守位之规。此标五善之文，明修道参真之行。至于救人救物，表无弃之慈为师为资，畅相须之旨，再彰要妙，戒彼久迷尔。

善行无辙迹，

注：于诸法中体了真性，行无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则心与道冥，故无辙迹可寻求也。

疏：此明法性清净也，行谓修行也。法性清净，是曰重玄。虽借勤行，必须无著，次来次灭，行无行相，心与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则空有一齐，心境俱净，欲求辙迹，不亦难乎？故云善行无辙迹。

义曰：法性清净，本合于道。道分元气而生于人，灵府智性元本清净，既生之后，有诸染欲湮乱其真，故去道日远矣。善修行之人，闭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诸见法，灭诸有相，内虚灵台，而索其真性，复归元本，则清净矣。虽约教法三乘之行，修复其性，于法不住，行相之中，亦不滞著，次来者修，次修者灭，灭空离有，等一清净，故无心迹可得而见。于内曰心，心既寂矣，于外曰境，境亦忘之。所以心寂境忘，两途不滞。既于心而悟，非假远求，无车辙之迹出于四外矣。帝王以清净之道以化于人，混然大同，万国风靡，

固不烦车辙马迹布于天下,此谓理身与国,皆得善行之妙也。

善言无瑕疵,

注:能了言教,不为滞执,遗象求意,理证言忘。故于言教之中,无瑕疵谪过也。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滞言教也。瑕,病也。谪,责也。言谓言教也。夫善行无迹,则能了言教,不为执滞,于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遗象存意,理照言忘,于彼言教,一无病责。故云善言无瑕疵。

义曰:疵,病也。圣人知代人不可无言以训,故立言以明教,因教以训人。众人则执教而滞言,故有瑕疵之病、谪责之过。不通于理,不达于道,言愈多而道愈远矣。善修行之人,因言而悟教,因教而达理,寻理而契道,契道而忘言,故无瑕疵之病、谪责之过也。《易略例》云: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象者,似也。以所诠义理非言说所及,非心智所思,不异忘言绝虑之真体,故云象似也。喻如临镜照影,影非骨肉之身,若执影为身,即失真影。若不因影,无以识其真身。镜,喻言也。影,喻象也。身,喻意也。言得意者,但冥契真心矣。于法有三,谓言象意也。言喻能诠,意喻所诠,象通所能,是则遗象而存意,得理而忘言。达于此者,则无瑕疵谪责之事矣。

善计不用筹算,

注：能了诸法，本无二门，一以贯之，不生他见。故无劳筹算，自能照了，计无计相，非善而何？

疏：此明言教无滞，则不计异门也。夫执言执行，辨是与非，适令巧历，亦不能计。若能了诸法，皆方便门，究竟清净，不生他见，则无劳筹策算数，自能深入一乘。善计若斯，何劳筹算？故云善计不用筹算。

又曰：筹、计、策，皆算也。算长尺有握，握者算之本，手执处也。握外长尺矣。投壶射皆用算以记胜负，故《射礼》云多算饮少算是也。《投壶礼》曰：左右告矢具，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卒投，司射执算请数，二算为纯，一算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贤于某。或多或钧，胜者饮不胜者。是知凡筹量计数，皆用算以定之。故国有算学，始自黄帝之臣隶，首始以数演算。数者，生于道也。《春秋》曰：道生而有气，气生而后有滋，滋生而后有象，象生而后有数。由是而算兴焉。夫明天地之度，察品物之数，考阴阳之变，穷律历之元，皆以算而后能定其少多也。故数之大约，有数有度，有量有衡。数起于一至十，十至百，百至千，千至万，万至亿，亿至兆，兆至京，京至垓，垓至栋，栋至壤，壤至沟，沟至间，间至正，正至载。下数言十即变，中言万即变，上数言万万而变也。度之所起起于忽，十忽为丝，十丝为厘，十厘为毫，十毫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三尺为跬，六尺为步，七尺为仞，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三百步为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为度矣。量之所起起于圭，六粟为圭，十圭为抄，十抄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四升为豆，四豆为瓯，四瓯为釜，四釜为钟，十六斗为庾，六斗四升为斛，十六斗亦为数，十六斛为秉。《聘礼》又云十斗曰斛，

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郑玄又云斗二升曰斛矣。衡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象，十象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六铢为分，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硕，二十两为鎰是矣。此四等之数，盖人间筹算之法。大则品量天地，孝校阴阳，造化不能藏其机，鬼神不能逃其数矣。若修道之士不计异门，守一而已，何用计术乎？夫一者道也，至贵无偶。一而不二，万化之首，靡不由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恍惚之象，杳冥之精，皆谓一也。圣人抱一以法天下，至人得一以升云天。故一者能存能亡，能晦能光，能圆能方，能柔能刚。渴者思一，一与之浆。饥者思一，一与之粮。守一以成，道固不用筹算而为善计也。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

注：兼忘言行，不入异门，心无逐境之迷，境无起心之累。虽无关键，其可开乎？

疏：此明不计异门，则欲心自闭也。横曰关，竖曰键。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滞，心照清净，境尘不起。故云善闭虽无关键，其可开乎。故云：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

义曰：夫关键之设，所以限内外也。《易·系》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谓关键隔限时其启闭。若善闭于国，则均一玄化，遐迩大同，外无干戈，边无烽燧，不设关堞而人无交侵，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不善闭于国者，则四郊多垒，坠境兴师，虽有山川之险，关防之固，守之非德，衅生墙庑，敌起舟中，虽有关防，莫能制也。岂可谓之善闭乎？善修行之人，守真抱一，无欲无营，知万法之门，是阶修之渐。不滞于法，不执于言，不计异门，不求博赡，闭三关而自静，祛众念而自安，声色不能惑其心，轩冕不能启其志，此之善闭，其可

开乎？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注：体了真性，本以虚忘，若能虚忘，则心与道合。虽无绳索约束，其可解而散乎？

疏：此明善闭之人，心与道合也。结，系也。绳，索也。约，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遗照，深契道源，于诸法中尽能不滞，系心于此，故云善结。夫用绳约者，绳散则为约解。以道结者，心静则道冥。适使万缘尽兴，终能一无所染，虽无绳索约束，岂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义曰：绳约之结，可解可散，世之常法也。结人之心，或离或合，世之常交也。理国之善结者，其德如天，物无不覆，其仁如地，物无不载，其明如日，物无不照，其利如水，物无不润。则六合之心、亿兆之众可结，而不可散也。不善结者，临之以威，峻之以令，检之以法，胁之以兵，人或畏之，暂结而散矣。其散也，虽诱之以赏，啗之以利，荣之以爵，贵之以位，已散之心不可复结矣。理身之惑者，务以博闻，旁求术数，学日益而心日散，法愈多而神愈劳，欲以淡泊结其心，不可得也。善修行之人，万虑都忘，一念不二，静契于道，与真合同，万缘不能侵，诸见不能诱，此之善结，其可解乎？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圣人心虽冥寂，教则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释然而达解，大慈平等，无所偏隔，凡是于人尽皆善诱，故云常善救人而无弃人。

义曰：圣人者，谓用道之圣人也。圣人常以善道广诱于人，人

闻法音皆能悟解，随其深浅，必获利焉。开悟之门数以甚众，或因言得悟，或因教得悟，或闻经得悟，或睹相得悟。开悟之由不一，诱劝之法亦多。大慈悲心，等无憎爱，一一接引，令人法门。既入法门，舍恶为善人。皆为善，则无弃人矣。夫弃人者，谓其为不善之行，兴害物之心，物被其害，与之为敌。恶积于明显者，人得而诛之。恶积于幽暗者，鬼得而诛之。为人鬼所诛者，是为人鬼所弃矣。今若皆修善行，无恶无尤，悉变善人，何弃之有？五善者，谓善言、善行、善计、善闭、善结等行也。《论语》云：孔子善诱于人。诱者，导引之也。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注：是以圣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无弃者也。

疏：物者，通有识无识也。救人善教，故不弃人。救物善心，亦无弃物。令动植咸遂，无有夭伤者也。故云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义曰：用道圣人，以前五善之教教人为善，人皆化善，故无弃人。又以无事无为，不劳于物，物皆遂性，无害无伤，信及豚鱼，泽周草木，人皆化善，不害于物。此明圣人救物也。物无所害，各遂其常，此明故无弃物。

是谓袭明。

注：密用曰袭。五善之行在于忘遣，忘遣则无迹矣，故云密用。密用则了悟矣，故谓之明尔。

疏：袭，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于忘遣。若滞教矜有，辙迹必存。故虽常善救人，终使慧心无滞，如此密用则能了悟，故云是谓袭明。

义曰：圣旨以密用善功，了悟无滞，不存于迹，谓之袭明。又解袭者，承续也。言人灵府之性，本来明净，为尘所翳，迷惑天真。今以五善之行内洗其心，真性复明，慧照如本然。当常行善救，无起妄尘，承袭慧明，无使昏翳，不矜于迹，不滞于常，可谓袭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师。

注：师，法也。夫善人者，离诸爱染则心清静，于法无滞则教圆通。取喻于水，物来斯鉴，所鉴者照形而有象，能鉴者见象而无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为不善人师法。

疏曰：夫不为诸恶，守法循常，无侵于人，无伤于物者，善人也。人之为善者，天地爱之，神明护之。不习道而行合于道，不明法而心契于法。不伤于物，物亦不伤之，不害于人，人亦不害之。如此，则动静运为，常获贞吉。恶人慕其贞吉，亦当化而为善，是可为不善人之师也。《春秋》云：郑人以乡校论其执政，然明以其谤议国政，欲毁之。子产曰：若朝夕游之，闻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若遽止之，由防川也。夫决伤人必多，不克救矣。不如小决使导。然明悦之。孔子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书》曰：能自得师者，圣人也。夫师者，有法可范之谓也。《学记》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虽离师辅而不及也。若隐其学而疾其师，若其难而不知其益也。君子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为人师。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

义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者，所

以学为君也。当其为君,不为臣也。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善学者师逸而功倍,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言先王事师之道无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面东而立,师尚父面西。以道书之旨,以教于王。故曰在三之义,君父师也。师无当于五服,五服不得不亲,是则为师之道,不亦重乎!况至人心无染著,于法不滞,应物而为鉴,鉴物而无心,乃真道之师也。善人者,邦国之所贵也。《春秋》羊舌职曰:吾闻之,禹举善人,不善人远矣。《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善人在上也。此谓宣公十六年,晋灭赤狄,士会献狄俘于定王,王以黻冕卿服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故羊舌职美之曰善人在上,国无幸人,人之多幸,国之不幸。无善人之谓也。若此,则善人者邦国之宝,岂惟师乎?

不善人,善人之资。

注:师,法也。资,取也。善人可师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

疏:资,取也。夫火有其炎,寒暑附之。闻道勤行,必资宗匠。既悦先生之善,须伏弟子之劳,则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使役耳。

义曰:善人既以善行,能化不善之人,则不善之人景慕服从,为之使役。《论语》云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者,父兄师长也。则弟子事师,服膺从教也。夫人之立身,有三尊焉。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事师以敬。身体发肤,父母生之也。道德礼乐,师以教之也。爵禄品位,君以荣之也。虽道在,即请学无常师,凡申请益之仪,便有在三之敬矣。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

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师资，未为极致。今所以贵师，为存学相。学相既空，自无所贵。所以爱资，为存教相。于教忘教，故不爱资。贵爱两忘，而道自化矣。

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注：师资两忘，是谓玄德。凡俗不悟，以为大迷。以道观之，是谓要也。

疏：夫初地修进，两存学相，未能忘言教，故贵爱师资。若能了悟行门，则学无所学。师资之名既失，贵爱之目不存。

义曰：初地修行者，谓从凡觉悟，回向正道，舍凡从信，初入法门谓之初地。《本际经》云：夫为学者，初修十事以为阶梯。如人缘梯，从初一杙至第二杙，乃至至于顶。升阶之人，自下至高，要须先习此十行法，然后乃能深入正观。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乐心，乃能进趣。二者亲近善友，导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箴诣明师，师有妙法，广能宣告，示以要术。四者既闻正教，能受读诵。五者能出家，专行柔弱，永断有为，离诸桎梏。六者参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隐山林，棲遁独处，求离嚣尘，修寂静志。八者当念大道是真法王，能度众生，越生死海，犹如船师拯济沈溺。九者当念经教是妙医方，能示众生理烦恼药。十者当念法师是真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品。初地因次以小乘柔伏之法，又进中乘进修之法，后入大乘观行之法。以此法故贵爱师资。师者，父也。我若无师，不能得道。是故应当远近随逐，心眼观想，恒在目前，不替须臾，无他杂想，非师不度，非师不仙。既了悟已，学相皆空。诸方便门，本无文字。解了大道，贵爱兼忘。入众妙门，达真常境。

疏：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语以渐顿，不无阶级。论其造极，是法都空。故前举为师为资，示修进之路。后云不贵不爱，导悟证之门。则所以贵师，为存学相。学相既空，自无所贵。所以爱资，为存教相。于教兼忘，故不爱资。相忘江湖，自无濡沫。乍闻斯旨，凡俗不悟，执学滞教，则必以为大迷。故老君格量云：虽知凡俗以为大迷，于道而论，是谓要妙矣。

义曰：师资之道，相因之义也。玉因琢而成器，人因师而悟道。言于教则有念师礼师之法，垂以训人，历劫典宪非同，不善之人暂为资取矣。故天子上丁释奠于先师，太子大学谒先师，皆存其道以垂教也。若以达观之理，大则忘天地，内则忘其身，物我都忘，岂复有师资之限？如鬻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鬻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言其初与变化，俱末而独化者也。当此时也，鬻缺形骸天地俱忘矣，岂唯忘其师乎？师资贵爱之道，于斯达矣。其于理国也，不立德于人，不眩仁于物，百姓日用而不知，固无师资贵爱之尚，契太古忘言之道。众人不达，初为大迷，了而达之，信为要妙矣。濡沫者，《庄子·天运篇》老子答孔子之词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四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不执，常善所以救人。此章明雌辱为行，常德于焉复朴。首标知雄等三段，明行修则渐造于极。次云朴散下两句，示造极则必有成。终云大制一句，论圣功之御用，以结成其深旨。○义曰：夫前明善行善言既为不执，救人救物所以行慈，皆外助之行也。此标知雄知白以全和气，复婴复朴，所以成功，即内修之要也。行于外，五善之应也，如上文。修于内，三知之极也，如下说。修既复朴，可不守朴而不移，然后散布万殊以彰玄功广大？唯圣人能宰制其器，无所割伤也。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疏：知，辩识也。雄，刚躁也。雌，柔静也。夫物贵全和，法求中道。雄则过亢，雌则卑弱，俱未适中于善行，必当缘笃以为经。故知其雄躁，则当守其雌静。守其雌静，亦当知其雄躁。守雌则可知雄则败，败则妨行。持戒守雌，能守雌柔，是为谦德，物所归往，如水归溪矣。

义曰：夫于内修也，辩识刚躁，知必败伤，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极也。笃，厚也。性刚躁而雄则多亢极，亢极则尤过生焉。所以厚其柔静之心，制其雄刚之性，乃无亢极之败。溪者，众流所归，以其谦下故也。人谦下则物归，地谦下则水聚。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静其神，以致长生也。理国以谦静，则万物从顺，如水之赴溪矣。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注：雄者患于用壮，故知其雄，则当守雌。谦德物归，是为天下溪谷。则真常之德不离其身，抱道含和，复归于婴儿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为善行，物所归往，为天下溪。能如此者，则真常之德曾不离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婴儿。故云复归于婴儿也。

义曰：理国在于谦静，理身在于雌柔。万物顺从，众德归凑，则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婴儿者，未分善恶，未识是非，和气常全，泊然凝静，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乃合道真。理身则神所归，理国则民交会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静，则德行昭明。德虽昭明，不以矜物。当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则可以天下法式矣。

义曰：为君有独见之明，为道有昭显之德，皆当若昏若晦，不炫不矜，则氓庶攸归，淳和内足，以此为天下法式也。《史记》老君谓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不矜，有明不炫，岂唯内充道行，固亦克俱声光矣。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注：能守雌静，常德不离。德虽明白，当如暗昧，如此则为天下法式。常德应用，曾不差违，德用无穷。故复归于无极也。忒，差也。

疏：忒，差忒也。极，穷极也。知白守黑，是谓德全。德全之

人,可为天下法式。则真常之德,随应而用,应无差忒,用亦不穷。故云复归于无极。

义曰:为君为道,外晦其明,内积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于国则圣德无穷,于身则长生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疏:荣,尊荣也。辱,卑辱也。夫为天下法式,则其德尊荣。德虽尊荣,常守卑辱,以和为量,无不包容。如彼空谷,物来斯应。故云天下谷也。

义曰:人君富有八极,君临九围,是尊荣也。自称孤寡不谷,是卑辱也。名号所设,则古之制也。能当理思乱,居安惧危,戒慎卑躬,昼乾夕惕,则德广体弘,如虚谷矣。为道之人外其德誉,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崑崙之祠。庄子叹拥肿之木,则其材德不显,心虚德全,若空谷矣。

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注:德虽尊荣,常守卑辱。物感斯应,如谷报声。虚受不穷,常德圆足,则复归于道矣。

疏:朴,道也。虚受应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圆足。足则复归于朴矣。夫道为德体,德为道用。语其用则云常德乃足,语其体则云复归于朴。归朴则妙本清净,常德则应用无穷。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与于此?

义曰:既富于德,则合于道。道为德体,则淡寂无为。德为道用,则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诱民于无为,以广济之德,积功而合道。故云复归于朴。夫道无为而无不为也。通生万物,应变

无方,故谓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推而行之谓之通是也。夫圣人之理国,至士之修身,当知其雄强、明白、尊荣三者,非持久之益,乃当执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则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内以修己,人化则道弥广,己修则德愈昌。道广德昌,理国理身之至要矣。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注:含德内融,则复归于朴。常德应用,则散而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圣人用之,则为群材之官长。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论性修德,反则复归于道。此云朴散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应用。应用迹粗涉于形器,故云朴散则为器。圣人弘济,则为群材之官长矣。

义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惟无,非是可见可博之质,乃是虚寂之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称之用,非是质碍之常形也。圣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委以牧人,共振玄风,以弘道化。故云为官长也。夫四海之广,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理,故立群官师长,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周汉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材莅任,各当其器,而万方理焉。若为道之士,则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犹器用,以利于人尔。为国则用材化物,为道则施功济人,合于道朴之化也。《尚书》曰学古入官,《左传》曰能官人则民无觖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朝鲁,对昭子曰:黄帝以云纪官,炎帝以火纪官,共工以水纪官,太皞以龙纪官,少昊以鸟纪官,以凤鸟为司历,玄鸟为司分,伯赵为司至,青鸟为司启,丹鸟为司闭,祝鸠为司徒,睢鸠为司马,尸鸠为司空,爽鸠为司寇,鹁鸠为司事。五鸠以鸠民,五雉为五工正,九扈为九农正。扈,

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颡顛以来，不能纪远，乃以民师而命民为官。设官分职止，尚矣。盖以宣道行德，以教于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岂可轻授哉！《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斯之谓也。

故大制不割。

注：圣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泽不谢，动植咸遂，曾不割伤。

疏：此明圣人用道也。夫圣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洒雨露之恩，各畅其和，不知其力。令动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伤，以为己用。故云大制不割。

义曰：圣君临极，宰制万方。德被群生，各遂其性。故动物植物有情无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化，惟清惟静，下知其上有君，而不闻其制令之法。此所谓大为主宰，而无所制割也。修道之士，不察察于存祝，不孜孜于漱咽，无为无欲，自全其和，可阶于道矣。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疏：前章明雌辱之行，常德必归于朴。此章明矜执必失，故神器不可为。首标将欲下六句，明实位之有所在，以戒奸乱之臣。次执者之一句，示历数之不干常，将警淫昏之主。故物下辩物倚伏之数，是以圣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义曰：前明圣人宰制羣物，此恐臣下非妄乱常，故举此文戒其奸宄。又虑人君执有神器，凌虐于民，明倚伏不常，以亡在德，去奢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奸乱之臣，上警淫昏之主也。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宝之位也。有道者，必待历数在躬。若暴乱之人，将欲以力取，而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见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宝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历数在躬，然后君临万宇。而奸乱之贼，凶暴之夫，将欲力取天下而为之主。既诛夷之不暇，何天禄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见其斯人必不得所为之事。已，语助也。

义曰：普天之下，人君统之。人君之位，皆上天降命，历数所归，应天之心，顺人之望，而后君临四海，子育群生，而为之主也。莫不世传积德，身有殊祥。履巨迹而诞伏羲，感神龙而孕炎帝。轩辕乃电光绕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颡项高辛生资睿圣，唐尧虞舜天表神奇。尧火运于赤龙，舜土德于虹瑞。月精命禹，燕卵降汤，紫气霭于殽山，赤光照于汉室，此并身有殊祥也。积玄勋而黄轩受命，稟前功而颡项叶符。黄帝十七世而祚有殷汤，后稷十三世而兴西伯。此皆积世累功也。或生而神圣，或诞而能言，日角犀文，龙颜鹄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斗横身，鳞文遍体。或全于圉圉之内，或逃于沟窞之中，而复兆应天文，德谐人愿，然后驱雄驾杰，拯溺救焚，康济黎元，克昌帝业，斯可谓生灵俟望，历数在躬者也。《尚书》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资，积善不显于先人，钟异靡闻于奇兆，恃水草之力，纵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窃国权，因佞幸而窥神器，兴问鼎之计，运舂篋之谋，王莽董卓则枭戮于前，侯景桓玄则败亡于后，流恶名于万古，取大笑于四方。欲以力而为之，其可得也？况剑闻神授，力可拔山，暗鸣则鬼伏神惊，叱

吒则坚摧敌溃，终乃舡舟莫济，刎颈阴陵。不闻聚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赏，苟不及于此者，又何矫窃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见其不得已。大宝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

注：大宝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为也。故曰为者败之。此戒奸乱之臣也。

疏：天下大宝之位，所以不可力为也者，为是天地神明之器，将以永终圣德之君，而令流布恺悌之化，岂使凶暴之夫力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为，为亦必败。此戒奸乱之贼臣也。

义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日月之照曰明。言天地日月之间，森罗万象，必有主宰而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于圣德之君，而令布和平悦乐之化，以养民也。恺，乐也。悌，易也。《诗·大雅·洞酌篇》召康公戒成王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言乐以强教于民，易以悦安于民，民敬爱其君如父之尊，如母之亲，故云恺悌之化。若凶暴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强兵残忍诛害于民。如吴国为封豕长蛇，项羽比狼贪羊狠，则生民罹其蚤毒矣。毒出于口曰螫，毒出于尾曰蚤。明此凶暴之夫，毒螫天下，必不得其大宝之位，而自致败亡。故云为者败之矣。

执者失之。

注：历数在躬，已得君位，而欲执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祸淫，亦当令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拨乱反正，或继体守文，皆将昭德塞违，恤隐求瘼。若执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国乱无象，遂使天道祸淫，神怒人

怨，是生灾沴，乱离斯作，谁奉为君，亦当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义曰：人君继体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内，祸起寰中，号令不行，戈铤内向，天下既乱，海岳沸腾。真主应运救人，拨乱反正，如夏禹、殷汤、周武、汉祖，创业之君也。天下既定，授于子孙，故嗣主继明，守文承统，如夏桀、殷纣、周赧、汉献，为继体之君也。且创业之君必资圣德，塞违补过，明德显仁，招怀隐沦，求采瘼病，初有大宝，罕及败亡。盖其励精求理故也。而继体之君，不知稼穡，长于妇人之手，生于深宫之中，八音五色乱其心，丽服淫声溺其性。或穷兵四境，流毒九州，视赤子若仇讎，顾生人如草芥，动致芟刈，不循宪章，反道违天，凌虐神主。神主者，民也。于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时，神怒众离，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殒身黔庶之中，失政奸雄之手，洪图一去，大业不归。此明执者失之，足为后王之戒。昭德塞违者，《春秋》桓公二年，宋华督杀孔嘉父，而弑殇公，立公子凭，是为庄公。以郕鼎赂于鲁桓公，公纳之于庙，大夫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百官，犹惧失之。今真其赂器于太庙，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礼之赂器于太庙，其君之何？瘼，病也。沴，妖气也。内起曰眚，外起曰灾，亦天火曰灾也。

故物或行或随，或响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注：明为则败，执则失，故物或行之于前，或随之于后，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之则强，或抑之即弱，有道则载事，无德则隳废。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气也。吹，寒气也。强，壮也。羸，弱也。载，事也。隳，坏也。且夫为之则败，执之则

失,亦如凡物或行之于前,或随之于后,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之使强,或抑损之令弱,或有引而载事,或推之而隳坏。且同紕繆,不可准绳。唯当以欲从人,方可乐推,不厌至其。

义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安能长保?是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或后者居前,或前者反后,或寒者变暖,或暖者反寒,或弱者为强,或强者为弱,或成者致坏,或隳者获全。如纠缠之萦纆,无准绳之正定矣。繆,大索也。准,的也。绳,正也。无道之君以人从欲,有道之主以欲从人。以欲从人者,天下悦乐而推尊之,不厌其德也。以人从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言屈己之欲,从众之善也。明年秋,宋公与楚、陈、蔡、郑、许、曹盟于孟,诸侯执宋公以伐宋。言宋公无德争盟,众共执之,如文仲之言也。文仲,鲁大夫也。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圣人睹或物之行随,知执者之必失,故去其过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圣人,睹行随之不常,知矜执之必失,故约己检身,割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论名数且分为三目,征其实乃同于一条。甚、奢、泰者,皆谓之过分耳。

义曰:圣人之于天下也,观倚伏之势,见推移之机。于施为之中,不使过分。知甚者必极,奢者必贪,泰者必盛。极则必反,贪则必怨,盛则必衰。有一于此,必为亡败,故皆去之。为道之士,明执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谦抑自居,冲虚内保,则可以参真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五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疏：前章明矜执则失，是以去其甚奢泰。此章明兵强好还，不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为辅佐。师之所处下明好兵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壮下论恃强而必败。○义曰：前明人主理国去奢泰而为君。此戒人臣事君用文德而匡佐。若怙兵尚武，必诱敌起争，是明兵强好还，不可以矜伐为事也。首章直戒人臣，次言用兵非善，妨农害岁，是有凶年。然后果于勿强，强必丧败，强壮非道，宜速止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注：人臣能以道辅佐人主者，当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强于天下。何则？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应之，其事既好还报，则胜负之事未可量矣。

疏：以，用也。佐，辅也。还，报也。言为人臣者当用道化无为辅佐人主，致君尧舜，是曰股肱。舞干羽于两阶，修文德于四海，令执大象而天下往，太阶平而寰海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穷渎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应之，其事能还报，则胜负之事谁能预克也哉？

义曰：夫臣之事主，以道为先，所宜清静匡君，勿以兵谋辅国。化既清静，君遂无为，平泰可图，尧舜何远？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则君德自齐于尧舜也。股者，足也。肱者，手也。君为元首，臣

为股肱，犹一身耳。君臣之道，其可忽乎！《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舞干羽者，《尚书·大禹谟》曰：舜以禹之功，命之嗣位。时有苗之民数千王诛，命禹徂征之。于是会诸侯之师，誓众而往，奉辞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谓禹曰：惟德动天，无远不届。至诚感神，况于有苗乎？禹班师振旅，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师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来，言以文德道化抚之也。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执之物。既还师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于宾主两阶之间，以抑武事，而苗人来格。格，至也。《礼》曰：舞者所以饰喜也。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缀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为列，六十四人也。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也，二人为列矣。执大象者，第三十五章之词也。太阶者，三台六星为太阶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令平，则其星光明，行列相类。星或明或暗，或狭或阔，或变色，或亡失不见，皆为灾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阶匀明，天下太平也。今若大臣以兵谋辅主，不能以文德怀人，侵伐图功，加兵于彼，彼必还报，则胜败之势未可知也。或自焚焉。负，败也。抗，以手抗拒也。渎，乱也。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注：军师所处，战则妨农。农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气感害，水旱继之。农废于前，灾随其后，必有凶荒之年矣。

疏：师，军师也。又《易》曰：师，众也。夫兴师动众，则人劳于

役。行斋居送，则妨工害农。农事不修，故生荆棘。大军之后，积费既多。和气致祥，兵气感害，水旱相继，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报穷兵之怨尔。

义曰：人臣以兵辅主，主则习用其兵。主贪不急之功，臣冒无厌之赏，或凭凌下国，侵伐邻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斋粮之苦，居者有转馈之劳，男废耕农，女妨蚕绩，所以云悬军十万，日费千金，杼轴其空，挽输莫息，田生荆棘，人遂饥荒。设无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阙。夫和气结则祥瑞降，兵气盛则灾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穷兵之弊，可胜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犹国有兵戈也。真气耗散，犹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节，则神气散亡；神气散亡，则疾疹交构。气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于国于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疏：《春秋传》曰杀敌为果。今明杀敌者，令不相侵，止其为暴，是知杀敌为果，即止敌也。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敌，令不为寇，必不以众暴寡，凌人取强。取强则事好却还，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强。

义曰：王者化人，贵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未孚，或有外敌来侵，不得已而方应。应变制敌，岂在杀人？能取胜于伐谋，自可期于止杀。故于文曰止戈为武，但止其敌，不在杀人，可谓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胜之于前，或败之于后，好却还报，非曰能军，不敢取强，是合天道矣。杀敌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楚之命伐宋，宋华元御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司空乐莒，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

夫狂狡逆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擒也。戎昭果毅以听之谓礼。常存于耳,著于心,想闻其政令。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言易而反之,必为戮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辅相者果于止敌,盖在安人和众,不敢求胜取强。故虽果于止敌,不敢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则败亡,故以为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于止敌。止敌自矜,未名善胜。故虽能止敌,慎勿矜夸。矜夸则伤于取功,故虽果于止敌,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则自为憍泰。憍泰则乐杀,故败不旋踵。此为炯戒,可不慎乎!

义曰:矜,夸大也。伐,自称己善也。憍,慢也。安人和众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子将舍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许之乎!潘尫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赵括、赵婴齐为大夫。士会上军,郤克佐之,巩朔、韩穿为大夫。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荀首、赵同为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及楚平,林父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勦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士会曰:善。会闻用军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狂。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疲劳,君无怨讟,

政有经矣。荆尸(阵法也)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莠教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先穀曰:不可。晋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而退,非失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失,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荀首曰:此帅殆哉!《易》有之:师出以律,否臧,凶。顺成为臧,逆为否。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果遇必败。先穀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厥、林父帅军遂济。楚子北师次于郢。闻晋师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叔敖不可。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令尹南辕返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帅者,专行不获,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晋帅敖鄙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先穀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桀书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

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激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宫序当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师叔,楚之崇也,入盟于郑。子良,郑之良也,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帅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智焉?庄子曰:赵括、赵同,咎之徒也。赵朔曰: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随会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无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避敌。群臣无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栾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晋魏锜使于楚,请战而还。赵旃请入楚,召盟二子,皆欲晋败。郤克曰:二憾往矣,不备必败。先穀曰:郑人劝战,不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人。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会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楚若无恶,除备而盟。先穀不可。士会使巩朔、韩穿师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具舟于河。潘党逐魏锜,楚子乘左广逐赵旃。晋师使钝车逆二子。楚人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阵。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车驰、卒奔,疾进乘晋军。林父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逐下军。潘党、唐侯从上军。郤克欲待之,士会曰:楚师方壮,若萃于

我，必尽，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败。及昏，楚师于郢。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故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以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是役也，郑石制入楚，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辛未，郑杀石制、鱼臣。君子曰：无怙乱者，谓是类也。且夫伐谋而得胜，彼敌敢侵，止杀济危，信为善矣。若矜伐其善，自炫其功，身享功名，心必懦泰。懦泰则凌物，凌物则怨生，祸败可期，功名难保。韩信见擒于云梦，白起齿剑于杜邮，矜伐生懦，因懦致祸，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注：前敌来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则果在于应敌，非果以取强。

疏：夫果于止敌者，非好胜而凌人也。但前敌来侵，事不得已，

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应敌，是非求胜，能如此者胜。不恃强，故云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壮，犹兵之恃强。物壮则衰，兵强则败，是谓不合于道，当须早止不为。

疏：凡物壮极则老，兵强极则败。故兵之恃强，犹物之用壮。物用壮适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强则不可全其善胜。兹二事者，是谓不合于道。贤臣明主，知其不合于道，为须早止不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义曰：兵之恃强，必致死败。符坚寿春之役，李密洛口之师，王寻昆阳之兵，炀帝征辽之众，皆号百万，信为多焉。而非道恃强，败不旋踵，兵强故也。亦如物壮则老，用壮必伤矣。昔秦吞七国，一统九州，力盛兵强，天下莫敌。土崩瓦解，曾不逾时。扶苏死于长城，子婴降于轵道。鹰扬鸷视，夫何足云？圣人以为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则嗜欲复性，亦犹兵焉。若制欲捐情，澡神涤虑，止其妄想，守彼虚玄，自无物壮之讥，可谓全和之要。师亦有老，《春秋》曰师曲为老，谓出师无名，不以其理，理屈于敌，亦为老焉。故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六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疏：前章明强兵好还，不可果其矜伐。此章明佳兵物恶，不得已而用之。首则陈戒不祥，明有道者不处。次云胜而不美，示乐杀之为非。吉事下举喻以明，结以丧礼处之，所以表非乐战。○义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国，不以兵强。今明佳兵乃是不祥之器，以兵佐国必果于矜伐，果矜伐则必败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恶，敌来侵己，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处于此，不以胜敌为美，而以正杀为先。此戒其乐杀也。处之以丧礼，非欲于战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韬略之属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进德修业，必慎厥初，藏器于身，俟时而动。当游心道德之囿，阅思坟诰之林，使光昭今古，开济成务。

义曰：韬，《六韬》也。齐太公姜子牙钓于磻溪，剖鱼得玉，璜中有此书。一曰文韬，经邦立国，不越天常。二曰武韬，克定祸乱，威伏八方。三曰龙韬，燮理阴阳，不逾时令。四曰虎韬，善用爪牙，群凶自挫。五曰豹韬，膺时戡难，智在权机。六曰犬韬，采听至微，或成奇变。韬者，藏也。兵机权变，不可轻以示人。故以韬藏隐晦为义。略，《三略》也。《三略》者，谓汉留侯张子房于下邳圯桥遇黄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可为帝王之师。亦机铃用兵之术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克商伐纣而成王业；子房用之佐汉祖，灭项籍而有

帝图。进德者,德冠五帝,为美行之一首。修业者,业兼六艺,为习学之先。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习学之业,慎其初始。习文儒道德则为君子,习贪骄残暴则为小人。昔孟轲幼孤,居近葬者,乃学为墓。轲母贤,见其所习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轲又学为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学之家。轲乃学习坟典,后为大儒,道亚周孔,名高韩墨。昔孔子为儿,好以俎豆为戏,后为礼乐之祖,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后稷为儿,好以耕农为戏,后为农正,播植之业,功济天下。汉张汤为儿时,因鼠窃肉,为父所责,汤薰穴得鼠,及所残肉,笞鼠,讯鞠论报,款占其辞,如老狱吏,后仕汉为法官,详定刑律,垂法著令。所以习为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善恶之习在厥初尔。厥,其也。初,始也。藏器于身者,《易·下系》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时即有成功,不得其时,动有结阂之患,故无功也。注言公者,无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则难射,人处高位即难除。处高位而贪残如隼,将除之者,在得其时,无不克矣。言君子有可大之德,可久之业,亦当得时而可动矣。《史记》云: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得其时则功济天下,失其时则独善其身。是明进退之度也。游心在乎道德,阅思在乎典坟。囿,园囿也。典,谟典也。坟,三皇之书,为三坟也。诰,训诰也,如《汤诰》、《酒诰》例也。林,丛木为林,言书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开济成务者,《易·上系》云:夫易开物成务,谓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谓天下开济万物，亦如君子之德业，光大昭明，为世之范，乃复游心道德之园囿、坟诰之丛林，美名扬显，成其大务也。《春秋》宋穆公属其臣立殇公，云：先君以寡人为能贤。光昭令名是也。修道之士，亦当慎其所习，游心大道，阅思无为，道可冀也。若其滞是非之境，束言教之墟，迷嗜玩之津，窥浮诞之牖，其道弥远矣。人君理国，习皇风帝道，可叶于升平；效王业霸图，罕偕其清静矣。况兵战之术乎？所宜戒也。

疏：而乃有以兵谋韬略为佳好者。夫谋略之设，以正为奇，兵钤之书，先声后实，皆在乎攻取杀伐，故为不善之材器尔。

义曰：谋，图度也。奇，变诈也。攻，击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韬》、《三略》之书，金版玉钤之术，皆图度机谋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诈，故以正为奇，先其虚声，后其实用，开张诡譎，非君子之所宜。于国为贪残，于身为不善，于物为憎恶，岂可习而行诸？且人之所习，务在有成。业成而用，用而求达。习善器者进则利物，退则全身，用则懋功，显则彰德。今习兵道，以诡诈为本，欺譎为能，杀获为功，诛伐为事。譎诈则非信，杀伐则非仁，佐于国则陷君为征伐之主，行于身则造迹于诡妄之徒，固为不善之事矣。老君说经之时，但有战斗之说，则是版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韬》、《三略》之书。然用兵亦以机讨相调，譎诈相倾，得胜为功，杀人为美，非为道者所务，故切戒之。今引韬略之书，取近而证远尔。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注：佳，好也。兵者，谋略也。凡人修辞立诚，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谋韬略为好。谋略之用只在于攻取杀伐，故为不善之材

器。凡物尚或恶之,是以有道之人,不处身于此尔。

疏:畜德于身,是为能事。既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恶之,况有道之君子,焉肯处身于此?故云有道者不处。

义曰:有道之士以德润身,以善救物,动资简正,静合虚无,不萌杀伐之心,肯尚兵谋之事。兵以杀伐为用,凡物望而恶之矣。修辞立诚者,《易》乾九三之词。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注:左,阳也。阳和则发生,故平居所贵。右,阴也。阴凝则肃杀,故用兵所贵也。

疏:左,阳也。右,阴也。阳好生,阴好杀。好生故平居所贵,好杀故用兵所贵。

义曰:帝出乎震,物生于东。春主发生,夏为长养。天道左旋,所以左为阳,而顺生成之道也。万物肃杀于西,秋主杀也。藏伏于北,冬主藏也。月配阴而主刑,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为阴,而逆杀伐之道也。君子体仁以利物,故平居则贵左。用兵法义而尚刑,故贵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杀,故为不善之材器。

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为材器,不尚兵谋。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则尚右而好杀,有道者故不处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对结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

以道德为材器，故无利尔。

义曰：君子所习也，稽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义，宪章文武周孔之礼乐，将以经天下，济万物，垂后王，佑来世。时之遇也，则开物成务；时之不也，则卷而怀之。故无所不利矣。上云佳兵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示其所习之初，务在于道德，不在于兵谋，而习兵谋者，非君子所务。习之已成，必将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注：戎狄来侵，故不得已。善胜不争，故恬淡为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谋者，辅助之材也。故云文则经纬天地，武则克定祸乱。虽天生五材，废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节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在乎事不得已，然后应之。谓四夷来侵，王师薄伐，所当示之以恩惠，绥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无凭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为上。

义曰：圣人制法垂训也，随时降杀，与代污降。太上之君以道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浇讹时扇，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训之以礼乐仁义；武，训之以奇正权谋。文经天地，而武定祸乱；文为本，而武为末；文为体，而武为用。夫子云：不教民战，是谓弃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夹谷之会，宣武备而斩俳优。齐侯畏之，归龟阴之田，成礼而退。斯则武为文之辅，文为武之主也。经纬天地者，南北为经，东西为纬，穷鬼神之情状，明造化之变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贞，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为谧焉。克定祸乱者，谓凶暴及人曰祸，反德肆逆曰乱，得伤曰克。所以黄帝诛蚩尤，舜诛三苗，汤克桀，周克纣，秦殄六国，汉定三秦，

除暴害之政,剪乱逆之根,拯活生灵,非杀人以取胜也。故武王以为谥矣。此则明本末,审逆顺,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来侵者,周宣之时,犬戎数犯中国,出师御之,故《诗》称伐杀玁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谓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递运,帝王执而用之,若用材器尔,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为终始,阙一不可也。师稟帝王之命者,谓之王师。师,众也。在《易》为师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辞也,言我伐于彼也。凡曰王师,有钟鼓曰伐,无钟鼓曰侵。王师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怀来,非逞志于梟擒,非肆怒于剪扑。师出有名曰顺,无名曰逆。观夫四夷侵斥,类蚊蚋之嚼肤,非为中国大患,固无伤于道德,所宜绥以恩惠,化以淳和,无凭怒之心,是恬淡为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难,叔敖安寝而投兵,不举干戈,坐以制胜,此其上也。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疏:夫不能以德怀来,而用兵求战胜,故虽克胜,犹惭德薄,不以为美。夫胜必多杀,故以胜为美者,是乐杀人。

义曰:圣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祸乱,以文德怀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胜。既胜于敌,乐而美之,无内惭之德,无惻隐之心,是乐杀人也。昔季札观《大护》之舞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言汤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惭德。《论语》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

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

注:制胜于敌,必丧其人,故不以为美也。夫胜必多杀,若以胜

为美者，是乐多杀人也。乐多杀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难乎？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养。仁人者当顺天德，以全济为务，焉可苟逞诈力，以快贪残。贪残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难乎？故好乐杀人，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义曰：夫仁者之心，称物平施，顺阳和以爱育，行慈惠以抚安。其于物类也，尚怀悯护，不欲一物失所。《礼》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又弊盖埋狗，弊帷埋马，弊车瘞牛。陈安世暑月不行，畏践虫蚁，杀伐草木。若其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此皆仁悯之道也。顺天养物，理在兹乎！安肯勦众命而取功名，乐杀人而图富贵哉！若以伐杀之多为美，谲诈之胜为能，恣毒贪残，必为人之所畏，人畏则孰敢亲附之矣。既无亲附之众，独运暴横之心，欲求得志于天下，信为难矣。东昏归命，昌邑高洋，祸败灭亡，足为鉴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阳而生则吉，故吉事尚左。右阴而杀则凶，故凶事尚右。《礼记·檀弓》曰：夫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复尚左。

义曰：左为阳德主生，故居常则尚左。今人宾主之位及拱手之礼，皆左为上而尊也。右为阴主死。今人丧礼皆尚右。夫子有姊之丧，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效之。夫子言其好学也，如此及知非吉，故复尚左。檀弓，《礼记》第四篇名也。颜回习夫子之道，首冠诸生，称为亚圣。尝问于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辩，回亦辩，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

然。瞠视尘躅，则不及矣。弟子嗜好于学也，如此尚不能尽夫子之道，况于不学乎？

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

注：偏将军卑而处左者，不专杀也。上将军尊而处右者，主以兵谋也。

言以丧礼处之。

注：丧礼尚右，今上将军居右者，是以丧礼处置之。

疏：上将军专杀则处右，偏将军为副不专杀故处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将军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于丧礼。丧礼尚右，今上将军居右，是以丧礼处置之尔。

义曰：丧礼尚右，死事属阴，上将军专杀，故主死事。国之出军，上将军登坛，天子斋戒，授以斧钺，盖使其专杀也。凿凶门而出，主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将有谋则死者反生，将无谋则生者反死，况战者危事，投之死也，岂非丧礼乎？偏将军既不专杀，居吉位而处左也。

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灵之贵而交战，杀之有恻隐心，故以悲哀伤泣之尔。

疏：夫战而求胜，必杀人众多。胜而不美，故悲哀伤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宁。今交战杀之，故仁心恻隐，为之哀泣，不亦宜乎！

义曰：以战而胜者，则杀人众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气，十月孕神，含阴吐阳，法天象地，万物之内，人称最灵。国之得人，犹鱼之有水。故《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人

惟邦本，本固邦宁。此言太康尸位，盘游无度，有穷后羿因民不忍，拒于河，以其灭德，民弃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则国危，民聚则国霸。今图功名而好战，贪土地而杀人，驱彼生灵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伤之乎！故下经云抗兵相加哀者胜。泣，悲也。

战胜，以丧礼处之。

注：勇士雄人战而获胜，胜则受爵，居于右位。尚右非吉，是以丧礼处置之，但以为不祥之器，何必缟素为质也。

疏：夫战而获胜，胜则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丧礼处之，但以战为不祥之器尔，亦何必服缟扶杖，然后称之为丧礼乎？诸注此义者，皆云古有斯礼，寻阅坟典，既无所据，今所未安，故不录也。又引秦伯向师而哭者，此乃哀败，非战胜也。

义曰：获胜受爵者，功高迁上将之位，亦是处以丧礼也。兵为不善之器，战为杀伐之资。胜则杀彼，败则杀此，皆吾民也。安不痛哉！圣人以之悲伤，君子以之惻悯，故当处之以丧礼也。缟杖者，丧服也。但杀于人即宜悲愍，何必缟杖，然后为哀乎？或者云古者出师，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礼经之中、坟典之内，皆无此说。以此无据，疏特明之。典者，五帝之五典也。坟者，三皇之三坟也。秦伯向师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郑，秦大夫杞子戍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籥，若潜师而来，国可得也。秦伯访于大夫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谁不知？秦伯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

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伯使人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预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襄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之武子辞焉，吾子淹冬于弊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间弊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有？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襄公墨缞，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墮军实而长寇雠，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纆臣衅鼓，使归就

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师必败也。秦伯之哭，哀其师之败也。皆非胜而哭之矣。圣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后人增饰其谬耳。夫用兵好杀，君子不为。大道好生，圣贤是则。但战之胜败，皆害于人，自可戒之而戢兵，岂必杀之而后哭？理身者，五欲内侵则五神疲散，六情中盛则六识交争，气丧神疲，将虞殒谢，当固抑情斩欲，克保恬和。亦犹理国之君，不尚佳兵之美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七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疏：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处。此章明侯王守道，则万物下宾。首标无名将以明道，次举守道而能降瑞，始制下广其制用，譬道下将示结成。○义曰：兵之佳也，为天下之凶，朴虽小也，为天下之大。王侯能守，万物所宗，道化既行，天地降瑞。不烦教令，民自和平。君保制御之功，物得依归之所。万国亲附，如水朝宗于海焉。以兹善化之君，不在兵强之美也。

道常无名。

注：道以应用为常，常能应物，其应非一，故于常无名。

疏：应用不穷，惟感所适，道之常也。常在应用，其应非一，故于常无名，故云常无名。

义曰：道之为用，无为焉而无所不为。统御阴阳，包罗覆载，乾以之动，坤以之宁。其通生也，为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奥也，为天下之至赜焉。应用无穷，周流不极，纤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圆方。而真常之道，淡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绝，故常无名。

朴虽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应用。匠成则至大，故无敢以道为臣者。

疏：朴，妙本也。语其通生，则谓之道。论其精一，则谓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应用匠成，通生一切，则至大也。故无敢以道为臣者尔。

义曰：端寂无为者，道之真也，故谓之朴。生成应变者，朴之用也，故谓之道。道、朴，一耳，非一而一，是谓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化万殊，其大无大，其上无上，孰敢以道为臣乎？臣者，下于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自古及今，无敢以道为臣也。

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

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无为而化，则万物将自宾服矣。

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无为无事，则八埏仰化，四海归仁，沐德饮和，将自宾服矣。

义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设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则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焉。其制服土地，礼节降杀，亦有五等。则以王统天下，诸侯各理其国，卿大夫士以为陪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举其有土之尊，能守道化物，则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归其至仁，沐其盛德，饮其和煦而自宾服矣。埏，封域边陲也。宾，顺也。外国顺化，谓之宾服。要荒之外来附中国，则客礼而宾。附，率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则无凌沴灾害。地平天成，二气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

义曰：诸侯守道于其国，王守道于天下，则能致天地和平，无灾害氛沴之变。地平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气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彖》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之道，阴阳相感，寒暑相循，气交则万物生化，各得其宜。万物得宜，和气交合，则祯祥降焉。甘露者，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礼斗威仪》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则甘露降。《稽命征》云：称谥正名，则甘露降于竹栢。《孝经援神契》云：德至天则甘露降。甘露者，中和之气也。《鹖冠子》云：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甘露降而物无不盛也。得而饮之，寿八百岁。《天文录》云：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则甘露降也。《逸书》曰：地平天成，称也。言地平其化，天成所施，上下相称为宜也。凌者，气相乱也。沴，妖气也。灾，祸也。害，伤也。瑞，祥符也。致者，不召而至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注：侯王抱守精一，则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洒甘露。夫甘露之降，萧兰俱泽，不烦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称物平施者矣。

疏：莫，无也。言天降甘露，惠施无心，人无命令，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称物平施，无偏无党。既惠化而大同，自东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则人自和平，无烦命令，自然均一尔。

义曰：萧，艾蒿也。兰，香草也。泽，润也。侯王以道化人，天赐嘉瑞。国既有道，人自和平，不烦施令，自然均普。《尚书·洪范》曰：王道平平，无党无偏。王道荡荡，无偏无党。民既和平，无偏曲之私，党附之势也。称物平施者，《易》谦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言物之多与寡，皆得其施。裒其多者，以益于寡，是曰均平矣。惠化，仁化也。大同者，天下为公也。自东自西者，《诗·文王之什·文王有声篇》云：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武王作邑镐京，行辟雍之礼，四方来观者，皆感其德，心无不归伏。自，从也，用也。谓有道侯王，天致善瑞，人自和平，东西南北无不率服，不烦教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乐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尽为侯王所有矣。既，尽也。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尽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则天降善瑞，惠化无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归有道，故有名之物亦尽为王侯所有矣。

义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瑞应之，上下无间，四海归之，有名之物皆归善化矣。四海者，侯王所统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境寓之内，率土之滨，孰非侯王之物？亦犹山林非欲于飞鸟虎狼，茂盛深密，飞鸟虎狼自来归之；江湖非欲于鱼鳖蛟龙，广大渺漫，鱼鳖蛟龙自来归之；王侯非欲于有名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来归之；修身非欲于道，虚无冲寂，道自归之。万物感致，在于所修也。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于所化也。善之归己，道之感通，物之从顺，在于崇德也。

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则夫有名之物而将知依止于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无危殆之事。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万物自宾服。则夫有名之物，亦将依止于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无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义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宁一，疆域之内，动植有名之物，皆随其疆土为王侯所有。物依有道之境，故无殆坏之危。任春夏以生成，随秋冬之摇落，不夭不殒，无北无瘥，不为外敌所侵，不为淫刑所及，一一遂性，何危殆之有乎？此圣旨也。今释侯王以道化人，应天降瑞，人归其化，天下均平，侯王当守道撝谦，膺受符瑞，知止畏慎，以副天心，则无危殆之事。若睹其天瑞，束此人和，纵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则祥不胜骄，其身危殆矣。昔纣宫中小鸟生大鸟，以为国兴之瑞，矜僇肆欲，造作多端，以至亡灭。老君恐后之帝王恃有祥瑞，因此僇矜，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有天下，天则应之。犹川谷与江海通流尔。

疏：此结侯王守道，则天必应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则自致太平，和气感天，天瑞必应，犹川谷之水而与江海通流尔。

义曰：守道侯王，德与天应，善化和合，以感太平。天应之祯祥，如川谷之通海，此圣旨也。今释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海万方率为臣妾，复能因其感瑞，夕惕兢修，翼翼乾乾，日慎一日。既无危殆之事，远人慕其善化，重译来宾，如川谷之朝宗，江波之赴海，远近归往，国祚繁昌矣。理身者以心为帝王，藏府为诸侯。若安静心王，抱守真道，则天地元精之气纳化身中，为玉浆甘露，三一之神与己饮之，混合相守，内外均和，不烦吐纳存修，各处玉堂琼室，阴阳三万六千神，森然备足，栖止不散，则身无危殆之祸，命无殒落之期，超登上清，泛然若川谷之赴海，而无滞著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疏：前章明侯王守道则万物自宾，此章明以宾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胜。自知则明了，自胜则全强。结以死而不亡，戒令不违天理尔。○义曰：侯王所以守道化行，万物归宗者，以其能了自知之明，自胜之强，知足不贪，勤行于道，所以道合天地，不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终，不为夭枉之丧，故能允合，不违天理之戒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鉴微。智则有所不知，明则

无所不照。

疏：知，识察也。夫心与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识察前事，是名知法。

义曰：心之惠照，无不周遍。因境则知生，无境则知灭，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境正则心与知皆正，境邪则心与知皆邪。苦乐死生，吉凶善恶，皆由于此也。故心者入虚室则欲心生，入清庙则敬心生。万境所牵，心随境散。善之与恶，得不戒而慎之乎？夫知人者为智，《尚书》所谓知人则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舍其子与夷，而立其弟如，是为穆公。《春秋》隐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之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孔父曰：群臣愿奉公之子凭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本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乃以其子凭出居郑，以让与夷而立，是为殇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义夫！《商颂》曰：受殷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斯知人之至也。

疏：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恶者，则俗谓之智尔。若反照内察，无所听以心，了观其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谓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义曰：世人因境役心，乃至分别，察他人之善恶，考身外之短长，不求所以知而求所不知，舍己效人，以炫其智，是舍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哼哼之意，以乱天下者，智之过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铄山川之精，中隳四时之施，端絜之

虫,蛸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谓颜回曰: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于智忘智,在知忘知,观妙守无,是为明了。此庄子云孔子语颜回心斋也。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注:能制胜人者,适可谓有力。能自胜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强矣。

疏:胜人者,谓以权智制胜于人,如此之人,适可谓之有力尔。自胜者,谓自能制胜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强尔。故下经云守柔曰强,又曰柔胜刚,弱胜强。故云自胜者强。

义曰:人或持君之权,以制于物,运其威势以临于人,人望而畏之,是为有力矣。而不知自以无为之道,内伏其心,心既无为,志则柔弱,心虚志弱,物不敢侵,是为强矣。胜人者力尽势移,则归于死。自胜者心冥道契,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注:知止足者无贪求,可谓富矣。强力行者不懈怠,可谓有志节矣。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则无贪求,虽簞食瓢饮,傲然自足,可谓富矣。强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胜,终久不渝,可谓有志节矣。

义曰:贪之与廉,由心而已矣。心足者,虽颜子一瓢之饮、杨雄十金之产,不改其乐而常足焉。心不足者,虽申侯之专利不厌、驷泰之车服满庭,而未尝足矣。则颜子杨雄可谓富也。强力为善,守

道不回,可谓自胜而强,有不渝变之节矣。夫强者,在用道也。强大有道,不战而克;小弱有道,不争而得。信可强行于道,而坚其志节也。《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簞食者,《论语》云: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处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簞,小筐也。以簞为食器,以瓢为饮器。陋巷,隘巷也。言颜回固贫,而守道以自乐也。

不失其所者久,

注:知足强力,不失其所恒,则是久于其道。

疏:知足强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动不失所者,则可以长久。

义曰:知足不贪,安贫乐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举动通时,自得其所者,所适皆安,可以长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则人之操行,务于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祸患。如郑太叔段宠而无厌,大夫祭仲谏庄公曰: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不从。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公命大夫子封帅车三百乘以伐京太叔,入鄢。公伐诸鄢。五月,太叔奔恭,遂克之。初,以庄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庄公,名之为寤生,遂恶庄公而爱太叔段。及段欲袭郑,武姜将启之。至是,既克段,乃寘武姜于城颖。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谷封人考叔因食舍肉,而谏庄公纳之,掘地及泉,与武姜隧而相见,为母子如初。《春秋》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讥其失教也。此言纵太叔之过,使其贯盈而后杀之,是不早为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不失其所,安及此祸哉!

死而不亡者寿。

注：死者，分理之终。亡者，夭枉之数。寿者，一期之尽。夫知人胜人，必招殃咎。知足强力，动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尽，可谓寿矣。

疏：死者，分理之终。亡者，夭枉之数。寿者，一期之尽。言委顺得常，不失天理，颓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尽，可谓寿矣。若不鞭其后，生理不全，虽单豹有婴儿之色，张毅有丰高之贵，不终天理，焉得谓之寿乎？故庄子曰天下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

义曰：人生天地间，有生则必有死。生者天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顺。安其和而处其顺，是得其常也。反此者，庸非夭乎？《河图》曰：人之生也，天与之算，四万三千二百算，主日也，与之纪，一百二十纪，主年也。此为生人一期之数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则延而过之。无修养之益，有减夺之过者，则不足而夭枉之矣。《黄庭经》云：百二十年犹可还，过此守道诚为难，唯待九转八琼丹，要复精思存七元，日月之华救老残。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乘化而来，任化而往，生也。若浮，死也。若休尽所禀之一期，亦谓得其寿矣。不及此者，夭枉而亡也。《庄子·达生篇》田开之谓周威公曰：祝肾云：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而鞭之。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人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婴儿之色，不幸为饿虎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箔，无不走也，行年四十以内热之病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也。谓其守一方之事，至于过理者，不及于会通之适者也。鞭其后者，去其不及耳。是二子不终天理，为夭枉

而亡也。达生化之旨,当生不乐,将死不惧,则殇子为寿,彭祖为夭也。《庄子·齐物篇》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兔秋生毛曰秋毫也。凡人年十九已下为殇。此明道与俗反尔。人世之情,小则企尚,大则骄盈。以道观之,无盈无企,其致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人之死生,虽赋以天命,然亦系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其寿夭。《易》履卦云视履考祥是也。《春秋》楚伐宋还师,郑人享之九献,用周人上公之礼也。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享毕,夜出取郑文芊之女二姬以归。叔詹曰:楚王其不以寿终乎?为礼卒于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服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后果败于城濮,终为商臣所弑焉。《春秋》僖十一年,周襄王使内史过赐晋惠公之命,惠公受王命而堕。史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堕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夫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十四年,惠公与秦战于韩原,为秦所擒。二十三年卒。皆如史过、叔詹之言。是则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则知寿夭。况于修至道,餐元和,而不能长生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八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疏：前章明宾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胜。此章明能成光大之业，皆为法道忘功。首标大道泛兮，示左右略无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难与为名。是以圣人下举圣人不贵其身，以成光大之业。○义曰：既明有道之君得自知自胜之用，能致寿而不亡。今举君之德行如大道之无滞，不有其功，不恃其物，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业。泛兮之道言可左可右，不拘一方也。封，疆也。畛，田中道也。物生物成，不辞不有，非大非小，圣行圆通，不贵大其身，故成其尊大也。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泛兮，无系而能应物，左右无所偏名。

疏：泛兮者，无系之貌也。言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义曰：大道之体也，凝而为真，一融而为万化，泛然不系。谕彼虚舟，无块然之质，不昧然而昏者，非阴也；无赫然之象，不皎然而明者，非阳也。悬天载地，乾健而龙行，非柔也；委和顺物，细入毫芒，非刚也。能显能晦，能微能章，泛泛然无所系著也。刻雕类状，无所不为，能应众象也。旁通万境，不局一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贯之，为天下式，无所偏名也。未始有封，无涯无略，涣而散也。无所不无，寂而归也。无所复有，生化万殊也。《庄子·齐物篇》曰：

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内,品物咸遂,性识真淳,心迹无为,故无封执。其次,以为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亏也。道既亏也,则有偏名矣。修身之士,当体道虚心,无所执著,以臻其妙。理国当坦然无为,以合于道,通乎大方,归于至理也。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

疏:言天地万物皆恃赖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无心,虽则物恃以生,而道不辞以为劳倦。又解云:物不辞谢于道尔。

义曰:天之高也,道气盖之。地之厚也,道气载之。万物之繁也,道气偏之。非大道运气,孰能致其高广、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全备之理矣。道之生物也,无为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无为而物自化。虽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生化辞劳,物亦不以生化之恩归功于大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润泽于下,物既不辞谢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洒润称功。所以圣主临人,达贤利物,如大道生成,雨露膏润尔。圣人忘功于上,民忘帝力于下,则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

注:言万物恃赖冲用而生化,而道不辞以为劳。功用备成,不名己有。

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备成,而不以其物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虽则功成,其功虽成曾不名有,言忘

功也。

义曰：言于有也，则万物之形各禀道气，物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气禀之，则生成之功废矣。而道之妙本无有无名，道之妙用无穷无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为我功，亦不执物为我有，有无皆泯，功用都忘，不独忘生物之功，亦乃忘万物之有也。

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

注：爱养群材而不为主宰。于物无欲，可则名于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声解义也。云可名于小者，不可名小尔。夫道生万物，爱养熟成而不为主宰。于彼万物常无欲心，岂是道之狭小耶？故云可名于小者，言不可名于小耳。

义曰：声解义者，如修词之人云其可得乎，是不可得也。以是详之，则经所云可名于小，是不可名于小也。道之生化万亿之类，和气周遍，巨细无遗，畜之养之，成之长之，爱护之功至矣，茂养之恩普矣。不为主宰，各遂生成，无心于物，含育之恩大矣。此圣旨所解也。今释云：有情有形，飞沉动植，纤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气覆育，力无不周，仁爱畜养而不为主，物赖于道不以为功。虽鹏鯢大軀，固乘道而变化，焦螟细品，亦资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气存则温柔润泽，道气去则枯瘁凋零。秋毫不弃，可谓之小；充塞天下，可谓之大；不为主宰，可谓忘功。斯则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无所不小，无所不大也。

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

注：爱养之，故万物归之。有万不同而不为主，可则名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难名矣。

疏：万物归之者，归道生成之功也。言万物归道，道不为主，而有此万物。弃而不收，岂是道不广大？故云可名于大尔。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难与为名。注云有万不同者，《庄子》文也。

义曰：道生成于万物，物禀生成之功，各归功于道，而道不为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故声解云可名于大乎，所以可名于小，是非小也，可名于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难可定名，是难与为名也。有万不同者，《庄子·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载万物，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无为之谓也。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此言有万物之不同，我独同之，可谓富有天下也。道无有二物则万形，于物则有万不同，于道则统之惟一，此圣旨所解也。今释云：大道匿德藏名，怕然无象，是可名于小也。万物生者自生，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为之主，是可名于大也。亦犹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气之和，顺四时之令，恩以笃之，义以正之，仁以爱之，礼以齐之，信以教之，赏以劝之，杀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时，孜孜焉，煦煦焉，恐其失所也，可名于小矣。及夫物遂其性，民得其宜，上下交欢，天地和泰，谦恭端穆，让德于天，不为己有，不为其主，可名于大矣。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注：是以圣人法道忘功，不自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业。

疏：言理天下之圣人，布德施惠，淳风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

功,不自为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业尔。

义曰:圣人之理天下也,爱民恤物,巨细申恩,若可名于小矣。任物遂性,归功于天,又可名于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风,被以清静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业可大,圣德可大。以其不为大,故能此尊大。理身之士,泛然无著,若云之无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随方随圆,不滞于常,物来斯鉴。物虽广不拘应用之心,利物虽多不矜利济之德,仁逮蠢动,未始为私,众善归宗,不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无自尊自伐之称,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前章明道可左右,则物被爱养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则人归平泰之化。首标执象,以明归往之义。次明乐饵,举喻归往之由。道出口下申明无为不言之教,以劝人君用道尔。○义曰:言理天下之圣人不自尊大,而成其大业者,由其执大象而天下归王,所以成光大之业也。象者,道也,亦犹恍惚中有象尔。天下所归,各蒙其泽,圣人无察察之政以伤害之,故能致天地交泰。执大象而人归者,喻以乐饵,所以八音乍奏,闻者悦其心,百味交陈,尝者适其口,则行客为其驻止矣。天下之人归于有道,亦犹此也。至言不文,出口无味,大象无状,视听莫求。历代用之,其用日新而未尝穷竭矣。

执大象,天下往。

注:大象,道也。帝王执持大道以理天下,万物往之矣。

疏:执,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执大道以理天下,无为无

事,物遂其生,候日观风,皆归有道。故云天下往。

义曰:执,用也。大道非形,不可执有。圣人用道,可以理人。为于无为,事于无事,动植飞走,各遂其生。则航海骏奔,梯山磨至,皆归用道之君矣。候日观风者,昔聚窟洲,在巨海之中,使者朝贡于汉,言于武帝曰:臣之国去此三十万里,国中常占候于天,若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有道之君矣。臣国之主所以仰中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乃步天林而靖猛兽,搜奇赜而出神香,济弱水,度飞砂,而朝于阙下。艰苦道途,十三年矣。斯则有道之主,其德动天,风云效祥,遐远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伤害,则安于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绥抚而不伤害之,则安于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业之光大也。

义曰:绥,宴安也。抚,安养也。泰,康泰也。平,和平也。害,伤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观风候日,归于圣人。圣人因而绥安养之,不以教令督责之,不以刑法伤害之,故远近之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然后功业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论语》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斯则帝道皇风,无远不届矣。

乐与饵,过客止。

注:乐,音乐也。饵,饮食也。言人家有音乐饮食,则行过之客皆为之留止。如帝王执道以致太平,亦为万物归往矣。又解云:乐以声聚,饵以味聚,过客少留,非长久也。是以蓬庐不可以久处,仁

义构之而多责,故人君体道清静,淡然无味,始除察察之政,终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结云用不可既也。

疏:乐,音乐也。饵,饮食也。此举喻也。言人君执大象,而天下之人归往,亦如人家有音乐饮食,则行过之客皆为留止尔。

义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过之客遇饮食、闻音乐而为留止。《庄子·至乐》篇云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是也。夫乐者,历代之所用也。乐以象天,奏之圆丘,则天神降;奏之方泽,则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风,缕之以政四时。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武。乐以和之,人则安其性,故为人之所重。王者功成而作乐,理定而制礼,所以通天地神明也。然此举喻者,以道则长存。乐饵非久,所以乐悦于耳,乐罢而人散;饵以美口,食毕而众离。虽留止于一时,故难期于久永。唯无为理国,则众归而不可离。有道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无味,又言用不可既,则非同乐饵有竭尽之期也。蓬庐者,结草之舍,非久处之所。仁义者,以兼爱而亲,不可以久交。非若体道化人,人归于道,淡然长久,讵可散乎?察察者,苛急之政也。淳淳者,和乐之风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静为之教,初出于口,淡乎其无味,不如俗中言教,有亲誉畏侮等尔。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约道德清静之法,以为不言无为之教者,初出于口,淡然无味,岂若俗中有亲誉畏侮等以为滋味乎?

义曰:甘言美词,所谓有味也。无为之理,清静之训,至道之

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俗中亲誉之说,即此经第十七章之词也。谓甘言以亲之,美词以誉之,或威令之言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虽其有味,皆非至道矣。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注:道以镇静,初无言教,故视不足见,听不足闻,而淳风大行,万物殷阜。岁计有余,故用不可既。既,尽也。

疏:既,尽也。道化无为,淡然平正,既不为察察之苛急,又不为滋彰之法令,故视不足见,听不足闻,而岁计有余。淳风和畅,动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尽也。

义曰:道之无言,其于言也,无味于口。道之无形,其于形也,无见于目。道之无声也,无闻于耳。故咀嚼不得其滋味,视听不得其见闻。不同苛急滋彰之令,惊民耳目矣。物得其所曰平直,无私曰正,法细曰苛,征赋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彰也。滋,多也。彰,显也。阜,积也。所以民之耳目,日有见闻。畏淫苛狂暴之刑,逾于履薄;惧督察滋彰之令,甚若临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岂若以道临御,不可见闻。淳风潜行,万物和畅,用之不可以穷尽矣。岁计有余者,庄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崑崙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言其德惠潜及于物,而致丰穰。况帝王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矣!人之修道于身者,心无思虑则神气全,情无嗜好则爱恶息,不感于视听,不泊于恬和,玄德潜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九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疏：前章明能行道化，人所归往。此章明道或用权，国之利器。归往则安于平泰，利器则不可示人。初标歛张之权，次示柔弱之行，终结渊鱼之喻，以明权道之征。○义曰：道之为化，应变随机。其于上古也，则君任于道，臣富于德，民全于和，故视不可见，听不可闻，用不可既。及乎代云浇薄，俗已迁讹，玄妙难明，希夷靡测。将欲顿归淳朴，遽汰浇漓，至音寂寥，寻求遐邈。圣人教理代之主，持权变之机，示歛敛开张之门，以遏奸诈，反与夺废兴之用，以检回邪。摄奸诈可复于忠良，束回邪可归于正直。明此权变，虽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谓为国家之利器也。用利器之主，亦犹用兵马，不得已而用尔。犹须柔弱其行，微明其机，不以其权示于非人。如鱼之不可失水，鱼失水则死。人失机则败。《素书》曰阴谋外泄者败，《易》曰机不密则害身，此之谓矣。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疏：歛，敛也。此明圣人用权道，以摄化众生也。夫人既有钝根利根，故教有权有实。圣人欲量众生根性，故以权实覆却相明。利根众生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略示方便，深达根原。

义曰：圣人设教，分权实二门。上士利根，了通实教。中下之士，须示权门。权门变通，其法甚广。依经所判，略具四门。夫根者，谓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禀，真元道性，能生众智。如草木之根，

生花结实,展转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禀受之性,由其气也,有清浊不同。性有利钝差别,气清和者生乃颖利,才智过人,明古达今,问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圆通,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见善如不及,闻恶如探汤。故能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明方便之法,知进趣之途,不俟权道诱之,自达真实之教矣。四门者,歛弱废夺也。

疏:钝根众生,惑滞滋久。自非以权摄化,不可令其归往。故将歛敛其情欲者,则先开张极其侈心,令自困于爱欲,即当自歛敛矣。强弱等义,亦复如是。推而行之,无不信矣。乍闻斯语,以为非道德之意。深达玄极,然后明权实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权,贵于合义;小人用之,以为诈谲。下文又云不可以示人者,正为权道之难故尔。

义曰:钝根之人禀气浊杂者,则生顽钝,智识不通,莫辩是非,岂知善恶。或复贪性狠戾,徇欲恣情,动陷罪缠,永乖人域。圣人常善救物,俯念含灵,示以权门,令其自悟。故开四门权道,以摄化之。第一将欲歛之,必固张之者,摄其心也。第二将欲弱之,必固强之者,摄其性也。第三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者,摄其欲也。第四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者,摄其贪也。夫心廉则道契,心侈则过生。因侈获过,自思获其廉矣。此歛敛其心之权矣。性弱则德全,性强则祸起。因强起祸,自思复其弱也。此伏性挫强之权也。寡欲则行清,多欲则神浊。欲深浊极,自思复其清矣。此废欲清神之权也。不贪则俭约,极贪则殃身。因贪获殃,自思复其俭矣。此修俭夺贪之权也。皆先极其侈心,使自困于贪欲,然后反性修道也。乍

闻者以为非无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钝之别,悟有渐顿之殊。顿悟者不假于从权,渐化者须资于善诱,乃有权实之别尔。权道教人,合归乎大义,故云贵于合义也。小人轻弄权道,因其诈欺,故不可以轻示于非道之人矣。《论语》云:可与立,未可与权。言用权之难也。《阴符》曰: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此之谓欤!

是谓微明。

注:经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权。权,反经而合义者也。故君子行权,贵于合义。小人用之,则为诈谲。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矣。故老君前章示执大象,斯谓之实。此章继以歛张,是谓之权。欲量众生根性,故以权实覆却相明,令必致于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将欲歛敛众生情欲,则先开张极其侈心,令自困于爱欲,则歛敛矣。强弱等义,略与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则明著。故云是谓微明尔。

疏:权道摄化,其理甚微。校其所中,效则明著。故云是谓微明。

义曰:权道至微,用之则明。校量其效,可谓彰显矣。著,明也。夫圣人属念上士游心,玄契无为,冥符至道,而权实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权教之设,为中下之智耳。亦犹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谋制敌,不在于兴师,坐筹决胜,折冲千里,而下智昧于机变,必俟交兵,上决颈领,下剖肝肺,然后方知胜负之势,徐议进退之方。如此昧于变通,必须示其权法,因权变正,可谓无弃于人矣。巽以行权,可与立之义,已具别解。

柔弱胜刚强。

注：巽顺可以行权，权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胜于刚强矣。

疏：《易》云巽以行权，欲明巽顺谦卑则可以行于权道。故欲翕先与之张，欲弱先与之强，而卒令其歛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胜于刚强也。故云柔胜刚，弱胜强。

义曰：《易·下系》云巽以行权。巽，顺也。既能顺时合宜，故可以行权也。若不能顺时制变，则权不可行矣。夫巽者，齐也，顺也。东南之卦，春夏之交，斗柄东南，万物洁齐矣。巽主申明号令，以示法制，故云巽德之制也。又巽主于风，帝王号令，犹风之行教，能称扬号令而不彰伐，以自幽隐。故曰巽称而隐。以是言之，巽有柔顺洁齐，幽隐不伐。具此四德，复能发号施令，应变制宜，方可行于权道。由此而论，权道不可轻而议之也。若合义能行，则可以化恶为善，兴国利民。不能者则害性伤身，卒为诡诈矣。人君教犷恶之人以权制变，然更守以柔弱，示之谦和，则刚强之人咸遵其柔德矣。

鱼不可脱于渊，国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脱，失也。利器，权道也。此言权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举喻云鱼若失水，则为人所擒。权道示非其人，则当窃以为诈谲矣。

疏：脱，失也。利器，权道也。夫鱼之在水，犹人主秉权。鱼失水则为人所擒，权道假示非其人则为小人所窃弄，而为诈谲矣。

义曰：鱼之处渊也，失水则死，得水则生。人君用权道也，得其人则为善，失其人则为败。鱼能潜深潭，匿巨浸，不贪饵，不吞钩，则无失水之忧也。人君能任贤良，委忠正，斥奸佞，塞回邪，则无失

权之叹矣。鱼失水则为人所擒,君失权则小人得志。窃人君权道而弄之者,必反白以为黑,反善以为恶,肆其奸邪,纵其残酷。所以竖牛之废嫡立庶,倾陷于穆子之家;赵高之疾正害忠,隳亡于秦祖之业。民罹其祸,人怨其君,民散国危,不可以救矣。《说文》曰:诈,欺也。譎者,谬欺于天下也。譎者,《春秋》晋文公使楚怒而战,乃执曹侯,卑于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战楚,楚师败绩。文公复召周襄王于河阳,以诸侯见,且使王狩。故大合诸侯,而欲以尊事天子,以为名义。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天王出狩,因得尽君臣之礼,皆譎而不正之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非其地也。若此尚谓之譎谬,况奸臣小人弄权欺主,得不戒而自悔乎!修道之士,内正其心,外正其行,内外惟一,贞正无邪,然后属心动念,可以昭感真灵。如其言行相违,邪而不正,虽屈伸俯仰,外饰其容,信无益矣。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疏:前章明道或用权,示以歛张之术。此章明权必合义,将镇无名之朴。故道无为,侯王守之而自化,朴不欲,天下以静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无言,说教而欲遣敦,故演阳此章于上经之末,将寄兼忘于玄悟之人尔。○义曰:人君之理天下也,以实教齐君子,以权教伏小人,以无为之道统权实二教,以为化本。夫实教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仁信,以正万方。人君与君子服而行之,垂法四海。小人者进不亲于仁义,退将陷于刑章,若不以权道诱之,改恶为善,因而沦丧,斯为弃焉。老君曰人无弃人,故设权道教之,亦使归善,兼济天下,皆可复朴矣。朴者,妙本之道也。侯王守而用

之，万物自化，设欲变易，常以无为镇之，则天下静而正矣。修道之士，圣人以玄功难懋，世欲易迷，设科戒仪范之文，用齐其外；著注念神凝之法，以正其心。复以炼气胎元之方，制其食味；祈真朝谢之品，涤其过尤。然后趣于学无学之途，臻乎冥寂，栖于损之又损之府，契乎无为，则邪谄之关之不开，镇静之淳和可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疏：道性清静，妙本湛然，故常无为也。万物恃赖而生成，有感而必应，故无不为也。夫有为者则有所不为也，故无为者则无不为矣。

义曰：道性无杂，真一寂寥，故清静也。玄深不测，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动，无为也。感而遂通，无不为也。无为者，妙本之体也。无不为者，妙本之用也。体用相资，而万化生矣。若扣之不通，感之不应，寂然无象，不能生成。此虽无为，何益于玄化乎？若复循环不息，动用不休，役役为劳，区区无已，此之有为也，何所宁息乎？当在为而无为以制其动，在无为而为以检其静，不离于正道，无滞于回邪，可与言清静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

注：妙本清静，故常无为。物恃以生，而无不为也。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君之无为，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静，无为无事，则万物将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义曰：君王理万方，诸侯率一国，俱能用无为之道，清静之化，万物化于下，侯王静于上，可谓至理矣。教而后化，是从而化也。

不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无不为而能化物也。不教而化者,无为而自臻于化也。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注:人既从君上之化,已无为清静,而复欲动作有为者,吾将以无名之朴而镇静之。无名之朴,道也。

疏:无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动作有为也。吾者,侯王自称也。言人禀承善教以化,君德无为清静矣。而复欲动作有为者,吾则将以无名之朴以镇静之,令其清静不动作也。

义曰:夫应用则为道,道有强名也。摄迹复归朴,朴无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禀其化,皆清静矣。若复他境所牵,人欲动作者,侯王复以道之妙本、无形无名之至朴镇静其心,不令有为动作,常合于道化清静也。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尘妄起,外念忽生,将超躁竞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诣静室,思玄念真,以无为之道镇其心灵,制于妄想。如水之浊,徐以澄清,则三尸不能干,百邪不能扰,魔试都息,造于虚无之阶矣。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动作有为者,人君则将无名之朴而镇静之。今言于彼无名之朴,亦将不欲者。夫所以镇无名之朴,为众生兴动欲心,若复执滞无名,还将有迹,令此众生寻迹丧本,复入有为,则与彼欲心等无差别。

义曰:凡人既化清静而复动作有为,以积习生常,沉迷日久。亦犹水难清而易浊,性难澄而易昏,心难静而易动,志难久而易退。人君当以妙本之朴镇而静之。亦既静矣,又当兼忘所执,都令泯

然，则冥寂玄通，洞达真妙，是令众生不滞于迹，圣人不滞于空，空有两忘，尽登正观矣。

疏：故初用无名之朴，以镇静苍生欲心。苍生欲心既除，圣人无名亦舍。喻如药以理病，病愈而忘药；舟以济水，水济而遗舟。若水已济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复尝药，岂唯不达彼岸，亦复更生患累矣。

义曰：既已静于人性，复能遣其无名。如既济而忘舟，病愈而忘药，可谓达真修之要矣。夫舟药者，喻言教也。众生轮回，世网迷惑有无，渐染六尘，牵缘众恼而为病也。老君演无为之训，叙弘救之功，以此真经为理病之良药。因经开悟，迷惑自祛，洗内染之尘，绝外牵之恼，积病既愈，世网尽除。然须遣教忘言，混融归道矣。又以世间众恼，生死轮回，流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众生逐境随波，无由超度。老君以此经玄妙，理国济人，于忧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经得济。如乘巨舟横截迅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荡其性，爱浪不能溺其心，出积苦之庭，践长生之域。既已济矣，然当忘所乘之舟，舍所执之行，栖神无何之境，游心自得之乡，是可谓虚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顺，独任自然矣。若执所乘之舟，保所饵之药，不达而生患，岂虚言哉？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朴镇静苍生，不可执此无名而令有迹。将恐寻迹丧本，复入有为，故于此无名之朴亦将兼忘。不欲于无欲，无欲亦忘，泊然清静，而天下自正矣。

疏：夫无名之朴既将不欲，不欲之欲于此亦忘，则泊然清静，是名了出。君无为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烦教令而天下正平。故

云天下将自正。

义曰：众生动作之心既已静矣，而又忘舟药之喻，仍遣无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复都忘，是则了出有无，旷然不滞。君于上也，不言而自信。人于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为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于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复于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为誉故无怨，不为利故无害。理心术，理好憎，适情性，不惑祸福，不妄喜怒，混然与大道冥通，而忘其所习，遣其所执，心寂于中，神化于外，修于无修，学于无学，得于无得，可谓明真经之玄赜，窥大圣之堂奥矣。上经法天，故奇，有三十七章。此章居其末，更复显明至道妙用，重训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于了悟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

疏老子德经

义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内号，具如上卷所解。德者，道之用也。道不立，则德无以生；德不崇，则道无以明。道以虚通为义，德以克获受名。道能通物，物能得道，物得其所得，故谓之德。或云：道，道也；德，德也。如孔子解《易》卦云需，须也；晋，晋也；剥，剥也。严君平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元也。道德相须，不可散也。古文道字，从元从首，谓膺为诸法之元，众圣之首也。德字从直从心，谓正观直心，为虚忘上德也。其余道德相关之义，具在上卷。然此经下卷，法阴象地，其数偶，故四十四章也。夫道以虚无形，法阳而象天；德以证实有困，故法阴而象地。或有移上经末章居下

卷之末,以取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阳;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阴。此亦后人妄为,其意穿凿,将恐乖失玄圣之本旨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疏:此章首标道用之名,将明德全之化。德全则淳朴不散,代无濡沫之迹。道废则仁义遂行,俗有浇漓之弊。将欲变而更化,以令求复其初,故先述上德之无为,次述仁义之流遁,结以去华居实,使其复朴还淳。○义曰: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故云首标道用之名,指上德也。上德乃不德之德,所以德全。上德既全,则淳朴不散。淳朴不散,则德化混同,如鱼相忘于江湖,各遂其性,故无相响相濡之迹也。次言失德则仁义乃行,仁有偏爱之私,义有裁制之断,故民化其上而浇漓焉。及至前识为华,上礼为乱,华乱益甚,纷争必兴。故圣人使复其初,乃遣去华居实。去华居实,是塞乱之源而复朴之门也。故云使其复朴还淳尔。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疏:上者,举时也。德者,辩用也。谓上古淳朴无为而理,体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潜运,人无能名,故云不德。淳风和畅,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谓德者,《庄子》杂篇之文。

义曰:举上古全德之君不以德为德,而有德也。将明其次下衰,故举上德为首。夫至道之代,德亦不彰矣。上德之君,亦犹上经太上之君也。潜融至化,物自生成,不彰其德,德益光大,是以有德也。然天地万物之所禀受者,道为之元,德为之始。道有深浅,故有可道常道;德有厚薄,故有上德下德。则道之与德,不独在于

帝王。但行道者为道人，行德者为德人，行有深浅，故有上下之殊也。庄子曰：虚无无为，开导万物，谓之道人。清静因应，谓之德人。德有优劣，世有盛衰，故上德之君神与化沦，体道而存，德动玄冥，天下归之，莫见莫闻。德归万物，皆曰自然，所以云太上贵德也。《庄子》杂篇云：万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所以为德也。故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注：德者，道之用也。庄子曰：物得以生谓之德。时有醇醪，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朴，德用不彰，无德可称，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无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虽体道，迹涉有为，执德可称，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为麓，故云是以无德也。

疏：此言淳风渐散，德亦下衰。故圣人美无为之风，而百姓尚无为之迹。尚迹为劣，故云下德。迹著则有德可称，故云不失。称德不失，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朴不全，故云是以无德。

义曰：下德之君，体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于天，下民知之，或见或闻。德及于物，物归其德，可称可显，故不失其德矣。执而不失，矜德有为，有矜有执，去道甚远。以有迹处，比于上德之君，是无德矣。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注：知无为而无为者，非至也。无以无为而无为者，至矣。故上德之无为，非徇无为之美，但含孕淳朴，适自无为。故云而无以为。此心迹俱无为也。

疏：覆释上德也。夫上德潜运，无为而理，淳朴不散，故无名迹。今言上德之无为者，但含孕淳朴，适自无为，非知无为之美，而为此无为。故云而无以为。岂唯无迹可矜，抑亦无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迹俱无为也。

义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合乎一，体自然为用，运太和为神，动合乎天，静合乎地，与道相得而无所为也。神无思，志无虑者，此心之无为也。不显其功，而功若天地，不彰其明，而明并日月，此迹之无为也。夫此无为，非效学无为而为于无为，是无以为也。阴阳为之使，鬼神为之谋，进退推移，与化无极，玄默寂寥，而与化俱，此谓心迹俱无为矣。然德以包育于物，亦所以彰其迹也。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注：下德为之者，谓心虽无以功用彰著，迹涉于有为，故云为之。言下德无为，有所以为之。此心无为，而迹有为也。

疏：此覆释下德也。下德为之者，谓心美无为之化，而为此无为，故云为之。语心虽曰无为，论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为。言下德之为，有所以为之也。故注云心无为，而迹有为也。

义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为为非，知无为为是，有为则浇薄，无为则淳和。有此分别，故韬心藏用，行此无为之事，制彼有为之为，故云为之。心欲于无为，游行无为，于迹乃涉矜有也。知无为为美，有为为恶，舍恶从善，慕此无为以分别，故是有所以为也。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注：仁者，兼爱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见，所以为兼爱之仁，故云

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无为，故云而无以为。此则心有为而迹无为也。且上仁称无为者，据迹欲无为而方止义，未可以语下德之有为也。

疏：此下明道废则仁义遂行。言上仁者，谓以仁为上，佗皆仿此。仁者，兼爱之名也。大道之行，物无私惠，淳风渐散，兼爱遂存。今明所以为兼爱之仁，故云上仁为之。行仁而忘仁，虽有施而不求报。兼爱则难遍，终是小惠未孚。是以语心常为有事，故云为之。论迹则近无为，故云而无以为。注云此则心有为迹无为也。

义曰：兼爱万物，薄施无极，谓之仁也。《素书》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于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则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诸行，无所偏名，故冥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禀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养之育之者，仁也。飞行动植，各遂其宜者，义也。有情无情，各赋其性者，智也。时生而生，时息而息者，信也。顺天地之节，固四时之制，礼也。鼓天地之和，以悦万物者，乐也。故恬淡无为，无所不为矣。及大道既隐，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大乐大信而共化焉。泊乎德之废也，仁独为仁，义独为义，不能兼而化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爱为心，故无刚断之用，是则义缺矣。行义者以决断裁非，有取有舍，是则仁缺矣。所以仁独为仁，义独为义，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虽有兼爱偏私之迹，能于仁忘仁，则忘其迹。其迹虽无，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悯物，皆欲其安，故心涉有为也。上仁忘迹，故迹无为也。小惠未孚者，《春秋》庄公十年，鲁人曹刿对鲁公之语也。是岁正月，公

败齐师于长勺。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闻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即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故皆不广。况兼爱之人必不周普，虽力于行仁，其去道德也远矣。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注：义者，裁非之义，故云为之。有以裁非断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为。此则心迹俱有为也。

疏：义者，宜也。谓裁非断割，令物得宜。夫淳朴已残，是非斯起，将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义为之。谓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为之，故而有以为。注云此则心迹俱有为也。

义曰：理名正实，处事之宜，谓之义也。《素书》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淳朴之代，则无是非。是非生而淳朴散矣。辩是与非，裁制断割者，义也。故知其是而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则心迹俱有为也。然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也。理国理身偏执仁义，而无道德，何异乎钻冰求火、北辕适楚乎？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

注：六纪不和则为礼以救，故云为之。礼尚往来，不来非礼，行礼于彼而彼不应，则攘臂而怒，以相仍引。

疏：礼，履也，谓可履而行也。庄子曰：以礼为翼，所以行于世也。夫制礼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淳源一失，众务事驰。且存检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数。故揖让崇其礼文，玉帛昭其报施，往而不来非礼，来而不往亦非礼。今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

义曰：谦退辞让，敬以守和，谓之礼。《素书》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绪。礼以成谨敬，亦所以生惰慢也。夫摘辟为礼，澶漫为乐，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仪者，言其恭肃矜庄，有威可畏，谓之威；进退俯仰，有仪可法，谓之仪。《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又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是也。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进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举其大数尔。礼之大者，婚冠丧祭，邦国之本。动静容止，孰非礼哉？礼者，敬之体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犹一体也，上下相忘，道之实也。后之为礼者，外备容仪，内怀欺侮，忠信不足则更相诛责，玉帛以表其志，揖让以饰其情，施而不报，往而不来，则怨怒起争，因以为乱，故攘臂仍引，曷若大礼与天地同节之美哉？以礼为翼者，《庄子·大宗师篇》曰：古之真人也，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道德既失，仁义公行。仁失则兼爱之迹乖，义失则是非之仪乱。君子犯礼，小人犯刑。圣人观事观时，以行礼法。夷狄知逆命之诛，臣子识尊严之

敬。因人情而设教，斯之谓欤！报施者，《乐记》曰：乐者，施也。礼者，报也。乐以彰德，礼以报情，往来之谓也。曲为之防者，《防记》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防与。防民所不足者也。大为之防，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防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嫌于上，故乱益亡。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防民，诸侯犹有叛者。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防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民称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偕。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以此防民，民犹偕死而号无告。子云：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以此防民，民犹忘其亲。殷人吊于圉，周人吊于家，示民不偕。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以此防民，诸侯犹薨有不葬者。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以此防民，子犹有弑其父者。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防民，民犹忘其亲而弑其君。子云：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以此防民，民犹有贵禄而贱行。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礼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故男女无媒不

交,无币不相见,恐其无别也。以此防民,民犹有自献其身。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犹去其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昭公娶太伯之后,同姓也)。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避远。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门。以此防民,民犹以色厚于德。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自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不问其所疾。以此防民,淫佚犹有乱于族者。子云:婚礼,娶亲迎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娶,恐事之违也。以此防民,妇犹有不至者。斯皆严斯禁,尚不能止,况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丧,仁义又隳,世乱而存礼,礼极而为乱。去无为之化,日以远矣。理世之君,岂可背道德而专于礼哉!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义者,时俗夷险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见,德失而仁存,仁亡而义立,义丧而礼救。斯皆适时之用尔。故论礼于淳朴之代,非狂则悖;忘礼于浇漓之日,非愚则诬。若能解而更张者,当退礼而行义,退义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朴,则上德之无为矣。

疏:此却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尔。上经云:大道废,有仁义。庄子云:道隐于小成,道无不在。而此亡大者,约人而言尔。故时淳则大道公行,俗浇则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隐,仁义行而至德衰。此则代俗淳醺之殊,圣人适时之务尔。故淳朴渐散,则失道而后德。德又衰,则失德而后

仁。兼爱迹存，则失仁而后义。裁非不足，则失义而后礼。且论礼于淳朴之代，非狂则悖；忘礼于浇漓之日，非愚则诬。是故圣人救代之心未尝有异，而夷险之迹不得一尔。

义曰：五者之失，随代浇淳而然也。大朴既散，全德守之；德既下衰，仁爱继之；仁爱不足，义以制之；义之不行，礼以救之。夫礼以救乱，亦所以生乱。何者？礼烦则俗薄，俗薄则交争，交争则乱生矣。然而理国之急，礼为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齐景公曰：礼之为国，与天地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谓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则理世之道，礼为急矣。道德既丧，礼复不行，其异类乎？道德仁义，日以丧矣，礼所以救乱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撙节以明礼，斯之谓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酌在人情而已矣。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注：制礼为忠信衰薄，而以礼为救乱之首尔。用礼者在安上理民，岂玉帛云乎哉？

疏：夫者，发语之端也。言末代圣人所以行于礼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尔。若使人怀忠信，复奚假于礼法乎？而乱之首者，以礼防乱，则但可为理乱之首尔，而非道德之化也。

义曰：乱者，理也。如周有乱臣乃理国之臣也。忠信既薄，上下离心，圣人设礼以教之，约法以检之，明尊卑上下以劝之，著降杀等伦以节之。虽忠衰信薄，人不敢为乱者，由行礼以理之矣。四者

既失,而不以礼节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谓曲为之防民,犹或逾之,斯礼所以救乱致理之大务也。《礼经》曰:安上理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王者功成作乐,理定制礼,各因时而垂教,历代以沿革,不可执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达于礼乐者,民之父母也。能达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志气塞乎天地,礼乐通乎神明。所以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万邦。故礼之救乱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淳朴,敦太和,复道德,然后礼可废矣。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注:识者,人性之识也。谓在人性识之前,而制此检外之礼,虽欲应时,实丧淳朴,故云道之华。礼以救乱,所贵和同,而失礼意者,则将矜其玉帛,贵其拜跪。如此之人,故为愚昧之始。

疏:前识者,制礼之人也。谓之前识者,言在人识性之前,制此检外之礼。道顺人性,礼存外迹,以之此道,乖失质素,所以为道之华也。而愚之始者,夫礼以静乱,因乱救之,贵在协和,归于淳朴,而代之行礼者,不务由中之性,唯务形外之饰,敬爱不足,币帛有余,非达观所存,诚为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又曰:制礼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德既丧,仁义复衰,不制之以礼,则奸乱生矣。故制礼以救其弊焉。于人识性之间,制礼以节之,进退动静未始不拘于礼矣。谓圣人达知其事,预为之防也。故云在识性之前。谓之前识,道以敦素,礼徇容仪,浇淳想悬,故为道之华矣。华者,不实之谓也。失礼生弊,弊极则乱。救弊而乱息,故云静乱也。礼得其所,谓之协和。矫貌饰容,内无

其实,则为愚之首也。夫因亲以教爱,因严以教敬,爱所以事亲,敬所以事君。爱敬不由于心,玉帛以表其外,非愚而何?礼之作也,叙尊卑,明上下,别同异,正人伦,使君臣父子不失其序。今之为礼者,中外相违,华盛而实毁,末隆而本衰。礼薄于忠,权轻于信,威不及义,德不逮仁,为理之末,为乱之首。诈伪所起,忿争所因也。有其礼,无其心,动不由中者,其救弊也不足,于致乱也有余。何者?礼之繁也,则进退盘蹙,一成规,一成矩;从容逶迤,一如龙,一如虎。其谏人也如子,其导人也如父。习之变也,以质为鄙,以文为高,贾以风声,擅其虚饰,作巧以夸竞,尚华以检束。此谓礼烦则乱,智变则诈。所以丹朱非《咸池》所化,商均非《九成》所变。是礼乐虽设,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乱也,礼何为哉?咏歌雅颂而风不能移也,钟鼓丝簧而俗不能变也,谦退辞让而天下不之信也,守柔复雌而天下不之亲也,悬爵设赏而贤人不至也,攘臂执手而君子不来也。貌谨辞丰而心诚不施者,徒有礼容无益于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动鬼神,尽敬于心,推心于道,明德惟馨,神飨之矣。潢污行潦之水,苹繁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羞于王公,可荐于神明,斯由中之礼也。苟不及此,所谓愚之始矣。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

注:有为者,道之薄;礼义者,德之华。故圣人处无为之事,其厚也,不处其薄矣。退礼义之行,其华也,自居其实也。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无为,谓之厚实;礼义有为,谓之薄华。言圣人先道德之化,故云处厚处实,后礼义之教,故云不居华薄。

义曰：有道之君，体真之士，志趣广大，道德弘深之谓也。大者，言道德之大。丈夫者，数极于十，人之长大极十之数，十尺为丈，故云丈夫。举其全与大也。所以老君十号，亦号大丈夫、大圣人，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德之化，无为无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人宗于道，居其实也，以德育物，物宗于德，处其厚也。不以前识之华、弊薄之礼而化于人，故云不居其华薄矣。《通玄真经》曰：大丈夫恬然无惠，淡然无虑，行乎无路，游乎无怠，出乎无门，入乎无房。属其精神，偃其知见，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之。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华薄，取此厚实。

疏：彼谓礼义也，此谓道德也。圣人去礼义之浮华，取道德之厚实，故云去彼取此。推论圣人百虑同归，二际俱泯，岂有彼此而去取耶？设教引凡，托言之尔。

义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谓欲令行化之君尊道尚德，复朴还淳，去礼义之末迹，变浮薄之华态，使处于道德之厚，不处礼义之薄，居淳朴之实，不居玉帛之华，驱有识于玄同，跻含灵于道域，而言去彼礼义，取此道德也。所谓设教垂戒，非圣人实有去取之分别矣。若人君能舍礼而行义，去义而行仁，除仁而尚德，违德而适道，去末之华薄，归本之实华，以兹为化，岂不至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一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疏：前章明上德下礼淳漓不同。故举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履道则存，矜之则丧。故叙侯王谦卑之德以为戒者。○义曰：夫天地神谷，万物之得一者，所以明用道则安，失道则危，戒王侯履道则吉，违道则凶也。而侯王故履道者在于谦卑抑损，积德为基。不欲如玉，显明以为至戒矣。

昔之得一者，

注：一者，道之和，谓冲气也。以其妙用在物为一，故谓之一尔。

疏：昔，往古也。一者，冲和之气也。称为一者，以其与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谓之一。故《易·系》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盖明道气在阴与阴合一，在阳与阳合一尔。言昔者，将欲原始要终，抑末归本，引昔得以证今得。得一之数，略于下文。

义曰：老君将欲明冲和道气，通生万物，历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道之生化，无终无始，借古昔久远之义，以为布化之源。所以谓道为一者，万物之生也，道气皆降之，气存则物生，气亡则物死。物之禀道所禀不殊，在物皆一，古今虽移，一乃无变。故云不二，是谓之一。道非阴阳也，在阳则阳，在阴则阴，亦由在天则清，在地则宁，所在皆合，道无不在，非阴阳也而能阴能阳，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无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犹昔也。是知虚心则道合，冥寂则一归。能冥寂虚心者，是谓抑末归本

矣。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之辞也。一谓之无,无阴无阳,乃为之道。一得为无者,是虚无太空,不可分别,惟一而已。故一为无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为一。故在阴之时而不见为阴之功,在阳之时而不见为阳之力,阴阳自然,无所营为,此则道之谓也。以一言之为数,以数言之谓一。以体言之谓无,而物得间通之道。微妙不测谓之神,变化应机谓之易。总而言之,皆无谓之道。故圣人以人事随其义理,立其名号,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而为一者,盖天地之始,万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尊也。自一而能阴能阳,所以一生二也。原始要终者,原,本也,要,明也。本其始而明其终,《易·系》词也。

天得一以清,

疏:气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标之为得一之首。纯阳之气,由得一故能穹隆广覆,资始万物。

义曰:阳气浩大,乾体广远,又以元大始生万物。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得其生,故《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也。夫天积气也,故为气象之大,形如倚盖,故曰穹隆。是有穹天之说。言天穹隆高大而圆,包覆万物,天乃纯阳虚无之象,非有碍之质。然夫天也,非冲和道气所运,则不能清浮而不息矣。《易·系》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正义》云:此明天之得一,刚质确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无为,物由以生,示人易也。若乾不确然,或有隙裂,是不能示其得一简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宁,

疏:形质之大者,莫大乎坤仪。纯阴之质,由得一故,故能盘礴

厚载，资生万物。

义曰：阴气浩大，坤体广厚，生长载物，合会无疆。地积形也，故为形质之大，柔顺安静，万物资生焉。然夫地也，非冲和道气所运，则不能厚载而安宁矣。《易·系》曰：坤，天下之至顺也。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正义》曰：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无为，以成万物，是以示人简矣。坤不隤然，或有确然，则不能示人以简，是乖其得一也。

神得一以灵。

疏：神者，妙万物以为言，由得一故能通变无方，不可形诘。

义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谓之神也。神者，阴阳不测，隐显无方。然夫神也，非冲和道气所运，则不能变化通灵矣。不能变化无方，通灵不测，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为溪，注溪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润，盈满不竭。

义曰：溪谷得冲和道气所运，而水注盈满。道气去之，则深谷将为陵矣。若深谷为陵，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万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该动植，有识无情，总谓之。得冲和故能生成运动，而不歇灭。

义曰：万者，举其大数也。《春秋》曰：万，数之大也。物者，有质可见，总谓之。该，约也。动者，谓鳞甲羽毛、裸虫飞走之属也。植者，谓山川草木之属。有情者，谓有形而有情识者也。无情

者,谓有其形而无情识者也。此物之众,拘于亿兆之类,然不得冲和道气所运,则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万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无思不服,而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贞字者,贞即正也。

义曰:王者,人君之通号也。管子曰:通德曰王。古之制字者,三画象天地人,连其中画以通其道,故曰通德为王。亦云人所归往曰王。居尊位,统三才,三画而中画通之,以贯天地人,而为之主,故为王字。《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昔尧舜之前,皆称为帝。舜授于禹,禹以谦让,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称王。亦云禹歿禅位于益,禹之子启居于箕山,启贤,故诸侯去益而朝启,禹虽有禅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归于启。启以德不及五帝,乃自称王。自是之后,皆以王为号。至秦并天下,吞灭诸侯,独为一统,乃上采三皇,下兼五帝,通为皇帝之号焉。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汉法,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众子为王,嫡为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为王子,王之孙为王孙。国朝定法,以皇帝之孙侄为郡王,承嗣者为嗣王。异姓有功则封王,或别锡美号,或封郡王。然皆无列土之位矣。侯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之顺而举其一,余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尊极,富有万民,当用冲和之道,无为之理以守其位,乃能长为人主,理化平正。故经曰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也。无思不服者,《诗·文王之风》言文王之德,东西南北之人皆感其德,心无不归服也。

其致之。

疏：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则名立，用失而实丧矣。故天清、地宁、神灵、谷盈，皆资妙用以致之尔。故云其致之。

疏：此总释前义，而生后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宁静、神之灵变、谷之盈满、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尔。此明得道之为益，下文明失道之为损。

义曰：言天地神谷万物侯王六者，能保其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冲和道气，而各臻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宁，神灵谷盈，万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则各当其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无以清，将恐裂；

疏：无以者，致诚之词也。以，用也。夫矜存者丧，执得者失。言天得道用则致清浮，若不守道冲和，而但矜用其清，将恐至于破裂，不成象也。

义曰：天，阳气也，人君象之。阳气亢极则为灾衰，冲和气散则致破裂矣。故占云天裂者，阳气不足，君德衰微，天乃开裂。晋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灾变，天裂数丈，殷然有声，是失冲和得一之道气也。自此，西晋版荡，惠帝哀帝皆罹其咎。君象于天气之相感，信矣。

地无以宁，将恐发；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宁静，当须忘其宁静。若矜用其宁静，将恐至于发泄，不成形也。

义曰：地，阴气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阴气既极，

冲和气散,则有发泄之变矣。《史记》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人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衍而人用也。土无所衍,人乏财用,不亡何待?斯乃失冲和道气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妖异。洎秦汉已降,不可胜纪。大则沦陷城邑,小则摧圯庐舍,皆分野为灾,人罹其咎矣。

神无以灵,将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灵变无方,当须忘其精灵。若矜用其灵,将恐至于歇绝,不能妙用也。

义曰:夫天地质象,万物禀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气中之精灵者,感化而为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国山川。若守常循和,则能变化不测。若肆其威福,见怪于人,乖其道气,将致歇灭矣。《春秋》僖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虢公享之。周惠王问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鉴其德也。将亡,神亦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虢名凉德,其将亡乎?后虢国遂灭。昔河神为虐,娶女于人。西门豹投巫于河,其害遂息,神亦歇灭。是乃神不守道气,肆害于人,自取殄灭矣。

谷无以盈,将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虚受,当须忘其盈满。将恐至于枯竭,不能流润也。

义曰：谷之所以虚受不竭者，由其得冲和道气，而能无竭。道气去之，则为变怪，系于邦国废兴也。老君曰：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征也。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数及于十纪，犹极也。十一年庚申，西周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是矣。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疏：言万物得道用而能生，若矜而用之，将恐至于死灭，不为生灵也。

义曰：有形之物，有情无情之众，禀冲和道气则生，失冲和道气则死也。《西升经》曰：气散生者死。《内观经》云：气来入身谓之生，神去于形谓之死。神与气，皆道之一谓也。道存则生，道去则死。信哉！

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注：蹶，颠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为天下之王。当须忘其尊崇，谦以自牧。若矜其尊贵，将恐至于颠仆，不能正定天下也。

疏：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戒天无以其清而矜之，将恐分裂；地无以其宁而矜之，将恐发泄。神矜则灵歇，谷矜则盈竭，物矜则生灭，侯王矜其贵，则将颠蹶矣。圣教垂代，本为生灵。虽远举天地之清宁，而会归只在于侯王守雌用道尔。故下文云。

义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贵居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谦冲之志，戒盈满之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静之化，则享祚长久，天下乐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谦卦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若违道反常，肆行凶德，失冲和之妙，乖执一之方，则身丧国亡，颠

蹶殒仆矣。侯则晋灵公夷皋、宋昭公杵臼、齐懿公商人、陈灵公平国是也。王则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厉、汉之桓灵是也。皆违逆天常，反道败德，以取灭亡矣。

疏：注云圣教垂代，本为生灵者，《书》云天生万物，惟人为灵。元后作人父母，是知圣教所属，在乎一人。虽始戒天地，使忘清宁之功，终戒侯王，无矜化育之德。用谦之道，具如下文。

义曰：惟人万物之灵者，《尚书·泰誓篇》武王十三年，大会盟津，誓众之词也。圣教者，指此上下经。垂文于代，本为爱养生灵，令遂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则此经，清静行化。生灵者，言人为有生之最灵也。元，长也。后，君也。一人，天子所称也，《尚书》曰在余一人是也。天子应天顺人，为人父母，当法于道化，爱育于人，如父母之爱子尔。先引天地清宁发裂之义，以戒侯王守谦慎静之规。言天地至大，失于道气，犹致其祸，况人君乎？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注：侯王贵高，兆人贱下。为国者以人为本基，当劳谦以聚之，令乐其恺悌之化。不然者，离散矣。

疏：贵高斥侯王，贱下谓黎庶。言侯王因黎庶得贵，是知贱下为贵高之本基也。

义曰：夫理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为理，必资于众，然后侯王得深严其居，尊崇其位，行其教令，布其恩威，而理于众焉。黎庶者，皆众也。

疏：《书》曰人惟邦本，本固则邦宁。人君务谦聚，人可谓固邦之本也。

义曰：人惟邦本者，《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在位，畋游无度，

眚于有雒之表，十旬不返。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妇愚夫，一能胜予。言天子当畏敬小民，所以得众心也。太康，启之长子，启乃禹之子。此言太康失德，以速灭败，故有穷氏因人不忍，距之于河，不克反国，夏祚遽亡。及少康年长，方复社稷矣。务谦者，言人君当以谦下为务。《易》曰：谦，德之柄也，谦尊而光。又曰：天道亏盈而益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以下人，故为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执而用之。人君执谦，可御天下。位既尊矣，而能守谦，益致光大。谦则人众归往，故曰聚人。邦者，国也。本者，基也。人为国之本基，岂可不爱而育之乎？

疏：注云令乐其恺悌之化者，《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乐也。悌，易也。君子有乐易之德，爱养于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于父母也。若为德反是者，则人离散矣。

义曰：《诗》者，《大雅·洞酌篇》之词也。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侯王有道则天飨之，有德则天亲之。与天相通，则民归之，如子之亲父母矣。若违道败德，则众叛亲离，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耶？非乎？

注：孤、寡、不谷，凡情所恶，侯王自称，以谦为本。非乎者，则是以贱为本也。

疏：是以者，结前义也。侯王自为孤、寡、不谷者，按《春秋》云孤与二三臣悼心失图是也。

义曰：孤与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楚子成章华之台，

愿与诸侯落之。宫室始成,祭之为落也。太宰蒍启疆曰:臣能得鲁侯。蒍启疆来召公,辞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婴齐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将使衡父照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辑宁尔民。婴齐受命于蜀盟,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来,弗敢失殒,而致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领北望,日月以冀,传序相授,于今四王矣。谓恭、康、郑敖、灵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临我丧。孤与二三臣悼心失图,社稷之不遑,泛能怀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宠灵楚国,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赐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实嘉类之,岂惟寡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寡君将承贄帛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赐。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贵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导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导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四月,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蒍启疆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此言楚灵无信,所以不终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苟能礼者从之。遂令南宫敬叔已下学礼于孔子。孔子与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君焉。

疏:称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为贤之例是也。

义曰:《春秋》隐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将立其侄与夷,谓大司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舍与夷,立寡人。寡人弗

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殁，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凭也。公曰：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凭出居于郑。八月，穆公卒，立与夷，是为殇公。所谓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虽弟继兄位，亦称先君，言臣继于君也。谓之先君，得其礼矣。

疏：称不谷者，即不谷恶其无诚德之例是也。

义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晋厉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颍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时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导之以伐晋，诸侯是以睦宾于晋。吕相语秦伯曰：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惟利是视。不谷恶其无诚德，是以宣之，以惩不一。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率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而赐之盟，寡人承宁，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之。晋栾书、士燮、韩厥、赵旃将四军，郤穀御戎，乐针为右。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弔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晋直，有是败也。

疏：又按礼，无父称孤，无夫曰寡。谷，善也，不谷犹不善也。

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以为称首者，盖谦以自牧，不矜其尊也。

义曰：孤、寡、不谷，皆非美称。侯王以谦下为基，故自以不善不美为己之号，而称之也。自牧，《易》谦卦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牧，养也。矜，夸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谦柔为本，卑让为基，故经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天下乐推而不厌。此其谓欤！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众悦而身安，乐身者众怨而身殒。理国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疏：此其以贱为本耶者，言若此，岂非以贱为本？非乎者，假问之辞，应答云：实是以贱为本尔。

义曰：老君欲显明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故发问答之辞，用彰其义。夫有问即答，有唱即和，亦犹形分即影见，声出即响随。假为问答之端，重彰戒劝之意尔。

故致数舆无舆。

注：数舆则无舆，轮辕为舆本。数贵则无贵，贱下为贵本。辕为舆本，当存辕以定舆。贱为贵本，当守贱以安贵。将戒侯王以贱为本，故致此数舆之谭。

疏：故者，仍上之辞。前明侯王因贱得贵，贵无定相。其理难明，故借数舆以况之。极舆之数，竟无舆名，乃是轮辕假合为舆之名本。以喻侯王，数侯王之贵，竟无贵名，乃是贱下假借为侯王之贵本。轮辕为舆本，当存本则有舆，无本则无舆。贱为贵本，当存本则有位，无本则无位。言此者欲戒侯王爱养下人，不弃独尔。

义曰：圣人说经，义有多种。或直指事理，径入法门；或假借谕辞，用符玄意。欲明侯王贵位以贱为本，轮辕众名为舆之号，意欲存轮辕则有成舆总号，存卑贱则有侯王尊名，不忘其源，不弃其本尔。所云贵无定相者，自混沌之始，逮尧季之前，变化殊方，立名著号，德有优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风离俗异，故有冥寂玄默，无名无称。即有鸿蒙广大而为皇，潢然沐浴而为帝。或廓然昭显而称王，或通达参错而称霸。其下则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时立名，随世兴号，纷纶等级，卑高不同，皆贵而牧人者也。既处其上，临御于人，不宜以尊极自高，抑人矜己。自高必倾覆，侮物必危身。当以谦下持心，损抑为志。故圣人立号垂戒，以孤寡茆独之义，不谷非善之名，使以为称，表其以贱为本，贵不忘贱，尊不忘卑，则可以天禄永终尔，景福者矣。违于此者，未或不忘。又与无舆字，或云车无车，亦指就车而求无车之实，但有厢毂杂号，辕轭众名，总而为车尔。《庄子·则阳篇》曰：太公调答少知曰：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立其马于前，总其百体而谓之马。此明合皮毛蹄尾则为马，总轮辕厢毂则为舆，与此义同矣。或云誉无誉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质朴，不贵浮誉。此义虽异，亦戒劝之旨也。又《想尔注》云：故致数誉，俗人贪名誉也；无誉，不欲俗人无有不名誉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劝之人，惟当恭己下心，爱人恤物，以从玄元之教也。

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

注：碌碌，玉貌。硌硌，石貌。以贱为本。

疏：夫玉贵而石贱。如玉者，自贵也。如石者，自谦也。侯王既以贱为本，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尊贵，当硌硌如石，以守谦卑也。

义曰：夫玉与石者，所以明贵贱也。车与舆者，所以谕总众也。此两句重结侯王以贱为本之义。夫上德之君，托神太虚，隐貌玄冥，动反柔弱，静归和平，戴规履矩，镜视太清，而不以名称自尊，亢极自大也。下世德衰，君有九重之尊，万乘之贵，四海之富，六合之殷。崇高拟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万物为心，不以群生为念，繁奢自处，尊极自居，虽有孤、寡、不谷之言，而不达其意。洎秦始皇虎噬天下，鲸吞诸侯，并灭海内，总为一统，而鄙斥孤、寡、不谷之名，自称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为号，失其谦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此人君矜尚浮誉，比尧舜以称荣，轻陋贱名，将瓦石而同弃。斯则辄败亡之辙，践凋落之涂，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殷勤垂戒者，欲使冥心于玉石之间，不多不少，不贵不贱，以一为纪纲，以道为桢干，德制天下而不为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则处贵而无乐，处贱而无忧，高而不殆，卑而愈泰，得不勉而修之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二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疏：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执之弊。此章明权实两行，将申反经之美，不矜则全。夫贵本合义则方可与权，欲令深悟道元，所以再明冲用。○义曰：夫冲用之道妙本之元，包括有无，贯穿天地，天地得之以宁以永，万物得之以生以成。理国之君当法道化以无为，不可徇名称而矜执必矣。故戒之以贱下为基，忘元丧本，故示之以权变为用，权变以反本，合冲用于玄功矣。此章之大旨也。

反者道之动。

注：此明权也。反者，取其反经合义。反经合义者，是圣人之行权。行权者，是道之运动。故云反者道之动。

疏：反以反俗为义，动是变动之名，谓权道也。言众生矜执其生，而失于道。故圣人变动设权，令物反俗顺道尔。

义曰：夫物顺道则生，失道则死。其故何哉？道本无事无为，人尚有为有事。道本无情无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与道反，而去生从死也。经云动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云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所谓求生之厚者，耽欲羨利，徇俗趋名，役性劳神，图功慕赏，本为养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丧其生。吴子云：天地之生禽鸟也，犹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虫粒，况于人乎？衣食者，虽养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运，岂在躁求乎？不能体道全生，委心顺命者，是谓执其生而失于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顺命之怀，体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国者任物之性，顺天之时，息苛暴以惠人，轻赋徭而育物，无拓土开疆之欲，自戢五兵，无崇台峻宇之奢，自清庶务，跻生灵于寿域。斯可谓反俗顺道乎！

疏：注云反经合义者，经，常也。义，宜也。令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有以无为用。初则乖反常情，而后顺合于道，故谓此之为运动也。

义曰：经者，常法也，垂训而不移。义者，通理也，因宜而适用。世以高贵为重，卑贱为轻，咸慕高而弃卑，舍轻而从重。经文垂教，言高因下而显，贵假贱而明，故以贱下为高贵之基。孤寡为侯王之称，使其贵不忘贱，受福于无穷，高不忘卑，保身于不殆。斯为道之动，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复自然之道也。

疏：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道反常而难晓，故举当隶之喻，言其华反而后合，以喻权道，先逆而后顺也。

义曰：《论语·子罕篇》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言人适于学，或得异端，未能之于道，或能之于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权。权者，量其轻重也。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逸诗也。棠棣，移也，其花先反而后合。赋此诗，意盖喻权道，先逆思后至于大顺也。思其人而不得见者，其室远也，以言思权而不得见者，其道远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言思者当其反，是不思所以为远，能思其反，何远之有？言权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也。故谓权道者，为国之利器，用须得其人，得其人则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则反而为乱矣。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实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静。柔弱雌静者，是圣人之所实处，实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实道也。人皆贱弱而贵强，是知强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胜刚，是知柔弱雌静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义曰：道先柔弱，俗贵强梁。柔弱为保生之徒，强梁为取败之本。经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执此以训，使人弃强守柔，舍躁归静也。夫教有权实两门，上士达识，以实教示之，自然冥合，中于道智。下士则以权教悟之，亦犹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之义耳。理国之道，务先爱民，民为国本，不可弃也。然而上古淳朴，与

道相符,故以实教教之。末代浇季,奸诈互兴,则以权教教之。权教者,先以善道诱之;不从,以恩赏劝之;劝之不从,以法令齐之;齐之不从,以科律威之;威之不从,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谓五刑之属也。谓刻其颡而涅之,为墨刑;截其鼻为劓刑;男子去其势、妇人幽闭,次于死也,禁其淫也,曰宫刑;刖其足,曰刵刑;处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两造之词。两造具备,听于五辟。五辟简字,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言从轻也。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不应罚者,正于五过,而从赦免。五过之疵,其罪惟均,刑疑从罚,罚宜从赦。将用刑,犹当严敬天威,不可轻用刑也。故墨刑之罚百锾,劓刑二百锾,刵刑五百锾,宫刑六百锾,大辟千锾。所谓金作赎刑是也。墨劓之属各千,刵刑之属五百,宫刑之属三百,大辟之属二百,故五刑之属三千。其言锾者,黄铁为之,锾重六两。《书》云:功宜惟重,罪宜惟轻。虽权法以禁劝于人,而圣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劝教之所不及,而后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惧,赏之使人劝,劝以趣善,惧以止恶。虽刑之及人谓为害也,而惩一劝百,被刑者寡而从善者众。如栴发焉惜而不栴,逾旬而一栴则弃者多矣,旦旦栴之,理者多矣。权教者,帝王南面之术也。理身者体柔顺之道,去刚强之心,久而勤之,长生何远乎?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注:实之于权,犹无之生有。故行权者贵反于实用。有者必资于无,然至道冲寂,离于名称,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两忘权实,双泯有无,数與无與,可谓超出矣。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禅,故云生于有,穷其有体必

资于无。

义曰：无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万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于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资道而生，是万有生于妙无矣。能自有而复无者，几于道矣。若执有而不移者，趣于终矣。《庄子·知北游》篇夫子谓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孙，可乎？是祖父子孙世世相续，形形相生，天地万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养神以存形，形可长久。劳形而役神，神将不守。神因形而生，神从道而禀。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灭神游，道何求哉？理国者执法以训人，人趣善矣。人趣于善，而和气应之，国泰民和，隆昌之道也。

疏：故《列子》曰：形动不能生形而生影，无动不能生无而生有。故曰虚者天地之根，无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众生穷源识本，而悟道尔。权实亦然。故注云实之于权，犹无之生有也。

义曰：形动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黄帝书》云：形动不能生形而生影，声动不能生声而生响。此言有形必有影，有声必有响。自然而并生，俱出俱没，岂相资先后而差哉？非谓影随形生，响因声出，而立为喻，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无生成万物，谓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谓之因缘。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虫，皆资自然妙道气化而成，然而因形缘类，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纵心虚漠，抱一复元，则能存已有之形，致无涯之寿。形与道合，反于无形，变化适其宜，死生不能累，则可谓自有而归无也。吴子曰：修道之士，道与俗反。自老而反壮，自壮而还婴，自婴而得道。此所谓舍其魔有，归其妙无，还元复本也。世人

不能察道之元，穷道之本，自入于死，沦化随时，故可伤矣。圣人悯之，设以权教，使去奢从俭，去伪从真，去有欲有为，行无为无欲。徇此权教，渐阶实门，默契真修，可以得道矣。理人为政，以权实化俗，理亦然哉！

疏又云：至道冲寂，离于名称，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极之体，冲虚凝寂，非权亦复非实，何可称名？诸法实性理中不有，亦复不无，事绝因待。所言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者，皆是约代法而言尔。若知数與无與，即知数诸法无诸法，岂有权实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谓了出矣。

义曰：道惟冲寂，不可名称，随代化凡，假说言教。言教者，即诸法也。法以约人，使革恶为善。垂之训俗，事有多门，故云诸法尔。因有法故得悟于道，悟既得道诸法亦无。教立权门，国垂权法。权以化俗，除其恶根。恶既已除，俗归正理。因正为善，权法亦忘。若执权实而不移，局教法而无改者，不可与言道矣。能忘权实而达道者，可谓了然明悟，出代登真者矣。《庄子·秋水》篇海若语河伯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此言道以循理守常，权以临机制变。大人通理，谁害之焉。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疏：前章明权实两门是道之动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闻道信毁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门，后夫唯下结善贷之功用。○义曰：至理幽玄，非下士能晓，明道若昧，唯上智勤行。既性识之不同，彰信毁之无爽，要在设权教以善诱，俾建德之有归，不可任性识之所拘，求沉沦而无教。故下文开悟令人法门，

斯谓善贷之功矣。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注：了悟故勤行。

疏：上智之士，深识洞鉴。闻道权则微明，实则柔弱，闻斯行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

义曰：人之生也，气有清浊，性有智愚。虽大块肇分，元精育物，富贵贫贱，寿夭妍媸，得之自然，赋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无弃物，常善救人。故当设教以诱之，垂法以训之，使启迪昏蒙，参悟真正。琢玉成器，披沙得金，斯之谓矣。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下矣。此与三士事理玄同。又《论语·雍也》篇云：子曰：中人已上，可以语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语上也。此谓教化之法也。《师说》云：就人之品识，大判有三，谓上中下也。细而分之，则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圣人。圣人自知，不劳于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谓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谓中人已上可以语上者，即以上道语于上分也，是则以孔子之道教颜回，以颜回之道教闵损，是中人已上可以语上也。其中人已下不可以语上者，犹可语之以中，及语人以下。如以闵损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中人亦可以语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则中人亦可以语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则中人已下亦可以语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则中人已下可以语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则第五品为正中人也。其二三四为上，六七八为下，惟下下

之士教而不移,闻道则笑矣。吴先生曰:上士不教而自知,下士虽教而不移。神道设教,为中土耳。夫中士者,语之以善则迁善,导之以恶则趣恶,故教之所设,为中士之人可上可下也。太上之旨诱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迁革,渐脱愚迷,俾有向风进善之门,则所谓人无弃人矣。上士既悟之于自然,故勤行不怠也。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则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闻说妙道或信或否。谓明则若存而信奉,昧则若亡而疑或。未果决志,故谓若存若亡。

义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决也。代俗之情,为富贵所诱,利害所牵,娱乐难忘,骄奢自恣。闻玄默之道,孰肯勤励而修之。遂乃五色瞽其明,五声聒其耳,迷情溺性,自掇败亡。苟能闻恶如探汤,慕善如不及,知过必改,见贤思齐,效上士之所修,舍中庸之所乐,皆可以躐景凌虚矣。

下士闻道,大笑之。

注:迷而不信,故笑之。

疏:下士识不及理,闻道不信,谓为虚诞,则嗤笑之。亦犹章甫致贱于越人,和璞见遗于楚国。故庄子云曲士不可以语于道尔。

义曰:大笑者,谓愚昧之士智识昏庸,不闻圣人之言,闻亦不晓,不见先王之教,见亦不知。所谓识不及理也。闻真真之道能生成天地,孕育乾坤,包举阴阳,弥纶造化,修身则延生久视,理国则凝拱垂衣,反为虚诞,相与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邹鲁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国也。夏禹理水,极于东夷,子孙居之,遂以为

国。其旧俗被发文身，至勾践平吴，方通中国。既不尚冠冕，则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贱尔。和璞者，卞和，楚人。居荆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献楚王。使玉工视之，曰石也，以为欺妄，刖一足。如此，历二王，再献之，刖其两足。和抱玉璞哭于荆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得玉，因而宝之。后传入赵，自赵入于秦。秦皇平天下，废诸侯为郡县，刻其玉为传国玺焉。言卞和三献其璞，方为时主所知。故云见遗于楚也。《庄子·秋水》篇海若语河伯曰：井蛙不可语于海，拘于墟也。曲士不可语于道，束于教也。所谓曲士者，执一家之偏见，滞彼有为。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止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矣。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于天地，受气于阴阳，计四海之在天地间，犹壘空之在大泽耳。夫虽越俗贱冠，楚人遗璞，泊乎刻秦皇宝篆，袭中国衣纓，垂范后王，同轨六合，和璧章甫何贱乎？理化之端，随机设教。道之从善，引之向方。虽下士至愚，亦可以语于道矣。

不笑不足以为道。

注：不为下士所笑，不足以为玄妙至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识，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为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浅俗之法，不足以为道。道非代间法，故为凡愚所笑，是以为妙道也。

义曰：道惟潜还，寂默希夷，不察察以绳人，不昭昭而显状。体道之士，其行亦然。内合虚无，外混尘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岂惟顺俗和光，兼亦守卑处下，所以下士侮而笑之。然至人之隐身

修道,不为下士所笑,未合乎大道也。理国行化,亦在乎澄淡无为,任物自化,以慈柔潜布,恩煦周行。使其民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不知帝力,不知其上之有君也。虽下民不知帝力,而圣德遐被,玄风普覃,所以为至化矣。

建言有之,

注:建,立也。将欲立言,明此三士于道不同也。

疏:建,立也。将立言释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指下明道等也。

义曰:太上将立言显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昧,昏暗也。谓道德行人,以昧养明,遗形去智,而实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于明若昧。下士不达,是以笑之。中士初闻明道,故若存。后闻如昧,故若亡尔。

义曰:夫大道之君,体道而处,神与化合,处于自然,万汇任真,莫有闻见。性合道之玄妙,命得一之精微,动作顺于太和,取舍合于天理,无思无虑,冥寂鸿蒙。齐日月之照,而民不以为明。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为惠。其至明也,而若昏默焉。上士修道,隐智藏辉,含见匿知,反视内照,而外若婴儿。此固非中士之所及,乃为下士之所嗤也。若有若亡,抑亦其冥矣。又言天之德也,虽赫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进道若退,

疏:进道之人,内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损,大成若缺。下士观之,似如退败。

义曰：弘道之君也，天下童蒙，四海为一，务其损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为者寡，所守者约，民忠厚而敦信，世和顺而质朴。王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万乘为尊，不以九重为乐，谦弱撝退，恬和无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若退之道也。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潜施，而不矜不炫，阴功默运而不识不知，让善于人，退身度物，而其丹篆之名克著，青华之简升闻。李意期乞食于人寰，阴长生受辱于都市，侯道华寓迹于佣保，皇甫獮示疾于丘林，声子伴狂，壶公韬晦，皆卑躬损志，乃者习景冲真也。又言地之德也，虽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颡。

注：上士勤行，于进若退，于夷若颡。故中士疑而下士笑。

疏：夷，平也。颡，丝之不匀者。夫识心清静，尘欲不生，坦然平易，与物无际，而外若丝之有颡。

义曰：丝之无颡，即为人所用。齐纨楚练，雾谷云罗，皆入彼化机，忘其本质，以至靡坏，不复为丝矣。人之舍道，即为俗所运驰，各竞禄滞色耽声，流浪恶缘，迷丧真性，以至沦灭，不保其生矣。达士理身，内则夷坦，外示同尘，履苦遇乐，随时应迹，若丝之有颡也。仲尼大圣之德，而伐树削迹，历聘诸邦；玄元大圣之尊，而伏柱藏书，行化绝域。此其内怀至道，外若有颡焉。又言君之德也，虽法地则天，不敢标异，常若有滞颡焉。

上德若谷。

注：虚缘而容物也。

疏：言勤行之士谓之上德。德用光备，无不含容，故云若谷。

义曰：有道之君，托神太漠，隐貌玄冥，被道含德，无不包括。万国之广，贮于胸中，不恃其有；万物自化，旷乎域中，不矜其大。岂若谷之可谕乎？又言国君含垢，如溪谷之受污也。上士体道，德无不周，固亦然矣。

大白若辱，

注：纯洁而含垢也。

疏：白，纯净也。辱，尘垢也。得纯净之道者，混迹同尘，故称若辱。而实纯白，独全备尔。

义曰：尧汤之德，至明也，而时有襄陵铄石之数，民无垫溺菜色之忧，亦大白之有尘垢矣。修道之士外污若干吉托形，而齿剑惠风，示迹以沉泉，内明道功，旁混尘浊，亦斯义也。

广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执谦。

疏：言至人德无不被广也。守柔用谦，故常若不足。《史记》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义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围，不恃其德，九围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尔。修道之士，功济幽显，德洽昆虫，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若不足。良贾深藏者，《史记》云：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独其言在尔。吾闻之，良贾深藏外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盖责孔子以三纲五常之教汨乱于人，不尚大道，矫饰礼义，岂若善为贾贩之人，藏宝积货，外畏人知，常若虚匱之者耳。

建德若偷，

注：立功而不炫也。

疏：建，立也。偷，盗也。言建立阴德之人，潜修密行，如彼盈窃，当畏人知，故曰若偷。

义曰：人君施德行道，潜育于人，不伐不矜，惟冲惟寂，不令天下知觉，故云若偷。上士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义。又偷，薄也。《论语·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包氏注云：兴，起也。君能厚于亲属，则人皆化之，起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阴德之人，所行之行，有功则立，不计其名，有善必行，不务其厚。吴子曰：功不在大，遇物斯拯是也。

质真若渝，

注：淳一而和光也。

疏：真，淳一也。渝，变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无假饰，若可渝变与物，同波而和光也。

义曰：质，素也。真，淳也。真淳质素之人，惟善是适，方圆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变尔。

大方无隅，

注：不小立圭角。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砺名节，以作廉隅。此为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缁，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尘，不自殊异，无隅也。故曰大方无隅。

义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邈，无不包容，笼虚无而不为大，亘天

地而不为远，若鸣凤之升寥廓，若神龙之逸层霄，岂隅可以围测哉！上士弘道，异夫儒术，不局名分，不拘廉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虚。泛然其志也，杳若冥鸿。不缁不磷，有在于是矣。《论语·阳货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及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磷，薄也。至坚之物，磨之而不薄。缁，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喻君子虽在浊世，不能污也。圣人不为世俗所染，如至坚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圣人之德，固无方隅可拘矣。

大器晚成，

注：且无近功。

疏：备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积功，而证得之于渐，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义曰：积和而成人，积功而成道。非朝夕之可就，故曰晚成。用道之君化于人也，抱无为，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纯纯闷闷而不滋彰，任物自然，而四海之内臻于道矣。理身之士，积功累行，不其然乎？故曰功满三千，白日升天；弘道无已，自致不死。非朝行而夕至也。备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公九年夏，阳虎归宝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书之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得用曰获。故器者，备物之用也。

大音希声，

注：不饰小说。

疏：夫道能应众音，大音也；听之无声，希声也。以况圣人开演

一乘,则法音广被,待感而应,故曰希声。

义曰:大音若雷,不可以四时震击;圣人微旨,不可以终日喧传。此明道不可闻也。必在灭智内求,灰心默契,然后听之非耳,闻之以神,得无声之声,证真道矣。一乘者,大乘之道也。道贯万法,而演为三乘。初法以戒检心,以律检行,以存修静其内,以齐洁严其外。然渐进中道,习于无为,隳体黜聪,忘形绝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来次灭,随念随忘,不滞有无,玄契中道。证此道者,炼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凌倒景之上,享无穷之龄。天地有倾沦,而真道无渝坏。法音周普,拯度群生。此圣人一乘之用也。

大象无形,

注:故能应万类。

疏:夫涉形器者,则滞于一方矣。惟大象之道,本无形质,随感而应,能状众形。故曰大象无形。

义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则微,岂善清浮为天,浊厚为地,大为日月,小为星辰,而昭昭可见乎?必在乎反视内明,含光中朗,然后见非色之色,睹无形之形也。夫道惟大象,寂寥无形,能成生众形,雕刻万象,万象生化,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窥其形兆焉。

道隐无名。

注:功用不彰,无名氏也。

疏:语其通生则强谓之道,忘其功用则隐无名氏。欲明名以诏体,而妙本无象,则体不可名,故曰道隐无名。

义曰:道无名称,本非有法。法既非有,故曰隐焉。能忘强名

之名,可阶众妙之妙。道生万有,不矜其功,是忘其功用也。道应一切,不为主宰,是隐无名氏也。是曰无象之象,无名之道。自非反神内鉴,胡可得而言之?

夫惟道,善贷且成。

注:虽隐无名氏,而实善以冲和妙用,资贷万物,且成熟之。

疏:此结道之功用。夫,叹也。唯,独也。贷,施与也。叹美此道,虽复无名无氏,无形无声,独能布气施化,贷施万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贷且成。

义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运用无穷。秋毫之微,庶类之众,皆资道气假借而后能生能成。贷,假借于物也。无名无氏,为万有之根,无声无形,为万物之源,布气十方,成就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与于此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疏:前章明三士所闻之道能生万物。此章明万物生化之由,必资三气。初明冲气柔弱,令万物抱以为和。次云孤寡不谷,戒王公以谦自处。结以强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学之元。○义曰:天地不能自生者,天地者大道,大道运用,惟一为先,故云生一,则明前章三士所闻之道也。道惟一尔,而愚智闻之不同,由是有信有疑,或勤或笑,乃显明昧进退之旨,示世人修习之由。又述谷辱偷渝之方,表上士谦虚之行。既云善贷万物,彰万物抱道而生,是知谦虚卑下之基,损之而益。夫格悍强梁之性,益之而损焉。必资三气者,即

《灵实生神章》经云玄气、元气、始气也。始气白,凝为清微天,号玉清境,天宝君所掌,元始天尊统九圣居之。元气黄,凝为禹余天,号上清境,灵宝君所掌,大道君统九真居之。玄气青,凝为太清境,号大赤天,太上老君统九仙居之。以此三气,每气复各生三气,下为九天,通三境为十二天。又以十二天各分二天,凡三十六天也。又以其精凝为三才,即始气为天,玄气为地,元气为人。始气积阳,玄气积阴,元气积阴阳之华,而总为人伦,散为万物。冲气者,是元和冲寂之气也。万物得之以生,失之以死。人能实之则返老还婴,革凡成道。孤寡不谷之义,前章已明。重成强梁,益明柔弱为契道之行也。《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是知和者陟道之径,不可忽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注:一者,冲气也。言道动出冲和妙气,于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阳气。阳气不能独生,又生阴气。积冲气之一,故云一生二。积阳气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万物,

注:阴阳合孕,冲气调和,然后万物阜成。故云三生万物。

疏:道者,虚极之神宗。一者,冲和之精气。生,动出也。言道动出和气,以生于物,然于应化之理,犹自未足。更生阳气,积阳气以就一,故谓之二。纯阳又不能生,更生阴气,积阴气以就三,故谓之三。三生万物者,阴阳交泰,冲气化醇,则遍生庶汇也。此明应道善贷,生成之义尔。

义曰:道以无形无名、不无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宁,人得以长存,万物得以生。故此妙

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为证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气为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气为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气为人也。所以冲和妙气生化二仪,凝阴阳之华,成清浊之体。然后人伦毕备,品物无遗,四序调平,五行运象。若交感而顺,则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则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为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故阳气在上而下感于阴,坤为阴也,阴气在下而上感于阳,二气交感而生万物,是则孤阴孤阳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则坤自居下,乾自居上,二气不交,天地隔塞,在《易》为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亦不能生化。故疏云阴阳交泰,冲气化醇。《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也。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注:万物得阴阳冲气生成之故,故负抱阴阳,合养冲气以为柔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阴阳和气而得成全,当须负荷阴气,怀抱阳气,爱养冲气,以为柔和。故广成子告黄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是知元气冲和,群生所赖。老君举此者,明人既禀和气以生,则气为生本,人当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义曰:万物之生也,道气生之,阴阳气长养之。一昼一夜,一阴一阳,更相递代,养育万物。其大也,阴为寒,阳为暑。其细也,阳为明,阴为晦。以寒暑明晦,昼夜长育,万物各成其形,非妙道冲和之气无以生也。虽有寒暑而无道气者,亦殂落矣。二气更为内外,

故万物负之抱之，不可离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气降之，为精为神；天以太阳之气付之，为动为息；地以纯阴之气稟之，为形为质。《生神经》曰：人之既生，天神一万八千，地神一万八千，故三万六千神。气一时生形，夫向之者阳也，背之者阴也。故曰负阴而抱阳。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间，惊天骇地，三元育养，九气结形，万神恭诺，司马敬顺，天真鉴映，擢形太阳亦不轻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气，贵其形，保其命，爱其神，自取死坏，离其本真，岂不痛哉！《庄子·在宥》篇黄帝于崆峒山问广成子：理身之道，奈何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吾语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现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神将守形，乃可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杳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而形未尝衰。此谓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岳渎百川，皆有尊卑递相运用。帝王无事，物自昌壮矣。岂在多事乎？广成子乃太上所化之身，应号于世，以道授于帝王，岂有生死终始之数？寓言千二百岁耳。又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又曰：人其尽死，而我独存。此得冲和之妙也。

人之所恶，惟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注：万物皆以冲和之气为本，而冲气柔弱。守本者当须谦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称孤、寡、不谷者，以谦柔为本。

疏：冲气柔弱，为生之本，故举王公谦卑以敦其本。孤、寡、不谷，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称，人所恶之，而王公以为名者，谦之至也。言王公为风化之主，存亡所系，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谦柔，以安社稷，则物所不归。故取谦柔为本，以致巍巍之功。

义曰：守柔弱者，生而不匮。怀谦抑者，高而不危。所以柔弱为保生之元，谦抑为全高之本。故大国者宜为下，崇台者固其基。此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具者，众也。居尊高之位，众所瞻仰。《毛诗·小雅·节南山》篇：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既居高位，为师长尹正，故能宣行风化，以育黎元。《诗序》云：上以风化下，言王侯以德风化于下民。《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言民从顺其上之化也。王侯行道德，四方之人归从其化，故曰归往。解云：民所归往之谓王。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山之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巍巍者，高峻之貌也。

故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

注：自损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损之。故朝宗者善于下，谦弱者德之柄。孤寡而称，不亦宜乎！

疏：故者，仍上之词也。损，贬毁也。言王公称孤寡以自毁损，则为百姓乐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损者，若王公贵宠其身，居上而骄，则下人离散，而致损也。《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斯之谓也。

义曰：理国以谦光为本，立身以柔弱为先。《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或反于此，必貽其损。《易·说卦》曰：缓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则损益倚伏，终始相循。若谦已不已，物常益之，故无颠覆。

修道之士割荣华，去繁盛，舍悦乐，甘寂寥，损之甚矣。其得道也，延景福，享遐年，逍遥无为，天地齐永，岂非益之乎？满招损者，《尚书·大禹谟》舜曰：咨尔禹，惟时有苗不率，汝往徂征。禹乃会群后，誓师征之。三旬，苗人逆命。益赞禹曰：惟德动天，无远不届。满招损，谦受益，是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故理国理身，谦为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

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当以吾此柔弱谦虚之义以教之。

疏：人，谓人君也。人君为政教之首，一国之风，系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当须用我冲虚柔弱之义以教之也。

义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元首者，人君也。《尚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人君教之善也。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人君丛脞细碎而无大略，则臣下懈惰，万事隳废。此言人君教之不善也。政教由于元首，可不慎耶！《诗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天下之事，形于四方之风，谓之雅。风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人君以谦损柔弱以教于人，人醇朴而宗道矣。以仁义苛察以化于人，人智诈而归于乱矣。理身者谦静而事简，事简而心泰，则生可保；躁动而心竞，心竞而事繁，则去道远矣。昌，大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

注：强梁之人，动与物亢，求益而损，物或系之，故不得其死。

疏：强梁，谓刚暴倔强之人也。刚暴之人失养生之要，必自夭其天素，不得寿终而死。严仙人曰：强秦以专制而灭，大汉以和顺而昌。

义曰：老君所戒，柔必胜刚，弱必胜强，故舌柔则存，齿坚则亡。是则强梁非全身之道，为失生之基耳。刚暴非进道之阶，殊保寿之旨矣，深宜戒之。严仙人者，蜀郡严遵，字君平，常于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潜化于人，人有不正之问，必以阴阳之理制而止之。日阅百钱而闭肆，下帘以受《老子》，乃作《指归》数万言，明理国理身之要。其解此义云：强秦以专制而灭者，言秦皇吞灭七国，一统天下，威制四方，杀伐无已，违谦抑守柔之道，故子婴降而祚灭，不得其死。理实然乎！秦嬴氏，颛顼伯翳之后，至非子与周孝王养马，封于汧渭之间。平王东迁，秦襄公卫助有功，因命列为诸侯。至缪公乃下士用贤，得由余、子桑、百里奚，乃强盛。昭王五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宝器，三十六邑，迁周于惮狐。昭王俾卒，孝文王戍立。一年戍死，庄襄王子楚立。三年而卒，始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诸侯，灭六国，自号始皇。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三年卒，子婴立。四十六日降汉于轵道。项羽至，斩之，国灭。汉祖刘邦，字季，彭城丰沛人。帝尧刘累之后，父太上皇。崛起布衣，推贤用能，与项羽力战而取天下。德制强楚，仁及生灵，智士为之谋，贤士为之辅，相三杰而成帝业，约二章而安疲人，有长者大度之美，传祚两汉二十四帝四百余年。裔孙王蜀，亦及两世。此柔德制强之验也。理身理国，足为鉴乎！

疏：强梁者失道，刚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得长存？注云动

与物亢,亢,敌也。物或击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辞云:莫益之,或击之。

义曰:理代者以强梁失国,理身者以强梁丧生。与物抗敌,岂能无患?或击之者,《易》益卦上九曰:莫益之,或击之。言处益之极,过盈者也。求益无已,是心无恒无厌,而求人莫之与,独唱莫和,适是偏辞。人道恶盈,怨者非一,故或击之也。益,与也。击,伤也。神为生主,人为神主,相须而立,阙一则亡。用刚失神,故非善也。

吾将以为教父。

注:吾见强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为众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结修学之元。老君举强梁者亡,以之为戒,柔弱者全,以之为劝。以为教父者,父为子本,言吾将此柔弱之教为众教之本。如子之于父,故云以为教父。

义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于众教。众教之末,谦柔为先。故《易》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言尊者能谦光而益明,卑者能谦不可逾越。《礼》曰:傲不可长,慎以避祸。恭以远耻,敬让以行。皆谦慎之旨也。《尚书》曰:愿而恭。恣愿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诗》云靖恭尔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教之以务,闲之以义。经曰兵强不胜,木强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此众教之中皆以柔弱谦敬为本也。为教之父,岂虚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柔行谦,无思不服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四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疏：前章明众生背道，强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则与道合同。文殊途以发明，理会归而齐致。首标举道性柔弱之本，人有失之，成坚强之过。后吾是以下明无为之道广有利益，众教莫之能先。○义曰：既以前章示强梁极则之于死，此乃明至柔失即为至坚，用显无为之益，更彰不言之利。欲使人舍强服柔，宗无去有，从麓入妙，深契道元尔。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驰骋代务，染杂尘境，情欲充塞，则为天下之至坚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气在躬，为至柔也。若驰骋情欲，染著代尘，为声色所诱，则正性离散，为至坚也。

义曰：道以至柔，无乎不在，贯通万物，流注群形。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故保养道存则生全而柔弱，驰骋气散则枯槁而坚强。理国有道，则襁负而归仁。无道则萧墙构敌矣。染著代尘者，谓六根起于六识，六识恣于六情，六情生于六欲。六欲谓之六尘，六尘谓之六染，六染谓之六入。从根而生，染有轻重，皆在修炼，渐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务，眼绝五色，耳绝五声，鼻绝五香，口绝五味，身绝五触，心绝五缘，即六尘净矣。六尘净则世利不能动，声色不能诱，自归柔弱之道，岂有坚强之患哉！

无有入于无间。

疏：无有者，谓人了悟诸法，一无所有，则返归正性，与道合同，人无间矣。无间，道也。入谓与道同也。以道为无间者，明道性清净，混然无际，而无间隙矣。

义曰：天地有形位，清浊殊矣。阴阳有分别，昏明殊矣。气象有代谢，四时殊矣。惟道广包天地，微贯阴阳，总四时，运气象，无处无道，故云无间隙也。人能融神观妙，返一归元，息则为人，消则为气，与道为一，常存不亡，乘无有之和，入无间之道，何四序之能运，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注：无为者，不染尘境，令心中一无所有。无间者，道性清净，妙体混成，一无间隙矣。不为可欲所乱，令心境俱净，一无所有，则心与道合，人无间矣。故圣人云：吾见身心清净，即能合道。是知有为之教，不如无为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称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无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见众生正性柔弱，及乎驰骋奔竞，则至坚强，若使照了心境，则一无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净无为，理身理国，有益于人也。以此推之，有为之教，不及无为之有益也。

义曰：老君垂教以清静为用，无为为宗。清静则国泰身安，无为则道成人化。夫道德无为也，天地成焉，万化行焉，万物生焉。天地无为也，四时运焉，六气和焉，八风鼓焉。圣人虚心以原道德，静气以存神明，弃其聪听于无声，杜其明视于无形，览天地之变动，睹万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为者乱，无为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无为也，至坚之患由驰骋也。息驰骋之有欲，复柔弱之无为，以教

天下，弘益之道广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测，内察于一心，妙用无穷，外忘于万象。理国则忘其所理，修身则忘其所修，洞入虚无，泯然合道，是谓内照，内明之旨也。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众教，少能及之也。

疏：至道无言，物以之生。圣人无为，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后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无为之教者。又云自非体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义曰：人君以无为为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复何言哉！夫无为之至妙，包于道德，统于仁义，合于礼乐，制于信智，囊括万行，牢笼二仪，至广无涯，至细无间，凝寂玄寥，与道混合，是无为之至也。九流者，《汉书》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徙，应物变化，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儒家流者，盖出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垂其言，于道最高。此其所长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容，后进僻儒之患。名家流者，盖出于春官。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徼为之，则苟钩钅折辞而已。为君者慎器与名，故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纵横家流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子曰：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又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所长也。邪而为之，则尚诈而弃其信矣。杂家流者，盖出于议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长也。荡者为之，则羨无归心矣。农家流者，盖出于农官。播五谷以足衣足食，《洪范》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长也。鄙者为之，欲使君子并耕矣。小

说家流者,盖出于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风俗,立稗官采街谭巷议之说。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此亦刍蕘狂夫之义也。墨家流者,出于清庙之宇,茅屋采椽,兼受选士,敬者为推也。阴阳家流者,出于天官。五行之说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于司马之官。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乱略,以靖四国,此其威也。止戈为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废也。百氏者,六经正史之外自为述作,自周已来立理著书,凡百余人,皆称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称也。不敢侔于六经,皆目之为子,为论、为记、为书。或以姓氏立称,或以因时表号,则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卿子》、《鲁连子》、《列子》、《庄子》、《庚桑子》、《王孙子》、《尹文子》、《公孙尼子》、《吕氏春秋》、《邓析子》、《鬼谷子》、《陆贾》、《晁错》、《贾谊》、《桓谭》、《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昉》、《裴玄》、《苏彦》、《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陆云》、《牟子》、《符朗》、《孙武》、《汜胜之》是也。或自立别号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盐铁论》、《说苑》、《新序》、《论衡》、《潜夫论》、《风俗通》、《文子》、《申鉴》、《昌言》、《典论》、《笃论》、《中论》、《万机论》、《忠经》、《意林》、《道言录》、《岁时记》、《耆旧记》、《法训》、《五教》、《刍蕘》、《典语》、《默记》、《正书》、《正论》、《物理论》、《韩子》、《人物志》、《成败志》、《通论》、《正部》、《士纬》、《通语》、《国语》、《越绝书》、《抱朴子》、《世要》、《新论》、《析言》、《幽求》、《长乐子》、《家语》、《太玄经》、《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记》、《博物志》、《义训》、《山海经》、《水经》、《大荒记》、《十洲记》、《拾遗录》、《本草》、《相牛经》、《相马经》、《相鹤经》、《周髀》、《竹谱》、

《孙子兵法》、《司马兵法》、《孙子算经》、《黄石公记》、《相贝经》、《万毕术》是也。或采玄经奥义，或探儒术礼书，或宗律历天文，或附阴阳象纬，或拘以名法，或约以机权，各尽所长，互陈其自然有为。或作乍弛乍张，各滞一隅，罕能通贯。以兹量较，难以及之于无为之道焉。惟体道之君，上德之主，志无所虑，神无所思，动若无形，寂若无有，与道相得，旷然大通，可以继躅玄元，追踪大白矣。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疏：前章明正性柔弱，驰骋所以至坚。此章明名货亲疏，爱藏以为患。初三句标问得亡孰病，次两句详答致患之由，后知足下结劝令守分，则可长久尔。○义曰：货者身之所资，名者身之所美。滞于货则有焚躯之咎，溺于名则有损命之灾，藏货爱名斯为大患。老君哀世人迷执名货，不知致病之由，故三句问之于前，两句答之于后，示以止足之善，息其藏爱之心。軫虑羣生，斯亦至矣。

名与身孰亲？

注：名者，实之宾。代人徇名以亡身，设问谁亲，欲令去功与名，而全其真矣。

疏：此以名较量身也。孰，谁也。详问云：夫以矜徇功名，保养身命，两者既异，谁者与保寿全身之道为亲乎？伤代人不能忘名以全真尔。

义曰：圣人悯俗间之士贪爱功名，名立于前，身危于后。谁能弃名而修道，绝俗而全身？所以伯夷死于仁，聂政死于义，尾生死于信，比干死于智，荆轲死于勇，龙逢死于谏，伍员死于忠，介推死于怒，是皆名显身歿，形骨飘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齿剑抉眼，自

取灭亡。殊不知儒者之训，全而归之，贾彼虚名，去道远矣。

身与货孰多？

注：徇利者将以求财，财得而亡身。设问孰多，欲令掷玉毁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贵重之意也。言身与货两者既别，谁可多贵耶？云此者，欲令悟身为多，不贵于货可也。注云掷玉毁珠者，《庄子》外篇之词也。

义曰：老君以举世所惑，财货为先，货积而身忧，财多而祸至。谁能散财却害，乐道安贫？所以庆封死于富，驷遄死于侈，齐简公死于贪，荣夷公死于利。故《庄子·至乐篇》云：天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味服声色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饥寒忧惧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以外矣。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常若不足。其为形也，亦以疏矣。而至于丰屋蔀家，名亡身辱，殊不知达者所消，积财累患，保寿全生，固亦远矣。掷玉毁珠者，《庄子·胠篋》篇云：唇竭则齿寒，圣人生而大盗起。若掊击圣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理矣。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泉实。圣人已死，大盗不起。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损玉毁珠，小盗不起。此所谓圣智者，作盗之利器，珠玉者，起盗之贪心。弃而不用，奸盗自然息矣。

得与亡孰病？

注：问得名货与亡名货，孰者病其身。

疏：此总问上二句，得名货与亡名货，谁为病耶？得名货则亡身，存身则亡名货，历然殊智，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觉，故

后文详答之尔。

义曰：大圣说经，义存匡救。将显以身为重，名货为轻。轻重设问辞，复为详答。殷勤指喻，迷者尚或懵焉。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注：甚爱名者必劳神，非大费乎？多藏货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疏：此二句总答前问，甚爱必大费，此答名与身孰亲。费，犹损也。亲，犹爱也。甚爱名者矫企情性，损费心神，所爱既甚，所费弥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答身与货孰多。藏货既多，其亡亦厚。剑玉贾害，譬诸怀璧，诗书发塚，只为含珠，惟货之损，可为殷鉴。

义曰：徇名则害己，藏货则亡身，已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于府库，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忧，死有发掘之患。剑玉贾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与，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疋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恐将杀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诗礼发塚者，《庄子·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塚。大儒胠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青青之麦，生于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大儒曰：接其鬓，压其颞，徐以金钟控其颐，无伤口中珠。大儒大寝也，小儒小寝也。东方作矣，言日将出也。诗，古诗也。麦宜下田，今种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德施惠，死乃含珠，非其藏也，致有发塚。理亦宜然。诗以温良，礼以庄敬。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发塚称儒为盗，诚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注：知足者不甚爱，知止者不多藏。既无辱殆，故可长久也。

疏：辱，损累也。殆，危亡也。不迹声名，知足也。不殖财货，知止也。知足故名当其实，而无过分之累；知止故货不多藏，而无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长存而久寿也。

义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气，三元炳灵，九天所锡，禀有其数。修道者积功而延寿，为过者负璽而夭年。既贪过分之名，名不称实，又积难得之货，货必致灾。小则耻辱及身，大则危亡其命。身辱命夭，自貽其殃，深可悯也。老君戒之，使绝其叨名之过，革其湮货之心。知足知止，无贪无欲，则却夭年之祸，造延寿之庭，固可长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疏：前章明身货孰亲，爱藏所以为患。此章明成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穷。初七句标立行之楷模，次两句明静躁之优劣，后清静下结释清静则可为天下正尔。○义曰：上德之君、达道之士，其履行也，有兮若无，实兮若虚，泛然与天地同体，浩然与阴阳同波，不矜盈成之所能，故若冲缺之不足。代人睹屈拙之外状，罔知巧直之内明，挫辨躁之机，明讷静之要，为天下正，无以加焉。显前章名货之非，表后章贪欲之咎，以清以静，为修道之阶。此其大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学行大成，常如玷缺。谦则受益，故其材用无困弊时。

疏：凡曰学人，功行大成，众德圆备，常自虚忘，有如玷缺。如是则材用不穷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复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齐日月照临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亏缺，以

斯为用，用则无穷。

义曰：人君以大道化物，与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与道冥合。是以天高地广，日照月临，寒暑阴阳，自相递代，道不伐其功矣。人君法道为理，上行下随，不伐其功，与道同矣。修学之士功圆德备，不矜其能，道益彰矣。故皆若亏缺，而其实圆成也。于国则圣理常存，于身则体和无极。虽云若缺，固无弊竭之时矣。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注：禄位盈满，常若冲虚。俭不伤财，故用不穷匮。

疏：冲，虚也。穷，匮也。此明圣人禄位充盈，恭俭自牧，不为盈满，故若冲虚，所谓有若无，实若虚。故其运用，而无穷匮也。

义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虚。不恃其盈，故用而无乏。主有余德，民有余财，周流六虚，放旷四极。为国则民自富，理身则德自充。其用无涯，何穷匮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体用，下三句但出其体，不书其用，略文以见义，类可知也。夫洁己而垢人，举直而措枉，小直也。不执是以辩非，不正己以矫物，大直也。曲随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经文也。

义曰：道以和气顺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化人，人自贞正。上士体道，与物逶迤，物感其和，各从其直。此直广博，旁该万殊，可谓大矣。此化随顺，忘功不宰，可谓若屈矣。举直措枉者，《论语·为政篇》鲁哀公问孔子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措诸枉，

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哀公鲁目，《春秋》隐公第十二君，名奖，谥曰哀。时哀公失德，民不服从，哀公患之，故问孔子，求民服从之法也。直，谓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谓邪曲之人。若举正直之人，为则邪枉之人废置，民服君德矣。若举邪佞之人，废正直之人，则民不服矣。此孔子讥哀公舍贤任佞，欲使改之为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一章经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荡于分外，故若拙也。

疏：矜粉绘之工，逞钩绳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无所裁割，不见其功，似若朴拙尔。庄子称造化刻雕众形而不为巧。

义曰：天地大化，阴阳大钧，吹万流形，不见其用，人君端拱，垂教万方，各尽其能，万物各施其用，方圆曲直尽得其宜，贵贱贤愚各宣其力，大巧之谓也。天地为而不宰，阴阳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绘之工者，《论语·八佾篇》云绘事后素，言以五色画成文谓之绘。五色既具，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谓粉绘焉。钩绳者，《庄子·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应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此言土之性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木之性也，曲则为轮，直则为桶。今陶者以规矩，匠者以钩绳，圆者则矩之使方，方者则规之使圆，曲者绳之使直，直者钩之使曲。此失其真性诚至，小巧尔。造化刻雕众形者，《庄子·大宗师篇》意而子问许由曰：愿游于至道之藩。由答曰：噫！吾师也，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

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此谓吾师自然之道，无心自尔。庄子师之，吾师之游，自然而已。

大辩若讷。

注：不饰小说，故若讷。

疏：合譬饰词，结绳窜句，小辩也。行不言之教，辩雕万物，穷理尽性，大辩也。至言去言，无所抑扬，如謦讷尔。

义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谕殷繁，非真理也。结以华文，窜择词句，非至言也。听言则对小说也。夫圣人之旨，上士之行，出名言之域，超语默之津，无述作而万汇区别，无称喻而重玄了悟。此辩之大也。无言无说，默识无为，此若讷也。圣人敦居以抚伐，上士凝拱而通玄，真化自流，不知其力，可以臻于清静矣。

躁胜寒，静胜热。

疏：举此谕以示教也。以执成者必败，持满者必倾。故圣人功济天下，不见成功。其如缺，所以无弊。位尊万乘，不视成位。其若冲，所以不穷也。恐人不晓，故寄阳气动静以喻之。躁，动也。胜，极也。言春夏阳气发于地上，万物因之以生阳气。动极则寒，寒则万物以衰死。明躁为死本，盛为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败，持盈不冲者必倾，有为刚躁者必死。静胜热者，谓秋冬阳气静于黄泉之下，静极则热，热则和气发生也。万物因之以生，生托静而起，故知静为生本，亦为躁君。取喻大成大满而能缺能冲，所以无弊无穷，至致生尔。夫能无为清静者，则趣生之本。此劝人当务静以析生，不当轻躁而赴死也。

义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恶除患，虚心啬神，犹躁能胜寒，

静能胜暑。躁体春夏,极则万物凋落。静喻秋冬,极则品汇发生矣。《礼经》曰:春者,蠢也。万物蠢然而生。夏者,极也。万物得阳而盛。此则仲冬既至,一阳渐萌,阳动而生,故谓之躁。躁极则凋落而死矣。秋,愁也。物将凋落,故谓之愁。冬,藏也。物则闭藏,阳气潜伏,潜伏未动。未动故谓之静,静极则煦妪而生矣。二气则静为生之本,躁为死之根。《阴符》所谓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阴阳相胜之义,终始之机也。《天元经》曰:立夏之后,日行于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昼长,为热。立秋之后,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长而昼短,为凉。日行去极,远近不同,故有暄凉寒暑之异。是则寒暑躁静,阳气之所运也。若夫用道之君,无为致理,政静而物泰,国安而人康,四表来王,五兵不用,清虚凝寂,澄默恬和,奸诈不敢侵,强梁不敢暴,烽燧不起,鼙柝不惊,海内晏如。此静而胜矣。及其化之至,则讴謠洽敬让兴,九族雍和,四门穆穆,制礼作乐,举贤用能,梯航属望而来庭,书轨顺规而稟化,八表磨至,群方骏奔,天地感通,人神交畅,熙熙然一变于道内,绝窥窬之孽外,无伺隙之邻,謠之咏之,舞之蹈之。此静理无为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诈欺,动摇甲兵,振耀威福,强师百万,北登单于之台,旌旗千里,来涉泃辽之岸,老弱被劳役,妇女助转输,四海沸腾,六合搔扰。及其人之弊也,户口凋耗,生灵转移,野绝人烟,昼间鬼哭。此躁胜之所故也。前以静理而胜,则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强而胜,则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静为天下正。

注:于躁胜者则寒。寒,薄也。于静胜者则热。热,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净者为正。

疏：此结明前义也。夫圣人有以观阳气之进退，知躁为趣死之源，静为发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统末，以务清静之道，则可为天下之正尔。

义曰：圣人知冲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静之方可以制动。成其动则清静自著，抑其躁则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于无为，归万方于贞正，法阴阳寒暑之运，见生死得失之源，于兹明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五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疏：前章明五大之行，用广修学之门。此章明三大之愆，以彰可欲之弊。初标有道无道之损益，次明为罪为咎之所由，后结知足之为德，以戒贪求之为患。○义曰：天，圣人之御宇也。身斧宸而南面，前巫后史，卜筮瞽侑列于左右，无为而守至正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百辟奉职，修文德以怀远，敷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平，家兴礼让，来琛赆于四塞，息征戍于三边。倒载干戈，休牛归马，然后乐耕耨，粪田畴，多稼如云，余粮栖亩。苟或违此，则怨敌交侵，戎马载驰，甲兵复用。夫何故哉？以其上有贪得可欲之非，恣拓土无厌之祸。穷兵黩武，必致自焚。老君戒以知足之文，欲使安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于理道欤！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注：天下有道之主，无为化行，既不贪求，固无交战，屏却走马之事，人得粪除田园。

疏：却，屏却也。粪，谓理田也。天下有道，谓以道为理，无为

化行,守在四夷,疆场无事,不得多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车走马之事。人得俶载南亩,以粪理田园也。

义曰:古人有言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人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须,不可暂失。故理国之本,养人为先。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无兵寇,戈循环不用,锋镝不施,却甲马于三边,辟田畴于四野。深耕浅种,家给国肥,食为人天,邦之大务也。俶载南亩者,《诗·小雅·甫田》篇之词也。俶,始也。载,事也。春作既兴,始事南亩。南亩,田名也。《诗》云南东其亩。亩,百步也。广六尺,长六百尺,言可以母养于物,故云亩也。修道之士,以意为马,以情为田,却意马之奔驰,神将静矣;使情田之逸暇,心将泰矣。而后道可修也。《礼记》云: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阴阳为端,四时为柄,日星为纪,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情田无为,几于道矣。天下者,统言理国矣。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注:天下无道之君,纵欲攻取,故兵士戎马寄生于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谓二国郊境之际,拒守之地。天下无道之君,则荒塞有不宾之虏。故兵戎军马生育于郊境之上,谓久而不还。

义曰:理国不以道,则开拓边土,侵伐戎夷,封域不宁,征役无已。或贪蒟酱起番禺之役,好名马起大宛之师,骨委穷荒,血涂草莽,营魄流飘于异域,戎车沦滞于远郊,绵岁月以长征,及瓜时而不返,转输莫息,杼轴其空,人怨国亡,祸非天与,所宜深戒也。岂若宇内不扰,诸侯咸宾,君民协和,上下相保,使壮士无所施其力,辩

士无所炫其词，武士无所锐其锋，智士无所申其策，铸剑戟以为犁锄，货佩刀而市耕耒，无为无役，以全永图也。

罪莫大于可欲，

注：心见可欲，为罪大矣。

疏：犯法为罪，贪求为欲。言戎马生郊之罪，由人君贪求土地。见土地可欲，欲心兴动，将起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于可欲。

义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乱，惩恶绳违，干而犯之，斯为罪矣。罪字从罔下非，言网罗以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贪，谓之欲也。兴可欲之心于富贵者，则雕墙峻宇，湊货称兵。外禽内色之荒，迷而莫返；膈塞龙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离心，舟中敌国，然后倾败。其何惑欤！兴可欲之心于其身者，骋利驰名，沉声滞色，悦黼黻雕华之观，弥目不回；徇轻肥音酒之娱，终身不寤。以至于筋骸疲茶，耳目聋盲，然后丧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诸侯，鲁大夫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言屈己之欲，从众善也。明年，宋公为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幸而后败。是年秋，楚人执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从欲，乖其道也。老君设教垂训，明此罪之因，申能剝可欲之心，必享无涯之祉，理国可期于九五，理身可企于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

祸莫大于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为祸大矣。

疏：祸，害也，神不佑也。大亡败之祸，缘何而来？由贪土地，

求而无厌,不知止足,致神道不佑,而婴祸害。人之有过,过非一途,贪之为祸,祸之大也。

义曰:夫罪之与祸,皆起于身。身之生恶,由于心想。故身心口为三业焉。三业之中,共生十恶。十恶之内,贪罪愈深。故生死忿争,皆因贪致。贪者,心业之一也。人君贪则外残四境,下困群生。既上求取不休,则下供应致阙,人怨神怒,由此而兴,国将亡败矣。理身而贪,则嗜欲无厌,魂驰神逝,福善不佑,年夭身殂。苟能内制贪源,外息贪取,既无仇怨,身安国昌,即知足常足,终身不辱者矣。

咎莫大于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于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则祸深,故云咎也。

疏:咎,殃咎也。夫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败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谓欲而未得,初起贪心,罪轻于祸。不知足者得之更须,祸重于罪。莫甚于欲得者,谓已得,欲心尚未厌足,则咎之为过,斯又甚于祸也。

义曰:得而复求,求之不已,民则应之以怒,而兵寇兴焉,仇敌起焉。为殃为咎,于斯为大罪者。言人违于禁令,初犯其非,名之为罪。老君《悔过经》曰:初犯为罪,亦名为过。过言误也,犯过一千八十为祸,祸重于罪矣。犯千二百六十过为咎,咎又重于祸矣。夫欲者莫过于色,言爱重而可欲也。祸者莫过于财,言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于名,言苦求欲得也。人之过罪,条目甚多,财色与名,三者为大。倾家殒命,亡国杀身,职此之由,可为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结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无欲广大，不贪土地，故于本分而知足，则为天下乐推，身安国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交让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谓足在于心，不在于物，循涯守分，虽少而多，有欲无厌，虽多亦少矣。

义曰：贪之与足，皆出于心。心足则物常有余，心贪则物常不足。贪者虽四海万乘之广尚欲旁求，足者虽一簞环堵之资，不忘其乐。适分知足，惟在于心，所宜勸也。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户，示以不为而成。初两句标不出则能知，次两句明人和则天顺，又两句示弥出之为失，后四句结无为而化成。○义曰：圣人达观，不出户庭；上士冥心，玄契天地。玄契则无远不察，目系则虽远益达。不行而知，斯之谓矣。

不出户，知天下。

疏：有道圣君，无为而理，言教不出于户外，淳风自洽于寰区。此可谓知理天下之道尔。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应之以善，则不烦出户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此之谓矣。

义曰：圣人之理，以身观身，身正则天下皆正，身理则天下皆理。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夫何为哉？且既辟混元，是生万物，群分类聚，鱼沉鸟翔，尊卑定矣，天地位矣。虽六合之繁，九有之广，

亦犹四支百体耳。可以心鉴,岂在足行?不出户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系》之词。期谓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迹,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也。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远犹若此,况于近者乎?

不窥牖,见天道。

注:垂拱无为,不出教令于户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则天象顺,故不烦窥牖而天道可知也。

疏:人天相应,精气交通,人君为政以德,则象纬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阴阳由其舛候。故《书》曰:休征则肃时雨若,咎征则蒙恒风若。是知行发心已象著于天,岂俟窥牖然后能见?《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

义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载,历象日月,敬授人时,璿玕玉衡,以齐七政,所以顺天之道也。天垂象,圣人则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顺天象,正己而行,则人君所为,天道交应,吉凶在我,理乱在心,得不乾乾而夕惕耶?象纬者,垂文谓之象,占揆谓之纬。自大慢法,谓之威侮。躔次差错,谓之舛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风若雨若者,《尚书·洪范传》曰:休征则肃时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时雨顺也。肃,敬也。咎征则蒙恒风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顺也。言人君蒙暗则常风顺之也。言行动天地者,《易·上系》曰: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此谓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其迹虽异,道同则应也。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注:若不能无为,假使出令弥远,其所知理天下之道弥少也。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处无为而恭己，将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弥远。既失无为，所知政理更为寡少。

义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人君不能拱默谦光，融心体道，无为以化天下，虽广行威令，人不从之。岂若任贤勿疑，从善不倦，恭己于上，推诚于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户，故云不行。无为淳朴，而知为理之道也。

疏：此覆释不出户而知天下也。无事无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诸身，遂知来物。故我无为而人自化，岂待言教出户，然后谓之知乎？

义曰：理国圣人，率身从道，道与天合，冥契上玄，万方顺之，应犹响答，不俟行化而后能知。近取诸身者，《易·下系》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与八卦相应，身之所行，吉则应之，凶则违之，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我无为而人自化者，此经第五十七章之词也。

不见而名。

注：不窥牖，故云不见。人和天顺，而能名其太平。

疏：此覆释不窥牖见天道也。夫鹤鸣则子和，行感则天动，原小可以知大，审己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则太平之化可得而言尔。何必窥见，然后名乎？故云不见而名也。

义曰：天道坦坦，去身不远。天人相感，影响无差，凶吉合符，

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宜然。天应人和，不俟窥牖矣。鹤鸣子和者，《易·系》云：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此明拟议以成其变化之理也。若拟议于善，善来应之，拟议于恶，恶亦随之。鹤鸣则子和，修诚则物应。鹤鸣幽阴之中，子犹和之；人欺于暗室，物必知之。忧悔吝者，存乎纤介，定得失者，在乎枢机。君子拟而后言，议而后动，慎微之理也。虽微必应，夫何远哉！不见而名，道既玄同，心与道合，万物符契，故不俟见之而后名也。

不为而成。

注：不为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总结不出不穷之义也。夫以上有所为，下必有优。今圣人凝神端宸，玄默朝堂，君无为，人无事，百姓家给，万化自成。

义曰：凝静，定也；端庄，肃也；宸龙，屏也；朝堂，听政之所也。圣人无为致理，无事化人，不出户而自知。不窥牖而自见，融神观妙，造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有君于上，君无所求用于民。仓庾丰盈，家给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无为而国泰。神既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宸，谓倚也。形若屏风，画为斧文，于明堂之中牖开而设之。昔周公辅成王于明堂，以朝诸侯，负斧宸，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六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疏：前章明不出不穷，不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为学为道则至乎无为之事。首两句示进修息遣之渐，次三句明损有归无之益，后四句结成其意，戒有事不足以化人。○义曰：理世之教，以勤学而成功。修身之阶，以损知而契道。勤学则日益而进业，契道则日损而无为。倚伏本殊，语默互致，此明日益之为劣。局世居常，日损之为优。超凡证道，固以符合于不出不穷之冥寂。戒弥远弥少之烦劳，示无为可以握图，有事不足理国。此其旨也。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注：为学者日益见闻，为道者日损功行。益见闻为修学之渐，损功行为悟道之门。是故因益而积功，忘功而体道矣。

疏：为，修为也。损，忘损也。言初修学者日求闻见以为益，因益为道，则忘遗功行以为损。所以者何？夫为学者，莫不初则日学以知道，修功而补过，终则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执。故注云益见闻为修学之渐，盖言其初也。损功行为悟道之门，盖言其终也。

义曰：学道之人先立功行，后忘其心，所以契无为之道。理国之道，先弘德化，后忘其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身之道，不可不学。《春秋》曰：学者，殖也。不学将落，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白虎通》云：学者，觉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开导情性，使觉悟也。幼则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学，长则悍格而难入，不可以教。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十三岁之后可以习

业也。故《学记》云：发然而后禁，则悍格而不胜；时过而后觉，则勤苦而难成。二就年中为时者，《内则》云：人之养子，六年教之数，一至十，十至百千万也；与方名，东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于长者，教之让也。九年，教之数日朔望，与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食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舞勺，诵诗背文，而读曰诵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学射御，先舞籥，籥似笛，执而文舞也，后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有室，理男事，学无方。四十而仕，出谋发虑。五十，服官政是也。三就日中为时者，言随时节气受业易入。《王制》云：春夏习诗乐。言春夏是阳，阳体清，诗乐是声，声以轻清故也。秋冬习书礼。秋冬是阴，阴体重，书礼是事，事以重浊故也。以轻清之时习轻清之业，以重浊之时习重浊之事，故其气相感，皆易入也。然三时之学虽有定规，所习善道，日不可废，岂可拘于三时哉？故《学记》曰斯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若修道之士，先务博闻，后乃日损，反乎冥寂，以期通玄矣。藏亦自有而归于无也。

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

疏：损之者，谓损为道者之功行也。又损之者，谓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损忘迹，后损忘心。心迹俱忘，可谓造极，则以至于无为矣。

义曰：修道之阶，渐臻其妙。初则由学而开悟，因悟而遵修。修则以立功补过，积微成著。功不在大，遇物斯拯，过不在小，知非则悛。过在改而不复，为功在立而不中倦。《洞玄经》曰：功满三千，白日升天。修善有余，坐降云车。斯皆从凡慕道，诱劝立功之旨也。夫立功之义，盖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济生度死，苟利于物，

可以勤行。或内视养神，吐纳炼藏，服饵导引，猿经鸟伸，遗利忘名，退身让物，皆修道之初门也。既得其门，务在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积其善功矣。善功既积，不得自恃其功，矜伐于众。为而不有，旋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滞后，然谓之双遣兼忘之至尔。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广。理国契无为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无为而无不为。

注：为学者积功行，为道者忘损之。虽损功行，尚有欲损之心。兼忘此心，则至于泊然无为。方彼镜象，而无不应，故无不为也。

疏：夫有为则有碍，有碍则有所不为。今既无为，无为则无碍，故能无所不为也。此谓契道，则应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也。

义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遣。无为之智，了能自明。既达兼忘，吻合于道。与道冥契，则无所不了，无所不知，无所不为。细合乎梯稗秋毫，大合乎阴阳天地。非无非有，非有非无，无所局滞，始可与言道矣。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者，上经第三十七章之词也。

取天下常以无事。

注：无为无事，天下归怀，故可取天下也。

疏：此劝人君行无为也。取犹摄化也。摄化天下，必须为无为，事无事。无事则天下不扰，无为则百姓自安。以斯临莅，于何不可？言常者，无事御物，不可斯须离也。

义曰：取谓聚也。为国失道，众叛亲离。为国以道，人必悦服。离叛则散，悦服则聚。聚则国泰而昌，散则国虚而亡。欲聚人之

法,常以无事为先。莅,犹临也。御,犹制也。摄,追也。《易》萃卦《正义》云:萃,聚也。情同而后聚,气合而后群。故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聚而无主,不散则乱。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通而利正。大人为主,聚道乃全。此谓理国圣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若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有事则有劳烦,劳烦则弊,故不足以取天下矣。

疏:夫有事谓政令烦苛,禁网凝密。令苛则人扰,网密则刑烦,百姓不安,四方离散,欲求摄化,不亦难乎?故有此事,则不足以取天下矣。

义曰:以道以德,为有国之基。无事无为,乃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叛离,故难怀聚矣。秦皇法严而人叛,以一统致亡;汉武令峻而刑烦,故三边起怨。所以秦季年也,法如秋察,网如脂凝,嗷嗷生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隳亡。苛,细也。烦,急乱也。理身者常以无事,则心逸而神安。及其有事,则神疲而心扰。扰则丧道,逸则契真,不可不戒也。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疏:前章明为道日损,示修学忘遗之门。此章明圣人无心,表虚怀应物之用。初六句标圣人无心而应物,次两句示圣人混迹而用心,后两句结百姓归善之由,明圣人均养之德。○义曰:理国者在于无事,应化亦在于虚心。虚心则应物不常,无事则临人可久。所以善不善等以善应,善化攸同,信不信皆以信之,信诚无间。所谓融心混化,万国所归,安而抚之,俱为赤子。此圣人之大旨也。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注：圣人之心，物感则应。应在于感，故无常心。心虽无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为心矣。

疏：圣人虚心，物感斯应，应必玄感。感既不一，故应无常心。心虽无常，义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导。故云无常心。

义曰：广无不覆，微无不通，大道也。化无不周，感无不应，圣人也。圣人化既周普，心亦无常。从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开悟。惟德是辅，人无弃人，周布慈心，不遗毫末，而圣人无心，未始有滞也。

善者吾善之。

疏：此应感之义也。吾者，圣人也。善者回向正道之心，圣人奖之进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也。

义曰：夫善者，因心所起，对恶得名。善因恶而彰，善胜则恶灭。人既善矣，圣人因而善之，所以诱其进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疏：不善者，谓习染增迷，信邪背道，圣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圣德而为善也。

义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恶之可改，积习为恶，迷而不回。圣人愍其执愚，亦以善道开化。化恶为善，赖于圣功。人无弃人，于是乎在。信邪者，谓世人不知正道，迷溺于邪，亦犹聩者不预金石之音，瞽者不悦玄黄之色。邪既增迷，故背于正道矣。圣人亦以善教教之，使分别邪正，而归于善也。

信者吾信之。

疏：信谓闻道勤行，心无疑执，圣人应之以至诚，赞成其善，以至于深信也。

义曰：信者亦起于心，因疑以彰信。信因疑而立，信胜则疑忘。人既信焉，圣人因而信之，所以劝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

疏：不信谓强梁背教之人，圣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导化之，令化圣人之德，舍伪而归信也。故云德信。

义曰：人之滞俗，积习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舍，执疑守惑，不信正真。此弱丧之忘归同，下士之大笑，圣人亦以正信之理渐开悟之。知信舍疑，赖于圣德。德信德善，其在兹乎！强梁背教者，谓执疑之人以疑为是，以信为非，亦犹夏虫疑冰，井蛙陋海，以兹执见，封彼邪心，圣人亦诱而教之，使分别信疑而归于信。所以诱之归善归信者，圣人恐其因疑获罪，滞恶罹殃。劝而勉之，盖惜人悯物之至也。

圣人在天下惺惺，为天下浑其心。

注：圣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惺惺用心，令得善信。而圣人凝寂，德照圆明，浑同用心，皆为天下，故云为天下浑其心。

疏：此明圣人浑迹用心也。惺惺，忧勤也。圣人在宥天下，统御寰中，惧众生不归善信，故惺惺忧勤也。然圣人无心，复何忧喜？今所言惺惺者，皆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圣人混同于物，而用其

心。故云为天下浑其心。

义曰：圣人应天御时，顺人临极，黄屋左纁，黻纁垂旒。虽身处九重，而心周万国。察臣子邪正，知稼穡艰难，宥罪宽刑，轻徭薄赋。既闷闷而不挠，亦懔懔而垂忧。导恶化疑，令归善信。而圣人淡寂，常若无心，以其无事无心，物亦自宁自化矣。宥者，宽而简正也。宽宥故道行焉。混者，内外混融，无分别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百姓化圣德为善，故倾注耳目，皆观听圣人也。

疏：百姓被圣德而归善，仰淳化而观风，故皆倾注耳目以观听，则于圣人。

义曰：圣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效，君唱臣随。四海生灵，倾耳以听其言，目以观其事。是则是效，以归于道焉。听者，侧闻也。观者，遍览也。

圣人皆孩之。

注：圣人念彼苍生，犹如慈母。凡视百姓，皆如婴孩。

疏：百姓既倾注耳目观听圣人，圣人视之，如慈母之于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别之心，圣人化使从善，令如婴孩，无所分别。

义曰：有道圣人，慈育万有，万有奉之如慈母，圣人视之如婴孩。如此者则道德周行，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宝气啬神，气全神王，形神交固，则命纪遐延，斯神仙可致也。圣人化使为善，诱以修真，先祛不善之心，尽归崇善之行。善行既著，乃忘为善之心。无知无为，不矜不伐，淳淳默默，内外混融，如彼婴

孩,无分别相,可谓合于道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疏:前章明圣人无心混融,应善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摄超患累之门。前五句标安时处顺之人,次五句明探变求化之类,后八句结善摄之行,示长生久视之门。○义曰:天地之德,惟生为大。得其生已,当守道以安之,谷神以养之,适来不为荣,适去不为惧,不贪生而丧道,不越分而伤生,可谓安时而处顺矣。迷之者求生太厚,反失其生。善摄者以道自至,固无其害,以其无死地,诚哉!言乎安时处顺者,《庄子·大宗师篇》子祀谓子舆曰: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此古之所谓悬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矣。此言得生者,时有生也,失死者,顺化死也。处生而安生,得生理矣;处死而顺死,得死理矣。既无生无死,岂有哀乐哉?此古之真人无所系也。若在生而恶死,乐极之哀来。如此之流,为生死哀乐之所结矣。长生久视之道者,此经第五十九章之词也。

出生入死。

注:了悟则出生,迷执则入死。此标也。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为出生。迷执人我,动往死地,名为入死。此标章门也。

义曰:元精播气,大冶匠形,稟阳和则出生,归阴寂则入死。将明辍死延生之路,丧生趣死之由。标此章门,似若设问,具如下句以答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类也。此泛论众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贵，适来为时，一无封执。如此之者，大泛而论，十中有三尔。此谓顺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义曰：将生不以为乐，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当其生也，不以利欲乱其心，不以厚养伤其性，安于淡默，顺其冲和，则神守于形，气保于神，志和于气，心寂于志，静定其心。如此则不求于延生，生自延矣，不求于进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

注：此泛论众生，当生安生得生理，处死顺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尔。

疏：此亦泛论安死之道，不拒变化，适去为顺，一无惊怛。如此者，亦十中有三人尔。

义曰：将死不以为忧，而顺其死，此死之徒也。达人处世，了悟有无，知道之运化委和，所禀有厚薄。厚于阳和之气者则寿，薄于淳粹者则夭。知寿夭皆由于分，则生死可齐矣。生死既齐，则忧乐不入，泰然而身心无挠也。况髑髅见梦于庄子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无四时之事，泛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而王，乐不能过矣。庄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复子之生，可乎？髑髅深瞑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复为生人之劳乎？此虽寓言立理，而庄子以世人乐生者为生所拘，乐死者为死所系，滞于生死，所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无生，不为生之所系，在死无死，不为死之所拘。既而不系不拘，故能无生无死。然而变而生也不可以止，变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则为达生死尔。其出死之表、长生为期者，在乎

修真炼形,可以与语,议其玄要尔。

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

注:徇生太厚,以养伤生。既心矜此生,故动往死地。此则生理既失,死理亦亏。如此之辈,亦十中有三人尔。

疏:此释迷执之人,养生失理之徒也。言人虽欲修生,不能悟了,动往丧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顺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辈,亦十中有三人尔。

义曰:愚迷之人不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为乐,以死为哀,畏死贪生,故养生过分。希生乖其道,则反丧其生。十中有三人,约其大数尔。又解云:人之禀生有三业十恶。三业者,一身、二心、三口,业也。十恶者,身业有三恶,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心业亦有三恶,一贪欲,二嗔怒,三愚痴;口业有四恶,一两舌,二恶口,三妄言,四绮语。此三业十恶,合为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业十恶,则可得道长生,可谓生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人若纵此三业十恶,则必从生趣死,可谓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众生善必难构,恶乃易成,三业十恶日有所犯,犯即趣死之径。故云动之死地亦由此,十有三也。夫三业十恶,众罪之源,舍之则可以出生,行之则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元急。此十恶事,又各有四缘,皆为罪恼之本。何者?杀生罪中有四种缘,一实是众生,二起众生想,三有欲杀心,四令断他命。偷盗罪中亦有四缘,一实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盗心,四使移本处。邪淫罪中亦有四缘,一实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发邪淫心,四身受染乐事。两舌罪中亦有四缘,一是所闻人,二起前人想,三起离间情,四发分构语。恶口罪中亦有四缘,一是所骂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恶骂心,四发恶骂语。妄言

罪中亦有四缘，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虚违说。绮语罪中亦有四缘，一是所对人，二起前人想，三发绮语心，四吐非义语。凡此十恶三业，计五十三条，动罹此罪，即之死地，慎哉戒哉！

夫何故？

疏：此设问众生动之死地之由。

义曰：将摄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设问，谓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动之死地，夫缘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故也。

疏：此正答言众生动之死地者，以其耽滞有为，溺情纵欲，厚自奉养，以全其生，养之太厚，故动之死地尔。

义曰：天生蒸民，爱之甚矣。五味以食之，五色以章之，五声以悦之，五香以娱之，五利以用之，五气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纬以主之，五教以劝之，五常以禀之，五福以将之。居五灵之首，为万汇之长，得不自贵而保爱之乎？而纵欲适情，乐生畏死，养之过分，自掇死亡，非天怒神责，由贪生太厚所杀尔。故前之十恶三业五十条罪，动有所犯，宁无过乎？且夫躁进者亡，勇退者伤，得其中者可以议于修身尔。

盖闻善摄生者，

疏：摄，卫也。谓善能以道卫生之人，妙观生本，本来清静，于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冲虚而养其性，物莫能害。故称善摄。

义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无涯。以有涯之生，役无涯之事，能

无伤乎？善摄生者，于事无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婴心，不以利伤己，任冲和之自运，托虚寂以置怀。忘生而生能全，体道而道自致，虚室生白，冥心契玄，摄生之善也。

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会曰遇。按《山海经》，兕出湘水南，苍黑色。《尔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摄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陆行不求遇于兕虎，入军不被带于甲兵，故虎兕甲兵无伤之意。

义曰：潇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犀兕焉。兕虎皆害人之者也。兕虎害人，甲兵伤敌。遇之必有所害，敌之必有所伤。而善摄生者不干预于兵甲，故不为其所伤；不求遇于兕虎，故不为其所害。昔晋人郭文字文举，栖于余杭大涤山，与猛虎同处。每出城市，虎必随之。人或问之曰：先生有道乎？何挚兽之驯扰若是也？文举曰：人无害兽之心，兽无害人之意，亦何术乎？

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注：善摄卫生理之人，心照清静，无贪取之意，则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陆行不求遇兕虎，入军不被带甲兵，此不求害物，则物无害心。故无投角、措爪、容刃之地。

疏：前明善摄生之人内无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兕虎。此明设使逢遇，此无伤害之心，自然彼无容措之处。是知忘情于物者，则海上之鸥可驯而狎，陆行之兽可系而游，况伤害乎？故无是也。

义曰：摄生之人性与道合，慈心广运，己无伤物之心，和气内充，物无伤己之执。虽遇兕虎，必无爪角之伤；或值甲兵，亦无锋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备，物物皆柔服焉。狎鸥者，有人居于海上，其

子每于海滨与鸥鸟群相狎而戏。其父异之,将往观焉。其子先诣尝游之所,群鸥见之,飞翔而不下。以其无机心,而鸥鸟狎之。今有机心,则翔而不下。则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兕宁容不伤?所不伤者,机心息于内也。《神仙传》:刘刚字伯鸾,与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刚为上虞令,游四明山遇虎。虎见刚俯伏不敢起,以语夫人。夫人径往,以绳系虎而归,如家犬焉。盖道德所摄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狎,近也,习也。无置爪受刃之所也。

夫何故?

疏:此问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无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问其故,以晓于人。

义曰:欲明善摄生之人,无趣死之地,复重发问,将以勉励于修行耳。

以其无死地。

注:夫何故兕虎甲兵无容措之所乎?以其顺化无私,不以死为死,则物不得害其生。故云无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见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摄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于生忘生。不为厚养之过,无私顺化,故无死地可处尔。既心无死地,夫何虎兕兵刃能害其生乎?

义曰:大圣演经,广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众尽宝生趣善,则无过无疵。宝生则怀道怀德,无过疵则不履死地,怀道德则可致遐龄,自无兵刃爪角之伤,可合清静希夷之道。理国之君不怀五兵之力,四境协宁,能开三面之罗,百兽率舞,何所加害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七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疏：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摄超患累之门。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贵。首标妙本应感生成之美。次明万物尊贵道德之由，故道生之。下覆赞生畜之功，生而不有。下结叹忘功之德。○义曰：道为妙本，能生羣物，德为道用，能畜众形。动物属于天，植物配于地。天地之所长育，造化之所生成，非道气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能遂，因道而立，赖道之功。有情有识之徒，无情无识之类，尊道贵德，不忘本乎道。为万物所尊者，非有爵位之重，非有权势之威。盖以失道必亡，固须尊贵。况南面之术，失道无以宁，万邦修真之功，离道无以成万行。而道于万类，未尝自伐其功，功德益自玄深尔。

道生之，

注：妙本动用降和气。

德畜之，

注：物得以生养万类。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冲和之气，陶冶万物，万物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动用降和气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气，为物根本，故称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养也。谓万物得道用而能畜养斯形，则约道畜养之处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义曰：生而不畜，德无以表其功。畜而不生，道无以明其妙。

生以从无为始，畜以养有为终。终始循环，惟道为本，故云妙本。道无动用，物无以生。既有稟生，赖乎畜养，是相循之理也。

物形之，

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势成之。

注：寒暑之势各成遂。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系》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为形，上下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为用也。势成之者，言为万物化天时机利、阴阳之势，而物资之以成，故去势成之也。

义曰：万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气，乾坤稟之以形。气稟道德之功，形资天地之化，因寒暑之运，假阴阳之资，以生以成，以终以始。生成终始，斯谓势乎？乾知太始者，始，初也。乾是天，为阳气，万物初得天阳之气而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为阴气，万物得地阴气而形。既分动植形位，然赖寒暑之气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于道，岂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注：万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贵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怀生，莫不尊尚于道，敬重于德。此劝示众生，令敦本而崇道也。

义曰：尊者，高上之称，喻于父也。贵者，重敬之义，喻于母也。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德为父母，得不尊而贵之乎？苟忘其本，非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言道德之尊贵，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贵尔。

疏：夫代之尊荣者，必由君爵命然后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盖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贵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贵尔。

义曰：人之处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举而用之，然后爵之而尊，宠之而贵，而此尊贵有穷极之时。今道以生物，为物所尊，德以畜物，为物所贵。生生不绝，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不穷，故成物之功不极。则常尊常贵，岂有穷极之期乎！其次于此者，则孔子以文教，五常之道，垂于万世百王之尊。太公以武教，七德之训，传于万世，百王贵之。颜闵以德行，夷齐以仁义，十哲以四科，貽则于后世，历代仰而行之。此固非当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常贵。但玄功广大，不阶于太上玄元之道德耳。夫爵命者，人君尊贤任士所重也。古者帝王以万汇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设官命爵，长之于民。爵者，禄位也。命者，名品也。正则官不滥，官不滥则各当其材。如此，则人理矣。官者，管辖之谓也。亦犹网之有纲，衣之有领，举纲领则物自理矣。故大昊以龙纪官，神农以火纪官，黄帝以云纪官，少昊以鸟纪官，各以其瑞为其官矣。从少昊以降，德不及远，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民为纪，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禄以尊之，威权以重之，使万物瞻仰而遵行其教令。圣人在上，贤以为佐，如鱼水相须，不可阙也。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国。

是以帝王之域，四面各五百里为甸服，方千里也。千里之内所纳有五等，百里纳禾藁，二百里纳穗，三百里纳秸藁，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纳米。甸服之外五百里为侯服，分为三等。百里为采，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三百里诸侯，侯为斥侯也，以卫于王。此合三为一名也。侯服之外五百里为绥服。绥，安也，服王之政教而已。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之文教而行之，一百里奋武卫，天下所以安之。绥服之外五百里为要服。要，约也。要约束以安文教也。亦有二等。三百里夷，夷，平也。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又外二百里蔡。蔡，法也，差简而已。要服之外五百里为荒服，言其简略而远也。亦有二等，三百里蛮，以文德蛮来之，不制以法也。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及，随其俗而已。五服相距五千里，分一十四等，远近不同也。又《王制》公侯之国，地方百里；方伯之国，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国，地方五十里。此古之设官命爵，差以等级，佐于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禀帝王之爵命，而长于民矣。

故道生之畜之，

疏：此覆结初章道生之义。始之为生，养之为畜。

义曰：初言道生德畜，今只云道生之畜之，然德为道之用，生畜于物，皆道之动用功尔，故不复言德。

长之育之，

疏：增进曰长，抚字曰育。

义曰：万物既生，则阴阳之候，寒暑之势，增进抚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

疏：辅相曰成，遂终曰熟。

义曰：道既生万物，秋成冬熟，亦道运四时之气而成熟之也。辅相者，辅助也，相佐也。《周易·泰卦》云辅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也。

养之覆之。

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贵德也。

疏：资给曰养，阴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谓，所以万物尊之而贵之。义曰：生畜长育成熟养覆，八者以利于物，皆道德之玄功也。故天人万物，含识有情，至于蛸翘动植，未有不资道化功用而有其生也。得不尊之贵之，宗于妙本乎？

生而不有，

疏：道生万物，不见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结上道生之义也。

义曰：道能生物，不恃为有，而物禀道之功，道亦不矜其力。

为而不恃，

疏：德之为养，不见有物之可为。不恃其功，结上德畜之功也。

义曰：德以养物，不矜其功，而物禀道之力，道亦不恃其有。

长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虽居万物之长，长育成熟，不为主宰，责望于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尔。

义曰：道生物而不为有，德畜物而不为功，道德长于物而不为

主,故能常为物所尊贵。人君化育万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求其报,泽普天下,不矜其恩,让德于天,推功于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为贵,故保其社稷,享福无穷矣。

是谓玄德。

注:具如载营魄章所释。彼章明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尔。

疏:此叹忘功之德也。玄者,深远不测之名。大道虽能生能畜,而终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岂非深远不测之德乎?

义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谓深玄矣。圣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谓广大矣。道德玄深,故常为万物尊贵。圣功广大,固能克永宗祧。修道之士积德而不居,阴功而不恃,享寿弥远,而证道登真可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疏: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贵。此章明守母存子,归明无遗身之殃。首七句标能生之本,劝令守母存子。次六句示绝欲之戒,开塞对明。后六句叹美修证之功,结成袭常之行。○义曰:道化既彰,天下有始,道为物母,含孕羣生。理国之君,修道之士,睹万有之毕备,知妙本之所生,守道而居,用道而理,则国无危殆,身保宁长也。夫守道之要,收聪闭视,缄口静身,察微抱柔,韬光返照,常所服守,至道可阶。若炫明矜功,道去远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注:始者,冲气也。言此冲气生成万物,有茂养之德,可以为天

下母。

疏：资气曰始，资生曰母。言道能以冲和妙气，生成万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为天下母。始母虽殊于道气，布化常一，故上经云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识本，守母而存子也。

义曰：资，禀也。物禀道生，道为物本。仰含育之德，同母养之慈。当须睹流识源，鉴柔知本。用道守道，理国理人，可以泰宁矣。冲，中也。无名天地始者，上经第一章之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注：万物既得冲气茂养，以知其身是冲气之子。

疏：言人既得冲和之气茂养为母，当知其身是冲气之子。

义曰：道为身母，有生成茂养之恩。身为道子，识茂养生成之本。能知此道，当体用于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冲气之子，当守此冲和妙气，不令离散，则终殁其身，长无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气之子，从道气而生，常守道清静，不染妄尘，爱气养神，使不离散。人从道生，望道为本。今却归道守母，故云复守尔。殁身不殆者，言人常能无欲以归道，则可以终竟天年，而无危殆也。

义曰：既知身之所禀，道生我身，即洗心返神，复守其道，无是非之感，绝声利之尘，终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注：兑，爱悦也。目悦色，耳悦声，六根各有所悦，纵则生患，是故塞之。不纵六根爱悦，则祸患之门闭矣，故终身不勤劳矣。

疏：此明绝欲守母之行也。兑，悦也。谓耳目爱悦声色，鼻口爱悦香味，六根各有所悦。门以出入为义，言诸根色尘之所由也。若塞其爱悦之视听，则祸患之门闭矣。祸患之门闭，则终身无有勤劳也。

义曰：惟道集虚，惟神集无，灰心灭智，道自归之。不视之见，与天同明；不听之闻，与天同聪，不为之事，与天同功。六根不染，行与玄通；六欲不起，与道相同。身安物顺，而终身不勤矣。《易》曰兑之言乎悦也，又以兑为目，门为口，亦以戒其闭绝祸患尔。《西升经》云鼻口所嬉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欲相因为用，眼见耳闻，心则运动。心既所悦，口则兴言。口为祸患之门，心为爱悦之主，故可塞而闭之。夫此祸患，用之于国则政乱，行之于身则道亏。闭塞得宜，则身国俱理矣。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注：开张六根，纵其视听，以成济其爱悦之事，则常有祸患，故终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开其视听之门，济其爱悦之事，则祸益患增。故终身不能救理也。

义曰：道不欲烦，力视损其明；道不欲喧，力听损其聪。心智竞挠，道不可留。耽声冒色，贪利悦名，万虑滋起，众患并兴。动貽悔吝，坐陷灾蒙，神明不能佑，造化不能生者，以其纵欲害身。故终身不能救。

见小曰明，

注：人能于事微小见而改行，可谓明矣。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恶兆将兴，细微必察，故忧悔吝之时则存乎纤介，令守母之人防萌杜渐，理之于未乱。能如此者，可谓之明。

义曰：守道之人，理国之主，防微于未兆，虑患于未萌。杜邪佞之门，贤良进用，闭嗜欲之键，朴素日臻矣。忧悔吝者，《易·系辞》云：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纤介。言吉凶悔吝之来，虽纤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备豫也。杜，闭塞也。萌，微兆也，渐小至大也。理于未乱者，此经第六十三章之词也。《尚书》云：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皆防其萌渐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渐者善恶之来，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渐。故要杜而塞之，勿使滋蔓，蔓难图也。

守柔曰强。

注：守柔弱则人不能加，可谓强矣。

疏：守柔弱之行，处不竞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谓之强。

义曰：力强者人折之，智强者人害之，势强者人谋之，气强者人制之，德强者人伏之。守弱体柔，不犯于物，其德如此，可谓之强。如道之用，孰敢害之也。

用其光，复归其明。

注：见小则明，守柔则强。若矜明用强，将失守柔见小之义。故当用光外照，复归守内明，则长无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动。明者，内照而常静。由见小守柔为明为强，不矜明而用强，故虽用先外照，还归内明。此转释见小守柔之义，使息外归内，故曰复归其明。

义曰：外明者，其照有极，谓五里之外牛马不辩也。内明者，其照无穷，谓一心密照则远近皆察也。所以外则万境所牵，劳神伤性，内则重玄默悟，造静归根。复其内明，几乎道矣。

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注：遗，与也。言还守内明，则无与身为殃咎者。如此，是为密用真常之道。

疏：遗，与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于物无著，还守内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自无殃咎。是谓袭常者，密用曰袭。能察微远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谓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

义曰：既了复明内照之理，故无殃累及身。殃累不侵，真常密契矣。理国若矜其外照，察察绳非，其政益烦而人益乱。复能见微防患，谦己守柔，晦智含辉，任贤垂拱，三五之理，夫何远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八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疏：前章明守母存子，故归明无遗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则行道有唯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则乖道，次两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后两句叹盗夸之非道而以为戒尔。○义曰：前以归明袭常为所修之至要。此举有知行道，所施畏有所伤，而大道坦夷，人趋邪径，虽庭华服侈，且田废廩虚，处位者食厌财丰，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为理，诚谓盗夸。欲使斥彼淫奢，节其剑服，勤三农之稼穡，使万井之丰穰，国其永宁，人不为盗。修身者约己窒欲，务道疏财，介然独修，可俟飞翥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于其有知，欲行大道。既与道不合，故惟所施为，是皆所可畏也。

疏：使我者，老君假设之词也。介然，谓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无为大道于天下者，有知则与道相乖，而失无为清静之化，唯所施为，将害于物。故可畏惧也。

义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为道，不以博识而探真。道不可知，知之益远矣。《庄子·知北游》篇曰：智游于玄水之上，问无为谓曰：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智返于白水之南，以问狂屈。狂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返于黄帝之宫，以

问黄帝。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智谓黄帝曰：我与汝知之，无为谓、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曰：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此谓道离有说而非说能明，故知之者与道远矣。此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又泰清问于无穷曰：知道乎？曰：不知。又问无为，曰：知之。道也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泰清以此言问于无始曰：无穷与无为两者孰是？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不知内矣，知之外矣。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则介然有知，欲行于道，既乖道矣，能无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径。

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从邪径。邪径之弊，其如下文。

疏：夷，平也。径，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从邪径。且大道之化，贵夫无为。无为则平易，而代之以从事不能息智于无欲，将役心以应务。始虽好径而求捷，终则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径。

义曰：道本坦夷，无为即可致。人好邪径，涉迹则乖真。邪捷则行之者多，平夷则好之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顺俗，率下士之易从，大道淡然，非上智而难守。故造邪径者多也。孔子弟子有淡台灭明字子羽，居武城，行不由径，乐道安贫，为儒教之所重。况修真参道而溺于邪径者，过莫大焉。理国者在于去奸邪，崇正直，进忠说，黜佞人，然后至理可期，太平可致尔。焚和者，《庄子·外物篇》云：阴阳错行，天地大骇。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众人焚和。言害生于欲，欲火焚其真性，而伤天和也。

朝甚除，

注：尚贤矜智生巧伪。除，理也。

疏：除，理也。言好径之君不尚无为之化，但以有为为理。虽云甚除，有为则伤巧诈，故注云尚贤矜智生巧伪。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墙，故云甚除。

义曰：上即进智巧之人，矜朝廷之理，次则竭生灵之力，壮华侈之居。用巧智则朝虽崇严，下民困弊，华侈则君迷隆盛，百姓崩离。岂若茅屋采椽，垂衣致理？修身者被褐怀玉，无徇繁奢以伤其行也。峻宇雕墙者，《尚书·五子之歌》词也。夏启之子太康嗣位，乐于盘游，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内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宫殿崇高也。雕墙者，垣墙雕丽也。

田甚芜，

注：浮食堕业，废农事也。

疏：草长曰芜。淫巧浮食，则农事荒芜。既阙嘉生之报，何望如坻之积？

义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华则堕业，重雕峻则伤农。田亩蒿莱，人力疲瘵，何以致人安国霸乎？《诗》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夫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则无堕游冗食之人矣。既废农尚诈，则浮食者多，国力困矣。如坻者，积土曰坻，言丰年稼穡所积如京如坻，多也。京，大也。

仓甚虚。

注：南亩不收，无储积也。

疏：年登则廩实，农废则仓虚，自然之理也。

义曰：肆邪任智，害政伤农，浮冗既多，仓廩不实，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虚，臣怀端悫，奸邪径塞，正直门开，无华宇崇台，绝浮游冗食，劝农则廩实，静理则人安。至于澡雪修真，洗心守道，于身于国，何莫由斯也。

服文彩，

注：刻雕绮绣害工利。

疏：青赤为文，色丝为彩。言贱质而贵文也。

义曰：朝既除理，君尚浮华，文彩饰装，理无爽也。

带利剑，

注：文德不修尚武备。

疏：利剑者，武备也。夫文德者，理国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辅助。而文为本，武为末。今专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义曰：利剑之用，制敌所先，非理国之神器。今重而带之，是轻于文而弃于本矣。武备者，《春秋》定公十年夏，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摄行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诸侯出疆，必具官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已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不尽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两君为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顷，齐侯奏宫中之

乐，倡优侏儒戏于公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疋夫而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有司速加法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既盟，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于鲁君。乃归所侵鲁郕、欢、龟阴之田。此文事有武备也。

厌饮食，

注：烹肥击鲜重滋味。厌，饫也。

疏：厌，饮食也。庖厨丰厚，厌饫芳鲜。上多玉食之资，下有冻馁之患矣。

义曰：国用智诈，君尚有为，道化不行，农田弛废。而嘉羞美饌，厌于庖爨，疲人有冻馁之悲，朝市有珍鲜之饫，岂不痛哉！

财货有余。

注：聚敛积实饶珍异。

疏：财货，谓钱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敛，有余也。未学不贪为宝，但欲多财累愚尔。

义曰：古之所谓宁积于人，无藏府库，诚哉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斯则民丰国安矣。若积聚无已，溪壑难盈，帑藏有余，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动以成弊，行同盗窃，仍自矜夸。夸盗非道，适令兴叹。也哉者，叹之辞也。

疏：非理而取为盗，矜其所有为夸。且头会而敛，取于不足，纵欲而费，奉其有余。傲然自得，以为夸尚，谓之为盗，不亦宜乎！所

为如此，则非吾所行之道矣。也哉者，伤叹之辞也。

义曰：不以道德临人，而任智诈为国，内尚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于糟糠，公府有厌于梁肉，货财丰衍，垄亩榛芜，而伐善矜能，大为夸尚。理身者声色荡心，珠翠乱目，嗜欲伤性，机智惊愚，真气耗于三田，赤子沦于六藏，尸居余气而徇禄矜夸，斯为盗也，去道远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身理国，可以为殷鉴焉。盗者，《说文》云：私利物者曰盗，从次从皿。次，口液也。口液在于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谓之盗。《字林》云：取非己之物曰盗。言饮食珍异，财货殷丰，厌饫有余，而不修己德。财富德薄，叨窃无殊，不自省循，乃复矜伐，非盗而何？特宜谦戒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疏：前章明好径之君若盗夸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长存。首标以道立国，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观身观家之法。后吾何以下结叹惠照所知之验。○义曰：立国以道德，国不可拔。率人以道德，人不可离。所以享国无穷，子孙不绝。其何术哉？身修道以正其家，家修道而正其乡，乡修道而正其国，国修道而正天下。以修道之益，观不修道之损，其理乱可知，存亡可见矣。旨在息盗夸之行，悛好径之心。于国于身，吉凶斯兆矣。

善建者不拔，

注：善能以道建国立本者，不可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为，任兆人之自化，然后陶以淳朴，树以风声，使仪刑作孚，乐推不厌，则功业深固，万方归德，斯所谓善建者，何可倾拔乎？

义曰：立国不以道，众叛亲离；立身不以道，犯危蹈祸，败不旋踵，倾拔可期。唯道德为基，则无危殆矣。仪刑作孚者，《诗·大雅》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万邦归信也。乐推不厌者，此经第六十六章之词也。言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善霸国立身之旨矣。风声者，德风之声。

善抱者不脱。

注：善能以道怀抱百姓者，不可脱离。

疏：抱，守也。脱，离也。善以道怀抱百姓者，动而悦随，何可脱离也。且夫乐饵所在，过客犹止。况夫道德有进于此乎？以之御物，为物所归，固其宜也。

义曰：圣人乘时立极，任物为心，四海归仁，万方顺化。国之基不可以倾拔，人之心不可以脱离。昔周大王绍古公亶父之德，始王于邠，迫于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车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贪吾之土地也。不可御备以劳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与人兄居而杀其弟，与人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狄人之臣，亦何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策杖而去之，民相连而随之，成国于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季历生文王，文王为西伯，律身修德而兴周业八百余年。此盖善得人心，不可脱而离之也。乐饵所存者，上经第三十五章之词也。曰乐与饵，过客止。言喜乐所奏，肴膳所陈，过客闻而听之，见而美之，为之留止。况道德昭著，人固悦而随之也。

子孙祭祀不辍。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于后，爱其甘棠，况其子孙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兴也，始于后稷，成于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虽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毁庙之主流溢于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辍止也。

疏：祭，荐也。继代曰祀。谓后代子孙荐祀于祖宗也。辍，止也。

义曰：理国以善立善抱，则祚流子孙。修身以善立善抱，则年逾稟受，祭祀不辍，弈业无穷矣。爱其甘棠者，《诗·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昔周武王之有天下，使周公旦分理陕东，召公奭分理陕西。召公有德，民乐其化，常不欲劳人之力，乃坐于甘棠树下，以听讼焉。后人怀其德而存其树，不翦不伐，诗以美之也。祖有功者，帝王立国，必借积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成制礼，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尊之。宗，尊也。后稷，姬姓之后，名弃。为尧之臣，历事于舜，黎民阻饥，后稷播植百谷，以济于民。功格于物也，为农正。其后子孙亶父至于文王武王，乃有社稷。故其宗庙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虽亲尽庙祧，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庙世世祀之。至秦汉革命，祭祀方止。汉承尧后，唐尧有圣德，功及于民，其后子孙乃兴汉业，代世宗祀。及魏受汉禅，祭祀方止。德明皇帝皋繇，佐尧事舜，种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遐福，受命享国，追尊为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于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证，多学多得。故修之身谓一身修，修之家谓一家修。始于一身，修于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净，无诸伪杂。伪杂既尽，德乃真纯也。

义曰：夫千里之行，跬步为始。修身理国，先己后人。故近修诸身，远形于物，立根固本，不倾不危，身德真纯，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余。

注：一家尽修，德乃余羨。

疏：修道于家，上和下睦，故其德有余庆也。故《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义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谓父爱、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妇贞，上下和睦，如此则子孙流福，善及后昆矣。积善者，《易·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明吉凶有渐，先明所行善恶，故后彰其吉凶。一家修道，善必有余矣。

修之乡，其德乃长。

注：一乡尽修，德乃长久。

疏：按《周礼》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言一乡修道，礼义兴行，尊卑有序，闾閻相比，不党于亲。一家修道，德犹未广，一乡尽修，德乃长久。

义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其乡。尊其长老，敬其幼少，教诲愚鄙，开导昏蒙，少长得宜，尊卑有序，风教肃肃，礼乐洗洗。由一身之所修，乃万家之所禀。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优长久永也。

修之国，其德乃丰。

注：一国尽修，德乃丰盈。

疏：修道于国，风易俗移，还淳反朴，不偏于所近。一乡修道，德犹未遍，一国尽修，德乃丰厚。

义曰：一国者，诸侯之国也。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国，所以藩屏王室，辅卫帝居。若一国之中，自能修道，则礼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内无虞，其德丰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尽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疏：普，遍也。夫百姓归厚，在君之化。修之庙堂，德流海外者，盖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应上，如响应声，德无不周，乃施普也。

义曰：道之行也，先诸身而后诸物。故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身乱而国理也。所以身修于内，物应于外，德发乎近，及乎远。一夫感应尚犹若此，况于帝王乎？天子味道耽玄，敬天顺地，凝心玄默，端己无为，书轨大同，梯航入贡，四夷款附，万国来王，道无不被，故其德周普矣。庙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德施普者，《易·乾卦·象》云：见龙在田，德施普也。言龙潜于初九，见于九二。当潜之时功未济，时德未及物，待时而动，静以全身。及九二出见，布德行化，周及万方，所以遍普也。夫龙者，喻阳气也。阳气当子月初生，潜于幽泉之底，丑月出见，乃能生化万物。感其发主之功，故周施阳气，普及于物也。

故以身观身，

注：以修身之法观身，能清净者乃真。

疏：观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观身，能清净者乃真，谓观身实相，本来清净，不染尘杂，除诸有见。有见既遣，知空亦空，顿舍二偏，迺契中道，可谓清净契真矣。

义曰：不修道之身，动违正理，名辱身危。修道之身，外绝众缘，内染一气，除垢止念，守一凝神，以慧照自观，证了贵相，不滞空有，深入妙门，可以得道。理国之君，允执厥中，则永享天禄也。

以家观家，

注：以修家之法观家，能和睦者有余。

疏：以修家法观家，家人和睦，则福善有余。

义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亲，不遵五教，动掇灾否，上下崩离。修道之家，九族允和，众善咸萃。《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此言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六亲和睦，移之于政，即天下化之，交相爱乐也。

以乡观乡，

注：以修乡之法观乡，能顺序者乃长。

疏：以修乡之法观乡，乡人尽修道，尊卑顺序，道化渐广，德乃延长。

义曰：不修道之乡，礼敬不行，长幼失序，贵贱陵虐，上下交争。修道之乡，德既优长，人叶其序，肃静喜顺，境泰人和也。

以国观国，

注：以修国之法观国，能勤俭者乃丰。

疏：以修国之法观国，国人尽修。勤而且俭，德乃丰盈。

义曰：不修道之国，干戈构役，虐害其民，瘡毒流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国，神明助佑，风雨以时，善化所覃，嘉祥自应，人丰德富，理使之然矣。

以天下观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观天下，能无为者乃普。

疏：夫以天下观天下者，复何所观哉？亦但观身尔。人君清静无为，以道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国祚又安。

义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纣是也。生人涂炭，寰海判离，骨肉仇讎，社稷涂地。虽有谋臣武士，不能用也。虽有金城汤池，不能守也。以万乘之贵希匹夫之生，不可得也。修道之天下者，尧舜是也。四海之内，比屋可封，慈惠浹于殊庭，正朔颁于万寓。虽有水旱之灾，年不害也。虽有征伐之师，人不怨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顺。然后登真证道，常存不亡，昭昭乎万代师范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观身等观，观之则可知矣。

疏：此假设之词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则不拔，善抱则不脱，福德弘益之然乎？盖以此观身等观而观之，自家刑国，由内及外，则知尔。《易》曰观我生，又曰观其生，将欲自观而观人也。

义曰：老君圣慈愍物，垂教殷勤。重明于家于国，理乱之由，修之与不修之证。再自举问，广示群迷，何以知天下兴亡。盖以此五观之法观其善恶、损益之验尔。观我生者，《易·观卦·六三》云观我生，谓进退之象也。我生，身所动也。六三居下体之极，是有可进之时；又在上体之下，复在可退之位。远而非物，不为童观之卑。

上非九四，未能观光。于国既居进退之地，可以自观。我生可进即进，可退即退。观风相机，其道未失。此以卦象之理，进退则然。若夫观国观身，义在力修道德。道德修则国不倾拔，享福登真。失道德则国削祚危，祸至身辱。以为君臣至诚，得不自勗哉！所云观其生者，最处上极，高尚其事。生亦道也，为天下观其己之道，故云观其生也。以为特处异地，为众所观，既居天下可观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谨慎，乃得无咎。《正义》云：我生其生皆动出。生长之义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九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疏：前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长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独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标含德所以不搏。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嗟。知和则明了，使气则强梁。物壮下申劝强梁之人，欲令不为是行。○义曰：于国既能善建善抱，于身所要含德全和。善建则国不倾危，含德则物无伤害，和至则益生为善，物壮则非道早亡。不唯戒在修身，抑乃劝于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注：至人含怀道德之厚者，其行比于赤子矣。

疏：含，怀也。言至人含怀道德之深厚者，内为道德之所保，外为神明之所护，比若慈母之于赤子也。此理难晓，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况至人之全德。赤子，婴儿之小者，取其内无分别，不生害物之心。

义曰：至道之士，韬德含和，内外混凝，不忤于物，如赤子之纯粹，若婴儿之未孩。其德既然，所以物不能害。物不害者，以至人无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转，睛微眴，能分别人。其未分别之前，即号为赤子，和气全也。既有所别，和气分矣，不可谓为赤子也。

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伤。既无害物之心，故无搏螫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

疏：此释至人之全德也。毒虫，蜂蛰之属。猛兽，虎兕之属。攫鸟，鹰鹫之属。螫谓尾端行毒。据，按也，谓以足据物。搏，持也，谓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于内，和气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虫不能螫，猛毅之兽不能据，鸷攫之鸟不能搏，盖以其至顺德厚之所致也。

义曰：含德之行，与道混冥。动顺物宜，物故不害；静与道合，害所不加。虽蜂蛰毒螫之徒，猛毅鸷攫之类，自然远矣。何能害人？人君含德临人，全和御物，祸乱不作，戈甲不侵，外服四夷，内清六合，靡然物化，其含德之谓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当牢固。今拳手执物，能自固者，岂非和气不散之所致乎？

义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礼之用，和为贵；师之用，和为先。地利不如人和，师克在和不在众。《书》曰：纣有亿兆之人，离心离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郢人伐楚，屈瑕患之，斗廉对屈瑕

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所闻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败郢师于蒲骚。今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处众，必无交争。王者以和君临，固能化洽。和之全也，与含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谓如下文尔。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气命之源也。言赤子心无情欲，未辩阴阳之配合，而含气之源动作者，岂不由精气纯粹之所致乎？

义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禀天地之气为神为形，禀元一之气为液为精。天气减耗，神将散矣；地气减耗，形将病矣；元气减耗，命将竭矣。故帝一回元之道，溯流百脉，上补泥丸。脑实则神全，神全则形全。形全者，百关调于内，邪气亡于外。髓凝为骨，肠化为筋，纯粹不杂而长生可致矣。

终日号而嗑不嘎，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阴阳配合而含气之源动作者，精粹之至。终日号啼而声不嘶嘎者，由纯和之至。此知赤子之全和也。

疏：嘎，声破也。赤子终日号啼，其声不嘶破，岂非精气纯粹之能致乎？

义曰：含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气精纯，如赤子也。赤子纯和既积，元气内充，执握能牢，啼号不嘎，纯之至也。夫啼极无声，谓之嘎。赤子和气未散，真精固存。喻彼理国纯和，群生贞粹，玄化弥远，德声益彰，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力，由赤子心专，以喻含德之人屈身顺物，柔心从道，众欲所不能

开,由心业净故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由含德之人无心应物,动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业净故也。赤子号而不嘎,如含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声化无穷,而不衰歇,由口业净故也。赤子纯净,外欲不侵,内心不乱,自然而然也。含德之人三业清静,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国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纲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朴,如含德修励日新,和气潜充,人归于道矣。

知和曰常,

注:能如婴儿固守和柔,是谓知常之行。

疏:赤子以和气至纯而声不败,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婴儿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谓知真常之行。

义曰:五常备具曰和。于身和则德充而合真,于国和则化周而祚永。处众和则合礼,行师和则有功。和之为义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爱气者,是曰明达了悟之人。知和知常,叹同德之美。益生使气,举失道之过。

义曰:既备五常,是谓和矣。复知其和,不可斯须离而常行之,斯谓于道益明,于理益达。理国以和为常,加以明达,所谓合天地之德,齐日月之华矣。以和御物,物无不顺,以和从道,道无不成。太上《五厨经》曰: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际。抱和守常,道可异也。

益生曰祥,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过分,动之死地,是曰凶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于知常，而营生于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则求益生过分，是凶祥也。庄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义曰：人能知和知常也，为明达于道。更求益生过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则求生之厚，为妖祥矣。而不益生者，《庄子·德充符篇》庄子谓惠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此庄子以是非为情，不以喜怒滑性，哀乐伤神，受之天然，不营分外，人理自具。何用情以益生乎？道与其貌，天与其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也。

心使气曰强。

注：心有是非，气无分别，若役心使气，是曰强梁之人。

疏：夫心有是非，而气无分别，故任气则柔弱，使心则强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气，气为心使，是曰强梁。故庄子云：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义曰：含德必任气而柔弱，益生则使心而强梁。柔弱合于真常，强梁乖乎修炼。理国亦以柔和为上，不以强大为能。弃柔任强，丧身败国矣。无听之以心者，《庄子·人间世篇》孔子谓颜回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此言心虚则嗜欲无入，神清则玄览无疵。遗其色声，忘其境智。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声一而物相尽空。心止于符，气合于漠，此谓之心斋也。惟孔子颜回得之矣。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注：凡物壮极则衰老，故戒云矜壮恃强。是谓不合于道，当须早已。

疏：此明强梁失道之过。壮者，刚毅也。老者，衰惫也。夫物盛则衰，壮极则老。夫用心使气，矜其强壮者，自致衰老。谓之不强道者，道贵柔弱，今恃强梁，既与道不合，故劝令早止。

义曰：夫物自壮而得老，自盛而得衰，自荣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含德之士，反于此焉。老君以众生未解知常，不能含德，不及赤子之无害，果为强梁以丧真，劝其早止，俾令知道而勤修也。若理国之主舍和弃明，不能谦抑于九重，而肆其锋于外境，人疲国耗，必致自焚。未若体道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谓早已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疏：前章明含德之人独知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无执。首两句示理畅而言忘。次七句明静尘而不染。是谓下明不染者与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则不可毁誉尔。○义曰：至道无言，有言则乖道。至人室欲塞兑，则归真，能混光尘，与道同矣。如此则亲疏不比，利害难欺，不为贵贱所排，是明天下之贵。此亦欲使人君自悟，任道忘功，不为利欲所婴。远怀近悦，不为贵贱所惑。合道同玄，常为天下之尊，克享无期之祚。与夫含德全和之理，亦何异乎？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言，辩说也。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辩说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隐奥，虽

假言而诠理，终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辩说者滞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尔。

义曰：无为之要诀之于心，以言而传，斯非道矣。《西升经》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传。《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滞于辩说，非道也哉！

塞其兑，

注：了悟者于法无爱染，于言无执滞，故云塞其兑。

闭其门，

注：既无爱染，则嗜欲之门闭矣。

疏：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释。彼则约道清静，以塞六根爱悦。此则因教辩忘，将息滞言之累。于言无执，故云塞其兑；不为荣辱之主，可谓闭其门。

义曰：欲忘言者，塞其兑。兑，口也。言语理绝，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闭其门。门，目也。形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兑则辩说不施，固无滞于言教。闭门则荣观自息，无溺于是非。然后纷锐尽销，光尘共混，方叶玄同之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敦不宰之功，其功益崇，其化弥广矣。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疏：此四句，已出上经道冲章。彼则就道以论功，此则据人以明行。上下两经，互举其文者，以其于济物修身之义有功，故重言之。

义曰：锐以躁进，挫之以归和；纷以交争，解之以归寂。光以独显，不若和之为贵；尘以众晦，不若同之为能。此四行体道表道之

功,于人勉人之行,于国则刑赏合度,于身则贞吉攸长。老君重举此言,益明勗励之旨。

是谓玄同。

注:五句解如道冲章。彼则约道,此则约人。言人能体道,是谓与玄同德。

疏:叹夫体道之人,既已不滞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于道,是谓玄同。

义曰:以上明四行体道,于人既彰其利,理身理国,克叶其功,是谓与道同德。玄谓道也。

故不可得而亲,

注:玄同无私,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注:泛然和众,不可得而疏。

疏:言玄同之人,心无偏私,不可得亲而狎之。和光顺物,不可得疏而远之。

义曰:心既玄同,亲疏混一。夫世俗之常者,偏爱则亲之,偏恶则疏之。有道之士爱恶不关于心,则亲疏不彰于物矣。理国之道,刑赏不滥,功过无欺,推之以公,则无偏亲偏疏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无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无争故不可得而害。

疏：恬惔无欲，故不可得从而利之；处不竞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义曰：迹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害加。以其无欲无为，惟清惟静，故利害无由而入矣。世人反于此，故利可诱之，势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贵，

注：体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贱。

注：泯然无滓，故不可得而贱。

疏：体道自然，非爵禄所得贵也。超然绝累，非凡俗所得贱也。

义曰：情既玄同，贵贱一矣。体道之士，荣禄不能劝，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污也，岂贵贱干其虑哉！

故为天下贵。

注：体了无滞，言忘理畅，纷锐尽解，光尘亦同。既难亲疏，不可贵贱，故为天下贵。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兑闭门，根尘无染。纷锐既解，光尘亦同，其行如此，故为天下之所尊贵。

义曰：既彰四行，玄与道同。心不涉于亲疏，迹不交于利害，贵之不为喜，贱之不为忧，混合大道，为天下贵。人君弘此四德，以化万邦，与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疏：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无执。此章明以政之君失无为之自化。首三句标门以示义。次十句设问以明理。后五句反无事可以取天下尔。○义曰：理国以政，其迹必彰。用兵以奇，其诈非道。不若无事以聚万方。其或多忌讳，广机权，纵淫工，明法令，去道殊远，而国益危。惟可以无事临人，去欲归静，兵革不用，奇诈不施，政令不烦，刑法几措，此章之大义也。

以政治国，

疏：此下三句并标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有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为理，不能无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闻也。

义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民从，不刑而民威，不赏而民劝。夫何故哉？民化其上，皆归于善，不在赏而劝也。民稟于和，自革其恶，不待刑而威也。民复朴素，不待令而从也。民齐贞正，不待言而信也。此无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为也，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疏：奇，变诈也。不祥之器，君子恶之，况加变诈之名，而无节制之用。是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故知奇变之兵，非制胜之道也。

义曰：以奇诈而用兵，乖于大道。何者？国以政刑为本，政在于简易因循。兵以变诈为先，变在于应权合理。政失于道则刑赏

滥，诈失于道则杀害多。滥刑赏以为功，恣杀害而求胜，而欲兴邦致理，不亦难乎？与夫任物自化，有征无战远矣。兵犹火者，《春秋》隐公四年春，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初，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为赋《硕人》之诗。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石碏之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碏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来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弊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与陈、蔡、卫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宋公乞师于鲁，鲁辞之。隐公问于众仲曰：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理乱。理乱犹理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夫州吁杀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

卫。九月，卫人使石宰丑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獍羊肩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预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所谓子从杀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义灭亲。明小义则兼爱其子也。

以无事取天下。

注：在宥天下，贵乎无为。若以政教理国，奇诈用兵，斯皆不合。唯无事无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标也。

疏：此示标也。有道之君，无为而理。夫无为则无事，无事则不烦，不烦则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义曰：政教理国，奇诈用兵，岂若无事无为而化天下，民聚国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发问也。其然，犹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详问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须无事，以下文云多忌讳，则人弥贫，我无为而人自化，验可知矣。

义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诈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讳，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无事无为，乃可化物。以此观之，理乱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注：以政理国，动多忌讳。人失作业，故令弥贫。

疏：此覆释以政理国也。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静以化人，崇简易而临物，政烦网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避讳无暇，动失生业，

日就困穷,所以弥贫也。

义曰:上多忌讳,谓法令多门也。动有拘于忌犯则获罪,民不聊生,怨叛忧虞,农桑隳废,故其民弥贫。释曰无财曰贫。君上无为,法令宽简,人无拘忌,适性自安,凿井耕田,以饮以食,故民富而国昌矣。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注:利器,谓权谋也。人主以权谋为多,不能反实,下则应之以诈譎,故令国家滋益昏乱也。

疏:此释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权谋也。夫权道在乎适时,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权谋,不能反实,不必应之以诈譎,故云滋益昏乱。

义曰:昏乱,不明也。君好奇变,民尚欺诒,上下交诈,正道不明,故为昏乱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为多,不能见素,下则应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谓刻镂雕琢,宝货珍玩之属。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华,百姓效上而为,奢泰驰竞,淫饰日以繁多也。

义曰:淫巧悦目,珍奇荡心。上耽玩而不除,下增饰而弥甚。华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宫之楹、刻桓宫之桷,书而讥之。臧文仲山节藻梲,亦以为过。盖欲人君尚于俭素也。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注：无为既失，法令益明，窃法为奸，尽成盗贼。岂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齐物。人既苟免而无耻，窃法而为奸，上下相蒙，故令盗贼多有矣。

义曰：法令所以齐于民也，令烦则民奸生矣。奸诈既作，盗贼日多，谓之乱政。《礼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理，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春秋》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殷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民是以乱免而无耻者，《论语·为政篇》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言为政者导民以法制，齐民以刑罚，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脱罪辟，而不暇避于耻辱。故注云苟免罪也，民既免而无耻，必假窃法制以为奸诈，则玩法舞文，害于人矣。庄子云：大盗之生，则并窃圣智之法而盗其国，况于盗贼乎？蒙，蔽也。窃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乱之本也。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

疏：此释无事以取天下也。我，谓圣人也。夫圣人之德不尚伎巧，体道之主所贵无为，无为之为，无所禁忌，下化上之无为，故云而人自化。

义曰：人化无为，自归于理也。夫有为则多事，多事则政烦。烦政事多，而民愈乱。无为则事简，事简则政清。政清事简，而人不待教令而化于善也。

我无事而民自富，

疏：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人足，故云而人自

富也。

义曰：多财曰富。君无劳民之事，民得勤而耕农。农功不妨，谷稼丰赡，故人富也。凿井耕田者，古诗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此言唐尧在上，人遂无为，不知上之有君，不知君之养己，自饮自食，无患无忧，所以家自给而人自足也。

我好静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上好安静，无以动摇，则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义曰：《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言人之禀生，本乎道气，六尘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和，体乎澄静。及既孩之后，爱恶生焉，喜怒形焉。若人君静以理之，天下之人复归简易，则自清而正也。

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无为则清静，故人自化。无事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可全，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也。

疏：人君诚能内守冲和，外无营欲，则下之感化，自淳朴矣。

义曰：人君无欲于物，物遂其宜。无欲安民，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于无欲知足。理国之道，莫大于无事无为，诚能实而行之，身泰而国理矣。又一本有两句云：我无情，而民自清。此亦义理相符，而御注阙之，故辄详载于此。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疏：前章明以政之君失无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败，示祸福之所由。初标二政宽急不同。次明祸福二门，倚伏无准。人之迷下致众生之迷执，是以圣人下举圣德以劝修尔。○义曰：前明以政以奇用兵理国，法令伎巧，率下化人，既非无为，是皆资乱。此又明闷闷之政为是，察察之政为非，执于善则善反为妖，执于政则政反为谲，所尚者在于无滞无执，不有不为，不割不秽，不肆不耀，而能祛久迷之俗也。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注：政教闷闷，无为而宽大，人则应之，淳淳而质朴矣。

疏：闷闷，无心宽裕也。淳淳，质朴敦厚也。言无为之君政教宽大，任物自成，既无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质朴矣。

义曰：政简则人淳，人淳则务省，务省则刑罚不用，赏劝不劳。君拱默而任贤臣，因循而顺物国泰。无为之理，渐于兹乎！苛者法细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夫先令而后刑，民知教矣。法简而事缓，民知禁矣。苟犯其禁而后加刑，则刑一人而千万人惧矣。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况不令而刑，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为苛急，人则应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为严急也。缺缺，凋弊离散也。有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绳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人则凋弊而离散矣。

义曰：政刑则民乱，民乱则国残。凋散之事，渐于兹矣。《素

书》曰：国将衰者，人先弊。根枯则枝朽，人困则国残。固当宽政养人，而康其国也。察察者，伺人之过，强明而急也。缺缺，凋败不全，伤和害物也。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闷闷，俗则以为无政理之体，人乃淳淳然而质朴。此则祸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则以为有政理之术，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则福为祸之所藏矣。

疏：祸兮福所倚者，前言闷闷之政，俗以为恶，而人反淳淳，质朴敦厚，岂非福因倚祸中而生也？福兮祸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岂非祸伏藏福中而发也？孰知其极者，夫失道丧德，习伪尚华，故祸福循环，倚伏无准，谁有知其穷极者。

义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亏盈，此倚伏之数也。祸藏福中，福极则祸至；福隐祸内，祸尽则福来。拘彼俗，缠此为常矣。惟有道之士，上德之君，抱道体和，阴阳不能制，全真反俗，善恶不能移。故祸不能加，福不能利，超然出得丧荣衰之外矣。夫以国言之，亦贤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穷。齐有仲孙之难，而桓公兴，遂霸其国。晋有里克之难，而文公起，乃统诸侯。是二国因祸而昌也。卫方宁静，狄人灭之；邢方晏安，卫人灭之。是二国无祸而丧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极。故《春秋》云：有祸而启其疆土，无祸而丧其守。守不可知也。

其无正耶？

疏：此言祸福之极，岂无正定耶？但由于人不能体道无为，妄

生迷执，失其正尔。

义曰：常俗之人惑于祸福，宠至则喜，辱至则惊，愈失其正，致为妖祥矣。岂知侧身修德，虽难不足以贻灾；垣虑忘怀，失马未必以为祸。悔吝无准，召之由人尔。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注：祸福之极，岂无正耶？但众生迷执，正者复以为奇诈，善者复以为妖祥。故祸福倚伏，若无正尔。

疏：此释迷正所由也。言众生迷于祸福，正处于正不明，以正者为奇诈，于善不了，以善者为妖祥，故若无正尔。

义曰：修道之要，在乎应变无心，方圆任器。不滞于祸福，不惑于正邪。滞于福则善复为妖矣，惑于正则正复为奇矣。帝王乘时任人，随才适用。求正过切，矫正者必来；求善过切，矫善者必至。若虚心无滞，推公任贤，奇诈妖祥，几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为奇，以善为妖，如此迷倒，其为日也固已久矣。

疏：此叹众生迷于正善，反以为奇为妖，其所由来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义曰：俗之迷妄，积习生常，为日且久，终不开悟。老君叹彼群迷，丁宁垂训，将以祛其迷也。迷谓失方也。夫不为祸福所惑，不为邪正所拘，旷荡乎襟灵，均齐乎得丧，则何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举圣德以劝修。圣人弘道济代，万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则应之以自正。非立言教，裁割于物，使从己也。

义曰：圣人正方以约己，人自正方以从化。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祸福所挠尔。圣人于祸无辱，于福无荣，不矫正以饰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允执大中，则人皆向方，从其正也。

廉而不秽。

疏：廉，清廉也。秽，浊也。圣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非秽彼之浊以扬其清。有本为刳，刳，伤也。圣人廉以成行，不伤于物。

义曰：圣人清廉以澡身，人自廉洁以顺教，岂复滓秽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劝之以利，诱之以赏，而人顺其教者十无二三矣。今圣人以赏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自化之。岂俟宰割正方，而后知劝也。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圣人之行不邪，彼自从而正直，非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义曰：圣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为谀罔，何因正哉？《尚书·冏命》曰：仆臣正，其后克正。仆臣谀，其后自圣。此由臣之不正，以佞于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圣人善化，不割彼以为方，不秽彼以为廉，不申彼而为直，不耀彼而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疏：光者，谓明智也。圣人虽有明智而韬晦之，不以炫耀。故

云光而不耀。圣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从化也。

义曰:圣智光明,非强炫耀也。此四者,皆圣人之行,借以开喻于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称其圣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袄奇不常,韞廉方而内明,含光直而内照,弃严暴之事,澄宽裕之怀。既除迷固之由,自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疏:前章明无为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无过用俭。初标理人事天莫先乎嗇。次夫唯下转通前义。是谓下举深根之喻,以况长久之道。○义曰:前章举方廉直光圣人四德,以教理国。此章明用嗇四翻,以教事天。善理国其祚延洪,善事天其寿长久。此续前章之义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嗇,爱也。人君将欲理人事天,莫若爱费,使仓廩实,人知礼节。三时不害,则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

疏:嗇,爱也。言人君将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为德之先,无如爱费,即俭德也。俭即足用,可以聚人。粢盛丰备,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

义曰:夫俭者,理务之先。财者,聚人之本。故《易》曰:何以聚人曰财。则财者,非俭约则易散,民者,非丰财则难聚。所以节财则省费,省费则人丰,人丰则国安而力足矣。国之大用有四,一曰

祭祀,二曰戎事,三曰宾客,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蠲洁恭恪乎?粢盛丰备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其大夫薳章求成焉,军于随之瑕地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矣,而和协以谋我,故难闻也。汉东之国,以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音律)且(十余切)比曰:随贤臣季良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季良谏不过一见从。少师得其君。行少师之计,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羸其师,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者,忠于民而信于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词,信也。令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随侯曰:吾牲牷肥腍,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谓其备物咸有也。奉粢盛而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所谓三时,无谗慝也。务其三时,修其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时者,春耕、夏种、秋收,农之三时也。

夫唯嗇,是谓早服。

注:何以聚人曰财。故能俭爱,则四方之人将襁负而至,早服

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夫唯嗇，叠出上文也。是谓早服，释俭嗇之义。凡有七转，义皆仿此。夫唯者，发语之词也。服者，事也。夫唯能俭爱之君，理人事天，以俭为政，是以普天之下，亦当早服事于君矣。

义曰：俭嗇为政，国必丰财。上无甚贵之奢，下无箕敛之怨。以此理人则人顺，事天则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归其德矣。何以聚人曰财者，《易·下系》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所以资生者也，将聚于众，必先有财，财丰则人可聚，若财用有节，正而理之，民不为非，则可聚而安之也。

早服谓之重积德。

注：夫能俭嗇，已是有德。人归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积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归仁？由行节俭。节俭则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积其德尔。

义曰：君行节俭，是重积其德，民益归之。普天率土者，《诗·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是也。溥，大也。率，循也。滨，涯也。

重积德则无不克。

注：圣人积德，四海归仁，则无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

疏：克，能也。君若厚积其德者，其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无不利。则四方向化，无有不能制伏者矣。

义曰：俭以理国，敬以事天，重积其德，四方率化，无思不服矣。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注：人君之德，无有不能制御者，则无远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穷极也。

疏：此谓君德无有不能制服者，则殊俗慕化，绝域观风，无远不至，故莫知穷极。

义曰：君积厚德，国有丰财，万寓归王，九围贡賫，人服德化，岂有限极耶？殊俗绝域者，皆要荒之外，与中国殊庭，边域夔绝也。言异域之人思恋圣人之化，自远而至，由道德所服也。观风者，《十洲记》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国三十万里。国中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则中国将有好道之君。故汉武帝延和三年，其国遣使贡返魂香，猛兽，乘飞车而济弱水，策天骥而度飞砂。一十三年，方达中国。此观风而慕化也。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注：莫知穷极，然后可以为有国矣。

疏：言人君德化，无远不及，万人所归往，神明所福享，然后可称为有国。《易》曰王假有庙有家是也。过此以去，岂有国乎？

义曰：有国者，车轨所及，书文所同，人服其德，远怀其化，可以谓之有国矣。或以武威所制，诡道所临。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统历，嗣位守图，厥德有愆，恩化不浹者，皆非谓其国矣。王假有庙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于有庙，有庙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见大人。聚以正也，观其所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义曰：天下崩离则民怨，虽有享祀，与无庙同。王至大聚之时，孝德乃洽，始可谓之有庙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道既合，以至有庙，能致孝享尔。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辞

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亲和睦，故曰交相爱也。涣卦亦云王假有庙，其义同也。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注：有国而茂养百姓者，则其福祚可以长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养为义。夫所以得称有国者，只缘有道。而茂养苍生若尔，福祚永昌，可以长久。

义曰：积德临御，用道养人，万方归之，若子之亲于母也。则天道所覆，神明感通，卜年八百，未足为永固，可以长久享国矣。

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注：积德有国，则根深蒂固矣。深固者，是长生久视之道。

疏：夫积德之君以道为国，则可以长久。故举根蒂之喻，以申其义理也。蒂，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则荣茂，蒂固则不落，乃长久也。以喻积德之君埋根于道，固蒂于德，命延谓之长生，恒照谓之久视。故云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义曰：人君以道德养生灵，以俭嗇理天下。丰财则国富，积德则祚隆，远近归心，华戎率服。又能母养万物，子爱群生，根深则祚历无疆，蒂固则子孙延永。长生久视，弈叶重光，不可得而伦矣。修道之士，嗇神以安体，积气以全和，内固三关，外祛万虑，百神率服，众行周圆，变化莫穷，享年长久，固蒂于混元之域，深根于何有之庭，与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

治大国章第六十

疏：前章明理人俭爱，则万方早服。此章明莅物不扰，则其德交归。初举理国之喻，不可有为。次明德及鬼神，两无伤害。后结叹交归之德，以劝有国之君。○义曰：大国者有二：其一天子之国，其二公侯之国。夫天子君临大国，子育万民，缓之则不恭，急之则离散。以烹鲜为喻，理固然矣。莅之以道，则鬼神宾服，幽明各遂，德善交归。此劝人君用道，理化之旨也。天子之国，四海之内有九州，州方九千里，每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大国三十者，三公之国也。次国六十者，六卿之国也。小国百二十者，十二小卿之国也。名山大泽与民同财，不得障管，立赋税而已。此古制也。殷制天子之国地方九千里，中一千里为天子之畿，余八为州也。周公所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为王畿，余四十八为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也。殷法凡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谓之大国。又封四百里者十一，谓之次国。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其余方百里者谓之小国，并四十六国。一州二百二十国，则余方百里者百六十四。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四十一，为附庸地也。天子畿内，方百里之国有九，方七十里之国有二十一，方五十里之国有六十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叙班。其余以禄士为闲田。天子所居，亦谓之县，亦谓之畿。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尧舜禹时，诸侯之国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禹时要服内地方七十里。周公复尧舜旧域，以五服为九州，要服之内方七千里。又云：周以

千八百诸侯列布于五千里内也。天子百里之内供官,千里之内以为御衣食,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八州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连帅、三百三十六长。八百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以为天子左右,曰二伯,即周公、召伯,分理于陕是也。千里之内曰甸。甸,理也。千里之外曰采。采,取其美物也,亦谓之流,或贡或否。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小国卿二人,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斯乃周约唐虞夏殷之法,而增减之以为国之制度也。成王在丰,既黜殷命,灭淮夷,乃作《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天官冢宰,掌邦理,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理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人。此周制也。唐虞设官惟百,夏商官倍,倍于唐虞。周官备,故天下乃理矣。

治大国若烹小鲜。

注:烹小鲜者不可挠,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挠则鱼烂。

疏:此喻说也。烹,煮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鱼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

义曰:言理国之难,喻烹鲜之旨。不烦则人化,不挠则鱼全。务在安舒,渐臻其化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临位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无以见其神明也。

疏：以，用也。莅，临也。人神处幽为鬼。神者，灵效之谓。夫人求则神为应。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岂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请鬼神，故处幽之鬼，无以效其明灵也。

义曰：为君以道，天下悦随。鬼神无以见其灵，吉凶无以施其变。虽神鬼之灵怪，岂能干于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鬼。皆晦而不显，幽而不明。苟逢道德之君，必无侵伤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谓鬼歇灭而不神，但有其神而不见怪以伤人。

疏：此覆释鬼无效灵之义。非其鬼不神者，非谓鬼歇灭而不为神，但祇之将兴，由人有眚。人恒其德，则神不见怪而伤人。《春秋》曰：其气焰以取之。

义曰：道德之主，正直无私。天神不能伤人，人鬼不能害物。幽灵潜匿，祇怪不兴。故国之兴也，明神降之，以观其德。四海之神，素车乘云，来谒武王是也。国之亡也，神亦降之，观其恶也。石言乎晋，神降于萃，乃鬼神之见怪也。且壶子冥心而大巫波遁，邲令罄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于有道也。其气焰以取之者，《春秋》庄公十四年夏，郑厉公自栢侵郑。及大陵，获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仪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初，郑有祲焉，内虵与外地斗，南门之中内虵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祲乎？对曰：人之

所忌,其气焰以取之。言若火焰未成而进退之时,以喻人心不坚正也。妖由人兴,人无𡗗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惠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昔,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有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非其神不伤民,圣人亦不伤民。

注:鬼见神怪则伤人,圣人有为则伤人。今神所以不见神怪而伤人者,盖以圣人无为清静故尔。

疏:所言神不伤人者,岂但神灵无效而不能伤害于人,而圣人以道临人,无为不扰,百姓自正。故云圣人亦不伤人。则鬼神不能见怪以伤人者,由圣人以道莅天下尔。将欲发明圣德,故重云亦不伤人。

义曰:圣人行大道以君临,鬼神禀圣德而自静。既绝有为之扰,自无见怪之伤。此乃鬼神化圣人之道德,不敢伤人,圣人以清静垂衣,不劳役于群庶也。

夫两不相伤者,故德交归焉。

注:鬼神伤人,则害国亏本。圣人伤人,则匮神乏祀。今两不伤物,故德交归。

疏：两者，谓圣人与神也。夫人，国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伤人，则害国之本；圣人伤人，则匿神之主。两不伤害人，故德交归。岂惟神圣独丰，抑亦兆人咸赖。

义曰：人为邦本，本固则邦宁。人为神主，主安则神享。圣人以道为理，既不伤于人，鬼神感圣之功，亦不害于物。两者相悦，二德交归。《春秋》随季良谏随侯曰：夫神依于人。人者，神之主也。《尚书·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十亿曰兆，举其多也。天子以道不伤于人，神感其化，两无伤害，四海并安，故云兆民咸赖。赖，倚赖也。匿，乏也。亏，损也。此盖显明以道为国，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心，信亦鬼神宾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干耶？人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所以为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谁享之？齐桓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君一会而虐三国之君，言执滕子用鄫子也，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恐其亡国也。子鱼，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泗，而有妖神，东夷杀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为用者，如祭马祖，不可用马，况用人乎？今圣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两不相咨，可谓玄德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二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疏：前章明以道莅物，则其德交归。此章明以德下人，则物归谦让。初标大国用谦，故能摄化。次故大国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后故大国者偏戒大国特宜用谦。○义曰：谦乃德基，下为贵本。大国以谦为用，则小国归仁。巨海以下为资，则百川朝会。故喻牝以柔胜，政以静彰，故大国以谦下聚人，小国以卑顺奉上，各安其位，互得其宜。理国理身，斯为至训矣。《春秋》昭公三十年，郑游吉对晋大夫士景伯曰：小国事大在恭其时命，大国字小在恤其所无。先王之制也，取备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固大小国切于用谦，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谦德。大国当下流开纳，则天下之人交至。

疏：江海处众流之下，百川委输，故曰下流。施之于人，是谦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则国存，无德则人散。故处大国者，当下流开纳，令天下之人交会而至，则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义曰：蠢蠢群生，君为司牧，开邦立国，道德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国益大而心益下，人愈归而君愈谦，亿兆乐推，遐迩交会，不其翬欤！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胜牡。

注：天下之交叠出前文，以结下流之义也。

疏：天下之人所以交会至者，由大国谦下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静为牡动所求。此云以静为下，则明牝常以雌静而能胜牡者，由以安静为下故尔。

义曰：静以理身，必气和而神畅。静以理国，必德广而人归。以静为下，斯之谓矣。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结成前义也。言大国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谦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将欲怀来附庸之君，取其小国之人，而为臣妾尔。

义曰：大国以谦静率人，人所亲附，不施威武，不恃权谋，故小国怀仁，求为臣妾，国愈广而众愈繁矣。大国能安抚小国，如晋为盟主，而卫国逐其君而立剽，晋欲讨其罪。晋侯问故于中行献子，偃对曰：不如因而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动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抚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君其定卫以待时。冬，会于戚以定卫。此所谓大国之抚小国也。又大国之聚小国者，谓群方朝会，无代无之。故夏启有钧台之享，在河南也。商汤有景亳之命，在偃师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酆宫之朝，在鄠杜也。穆王有涂山之会，在寿春也。齐桓有邵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皆以大国恤下，小国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国不能抚小国者，如晋侯不能字育诸侯，强令于郑，郑子家与赵宣子书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此言晋若虐命于郑，郑将庇于楚矣。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弊赋以待于儵（叔晋之境也）。居大国之间而从于

强令，岂其罪也？此由大国不能抚怀于小，将致其叛。故大国之于小国，当谦和以下之，柔静以怀之。取言聚也，以聚于人也。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注：大取小以为臣妾，小取大以为援助也。

疏：言大国之君既以卑谦之道而柔服小国，小国之君则朝聘会盟，不敢离叛，以卑下之礼而事大国者，则欲取大国之威以为援助尔。

义曰：小国谦卑推忠，尽敬以事大国，则大国怀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国不能致礼竭诚，奉事大国者，如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国事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及盟，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于是楚执宋公。冬，会于亳，乃释之。目夷曰：未也。未足以惩君。此小国不能事大国也。夫小国能事大国者，如隐公元年三月，邾仪父盟于蔑（鲁地），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书名。然其小国能适大国，继好息民，书字以贵之是也。朝聘者，大国适小国为聘，大事小也；小国适大国为朝，小事大也。继好结信也。谋事补阙，礼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汤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熏鬻，句践事吴是也。大事小谓之乐天，小事大谓之畏天。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曰：畏天之畏，于时保之。此《周颂》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疏：《春秋》曰：师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国用谦卑

之道,以取小国,则令其可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国用谦卑之道归事大国,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左右随意,故云而取。

义曰:师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宋叛楚而善于晋。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缙。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谓进退在己。真桓公之子雍于谷,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言齐孝公不能抚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谷也。此言左右由己,取舍固时也。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注:大国谦德而下小国者,不过欲兼畜小国为臣妾。小国执贡赋以下大国者,不过欲入事大国为援助也。

疏:言大国崇谦下以取小国者,更无余意,不过兼畜小国之臣,为人君之长。小国用谦陈、荐赞币而取大国者,不过欲入事大国,资为援助尔。

义曰:大国以小国内为臣妾,小国以大国外为援助,两者其志不逾于此矣。荐,进也。赞,执也。币,帛也。诸侯观王,两国交聘,则必陈进珪玉货帛,执以为礼,故曰赞币也。小国求大国为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郑伯与鲁公宴于棐,郑大夫归生子家赋《鸿雁》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义,使鲁侯恤之。又赋《载驰》之四章,言郑国寡弱,取其小国有急,欲引大国以为援助是也。

两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为下。

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两者各得其所。然大国者常戒

于满盈，故特云大者宜为下。

疏：大欲畜养，小欲入事，两遂所愿，故云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者，夫物常以小轻大，而必以大凌小，将恐大国之君骄盈致祸，鲜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为谦下尔。

义曰：居匹夫之上，亦以为难，况居国之上乎？在上者承天顺地，抚众和民，不以国大自尊，不以兵强自恃，谦柔为志，畏慎在怀，若履薄冰，如驭朽索，兢兢业业，祇敬上玄，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强为失，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贵不骄，满盈致戒，谨身约己，可以有终也。若大国不能为下，或会之以侈，示之以怙，人必离之。夏桀为有仍之会，而民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襄为鹿上之会，而诸侯叛之；楚子为申之会，而人心去之。怀不以德，绥不以礼，人人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疏：前章明以德下人则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化物则善恶皆蒙所怙。初标道体冲奥。次明立教化人。后古之下叹道之功，可谓尊贵尔。○义曰：前以大国小国各在谦光。此以所宝不保，俱明道用。美言尊行，表以训人，开国设官，俾之行教，不贵拱璧，不弃于人，显妙本深奥之功，故为天下之贵。怙，恃也。

道者，万物之奥，

注：万物皆资妙本以生成，是万物取给之所，故兴言为万物之奥。奥，内也。

疏：道者，妙本之强名。奥，内也。言道包含无外，是万物资始

之所。故为万物之奥内。《西升经》云：道深甚奥，虚无之渊。此之谓也。

义曰：道之深也，无不吞纳，无不制围。圆盖之高，方舆之厚，日月之照，动植之繁，皆道气所育。居大道之内，故为万物之奥内。《西升经》者，老君于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月，于终南之阴尹喜草楼之内，授《道德》二经既毕，欲西化流沙。尹喜问存三守一之方，习道修身之要，后以圣言编纂，以升入太微，西化流沙之义。《西升经》凡三十六章，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旨与《道德经》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奥，为虚无之渊藪也。

善人之宝，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宝贵之而无患累。

疏：宝者，珍宝之谓也。善人者体道无为，身心清净，故宝贵之无暂忘也。

义曰：善人属念运心，与道符合，故常宝贵于道矣。子罕曰：人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又理国之君，以贤为宝，况于善人心不遗忘道，故以道为宝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宝贵至道。及有患难，即欲以身保任于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无明智，惑于积习，平居则忽道，婴难则求之以身，保任于道，倚以求安也。

义曰：不善之人行与教违，固远于道矣。虽欲保身倚道，解难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经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宝，言不善之人违反于

道,故不宝于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人好强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刚躁;道好冲寂,不善人好喧哗;道好谦卑,不善人好格捍;道好无事,不善人好有为;道好生成,不善人好伤害。行与道违,故不善之人不宝贵于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况圣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静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贾之售相率而从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说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义曰:道之立言,淡泊无味,不善之人安得而悦之。故圣人设美言以诱之,故从之者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随之者如慕羶而归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化,亦皆修道,所谓道无弃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弃遗之有乎?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遗之有乎?当导之以善道,冀从化而悛恶,不可弃之而不化。故云何弃之有。

义曰:圣人弘慈,道无弃物,虽不善之人,悯其未悟于道。故甘词以诱之,善教以劝之,使其从善,无所遗弃。悛,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疏:故立三公,谓太师、太傅、太保也。天子无为,三公论道,皆所以垂训立教,化不善之人。《书》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谓也。

义曰：四海之大，万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无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于天，母事于地，谓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广理，置百官以临之。百官之长有三公焉。《尚书·周官》云：其惟三公，论道经邦。太师者，智足以为泉源，行足以为仪表，问焉则应，求焉则得。谓之太师，亦曰尚父。太言大也，为王之师。安车青盖，金印紫绶。太傅者，训也，保也。《大戴礼》云：傅天予以德义。若天子无恩于父母，不惠于庶人，失礼于大臣，不中于制狱，皆太傅之失职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礼》曰：天子处位不端，受书不敬，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即席，无升降揖让之礼，皆太保失职也。复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阴阳，亲为人，广教化，此其职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书·咎繇谟》曰：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旷，空也。庶，众也。居其位者惟其人，非其人则阙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为私，用非其材也。

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注：三公辅佐，虽有合拱之璧，先导驷马之乘以献之，犹不如坐进此无为之道。

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驷乘之马，马之良者。言三公辅相，虽以璧马献之至尊，未足珍贵，不如坐进无为之道，令化恶归善尔。拱璧先驷马者，古者朝聘，将进驷马，以璧为导，故称先也。《春秋》云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之类是也。

义曰：合拱者，《说文》云两手相合为拱。璧者，瑞玉也。合拱之璧，瑞玉之大者也。驷马者，马四匹为乘，共驾一车也。古者诸侯朝于天王，会于大国，聘于小国，或遇于野，两君相见，皆有贄币

之礼。以先货币为导，谓之为先。今三公当以论道为务，经邦为事。虽欲以驷马大璧献之于君，有益淫奢，无裨政理，不若此无为清静之道进之，以化天下。使不善者从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马之为乎？辅相者，辅毗也，相助也，亦云视其善恶也。天子象四辅之星以立辅相，辅其阙失，相其礼仪，导以道德，赞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晋师伐郑，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出师于弊邑，敢犒从者。不腆币赋，为从者之淹，止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因有备焉。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

注：何，问辞也。

疏：举古证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宝道人也。问其所以宝贵此道，其意何也。

义曰：拱璧不足以为贵，驷马不足以为珍。自古及今，唯贵于道者，何也？老君将明道之功用，和宁天地，济佐邦家，行之则理，违之则乱，重显其利物之义，更自详问贵此道者何。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注：道在于悟，不在于求，不如财帛可以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则无罪累，岂得有罪方求免耶？故可为天下贵尔。

疏：此答释贵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于悟，悟在了心，非如有为之法，积日计年，营求以致之尔。但澄心窒俗，则纯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妄心起染，则业累斯生。若悟道虚心，则罪因自灭。岂如执滞之人，动生悔吝，婴彼罪

罚,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为天下善人之所宝贵。

义曰:道之所以为天下贵者,顿悟而得,不在营求,才遣妄心,即通正道。妄心既遣,尘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宝贵。老君以至道玄邈,了悟者稀,发问赞明,欲其悟入。且为俗学之士尚轻尺璧,而重寸阴。岂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而贵合拱结驷之物乎?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三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疏:前章明妙本冲奥,坐进是辅相之门。此章明玄默无为,息怨成修证之行。首标坐忘绝欲,次示杜患防萌。后是以下举圣人之德,以申结劝尔。○义曰:前以不贵璧马之玩,进道为理化之源。顿悟即通玄,通玄即无咎。此乃无为无事。味道守常,自无怨嫌,宁劳德报,不为难大轻寡之过,故合道以无尤。此欲使人君贵道而体无为,率身而弘清静也。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疏:为,造作也。修道行人,坐忘去欲,心无造作。凡所施設,功与化冥,于为非为,故曰无为。此明心也。即事不滞,故于事而无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于味而无味,此明口也。三业既净,则六根尘自息矣。

义曰:夫人之禀生,即有三业。心业所起,有用而无形,凡所作为,起于心也,无为则心业净矣。身业所起,有用而有质,所执之事关于身也。无事则身业净矣。口业所起,有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

道之言,由于口也。无味忘言则口业净矣。既无三业,自息诸尘,尘累清静,吻契真道,此行人所修尔。夫理国之无为者,不滞于有作,则三时不夺,万姓不劳,垂拱握图,超然宴处矣。无事者不勤力役,不务军功,无瑶台琼室之华,无阿房虎祁之丽,则卑宫茅宇,人力存矣。无味者不酣于酒,不味于珍,飞走遂其生,水陆全其命,菲食自安矣。忘言者正身化下,言令不烦,淡尔无营,兆人自化。如此,则符于无为之道也。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注:于为无为,于事无事,于味无味。假令大之与小,多之与少,既不越分,则无与为怨。若逐境生心,违分伤性,则无大无小,皆为怨对。今既守分全和,故是报怨以德。

疏:夫大小之为,多少之事,苟涉有为之境,无非怨对之讎。若能体彼无为,舍兹有欲,悟真实相,无起灭心,自然怨对不生,可谓报怨以德。

义曰:人君于为不为,于事无事,恬然自得,独与道游,下无怨咨,边无戈甲。设有肆逆,必自驯柔,舞干羽而格有苗。斯乃报怨以德矣。修身者,三业既净,众恶不生,物莫能干,岂有怨怒?既无怨怒,专任清虚,亦乃报怨以德也。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注:肆情纵欲者,于为无不难,于事无不大。今欲图度其难,营为其大,当须于性未散,于其分未越,则是于其易细矣。

疏:图,谋度也。为,营也。夫情欲伤性,皆生于渐,无不始于易,而终成难,初于细,而后成大。若谋难于难,为大于大,祸乱已

作,纵欲图而为之,将无益于患难也。

义曰:无事无为,固不为难大之事矣。皆萌心之际已息机缘,既不为之于大于难,不俟制之于细于易,此理心则虚寂,理化则安贞也。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注:明上文所以预图为也。

疏:作,起也。此叠上文,原祸难之所起。难事必起于易,欲令于易而图之。大事必起于细,欲令于细而去之。其类实繁,不可具举,故以天下而总言之尔。

义曰:防祸于未兆,绝患于未萌,慎之至也。夫病生于稍稍,祸起于微微。早为之防,宁有难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动静防微也。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注:因云大事必作于细,将明圣人所以能成大者,以不为难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尔。

疏:前明凡人常为难大之事,故改作多败多难。是以举圣人终不为难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义曰:凡人触途徇境,属念成非,难事成而过不可除,大事构而罪不可解。圣人了知虚妄,洞达真常,终不为大为难,故能证于尊大。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注:轻诺许人,必寡于信;动作多易,后必多难。

疏:此结喻也。夫不三思而后言,轻易于然诺者,必少忠信。

不谋始而慎终，多易行其事者，后必生难而为患累。

义曰：立身之先，忠信为首。慎终如始，祸患莫侵。若轻以许人，易为行事，患累所及，理亦信然。所以解扬无贰命，仲由无宿诺，古今美之。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注：难为轻诺多易，故终无难大之事也。

疏：圣人，即有道之君也。犹难之者，难为轻诺多易，故终无难大之事尔。

义曰：有道之君、修身之士，不为轻诺之约，重静以循常，不兴多易之心，恬和而应物，所以于国则咸服诚信，于身则外息过尤，自绝难大之瑕，以契无为之道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疏：前章明无为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门。此章明思患预防，标绝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迭明防患之渐。次六句举喻生患之由。复两句论为执之迷。又六句申异凡之行。后七句推圣人不欲不学之意，观凡俗易持易谋之心。○义曰：前章戒二为之难，自无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劝精修，戒慎其纤微，忘遣其为执，将表圣人之行，以塞众民之非。至于欲学皆除，贵爱不染，以叶后章善为道之旨尔。

其安易持。

疏：安，静也。持，执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静，感物而动，则逐欲无穷。今明欲心未动，安静之时将欲守之，令不散乱，则易持

执。故云其安易持。

义曰：夫正性安静，嗜欲未萌，就而守之，执持为易。绝坚冰于履霜之际，理固非难。复推轮于大辂之前，朴犹可睹。任乎修炼，用含真常尔。感物而动者，《礼记·乐记》篇之词。

其未兆易谋，

注：言人正性安静之时，将欲执持，令不散乱。次虽欲起心，向未形兆，谋度绝之，使令不起，甚为易尔。

疏：兆，萌渐也。谋，度也。情欲将起，未有萌兆，谋度绝之，亦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谋。

义曰：欲之将萌，未有形兆，谋度除绝，其易可知。然而明在于察微，能在于杜欲。察而能杜，善莫大焉。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动，柔脆未坚，将欲除之，易消破也。

义曰：欲兆既彰，未成坚执。破柔攻脆，于理非难。在于断自诚明，复其纯粹尔。

其微易散。

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绝之者，脆则易破。祸患初起，形兆尚微，将欲防之，微则易散尔。

疏：微，细也。祸患细微，未至于大。防之于初，欲令散释，亦甚易尔。

义曰：欲既坚成，事犹微细，抑情以解散，挫欲以安排，涤虑洗心，去道非远。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国理身之道，防患虑祸为先。祸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多，而祸患未可除也。

为之于未有，

注：覆上易持易谋也。所以易者，为营为之于未有形兆尔。

疏：为，修除也。此一句释前易持、易谋两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时，修除杜绝，则欲恶不生，故云为之于未有。

义曰：为者，为之防也，防患于未然。虽覆释易持之意，亦旁演防未然之旨。《文选》诗曰君子防未然，此所谓防患避嫌也。

治之于未乱。

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于未成祸乱也。

疏：此一句释上易破易散两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恶虽有，尚自脆微，未成祸乱，故易理尔。

义曰：理者，救理也。嗜欲之生，乱于正性，正性将复，理之为先。于理既明，祸乱息矣。此虽覆释易破易散之义，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约之于身，以欲心兴起之渐，修行制伏之门，割欲违情，却祸除患是矣。语之于国，则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乱，理之于未乱也。虑患于冥冥，为之于未有也。慎祸于细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渐，其未兆易谋也。兴小善去小恶，其脆易破也。勿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修，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以斯六者，盖理国之要焉。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图，使成后患也。

疏：此言患生于微，而成于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层之高台，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积习而成也。千里之远行，始于举足之下，此明远行不止也。则天下之事，

诚以细微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举三喻,以证上文。

义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国之所以不慎微,祸形而务除,乱成而务理,此皆失之远矣。毫末至于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于层台,自下而为高也。千里始于举足,自近而及远也。世人但见合抱之大、层台之高、千里之远,方欲执柯以伐之,聚锺以坏之,驰骛以追之,劳亦云甚。祸不可救,亦犹倚都门而长啸,终乱晋朝;崩沙鹿以貽祲,几倾汉室。默识远鉴,所宜留神矣。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注:凡情不能因任,营为分外,为事求遂,理必败之。于事不能忘遣,动成执著,执者求得,理必失之。

疏:为,谓营为也。执,谓执著也。言人不能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而更有所营为于性分之外,执著于尘境之中,故必祸败而失亡也。

义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动营为。非道营为,必至隳败。或妄于教体,执著有无,不能任以自然,守常知分,有执必失,有为必败。此乃常理也。欲使化理之君无为则无败,修道之士无执则无失也。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疏:圣人无为安静,故素分成全而无败;虚忘无执,故真性常存而无失。

义曰:圣人知有为乖道,无为故无败,知有执违真,无执故无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于道。道尚虚寂,修道之士当宜体圣人心,恬神安漠,不思不虑,无营无为,然后虚室生白矣。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注：人之始从事于善者，常于近成而自败也。

疏：几，近也。言常俗之人从于善事，常以功业近成，不能慎终，乃复忘败也。

义曰：世态纷纶，真心难固。嗜欲牵役，妙道易忘。始从事而立功，忽进退而生惑。亦缘有为有执，所以败于垂成尔。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注：慎其终末，常如始从善之心，则必无祸败之事。

疏：此老君重申劝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终常一，则其事无败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义曰：修道之人不能委心顺道，分外营为，执著即丧真，有为则隳败，故云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弘道无已，自致不死。盖愍其初勤中怠，诚不终也。末常如始、从善不移者，难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诗·大雅·荡之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诚信忠厚，今则更化于恶俗。言其为善者不能终。靡，无也。鲜，少也。克，能也。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注：难得之货，谓性分所无者。今圣人于欲不欲，不营为于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贵难得之货。

疏：此明圣行，以斥凡也。难得之货，内谓性分所无，外谓珠犀宝贝。圣人于欲无欲，内不务于性分之无，外不营于累德之宝。故云不贵难得之货尔。

义曰：大圣之行，迫出尘烦，爱欲不能干，荣枯不能迫，外无润屋之望，内无越分之求。将劝理国之君，惟贤是宝。欲使修真之士，惟道是从矣。珠者，大或径寸，光照十二乘，乃古人之所贵也。

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千余斤,一角在鼻端,可以为宝。中断其角,有文通达成形象者,有辟尘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蛊毒之疾。鸡见之夜惊,故曰骇鸡犀。亦今古所贵也。宝者,金玉珍异、草木毛羽,众所奇重者,皆曰宝焉。贝者,出东海中,如螺,有文,有长尺者,可以为宝。在海为介虫,居陆名蜃,在水名蛎。(廿音)古者货贝而宝龟,周有泉贝,到秦废贝而行钱。贝字者,象形也。今凡货贿赠贄,赏赐琛賁,凡财之属,皆从贝矣。古诗曰:积财为累愚。明财多累德也。古有三币,珠玉为上,黄金为中,刀布为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疏:凡夫贵难得之货,故矫徇务尚,以学性分之所无。圣人不求过分之学,常全自然之性,是于学不学。如此者,将欲归复众人所过分之学尔。

义曰:圣人心冥太虚,道贯天地,固不营过分之学,所以戒学于不学。是戒凡夫矜徇之求耳。行人能晤圣旨,绝此矜求,即无越分读财之过矣。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注:圣人不求过分之学,是于学不学,将以归复众人过分之学,以辅其自然之性。故不敢为俗学与多欲也。

疏:辅,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众生起妄,失于性本。圣人慈诱,劝学无为,将以辅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为于俗学与多欲也。

义曰:俗学蔓衍,难复于无为,多欲纷纶,必迷于正性。圣人令

学不学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渐窥正道之光，用辅自然之性。不贪难得之货，不务过分之能，自败而反成，慎终其若始，察微防害，复于易持之安。国所以晏宁，身所以贞固，然后可拟于古之善为道尔。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四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疏：前章明思患预防，标绝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顺之规。初明为道之化。次辩以智之贼。知此下示料简以为法。常知下叹功用而劝修。○义曰：古之为道，非欲明示于民，使威强知之患，令其韬晦智用，潜超无有之津。故以智理国则乱生，晦智为君则福至。智诈兴则难理，智诈息则参玄。玄德于是弥深，反俗而归大顺，亦与夫祛俗学多欲之累，而证百谷朝宗之顺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注：人君善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于人，将导之以和，使归复于朴，令如愚尔。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为化者，贵夫无为恬淡，非炫耀其道，明示于人，将导以淳和，杜绝智诈，令质朴如愚尔。

义曰：古者，玄古之时也。善为道者，玄古有道之君也。其志玄默，其心杳冥。其为理也，无刑无德；其为事也，无将无迎。茫乎视之不可见，闲乎听之不可闻。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华胥之俗。民不知历数，不违盈虚，不以亲为亲，不以己为己，蒙兮昧兮，将无所有也。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无为之化而化之，所以

天下质朴淳白,若令其愚也。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注:君将明道以临下,人必役智以应上,智多则诈兴。是以难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临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奸诈,故难理尔。

义曰:夫上明道以临下,下饰智以奉君。本用明以理人,所务易理。及变智而为诈,始自有为,是由上明察而下诈伪。欲求静理,不亦难乎?举此义者,欲使法玄古之君,示民以淳朴则易理。

以智治国,国之贼。

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国。智多必作法,法作则奸生,故是国之贼也。

疏:以,用也。贼,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诈之臣,使之理国,智多则权谋将作,谋用则情伪斯起,伪起则道废,有害于国。故云国之贼。

义曰:用智为政,务欲理人。智变奸生,祸乱滋起。所以诈妄贼害之事,勃然而兴矣。曹参守法而汉以之安,商君变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经云智惠出,有大伪是也。

不以智治,国之福。

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难,自然智诈日薄,淳朴日兴。人和则年丰,故是国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诈之臣,但求淳德之士,坐进无为之道,行宣大朴之风,交泰致和,是国之福也。

义曰:君犹表也,表正则影端,表邪则影曲。正则人随而正,邪

则人从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矣。用智谋之臣,则权令起;用忠厚之士,则风教淳。人化淳和,国乃丰泰,此为福也。偃息蕃魏者,段干木为魏文侯之师,以安静为先,道德为化,故偃息无事,而藩屏魏国矣。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篱屏也。弄丸解难者,楚白公胜与大夫子西两家举兵相伐,两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陆沉之士也。一人当五百人。并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卧,以见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以两手弄丸不止,承之以剑,不动。二大夫之使各还,具论宜僚之状。二大夫曰:高枕安卧者,示我无为也。承之以剑不动者,兵不足恃也。两手者,喻两家也。丸者,形圆无为之物。两手弄之不止者,俱止于困也。明两家称兵不止,必至灭亡。二大夫解兵而归,是两家难解也。事见《庄子》也。夫无为既兴,有为遂息;贞素既显,智诈自亡,势使然也。为国之福,其在兹乎!

知此两者,亦楷式。

注:役智诈则害于人,任纯德则福于国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谓深玄之德。

疏:两者谓用智与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则为贼,不用智则为福,当去贼取福。如此者,可为理国之楷模法式也。

义曰:用智则国乱,息智则人安。去乱就安,理之要也。夫智谋之士、辩说之徒,饰智以惑于诸侯,纵辩以乱于时主。离坚合异,反白为黑,所务者在乎干名誉,要宠荣,逞是非,肆胸臆,不以安全为志,不以恶杀为心。苟得恣彼笙簧,鼓其颊舌以为荣矣。理国之主,当鉴而斥之,则淳素化行,人复于朴矣。

常知楷式，是谓玄德。

注：福德之臣，是亦为君楷式，以佑于国人。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则两者为楷式，是谓深远玄妙之德也。

义曰：人君知用智用德，以定安危，常法之而行，则其德深远矣。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注：玄德深远，能与物反，归复其本，令物乃至大顺于自然之性尔。

疏：此结叹也。玄德之君，无为而化，不测其量，深也，所被无外，远也。故能与万物反归妙本，然后乃至大顺于自然真性尔。

义曰：大顺者，本乎人情。《礼记·礼运》篇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理人情。以情为田，修礼以耕之，和刚柔也；陈义以种之，树善道也；诵学以耨之，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乐以安之，感动使坚固也。理国不以礼，犹无耜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不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之而不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之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之而不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之于顺，犹食之而不肥也。夫四体既安，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故天子用民为顺，则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众瑞出焉。顺之宝

也。君以玄德居上,臣以忠信处下,其化广远深厚,归万物于淳风,斯谓大顺于道矣。古之帝王,皆顺考古道,以行其教令,任于朴素,牧以谦和,所以《书》称稽古,帝尧之例是也。天下大顺,万方归之;江海谦顺,百川归之。故《江海》之章,可继大顺之德尔。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疏: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顺之规。此章明善下为王,标圣人不争之德。初举江海之喻,善下则为王。次明圣人用谦,乐推而不厌。后结不争之德,以示修学之门尔。○义曰:江海处下,百川所归,人君用谦,万国朝会。由是处上而人不重,后己而人乐推。江海以之为王,圣人以之有国,前符玄德之主,克谐大顺之规。后应不肖之词,常叶以慈之训也。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输归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变盈而流谦,此举喻也。故地道用谦,则百川委输而归往。圣人用谦,则庶人子来而不厌尔。

义曰:下为高之本,谦为德之基。百川东注以如归,归于善下;万姓北趋而拱圣,圣在用谦。庶人子来,理在斯矣。严君平曰:天地不舍群类,群类舍之众物,不求为王,物自往之。故天地亿万,而大道为之王;阳气赫赫,而天为之王;阴气肃肃,而地为之王;生灵亿兆,而圣人为王;羽者翔虚,而神凤为王;毛者蹠实,而麒麟为王;鳞者水处,而神龙为王;介者泽处,而灵龟为王;百川并流,而江海

为王。凡此九王,不为物主而物自归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为信义而物自附之,不为仁爱而物自亲之,不任智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体道合德,委任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为王者,无智巧以悦之,无慈惠以怀之,无威令以束之,无刑法以劝之,无机权以制之。百川所以朝宗者,以其处下,物自顺之。由是而言,人之处谦逊志、恭恕不争者,有国聚人,斯为要矣。地道变盈而流谦者,《易·谦卦·彖词》言,丘陵川谷,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改变其盈而流布,其谦也。子来者,《春秋》昭公十年,叔孙昭子曰:《诗·大雅》云:经始勿亟,庶人子来。言文王经始灵台,作有急疾之意,众人自以子义来,欢乐为之也。

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此圣人欲上于人,则以其言谦下之。夫圣人岂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之?圣人知满必招损,故言则谦柔,名则孤寡,以下于物,而盛德鸿业,自然为物所推尚尔。

义曰:圣人谦己,固无饰词,所以孤寡不谷之名,彰其以下为本,罪己纳隍之志,明其刻责之心。故盛德日崇,大业弥固。鸿,大也。

欲先人,以其身后之。

疏:圣人亦不欲先人,直为撝谦,后己先物,物自先之尔。

义曰:圣人岂欲先于人,而曲为之后。以其谨身顺道,不以物先,故能为万物推之于先耳。

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

注:谦为德柄,尊用弥光。以言谦下之,百姓欣戴,故处其上而

人不以为重。以身退后之，百姓子来，故处其前而人不以为害。

疏：此结前也。圣人临大宝之位，居至极之尊，劳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为重；处前人得以理，故不以为害也。

义曰：君德谦虚，人所翼戴，故居上不重。君德钦明，人共瞻奉，故处前而人不害。夫勋华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辛癸在前，人皆弃之，视之若冤。谓有道则昌，无道则亡是也。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乐推崇为之主，而不厌倦也。

疏：圣人之德，弘济无私，与物为春，望之如日，既不为重为害，是以天下之人乐推崇而无厌倦也。

义曰：尧之理天下也，六合群生就之如云，望之如日，推崇为主而无厌倦。及其弃世也，天下之人如丧考妣，三载遏密八音。其何故耶？德以撝谦，化以无为也。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注：圣人谦退，不与物争，天下乐推，谁与争者。

疏：今天下乐推圣人而不厌者，岂不以圣人言则下之，身则后之。以其不与物争先，故天下之人莫能与圣人争先者矣。

义曰：圣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并六合，惠覃九围，以谦抑不为物先，以柔逊不居物上，人自推戴，谁与之争？如此，则祚历遐长，弈叶繁茂。若巨海之纳百谷，不溢不盈，若太上之持三宝，以慈以俭。故下章以三宝次之。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五

天下皆谓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疏：前章明善下为王，标圣人不争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宝以慈之行。初六句标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宝，劝其用慈。又八句覆释以慈之利、舍慈之害。又四句结叹以慈之德。○义曰：太上以慈训人，圣人以谦守位。既善下成不争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以三宝彰俭退之功，用慈宣救卫之利，然后不武不怒，用人得人。此章通前后之旨。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谓我道大，无所象似，我则答云。

疏：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后世之人皆谓我道虚无广大，似无所象，故下文答之。

义曰：天地大也，有清浊之形；日月大也，有照灼之明。道之为大，无臭无声，无形无象，故不可得而拟议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道无所似尔。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注：夫唯我道至大，故无所象似。若如代间诸法有所象似，则不得称大久，已微细也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广大，迥超物表，固非凡情探颐所知，故得称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间法者，则失其所以为

大久矣。是微细粗浅之法，与俗不殊，何足称大乎？夫者，语助也。

义曰：以大道包容，广无所似，故称为大。若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华，可称可谓，可算可度，则不得名为大道，其为循常之状，亦已久矣。

我有三宝，保而持之。

注：我道虽大，无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贵，能常保倚执持，可以理身理国也。

疏：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与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虽大，无所象似，然有此三宝，甚可珍贵。于汝代人当须保持执守，以修身理国尔。

义曰：道虽笼罗众法，兼包万行，化周天地，功洽无垠。其于太上所宝，以教于世者，有三宝焉。若保而持之，为国则升平，理身则贞静。故为修身理国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注：慈则广救，俭则足用，不敢为天下先，故乐推不厌。

疏：此列三宝之数也。体仁博施，爱育群生，慈也。节用后人，不耗于物，俭也。不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为天下先也。弘益之义，具如下文。

义曰：道存爱育，以慈为先。养人惜费，以俭为次。先人后己，以让为终。慈以法天，泽无不被也；俭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让以法人，恭谦不争也。此三者，理国之本，立身之基，宝而贵之，故曰三宝。夫三宝者，道之用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体也。抱道之体，运道之用，理身理国，以兹为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悯惠则德有余，故勇于救济。

疏：此覆述三宝之功也。凡人贪竞不慈，勇于果敢，致有穷屈。今圣人以慈为行，故能勇于济度。《论语》曰：仁者必有勇。

义曰：布仁施惠，博爱含生者，慈也。以慈济物，物无不周；以慈立功，功无不被；以慈理国，恩浹华夷；以慈润身，善均动植。故慈之为利也，强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谗邪不能间，谀佞不能诬。行之于中，而功宣于外，斯可谓勇矣。言人贪竞则不慈，岂能果敢于济物？善功不立，遂有穷屈之时。今圣人既果于行慈，必勇于济度。故曰勇也。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也。

俭故能广，

注：节俭爱费，故财用有余，而功施益广也。

疏：以其节俭爱费，不伤财不害人，故功施益广矣。

义曰：俭啬则财丰，财丰则惠普，普施其惠，可谓广矣。人君俭以临御，则朝无雕丽之奢，野无箕敛之弊，恩惠日以广，德教日以彰，固无民饥力匱之患矣。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注：慈俭之德，谦挹益先。推先与人，人必不厌。故能为神器之长。

疏：损己益人，退身进物，是不敢为天下先也。以物乐推，而成神器之长。

义曰：圣人大宝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之

大宝尔。主此神器，为民之长，必退身让物。谦己先人者，人所乐推，必居此位，乃为四海兆庶之长也。此三宝者，修道理国能行之者，即于身为行。所言行者，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行而获报，则为果。勇、广、成器长，三者所得之果也。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

注：今舍慈且勇，勇则害物；舍俭且广，广则伤财；舍后且先，先则人怨。伤财害物，聚怨于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疏：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动与道违。舍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舍其节用之俭，苟且奢泰之广，舍其谦退之后，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违慈俭。以之理国则国亡，以之修身则身丧。故云死矣。

义曰：言常俗之夫违圣人之行，舍此三宝，肆其愚心，强勇而不顾其慈，奢侈而不崇其俭，力争求胜，无让于人，故皆丧身败国之资，取怨伤生之本。谓之死矣，不亦然乎？夫行慈不已，则得勇于济物之功；行俭不已，则得广于利物之惠；行让不已，则成厚德长民之美。苟或舍之，失道远矣。所以成三果者，谓慈则济物，成其功也；俭则利物，成其惠也；让则先物，成其德也。语可轻而舍之哉？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注：用慈以战，利在全众。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胜固尔。

疏：慈为三宝之首，故偏叹美也。夫用慈以拒战，则能全众；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胜固也。

义曰：战者，主客交兵之谓也。陈兵于野，白刃争锋，此为战

也。若勇于杀获，不务哀伤，胜负之势固未可保。若以慈为先，战则胜矣。胜在慈胜，岂在于杀人乎？闭门坚拒曰守。夫守者，以慈为先，众心固矣。若以沟隍为险，城雉为固，守之坚胜未可知也。故慈之所利，不亦广乎？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注：以慈战守，岂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将救卫。战胜，天救也；守固，天卫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也。

疏：救，助也。卫，护也。天道福善，善人则吉无不利。故以慈战者，天将助之；以慈守者，天将护之。战胜守固，始赖用慈之功，救之卫之，终获孔明之助尔。

义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人谓行慈之人也。善以慈惠为本，慈以拯救为功。故行慈之人，物不能敌。以战，则慈者胜；以守，则慈者固。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伤，是为天所救卫矣。此以三宝垂训，慈俭著救卫之功。前彰大道无方，后继为士不武。不以强武之理，亦犹慈以捍敌，而能配天成功矣。

古之善为士者章第六十八

疏：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宝以慈之行。此章明为士不武，标四善配天之极。首标四善之行。次叹是谓不争。结善可以配天，将明古之要道。○义曰：大圣之德，与道玄同，非言理可穷，非赞美所及，而演法救代，发昏击蒙，广示因修，旁明证报，所以叙三实为可保之行，敷四善为积善之阶。功可配天，何争之有？次明进寸退尺，不离谦戒之规也。

古之善为士者不武，

注：士，事也。善以道为理国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为理，行慈俭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义曰：有道之君，其理国也，先以道化之，次以德教之，复以文抚之，示以淳和，兼以仁育，和故不尚于威武也。所谓以武为备，盖备豫不虞，非专用之事。故曰不武，言不用武也。《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善战者不怒，

注：事不得已，必须应敌，以慈为善，故不凭怒。

疏：师出应敌，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驱除而已。是知善战在乎止敌，不在乎凭怒。故云善战不怒。

义曰：哲后临人，固无兵革。设有戈甲，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谋，有征无战。苟在胜敌，非乐杀人。或以悲哀泣之丧礼处之，岂凭怒而求杀获也。

善胜敌者不争，

注：师克在和，和则善胜。全胜之善，故不交争。

疏：善胜在夫以慈不争，由乎尚德。若用力争胜，非善胜也。今柔远能迩，尽畅慈和，不与敌争，敌人自伏。故云善胜不争。

义曰：既不广求杀获，又不凭怒陵人，服之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戟以和其敌，或倒戈自攻其徒，或解围于吟啸之间，或悛逆于干羽之际，斯谓善胜矣。

善用人者为之下。

注：悦以使人，人尽其力，必先下之，是谓善用。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谦下，人必尽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贵下贱，大得人也。

义曰：握发礼贤，贤必致用。吮癰抚士，士必相驱。既感众心，必能尽力。善用之道，其在兹乎！以贵下贱者，《易·屯卦·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此谓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盘桓也。利建侯者，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民思其主之时，初处其首而又下之，阳贵而阴贱，以贵下贱，宜得其人。此喻人君以谦为本，以下为基，而得民心也。

是谓不争之德，

疏：此结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战者常慈而不怒，善胜者常让而不争，善用人者常谦而为下。如是者物竭其能，人尽其用，皆由谦下之所致，岂非不争之德乎？

义曰：礼而下士，士得竭其能。悦以使人，人得宣其力。不凭怒以伤物，不矜武以伐功，以慈为先，以谦为本，不力争求胜，不尊己侮人。以此用材，人效其命，以守以战，则固而且胜。理身理国，则寿而求宁，所向无前，是不争之德也。

是谓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己，谦虚下人，人皆欢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是用人之力也。

义曰：圣人所教，理国修身，柔逊则德彰，谦和则人服，使人则人尽其力，弘化则化洽无疆。故曰用人之力也。悦以使人者，兑卦

辞曰：兑，悦也。顺乎天而应乎人。悦以使人，人忘其劳。悦以犯难，人忘其死。此叹美悦之所致，亦申明应人之德也。先以悦抚民，然后使之从事，民皆竭力，忘其从事之劳。施悦于人，所致如此，岂非悦义及人，能使人劝勉矣。是则怒而战者危事也，武为己任者凶德也，争而胜者强梁也，虐以使人者召祸也。于身于国，何所利哉！

是谓配天，古之极。

注：善胜是不争之德，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称帝，是古之至极要道也。

疏：此总结上来四善之行，不争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称帝，是古之至极要道。

义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资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宝以慈俭为先，四善以谦让为要。不伐功于武勇，自叶止戈，不求胜于战争，果能合道。然继以为客退尺之义，是惧轻敌罹殃。兵刃将交，则哀者获胜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士为行不争，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轻敌则几亡吾宝。初一句标宗以设问。次六句示行以辨明。后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胜。○义曰：致理之君，弘慈为本，执谦守己，以礼下人。三宝四善之功，戒之至矣，让王为客之义，慎亦审焉。既躁进而不能，在勇退而为可，无攘无执，何祸何忧？所宝克全，用哀为胜，斯言显矣。而孰知孰行，知者甚希，则者为贵。此兼通前后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

注：老君伤时王残人于兵，故托古以陈戒。有言者，谓下句也。

疏：老君疾时轻敌致祸，乐战杀人，故托古以申诫。所称有言，谓下句也。

义曰：大道以好生恶杀，代人以乐战伤民。为君则贪利土疆，麀兵绝域；为臣则图懋功赏，转战穷荒，骨粪丘原，血涂草莽。老君悯其赤子，念彼无辜，演法垂文，以陈至戒。是知兵者非盛德之器，战者是凶危之机，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也哉！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为主，后应为客户。主先唱示生事而贪，客后应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令，当须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贪。故云不敢为主而为客。

义曰：夫安居之世，先动者为主，后应者为客。陈兵于野，先动者为客，后应者为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兵法言之，反有先后。然客主之道，胜负之宜，决于善谋，不尚武力。若杀人而取胜，轻敌而立功，祸福不预萌，存亡安可保？故曰：将者，人之司命也。生死犹转机，得失如反掌，可不慎乎？老君戒令守柔，使之揣敌，不敢先唱以始祸，固在应敌而不争。苟在爱人，岂欲求胜？以慈以让，庶必保全者，体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卫矣。

不敢进寸而退尺。

注：主有动作则生事而贪，客无营为则以慈自守。自守则全胜，生事则败亡。进虽少，不能无事；退虽多，不失谦让。故不敢进于寸，而退于尺也。

疏：夫以道退守则善胜，进兵取强则败亡。故进虽少犹伤于贪，退虽多愈得谦让。今鄙其竞争，则云不敢进寸。尚其慈让，故云退尺。

义曰：夫以道为国，不恃军功，用德牧人，宁劳武力。且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驱彼蒸人，执持凶器，深入敌境，自掇危亡，岂为理国之务也。且贪进必乐杀，乐杀则残人，勇退必怀慈，怀慈则体道。能体道而退尺者，可谓万胜万全矣。

是谓行无行，

注：为客退尺，不与物争。虽行应敌，与无行同也。

疏：夫行师在乎止敌，止敌贵乎不争。今为客退尺，善胜不争，虽行应敌，与无行同矣。

义曰：应敌出师，盖不得已，岂果敢于行师乎？以慈守众，以德抚人，既不锐于争锋，复无心于克敌，自然德胜也。《灵宝经》云：守道之士以戒检心，彼来加我，志在不报，此其谓欤！

攘无臂，

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战不怒，故若无臂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战不怒，故若无臂可攘，故曰攘无臂。

义曰：夫士之怒也，裂眦冲冠，奋衣攘臂，将锐于争战矣。道之为理，恶杀尚慈。既已不争，固当无敌。设有应敌，不得已而出师，非务力争，故若不攘臂矣。

仍无敌，

注：仍，引也。引敌者，欲争不争，故若无敌可引。

疏:仍谓引也。夫引敌,欲有所争。今以不争为德,是若无敌可引,故曰仍无敌也。

义曰:既无仍引,非在战争,有敌不争,固若无敌矣。

执无兵。

注:执兵所以表杀。今以慈为主,故虽执与无兵同。

疏:执,犹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属也。夫执兵者,将欲杀敌,以慈为主。自戢干戈,则虽有兵,本无杀意,是则与无兵同也。

义曰:法道为君,不务兵战,既非获己,应敌帅师,兵克在和,师出以律。无拓土开边之志,无争锋敛怨之心。行若无行,敌若无敌,攘若无臂,执若无兵。推此四无,叶夫三宝,则射靶夹脰之矢,鸟号繁弱之弓,鱼肠昆吾之刀,太阿巨阙之剑,吴钩楚矛,蜀弩孟劳,岂假执持,无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殳戟干,言有五等也。《周礼》庐人为庐器,凡秘过三,其身不能用也。秘,柄也。戈秘长六尺六寸,殳长寻有四尺。八尺曰寻,言一丈二尺也。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夷,长也,长二丈四尺。平野之兵欲长,山林之兵欲短。执欲其锐,被欲其坚。矛戈戟为钩兵,欲无掉;刺兵欲无挠;戈殳为击兵,欲上下强弱均,用之欲其疾速也。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钺、甲冑旌节、旗旗旒旐、弓弩弧矢,各有制度。其大约分为五等,三制九章之法,短兵有刀剑匕首之异,皆所以御敌制胜也。既以慈制敌,以德行师,虽执其兵,执而不用,故若无兵也。《说文》曰:拱手执斤曰兵。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注:为祸之大,莫大轻侮敌人。轻侮敌人则殆丧吾以慈之

宝矣。

疏：几，近也。丧，失也。宝，谓慈也。夫为祸之大，莫大于轻侮前敌。好事交争如此，则近丧失吾以慈之宝矣。且失慈，以战则败亡，以守则离散。代间之祸虽非一途，离散败亡，祸之大者也。

义曰：用兵之道，敌国在前，先代其谋，次料其敌。勇怯既等，众寡复均，然犹得天之时，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协和。或高垒深沟，挫孔明之锐气；焚舟示死，雪秦缪之前羞。殒长星而告终，封殽尸而归国。若不然者，则五千深入，永悲于雁塞龙堆；百万横行，竟怯于风惊鹤唳。晋山草木，尽变人形，昆阳犀象，宁为我用，则谦慈之宝，于兹丧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注：抗，举也。两国举兵以相加，则慈哀于人者胜也。

疏：抗，举也。夫两国抗兵以相加，则由其君用道，其将以慈，矜哀于人，不求多杀者，获胜矣。

义曰：夫虽戎狄侵边，豺狼害国，奸凶肆孽，妖逆乱常，推轂命师，凿门授律，与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犹虑强抗则乖仁，故哀慈则合道。合道者必胜，乖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讵可诬而蔽也？以慈之感，无或忽诸。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六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疏：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轻敌。此章明畅理之教，示其易知。易知则必有宗。君轻敌则丧其慈善。初标圣教易知。次明迷途不晓。言有宗下解释易知之意。夫唯下辩说不晓之由。后叹圣之怀玉以勗勤行之上士尔。○义曰：既明行慈者胜，轻敌者亡。此言易知易行，而迷者不知不晓，以其不知于至道，不能深了于戒言，懵彼君宗，尚拘昏滞，是知我者少也。苟能法则于道，信为贵乎！若披褐而怀玉，非常徒之可识。夫道易知也，而不知者信为愚矣。不知而强知者，圣人不取。放下章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君云：吾所说言契理，故易知；简事，故易行。

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畅于理，理畅则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于无事，事简则无为，故易行也。

义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经老君言教三宝四善，俭让谦慈，皆实易知易行，可以理身理国。以无为为本，以清静为基。清静无为，事简理畅，知之甚易，行之岂难。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天下之人滞言而不悟，烦事而不约，故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叹众生不能了言，无言执言而滞教，惑于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无事烦事而不约，迷于尘事，故莫能行也。

义曰：代人惑于图功轻敌，不能俭让谦慈，既莫知之，岂能行也。且夫五千垂教，虽深契重玄，而导世引凡，且事唯简要，无为则易悟，无事则易行。而弃无为无事之门，趋执教滞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勉语君宗，早期了悟。此老君所以戒劝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无言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无事为君。

疏：此覆释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无事为君主。此岂不易知易行耶？

义曰：了言无言，有宗则易知也；于事无事，有君则易行也。滞言执教，则不知其宗；局守迷事，则不知其君。在乎舍执弃迷，渐悟于道尔。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代人无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无言无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谓不知我也。夫唯代人迷惑，无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畅理，于事执事，于言滞言，是以不知吾教以无言无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无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义曰：无言为了言之宗，归于至理。无事为遣事之主，契彼无为。以世人不能知故难知，不能行故难行尔。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则我不言之教者至贵也。

疏：希，少也。则，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则我言而行之者，则可尊贵矣。

义曰：知无言之宗，固已少矣。能体我无言为法，斯可贵焉。然教本无言，固言方能辩理。教本无事，固事方可探玄。辩理则言自忘，探玄则事自简。言忘事简，可与言道矣。

是以圣人披褐怀玉。

注：披褐者晦其外，怀玉者明其内，故知我者希尔。

疏：褐，裘也，贱者之服。裘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粗衣也。玉者洁润，而可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圣人内心慧了，外状如愚。以如愚之状，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怀玉。

义曰：圣人之于道也，隐显同途，出处同迹，语默皆契，斯须不遗。但代人不能窥圣人之阃奥尔。智周万行，德冠九清，御无为之宗，了兼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迹和光，内莹其明，鉴穷识远。故河上公注曰：内虽昭昭，外如愚顽。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是披褐怀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庄子曰：无门无傍，四达皇皇，非明也哉！道心惟微，何往不达，而下士惑之。披褐者，圣人混其外，褐者贱衣，与众同也。怀玉者，圣人明其内也。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润泽而温，人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攸，洁之方也。玉比德者，《礼记·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焉。右徵角，声中民与物也；左宫羽，声主君与事也。趋以采芡，门外之行也。行以肆夏，登堂之乐也。周旋中规，反行也。折旋中矩，曲行也。进则揖之，谓小俯也。退则扬之，谓小仰也。然后玉

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銮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结佩，不使鸣也；右设佩，去之也。居则设佩，朝则结佩。朝于君不敢使鸣也。齐则靖结佩，屈之也。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则否，言王丧事也。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比德于玉焉。丧与灾眚，谓之故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瑀玫玉而缁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细绶。谦不比德，示不仕也。环取其循而无穷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疏：前章明畅理之教，示其易知。此章明了心之知，虚忘为上。首标迷悟有异，执迷成病。夫唯下结叹圣人了知是病，故不强知。○义曰：前以知道既贵，要隐迹藏光。此乃强知为非，要忘知契道。圣人强知之病不为之，故无病焉。行人能了此圣心，复何病之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于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于知强知，是行之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圣人悟此，有不取相之知，于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释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实，于此无知之理强谓有知，有取著之缚，所以为行之病，此辩迷也。

义曰：了知非知，是谓真知。知而不知，是以为上。不知真知而强知之，是以为病。圣人了知皆妄，成彼修真，于知忘知，自息强

知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强知之病,是以不为强知所病。

疏:众生强知,妄生见著而为病恼。夫唯能病强知之病,于知忘知,则不为强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义曰:知强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无强知之病。

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圣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众生强知之病,是以不病。

疏:圣人正智圆明,了悟实相,于知忘知,故不为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强知之病,故说真知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药亦遗,故云不病。

义曰:凡代之人,识因浅劣,未了知真之理,乃执强知之非,以此循环,迷失正智。圣智圆备,不执强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强知之病,不惑强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如惑者说大道,是有执有为,是一人言道,为无执无为。是执无者则病于有,执有者复病于无。圣人知道非有非无,两无所执,能病所执,是以不病,义亦然矣。所以大辩若讷,至知忘知。颜子如愚,孔光温树,三缄戒慎,其斯谓乎?《西升经》曰:能知无知,道之枢机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疏：前章明了心之知，以虚忘为上。此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初标人不畏威，则祸累所及。次无狭下劝人虚心静欲，神不厌人。后举圣行证成，示其去取。○义曰：圣人于知忘知，既显强知为病，又举威之可畏。不畏则大威及之。俾其涤虑虚心，栖神于绛关，恬和养气，味道于玄虚。人神相须，贵见皆遗。去厌狭之为累，取知爱以为资。然后勇于谦柔，挫其刚果，以为修真之径尔。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注：有威而可畏，谓之威。言人于小不畏，拙于慎微，则至大可畏也。

疏：有威可畏谓之威。夫欲恶之来，起于微末，积成病累，为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细微，则至于大可畏也。

义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忧畏为本。理国而有忧畏，四时顺焉，六气序焉，神明交焉，邦国泰焉。其无忧畏者，神明不交，灾害为生。理身而忧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宁，疾疢不作而志气和平。其无忧畏者反是，则大威至，其可道也。

无狭其所居，

注：神所居者，心也。无狭者，除情去欲，使虚而生白。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当忘情去欲，宽柔其怀，使灵府闲豫，神栖于心，身乃存也。

义曰：神者身之主，心者灵之府。嗜欲不入，物我都忘，是非不

汨于胸中，则神栖于灵府也。《西升经》曰：谋思危之首，危者将不久。此使人思谋绝虑，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之车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静，神则居之；躁动，神则去之。以心能动静变化，故谓之神。神能飞行，并能移山，此则神为灵妙之称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议之，故修三奔行大洞，则云车龙驾，出有人无，飞升三清，啸吒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为。若用之非道，则败国丧身，沦滞六欲，飘零苦趣，往反生死，善恶吉凶，皆由于心矣。故心为灵府也。

无厌其所生。

注：身所生者，神也。无厌者，少私寡欲，使不劳倦。

疏：身所生者，神也。厌，恶也。人由神而生，故谓神为所生也。神明托虚好静，人当洗心息虑，神自归之。若嗜欲渎神，营为滑性，则精气散越。散越则生欲，故劝云无厌所生之神，以存长久之道。

义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阴阳之妙也；形者，阴之体也；气者，阳之灵也。人身既生，假神以运，因气以屈伸。神气全则生，神气亡则死。故形为神之宅，神为形之主。岂可厌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约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气。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气，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当受精、养气、存神，则能长生。若一者散越，则错乱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爱此三者，是散而弃之也。气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注：夫唯人不厌神，是以神亦不厌人也。

疏：善贷曰道，资形曰神。人能爱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厌。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厌人，故云是以不厌。

义曰：贷，假也。资，禀也。垢，恶也。夫惟修道之人，养神爱气，冥怀虚寂，神则常存。神不厌人，人可长久。除垢止念者，《西升经》老君将升太微，戒尹喜之词也。曰：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众垢除，万事毕。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书·大禹谟》篇舜命禹践位之词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惟精惟一，可以允执厥中也。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疏：自知者反照内省，防患于微，令无可畏之事。不自见者，不自彰见其材能，炫耀于物，违理失常，以招患也。

义曰：夫人不炫己能，不彰己行。故《尚书》曰：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但内照含光，周鉴四海，固无可畏之事矣。理身及此，则功名显，而道德充也。

自爱不自贵。

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爱其身，无厌神之咎。不自见其能以犯患，不自贵其身以聚怨也。

疏：圣人自保爱其身，绝去嗜欲，令神不厌。身不自贵者，不自矜贵其身，凌虐于物，以聚怨尔。

义曰：葆和谷神，希言养气，绝嗜禁欲，抑非损恶，此自爱也。轻裘肥马，甘食美衣，华宇文阶，崇轩大厦，自贵也。自爱则神安心泰，自贵则奉己害民，伤财敛怨。故曰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

君以乐乐身。乐人则人从，乐身则人叛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见贵，取此知爱。

疏：去彼自见自贵，取此自知自爱。圣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无去取，开教引凡，寓言之尔。

义曰：自见者不明，自贵者不长。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故圣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爱者宁。故曰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言圣人内爱其神，外爱其民也。寓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圣人非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劝人尔。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七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疏：前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此章明勇敢之为，成杀身之咎。初标敢与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谦柔，戒人勇敢。后叹天网之报，以劝善士之修。○义曰：前明去见贵之外行，取知爱之内修。此乃劝勇退以谨身，戒勇进以伤德。用明利害，遣复谦柔，成善胜善应之功，弘不言不争之旨。示以天网，俾之竞修。然标以死惧之，令畏司杀之咎。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注：敢谓果敢，言人勇于果敢从事，失于谦柔退让，必害于身，故云则杀。不敢者则可以理身矣。

疏：刚决为勇，必果为敢。言强梁之人无所畏惧，失于谦柔，决

于果敢。犯上作乱者，则是杀身之道也，故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者，人若于事静慎，敛身知退，所决在于不敢强梁犯患，则是活身之道也。故云勇于不敢则活。

义曰：强梁者锐志而前，自投祸患。谦慎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真。杀活二途，昭然可验矣。犯上作乱者，《论语·学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言强梁之人干犯己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顺，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两者，或利或害。

疏：两者，敢与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则杀而有害，不敢则活而有利，当须勇于不敢。此两者在勇虽同，所施则异。故云或利或害。

义曰：刚决于心，俱谓之勇。勇强梁而进则害至，勇谦柔而退则利来。利来则生，害至则死。生死起乎心感，利害归乎妄情。若能勇退葆身，谦光约修，道之要也。虽妄情所起，而吉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尔。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注：两者，敢与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当须勇于不敢。此勇敢之人动有灾害，天之所恶，孰能知其故哉？

疏：孰，谁也。故犹竟故也。勇敢于有为之人，动则有害，乃天道之所恶。而代俗之人，谁能知其意故者乎？

义曰：天之道恶杀而好生，恶恶而好善。勇于进则有殃而必杀，勇于退则有利而必生。自然而然，岂知其故？此戒人当勇于谦退，以保其生也。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

《逸书》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匹夫勇敢伤于人而丧其身，何足贵乎？

是以圣人犹难之。

注：圣人犹难为勇敢之事。

疏：此举圣以励凡也。夫以圣人之明，犹难于勇敢，惧其有害。况于凡人欲为勇敢，焉得无害乎？

义曰：圣人不为勇敢之事，此约圣人以戒代人尔。言圣人尚虑有害，不为此勇敢强梁之事，况于凡俗乎？此爱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注：此下言天道谦虚，以戒人事勇敢。天不与物争，四时盈虚，物无违者，故善于胜。

疏：因上言天之所恶，故此下四句广明天道谦虚，以戒人事勇敢。人怀胜勇，所以有争。天道平施，唯善是与，物莫之违，故云善胜。

义曰：天道任于自然，因无胜负，四时代谢，不令而行，六气推迁，不言而信，物不违天，则为善胜也。惟善是与者，此经第四十三章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也。天道平施者，《易》谦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是也。

不言而善应，

注：天何言哉？福善祸淫，曾无差忒。故云善应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祸淫，吉凶感应，故曰不言而善应也。

义曰：天无言而四时行，地无言而万物生。得时而兴，感物而应，此自然之理也。《西升经》曰：为善，善气至；为恶，恶气至。自

然之势，影响不差也。福善祸淫者，《尚书·汤诰》曰福善祸淫，言国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恶，善者天福之，恶者天祸之。天降谴以告之，谪见以警之，而不寤者，祸乃及之。此吉凶所应，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来，

注：天道不乃物使从己，物不能违，自来顺天尔。

疏：凡物之来，皆由命召。今天不召于物，而使从己，而万物自来而顺之，则负阴抱阳，春生夏长，皆非召而来也。

义曰：《春秋左传》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恶召祸，为善致福，理之常也。今言天道不言而自应，不召而自来，言万物自顺于天也。负阴抱阳者，此经第五章之词也。

绰然而善谋。

注：天道玄远，绰然宽大，垂象示变，人可则之，故云善谋也。

义曰：天道运四时，垂历象，循环顺气，以示于人。历象不愆其常，四时不爽其应，寒暑晦明，罔有差忒。此宽缓而善谋。绰，宽大也，缓也。谋，度也。历，数也。象，法也。变星辰，差忒也。天以运度之数，垂文之象，显示于人，圣人则天象而立教化。故《礼经序》曰昔在唐尧，历象日月，敬授人时是也。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注：天之网罗虽恢恢疏远，刑淫赏善毫分不失。

疏：恢恢，宽大也。此覆释上天道等义也。天道网罗，虽复宽大而且远，赏善罚恶不失分毫也。

义曰：古人结绳为网为罗，以捕飞走之物。网取其笼罩，广大

之义也。天道以吉凶之应、阴阳之数、善恶之报以平笼万物，物在其中，无所逃隐。为善善报之，为恶恶酬之，故谓之天网。天道无伤于物，是故网罗笼罩，掩获于物乎！此约体为喻尔。夫天以气稟之于物，物则受气于天，生形于地，是则天地为万物之本。物之善恶生死，皆受命于天，天无网罗机械以制于物，但恢恢广远，无不包容。飞行动植，风云气象，阴阳寒暑，昼夜生死，皆在包罗之内，无所逃失。故若网之所笼尔。其气之所应，时之所推，历数昭然，不差毫末。毫者，毛之细者也。分者，数之微者也。天网所罗，微细无隐矣。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疏：前章明勇敢于有为，自成杀身之咎。此章明有为则轻死，必犯司杀之诛。首五句陈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杀。后四句举用刑代杀，必有愆咎。○义曰：夫赏善以德，罚恶以刑，犹寒暑以无私，譬阴阳之必应，此天之道也。人君无为御极，民知自劝之方。有道修身，天锡无疆之寿。各安素分，必享大年。在乎畏慎于心，戒惧于祸，不触陷身之网，岂罹司杀之殃。于国则宽宥用刑，哀矜察狱。不施代杀之法，必无伤平之非，不行代斫之权，必无伤和之怨。然后去厚敛有为之事，循不争勇退之规，以继前后章之大旨，福于人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注：纵放情欲，动之死地，习以为常，曾无畏者。人君当以清静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诛杀恐惧之乎？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静，而放纵情欲，动之死地，积习为常，曾

无畏者。人君当以清静为化而教导之，奈何更以刑法诛杀而恐惧之？

义曰：人君虽悬象顺天，垂法御极，在于开物成务，用道教人。若民侮法乱常，冒刑于禁，自投于网，不慎其身，亦当悟之以革虑洗心，舍恶从善，使其悛省，许以自新，不当遽用五刑，不开三面。此恐失于慈恕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注：若使代人皆从清静之化，不敢溺情纵欲，常畏于死。而有独为奇诈者，假令吾势得执杀此奇诈之人，孰敢即杀？故下文云。

疏：此明人君化以无为，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于死。而独有为于奇诈不善之行，适令吾势得执而杀之，亦谁敢即杀？所以不杀为自有天网司杀之也。故下文云。

义曰：既以慈恕教人，人知其教，谨身畏法，洁行修生，尽祛欲情，俱畏于死。而或独有肆怀从欲，干法犯刑，人君亦当戒以自新，使之悔过，而开道之。若之若迷而不返者，亦不遽执而杀之，以俟天之司杀。此所以示其善诱也。

常有司杀者杀。

注：如此奇诈之人，天网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杀者杀之。

疏：司，主也。天鉴孔明，无所不察。奇诈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杀者杀之矣。

义曰：天之养人也厚矣，爱人也至矣。南宫丹策赏善而司生，北宫黑簿纪过而主死。天地万神司察善恶，以惩以劝，俾其革恶而迁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夺算，毫分无失，如阳官之考校焉。

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虚危之间、人星之侧，以司于人。司命二星主人之功过、年寿赏夺，司禄二星主人之禄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僇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忒多私。此四星者，《三元经》所谓天之司杀也。纠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恶焉。人君以善教人，动怀慈恕。其独不善者，天之司杀当自杀之。言天之照鉴甚明，无有不察。天网宽大，疏而不漏，违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

注：人君好自执杀，必不得天理，犹如拙夫代大匠斫木矣。

疏：言不善之人司杀自杀，人君若势得执杀而使杀之，是代杀者杀人，不得天理，犹如拙夫代大匠斫木矣。

义曰：设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杀，人君执而便杀，是代天杀之权，下爽哀矜，上乖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斫木，所失当如下文。

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

注：拙夫代斫，岂但伤材，亦自伤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杀，岂唯残害百姓，抑亦自丧天和。

疏：大匠斫木，动合方圆。拙夫代之，必失绳约，恶得不损其材而伤其手乎？天网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杀，恶得不害其人而丧天和乎？奈何以死惧之，斯之谓也。

义曰：大匠之巧也，运斤成风，所斫无失。拙夫代斫，材手俱伤，亦犹人君执得不善之人，轻肆刑杀，虽云用钺，实虑伤和。故首文之意，有不畏死者，当开之以善，教之以道，岂得以死而惧之乎？《尚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八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疏：前章明有为则轻死，必犯司杀之谏。此章明厚敛则人贫，是生有为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为弊。夫唯下结叹令其贵生。○义曰：致理者何？道德为本，任道则无为澄静，用德则有裕和宁。素一台而不为，惜十家而属念。以俭以约，俗人阜丰。奈何聚敛无厌，诛求莫已，男力耕而腹歉，女勤织而身寒。若彼有为，使其轻死，一至于此，夫何痛哉！惟能不厚其生，各全其分，天和不丧，是曰贵生。示以柔弱坚强，俾体之而修励尔。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注：天下之所以饥乏不足，以其君上食用赋税之太多故尔。

疏：夫人，国之本也。若政烦赋重而人贫乏，则国本斯弊，弊则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赋税之太多，是以令其饥乏尔。

义曰：立法垂宪，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税也输国之赋。什一之税，务在其轻。赋重则人贫，赋轻则人足。人足则国泰，人贫则国危。理在酌中，法无太酷。所以铸刑书而物怨，作兵赋而邦贫。齐侯以重敛致亡，田氏以厚施威霸。皎然在目，居之鉴焉。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注：天下之人所以难化者，以其君上之有为。有为则多杂，多杂则诈兴，是以难理。

疏：蠢尔苍生，资君以理。为理之本，谅在无为。故我无为而

人自化。今人所以难理者，由君上之有为。有为则政烦而人扰，动生大伪，是以难理。

义曰：君之理人，本乎清静，不作无益之事，不兴无用之功，不矜威武之能，不尚淫奢之巧。无为自化，恬淡居先，则诈伪不生，祸乱不作。法作而人去之，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盟而人始疑。今其外施威武，有挽运之劳，内事淫奢，有诛求之苦，上有玉食繁华之厌，下有糟糠不足之悲，网密令苛，求理难矣。

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注：天下之人所以轻死者，以其违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轻死。

疏：人之所以轻入死地，丧其生者，皆以其违分求生，养生太厚，不顾刑网，以徇所求，是以轻死。

义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求，必在养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虚心则道臻，窒欲则心守泰定，然后发乎天光，则不求其永自延永矣。若厚于奉养，力以求生，或饵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怒而伤其气，但营难得之货，或求过分之能，本欲希生，反之于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鸟于火林之上，未念其寒；养鱼于沸鼎之中，本哀其冷。养之失理，及以伤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圣人欲去其厚而适其分，则道可得矣。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注：自然之分足则生全。若过养其分，分过则生亡。故夫唯无以厚其生为者，是贤于矜贵其生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则足。既不可违，亦不可加。若营生于至富之外，则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丧。故知夫

无以生为忧者，是贤胜于矜贵其生之人。

义曰：禀生有分，赋命有常。守其分则可以永全，失其常必之死地。是以圣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贤士知微，自可任于天授。此所以戒人君，违分则国伤人弊，守文则物泰时康，顺道循常，斯为当矣。可谓贤于贵生，明于用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疏：前章明厚敛则人贫，是生有为之弊。此章明有为则心欲，故丧和气之柔。初标生死之二徒。次举草木之两喻。结以强大处下，戒令必守和柔。○义曰：前以贤于贵生，不为过分之养。此乃资于用弱，可以保其和柔。明坚强不可以执持，谦下所宜于从事。兵强必为国害，木槁由其气衰。劝守冲和，戒为强大，示以张弓之喻，欲明举下仰高，此其旨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疏：人之生也，和气流布，百骸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气流散，四支以之坚强。言此者示柔弱坚强，为生死之戒。

义曰：人禀冲气，百骸以之和柔，百神卫于百关，六气行于六府。所贵者存神养气，体道怀柔。著生品于南宫，削死名于北府，延生久视，其在兹乎！如其神魄潜飞，冲和稍散，遽同草木，委化泥沙。失彼至柔，斯为痛矣。

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举喻也。万物草木气聚而生，故枝叶敷荣而柔脆。气竭而死，则条干变衰而枯槁。前明有识，此举无情。无情者以气聚散

为荣枯,有识者以道存亡为生死。

义曰:万物与人同资于道,道以运气,气以致和,虽有识无情,肖形各异,生之与死禀受不殊,而道在则能生,道去则为死。故经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夭脆之年,修之何妨降永。所要服勤于炼饵,岂宜甘委于幽泉。违道强梁,可为之戒。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生之柔弱,和气全也。死之坚强,和气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为强梁者亡身失性。

疏:此结前义也。言草木生则柔脆,死则坚强。知人为坚强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为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类。

义曰:圣人念彼强梁,重为戒训。举草木生死之喻,为人伦强弱之规。强梁为入死之阶,所宜授革。柔弱为出生之要,必务坚持。无旷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强则不胜,

注:见哀者胜,故知恃强者必败。

疏:此下转结前义也。用兵有言,以慈为主。故云恃强则败,欲明人恃强则死矣。

义曰:夫兴师问罪,薄伐御戎,先之以三令五申,教之以六弢金版。既定前偏后伍,仍资地利人和。盖不获己而行,岂欲矜于剿戮?符坚百万、秦繆二嶠,疋马不回,只轮莫返,此兵强侮敌,败也宜乎!

木强则共。

注:木本强大,故处于下。枝条柔弱,共生于上。盖取其柔弱

者在上,强梁者在下也。

疏:木本强大,故处于下。枝条柔弱,共生于上。盖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也。

义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于本,固非其称。谚曰尾大不掉,国之所戒。赵氏以之倾晋,田氏以之易齐。子之致疑于燕,太叔见败于郑。岂非末大于本,臣强于君,守理非顺也。合手曰拱。昔桑谷生于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于蹇叔,墓木拱矣。皆木大合拱之谓也。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疏:结上文本根本强大,则枝叶共生其上之义。欲明强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

义曰:人以谦让能制猛毅之夫,枝惟纤柔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崇谦静,深戒刚强。吞七国之嬴秦,竟亡匕鬯;统千夫之盗跖,终丧形躯。然后止水莹心,清恬养性,处不争之地,居自得之乡。翥景乘风,斯可得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疏:前章明有为则心欲,是丧和气之柔。此章明强梁必招损,故举天道之喻。初一句标天以申戒。次五句举喻以明天。又八句总合前义。是以下举圣德以结劝尔。○义曰:共木垂喻,以柔是而强非。张弓之道,盖抑高而举下。是则有余招损,亏盈益谦。终以慎静为基,不尚高强为胜。续以攻坚之理,益明显戒之文。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

注：天道玄远，非喻不明。故举张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双举也。夫天道玄远，非喻不明，故举张弓以昭天德。张弓之法，其如下文。

义曰：夫苍旻在上，广覆（原缺七字）。虚无之气，指喻斯见，可明高下之规。盖以人道乖真，减不足而为事，天道惟正，损有余而表均。所以举下抑高，类彼遏强抚弱，不居不恃，晦智韬贤，法喻双标，此其旨矣。天道远，人道迩者，子产语祀灶欲襮火之词也。且天道虽远而历象可观，将戒于人，举天道以为喻，盖欲世人遵仰上玄，稽考天意，禀而为戒，理在必行尔。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

注：张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犹天道亏盈益谦，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举下抑高之道。

疏：夫弓之为用，当合材定体，弛张调利。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者，为架箭之时准的也。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为发矢之时远近也。如此则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来，来者损其有余，往者与其不足，则成岁功矣。人君者当法于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故举亏盈益谦，欲令称物平施尔。

义曰：天道玄微也，而阴阳自运，清浊皎分，寒暑晦明，靡差于晷度。纬候躔次，无爽于洪纤。大则橐籥万殊，牢笼海岳，细则推迁黍累，通贯毫釐。诚哉信哉，不紊不忒。其比喻也，以天道恶盈满，张弓之抑高，人道好谦和，若张弓之举下。欲使人挫减高亢，执守谦卑尔。夫为弓者必品乎木性，审以驛文，合轻重之宜，无偏邪之失。然后贞金簇矢，神胶拂弦，中则主皮，射无虚发。所谓举下

抑高为准也。天道君德，上下相应，故当法天之用，如弓之法焉。人君所以振滞烛幽，兴灭继绝者，举下也；曷强禁暴，挫锐摧凶者，抑高也。如此则赏刑允当，名器不愆，下无偏党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礼》弓人为弓，聚干、角、筋、胶、丝、漆六材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干欲赤黑而阳声，射远者用势，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丰末，凡角秋杀者厚，春杀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弥而磬。三色既具，戴者为良，则可以冬拊干，夏理筋，春液角，秋合丝、胶、漆，寒定体则张之不流。材美工巧，为之以时，谓之三均。均三谓之九和。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尽。于是控引有往来之体，迟速有安危之名。故有危弓安矢，安弓危矢焉。荆干燕角，材之美也。和弓垂矢，古之宝也。矢之法，凡矢人为矢，兵矢田矢，二前三后。三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水之以辩阴阳，夹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三分其羽以设其刀。夹而摇之，视其丰杀之节，挠之视其鸿杀之称。弗矢三分，一前二后。杀矢七分，三前四后。前弱则勉，后弱则翔，中弱则纤，中强则扬，羽丰则迟，杀则趣。筈欲生而搏，材美工巧，虽疾风亦不之惮矣。弓矢之制，选材俟时，因工施巧，乃能命中，况于人乎？亏盈益谦者，《易》谦卦云天道亏盈而益谦，谓减损盈满，增益谦退，亦如日昃月亏，是抑高举下之义也。又称物平施，亦谦卦之词，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亦得其施，多之与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用谦以哀之，少者因谦以益之。谦之施与，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注：天道平施，哀多益寡。人则违天，翻损不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损益。注云哀多益寡者，《易》谦卦之词也。

义曰：天道均平有余，必损不足，必与人道反此。灭不足而奉有余，所以富室饫其珍鲜，贫者歉其藜藿，则违于道矣。哀多益寡者，《易》谦卦之《象》：地中有山，谦，君子哀多益寡。哀，聚也。寡，少也。益，与也。多者得谦，物更哀聚，弥益其多。寡者用谦，物更进益，是谓均平之道。亦云哀，取也。减取多者，益于寡者，乃合举下抑高、亏盈益谦之义。理国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规，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余奉天下？惟有道者。

注：谁能以己之有余以奉天下之不足者乎？惟有道者能也。

疏：孰，谁也。老君疾时不能同天道下济，以恤于人，光大其德，故举天道以劝云：谁能同天之道，损其有余，以赍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尔。

义曰：恤，赈救也。损，抑减也。赍，贍也。天道下济者，《易》谦卦彖词也。世人所行，反于天道，减其不足奉彼有余，岂独害人，况乃违道。诛敛无已，冻馁莫哀。老君焕发圣言，愍其无告，曰孰能灭己有余，恤人不足，顺天育物者，惟有道之君乎！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

注：圣人法天，称物均施，施平于物，而不恃其功。

疏：此引圣人以证上有道之义。恃犹矜恃也。圣人法天平施，德被于物，不见其功，故云不恃。

义曰：圣人圆通智慧，因物为心，犹天地之发生，不言其德，类

阳和之煦妪，不恃其恩。虽不恃不处，而其道愈广矣。称物平施，已见上解也。

功成不处。

注：推功于物，不恃其成者，贤能也。

疏：圣人知功成而处，天必损之，故虽道洽寰区，功济天下，归美名于群材，而不处其功勋尔。

义曰：举圣人之德，况有道之君，皆以法道为顺天平施，泽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居道德，巍巍与天并矣。

其不欲见贤。

注：圣人所以推功不处者，不欲令物见其贤能也。

疏：此结释不恃不处之意也。其不欲见贤者，圣人虽盛德内充，而嘉声外隐，所以不恃为、不处功者，正欲隐德晦名，不欲令物见其贤能尔。此亦损有余之意也。

义曰：大圣之德，冥合玄功，而内照应微，外混于物。盖恐德彰则慈爱立，慈著则功用存，将欲隐功行于已成，潜德化于不宰，符举下抑高之旨，契正言若反之文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九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疏：前章明强梁必招损，以示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则受益，故赞水德之能。初五句标水之胜功。次四句叹莫能行者。又五句证释前义。后一句转结上文。○义曰：前明圣人不恃不处之行。

此举水德胜刚胜强之能。守柔弱则谦光,为强梁则屈抑,所以国君以含垢为大,立名以不祥为先。配圣德乃允叶厥中,闻俗耳则虽正若反。嗣以执契之理,更彰与善之方尔。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疏:水之为性,善下不争,动静因时,方圆随器。故举天下之柔弱者,莫过于水矣。而攻坚强莫之能胜者,夫水虽柔而能穴石,石虽坚而不能损水。若以坚攻坚,则彼此而俱损,以水攻石,则石损而水全。故知攻坚伐强,无先水者,故云莫之能胜。

义曰:水之为用,其体至柔,其性善下。万川委输,百谷朝宗,霏湛露以凌虚,贯昭回而上汉。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细也,毫末稟生而有润。故老君配之于道焉。三能不让,七德备周,包裹造化,贯穿形兆,处浊受污,随方任圆,此其至柔也。故物莫能伤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极,沦藏日月,涵贮乾坤,陵谷由之而革迁,鲲鹏托之而变化,摧山穴石,无所不能。此其至强也。故物莫能制焉。然而强柔相制,强者必损,亦由六欲缠性,三业萦身,结构日增,坚固难解。以至柔之道、至静之真销而解之,渐除坚执,久久行之,则廓然清静,虚室生白矣。此所谓至柔攻坚,莫之能胜也。

其无以易之。

注:以坚攻坚,故两坚俱损。以柔制强者,则强损柔全。故用攻坚者,无以易于水矣。

疏:夫水虽至柔,用攻坚强之物,无能易之者。岂不以其有不争之德,而无守胜之心乎?理国修身,亦当如此。

义曰:不争处下,攻于坚强,万物之中无易于水。冲和之气,淡

寂之心,攻除嗜欲,莫先于道。所以道之于身,则却尘除垢,于国则纳污荡瑕,万有所以归仁,六欲所以销涤者矣。

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注:柔弱之道胜于刚强,天下之人无不知有此道,而不能行。

疏:柔弱之道胜于刚强,天下之人皆知此义。但惑于自贤,以己为尚,无能行其所知者,故云莫能行。

义曰:柔弱之胜刚强,人皆知矣。虽知其事,谁能体柔修性,用道修心,挫其刚强,习其虚寂耶?有能体而修者,道何远哉!

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

注:引万方之罪,是受国之垢浊。称孤、寡、不谷,是受国之不祥。其德如此,则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归往矣。

疏:举圣人之言,证成上义。此即能行以柔胜刚之行。垢,秽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秽,引万方之罪在己,则人仰德美而不离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谓社稷之主也。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谦虚用柔,受国之不善,称孤、寡、不谷,则四海归仁,是谓天下王矣。

义曰:惟水之德上配于道,次配于王。道以化育无私,王以君临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己纳谦,责躬引咎。罪己即是受国之垢也,受国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心,可以常奉社稷而为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国,左宗庙而右社稷。宗庙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穡,备粢盛,为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为天,故有国必先社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万方之罪者,《尚书·汤诰》云:‘万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无以汝万方是也。孤、

寡、不谷，已具此经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若反。

注：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结上文也。夫受国垢浊，却为社稷主；受国不祥，却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于俗，故老君详质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闻之，初若乖反尔。

义曰：闻之若反于俗，行之则合于道。故俗耳所闻，是正言若反也。《灵宝经》云：修道之士舍富乐，弃荣华，栖遁山林，备受劳顿。及其功成证道，羽驾云车，享年长久，自苦而得其乐也。帝王孤寡不谷以为其名，引罪责躬以化于俗。此受其不祥凶恶之事，而人乐推，故能长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谓乎！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疏：前章明柔弱则受益，故赞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即生弊，必为余怨之迹。初明立教和怨，未足为善。次是以下明有德执契，其怨不生。后天道下明天道无亲，惟善是与。○义曰：前以圣人体彼虚玄，法兹上善，以奉社稷，临御配天。此则执契乘时，和怨为美。乃明惟善是与，以表天道无亲。至于弃舟舆而不乘，除甲兵而不用，玄契大道，此其旨乎！

和大怨，必有余怨。

注：与身为怨对之大者，情欲也。和谓调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调和百姓，使无情欲，故云和大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净。而今耽染尘境，失道沦胥者，情欲之所为也。则知与身为怨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调和也。此言百姓已困于情欲而生矫伪，人君不能以我无为令其自化，方欲设教立法，制其奸诈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余怨者，设教立法不能无迹，斯迹之弊，还与为怨。故云必有余怨。

义曰：语之于身则情欲为怨，《礼记·乐记》篇曰：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性之欲。物至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智诱于外，不能反穷，天理灭矣。物之感人无穷，故不可节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兴，积习既深，难于除绝。若凝玄守素，尚虞试难之侵，或混世随流，未达恬愉之趣，未能尽遣，是有余怨也。语之于国，则兴灭继绝，是曰至公，推亡固存，亦为巨惠。而武庚起祸，几覆周宗，是有余怨也。

安可以为善？

注：既有余怨，则不可以为善。

疏：设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余怨，则安可以为善。是知善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者尔。若能上化清静，无事无为，人有淳朴之风迹，无余怨之弊，方可为善矣。

义曰：立教绳人，欲除积习之弊，胡可得哉？惟陶以无为，率以虚寂，饮以淳和之气，混其冲漠之心，与道相冥，反覆为一者，可无余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尔。俗学以求复其初者，《庄子·缮性》篇云：俗学是仁义之门，初者是不生之本。今人既学仁义，已乱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将复内明之照，不可得也。

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于人。

注：左契者，心也。心为阳藏，与前境契合，故谓之左契尔。圣人立教则必有迹，有迹则是余怨。故执持此心，使令清静，下以化人，则无情欲，不烦诛责，自契无为也。

义曰：圣人以立教诱人，未能澄其情欲，执心虚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则无为，无为则人化。不烦设法，混合真修，固无余怨之迹矣。修心之法，执之则滞著，忘之则失归宗，在于不执不忘，惟精惟一尔。心法之中，唯《定观经》得其旨矣。经曰：夫欲修道，先能舍事。外事都绝，无起于心，然后安坐，内观心起。若觉一念心起，即须除灭。随动随灭，务令安静。惟灭动心，不灭照心。于此修之，务其长久。久而习者，则心有五时，身有七候。心五时者，第一时心动多静少，第二时心动静相半，第三时心静多动少，第四时心无事时静，事触还动，第五时心与道冥，触亦不动。心至于此，始得安乐，罪垢灭尽，无复烦恼。此五者于所修之中，即为行相。其七候者，即为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觉无诸尘漏，举动顺时，容色和悦，一也。宿病普消，身心轻爽，二也。填补天损，回年复命，三也。延数千岁，名曰仙人，四也。炼形为气，名曰真人，五也。炼气成神，名曰神人，六也。炼神合道，名曰圣人，七也。圣人设教，本为众生，为其生死轮回，展转系缚，流浪恶趣，永失真常，故出我心以灭他心。上士若能法圣人之心，去住任运，不贪物色，不著有无，能灭动心，了契于道。既契道已，复忘照心。动照俱忘，然可谓长生久视，升玄之道尔。夫仙果虽证，而有气象所拘，年运所主。自初天证位，寿九百万岁，每进一天即寿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无色界，极上秀乐天，合寿一千二百七万九千七百七十五万五

千二百万岁。此其所以有年岁之数者。在阴阳二气之内,三界迁变之中,其人有形有气有神,三者周备,虽变化不测,坐在立亡,隐显自由,神通无碍,须待炼形为气,方出三界之外,然无年寿之数尔。其炼神成气,已为真人,炼气成神,即为圣人。其真人圣人永超数运,无复变迁,以亿劫为斯须,以万天为指掌。道果所极,皆起于炼心。故《西升经》云:生我者神,杀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死。无心者可阶道矣。《灵宝经》云道为无心宗是也。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注:司,主也。彻,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则人自化。无德之主,将立法以通于人,为法之弊,故未为善也。

疏:司,主也。彻,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人将自化。无德之主不能虚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则弊生,故为无德尔。

义曰:执心契则易化,立法教则难通。执契为有德之君,可至于道。立法乃无德之主,未始通玄矣。此圣主所解也。今窃谓有德者,下古之君也。无德者,玄古之君也。有德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虽化善,不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无名,化民于道,朝彻而后能见独,无思无为,玄契大道,故能臻于定观,忘心之要证,超真入圣之阶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注:司契则清净,立法则凋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放无为,不可立法而生事。

疏:虽天道平施,与善不欺,司契清静者天福其善,则吉无不

利。立法残伤者天降以殃，则孽不可逃。岂非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者乎？

义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静而易化。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难通。立法方为弊源，去善弥远。司契潜谐道要，乃善之宗。降福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书·伊训》曰：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篇》云：天之于民，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佑之。民心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之。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讎是也。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十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疏：前章明法令则生弊，必有余怨之迹。此章明淳朴则至理，自无矜徇之求。初标无为之风以劝。次示人从君化则理。后明家给人足，无所企求。○义曰：前以司契立法，胜负有殊。此乃重死化醇，朴素为本。将复结绳之理，自无兵乘之兴。甘食美衣，各全其分，安居乐俗，无丧其和。虽云鸡犬相闻，岂尚往来为礼。美信双遣，知博亦忘，无事无劳，洞达圣人之道尔。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注：什，伍也。伯，长也。此明君含淳和，什伍伯长无所求。及适有人，材器堪为什伍伯长者，亦无所用之矣。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长也。器，材器也。此论淳古之代也。言国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则心无

贪竞,不求多则事必易简。易简之道立,则淳朴之风著。适使有出人材器,堪为什伍之伯长以统于人者,亦无所用之矣。

义曰:国小则易理,民寡则易宁。虽设官司,亦无宰执。君臣循分,外无贪益之求,人庶怀淳,俱臻易简之道。若大国能徇斯法,自然天下无为矣。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注:少私寡欲,不轻用其生,敦本无求,故不远迁徙。

疏:徙,迁移也。化归淳朴,政不烦苛,人怀其生,所以重死。敦本乐业,无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远迁移也。

义曰:易理之境,易宁之民,怀淳素之风,各全其性命,无贪求之志,肯慕于播迁乎?所谓安其居,乐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来,斯大道云至矣。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疏:舟舆之设,本以水通陆,济有无。既无往来,则舟舆弃舍,无所乘用矣。庄子云:至德之代,山无蹊隧,泽无舟梁。

义曰:剡木为舟,以济于水,斫轮为舆,以通于陆。盖适远之所用也。国小地狭,既无乘泛之劳,遂性端居,岂有盘游之事,固无所乘之矣。山无蹊隧者,蹊,径也,隧,穴道也。《庄子·马蹄》篇曰: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而窥。恶乎知君子小人哉?是谓素朴之代矣。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疏:甲兵所陈,本以讨不服,御寇敌。上行道德,下无离异。既

却攻战之事,甲兵韬戢而无所陈也。

义曰:君既无为,臣惟朴素,内无离叛,外绝寇讎,虽有甲兵,复何陈用?行人心通玄默,道合正真,嗜好不惑于心,繁华不乱于目。虽有科戒,诘假研寻?斯固洞达生知,不在修而后得。亦犹民化淳和,无烦武备尔。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注:舟舆所以利迁徙,甲兵所以徇攻战。两者无欲,故无所乘所陈。反朴还淳,归复三皇,结绳之用矣。

疏:古者书契未兴,结绳纪事,故《系辞》云:上古结绳而理,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欲明结绳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兴,是生诈伪。今将使民忘情去欲,归于淳古,故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义曰:以道德之主,牧淳素之人,无水陆迁徙之劳,无甲兵攻取之事,则结绳之理,犹谓其烦。《系辞》之文,具如疏解。夫上古未有书契,先于结绳。书契既兴,结绳遂息。今使有为之代,多事之民,怀道餐和,却归淳素,故云复结绳尔。

甘其食,

注:不贪滋味,故所食尝甘。

美其服,

注:不事文绣,故所服皆美。

疏:食之甘者在于适,适则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于当,当则所服皆美。苟不适当,虽玉食锦衣,不足称甘美也。

义曰:充身适口,不尚珍华也。《尚书》天子王公皆有玉食。夫锦者,五彩相鲜,女工精巧,服之则过当,制之则劳人。况衣在蔽

形,所以御寒燠也;食则充口,所以济饥乏也。温饱既适,冻馁不侵,足以安其身而乐其性,何在绮丽珍羞乎?

安其居,

注:不余栋宇,故所居则安。

乐其俗。

注:不浇淳朴,故其俗可乐。

疏:无欲所居则安化淳,故其俗可乐。若逐欲无节,将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烦焉,得复乐其俗尔。

义曰:普洽淳和,故安其居而乐其俗也。

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

注:言其近也。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注:无求之至也。

疏:列国相望,鸡犬相闻,盖言其近也。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由彼此俱足,无所求及故尔。

义曰:君无境上之会,民无身外之求,虽接风烟,何烦来往?在身则各安其分,外绝贪求;于国则各畅其生,民无劳役。乐道顺性,道之至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疏: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标宗旨以开众妙之门,终结会归将通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论辩善以戒修行,书知博以示迷悟,陈不积以教忘遗。假有多以畅法性,结不争以明圣人。将令学

者造精微于言象之中，道筌蹄于性命之外。悟教而能忘教，何必杜口于毗耶？因言以明无言，自可了心于柱下尔。○义曰：此章首目结二经之终始也。自可道可名之始，讫不害不争之终，八十一章配天法地。其此篇美信辩善之理，较华实之可忘，知博有多之词，定文质之可舍，忘言忘象，得玄遣玄，深入兼忘之枢，混融至道之域矣。众妙之门者，上经第一章之词也。言象者，《易·系》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筌蹄者，《易·系》云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也。并具经中已解。若彼毗耶杜口，自昧于真宗，灵山拂席，竟迷于正见。岂若兹文演畅，体用兼明。语之修身理家，则百关和而六亲睦；莫邦御寓，率土静而九有清。弈代宗师，百王规稟者矣。柱下者，老君当周武王之时，居于岐，佐武王为柱下史，即今之御史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圣教也。信实之言，不韵于俗，故不美也。

疏：信言者，圣教信实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导众生，实为精信，故与俗相违，代人以为不美。

义曰：大圣垂训，以畅道为先，无华词可悦于人，无曲说可诬于众。真理直致，质而不文，故代俗所窥以为不美。然而循理属念，依经宅心，不唯霸国和民，抑乃长生轻举，可谓精信矣。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动合于俗，故不信也。

疏：美言谓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华，动合于俗，既非信实，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尔。

义曰：代间教旨，以华藻为先。无至理可依，无玄谭可采，但以绮美为富赡，烦博为奇能。俗耳所乐闻，常情所甘爱，不可行化于世，但可娱适于情。故美而不信也。

善者不辩，

注：善者在行，无辩说也。

疏：悟教之善在于修行，行而忘之，曾不执滞，故不辩说也。

义曰：知道能行，不劳言辩，故经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辩者理阔而词烦，虚多而实寡，但可夸诞于俗，不能径了于玄。故善言于道者，臻乎无言，非假辩说。《西升经》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辩者不善。

注：空滞辩说，故不善也。

疏：但能辩说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滞既多，故为不善。

义曰：夫悬河纵辩，炙輠与词，其于言也亦以富矣。但夫滞言则迷于了悟，执理则懵于真修。词多惑人，故非善矣。经曰言者不知是也。能辩而不能行者，《西升经》云言出飞龙前，行在跛鳖后是也。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闻也。言体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闻。故庄子云博溺心者。

义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道不烦。一言了悟，悟而勤久，久而弥坚，则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于前，行之不逮，则失道矣。博溺心者，《庄子·缮性篇》云：古者淳朴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能以反其性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此疾其舍无为，循有作也。所以钟鼓作荒淫之具，玉帛为倾夺之资，乱生于此矣。人君理国，若能去雕琢，息奢淫，削繁文，薄礼乐，化以真素，无事无为，岂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博，多闻也。

疏：夫多闻则滞于言教，滞教则终日言而尽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义曰：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则不烦，无为则不乱。故博于言教者，去道远矣。岂能得玄妙之道哉！

圣人不积。

注：积者，执言滞教，有所积聚也。圣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无执滞，故云不积。

疏：积，滞聚也。圣人达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虚假，了言教空无。所说之理既明，能说之言亦遣，则于彼言教一无积滞，故云圣人不积尔。

义曰：圣人无为，无为之为亦遣；圣人忘教，滞言之教俱忘。了达希微，宗尚虚漠，故不积滞于俗教矣。修真之士，亦当悟此忘言，了兹妙道也。

既已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注：此明法性无尽也。言圣人虽不积滞言教，然以法味诱导凡

愚。尽以与人，于圣人清净法性曾无减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疏：既，尽也。言圣人虽不积滞言教，然众生发明慧心，必资圣人诱导，故圣人以清净理性尽与凡愚，而教导之。于圣人慧解之性，曾不减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来，故云外益。明圣人教导凡愚，心弥慧解，故云愈有。惟敦学半，理益精畅，故云愈多尔。

义曰：圣人清静，理性光明，慧心外无所因，内无所滞，和之愈响，如钟在悬矣。夫天地之生化不穷，而天地之用未尝倦矣；日月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尝竭矣；江海之注不极，而江海之流未尝耗矣；薪火之传不绝，而薪火之力未尝尽矣。亦犹圣人之慧解浩荡而无涯，随悟立言，随方设教，因机诱导，称彼物情。物情高下，俱得法味，而言教塞于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多矣。惟敦学半者，《尚书·说命下》篇云：敦，教也，教然后知所困，是学之半也。终始常念学，则其德之修无能自觉，其惟学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长养万物，利也。无所宰割，不害也。此举喻欲明圣人之道弘益也。

义曰：举天道以喻圣人之道利于万物，物遂其生，而无所害也。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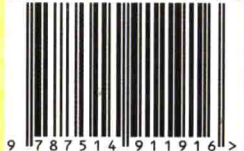
注：举天道利物不害者，将明圣人之道施为弘益，常以与人，故不争也。

疏：圣人之道，凡所作为而与物不争者，为圣人无所积滞，与人

愈有,是以不争尔。

义曰:天授圣人之道以利于万物,圣人体道应天以济于群生。泽愈广而志愈谦,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应物而不争。且夫上下二经论道叙德,首明可道常道,为设教之宗源。次标有德无德,述因时之浇朴。此陈愈多愈有,表圣泽之无穷。信可以垂表万天,程式千古,革漓败而复朴,涤邪弊而归真,贯天地而烛幽明,斯二经之大旨也。

ISBN 978-7-5149-1191-6



9 787514 911916 >

定价:98.00元(全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道德经集释 下

作者=(汉)河上公,(唐)杜光庭注

页数=1008

SS号=13706589

DX号=

出版日期=2015.01

出版社=北京中国书店

封面
书名
目录
下册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德经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德经

道德真经广圣义〔唐〕杜光庭

道德真经广圣义序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一

叙经大意解疏序引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

释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

释老君圣唐册号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

释御疏序上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

释御疏序下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

释疏题明道德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六

道可道章第一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七

天下皆知章第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八

不尚贤章第三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九

天地不仁章第五

谷神不死章第六

天长地久章第七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
上善若水章第八
持而盈之章第九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一
载营魄章第十
三十辐章第十一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三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四
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五
致虚极章第十六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六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七
大道废章第十八
绝圣弃智章第十九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八
绝学无忧章第二十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九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一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二

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三

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四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五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六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七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八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执大象章第三十五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二十九

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

疏老子德经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一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二

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

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四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五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六
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
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七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八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三十九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
以政治国章第五十七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大国章第六十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二
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三
为无为章第六十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四
古之善为道章第六十五
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五
天下皆谓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古之善为士者章第六十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六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七
勇于敢章第七十三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八
民之饥章第七十五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四十九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五十
小国寡民章第八十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封底